

战争与和平



平等與爭執

泰 斯 爾 托 · L 著 者

斯 秋 董 者 譯

華 尙 賀 人 行 發

所 行 發 合 聯 報 書 海 上 者 行 發
號 二 十 弄 九 七 三 路 州 福 海 上

元 十 四 價 定 本 基

權 版 有 (〇 〇 〇 二) 版 初 月 五 年 八 卅 國 民 華 中



譯者敘

過去我每譯出一部書，總喜歡在卷首或卷尾加寫一點關於那個作者及其作品的意見，有時限於我個人臨時的感想，有時也引用別人的議論。我這樣作，是因為我自信對於那個作者及其作品的研究，比一般讀者所下的功夫為多，寫一點意見出來，可以增加讀者對那個譯本的理解。一部外國作家的作品，對於中國一般讀者，在生活和思想的背景方面，總有若干距離。我希望用我附加的說明把這個距離減縮下去。自然，我承認國內在任何方面都有比我更高明的權威，不過我的意見並非為他們寫的。

我所譯的戰爭與和平，已有三分之一排好，就要印刷出版了。我在這時想過一下，決定不在這裏對作者及本書發表什麼意見。因為托爾斯泰這個人同他這部書都當得「偉大」兩個字。以我這薄弱的學力，在這樣倉卒的時候，硬擠出一點意見來，不是不中肯綮，就是墨一漏萬，還不如藏拙的好。但是，這斷乎不是說，這個人和這部書不需要介紹和批評，我實在覺得格外需要，不過作起來應當比較鄭重比較審慎罷了。

並且，在這方面我也立下了一個計畫，有一部分已經在實行中。在翻譯本書之前，我已經把本書英譯者A·茅德的托爾斯泰傳譯出一大部分（已經排出四分之一），將來出版，可以有這樣大小的兩冊。此外，我更着手搜羅普列哈諾夫以來對托爾斯泰和本書的批評文字，翻譯出來，或許還可以印成

一冊或兩冊。等到這六七冊書完全出齊，我似乎可以長出一口氣，算是盡了棉力所及的介紹責任。

現時只想談一點翻譯技術上的問題。

過去幾十年間，我國通曉外國語文的人，多以英日兩種為限，而翻譯出來的書却是世界範圍的，所以間接翻譯成爲習見的現象。近幾年通曉別種語文的人漸漸多起來，因而發見過去の間接翻譯不合理想，於是提出直接翻譯的要求。這是很自然的事，因爲直接總比間接容易近真。不過，我們應當知道，直接翻譯好過間接翻譯是有條件的，不是無條件的。條件就是譯者的修養和能力。一切條件相等，直接翻譯必然好過間接翻譯，否則，間接翻譯反而好過直接翻譯也是很常見的事——魯迅先生就從日譯本中發見過這樣的例子。

一種道理一旦變成教條，就難免發生流弊。因爲有人說直接翻譯好，若干以耳代目的人，就覺得一切間接翻譯都不值一顧。這種態度不僅不合實際，而且有害於文化的發展。伴隨着這種情形，有一些從事間接翻譯的人也就「自慚形穢」起來，或竭力隱瞞自己所根據的譯本，或竟老着面皮冒充直接翻譯。我們雖然不必把這個說作道德問題，這總不是一種文化界應有的良好風氣。一個文化工作者負有人類心靈工程師的責任，倘若不能以誠實的面目與人相見，那就無法對得起這一偉大的期望了。

就實際的情形來說，從事間接翻譯的人，並沒有「自慚形穢」的必要。我們翻譯一部書，並非完全爲了我們個人，主要的是爲了滿足一種時代的需要。在沒有好的直接翻譯可得時，一種比較認真的間接翻譯也還是有益的。何時有了好的直接譯本出現，則這個間接譯本就不妨由它歸於泯滅。「四時

之令，功成者退。」萬古不磨的幻想久已不應當存在了。不過，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禁久，也是人之常情。我以為，只要間接譯者有機會選擇好的原譯本，他的能力在一切方面能比得上當時或以後的直接譯者，那末就是有了直接譯本，他這個間接譯本也未始不可以存在下去。

我不懂俄文，過去譯出的蘇聯小說，都用英譯本作根據。現時翻譯這郵書，也還是根據了英譯本。儘管耳朵裏時常聽見有人說，間接譯本怎樣要不得，但是因了上述的理由，我並不會動搖過。

這一次我所根據的本子是愛爾摩·茅德 (Almer Maude) 的英譯本。他這個譯本格外加強了我對間接翻譯的信念。茅德以托爾斯泰的譯者身分著稱於世界。當他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逝世時，路透社在第二天特為他發了一個專電道：

「倫敦八月二十六日電：『世界名著叢書』托爾斯泰著作輯譯者愛爾摩·茅德先生昨日逝世，享年八十。」

關於茅德的翻譯經驗，他在批評別的英文譯本時，作了下面的說明：

「人將問我，你太太和你自己的譯本怎樣呢？你們就譯不錯嗎？」

「這問題顯然不便由我來答覆，我只可以說，任何人指出我可以改正的錯誤，就給我很大的幫助。假如我們的譯本有值得稱道的地方，那主要的是由適宜的環境造成的。我的太太生在莫斯科，在那裏住到四十歲；我則在那裏住了二十三年以上。我們同托爾斯泰相知很深。他來訪問我們，我也時時住在牙斯拿亞·波里牙納（托爾斯泰的故鄉），我在那裏和莫斯科同他討論他的一些初出版

的著作。他積極地贊助我們的翻譯工作。此外，我們多年來幾乎專門研究他的著作，我們在他的論文和教訓文字方面的知識，幫助我們瞭解他的小說，反過來也是一樣。對於他的家事的熟悉也是很很有用的。例如，在本書敘述桑妮亞和尼古拉斯·勞斯托夫的關係時，加涅特夫人 (Mrs. Constance Garnett) 翻譯道：「他現時何必不愛她呢，就讓他不同她結婚也沒有什麼呀，」勞斯托夫尋思道。「這是一種要不得的翻譯，不僅因為它與原文不合，也因為，在托爾斯泰心目中，尼古拉斯對待桑妮亞的光明磊落的態度，乃是一種很可貴的家庭傳統。」

「最後，我的太太和我也時常很認真地指摘彼此的錯誤。我們學習在我們的翻譯上順利地合作，用去許多年光陰，假如我們之中任何一個單獨地工作，我們譯本的品質就要減色了。」

以上是茅德的自敘，假如我們要知道與他同時代的人對他的翻譯的意見，最好看一看一九二二年二月二十八日蕭伯納在報上發表的公開信：

「托爾斯泰的著作至今沒有全套的英譯本，我們要請大家，特別是文學界和一般文化界，注意這個問題。托爾斯泰想要使他的著作儘可能寬廣地流傳，不幸却得到相反的效果。他請各國出版家充分利用俄國與其他國家中間沒有國際著作權這事實，出版他們所能得到的他的著作的譯本，並不關心他的道德的或法律的權利。若在任何一個不大著名的作家，這樣一來，會使得他的著作再也沒有人翻譯，因為，實際上，沒有所有權，現代資本不會投入出版業或任何別種企業。但是在托爾斯泰的情形下，他的幾種書（被認為特別有趣的，如小說，或可以供宣傳用的）居然有大量譯本出

現，其中有一些譯得非常壞。這幾種書後來多多少少地流通開來；但是，因為出版利潤分散，出版家無力負擔一種全套的譯本。因此，到現在還沒有全套的譯本出現。牛津大學出版社計劃在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托爾斯泰百年紀念本，是由愛爾摩·茅德翻譯的。茅德的能力曾經托爾斯泰親自印可，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這一牛津版的譯本將是完全的，無比的，空前絕後的了。因為，在翻譯托爾斯泰的著作上，再沒有一個新進的英文作家，能像茅德及其夫人那樣，具備對於作者的直接知識，對於俄國生活和托爾斯泰主義早期社會實驗的特殊經驗了。茅德夫人是茅德先生的同工者，她自身就是一個俄羅斯人。我們覺得，假如這個版本不能出現，乃是我國文學設備上的重大損失；我們誠懇地希望我們的公私圖書館不要錯過機會，要用這一套完整的英譯本來充實它們十九世紀的藏書。」

蕭的這一封信發表後，英美兩國學術界著名人物，如藹里斯、羅素、威爾斯、德萊塞、奧尼爾等一百數十人，紛紛簽名響應。哈代且另外寫了一封信說，「我相信茅德先生的翻譯能力是希有的，可靠的。」本尼德 (Arnold Bennett) 也說，「這是無比的最好的譯本。」

附帶說一句，這個牛津版的百年紀念本，已經依照預定計畫在一九三六年出齊，初版一千部也早已定購一空。可以想見，蕭和茅德是怎樣的躊躇滿志；尤其是後者，眼見自己一生的勞作，得到這樣好的結集，受到這樣高的讚賞，真可以說死能瞑目了。

一個人的翻譯，在同時代受到這樣有力的保證，已經十分難得了。但是，茅德的翻譯還有一個更

有力的保證人，那就是托爾斯泰自己。我們知道，托爾斯泰是一個語文大家，在英文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所以，蕭伯納說，茅德的譯本得到托爾斯泰的印可，決不是一句空話。我們可以看下面他給茅德的幾封信：

「我已經接到你的信，親愛的朋友茅德。聽說你又回到英國，並且願意翻譯我的作品，我非常高興。因了你在兩種文字上的修養，也因了你在一切事上的認真，我不希望有比你更好的譯者了。」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

「你的譯本是非常好的，因為你十分擅長這兩種文字，此外，使我格外高興的是，你愛你所傳達的思想。」（一九零零年五月）

「失去像你和你夫人這樣的譯者，一定是非常非常不愉快的了。就你們對這兩種文字的修養來說，對所譯的東西的眞義的貫通來說，更好的譯者是不能想像的了。」（一九零零年九月）

「我現時好一點了，再添寫幾個字吧，你的譯本只能使我快活，因為你的翻譯是非常好的，我不希望有更好的了。……你當然可以把我信中讚許你的翻譯的話發表出來。」

茅德譯本的可貴，不僅由於上面所說的諸多優點，也由於同時有許多壞的譯本存在這事實。說來似乎奇怪，這些壞的譯本不僅存在，而且格外流行。就戰爭與和平這一部書來說，前面提過的加涅特夫人的譯本，就收入銷路很廣的現代叢書（Modern Library）中，而且已經在我國翻印出來。據郭沫若先生說，米川正夫的日譯本，號稱從原文直譯，實際上却是加涅特的重譯；可見這個譯本在日本

也很流行。可是，加涅特的譯本並不是最壞的；在我國流行得更悠久更普及的人人叢書（Everyman's Library）本，就更壞得多了。茅德引用本生（Benson）發表在作家（The Author）上的批評道：

「托爾斯泰……因為放棄了版權，鼓勵任何人和一切人翻譯和出版他的著作，使得一大批龐雜的譯本出現於社會，其中大多數是潦草的，未經過適當校正的。結果，因為處理不當，他的著作，從來比任何別的第一流作家的著作更不為英國讀者所瞭解。

「為要說明這一點，我們只消提一提人人叢書中戰爭與和平的普及本就夠了。這是韋茲提萊（Vezetelly）根據法文本重譯的。這部書一經翻譯出來，就與托爾斯泰無關了。這不是翻譯，乃是釋義（Baraprase）。每一段都有被刪去的句子——有時一連若干句——以及遺漏或變更的字和詞。更壞的是，風格完全不見了。」

讀者若問，像這樣壞的譯本，也有人肯印它嗎？有的。而且格外容易流行呢。茅德的解釋是：經濟學上有一條格勒善法則（Gresham's Law），說明劣幣怎樣驅逐良幣，這一條法則在翻譯界也可以通用。許多出版家願意用最低的代價把名人名著的名字列入他們的出版目錄。於是一種版本，因為本質不良，所以售價便宜；因為售價便宜，所以容易印成普及本。一旦流行開來，不管它是多末壞，要想革除它就不容易了。

就用韋茲提萊作例吧。他懷着賺錢的目的，根據法文本把戰爭與和平胡譯了一通，本來想自己出版，但是他後來破了產，只好把紙型和版權廉價出賣。因為價錢太便宜了，又是世界名著，自然容

易入生意眼。至於譯得是多末壞，作者受了多大的冤枉，讀者受了多少的損害，書店老板是可以不理會的。就這樣，「人人叢書」版的戰爭與和平一直流傳到現在！

關於這個問題，我寫這末多，用意不僅在說明茅德譯本的可靠，也希望藉此提醒我們翻譯同業，倘使感到有從事間接翻譯的必要，最好多留意一下用作根據的本子。在類似托爾斯泰的情形下，就格外需要當心了。

戰爭與和平有一部分最初發表在莫斯科一種雜誌上，題名一八零五年，全書到一八六九年才出齊。茅德的譯本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二年。到了一九三三年，他又依據托爾斯泰的最後修正本校改了一道，並且加上了許多註解。據他自己說，這是一種英文定本 (A definitive English Version) 了。

茅德的註解實在是他這譯本一個很可貴的部分。他雖然是為英國人寫的，但是我們中國讀者會格外覺得重要，因為，一般地說來，我們對於過去俄國的歷史和風俗比英國人更少瞭解。茅德的註解，除了卷首一篇外，有一些印在頁尾，而大部分則彙集在全冊書的後面。他在「引言」中勸讀者在開讀每一卷書以前，先看一看後面的註解。我在翻譯時，把茅德所有的註解都移在相關的頁尾，希望使讀者參考起來更方便一點。還有一些茅德認為不必加註的地方，我根據中國一般讀者的需要，又加上了幾條。因為數量既少，又沒有多大重要性，不再加以識別了。

茅德的翻譯，除了在內容和風格方面十分認真外，連譯音也不肯隨便。他在本書「引言」和別的地方，常常指責別的譯者的譯音不當。不過，這件事一到了中國人手中，就更不容易作好了。我在本

書中的譯音，當然也以茅德的譯本爲根據，但是仍舊感到不少困難。例如，俄國當時軍政界有不少歸化了的或僱用的外國人，（俄國人自己有時也喜歡用法國首的名字，）他們的拼音法與俄國的不同。按照「名從主人」的慣例，日耳曼人的名字應依日耳曼人的讀法，法國人的名字應依法國人的讀法。這在不通那些語文的我，只能盡力求其近似，恐怕有一些的距離是相當大的。好在不關宏旨，不妨留待將來改正。

我們讀俄國書，有一個必然遇到的難題，就是俄國人的名字，翻譯出來字數很多，不容易記，而寫書的人有時稱姓，有時稱教名，有時稱父名，有時教名和父名連稱，格外使讀者頭昏。茅德大概也看到這種困難，他把幾個重要人物和家族列作一個表，製成書籤的樣子，夾在書中。讀者遇到勞斯托未這幾個字，假如忘記他是誰，一看書籤，就知道這是尼古拉斯或納塔莎的姓，反過來也是一樣。同時也可以知道他們彼此間的家庭關係。這一點我的譯本也照辦了。

以上所說，都是與茅德的英譯本有關的事，底下我要說一點我翻譯本書的經過了。

一九三七年秋季，蘆溝橋戰事爆發，我那時還躺在療養院的病床上，只能用一些可以到手的書報，消遣病中的歲月。同時我爲病友們編了一個定期刊物，介紹西方各國最新的療養知識；因此重拾了一度擱下的翻譯工作。就在這時我發見了茅德的托爾斯泰傳，也就在床上躺着翻譯起來。一年以後，到我能够自由行動的時候，這部書已經譯出了三分之一。我翻譯戰爭與和平的念頭，就是從那時生出的。我當時以爲，若想把這個十九世紀的文學巨人鄭重地介紹到中國來，這兩部大書是斷乎不可

或缺的，而且最好同時介紹過來，讓讀者多有一個印證參考的機會。

躺在床上譯書是很不便的，不但寫字困難，翻起字典來更有不知如何是好之感。可是一旦起了床，隨意譯書的機會也就消失了。忽忽過了上十年，托爾斯泰傳還有一部分未譯完，戰爭與和平也只能在僅有的機會中譯出這末多。生在以往的時代，想成就一點事，是多末困難！

本書開譯以後，書店送來高地先生的譯本，意思當然是希望我可以參考一下，取得一些好處。不過，我從來的習慣是，在翻譯途中，絕對不看別人同一書的譯本。因此，直到譯完第一冊，我才開始看高譯本。首先看到郭沫若先生的序，其中末一段說：

「關於本書的譯出，高君一定要我和他聯名，我感覺着有些不安。我怕的是會竊取了高君的勞績和美譽，因此我要誠懇地向讀者奉告：我在這次的全譯上絲毫也沒有盡過點力量，這完全是高君一人的勞力的結晶。」

郭先生這段話說得非常誠懇，使我們不能不相信，他雖然在這個譯本上列名，實際上「這完全是高君一人的努力的結晶」。如果譯者要對原作者和讀者負什麼責任的話，不用說，這也完全是高君一人的責任，而不是郭先生的責任。所以我在這裏直稱爲高地先生的譯本。

讀者如果有機會把我這個譯本同高先生的譯本對着讀一下，就可以知道，兩者間的差異是很大的。不過，關於這個問題，儘管我有不少話可說，這也不是說這類話的適當的地方。暫時還是請讀者自己去批評吧。或許「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這一老生常談，也可以用在翻譯上。我倒希望有機

會聽到廣大讀者的意見。

過去我國出版界似乎有一條不成文法，就是，已經有人譯過的東西，最忌諱別人再來譯。倘有這樣的情形，就不免被認為「有意搗亂」，不是同初譯者過不去，就是同出版那個譯本的書店過不去了。這條不成文法自然有它存在的客觀理由，不過若就上面那種解釋來說，我是無法接受的。如前面所說，我起意翻譯這部書，遠在十年以前，那時根本不知道有別人要譯這本書（也許是因爲療養院消息太閉塞的緣故吧）。我同高地先生至今無一面之識，也斷乎談不上有什麼嫌怨。此外，我搞翻譯斷斷續續已經二十幾年，大大小小的書也出了十幾種，讀者可以相信我不會有同別人打擂臺的興致和必要了。談到書店方面，出版高譯本的駱駝書店，也是我的翻譯的主要出版者，直到現時，還有一本美國短篇小說集在那裏排印，證明我們中間並沒有隔閡。因此，我希望一切與這兩個譯本有關的人，以至一般讀者，都不必勞神去推測那些根本不存在的動機。

我也聽見有人說，目前國內讀書界購買力薄弱，既然一部書有了一種譯本，何必又「勞民傷財」地再譯一道呢？這話乍一聽起來似乎有道理，實際上却是不懂翻譯的人所說的外行話。在這些人心中，翻譯就好像脫髮。脫髮的模子如果是一個，脫出來的髮自然大同小異。翻譯者所根據的原本既然是相同的，就是譯一百道，也應當大同小異呀。既然大同小異，就不免顯得「勞民傷財」了。

但是，這一番話，在對於翻譯有過多少經驗和心得的人看來，只能覺得好笑。翻譯斷乎不等於脫髮，因爲翻譯者所根據的原文並不等於脫髮的模子。原著字句雖然一樣，而翻譯者的理解却很不一

樣。假如一個譯者不能透過原著的文字，直對原著所表現的事物的形象，而僅僅就文字來翻譯，毫無疑問，他的譯本是要不得的。因此，一個負責的譯者，不但要通曉語文，還要具有與原作者同等的或相近的想像力和表達力。就這一點來說，翻譯就是創作。因為生活經驗和文學修養因人而不同，儘管兩個作家寫完全相同的事物，寫出來的東西也會很不相同。翻譯也是一樣。假如讀書界要想從譯本認識一種世界名著的真面目，那末，一個以上的譯本不但不是多餘的，而且是必需的。事實上，東西各國久已這樣作，只有中國還落在人家後頭罷了。

歸結起來說，我現時翻譯這部書，既非同什麼人過不去，也沒有自以為是的意思，只想幫助不能讀原文的讀者，對這一部十九世紀最偉大的文學作品，可能的話，加多一層認識。假如此後有人根據原文或別種文字再來譯一道，我一定站在讀者的立場表示歡迎。

我說「沒有自以為是的意思」，是一點也不假的，因為，我從來承認，我對於翻譯，還在不斷地學習。細心的讀者試去翻一翻我過去幾年的翻譯，前後之間，不難發見若干變遷的痕迹。例如，我早先學過好多年的文言文，後來改寫白話，總喜歡把文言文的詞句加進去。起初是由於不自覺，後來好像覺得非這樣不够味了。我看眼前有許多人犯了與我相同的毛病，有時甚至要攙進一些連在文言文中也頗古奧的字眼。這風氣似乎已經到了非痛改不可的時候了。

改一種老毛病也底確不容易。我翻譯這部書時，每一句話總要讀三四遍，看像不像一句口語。如果不像，就儘可能地加以修改。不過，修改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必須保留原作者的風格。托爾斯泰

從來讚美簡短的句子；但是正如他的別種主張，實行起來總有多少距離，甚至相反，就這部書來說，長句子還是時時遇到的。茅德在他所作的托爾斯泰傳中說，他以譯者的身分來證明，托爾斯泰始終未學會用短句子。碰到這種地方，要想把它一一變成中國圓熟的口語，必至弄得「順而不信」，比較利害得失，還是由它生硬一點好了。

俄國過去有很多王爵和伯爵，這是一種特殊的情形，與別國同樣封號含義不同。享有這種封號的人，既沒有封邑，也沒有俸祿，在社會地位上也沒有多大差別：一個王爵，不但不高過一個伯爵，也不一定高過一個普通人；至多不過表示他是貴族的後裔罷了。就我們中國來說，這類稱號在過去只有長子可以繼承，而且往往因種種緣故降為庶民，就是在同一朝代，也維持不多久。換了朝代，自然一律不算了。俄國沒有長子繼承的規定，一個王爵所生的兒子和女兒，不論長幼，都是王爵。褫奪封號的事是沒有的，除非那一族人死絕了，他們的封號可以永遠傳遞下去。據說，托爾斯泰家是俄國貴族中最蕃衍的一族，所以姓托爾斯泰的伯爵也就最多。本書作者自己就有十幾個子女，不用說，他一家就有十幾個伯爵了。

關於我這個譯本，目前所能說的話，只有這末多。其他應說的話，而且是更重要的話，當然還有很多，因為我現時自覺還沒有一去說的能力，只好如本文開端所說，留待將來找補了。

最後，我應當指出，在那個十分艱苦的一九四八年，我能集中一大部分精力來翻譯這部書，完全靠了劉執之、賀尚華兩位先生的協助。沒有他們幫忙，這個譯本的出版，是不能想像的。尤其是劉執之

先生，他站在服務文化的立場，已經作到了任勞任怨的地步。我要在這裏誠懇地向他們兩位道謝。

一九四九年四月廿四日

董秋斯

子爵一面鞠躬，一面慇懃地微笑，表明他願意照辦。安娜·巴甫羅夫娜在他周圍布置了一羣人，請大家都來聽他的故事。

「子爵直接認識公爵呢，」安娜·巴甫羅夫娜對客人之一低聲說道。「子爵是個奇妙的 raconteur 呢，」她對另一個說道。「他是多末明顯地屬於最好的社會呀，」她對第三個說道；於是子爵在最重要最有利的形式下被獻給在座的人們，像一碟熱氣騰騰的襯托得很好的大塊烤牛肉。

子爵願意開始說故事了，於是現出一個巧妙的笑容。

「來這里吧，愛倫，親愛的，」安娜·巴甫羅夫娜對美麗年青的王爵小姐說道，王爵小姐坐得遠一點，乃是另一組的中心。

王爵小姐含笑了。她帶著剛進來時那同一不變的笑容——一個十分美麗的女人的笑容——站了起來。鑲著薛和常春藤花邊的白衣服輕輕地沙沙著，雪白的雙肩、光澤的頭髮、照耀的鑽石閃著光，她從讓路給她的男人們中間走過，不看其中任何一個，但對他們全體含笑，好像把讚美她那美麗的身裁和好看的肩、背、胸（依照那時的流行習慣，這些部分很多露在外邊）的特權仁慈地賞給每一個人，因此，當她移向安娜·巴甫羅夫娜時，她似乎隨身帶有一個跳舞場的魔力了。愛倫是那末可愛，她不僅不顯露任何賣弄風情的痕迹，却相反的甚至似乎為她那沒有疑問的過於顯赫的美害羞呢。她似乎願

● 法文，即上「請把那一切情形告訴我們吧，子爵。」

● 法文，說故事的人。

意減少她的美的效力，只是辦不到罷了。

「多末可愛！」每面看見她的人說道；當她坐在子爵對面、也用她那不變的笑容照他時，他聳起雙肩，垂下眼睛，彷彿被一種希奇古怪的東西嚇住了。

「小姐，在這樣一位聽衆前，我信不及我的本領了。」他一面說，一面含笑低頭。

王爵小姐把她那赤裸的圓臂膊放在一張小桌上，認爲回答是不必要的。她含笑等待。在全部說故事的時間，她端正地坐在那里，一會兒看她那在桌上壓得變了形的美麗的圓臂膊，一會兒看她那更美麗的胸部，整理了一下上面的鑽石項圈。她時時撫平她的衣褶，故事一說到了動聽的時候，她就看安娜·巴甫羅夫娜，立刻採取她從那位女官臉上見到的同一表情，然後恢復她那光輝的笑容。

那個小王爵夫人也離開茶桌，跟了愛倫來。

「等一下，我要拿我的手工。……喂，你在想什麼呀？」她轉向希波力提王爵說道。「把我的手工袋拿給我。」

王爵夫人含著笑，同時對每個人高高興興地談著，坐下來，然後愉快地在座位上安頓自己，這時大家都活動了一下。

「哪，我好了，」她說道，於是一面請子爵說下去，一面拿起她的手工。

希波力提王爵拿來手工袋以後，就加入了那個圈子，把一張椅子移近她的椅子，坐在她旁邊。

Le charmant Hippolyte 與他那美麗的妹妹非常相像，這一點令人驚奇，但是，雖然有這相像，他却極醜，這事實就更加令人驚奇了。他的面貌與他妹妹的面貌相像，但是在他這一方面，有一部分都被她那歡喜的自足的青春的不變的活潑的笑容和她那身裁的奇妙古典的美照亮，他的臉却相反地被他的癡鈍和他那常有的執拗的自信心的表情弄暗，他的身體又是瘦削的，軟弱的。他的眼睛、鼻子、嘴似乎都皺成一個呆木的疲乏的苦臉，他的兩臂和兩腿永遠垂在不自然的位置。

「這不會是一個鬼故事吧？」他一面說，一面坐在王爵夫人旁邊，同時急急忙忙地擺正他的長柄眼鏡，好像沒有這工具他就不能開口說話了。

「當然不會啦，我的親愛的朋友，」那個喫了一驚的說故事的人一面說，一面聳肩。

「因為我恨鬼故事，」希波力提王爵說道，他的聲調表明，他把話說出以後，才懂得其中的意思。

他懷著那末大的自信心說話，使得他的聽衆不能斷定，他的話是很諛諧呢，還是很愚蠢呢。他穿的是暗綠色的燕尾服，他所謂 *cuisse de nymphe effrayée* 色的短袴，鞋子，絲襪。

子爵把他的故事說得很有條理。這是當時流行的一段佳話，大意是，翁季昂公爵暗中去巴黎會

● 法文，可愛的希波力提。

● 法文，受驚女神的大腿。

喬治小姐；在她家中，遇見了也與那個名演員相好的波納巴；拿破崙碰巧在他面前發了所患的暈厥病，因此落入公爵的掌握。後者放過了他，波納巴後來却用死刑報答這俠義行爲。

這故事很好聽，也很有趣，特別是在兩仇人突然彼此認出來的時節；太太小姐們露出了激動的神情。

「好聽呵！」安娜·巴甫羅夫娜用探問的眼光看著那個小王爵夫人說道。

「好聽呵！」小王爵夫人低聲說道，同時把針插進她的手工，彷彿要證明，那故事的趣味和魔力使她不能作下去了。

子爵領會了這無聲的讚美，於是一面感激地含笑，一面預備說下去，但就在那時，不斷留意那個使她非常恐慌的青年人的安娜·巴甫羅夫娜，發覺他同長老談得太高聲了，太熱烈了，於是她急急忙忙地解救。彼爾設法引起長老作關於勢力均衡的談話，後者顯然對那個青年人天真爛漫的熱情發生了興趣，於是對他解釋他那得意的理論。兩個說得和聽得太熱情了，太爽快了，這便是安娜·巴甫羅夫娜不以爲然的理由。

「手段是……歐洲的勢力均衡和人民權利，」長老正在說道。「只要有一個像俄國——儘管她被

● 喬治小姐後來在本書中出現。她是一個偉大的悲劇演員，作過拿破崙若干年的情婦。一八零八年，她去彼得堡，得到很大的成功，就在那時，如本書後來所寫，納塔莎在愛倫的客廳中聽到她的辯白。

第一章

「哈，王爵，看樣子熱諾亞和盧加現時簡直是布昂納拔家的私產了，不過我警告你，假如你不對我說這就是戰爭，假如你還想替那個基督的敵人——我真相信他是基督的敵人——的胡作非為辯護，我就要同你斷絕關係，你也不再是我的朋友，不再是我「忠實的奴隸」，像你自稱的那樣！不過你好嗎？我知道我嚇壞了你——坐下吧，把所有的消息通通告訴我。」

這是在一八零五年七月，說話的人是著名的安娜·巴甫羅夫娜·舍雷爾，馬利亞·斐奧朵洛夫娜皇后的女官和寵臣。她用這幾句話來接待首先來赴會的官高位重的伐西里王爵。安娜·巴甫羅夫娜咳嗽過幾天。如她所說，她在患 *La grippe*。● *grippe* 當時在聖彼得堡是一個新名詞，只供 *fine* 使用。她的全部請帖是一律用法文寫的，在那一天早晨，由一個穿紅制服的聽差送出，其中寫道：

「假如您沒有更好的事可作，伯爵（或王爵），假如同一個可憐的病人度一個晚間這情形不怕，我很高興在今晚七至十時之間見您，——安妮·舍雷爾。」

「哎呀！多末厲害的話！」王爵回答道，一點也未因這接待失去常度。他剛剛進來，穿着

● 法文，流行性感冒。

● 法文，上流人物。

服，短褲，鞋子，胸前懸有一些勳章，扁平的臉上現出一種泰然自若的神情。他說話時用了我不僅用來說也用來想的純粹的法文，也用了老于社會和宮庭的要人容易有的那種諷然可親的談吐。走向安娜·巴甫羅夫娜，把他那灑了香水的閃光的禿頭俯向她，吻過她的手，然後從容不迫地發上。

「第一件事，親愛的朋友，告訴我您好不好。使您的朋友好放心哪，」他不變腔調說道，從調的客氣和裝出來的同情下面，可以覺出冷淡甚至嘲弄來。

「一個在道德方面感受痛苦的人能覺得好過嗎？一個有多少感情的人在這樣的時代能覺得平嗎？」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你要整晚上留在這里吧，我希望？」

「還有英國大使家的慶祝會呢？今天是星期三。我必得去那里露一露面哪，」王爵說道。「我女兒就要來陪我去那了。」

「我還以為今天的慶祝會已經取消了。我老實說，這所有的慶祝會和放燄火變得討厭起來了。」
「假如他們預先知道您的心願，那個宴會準會延期的嘍，」王爵說道，正如開足發條的鐘錶，由于習慣的推動，他說他甚至不願有人相信的話。

「不要開玩笑吧！得，關於諾伏西爾柴夫的派遣，作了什麼決定呢？你是無所不知的呀。」

「關於那件事，我們能說什麼呢？」王爵用一種冷淡的無精打采的聲調說道。「作了什麼決定？他們已經決定了，布昂納拔已經破釜沈舟，我相信我們也有那樣作的準備了。」

伐西里王爵永遠慢吞吞地說話，好像一個演員背誦一段沒有精采的臺詞。安娜·巴甫羅夫娜與他相反，雖然是四十歲的年紀，却是生氣洋溢和情感豐富的。作一個熱心家，已經成了她的社交天職，有時甚至當她不喜歡那樣時，她也要表示熱心，免得使認識她的那些人失望。那壓下去的笑容，雖然與她那衰老的面貌不相稱，却永遠在她的嘴周圍閃動，表示她，好像一個慣壞了的孩子，對她那可愛的缺點，有一種經常的自覺，那缺點是她既不願、也不能、也不認為必要來改正的。

在那關於政治問題的談話中間，安娜·巴甫羅夫娜突然發作道：

「噯，不要對我談奧國吧。或許是我不懂事，不過奧國從來不會願意戰爭，現在也不願意戰爭。她在出賣我們哪！只有俄國必須拯救歐洲。我們仁慈的元首知道他那高尚的天職，並且要忠于他的天職。這是我唯一信得及的事呦！我們神聖的元首必須執行世界上最高尚的任務，他是那末聖德，那末高尚，上帝不會拋棄他的。他要盡他的天職，打倒革命那九頭怪，那怪物已經現身為這個殺人犯和惡棍，比先前更加可怕了！我們一國必須為被殺害的正人報仇……我問你，我們能信賴誰呢……？商人頭腦的英國不會也不能瞭解亞歷山德皇帝靈魂的高尚。她已經拒絕退出馬爾太。她過去要發見，現在依然要尋求，我們行動中某種秘密的動機。諾伏西爾柴夫得到了什麼答復呢？什麼也沒有。英國人不會也不能瞭解我們皇上的犧牲精神，我們皇上自己一無所求，只求人類的利益。他們應許過什麼呢？一無所有！他們也不會實行他們應許過的那一點點呦！普國從來宣說，布昂納拔是百戰百勝的，全歐洲在他面前是無能無力的……我也不相信哈登堡所說的任何一句話，豪格維茲的話也是一樣。這

著名的普國中立只是一個圈套。我只相信上帝和我們所崇拜的皇上的皇運。他就要拯救歐洲了！」

她突然停下來，笑她自己的激動。

「我以為，」王爵含笑說道，「假如派您去，不派我們親愛的溫曾格洛德去，您一定可以強迫普國國王答應下來了。您是這末能說善辯哪。您可以給我一盃茶嗎？」

「就來了。順便告訴你，」她往下說道，她又平靜下來了，「我今晚在等待兩個很有趣的人，一個是摩德馬子爵，通過了法國最好家庭之一的洛翁家，他與芒牟倫西家有了瓜葛親。他是真正的 *esprit* 中的一個，那些好的裏邊的一個。另一個是摩力奧長老。你認識那個高深的思想家嗎？皇帝已經接見過他了。你聽說過了嗎？」

「我很喜歡見他們，」王爵說道。「不過告訴我，」他往下說道，他的話似乎是不經意的，偶然想起的，實際上是經過考慮的，他所要問的問題乃是這造訪的主要動機，「聽說太后要把芬奇男爵派作駐維也納的一級書記官，真的嗎？不論從哪一方面來說，男爵都是一個不中用的人哪。」

伐西里王爵希望爲他兒子弄到這個差事，但是別的人們却想通過馬利亞·斐奧朵洛夫娜太后弄給男爵。

● 普國的首相。

● 普國的外交大臣。

● 法國革命後亡命國外的貴族。

安娜·巴甫羅夫娜幾乎閉上了眼睛，表示太后願意的或喜歡的事，她或任何別人都沒有批評的權利。

「芬奇男爵已經由太后的妹妹舉荐給太后了，」她用一種冷淡的惆悵的聲調說到這裏便不說下去了。

當她提到太后時，安娜·巴甫羅夫娜的臉上突然現出混有哀愁的深厚而誠懇的忠心和敬意，每一提到她那顯赫的恩主，她就是這樣子。她又說，太后已經對芬奇男爵表示 *Beaucoup d'estime* 了，^① 於是她的臉又為哀愁所籠罩了。

王爵不作聲，露出冷淡的神情。但是，因了她那女性的侍從一般的敏捷和她慣有的圓通，安娜·巴甫羅夫娜既要懲戒他（因為他胆敢像那樣談論一個舉荐給太后的人），同時又要安慰他，因此她說道——

「現時談談你府上的事吧。你知道嗎？自從令嫻露面以來，每個人都被她惹得非常歡喜。他們說，她是驚人的美麗呢。」

王爵鞠了一躬，表示他的敬意和謝意。

「我時常想，」她略一停頓後繼續說道，一面向移近王爵一點，一面向他譊然微笑，好像表示，政治話題和社會話題已經終結，到了談心的時候了——「我時常想，人生樂趣有時分配得多末不公平。」

① 法文，本應作「深厚的敬意」解，但此處解作「重用之意」，較合。

命運爲什麼給了你兩個那末出色的兒子？我不談阿納托列，你那最小的一個。我不喜歡他，」她提着眼眉用不許答辯的聲調往下說道。「兩個那末可愛的孩子。實際上你比別人更不理解他們，所以你不配作他們的父親。」

于是她露出她那陶醉的笑容。

「我無可奈何呀，」王爵說道。「拉伐帖爾一定說我沒有作父親的骨相了。」

「不要說笑話；我要同你談正經的呢。你知道我不滿意你的小兒子嗎？不要給外人知道，」（她的臉露出憂鬱的神情）「有人在太后處提到他，也覺得你可憐呢……」

王爵不出一聲，但是她意味深長地看他，等待一個答復。他皺起眉頭來。

「您要我怎末辦呢？」他終於說道。「您知道啦，我爲他們的教育盡了一個父親所能作的一切，而他們兩個都長成了傻瓜。希波力提至少是一個安靜的傻瓜，阿納托列却是一個好動的傻瓜呢。這是他們兩個中間唯一的分別。」他說這幾句話時臉上現出比平時更自然更有生氣的笑容，因此他嘴周圍的皺紋把一種意外粗暴意外不愉快的東西很清楚地顯露出來。

「爲什麼孩子們要給你這樣的人作兒子？假如你不是一個父親，我便沒有什麼可責備你的了，」安娜·巴甫羅夫娜一面說，一面沈思地向上看。

「我是您的忠實奴隸，我可以對您一個人老老實實地承認，我的孩子們是我一生的禍害。這是我不得不背的十字架。我就是這樣來對自己解說。這是無可奈何的呦！」

他不再說下去，僅只用一種姿式表示他由着殘酷的命運去擺布。安娜·巴甫羅夫娜默想下去。

「你從來不會想到爲你那個浪子阿納托列娶親嗎？」她問道。「他們說，老處女有一種好作媒的毛病，雖然我還不覺得自己有那種弱點，我却認識一個同她的父親處得很不快活的小人兒。她是你的一個親戚，瑪麗·包爾康斯基王爵小姐。」

伐西里王爵未回答，不過，藉了通曉世故的人應具的記性和悟性的敏捷，他用頭部的一種動作表示他在考慮這意見。

「您知道嗎？」他終於說道，顯然無法抑制他那憂愁的思潮，阿納托列每年用掉我四萬盧布。「哪，」他略一停頓後往下說道，「假如他照這樣子過下去，五年後會怎樣呢？」他隨即補上一句道：「這是我們作父親的不得不忍受的。……您這位王爵小姐有錢嗎？」

「她的父親很有錢，也很吝嗇。他住在鄉間。他就是大行皇帝治下不得不退伍的著名的包爾康斯基王爵，他的綽號是「普魯士王」。他很聰明，但是很怪僻，也是一個討厭的人物。那個可憐的少女很不快活。她有一個哥哥；我以爲你認識他，他最近娶了麗莎·彌伊年。他是庫圖左夫處的副官，今晚也要來這裏。」

「聽清楚，親愛的安妮，」王爵說道，突然握起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手，爲了某種理由，拖向下。方。「爲我布置那件婚事吧，我要永遠作您最忠實的奴隸——奴力，像我的一個莊頭在報告中寫的。她有錢，出身又好，我所要的也不過如此。」

他用他特有的熟練而瀟灑的動作把那位女官的手舉到嘴前，吻了一下，然後一面把那隻手擺來擺去，一面眼看着別的方向靠在扶手椅子上。

「Attendez,」[●]安娜·巴甫羅夫娜沈吟着說道，「就在今天晚上，我要對小包爾康斯基的太太麗莎說，或許這件事可以布置起來。我就要爲了你府上開始我作老處女的學徒生涯了。」

● 法文，「等一下」。

第二章

安娜·巴甫羅夫娜的客廳漸漸地填滿了。最高級的彼得堡社交界都聚在那里：一些年齡和性格差異很大而所屬的社會圈子却相像的人們。伐西里王爵的女兒，美麗的愛倫，來陪她父親去赴大使的晏會了；她穿了一身跳舞服，佩帶有作女官的徽章。以 *la femme la plus séduisante de Pétersbourg* 著稱的年青的小包爾康斯基王爵夫人也在那里。她在上一個冬季結婚，因為懷了孕，不去任何的集會，只參加小的招待會。伐西里王爵的兒子希波力提與摩德馬同來，就由他來介紹。摩力奧長老和許多別的人們也都來了。

安娜·巴甫羅夫娜對每一個新來的人說道，「你還不會見過我的姑母呢，」或「你不認識我的姑母吧？」于是很鄭重地把他或她領到一個小老太婆面前。那個帽子上帶着一個大綵條蝴蝶結子的小老太婆在客人們開始到來時，就從另一個房間搖擺進來了。安娜·巴甫羅夫娜緩緩地把她的眼睛從那個客人轉向她的姑母，說出彼此的名字，然後離開他們。

所有客人中沒有一個認識這個老姑母，沒有一個要認識她，也沒有一個關心她，但每一個都來問候一通；安娜·巴甫羅夫娜懷着悵惘而莊嚴的興趣和不出聲的讀許監視那儀式。那個姑母對他們每一

個人說同樣的話，談他們的健康，她自己的健康，以及皇太后的健康，「感謝上帝，她老人家今天好一點了。」爲了禮貌的關係，每一個客人都不便表示不耐煩，但是既經盡了一種討厭的義務以後，總懷着一種輕鬆之感離開那個老太婆，整晚上不再回她那里去。

小包爾康斯基王爵夫人在一隻鑲金的天鵝絨手提包中帶來一種手工。她那生有僅僅可以看得出的細黑毫毛的好看的小上嘴唇，短得遮不住牙齒，不過向上翹得更加可愛，在偶爾伸下來碰下嘴唇時，那就格外迷人了。正如通體嫵媚的女人常有的情形，她的缺點——她那太短的上唇和半開的嘴——似乎是她自己特有的希有的美的形態。這個那末快就要作母親、那末充滿生命和健康、那末輕鬆地負起她的担子的漂亮少婦，每個人一見到便快活起來了。凡打量過她的老年人和神氣沮喪的青年人，一經同她接近，同她談過一小會兒，都覺得好像他們也變得像她一樣，充滿生命和健康了。每一個同她談過話、見過她說每一句話時那爽朗的笑容和雪白牙齒常在的光彩的人，都覺得他們那一天的心情特別和藹。

小王爵夫人，臂上懸着手工袋，邁着快速的搖擺的小步子，繞過桌子，愉快地攤開衣服，坐在近銀茶爐的沙發上，彷彿她所作的一切，對她自己，對她周圍的一切人，都是一種娛樂。「我帶來了我的手工，」她一面舉起她的手提包，一面用法國話對所有在座的人說道。「聽清楚，安妮，我希望你不要對我惡作劇，」她轉向她的女主人說道。「你的信上說，這是一個很小的聚會，看我穿得多末壞呀。」于是她伸開兩臂，露出她那短脰的鑲邊的緊貼着胸下繫有一條寬緞帶的精美的灰色衣服。

「Soyez tranquille, Lise。」你永遠比任何別人好看，「安娜·巴甫羅夫娜」回答道。

「您知道嗎？」王爵夫人依舊用法國話用同一聲調轉向一位將軍說道，「我的丈夫就要拋下我了。他就要去送命了。告訴我，這可惡的戰爭是爲了什麼呢？」她對着伐西里王爵往下說道，隨後不等回答便轉過去對他的女兒美麗的愛倫說話了。

「這個小王爵夫人是一個多末有趣的女人！」伐西里王爵對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

隨後來的人們中，有一個胖大壯健的青年人，短頭髮，戴眼鏡，穿着當時流行的淺色短褲，很高的鍍領，褐色的燕尾服。這個胖大的青年人是別竺豪夫伯爵的私生子。別竺豪夫是加德林時代著名的貴族，這時躺在莫斯科等死了。這個青年人還不會服武官役或文官役，因爲他剛剛從他受教育的外國回來，這是他第一次在交際場中露面。安娜·巴甫羅夫娜用派給她客廳中最低一級人的點頭來接待他。儘管這接待是最低級的，當她看見彼爾進來時，她臉上現出一種憂慮和恐懼的神情，好像看見一種太大的與這地方不相稱的東西。雖然他確乎比室內別的人們大一點，她的憂慮却只能與他那雖羞怯而聰明、既細心又自然、與衆不同的表情有關。

「您是太好了，彼爾先生，來看一個可憐的病人，」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當她領他去見她的姑母時，她與她的姑母交換了一種喫驚的眼光。

彼爾嘟囔了一點聽不出的什麼，然後好像尋找一件東西一般繼續向周圍看。在他走向那位姑母的

● 法文，「你放心好啦，麗協。」

途中，他好像對熟人一樣含着滿足的微笑向小王爵夫人鞠了一躬。

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恐慌是有理由的，因為彼爾不等聽那位姑母談皇太后的健康，就從她身邊轉開去了。安娜·巴甫羅夫娜手足無措地用下面的話留下他：

「你認識摩力奧長老嗎？他是一個最有趣的人呢。」

「是的，我已經聽到他那個謀永久和平的計劃，實在很有趣，不過難得實行。」

「你那樣想嗎？」安娜·巴甫羅夫娜接過來說道，本想說一點什麼就離開去盡她作主人的責任。但是彼爾這時犯了一種顛倒的不合禮法的錯誤。方才他在一位小姐對他說完話以前就離開她，這時他對另一位想要離開的繼續說話。他低着頭，又開兩隻大腳，開始解說他把那位長老的計劃看作空想的理由。

「我們後來再談吧，」安娜·巴甫羅夫娜含笑說道。

既經擺脫這個不懂事的青年人，她恢復了作主人的職務，繼續一面聽，一面看，準備在談話可能銷沈下來的地方加以援助。正如紡紗廠裏的工頭，開工以後，要去各處察看，這里一個紡錘停止了動作，那里一個咯吱咯吱地響，或發出不應有的喧聲，於是趕忙去檢查那機器，或加以調整，照這樣子，安娜·巴甫羅夫娜在她的客廳裏各處走動，時而走向寂靜的一羣，時而走向太吵的一羣，用一句話或輕微的變動，使那談話的機器保持穩定的適當的正常的活動。但是在這些照應中間，她對彼爾的憂慮是顯然的。他走向圍繞摩德馬的一羣，聽那里所談論的是什麼，然後轉向以那位長老為中心的

一羣，這時她總懸着心看他。

彼爾一向在國外受教育，安娜·巴甫羅夫娜家的這招待會是他在俄國參加的第一個。他知道所有彼得堡的聰明人都聚在那里了，於是，像玩具店裏的孩子，不知向哪一方看好，唯恐錯過任何可以聽到的聰明談話。眼見在場的人們臉上那自信的風雅的表情，他總在期望聽到一種很深奧的東西。他終于走近摩力奧。這裏的談話似乎有趣，他站在那里，正如一般青年人喜歡有的情形，等待發表他自己的意見的機會。

第三章

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招待會進入了全盛時期。紡錘在各方面平穩地不停地嗡嗡。但是，坐在那個姑母旁邊的，却只有一個年紀大的女人，那女人的臉是削瘦的，憂傷的，在那輝煌的聚會中，實在有一點不相稱，除此以外，全體在場的人分成了三組。一組，主要是男的，集合在那個長老周圍。另一組，青年人的，圍聚在伐西里王爵的女兒美麗的愛倫王爵小姐和小包爾康斯基王爵夫人周圍。小包爾康斯基王爵夫人長得很漂亮，很紅潤，只是，就她那年紀來說，太臃腫了一點了。第三組則聚攏在摩德馬和安娜·巴甫羅夫娜周圍。

子爵是一個美觀的青年人，生有溫柔的面貌，文雅的態度，他顯然以名流自居，但爲了禮貌的關係，謙讓地隨和他所參加的那一組。安娜·巴甫羅夫娜明明地把他當作一道菜獻給她的客人們。正如一個聰明的司廚，獻上一塊在廚房裏見過就沒有人想喫的肉，作特選的好菜，安娜·巴甫羅夫娜先把子爵後把長老獻給她的客人們，作精選的兩味。圍繞摩德馬的那一組，立刻開始討論翁季昂公爵的遇害了。子爵說，翁季昂公爵死於他自己的俠義行爲，布昂納拔恨他是有特殊理由的。

「呵，是呀！請把那一切情形告訴我們吧，子爵，」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因在 *Contez nous, cela, viconte* ● 這句話的聲音中含有路易十五的韻味而有一種愉快之感了。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人喚作野蠻的——這樣的強國，大公無私地置身於以保持歐洲勢力均衡為目的的聯盟的領導地位，世界就可以得救了！」

「不過你怎樣得到那種均衡呢？」彼爾正在開始說道。

就在那時，安娜·巴甫羅夫娜過來了，一面嚴厲地看彼爾，一面問那個意大利人服不服俄國的水土。那個意大利人臉上立刻變了色，現出他同女人談話時顯然慣有的勉強裝出來的慙懣表情。

「我已經在這社會中受到款接的光榮，這社會的，特別是女性社會的，智慧和文化的光輝，使我那末著迷，我還不會有時間想到水土呢。」他說道。

安娜·巴甫羅夫娜不肯放鬆長老和彼爾，爲了更便於監視他們起見，把他們帶進那個比較大的圈子裏。

第四章

就在那時，另一個客人走進客廳：安德列夫·包爾康斯基王爵，小王爵夫人的丈夫。他是一個很英俊的青年，中等身材，生有堅定而清秀的面貌。他周身一切，從他那厭倦的無聊的表情，到他那安靜的勻整的步子，對他那活潑的小夫人，形成一種最顯明的對照。顯然他不僅認識客廳中每一個人，他也發見他們是那末討厭，看一看他們，或聽一聽他們，都使他厭倦。在他覺得非常可厭的這所有的臉中，似乎沒有像他那好看的太太的臉那末討他的厭的了。他扭歪他那俊秀的臉，作了一個鬼臉，從她身邊轉開去，吻過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手，然後斜著眼睛察看全體在場的人。

「你就要去從軍嗎，王爵？」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

「承庫圖左夫將軍不棄，」包爾康斯基說道，他說的是法國話，像法國人一樣重讀那位將軍的名字的最後一個音，「要我去作傳令官呢。……」

「麗協呢，你的太太呢？」

「她就要去鄉下了。」

「從我們這里奪去你那可愛的太太，你不覺得害羞嗎？」

「安得列，」他的夫人用對別的男人說話時同一賣弄風情的態度對她的丈夫說道，「子爵方才對

我們說了一個關於喬治小姐和布昂納拔的非常好的故事呢！」

安得列夫王爵斜起眼睛，轉過身子去。彼爾從安得列夫王爵進來的時候起，就用高興的親熱的眼睛看他，這時走過來，握起他的臂膊。在他回頭看以前，安得列夫王爵又皺起眉來，表示他對任何碰他的臂膊的人都覺得不耐煩，但是當他看見彼爾那放光的臉時，他對他發出意外和藹意外愉快的笑容了。

「哎呀！……如此說來，你也進入廣大世界了？」他對彼爾說道。

「我知道你會來這裏的，」彼爾回答道。「我一定來同你用晚餐。可以嗎？」他低聲說下去，免得騷擾正在說故事的子爵。

「不，不可能呵！」安得列夫王爵說道，一面笑，一面緊握彼爾的手，表明沒有提出這問題的必要。他願意再說一點什麼，但是那時伐西里王爵和他的女兒站起來要走了，於是那兩個青年人起身讓他們通過。

「您必得原諒我，親愛的子爵，」伐西里王爵一面對那個法國人說，一面用友好的姿態捉住他的袖子，按住他，不讓他起來。「大使家這不幸的慶祝會奪去我一宗樂事，又使我不得不打擾您。離開您這使人歡喜的夜晚，我非常難過呢，」他轉向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

他的女兒愛倫王爵小姐，輕輕地提起衣褶，從椅子中間走過，她那美麗的臉上的笑容更加光彩照人了。彼爾用狂喜的幾乎是喫驚的眼睛看從他身邊經過時的她。

「非常美，」安得列夫王爵說道。

「非常，」彼爾說道。

伐西里王爵順便捉住彼爾的手，對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

「替我教育這一頭熊吧！他同我住過一個整月了，我這是第一次在交際場中見到他。對於一個青年人，沒有像聰明女人們的社會那樣重要的了。」

安娜·巴甫羅夫娜含笑應許照顧彼爾。她知道他父親是伐西里王爵家的親戚。先前與老姑母同坐的那個年紀相當大的太太趕快站起來，追上過廳裏的伐西里王爵。所有先前裝出來的興致都離開她那溫和的憂傷的臉，這時她的臉上只流露有憂慮和恐懼了。

「我的兒子包力斯怎樣呢，王爵？」她急急忙忙地跟他到過廳裏說道。「我不能再在彼得堡住下去了。告訴我，我可以把什麼樣的消息帶給我那可憐的兒子呢。」

雖然伐西里王爵聽那個年紀相當大的太太說話，不大情願，也不很客氣，甚至透露多少不耐煩的神情，但是她對他獻上巴結的懇求的笑臉，捉住他的手，不讓他走開去。

「對皇上說一句話，就立刻把他調入近衛隊了，那樣會破費您什麼呢？」她說道。

「相信我吧，王爵夫人，我願意作一切我所能作的，」伐西里王爵回答道，「不過由我來求皇上是困難的。我勸您還是通過高黎津王爵去求盧米炎柴夫。那才是最好的辦法呢。」

那個年紀相當大的太太是一位德魯別茲加亞王爵夫人，屬於俄國最好的家族之一，不過她窮了，

久已退出交際場，失去先前的勢力的關係。她這時來彼得堡，爲她唯一的兒子請求一張入近衛隊的委任狀。事實上，她取得赴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招待會的請帖，坐在那里聽子爵的故事，單單爲了見伐西里王爵。伐西里王爵的話使她喫驚，一種怨恨的神情籠罩了她那一度俊秀過的臉，不過這只是剎那間的事；隨後她又露出笑臉，把伐西里王爵的臂膊抓得更緊了。

「聽我說呀，王爵，」她說道。「我還從來不會求過您任何什麼，我也永遠不會再求您，我也從來不會對您提過先父待您的情分；不過現時我求您，看在上帝面上，爲我兒子作這件事吧——我要永遠把您看作恩人呢，」她急急忙忙地說下去道。「不，不要生氣，答應下來吧！我已經求過高黎津，他已經拒絕了。您從來是善心人哪，」她一面說，一面用力陪笑，雖然她眼裏含了淚。

「爸爸，我們就要晚了，」站在門旁等待的王爵小姐一面說，一面轉過她那美麗的頭，從她那古典型的肩頭向後看。

不過，社會上的勢力是一種資本，若要它禁久，就不得不節用。伐西里王爵知道這一點，假如他爲一切求他的人說情，他不久就不能爲他自己說情了，一旦覺悟了這道理，他在使用他的勢力方面變得吝嗇起來了。但是，在德魯別茲加亞的情形下，經過她再度請求後，他感到類似良心不安的意味。她已經把千真萬確的事提醒他；他在初入仕途的一些階段受過她父親的恩惠。此外，他可以從她的態度上知道，有一些女人——大多數是作母親的——一旦打定了主意，在她們達到目的以前，就不肯罷手，需要時，她們準備一天一天地一點鐘一點鐘地磨下去，甚至演出種種活劇來，而她就是那些女

人中的一個。這末後一種顧慮打動了他。

「我的親愛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他用他平時那親切而厭倦的腔調說道，「由我來作您所要求的事，幾乎是不可能的；但爲要證明我對您的忠誠，也要證明我怎樣尊重令尊的遺念，我要作這件不可能的事——您的兒子就要調入近衛隊。一言爲定。您滿意了吧？」

「我的親愛的恩人！這就是我期望於您的——我知道您的仁慈！」他轉身要走了。

「等一下——只有一句話！等他調入近衛隊以後……」她結結巴巴地說道，「您同米查耶爾·伊拉力昂諾維契·庫圖左夫相好……把包力斯推薦給他作傳令官吧！到那時我就安心了，到那時……」

伐西里王爵含笑了。

「不可以，我不能應許那個。您不知道庫圖左夫就任總司令以來所受到的煩惱。他曾親自對我說，所有莫斯科的太太們都千方百計把她們所有的兒子交給他作傳令官呢。」

「不行，千萬應許呦！我不能讓您走！我的親愛的恩人……」

「爸爸，」他那美麗的女兒用與先前相同的聲調說道，「我們就要晚了。」

● 庫圖左夫 (1745—1813) 在一八零五年時已負軍界盛譽。他在加德林朝曾參加幾次土耳其戰事，與

蘇伏洛夫共同攻下奧查珂夫和伊斯麥爾要塞，但是受了重傷，失掉一隻眼睛。他在彼得堡總督任上惹惱了亞歷山德，在鄉間閒住了三年，這時被召回來，率領五萬人的一支軍隊去援奧。

「得，Au revoir! 再見！您聽見她的話嗎？」

「那末明天您要對皇上說啦？」

「當然；不過，關於庫圖左夫的事，我不應許。」

「千萬應許呀，千萬應許呀，伐西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在他出去時叫道，臉上帶著賣弄風情的少女的笑容，這笑容大致有一個時期來得很自然，不過這時與她那憂傷的臉非常不相稱了。

她似乎已經忘記了她的年紀，由於習慣的壓力，用盡所有舊日女性的技巧了。但是王爵一走遠，她臉上立刻恢復先前那冷淡的虛偽的表情。她回到子爵還在說故事的人羣，又裝出用心聽的樣子，等待可以離開的時候。她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第五章

「這最近的一場喜劇，米蘭的加冕禮，你們覺得怎樣啊？」安娜·巴甫羅夫娜問道，「還有熱諾亞和盧加人民向波昂納拔先生請願的喜劇，以及波昂納拔先生坐在寶座上俯允各民族請願的喜劇呢？可敬啊！够使人頭昏的了！好像全世界都發了狂。」

安娜·巴甫羅夫娜含着諷刺的微笑正視安娜·巴甫羅夫娜的臉。

「"Dieu me la donne, gare à qui la touche!"」（波納巴行加冕禮時的話）。據他們說，他說這句話時，說得很好聽呢，」他用意大利話背誦道：「"Dio ni la dona, gai a qui la tocca!"」

「我希望這就是使歪子滿出來的最後一滴。」安娜·巴甫羅夫娜繼續說道。「各國元首無法容忍這個危害一切的人。」

「各國元首？我不談俄國，」客氣但絕望的子爵說道：「各國元首，小姐……他們爲路易十七作過什麼？爲那個皇后作過什麼？爲伊麗莎白公主作過什麼？什麼也沒有！」於是他變得更激動了。

● 法文，「上帝把這個冕給了我，讓那要來碰一碰的人當心吧。」

● 摩德馬子爵所說：「他們爲路易十七作過什麼？爲那個皇后作過什麼？爲伊麗莎白公主作過什麼？」指的是路易十六的兒子、老婆、妹妹或被殺，或死於監獄，各國元首都不曾加以拯救這事

「相信我吧，他們就要受到出賣波旁族的報應了。各國元首！嘿，他們正在派大使去向那個篡位的奸臣致敬呢。」

於是輕蔑地嘆着氣，他又換過他的姿勢。

希波力提王爵從長柄眼鏡中對子爵看了一些時候，然後突然打了一個大轉身，轉向小王爵夫人，要了一支針，開始在桌子上畫康狄的徽章。他那末一本正經地對她解釋，好像她求過他那樣作呢。

「*Bâton de gueules, engrêlé de gueules d'azur-Maison Condé J.*」他說道。

王爵夫人一面聽，一面微笑。

「假如布昂納拔再坐上一年法國皇帝，」子爵繼續說道（人遇到自己比別人知道得更多的問題，就不肯聽別人的話，一味追隨自己的思潮，子爵說話的神情就像那樣一個人），「情形就要不可挽救了。法國社會——我說的是善良的法國社會——就要被陰謀、暴力、流放、殺戮永遠摧毀了，到那時……」

他聳了聳雙肩，攤開了兩手。彼爾想對這引起他的興趣的談話發表一點意見，但是一向監視他的

實。俄文本以及先前的各種譯本，說路易十八（他那時還活着，並且從一八一五年起，統治法國有十年之久），而不說路易十七——路易十六的兒子，死於監獄——是一種顯然可見的錯誤。

● 希波力提的徽章學，正如他其他的談話和行爲，表明他是一個十足的傻子。康狄的徽章是 *D'or & la fasce de gueules, or de red de gueules*。希波力提所說的花樣是荒謬的，無法翻譯的。

安娜·巴甫羅夫娜插嘴了：

「亞歷山德皇帝，」她帶着每提到皇族時經常伴有的憂鬱神情說道，「已經宣布，他要由着法國人民自己選擇他們自己的政府形式；我也相信，一旦擺脫那個篡位的奸臣，全國一定投入正統國王的懷抱了，」她結束道，意在對那個皇黨亡命者表示好感。

「那不一定，」安得列夫王爵說道。「子爵先生推測得很對，情形已經不可挽救了。我以為恢復舊政權是困難的。」

「據我聽說，」彼爾紅着臉插嘴道，「幾乎全體貴族都已投到波納巴方面去了。」

「說那種話的都是布昂納拔黨，」子爵眼不看着彼爾回答道。「目前法國輿論的真相是難以知道的。」

「波納巴就那樣說過，」安得列夫王爵含着諷刺的微笑說道。

顯然他不喜歡子爵，他的話是對準他說的，雖然眼不看他。

「我已經指給他們走向光榮的道路，但是他們不肯遵行。」安得列夫王爵略一停頓後又引用拿破崙的話道。「我做開我的接待室，他們却擁進來了。」我不知道他這話正確到什麼程度。」

「一點也不，」子爵回答道。「殺害公爵以後，連最偏私的人也不再把他當作英雄了。假如有人覺得，」他轉向安娜·巴甫羅夫娜往下說道，「他過去是一個英雄，殺害公爵以後，天上多一個烈士，地上就少一個英雄了。」

在安娜·巴甫羅夫娜和別人來得及對子爵的警句表示會心的微笑以前，彼爾又來插嘴了，雖然安娜·巴甫羅夫娜明知他要說不得體的話，她却無法攔阻他了。

「翁季昂公爵的處死刑，」彼爾先生牙齒白地說道，「是一種政治的必要，我覺得，拿波崙不怕對那行為負全部責任，足以表明他靈魂的偉大。」

「Dieu! Mon Dieu!」安娜·巴甫羅夫娜用一種受了驚的低聲喃喃道。

「什麼，彼爾先生……你以為暗殺表示靈魂的偉大？」小王爵夫人說道，一面笑，一面把她的手工移近一點。

「噫！噫！」幾個人的聲音絕叫道。

「Capitall!」希波力提王爵用英文說道，然後用手掌拍起他的膝蓋來。

子爵僅只聳了聳肩。彼爾從眼鏡上嚴肅地打量他的聽眾，然後說了下去。

「我所以這樣說，」他不顧一切地往下說道，「因為波旁族逃避了革命，把人民留在無政府狀態中，只有拿波崙懂得革命，把它鎮壓下去了，所以爲了全體的利益，他不能爲了一條人命的緣故中途而廢呀。」

「你不可以來這另一張桌子嗎？」安娜·巴甫羅夫娜示意道。

● 法文，「天哪！我的天哪！」

● 英文，「妙啊！」

但是彼爾不去理會她，繼續他的演說。

「不，」他叫道，越來越激昂了，「拿破崙是偉大的，因為他超然於革命之上，除去其中的弊病，保存其中所有的好處——民權平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僅僅爲了這緣故，他才得到了政權。」

「是的，假如他得到政權以後，不用來殺人，而把它還給正統的國王，我一定稱呼他作偉人了，」子爵說道。

「他不能那樣作呀。人民所以給他政權，不過因爲他可以使他們擺脫波旁族，也因爲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偉人。革命是一件大事業！」彼爾先生繼續說道，這不顧一切的煽動性的議論顯出他的極端年輕和發洩頭腦中一切所有的願望。

「什麼？革命和弑君是一件大事業？……得，在那以後……不過你不可以來這另一張桌子嗎？」安娜·巴甫羅夫娜又說一遍道。

「盧騷的 Contract social。」子爵含着寬容的微笑說道。

「我所說的不是弑君，我所說的是理想。」

「是的：搶劫的理想，殺人的理想，弑君的理想，」一個人的嘲諷聲音又夾進來道。

「那都是極端的事，沒有疑問，不過最重要的不是那一些。重要的是人權，偏見的解除，民權的

平等，拿破崙已經把這些理想充分保存下來了。」

「自由和平等，」子爵傲慢地說道，彷彿終於打定主義對這個青年人證明，他的話是多末愚蠢，——「久已無人聽信的空話。誰不愛自由和平等？連我們的救主也講自由和平等呵。自從革命以來，人民變得快活一點了嗎？剛剛相反。我們要求自由，但布昂納拔已經把自由毀滅了。」

安得列夫王爵不斷含着開心的微笑從彼爾看到子爵，然後從子爵看到女主人。在彼爾的爆炸最初的一刹那，安娜·巴甫羅夫娜雖具有她的社會經驗，也不免驚慌失措。但是後來她看出，彼爾那褻瀆神聖的話，並不會惹惱子爵，她也知道，要攔阻他是不可能的，於是她集中力量，與子爵聯合起來，用力攻擊那個演說的人。

「但是，我的親愛的彼爾先生呵，」她說道，「一個偉大人物殺掉一個無辜的未經審判的公爵——或者甚至殺掉一個普通人——你怎樣解釋這事實？」

「我則想問一問，」子爵說道，「你先生怎樣解釋霧月十八；那不是一種欺騙嗎？那是一種詐術，完全不像一個偉大人物的行為呀！」

「還有他在非洲殺掉的那些囚犯呢？●那是可怕的呀！」小王爵夫人聳着雙肩說道。

「他是一個下流傢伙，不拘你說什麼，」希波力提王爵說道。

彼爾不知道回答誰好了，一面看他們大家，一面含笑。他的笑容不像別人那種半笑不笑的樣子。

● 指拿破崙鎮壓埃及反對他的暴動時採取的殘暴行為。

他含笑時，他那厚重的以至頗陰鬱的神情，立刻被另一種——稚氣的，溫和的，以至頗蠢笨的——神情所代替，似乎請求饒恕了。

第一次遇見他的子爵，清清楚楚地知道，這個青年雅各賓^①並不像他的話所表示的那末可怕。大家都不出聲了。

「你們怎能期望他同時回答你們大家呢？」安德列夫王爵說道。「此外，在一個政治家的行爲中，我們必須把他私人的行爲、作將軍的行爲和作皇帝的行爲分開。我覺得應當這樣。」

「是的，是的，當然啦！」彼爾附和道，這援軍的到來使他歡喜。

「我們應當承認，」安德列夫王爵繼續說道，「拿破崙這個人，在阿科拉^②橋上，他是偉大的，在札法^③醫院中，他也是偉大的，他在那裏參加救護染疫的人；不過……不過也有一些別的難於替他辯護的行爲。」

安德列夫王爵顯然願意緩和彼爾的話的鹵莽，說完了以後，就站起來，對他的太太作了一個手式，表示了走了的時候了。

● Jacobin——原指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時代急進民主俱樂部的人員，後來意義轉變，泛指過激黨員、急進革命家、政治煽動家了。

● 意大利的一個村子，一七九六年拿破崙在那裏打敗了奧國人。

● 地中海裏的一個港口，在巴力斯坦，一九一七年被英國軍隊佔領。

突然間希波力提王爵站起來，一面作手式教每一個人用心聽，一面請他們大家坐下來，然後開始說道：

「我今天聽過一個好聽的莫斯科故事，得說給你們大家聽聽。原諒我吧，子爵——我必得用俄國話來說，否則就不見精采了……」於是希波力提王爵開始說故事了，他的俄國話好像在俄國住過一年的法國人說的。大家都等來聽了，因為他那末用力地急切地要求他們聽他的故事呢。

「莫斯科有一位闊太太，the *Baroness* 她很吝嗇。她的馬車後面一定有兩個跟班，而且是很大的兩個。這便是她的嗜好。她還有一個侍女，也是很大的。她說道……」

希波力提王爵說到這裏，停下來了。顯然在艱難地搜索意思。

「她說道……噫，是的！她說道，『孩子，』對那個侍女說道，『穿上制服，攀上馬車後面，跟我一道去拜客吧。』」

希波力提王爵胡說到這裏，聽衆並未覺得可笑，他自己先呵呵大笑起來，這一笑對那個說故事的人生出不利的效果。不過，有幾個人，連那個年紀相當大的太太和安娜·巴甫羅夫娜在內，都露出了笑容。

「她出去了。突然間起了大風。那個侍女把帽子吹掉，她的長頭髮披散下來了。……」說到這裏，他不再能抑制自己，於是連喘帶笑地說下去道：「於是全世界都知道了。……」

● 法文，就是前面說過的「闊太太」。

那個笑話就這樣完結了。雖然不明白他爲什麼說這個笑話，或爲什麼必得用俄國話來說，安娜·巴甫維夫娜和別的人們依舊佩服他的社交手腕，如此滿意地結束了彼爾那不愉快的不適當的爆炸。在那個笑話以後，那談話分散作不重要的瑣談，所說的無非是上一次和下一次的跳舞會，演劇，以及誰要會見誰，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罷了。

第六章

謝過安娜·巴甫羅夫娜那可愛的夜會，客人們開始告辭了。

彼爾是拙笨的。他壯健，肥胖，高度適中，生有紅潤的大手；正如俗話所說，他不知道怎樣進客廳，更加不知道怎樣離開，就是說，他不知道在離開以前怎樣說一點格外得體的話。除此以外，他是神不守舍的。在他站起來要走時，他不拿自己的帽子，却拿了那位將軍的三角帽，一面拿在手裏，一面扯上面的羽毛，直到那位將軍請他歸還時，才算告一段落。不過，他所有的神不守舍，不長於進客廳，不長於在客廳中談話，都因了他那和藹的老實的謙讓的表情得到補救。安娜·巴甫羅夫娜轉向他，含着表示饒恕他那粗心行爲的基督徒的溫情，一面點頭，一面說道：「我希望再同你見面，不過我希望你會改變你的見解，我的親愛的彼爾先生。」

她這樣說時，他並不回答，一味地鞠躬，但是每個人又都看見他的笑容，那笑容不表示任何什麼，除非或許是，「見解是見解，不過你們看，我是多末一等好性格的一個人哪。」每一個人，連安娜·巴甫羅夫娜在內，都感覺到這一點。

安德列夫王爵已經走進客廳，一面把背轉向幫他穿外套的跟班，一面漠不關心地聽他的太太與也來到客廳的希波力提王爵嘮叨。希波力提王爵站在漂亮的懷孕的王爵夫人貼近，從長柄眼鏡中下死狠

地看她。

「進去吧，安妮，否則你會着涼呢，」小王爵夫人向安娜·巴甫羅夫娜告別道。「就那樣辦啦，」她低聲補了一句道。

安娜·巴甫羅夫娜已經得機會對麗莎談過她爲阿納托列和小王爵夫人的小姑作媒的意思。

「我信託你啦，我的親愛的，」安娜·巴甫羅夫娜也低聲說道。「寫信給她，也讓我知道她父親對這件事的看法。 Au revoir!」——於是她離開過廳。

希波力提王爵湊近小王爵夫人，把臉俯向她，開始低聲說一點什麼。

王爵夫人和他各有一個跟班，一個拿着披肩，一個拿着外套，站在那裏，等候談話告終。他們聽他們認爲毫無意義的法國話，露出瞭解但不願表示瞭解的神情。王爵夫人照常含笑說話，笑着聽話。

「我很微幸未去大使那裏，」希波力提王爵說道，——「非常乾燥無味——。這才是一個愉快的晚間，是不是？愉快！」

「據他們說，那個跳舞會一定很好呢，」王爵夫人扯起她那毛茸茸的小嘴唇回答道。「交際場中所有的漂亮女人都要到場呢。」

「並非所有的呀，因爲你不要到場呵；並非所有的叻，」希波力提王爵與高采烈地笑着說道；於是他從跟班手中搶過披肩，甚至把那個跟班推到一邊去，然後開始把披肩裹在王爵夫人身上。不由於

拙笨，則出於故意（沒有人能說究竟由於什麼），他把披肩端整以後，依舊用臂攬了她好久，好像在擁抱她。

她依舊含着笑從容不迫地走開，轉過來看她的丈夫。安德列夫王爵的眼睛閉了起來，他似乎非常疲倦，非常想睡。

「可以走了嗎？」他問他的太太道，眼睛望着遠處。

希波力提王爵忽忽忙忙地穿上他那長達脚跟的最新式的外套，然後跌跌絆絆地隨着王爵夫人跑上前廊，一個跟班正把王爵夫人扶上馬車。

「Princesse, au revoir,」他叫道，他的舌頭同他的兩隻腳一樣不利落。

王爵夫人牽起了衣服，在昏暗的馬車裏就坐，她的丈夫在調整他的佩刀；藉口幫忙的希波力提王爵妨礙了每一個人。

「讓一讓，老兄，」——安德列夫王爵用一種冷淡的不中聽的腔調對擋住他的路的希波力提王爵用俄文說道。

「我在等你呢，彼爾，」那同一個人的聲音說道，但說得柔和而親熱。

騎馬的車夫起程了，車輪隆隆地響起來。希波力提王爵事前應許送子爵回家，他站在前廊上等候時，一陣一陣地大笑起來。

● 法文，「王爵夫人，再見。」

「哈，anon cher，」子爵上了馬車，坐在希波力提旁邊，然後說道，「你那小王爵夫人非常好，實在非常好，完全法國風，」於是他吻他的指尖。希波力提突然大笑起來。

「你知道嗎，你雖然貌為善良，却是一個可怕的人，」子爵往下說道。「我憐憫那個可憐的丈夫，那個作出元首姿態的小軍官。」

希波力提又唾沫四濺了，他雜在笑聲中說道，「你不是說過俄國女人比不上法國女人嗎？我們要知道怎樣應付她們哪。」

彼爾比別人到得早，像完全不拘禮的人一般，走進安德列夫王爵的書房，照習慣立刻躺在沙發上，順手從架子上拿了一本書（那是該撒的史話），靠在臂肘上，開始從書半腰讀起來。

「你方才怎樣對待舍雷爾小姐呀？她這時一定十分難過了，」安德列夫王爵搓着一雙雪白的小手走進書房時說道。

彼爾轉過整個身子，使得沙發尖叫起來。他對安德列夫王爵擡起他那熱情的臉，一面含笑，一面擺手。

「那個長老很有趣，不過他的看法不對……依我看來，永久的和平是可能的，不過——我不知道怎樣來表達……並非藉了政治勢力均衡的辦法。……」

安德列夫王爵顯然不關心這一類抽象的談話。

「我們不能到處說我們所想的一切呀，*mon cher*。得，你究竟作了什麼決定呢？你是去作近衛兵呢，還是去作外交官呢？」安德列夫王爵略一停頓後問道。

彼爾直坐在沙發上，盤起兩腿。

「說實話，我還不知道呢。我既不喜歡這一項，也不喜歡那一項。」

「不過你必得作一種決定呵！你父親期望那樣呢。」

彼爾在十歲上被送去外國，帶了一位長老作教師，在國外一直留到二十歲。他回到莫斯科時，他父親辭掉那個長老，對那個青年人說道，「去彼得堡吧，各處看看，選定你的職業。我什麼都同意。這是給伐西里王爵的一封信，這是錢。把所有的情形寫信告訴我，我要在一切方面幫助你。」彼爾已經一連三個月在選擇職業，但是不會作任何決定。安德列夫王爵所說的就是這個問題。彼爾搓自己的前額。

「不過他一定是一個互助團^①的團員，」他說道，他指的是他那晚上遇見的長老。

「那都是胡說，」安德列夫王爵又攔住他道，「我們談正經的吧。你去過近衛騎兵隊嗎？」

「不會，我不會去；不過這正是我想過也要告訴你的問題。現時有一場反拿破崙的戰爭。假如這

① 法文，我的親愛的。

② *Freemason*——源出於中古的祕密團體，其全名為 *Free and Accepted Masons*，以友愛互助為目的，團員散居世界各地，數達四千餘萬。

是一場爭自由的戰爭，我就可以瞭解，也要首先入伍；但是幫助英奧兩國去反對那個全世界最偉大的人物是不對的。」

安德列夫王爵對彼爾幼稚的話僅只聳了聳肩。他作出一個覺得無法回答那類荒謬話的人的神氣，不過，事實上，除了安德列夫王爵對那個天真的問題所給的回答外，也難於給任何別的回答。

「假如每個人非憑自己的覺悟不打仗，就不會有戰爭嘍，」他說道。

「那就很好了，」彼爾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微微地冷笑。

「似乎很好，不過永遠不會有那一天哪。……」

「喂，你爲什麼去從軍呢？」彼爾問道。

「爲什麼？我不知道。我必須去。此外，我所以去……」他停頓了一下。「我所以去是爲了我在這裏過的生活與我不適合呀！」

第七章

隔壁房間傳出女人衣服的絳線聲。安德列夫王爵彷彿醒過來一般哆嗦了一下，他臉上又露出在安娜·巴甫羅夫娜客廳裏的神情。彼爾把腳從沙發上伸下來。王爵夫人進來了。她已經脫掉長袍，換上一件與長袍一樣新鮮一樣雅致的便服。安德列夫王爵站起來，客客氣氣地爲她擺上一張椅子。

「爲了什麼緣故，」她一面照常用法國話說開頭，一面浮躁不安地坐在安樂椅上，「爲了什麼緣故安娜永遠不結婚呢？你們男人都不要她，你們是多末蠢！原諒我這樣說，不過你們都不懂得女人。你是多末好辯論的人，彼爾先生！」

「我還在同你丈夫辯論呢。我無法瞭解他爲什麼去從軍，」彼爾回答王爵夫人道，他一點也沒有青年男人同青年女人談話時那種常有的忸怩態度。

王爵夫人喫了一驚。彼爾的話顯然觸到她的痛處。

「啊，這正是我對他說過的話！」她說道。「我不懂；我一點也不懂，爲什麼男人們沒有戰爭就不能活。爲什麼我們女人完全不要求那一類的事，不需要那一類的事？現時你可以在我們中間評一評理。我時常對他說：他在這裏是他叔父的副官，一個最出色的位置。他是那末著名，那末受每個人尊重。有一天，在阿普拉克辛家，我聽見一位太太問道，「那就是著名的安德列夫王爵嗎？」我底確聽

到，「她大笑起來。」他是那末到處受歡迎。他可以很容易成爲皇上的侍從。你知道，皇上對他說話非常和藹呢。安妮和我商量過怎樣來布置。你以爲怎樣？」

彼爾看他的朋友，看出他不喜歡這談話，就不回答了。

「你什麼時候動身哪？」他問道。

「噯，不要談他走，不要！我不要聽人談起，」王爵夫人說道；她用了在那個客廳中對希波力提說話時所用的同一性急得好玩的聲調，這聲調顯然不適合於家庭範圍內，彼爾幾乎是那個家庭範圍內的一員。「今天當我想起所有這些愉快的交際都得斷絕時……於是，你知道，安德列……（她含情脈脈地看她丈夫）我怕了，我怕了！」她低聲說道，一個顫抖透過她的背脊。

她丈夫瞪起眼來看她，彷彿因發見彼爾和他自己以外還有別人在房裏喫了一驚，於是用一種冷淡的客氣的聲調對她說話了。

「你怕的是什麼呢，麗協？我不懂呵，」他說道。

「噯，男人們都是自私的：都是，都是自私的！僅只爲了他自己的一種幻想，誰也不知道爲了什麼，他拋下我，把我一個封鎖在鄉間。」

「同我父親和妹妹在一道嘛，記住呵，」安德列夫王爵溫和地說道。

「仍然是一個人，沒有我的朋友。……他還期望我不怕呢。」

她的聲調這時是忿忿不平的了，她的上唇扯上去，現出來的不是一種愉快的表情，是一種厭類

的、松鼠一般的表情了。她停頓下來，似乎她覺得當著彼爾談她懷孕是不合禮法的，雖然問題的要點就在那上頭。

「我依舊不能瞭解你怕什麼，」安德列夫王爵慢慢地說道，眼睛不離開他的太太。

王爵夫人臉紅了，帶着一種失望的姿式舉起兩臂。

「不瞭解，安德列夫，我必得說你已經變了。噫，你怎麼已經……」

「你的醫生教你早一點睡，」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你還是去睡好。」

王爵夫人不出聲，但是突然間她那毛茸茸的短嘴脣顫抖了。安德列夫王爵站起來，一面聳肩，一面在房裏踱來踱去。

彼爾懷着天真的驚訝從眼鏡上方一會兒看看他，一會兒看看她，動了一下，似乎也要站起來，但是改變了意見。

「我何必顧忌彼爾先生在這裏呢？」那個小王爵夫人突然叫道，她那好看的臉一下子換上一副含淚的苦相了。「我久已想問你，安德列夫，你爲什麼對我變成這樣子？我哪一點待錯了？你要去從軍，一點也不憐恤我。這是爲什麼？」

「麗協！」是王爵僅有的一句話。但是那一句話表示一種央求，一種威脅，最重要的一種她應當後悔她的話的意見。但是她急急忙忙地說下去：

「你把我當病人或孩子看待。我都明白了！你六個月前是這樣嗎？」

「麗協，我求你不要說下去了，」安德列夫王爵更加重語氣說道。

彼爾聽了這些話，越來越激動，他站起來，走向王爵夫人。他似乎受不住那流淚的光景，他自己也想哭了。

「平靜平靜吧，王爵夫人！你似乎覺得那樣，因為……我敢說，我自己已經驗過……所以……因為……不，原諒我！一個局外人在這裏是不相宜的……不，不要發愁……再見！」

安德列夫王爵捉住他的手。

「不要走，等一下，彼爾！王爵夫人心太好了，不願意奪去我與你同過一個晚間的樂趣呢。」

「不對，他只想到他自己，」王爵夫人嘟囔道，不去控制她那憤怒的眼淚了。

「麗協！」安德列夫王爵冷冷地說道，把聲音提到表明失去忍耐力的程度。

突然間王爵夫人好看的臉上那憤怒的松鼠一般的表情，變成一種嬌媚可憐的恐懼相了。她那美麗的眼睛斜起來看她丈夫的臉，她自己的臉上現出怯弱的討饒的表情，一頭急急地但軟弱地搖下垂的尾巴時的狗的表情。

「Mon Dieu, Mon Dieu!」她嘟囔道，於是用一隻手提起她的衣服，走向她的丈夫，吻他的前額。

「再見，麗協，」他一面說，一面站起來，像對陌生人那樣規矩地吻她的手。

● 法文，「我的天哪，我的天哪！」

第八章

兩朋友都不出聲。都沒有開始談話的意思。彼爾繼續看安德列夫王爵；安德列夫王爵用他的小手搓前額。

「我們去喫晚飯吧，」他歎了一口氣道，走向門口去。

他們進了那間雅致的新裝飾的奢華的餐室。從餐巾到銀器、磁器、玻璃器，每一種東西都具有新結婚的家庭的新氣象。晚飯喫到中途，安德列夫王爵把臂肘放在餐桌上，臉上帶着彼爾從來未見過的神經性的激動神情，開始說話了——好像有一件事在心裏積壓了很久突然決定說出來。

「永遠不要，永遠不要結婚哪，我的親愛的人！這是我的勸告：在你能夠對自己說你已經作了你所能作的一切以前，在你已經停止愛你所選定的女人並且已經看出她的本來面目以前，永遠不要結婚，否則你就要犯一種殘酷的不可挽救的錯誤了。到你老了沒有用了的時候，然後結婚——否則你內心所有一切好的高尙的東西就要喪失了。一切都要在小事上浪費掉。是這樣！是這樣！不要懷着那末大的詫異看我。假如你對將來的自己懷着多少期望來結婚，你就要在每一步上覺得，你一切都完結了，除了客廳以外，一切都走不通了，你就要同一個宮庭奴才和白癡被人並肩安排在客廳裏了！……但是有什麼好處呢？……」於是他揮了一下他的臂膊。

彼爾摘下了眼鏡，這一來使得他的臉似乎變了樣子，那溫厚的表情更加顯着了，他懷着驚奇看他的朋友。

「我的老婆，」安德列夫伯爵繼續說道，「是一個出色的女人，男人可以放心的那少數女人中的一個；不過，噯，上帝，現時我但願不會結婚！聽我說這個的，你是第一個，也是唯一的一個，因為我喜歡你。」

安德列夫伯爵說這一番話時，與那靠在安娜·巴甫羅夫娜的安樂椅上、半閉着眼睛、從牙縫裏說法文句子的包爾康斯基非常不相像。他那瘦臉上的每一條筋肉這時都帶着神經性的興奮顫抖；他那雙過去似乎已經熄滅了生命之火的眼睛，這時放出了燦爛的光輝。很顯然，他平時越似乎沒有生命，在這幾乎近於病態的激昂時刻，他就越變得興奮了。

「你不懂我為什麼說這個，」他繼續說道，「不過這是全部人生故事呀。你談到波納巴和他的事業，」（雖然彼爾並不會提到波納巴），「不過波納巴在他活動時一步一步地走向他的目的。他是自由的，他所考慮的，除了他的目的外，沒有別的，於是他達到他的目的。但是用一個女人把你自已控起來，像一個上了鎖的囚犯一樣，你失去了所有的自由！於是你所有的一切希望和力量只能使你痛苦用悔恨來折磨你。客廳，閒話，跳舞會，虛榮，瑣事——這都是我無法逃避的迷人的圈子。我現時要去打仗了，從來最偉大的一仗，而我一無所知，一無所能。我很隨和，也長於打趣，」安德列夫伯爵繼續說道，「在安娜·巴甫羅夫娜家，他們喜歡聽我說話。可是沒有了他們我的老婆便不能生存的

那愚蠢的一羣，那些女人……但願你知道那些交際女人是什麼東西，一般女人是什麼東西！我父親說得對。自私，自滿，愚蠢，在一切方面都沒有價值——到你看出女人的本來面目時，她們就是這樣的！你在交際場中遇見她們，似乎她們裏頭有一點什麼，但是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什麼也沒有！不，不要結婚，我的親愛的朋友；不要結婚！」安德列夫王爵結尾道。

「我覺得好笑，」彼爾說道，「你，你居然以為自己不中用，把你的生活看作敗壞了的生活。你前面無所不有，無所不有呵。而你……」

他未說完他的話，不過他的腔調表明他怎樣重視他的朋友，對將來的他懷抱多大的期望。

「他怎能像那樣說話呢？」彼爾想道。他把他的朋友看作完全人的模範，因為安德列夫王爵最富有的品質，正是彼爾缺少的，用意志力來形容這種品質，似乎最為恰當。安德列夫王爵對待一切人的鎮靜態度，他那非常的記憶力；他那淵博的學問，（他讀過一切東西，懂得一切東西，對一切東西都有一種見解），時常使彼爾驚服，但是最使他驚服的，是他的工作能力和研究能力。假如安德列夫欠缺哲學思考力這一點時常使彼爾奇怪（他自己格外嗜好這一門），他連這個也不看作缺點，却看作力量的象徵。

就是在最好的最友善的最單純的人生關係中，稱讚和推許也是重要的，正如滑油對輪子是重要的，可以使它轉得快。

「我這個脚色已經演完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談我有什麼用？我們還是來談談你吧，」他

靜默了一下補充道，爲了他那令人安心的思想含笑了。

那笑容立即反映在彼爾臉上。

「不過我有什麼可說的呢？」彼爾說道，他的臉緩和成了開心的高興的笑容。「我是什麼東西？一個私生子！」他突然變得面紅耳赤了，顯然他用了大力才把這一點說出來。「既無名望，又無資產……實際上……」不過他不說出「實際上」是什麼。「在目前，我是自由的，也很順利。我只是一點也不知道我將來作什麼；我要同你認真討論一下。」

安德列夫伯爵親熱地看他，不過他的眼光——固然是友好的，熱情的——表現出一種優越感。

「我愛你，特別因爲你是我們這一夥子裏唯一的活人。不錯，你是順利的！隨你的意思選擇；都一樣。你到處都會順利的。但是注意：不要再去看那些庫拉金家的人們，也不要再過那樣一種生活。非常與你不相宜——這所有的荒淫，放蕩，以及其他種種！」

「你能有什麼呢，我的親愛的人？」彼爾一面回答，一面聳肩。「女人，我的親愛的人，女人！」

「我不懂，」安德列夫伯爵回答道。「Comme il faut」女人，另作別論；不過庫拉金家那一夥女人，「女人和酒，」我不懂！」

彼爾正住在伐西里·庫拉金伯爵家，也在過他兒子阿納托列那種放蕩生活，阿納托列就是他們

計畫使他與安德列夫王爵的妹妹結婚來感化他的那個兒子。

「你知道嗎？」彼爾說道，彷彿突然起了一個奇妙的念頭，「說正經的，我久已在想這問題了。……過着那樣一種生活，我不能對任何事作適當的決定或適當的考慮，使人頭痛，用掉所有的錢。他請我今天晚上去，不過我決定不去了。」

「你說不去，算數嗎？」

「一言爲定！」

第九章

彼爾離開他的朋友時，已經過了一點鐘。那是一個沒有雲的北方的夏季夜間。彼爾僱了一輛沒有篷的馬車，想一直坐回家去。但是他離家越近，越覺得在那樣的夜間無法入睡。在那沒有人的街道上，亮得可以看得很遠，似乎更像早晨或晚間，不像夜間。在路上彼爾記起來，阿納托列·庫拉金那晚上在等原班人去鬪牌，散牌以後，總要喝一大頓酒，然後用彼爾十分愛好的一種遊地方作結尾。

「我要去庫拉金家，」他想到。

但是他立刻記起他對安德列夫王爵作過的不去那里的諾言。隨後，正如意志薄弱的人們所遇到的情形，他是那末熱烈地想再一度享受他非常習慣的放蕩生活，于是他決定去了。他立刻起了這樣的念頭：他對安德列夫王爵作過的諾言是無足輕重的，因為在那以前他已經對阿納托列王爵作過赴會的諾言了；「況且，」他想到，「所有『說話算數』一類的話都是沒有確定意義的老套子，假如我們考慮到，明天我們會死掉，或我們會遇到一種非常事件，使得說話算數和不算數都一樣，他所作的諾言就格外無足輕重了！」彼爾時常陷入這種使他所有的決心和志向化為無效的顧慮中。他去庫拉金家了。來到與騎兵近衛營相近的阿納托列所住的大房子，彼爾走進有燈的門廊，上了樓梯，從敞開的門口進去。前廳裏沒有人，散布有空瓶子，外套，和套鞋；有一股子酒精氣息，還有遠處的說話聲和叫

喊聲。

鬪牌和晚餐都過了，但是客人們還不會散。彼爾拋下他的斗篷，進入第一個房間，其中是晚餐的殘餘。一個自以為沒有人看見的跟班，正在偷偷地喝盃子裏剩下來東西。第三個房間傳出大笑聲，熟悉的叫喊聲，一頭熊的咆哮聲，以及一般的動亂聲。八九個青年人眼巴巴地聚在一個敞開的窗口周圍。三個人正在耍一頭小熊，一個扯熊身上的鐘子，想使它撲別的人們。

「我壓斯提芬士一百塊！」一個叫道。

「注意，不要扶東西！」另一個叫道。

「我壓朵羅豪夫！」第三個叫道。「庫拉金，你來分開我們的手吧。」

「喂，不要管布魯因吧；這里打賭呢。」

「一口氣喝乾，否則他就輸了！」第四個喊道。

「雅各，拿一瓶來！」主人喊道，主人是一個俊秀的高個子，站在人羣中間，未穿外衣，也未把細麻布襯衫的前襟塞起來。「等一下，你們大家。……彼提亞來了！好人哪！」他向着彼爾叫道。

另一個聲音從窗口處叫道：「來這里；作見證吧！」這聲音來自一個生有明朗的藍眼睛的中等身

○ 俄國習慣，打賭時要握手，然後由作見證的第三人把手分開。

○ 小熊的名字。

○ 彼爾的暱稱。——譯者註。

裁的人，在那所有醉酒的聲音中間，這聲音的清醒意味格外令人注意。這是與阿納托列同住的朵羅豪夫，謝茂諾夫聯隊的一個軍官，一個著名的賭徒和決鬪家。彼爾快活地向周圍看着笑了。

「我不懂呵。這都是作什麼呀？」

「等一下，他還未喝醉呢！這裏有一瓶，」阿納托列說道，於是從桌上拿起一隻杯子，走向彼爾去。

「你必得先喝酒！」

彼爾一面一盃一盃地喝酒，一面細看那重新聚在窗子周圍的微醉的客人們，聽他們談話。阿納托列一面不斷地添滿彼爾的杯子，一面解釋，朵羅豪夫在同英國海軍軍官斯提芬士打賭，他能坐在三樓窗外的檻子上，雙腿垂在外邊，喝一瓶甜酒。

「喝呀，你一定得把它喝光，」阿納托列一面說，一面把最後一盃遞給彼爾，「否則我不放你！」

「不，我不喝啦，」彼爾說道，推開阿納托列，走向窗口去。

朵羅豪夫正握住那個英國人的手，特意對阿納托列和彼爾把打賭的條件一清二楚地又說一遍。

朵羅豪夫生有中等身材，鬚頭髮，淺藍眼睛。他大約有二十五歲。正如一般步兵軍官，他不留鬍子，因此他的嘴（他臉上最令人注意的部分）清楚可見。嘴的線條變得驚人的秀美。上脣的中部形成一個鋒銳的楔子，緊閉在堅定的下脣上，兩個嘴角周圍經常浮露類似兩個清楚的笑容的東西；這一

點，加上他的眼睛那果決的傲慢的風神，產生了使人不能不注意他的臉的一種效果。朵羅豪夫是一個既少資產又無奧援的人。不過，雖然阿納托列用掉成萬的盧布，朵羅豪夫與他同住，所保持的地位使得凡認識他們的人，連阿納托列自己在內，尊敬他過于尊敬阿納托列。朵羅豪夫通曉各種賭博，也幾乎常贏。他雖然喝得多，却永遠不失去他那清醒的態度。庫拉金和朵羅豪夫在當時雙雙馳名于彼得堡的浪子和無賴中間。

一瓶甜酒拿來了。窗格子使人無法坐在外面的籃子上，兩個跟班用力拉它下來。那兩個跟班顯然被周圍那些少爺們的指揮和吵鬧弄糊塗了。

阿納托列趾高氣揚地走到窗子前。他想要打破一件東西。他推開那兩個跟班，自己來拉窗格子，但是拉不動。他打破一塊玻璃。

「你來試一試吧，大力士，」他轉向彼爾說道。

彼爾捉住橫樑，往外拉，咯噠一聲把那個橡木格子扭脫。

「乾脆拿下來吧，否則他們會以為我去抓了，」朵羅豪夫說道。

「是英國人說大話吧。……是不是？好不好？」阿納托列說道。

「好極了，」彼爾一面說，一面看朵羅豪夫，後者手裏拿着一瓶甜酒走近窗口，從那里可以看見天空的亮光，晚霞和曙光交融起來。

朵羅豪夫手裏依舊拿着那瓶甜酒跳上窗臺。「聽清楚！」他站在那里，對房裏的人們叫道。大家

都不出聲了。

「我賭五十塊金幣，」——他說那個英國人可以懂的法國話，不過他說得不大好——「我賭五十塊金幣……或者你願意加到一百塊吧？」他對那個英國人補充一句道。

「不要啦，五十塊吧，」後者回答道。

「好的。五十塊金幣……我要瓶不離嘴地喝完一整瓶甜酒，坐在窗外的這地方」（他俯下去指窗外傾斜的窗檻），「不扶任何東西。對不對？」

「很對，」那個英國人說道。

阿納托列轉向那個英國人，捉住他的外衣上一個鈕扣，向下看他——那個英國人矮——開始用英國話把打賭的條件又對他說一遍。

「等一下！」朵羅豪夫一面叫，一面用瓶子敲窗臺，喚起大家的注意。「等一下，庫拉金。聽清楚！假如隨便哪一個能照樣作，我一定給他一百塊金幣。你懂嗎？」

英國人點頭，但不作是否有意接受這挑戰的表示。阿納托列不肯放過他，雖然他不斷地點頭表示他懂了，阿納托列依舊把朵羅豪夫的話翻譯成英國話。一個瘦弱的後生，近衛隊的驃騎兵，那一晚上輸過錢，爬上窗臺，探出身子去，向下看。

「噉！噉！噉！」他從窗口向下看着人行路上的石頭低聲叫道。

● Imperial —— 每一塊值當時的十盧布。

「帶住！」朵羅豪夫一面吆喝，一面把他從窗口推開。那個後生笨手笨腳地向後跳進房裏，被他的馬刺子絆得前仰後合。

朵羅豪夫把瓶子放在窗臺上容易拿到的地方，然後仔細地緩緩地爬過窗口，把兩條腿伸下去。他手扶着窗子的兩側，調整好他的位置，放下兩隻手，向右移一點，再向左移一點，然後拿起瓶子。阿納托列拿來兩支蠟燭，放在窗臺上，雖然已經很亮了。朵羅豪夫那穿白襯衫的後背，鬚髮的頭，從兩邊被蠟燭照亮。大家都聚在窗口處，那個英國人站在前邊。彼爾微笑着站在那里，但是不出聲。一個比在場的別人年紀大的人，突然帶着恐慌的憤怒的神情擠到前邊去，想要捉住朵羅豪夫的襯衫。

「我說，這是胡鬧！會送掉他的性命，」這個比較懂事的人說道。

阿納托列攔住他。

「不要碰他！你會驚了他，因而送掉他的性命。呃？……那時怎末辦呢？……呃？」

朵羅豪夫轉過身來，又用雙手扶着來端整他的位置。

「假如任何人再來打攪，」他說道，他的話一字一句地從他那薄薄的閉得很緊的嘴唇中吐出來。

「我一定把他拋下去。好啦！」

他這樣說着又轉過身子去，放開兩手，拿起瓶子，舉到嘴邊，仰起頭來，擡起那隻空手來維持平衡。一個俯下去拾破玻璃的跟班動彈不得了，眼睛離不開那個窗口和朵羅豪夫的背脊。阿納托列瞪着眼直挺挺地站在那里。那個英國人瀟着嘴斜起眼來看。那個方才要加以攔阻的人跑去一個角上，面對

着牆投在一張沙發上。彼爾蒙起臉來，雖然他這時滿臉驚恐，却有一個淡淡的笑容忘記褪下。萬籟俱寂。彼爾移開蒙眼的手，朵羅豪夫依舊坐在原先的位置，不過他的頭仰得更後了，一直仰到他的鬚髮碰到他的襯衫領，那隻拿瓶子的手舉得更高，更高，舉得顫抖起來。那個瓶子顯然可見地空下去，依然舉得越來越高，他的頭也依舊仰得越來越後。「爲什麼要這末久？」彼爾想道。他覺得已經超過半個鐘頭。突然間朵羅豪夫的脊骨向後動了一下，他的臂膊也緊張地顫抖；這就足以使他的整個身體滑下去了，因爲他坐在傾斜的窗檻上。當他開始向下滑時，他的頭和臂，因爲用力的緣故，抖得更厲害了。一隻手動了一下，好像要抓窗臺了，但是並未去碰。彼爾又蒙起眼睛，自以爲永遠不要再揭開了。突然間他覺出周圍有一陣騷動。他向上看：朵羅豪夫正仰着蒼白而放光的臉站在窗臺上。

「空了！」

他把瓶子拋給英國人，後者靈巧地接住。朵羅豪夫跳下來。他噴出強烈的甜酒氣。

「幹得好！……漂亮手！……有你一個賭注！……該死呵！」從不同的方面發出來。

那個英國人拿出錢袋，開始數錢。朵羅豪夫皺着眉頭站在那里，不說什麼。彼爾跳上窗臺。

「諸位，誰願意同我打賭？我要照樣作！」他突然叫道。「就是沒有賭注也可以，好！教他們拿給我一瓶酒。我一定要幹。……拿一瓶酒來！」

「讓他來幹，讓他來幹，」朵羅豪夫含笑說道。

「那又怎樣？你瘋了嗎？……沒有人肯讓你看！……嘿，你連在樓梯上都頭暈哪，」幾個聲音叫

道。

「我一定要喝！讓我們來一瓶甜酒！」彼爾喊道，一面帶着固執的醉酒的姿態槌桌子，一面準備爬出窗口去。

他們捉住他的兩臂；但是他力氣很大，凡接觸他的人都被踢開去了。

「不，你們像那樣永遠不能制服他，」阿納托列說道，「等一下，我可以騙開他。……醉清楚！明天我要同你打賭，不過現時我們要去——家了。」

「那末來吧，」彼爾叫道。「來呀！……我們還可以把布魯因帶去呢。」

于是他捉住那頭熊，先把它抱在懷裏，又把它舉起來，然後抱着它在房裏跳起舞來。

第十章

在安娜·巴甫羅夫娜舉行夜會的那一晚上，德魯別茲加亞王爵夫人會爲了她的獨生兒子請託伐西里王爵，後者履行了他的諾言。這件事表明了皇帝，開了一個例，包力斯以旗手品級調入謝茂諾夫近衛聯隊。不過，雖有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的種種鑽營和請託，他未得到去庫圖左夫參謀部的委任狀。在安娜·巴甫羅夫娜招待會後不久，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回了莫斯科，一直去她的闊親戚勞斯托夫家，她在城裏時，就住他們那里，她那初入軍籍就以旗手身分調入近衛隊的愛子包力，從童年起，就在那里受教育，有一個時期在那里住過若干年。近衛隊已于八月十日離開彼得堡，她的兒子留在莫斯科置辦服裝，要在去拉德齊菲羅夫的行軍途中歸隊了。

這一天是聖納塔利亞節，也是勞斯托夫家兩個名納塔利的人（母親和最小的女兒）的命名日。從早晨起，幾輛六匹馬拉的馬車不斷地來來去去，把客人們送到波伐爾斯加亞街上勞斯托夫伯爵夫人馳名全莫斯科的大宅子。伯爵夫人自己和她那漂亮的大女兒在客廳裏陪來道喜的客人，客人們一批一批地相繼而來。

● 就是包力斯。

● 一個邊疆上的城市，俄國援奧的軍隊經過那里入加里西亞。

伯爵夫人是一個四十五歲左右的女人，生有瘦削的東方的臉型，顯然被生孩子磨折壞了——她生過十二個。一種由體弱造成的動作上和說話上的倦態，賦給她一種引起敬意的高雅神情。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德魯別茲加亞，作為家庭一分子，也坐在客廳裏，幫助迎接和招待客人們。年青的人們聚在裏進一個房間，不以為有參加接待客人的必要。伯爵◎迎送客人們，約他們大家用晚餐。

「我非常，非常感謝您，Mon cher」或「Ma chère」◎他沒有例外地稱每一個人為「我的親愛的」，聲調上也沒有些少變化，不管被稱的人比他的地位高或低——「我為我自己也為正在過命名日的我們兩個親人感謝您。不過不要忘記來用晚餐哪，否則您就使我難堪了。Ma chère！我代表全家求您來呢，Mon cher！他對每一個人無例外無變化地背誦這一番話，飽滿的高興的刮淨的臉上帶着同一表情，施給每一個人同一有力的握手，同一迅速的連續的鞠躬。他送走一個客人以後，立刻回到還在客廳裏的客人之一處，把一張椅子拉向他或她，然後帶着一個善享人生之樂也知道怎樣生活的人的神氣，裝模作樣地伸開兩腿，把兩手放在膝蓋上，架子十足地擺來擺去，對天氣提出預測，或略一談論健康問題，有時用俄國話，有時用很壞但很自負的法國話；隨後，像一個疲于盡職但不肯退避的人一般，他又站起來送走一些客人們，一面撫摩他那禿頂上稀少的白頭髮，一面又約他們用晚餐。有

◎ 伊利亞·勞斯拉夫伯爵是托爾斯泰的祖父伊利亞·安德力耶維契·托爾斯泰很近似的摹本，他的夫人與作者的祖母 P·N·托爾斯泰伯爵夫人很多相同的地方。

◎ 法文，「我的親愛的」，前者用于男客，後者用于女客。

時，在從前廳回來的途中，他穿過養花室和食器室，進入正在擺坐八十個人的桌子的雲石大餐廳；他一面看正在搬來銀器、磁器、移動桌子、鋪花紋桌布的跟班們，一面同出身名門總管他的業務的德米特力·伐西列維契打招呼，在他滿懷高興看那龐大的餐桌時，他說道：「喂，德米特力，你可以把各樣事情都弄妥當吧？那就好了！上菜是一件大事，不錯。」然後他歎一口心滿意足的氣，走回客廳去。

「馬利亞·路伏夫娜·加拉金娜同她的小姐！」伯爵夫人那巨人一般的跟班，走進客廳來，用他那低音傳報道。伯爵夫人沈吟了一會兒，然後從鑲有她丈夫的畫像的金鼻煙匣取了一撮。

「我完全被這些客人們累壞了。不過，我要見一見她，不再見別人了。她非常拘禮呀。請她進來吧，」她用悲哀的聲音對那個跟班說道，好像在說：「很好，要了我的命吧。」

一個高高大大的神氣驕傲的女人，帶着一個圓臉的含笑的女兒，衣服綵繒着，走進客廳。

「親愛的伯爵夫人，什麼樣的年紀……她病倒了，可憐的孩子……在拉竺茅夫斯基的跳舞會上……還有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呢……我非常開心……傳來興奮的女性的互相穿插的聲音，其間混有衣服的綵繒聲，椅子的磨擦聲。隨後那些談話之一開始了，一直談到第一個段落處，客人們衣服綵繒着站起來，並且說道，「我非常開心……媽媽的健康……還有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隨後，又綵繒着，走進前廳，穿上外套或斗篷，然後坐車走了。談話集中在當時主要的話題上：加德林朝宮有的著名的花花公子別竺豪夫伯爵的病，以及他的私生兒子彼爾，就是在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招待會

上舉動很失禮的那個人。

「我很爲那個可憐的伯爵難過呢，」客人說道。「他的身體是那末壞，現時他兒子給他惹出的這種煩惱足以弄死他了！」

「那是怎麼一回事呢？」伯爵夫人問道，好像她不知道那個客人所指的是什麼，實際上，關於別竺豪夫伯爵苦惱的原因，她已經聽過上十五次了。

「這就是現代教育的結果，」那個客人叫道。「這個青年人在國外的時候，似乎喜歡作什麼就可以作什麼，現時在彼得堡，我聽說，他作過那末可怕的事，已經被警察廳驅逐出境了。」

「您不是說真話吧！」伯爵夫人回答道。

「他不善于選擇朋友，」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插嘴道。伐西里王爵的兒子，他，還有一個什麼羅羅夫，據說，作了一些莫名其妙的事！于是他們不得不爲那個受處分了。朵羅豪夫降級爲兵，別竺豪夫的兒子被趕回莫斯科去。阿納托列·庫拉金的父親不知怎樣設法把他兒子的事情秘起來，但是連他也奉到離開彼得堡的命令呢。」

「但是他們究竟作了什麼呢？」伯爵夫人問道。

「他們是一些道地的土匪，特別是朵羅豪夫，」那個客人回答道。「他是馬利亞·伊凡諾夫娜·朵羅豪娃的兒子，那末有價值的一個女人，哼，哈，想一下吧！這三個從什麼地方弄到一頭熊，放在一輛馬車上，帶了它去看一些女戲子！警察廳要干涉他們，那些青年人作了什麼呢？他們把一個警察

同那頭熊背對背綁起來，然後把那頭熊放在茅伊加運河裏。於是那頭熊歇着那個警察游泳起來了！」

「那個警察的樣子一定非常好玩了，我的親愛的！」伯爵一面喊，一面笑得要死。

「噯，多末可怕！你怎末還能笑，伯爵？」

不過那些太太小姐自己也不能不笑了。

「他們總算把那個可憐的人救出來了，」那個客人繼續說道。「想一下吧，用這種高明方法來給自己開心的，正是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別竺豪夫的兒子！據說他還受過很好的教育而且很聰明呢。他的外國教育對他的貢獻不過如此！我希望在這里莫斯科沒有人接待他，儘管他有錢。他們要把他介紹給我，但是我老實不客氣地拒絕了：我有女兒要當心。」

「您爲什麼說這個青年人那末有錢呢？」伯爵夫人背向那些少女們問道，少女們立刻裝出漠不關心的神情。「他的孩子們都是私生的。我以爲彼爾也是私生的。」

那個客人用她的手作了一個姿式。

「我以爲他有二十來個呢。」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王爵夫人插嘴了，顯然要炫示她的闊親戚和交際場上的知識。

「事情是這樣呵，」她意味深遠地並且也把聲音放低一點說道，「人人知道西力爾伯爵的名譽。……他已經不關心他的孩子們，不過這個彼爾却是他寵愛的呢。」

「就在一年以前，這個老頭子還是多末俊秀呵！」伯爵夫人說道。「我從來未見過一個更俊秀的

男人呢。」

「他現時大大地改變了，」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說道。「哈，如我方才所說，伐西里王爵因了他太太的關係作了第二繼承人，不過伯爵很愛彼爾，注意他的教育，又把他奏明了皇上；因此假定他死了——他病得那末厲害，隨時可以死，羅拉因醫生也已從彼得堡來了——沒有人知道，繼承他那一筆財產的，是彼爾呢，還是伐西里王爵呢。四萬農奴和幾百萬盧布！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伐西里王爵親自告訴過我叻。此外，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是我母親的從表弟。他也是我的包力的教父呢，」她往下說道，好像她一點也不重視那事實。

「伐西里王爵昨天來到莫斯科。我聽說，他來從事某種視察工作呢，」那個客人說道。

「是的，不過，這里沒有外人，」王爵夫人說道，「那是一種藉口。事實上，他來看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伯爵，打聽他病到什麼程度呢。」

「但是，你知道嗎，我的親愛的，那是一個妙極了的笑話，」伯爵說道；因見那個年紀大的客人不要聽，他轉向那些青年的小姐們。「我僅僅想得出那個警察的樣子是多末可笑！」

他揮舞兩臂來比畫那個警察，于是他那肥胖的身子又因他那十分響亮的笑聲顫抖起來，那是永遠喫得很多特別是喝得很多的人的笑聲。「得，千萬來同我們喫飯哪！」他說道。

第十一章

隨後是一片寂靜。伯爵夫人慫慫地含笑看她的客人們，但不隱藏假如他們這時起來告辭她不會難過這事實。那個客人的女兒已經撫平她的衣服，含着詢問的神情看她母親，就在這時，突然間隔壁房間傳出男女孩子們跑向門口的脚步聲和一張椅子的翻倒聲，於是一個十三歲大的女兒，把一件東西向她那短紗外衣的褶子裏掩藏着，跳了進來，停留在室中央。顯然她事前沒有意思逃這末遠。在她後面的門口處，出現了一個帶大紅衣領的學生，一個近衛隊軍官，一個十五歲的女兒，還有一個穿短外衣的胖胖的面色紅潤的少年。

伯爵跳起來，兩邊搖擺着，大張開兩臂，摟住那個跑進來的小女孩。

「啊，她來了！」他笑着叫道。「我的寶貝，就是她的命名日呵。我的親愛的寶貝！」

「*Ma chère*，樣樣事都有個時候呵，」伯爵夫人假裝着嚴厲說道。「你慣壞她了，伊利亞，」她轉向她的丈夫補上一句道。

「你好嗎，我的親愛的？我祝你長命百歲，」那個客人說道。「多末可愛的孩子，」她向着那個母親補上一句道。

這個黑眼睛大嘴巴的少女，不漂亮，但是滿有生命力，跑得她那童年的赤裸的肩膀上下掀動，連

她的緊上衣也顫動起來，黑頭髮擺向後方，袒露出細小的兩臂，兩條小腿上穿的是皺邊襯袴，脚上是低邊拖鞋，正當一個少女不再是孩子也還不是少婦的可愛年齡。她逃出她父親的懷抱，把她那泛紅的臉藏在她母親短外套的花邊裏——一點也不關心她那嚴厲的話——開始大笑起來。她一面笑，一面用斷斷續續的話來說明她從衣褶裏取出的小娃娃。

「你看見嗎？……我的小娃娃。……彌彌……你知道啦。……」納塔莎只能說這末多了（她覺得一切東西都好玩）。她靠在她母親身上，笑得那末響亮，連那個拘板的客人也禁不住笑起來了。

「好啦，去吧，把你的怪物也帶走，」那個母親一面說，一面假裝着嚴厲向外推她的女兒，然後轉向那個客人說道：「她是我最小的女兒呢。」

納塔莎從她母親的外套中擡起臉來，含着笑出的眼淚向她母親看了一會兒，然後又把臉藏起來。那個不得不把這一幕家庭場面看下去的客人，覺得有參加表演的必要了。

「告訴我，我的親愛的，」她對納塔莎說道，「彌彌是你的家屬嗎？一個女兒吧，我猜？」納塔莎不喜歡客人那種對孩子玩藝兒賞臉的腔調。她不回答，一味板起臉來看她。

這時年青的一代：包力斯，那個軍官，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的兒子；尼古拉斯，那個大學生，伯爵的長子；桑妮亞，伯爵十五歲大的甥女，還有小彼提亞，他的最小的兒子，都在客廳裏靜下來，顯然在用力把浮在臉上的那種興奮和快樂約束在禮法限度內。很顯然，他們那末倉卒衝出的後面幾個

房間裏的談話，比客廳裏的社會醜聞、天氣、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的談論更有趣味。他們時時互相打量，幾乎壓不住他們的狂笑。

那兩個青年人，大學生和軍官，兩個從童年起的朋友，年紀相同，也都是俊秀人物，但是並不像。包力斯長得高而白淨，他那寧靜而俊秀的臉上生有勻稱的清秀的五官。尼古拉斯長得矮，生有鬚頭髮和豁達的神情。他的上唇上已經露出黑鬚，他整個的臉表示急性和熱情。尼古拉斯走進客廳時臉紅了。他顯然想找話說，但是找不到。包力斯相反地立刻站穩脚步，安靜而談諧地敘述：他在那個娃娃彌彌還是一個很年青的小姐未碰掉鼻子時就認識她；她怎樣在他認識她的五年中變老，以及她的頭怎樣裂成兩半個。說完以後，他看納塔莎。她轉過身子去，看她的小弟弟，小弟弟正閉着眼睛忍着聲笑得發抖，她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於是跳起來，撒開她那輕捷的小脚，盡可能快地從房裏衝出去。

包力斯不會笑。●

「您原來想出去，是不是，媽媽？您要馬車嗎？」他含笑問他母親道。

「是呀，是呀，去吩咐他們備車吧，」她一面回答，一面還他微笑。

包力斯安靜地離開客廳，進去找納塔莎了。那個胖胖的少年忿忿地追了他們去，彷彿因為他們的計畫受了擾亂生氣。

托爾斯泰描寫勞斯托夫家的青年人，大量運用他自己的家庭傳說和他對岳父畢爾斯家的印象。他把他的父親的許多特徵賦給尼古拉斯·勞斯托夫，連尼古拉斯·伊利契這名字也未改動。桑妮亞的原型

是年幼的塔蒂安娜·亞歷山德洛夫娜·伊爾高爾斯基，托爾斯泰所愛敬的「姨母」，這是依照家庭傳說寫下來的。她與尼古拉斯在小說中的關係，正同塔蒂安娜·亞歷山德洛夫娜與托爾斯泰的父親在實生活中的關係。菲拉慕自他的大姨子麗莎·畢爾斯，納塔莎慕自他的小姨子塔蒂安娜·畢爾斯，其中雖有他的夫人若干成分。勞斯壯夫家的氣氛有一大部分是畢爾斯家庭特徵的傳寫。

第十二章

留在客廳裏的青年人，不算那個青年女客和伯爵夫人的長女（她比她的妹妹大四歲，舉動已經像一個大人），只有尼古拉斯和那個甥女桑妮亞了。桑妮亞是一個苗條的淺黑色的少女，長睫毛遮蔽的眼睛裏含有一種溫柔的神情，黑色的大辮子在頭上繞了兩圈，她的皮膚，特別是她那雖纖細而優美而有力的兩臂和頸子，含有一點黃褐色。她的舉動的優美，她的四肢的柔軟和富於彈性，她的態度的羞怯和持重，使人想到一頭行將長成美麗的貓兒的好看的半大貓。她顯然認為應當用笑臉對一般談話表示興趣，不過，儘管她那樣想，她那黑色的長睫毛下的眼睛却注視她那就要入軍隊的表兄，她眼中含有那末熱情的少女的敬意，她那笑容連一刹那也不能欺騙任何人，顯然那頭小貓只爲了更有力的躍起才靜止下來，一旦她同她的表兄也能像納塔莎和包力斯那樣逃去客廳，他們就要再去遊戲了。

「啊，是的，我的親愛的，」伯爵手指着尼古拉斯對那個客人說道，「他的朋友包力斯已經作了軍官，因此，爲了友誼的緣故，他就要離開大學和他的老父我，去服軍役了，我的親愛的。案卷保存所本來有他一個位置和各種便利呢！這不就是友誼嗎？」伯爵用一種問訊的腔調說道。

「不過，他們說，已經宣戰了呢，」那個客人回答道。

「他們已經說了很久嘍，」伯爵說道，「他們還要說了又說，說到那地步爲止。我的親愛的，這

才算友誼呀，」他再說一遍道。「他就要入驃騎隊了。」

那個客人不知道說什麼好，只有搖頭了。

「完全不是由於友誼，」尼古拉斯一面忿然地聲明，一面轉過身子去，彷彿避開一種可恥的誹謗。「完全不是由於友誼；我只覺得從軍是我的天職。」

他看他的表妹和那個青年女客，她們兩個都視着讚許的笑臉打量他。

「巴夫羅格拉德驃騎隊的司令，舒柏爾特，今天在我們這裏喫飯。他請假來這裏，就要把尼古拉斯帶了回去。沒有辦法了！」伯爵說道，一面聳肩，一面把一件顯然使他痛苦的事好玩一般說出來。

「我已經對您說過了，爸爸，」他的兒子說道，「假如您不願意我去，我可以留下。不過，我知道，除了在軍隊裏，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用處；我不是一個外交家，也不是一個政府公務員。——我不知道怎樣去掩藏我內心的感情。」他說話時不斷含着一個俊秀青年竄弄風情的意味着桑妮亞和那個青年女客。

那頭用他來飽眼福的小貓，似乎隨時又要跳起來，顯一顯她那玩皮的性格了。

「好啦，好啦！」老伯爵說道。「他總要發脾氣！這個布昂納拔已經使他們大家發了昏；他們都想到他怎樣由一個旗手變成了皇帝。得啦，得啦，但願如此，」他往下說道，不去注意他的客人那嘲諷的笑容。

年長的人們開始談論波納巴了。朱麗葉·加拉金娜轉向年青的勞斯托夫。

「星期四你不去阿爾哈洛夫家，多末可惜呀。沒有你，我是多末寂寞嘍，」她一面說，一面送給他一個溫柔的笑容。

那個受寵若驚的青年人，靦着賣弄風情一般的笑臉，坐在她旁邊，同那個含笑的朱麗葉談起心來，完全不曾留意到他那無心的笑臉已經刺傷了桑妮亞的心，她臉紅了，現出不自然的笑容。在談話中間，他回過頭來看她。她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幾乎不能控制她的眼淚，也不能保持嘴上那不自然的笑容了，於是站起來，離開客廳。尼古拉斯所有的興致都消失了。他等到談話告第一個段落，就面帶愁容離開客廳，去找桑妮亞了。

「這些青年人都是藏不住心事的呀！」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一面說，一面指走出去的尼古拉斯。
‘Cousinage—dar geroux voisinage’ 她補上一句道。

「是呀，」伯爵夫人說道，彷彿回答一個沒有人提出但是永遠存在她心裏的問題，這時青年人們帶進房裏的活潑氣象已經消失了，「爲了我們現時可能從他們身上享受到的快樂，一個人得經歷多少痛苦和憂慮啊！實際上，現時憂慮比快樂還要大呢。我們是經常，經常憂慮！特別是正當這樣的年紀，在男女兩方都非常危險哪。」

「這就全靠教養了，」那個客人說道。

「是的，您說得十分對，」伯爵夫人繼續說道。「直到現時，感謝上帝，我從來作我的孩子們的

● 法文，「表兄妹關係是一種危險關係。」

朋友，取得他們充分的信任，」她說道，她在重犯許許多多父母犯過的錯誤了，自以為他們的子女對他們毫無隱瞞呢。「我知道，我要永遠作我的女兒們的第一個知己，假如感情容易衝動的尼古拉斯果真胡鬧起來（男孩子無法避免哪），他也斷乎不會像那些彼得堡的青年就是了。」

「不錯，他們是一些很好很好的青年人，」伯爵插嘴道，他時常用肯定一切都很好來解決他覺得困難的問題。「只消想一下吧：要作一個驃騎兵。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的親愛的？」

「你們的小女兒是多末可愛的一個人兒，」那個客人說道；「一座小火山哪！」

「對啦，一座真正的火山，」伯爵說道。「像我呀！她生有多末好的聲音；雖然她是我的女兒，我若說她會成爲一個歌唱家，一個薩羅牟妮第二，那也是實話！我們已經請了一個意大利人教她了。」

「她不太年輕嗎？我聽說過，在那樣的年紀受訓練，對嗓音有害處呢。」

「噫，不，一點也不太年輕！」伯爵回答道。「嘿，我們的母親輩常在十二三歲上結婚呢。」

「她已經同包力斯戀愛了。想一下吧！」伯爵夫人一面覷着溫和的笑臉說，一面看包力斯的母親，顯然勾起她時常縈心的一種思想，於是往下說道：「哪，您知道啦，假如我嚴厲地對待她，禁止他們那樣作……誰也不知道他們會在暗中作什麼呀」（她的意思是，他們會接吻），不過，事實上，

● 薩羅牟妮是一八零五年莫斯科的德國歌班中主要歌女和演員。「她生在俄國，僅只她的聲調是意大利的；她的俄國話說得像本地人，受過很好的教育，能拉提琴，彈鋼琴，也舞得很迷人。」

我知道她所說的每一句話。她會在晚間自動跑來我這裏，把一切情形告訴我。或許我嬌慣了她，不過，實際上，這似乎是最好的辦法了。我待她的姊妹是比較嚴的呀。」

「是的，我所受的教養完全不同，」那個漂亮的大女兒，菲拉伯爵小姐，含笑說道。

一般說來，笑容可以增加美麗，但是菲拉的笑容並不如此；這笑容相反地給了她一種不自然因而是不愉快的表情。菲拉是好看的，一點也不蠢，學習得很快，受過好的教養，生有悅耳的聲音；她的話是實在的，合宜的，但是，說來奇怪，每一個人——客人們和伯爵夫人都在內——都轉過來看她，彷彿驚奇她爲什麼說這個，他們也都覺得不安。

「人們對待最大的孩子總是太精細了，想把他們造就成非凡的人物呢。」客人說道。

「否認有什麼用，我的親愛的？我們親愛的伯爵夫人對待菲拉是太精細了，」伯爵說道。「得，那又有什麼關係呢？她依舊長得很好呵，」他向菲拉飛着眼說道。

客人們一面站起來告辭，一面答應回來用晚餐。

「什麼禮貌！我以爲她們永遠不走了呢，」伯爵夫人送走她的客人們以後說道。

第十三章

納塔莎跑出客廳時，只走到養花室爲止。她停下來，站在那裏聽客廳裏的談話，等包力斯出來。她等得不耐煩起來，用力跺腳，就在她爲了他不立刻出來想哭的時候，她聽見那個青年人既不快也不慢地走來的審慎的腳步聲。於是納塔莎趕忙跑到花桶中間，藏在那裏。

包力斯停在室中央，向周圍看，從制服袖子上拂落一點灰塵，然後走到鏡子前去端相他那俊秀的臉。納塔莎一聲不響，從她埋伏的地方向外張望，等來看他作什麼。他在鏡子前站了一小會兒，笑了笑，然後走向另一個門口。納塔莎正要叫他，但是改變了主意。「讓他去找我吧，」她心裏想道。包力斯剛剛出去，桑妮亞紅着臉含着淚忿忿地嘟囔着從另一個門口進來了。納塔莎壓下跑向她去的第一個念頭，留在她的藏身地，好像躲在一頂隱形的帽子下面，觀察外界的情形。她覺出一種新的希奇的樂趣。桑妮亞一面嘟囔，一面不斷回頭向客廳的門張望。門開了，尼古拉斯進來了。

「桑妮亞，你是怎末一回事呀？你怎末能？」他向她跑着說道。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不要管我！」桑妮亞嗚咽道。

「啊，我知道這是什麼緣故。」

「得，你知道，更好，你可以回她那裏去！」

「桑妮亞——妮亞！你看！你怎能像這樣苦惱我和你自己，僅僅爲了一種幻想？」尼古拉斯一面說，一面去握她的手。

桑妮亞不把他手推開，也住了哭。納塔莎不動一動，幾乎連氣都不喘，從她的埋伏處用放光的眼睛張望。「現時要發生什麼事呢？」她想到。

「桑妮亞！世間任何人在我眼裏算什麼？只有你是一切！」尼古拉斯說道。「我一定把這一點證明給你。」

「我不喜歡你像那樣說話。」

「得，那末，我不啦；千萬饒恕我，桑妮亞！」他把她拉過來，吻她。

「噯，多末好，」納塔莎想到；桑妮亞和尼古拉斯出了養花室以後，她跟出去，把包力斯叫回來。

「包力斯，來這裏，」她帶着一種神祕的意味深長的神情說道。「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來呀，來呀！」於是她把他領進養花室，領到她先前躲藏過的花桶中間的地方。

包力斯含笑隨她來。

「那件事是什麼呢？」他問道。

她慌張起來，向周圍看，看見她先前拋進花桶之一的小娃娃，拾了起來。

「吻這個娃娃，」她說道。

包力斯慫慫而和藹地看她那熱情的臉，但是未回答。

「你不肯嗎？得，那末，過來吧，」她說道，然後更向花木深處走去，拋下那個小娃娃。「近一點，近一點！」她低聲說道。

她捉住那個青年軍官的兩隻袖口，一種嚴肅的害怕的神情現在她那發紅的臉上。

「那末我呢？你喜歡吻我嗎？」她的聲音幾乎低得聽不出來，同時低着頭含着笑幾乎興奮得哭着看他。

包力斯臉紅了。

「你是多末好玩！」他一面說，一面俯向她，臉紅得更厲害了，但是他等在那裏，什麼都不作。她突然跳到一隻桶子上，變得比他還要高，把他摟近來，以便她那兩條赤裸的細臂抱住他的頸子。上方，然後把她的頭髮擺到後邊去，端端正正地吻在他的嘴上。

隨後她溜到桶子另一邊的花盆中間，垂着頭站在那裏。

「納塔莎，」他說道，「你知道我愛你，不過……」

「你愛上我了嗎？」納塔莎插嘴道。

「是的，我愛上了，不過我們不可以這樣幹。……再過四年……那時我一定向你求婚。」

納塔莎考慮起來。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她用她那細小的手指頭計算道。「好的！那末一定了吧？」

一個歡喜的滿足的笑容現在她那熱情的臉上。

「一定了！」包力斯回答道。

「永遠？」那個小女孩說道。「到死為止？」

她挽起他的臂膊，靦着幸福的臉同他走進隔壁的起居室。

第十四章

伯爵夫人接待過她的客人們以後，倦得下了不再見客的命令，但是吩咐門房，一定請所有來「道喜」的人用晚餐。伯爵夫人願意同她的童年好友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談一談心，自從她從彼得堡回來以後，伯爵夫人還不曾單獨見過她呢。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靚着她那哭得太多的但是愉快的臉，把她的椅子拉近伯爵夫人的椅子。

「我對你一定要十分坦白，」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說道。「我們老朋友在世的沒有多少了！所以我非常重視你的友誼呢。」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眼看菲拉，不說下去了。伯爵夫人握起她的朋友的手。

「菲拉，」她對她那顯然不得寵的大女兒說道，「你怎末一點也不懂事呢？你看不出你在這裏是多餘的嗎？去別的女孩子那裏吧，否則……」

俊秀的菲拉輕蔑地微笑，不過似乎一點也不惱。

「假如您早一點告訴我，媽媽，我早就走了，」她在起身去她自己的房間時回答道。

● 俄國風俗，不但出生、訂婚、結婚、以及其他好日子要道喜，連假日、聖節（或命名日）、生日等等都要道喜。

但是當她經過起居室時，她看見坐在那裏的兩對，每個窗子前有一對。

她停下來，藐視地微笑。桑妮亞坐近尼古拉斯，後者正在抄寫他最早作的一些詩給她。包力斯和納塔莎在另一個窗子前，菲拉一進來，他們就停止了談話。桑妮亞和納塔莎覷着不安的幸福臉看菲拉。

看這些小女孩們戀愛是愉快的，動人的；不過她們的樣子顯然在菲拉心中引不起愉快的感情。

「我有多少次請你不要拿我的東西？」她說道。「你有你自己的房間哪，」于是她拿起尼古拉斯前的墨水瓶。

「等一會兒，等一會兒，」他一面說，一面蘸筆。

「你們的行動總是不合時宜，」菲拉繼續說道。「你們跑進客廳，使得每一個人都替你們害羞。」

雖然她的話說得十分正當，或許就爲了這緣故沒有人還嘴，不過他們僅只互相看看。她手裏拿着墨水瓶停留在房裏。

「况且在你們那樣的年紀，在納塔莎和包力斯中間，或在你們兩個中間，能有什麼祕密？都是胡鬧！」

「哪，菲拉，同你有什麼相干呢？」納塔莎辯護道，說得很柔和。

她那一天似乎對每一個人比往常更溫和，更親熱。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人，「我隨即坐馬車親自去兩次，三次，或四次——直到我得到我所要的東西，然後告一段落。我不關心他們對我的看法。」

「哦，關於包力的事，你求的是誰呢？」伯爵夫人問道。「你知道，你家的已經是近衛隊裏的軍官了，我的尼古拉斯却要去看見習軍官[●]呢。沒有人爲他奔走呀。你求的是誰呢？」

「伐西里王爵。他非常熱心。他立刻完全答應下來，奏明皇上，」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王爵夫人興高采烈地說道，完全忘記因求達她的目的所忍受的種種羞辱了。

「伐西里王爵很見老嗎？」伯爵夫人問道。「自從我們在盧米炎曹夫家一同演戲以來，我就不會見過他。我猜他已經忘了我。在那些日子，他對我很慇懃呢，」伯爵夫人含笑說道。

「他完全同先前一樣，」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回答道，「一團和氣。他的地位一點也不會使他擺架子。他對我說道，『我能爲您作的是這末少，我很難爲情呵，親愛的王爵夫人。我聽您的指揮。』是的，他是一個好人，一個很熱心的親友。不過，納塔利，你知道我對我兒子的愛心：爲了他的幸福，我什麼都肯作呀！我的家務糟得使我目前的境遇非常困難，」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放低聲音悲哀地接續說道。「我那場討厭的官事用盡我一切所有，並沒有什麼進展。你肯相信嗎，我真是一文不名了，不知道怎樣給包力斯治裝呢。」她拿出小手巾來，哭起來了。我需要五百盧幣，却只有一張二十

● cadet——不曾受過委任的志願兵，通常出身于貴族家庭，他們在軍隊中的地位，屬於軍官層，不屬於士兵層。

五盧幣的票子。我陷入非常的窘境。……我現時唯一的希望是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別竺豪夫伯爵了，假如他不肯幫助他的教子——你知道他是包力的教父——留一點東西來維持他，我所有的奔走，都要落空……我就不能給他治裝了。」

伯爵夫人眼裏含了淚，默默地考慮起來。

「我時常想，雖然或許是一種罪過，」王爵夫人說道，這裏住有非常富有的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別竺豪夫王爵孤身一人……那大的財產……他的生命有什麼價值呢？那在他是一種負擔，包力的生命却不過剛剛開始呢。……」

「他一定會留一點東西給包力的，」伯爵夫人說道。

「誰知道呢，我的親愛的！這些有錢的闊人是那末自私。不過，我依舊要立刻帶包力去見他，我要直出直入地對他說。人們可以隨便看待我，到我兒子命運交關的時候，我事實上什麼都不在意了。」王爵夫人站起來。「現時是兩點鐘，你們四點鐘用晚餐。剛够時候。」

於是，正如善于利用時間的切實際的彼得堡的太太小姐，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派人去叫她的兒子，然後同他走到前廳。

「再見，我的親愛的，」她對送她到門口的伯爵夫人說道，然後用使她兒子聽不到的低聲補上一句道，「祝我馬到成功吧。」

「您要去見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伯爵嗎，我的親愛的？」從餐廳走進前廳的伯爵說道，隨後

他又接說道：「假如他好一點了，請彼爾來同我們用晚餐吧。他來過這裏，您知道，同孩子們跳過舞。一定請他來，我的親愛的。我們就要知道，塔拉斯今天怎樣表揚他自己。他說，奧爾羅夫伯爵從來不曾備過像我們這樣一餐呢。」

● 塔拉斯是勞斯托夫家的廚子，詳見第十七章註。

● 這裏指的是阿列克西·奧爾羅夫伯爵。一七六二年的宮中革命使彼德三世喪命，加德林即位。奧爾羅夫伯爵和他的弟弟格列高力是革命中主要腳色。阿列克西·奧爾羅夫在一七七四年土耳其戰役中立功以後，退隱莫斯科附近涅斯庫契尼府中，陳設奢華的舞會和餐會，以慷慨好客驚動一時。他是十九世紀初年莫斯科最有聲望的人物。

第十五章

「我的親愛的包力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王爵夫人對她兒子說道，這時他們所坐的勞斯托娃王爵夫人的馬車，已經趕過鋪草的街道，轉進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別竺豪夫伯爵家的大院子了。「我的親愛的包力斯，」那個母親一面說，一面從她那舊外套下伸出手來，怯怯地柔和地放在她兒子的臂膊上，「對他表示親切和關心吧。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究竟是你的教父呵，你的前途也靠了他呢。記住這一點，我的親愛的，好好地對待他，作法你是很懂的。」

「只要我知道，除了忍氣吞聲以外，還有別的結果……」她兒子冷冷地回答道。「不過我已經應許了，爲了您的緣故，我一定去作。」

雖然門房看見什麼人的馬車停在大門前，他先打量那個母親和兒子（這兩個人未請傳報，就一直穿過一行一行龕裝雕像中間的玻璃門廊），意味深長地看那位太太的舊外套，然後問他們是要見伯爵呢，還是要見王爵小姐們，既經聽說他們要見伯爵，就說，老爺今天病勢加重，老爺不接見任何人呢。

「我們還是回去好，」那個兒子用法國話說道。

「我的親愛的！」他母親哀求地叫道，又把手放在他的臂膊上，彷彿那接觸可以安慰他，或鼓勵

他。

包力斯不再說什麼，只是探問地看他母親，未脫下他的外套。

「我的朋友，」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用柔和的聲調對那個門房說道，「我知道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伯爵病得很重……我就是爲這個來的呀……我是他的親戚。我不去驚動他，我的朋友……我只要見一見伐西里·謝爾吉耶維契王爵：他住在這裏，是不是？請通報一聲吧。」

門房滿臉不高興地扯了一下通樓上的鈴，然後轉開去。

「德魯別茲加亞王爵夫人見伐西里·謝爾吉耶維契王爵，」他對一個穿短袴、鞋子、燕尾服的跟班喊道，那個人跑下樓來，從樓梯轉灣處張望。

那個母親在鑲進牆裏的威尼斯大鏡子前面撫摩一下她那染過色的綢衣服的褶子，然後穿著她那雙破鞋子急急忙忙地走上鋪氈的樓梯。

「我的親愛的，」她對她兒子說道，又摸了他一下來鼓勵他，「你應許過我了！」

兒子低下眼睛，安靜地跟了她去。

他們走進有門通派給伐西里王爵那一組房間的大廳。

當那母子兩個走到大廳中央、正要向一個在他們進門時就跳起來的老跟班問路時，一扇門的黃銅把手轉動了，伐西里王爵出來了——穿着一件絨上衣，照他家居的習慣，胸前僅懸有一顆勳章——與一個體面的黑頭髮的人告辭。這就是彼得堡的名醫羅拉因。

「那末一定了？」王爵說道。

「王爵，*Humnum est errare*，[●]不過……」醫生吞沒這一句拉丁話中的 R 音，用法國話的腔調說道。

「很好，很好……」

見到了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和她的兒子，伐西里王爵用一鞠躬打發了醫生，然後帶着詢問的神情默默地走向他們來。那個兒子看出，一種深厚悲哀的表情突然籠罩他母親的臉，于是他稍稍露出了笑容。

「啊，王爵！我們在何等可悲的環境下又見面哪！我們親愛的病人好嗎？」她說道，好像覺不出那釘在她身上的冷淡的無禮的眼光。

伐西里王爵納悶地不安地看她和包力斯。包力斯恭敬地鞠了一躬。伐西里王爵未回答那一鞠躬，就轉向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頭和嘴動了一下，表示病人很少希望，以答復她的問訊。

「會這樣？」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驚叫道。「噫，多末可怕！使人不敢想。……這是小兒，」她指着包力斯說道。「他要親自來謝您呢。」

包力斯又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相信我吧，王爵，一個母親的心永遠不會忘記你爲我們作過的事。」

● 拉丁文，錯誤人所常有。

「能爲您効一點勞，我很高興呵，我的親愛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伐西里王爵一面說，一面整理他的綑邊，在這裏，在莫斯科，對他施過恩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他在聲調上和態度上所取的神氣。比起在彼得堡安娜·舍雷爾的招待會上所取的神氣來，自尊自大得多了。

「盡力服務，有所表現，」他嚴肅地對包力斯說道。「我很高興。……你請假來這裏嗎？」他用他往常冷淡的調子往下說道。

「我在等候參加我的新隊伍的命令呢，閣下，」包力斯回答道，對王爵那無禮的態度既不表示煩惱，也不表示交談的願望，說得那末安靜，那末莊重，使得王爵投給他一種偵察的眼光。

「你與令堂同住嗎？」

「我住在勞斯托夫伯爵人家，」包力斯回答道，又加上一句，「閣下。」

「那就是說，住在與納塔利·辛辛娜結婚的伊利亞·勞斯托夫處了，」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說道。

「我曉得，我曉得，」伐西里王爵用他那單調的聲音回答道。「我永遠想不通，納塔利怎末決心嫁給那頭不成形的熊！一個十足又荒謬又糊塗的人，還是一個賭鬼，我聽說。」

「不過是一個很和氣的人哪，王爵，」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帶着悲慘的笑容說道，似乎說，她也知道勞斯托夫伯爵應當捱這種罵，不過請他不要對那個可憐的老頭子太苛求就是了。「醫生們怎樣說呢？」王爵夫人略一停頓後說道，她那衰老的臉又表現深厚的悲哀了。

「他們不存任何希望，」王爵回答道。

「我非常想爲了叔叔待我和包力斯的種種好處再謝一謝他呢。他是他的教子呵，」她補上一句道，她的聲調表示，這事實應當使伐西里王爵很滿意了。

伐西里王爵一面沉思，一面皺眉。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看出，他怕她成爲別竺豪夫伯爵財產上的敵手，於是趕快安撫他了。

「這都是爲了我對叔叔真摯的愛心和忠誠呵，」她說道，把「叔叔」兩個字說得格外肯定，格外隨便，「我知道他的性格：高尚，正直……不過，您知道，除了年青的王爵小姐們，他身邊沒有人了。……她們還太年輕。……」她低下頭來低聲往下說道：「他已經盡了最後的義務嗎，王爵？那最後的一些時間是多末可貴呀！不能使情形更壞了，假如他病得那末重，那就絕對需要把他準備起來了。我們女人們，王爵，」她溫和地含笑，「從來知道怎樣談這一些事。我絕對應當見他，雖然會使我痛苦。我已經習慣受苦了。」

顯然王爵懂得她的意思，而且也懂得（他在安娜·巴甫羅大娜家就懂得了），要擺脫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是很難辦到的。

「那樣一次見而不使他太難過嗎，親愛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他說道。「我們還是等到晚上吧。醫生們正在期望一個轉機呢。」

● 指希臘教臨終的膏禮。

「不過，在這樣一種時候，王爵，我們不能延遲呀！想想看，與他的靈魂的平安有關呢。啊，可怕呀：一個基督徒的義務……」

內室之一的一扇門開了，王爵小姐中的一個，伯爵的甥女，靦着冷冰冰的臉進來了。她的身體的長度與她那短短的腿非常不合比例。伐西里王爵轉向她。

「啊哈，他好嗎？」

「照舊一樣；不過你能期望什麼呢，這樣吵鬧……」王爵小姐一面說，一面像看一個生人一般看安娜·米哈伊羅夫娜。

「啊，我的親愛的，我幾乎不認得您了，」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帶着愉快的笑容一面說，一面輕輕地溜向伯爵的甥女去。「我來了，聽您使喚，幫助您看護我的叔叔。我想得出您受過多少辛苦，」她同情地擡起眼睛。

王爵小姐不出一聲，連笑也不笑，立刻離開那個房間。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摘下手套，不放棄她已經攻下的陣地，坐在一張扶手椅上，請伐西里王爵坐在她旁邊。

「包力斯，」她對她兒子含笑說道，「我要進去看一看伯爵，我的叔叔；不過你，我的親愛的，這時還是去找彼爾好，不要忘記告訴他勞斯托夫家的約請。他們請他去用晚餐呢。我以為他不肯去吧？」她轉向王爵繼續說道。

「正相反，」王爵回答道，顯然已經不耐煩起來，「假如您能把那個青年從我身上卸掉，我只有

太歡喜了……他在這裏，伯爵不會找過他一次呢。」

他聳了聳肩。一個跟班把包力斯領下一段樓梯，然後領上通彼爾那一排房間的另一段。

第十六章

彼爾終於不會在彼得堡爲自己選定一個職業，並且因了騷擾行爲被趕回莫斯科。勞斯托夫伯爵家所說的關於他的故事是真的。彼爾一同把警察綁在了熊身上。他這時已經在莫斯科住過一些天了，照往常的樣子住在他父親家。雖然他想到，他那胡鬧的故事必已在莫斯科流傳開來，他父親周圍的那些小姐們——她們從來對他沒有好感——會用這故事使伯爵疏遠他，他在到達的那一天依舊去宅內他父親的住處。他走進王爵小姐們消磨大部分光陰的客廳，問候她們。她們中的兩個坐在刺繡架子旁，第三個高聲誦讀。誦讀的是最大的一個——見過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的那一個。那兩個小的正在刺繡：兩個都是紅潤的，漂亮的，她們唯一的不同是，一個嘴上有一粒使她格外漂亮的小黑痣。彼爾受到好像死屍或癲瘋病人受到的接待。最大的王爵小姐停止了誦讀，默默地用喫驚的眼睛看他；第二個採取完全相同的表情；最小的生黑痣的那一個，也是性情愉快活潑的一個，俯在她的架子上，隱藏大致由她預見的有趣場面引起的笑容。她把毛線扯過底布，幾乎無法忍笑，彎下腰來，好像要辨認那個圖案。

「你好嗎，表姊？」彼爾說道。「您不認得我了嗎？」

「我認得你非常清楚，非常清楚。」

「伯爵好嗎？我能見他嗎？」彼爾問道，依舊很拙笨，但是並不害羞。

「伯爵在精神和肉體兩方面都很痛苦，你似乎已經在增加他的精神痛苦上盡了力了。」

「我能見伯爵嗎？」彼爾又問道。

「哼……假如你願意殺掉他，直截了當地殺掉他，你就可以去看他……奧爾加，去看一看，舅舅的牛肉茶好了沒有——快到時候了呢，」她補上一句道，使彼爾明白，她們很忙，忙著使他父親舒服，而他彼爾顯然只忙著使他煩惱就是了。

奧爾加出去了。彼爾站在那裏看那三姊妹；隨後他鞠了一躬，然後說道：

「那末我拿去我的住處了。到我能見他時，請您通知我。」

于是他離開那個房間，背後是帶黑痣的那個妹妹低而脆的笑聲。

第二天伐西里王爵就到了，住在伯爵家中。他派人把彼爾叫來，對他說道：

「我的親愛的人，假如你在這裏持身行事還要像在彼得堡一樣，你就要得到很壞的結果了；我不得不對你說，就是這末多。伯爵病得很重，很——你斷乎不可以去見他。」

從那時以後，彼爾不會受驚擾，把全部時間消磨在他樓上的幾個房間裏。

當包力斯在他門前出現時，彼爾正在臥室裏踱來踱去，偶爾停在一個角上，對牆壁作威脅的姿勢，彷彿用一支劍刺穿一個無形的敵人，兇野地從眼鏡上面瞪眼，然後又恢復他的踱來踱去，嘴裏嚙着含糊不清的話，一面聳肩，一面作手勢。

「英國已經亡了，」他說道，一面瞪眼，一面指一個看不見的人。「庇德先生，^①作為國家和人權的叛徒，應處以……」但是在彼爾——他在當時想像自己是拿波崙本人，剛剛冒險跨過斗佛海峽，佔領倫敦——來得及宣布庇德的刑款以前，他看見一個健壯而俊秀的青年軍官進入他的臥室。彼爾停下來。他在包力斯還是一個十四歲的少年時就離開了莫斯科，因此已經完全忘記了他，但是他順着他平時衝動而誠懇的作風，帶着友好的笑容捉住包力斯的手。

「你記得我嗎？」包力斯帶着愉快的笑容平靜地問道。我同家母來看伯爵，不過似乎他不大好呢。」

「是呵，似乎他病了。總有人麻煩他，」彼爾一面回答，一面想起這個青年人是誰。

包力斯覺出彼爾並不認識他，不過認為沒有介紹自己的必要，於是，不帶一點羞怯，直看彼爾的臉。

「勞斯托夫伯爵請你今天去用晚餐，」經過使彼爾感覺不安的相當長的停頓以後，他才說道。

「啊，勞斯托夫伯爵！」彼爾歡喜地叫道。「那末你是他的兒子伊利亞了？想一想看，我一開頭不認得你了。你還記得我們同札珂特夫人去麻雀山的情形嗎？……時間是還末久了……」

「你錯了，」包力斯帶着坦白的略帶嘲諷的笑容不慌不忙地說道。「我是包力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德魯別茲加亞王爵夫人的兒子。勞斯托夫家的父親是伊利亞，兒子是尼古拉斯。我從來不認

「識什麼札珂特夫人呢。」

彼爾搖頭，搖臂，彷彿受了蚊子或蜜蜂的攻擊。

「哎呀，我在想什麼？我把什麼都纏錯了。我們在莫斯科有那末多親戚！那末你是包力斯？當然。得，現時我們算弄明白了。你對出征布倫作何感想？英國會喫虧的，你知道，假如拿波崙渡過海峽。我以為遠征是大可以成功的。但願韋爾涅甫不把事情弄糟！」

包力斯對出征布倫一無所知；他不看報紙，他聽說韋爾涅甫的名字，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在這裏莫斯科，關心餐會和謠言過於政治，」他用他那平靜的諷刺腔調說道。「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也不會想過。莫斯科主要地忙于搬弄是非，」他繼續說道。「目前他們正在談論你和你父親呢。」

彼爾溫厚地微笑，彷彿爲了他的朋友的緣故，恐怕後者會說出他後來要懊悔的話。但是包力斯一面清楚、明白、冷靜地說話，一面直看彼爾的眼睛。

「莫斯科除了搬弄是非外，沒有別的事情可作，」包力斯往下說道。「人人想知道，伯爵要把他的財產留給誰，雖然他比我們大家或許活得更久，也未可知，我衷心希望那樣。……」

「是的，這一切都討厭，」彼爾插嘴道，「很討厭。」

彼爾依舊恐怕這個青年軍官會不知不覺說出對他已有礙的話。

「你一定覺得，」包力斯說道，臉略微有一點紅，不過不改變他的聲調或態度，「你一定覺得，

人人都想從那個富人取得一點什麼嘍？」

「是這樣呵，」彼爾想道。

「不過，爲了免除誤會，我想要聲明，假如你把我或家母看作那類人，你就完全錯了。我們很窮，不過，至少在我個人這一方面，單爲了你父親有錢這理由，我不把自己看作他的親戚，我和家母都永遠不會乞求他的東西，也不會拿走他的東西。」

彼爾好久想不通，但到想通了的時候，他從沙發上跳起來，以他那匆忙而笨拙的姿式捉住包力斯的肘下方，覷着比包力斯紅得多的臉，帶着混有羞愧和煩惱的感情，開始說話了。

「哈，這才怪呢！難道你想我……能以爲……我知道得很清楚……」

但是包力斯又攔住他。

「我很高興，我已經把話完全說出。或許你不喜歡這樣吧？你一定得原諒我，」他說道，不但不受彼爾安慰，却要反過來安慰他，「不過我希望我不會得罪你。我從來定規有話就說出。……得，我怎樣回復那一方面呢？你去勞斯托夫家用晚餐嗎？」

包力斯似乎卸除了一種難堪的義務，把自己從一種困難的地位解脫出來，把另一個人放進去，於是又變得十分愉快了。

「不，不過我說，」彼爾說道，平靜下來了，「你是一個妙人！你方才說得好，很好。當然你不瞭解我。我們已經這末久不見面了……從我們作小孩子時起就不會見過。你會以爲我……我懂，十

分懂。我自己不能照樣作，我沒有這種勇氣，不過這作法是很好的。早先認識了你，我非常滿足。奇怪，」他停了一下繼續說道，「你居然會猜疑我！」他大笑起來。「得，那算什麼！我希望我們彼此就要有進一步的認識，」于是他用力握包力斯的手。「你知道嗎，我還不會有一次進去看伯爵呢。他不曾派人叫我……我爲他這個人難過，但是我們能作什麼呢？」

「那末你以爲拿破崙會有辦法運過一支軍隊去嗎？」包力斯含笑問道。

彼爾知道包力斯願意改變話題，他也願意這樣，於是開始解釋出征布倫的優點和劣點。

一個跟班進來找包力斯——伯爵夫人要走了。爲要與包力斯進一步結識，彼爾答應去用晚餐，一面熱烈地握他的手，一面從眼鏡上而親切地看包力斯的眼睛。在他去了以後，彼爾繼續在房裏來回踱了很久，不再用他那想像中的劍刺一個想像中的敵人了，一味含笑回憶那個愉快的聰明的果決的青年人。

正如青春期常有的情形，特別是在度寂寞生活的人，他對那個青年人動了一種不可思議的熱情，決心要同他作朋友。

伐西里王爵送別伯爵夫人。她把一條小手巾按在眼上，她臉上是眼淚汪汪的。

「可怕呀，可怕呀！」她在說道，「不過，不論代價怎樣，我要盡我的責任。我一定來這裏過夜。他斷乎不可以這樣下去。每一刹那都是寶貴的。我想不通，他的甥女們爲什麼把這件事拖延下來呢。願上帝幫助我設法把他準備起來！……再見，伯爵！願上帝援助您……」

「Adieu, Ma bonne,」[●]伐西里王爵一面回答，一面轉過身子去。

「噫，他的情形很可怕呀，」當母子兩人進入馬車時，母親對兒子說道。「他幾乎誰都不認得了。」

「我不懂，媽媽——他對彼爾的態度是怎樣的呢？」那個兒子問道。

「遺囑會表明，我的親愛的；我們的命運也靠在那上頭呢……」

「不過您憑什麼期望他會留給我們東西呢？」

「啊，我的親愛的！他是那末富，我們是這末窮呵！」

「哈，那算不得充分的理由呵，媽媽……」

「哎呀！他病得多末重呵！」那個母親叫道。

● 法文，「再見，我的親愛的。」

第十七章

在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同她兒子坐車去見西力爾·弗拉季米洛維契·別竺豪夫伯爵以後，勞斯托夫伯爵夫人獨自用小手巾擦着眼睛坐了好久，她終於牽鈴了。

「您是怎末一回事呀，我的親愛的？」她對那個使她等了幾分鐘的使女不高興地說道。「您不願意伺候我了吧？那末我要替您找另一個地方了。」

伯爵夫人爲她的朋友的憂愁和可恥的貧窮難過，因此心緒不佳，她這一種心情總表現在稱她的使女爲「我的親愛的」上，也表現在過分客氣地對她說話上。

「我很抱歉，太太，」使女回答道。

「請伯爵來我這里。」

伯爵照常懷着一種心裏有病的神情搖搖擺擺地進來見他的太太。

「哈，小伯爵夫人？我們就要有多末好的炸飛禽 *Au maderé*。我的親愛的！我嘗過了。我爲塔拉斯付的那一千盧布不算浪費。他值那末多！」

● 法文，加馬狄拉酒。

● 塔拉斯顯然是一個農奴。農奴通常隨所屬的田產出賣，但受過訓練的家奴有時分開來賣。塔拉斯大

他坐在他的太太旁邊，臂肘放在膝蓋上，雙手弄亂他的頭髮。

「你有什麼吩咐，小伯爵夫人？」

「你知道，我的親愛的……那一塊是什麼呀？」她指着他的背心說道。「那是炸飛禽了，非常像，」她含笑說道。「得，你知道，伯爵，我要一點錢呢。」

她臉上現出愁容。

「噯，小伯爵夫人！」……伯爵於是忙着掏他的皮夾。

「我要一大筆呢，伯爵！我要五百盧布呢，」于是她掏出她的白葛布手巾，開始擦她丈夫的背心。

「是的，馬上，馬上！嘿，誰在那里？」他叫道，所用的聲調是斷定所叫的人會奔走赴命的人們的聲調。「叫德米特力來我這裏！」

德米特力輕輕地走進房間。這人出身貴族，在伯爵家中長大，這時料理伯爵所有的業務。

「我要這個，我的親愛的朋友，」伯爵對那個走進來的恭順的青年人說道。「拿給我……」他想了一會兒，「是的，拿給我七百盧布，是的！不過，注意，不要像上次那樣拿給我那種又破又髒的票子，要拿乾乾淨淨的給伯爵夫人。」

致曾在英國俱樂部外國掌廚下學作廚子。一千盧布在當時可買八或十個普通的農奴了。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本此處譯錯。

「是的，德米特力，請拿乾淨的，」伯爵夫人一面說，一面深深地歎氣。

「您什麼時候要，大人？」德米特力問道。「請容我報告您……不過，不要擔心，」他接下去說道，看出伯爵開始喫力地迅速地呼吸，這從來是要發脾氣的信號。「我忘了……您願意馬上拿來嗎？」

「是呀，是呀；正是這樣！拿來吧。交給伯爵夫人。」

「那個德米特力是一個了不得的寶貝，」當那個青年出去以後，伯爵含笑接下去說道。「在他從來沒有什麼『辦不到』。我恨那種說法！一切辦得到。」

「啊，錢哪，伯爵，錢哪！它在世界上惹出多少煩惱，」伯爵夫人說道。「不過我非常需要這數目呢。」

「你，我的小伯爵夫人，是赫赫有名的揮金似土的人哪，」他吻過他太太的手，然後走回他的書房去。

當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從別茲豪夫伯爵家回來時，那一筆錢（都是乾淨票子）已經放在伯爵夫人小桌上手巾底下，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也看出有一種東西在激動她了。

「哈，我的親愛的？」伯爵夫人問道。

「噫，他的情形是多末可怕！人們不會認得他了，他病得非常重！我在那里留了一會兒，幾乎未說過一句話……」

「安妮，千萬不要拒絕呀，」伯爵夫人開始說道，臉上紅了一下，在她那削瘦的尊嚴的上了年紀

的臉上，那一紅顯得很希奇，于是她從手巾底下拿出那一筆錢來。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立刻猜出她的意思，于是俯下去準備在適當的時刻摟抱伯爵夫人了。

「這是我給包力斯的，給他治裝。」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已經摟着她哭起來了。伯爵夫人也哭了。她們所以哭，因為他們是朋友，也因為她們是善心的，也因為她們——從童年起的朋友——不得想不到錢這壞東西，也因為她們的青春已經過去了。……不過那一哭對她們兩個都是愉快的。

第十八章

勞斯托娃伯爵夫人，同她的女兒們和一大羣客人們，已經坐在客廳裏。伯爵把男客領進他的書房，拿他收藏的土耳其煙斗給他們看。他時時走出來問道：「她還不會來嗎？」他們在等待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阿克洛西摩娃。這女人在交際場中以 *Le terrible dragon* 著稱，使她著稱的不是財產，也不是地位，乃是常識和說話的坦直。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不僅皇族知名，全莫斯科和彼得堡也都聞名，兩個城市都驚服她，暗中笑她的粗豪，說她有趣的故事，但是大家沒有例外地尊敬她，怕她。

在伯爵那充滿淡巴菰煙的書房裏，他們談已經用布告宣布的戰爭，談徵兵。他們中間還沒有人見過布告，不過他們都知道布告已經發出了。伯爵坐在兩個一面吸煙一面談話的客人中間的沙發上。他既不吸煙，也不談話，一味把頭時而歪向這邊，時而歪向那邊，懷著明顯的樂趣看那兩個吸煙的人，聽那兩個鄰座的談話，挑撥他們來作對。

其中一個是蒼白的刮淨臉的文官，生有削瘦的帶皺紋的臉，已經上了年紀，不過他穿得却像最時髦的青年人。他坐在那裏，兩條腿盤在沙發上，彷彿很托熟，把一支琥珀煙嘴深深地插進嘴裏，一面

● 法文，可怕的龍。

一陣一陣地吸煙，一面擠眼睛。這是一個老鏢夫，辛辛，伯爵夫人的堂兄，莫斯科交際場中所謂生有「快舌頭」的人。他似乎在抬舉他的對方。後者是一個活潑的紅潤的近衛隊軍官，洗刷清潔，穿著整齊，把煙斗銜在嘴中央，輕輕地用紅嘴唇把煙吸進去，然後讓它從他那俊秀的嘴中一團一團地逃出來。這是柏喜中尉，謝茂諾夫聯隊的軍官，包力斯就要與他同路去入伍，納塔莎說她是她大姊菲拉的「未婚夫」，拿來嘲笑她。伯爵坐在他們中間，聚精會神地聽。在他不鬥他所嗜好波士頓牌時，他就愛聽人說話，一旦他把兩個好說話的人挑撥起來，他就格外愛聽了。

「那末，老兄，*mon très honorable* 阿爾芳謝·加爾羅維契，」辛辛嘲諷地笑著說道，把最普通的俄國話和最文雅的法國話混合起來——這是他說話的特徵。「*Vous comptez vous faire des rentes sur l'Etat?* 你要從你的隊伍得到一點油水嗎？」

「不是，彼得·尼古拉耶維契；我只想說明，在騎軍裏邊，利益遠比在步軍裏邊少。現時考慮一下我自己的地位吧，彼得·尼古拉耶維契……」

柏喜從來安安靜靜客客氣氣地說話，並且說得十分精密。他的談話從來完全與他自己有關；在談話涉及任何與他自己沒有直接關係的題目時，他就保持安靜和緘默。他可以一連幾個鐘頭不出聲，自

① 「a sharp tongue」——口齒刻薄。

② 法文，我非常高尚的。

③ 法文，你希望從政府得到一筆收入。

已既不感到一點侷促，也不使任何人覺得不安，但是一到談話牽涉到他自己時，他就懷著明顯的滿足之感詳細地談起來了。

「考慮一下我的地位吧，彼得·尼古拉耶維契。假如我在騎軍裏邊，我的收入不超過每四個月兩百盧布，儘管是中尉階級；不過我實際的收入却是兩百三十塊盧布呢，」他帶著歡喜的愉快的笑容看著辛辛和伯爵說道，好像他覺得他的成功顯然一定永遠是每個別人主要的願望。

「此外，彼得·尼古拉耶維契，調到近衛隊以後，我的地位就更顯赫了，」柏喜繼續說道，「步衛隊裏邊格外常出空缺。那末，想一下，兩百三十盧布能作什麼呢！我還設法留起一點來，寄一點給家父呢，」他一面往下說，一面吐出一個煙圈。

「La balance y est……」正如習語所說，日耳曼人知道怎樣剝打火石的皮，「辛辛說道，一面把煙斗移向嘴的另一邊，一面向伯爵霎眼。

伯爵大笑起來。別的客人們見辛辛在講話，都過來聽。柏喜不願諷刺，也不願冷淡，繼續說明，他怎樣因調入近衛隊跨過了見習軍官隊的老隊友；怎樣戰時中隊長會戰死，隊中上級官的他容易接那個缺；他怎樣在聯隊中負眾望，以及他父親怎樣滿意他。柏喜顯然以敘述這一切為樂，似乎並未想到別人也可能有自己的興趣呢。不過他的話都是那末可喜的切實，他那年輕的自私心的天真味是那末明

法文，收支相抵。

● 指用卑鄙無情的手段弄錢。

顯，他繳了他的聽衆的械。

「得，老弟，你不拘去哪裏——步或騎——都會順利的，我可以担保，」辛辛說道，一面拍他的肩頭，一面把腿從沙發上伸下來。

柏喜歡喜地含笑。伯爵領著他的客人們走進客廳。

這正是盛大晚餐前的那一會兒，這時來到的客人們，等待用 *zakuski* 的邀請，避免從事任何冗長的談話，不過認爲有走一走和談一談的必要，藉以表示他們一點也不爲他們的食物著急。男女主人向門口看，時時彼此看一眼，於是客人們想從這眼光猜出他們正在等待的是誰，或什麼——一個還未到的重要親友呢，還是一味還未準備好的菜呢。

彼爾剛好在餐時到達，忸怩地坐在客廳中央他首先遇到的椅子上，塞住大家的路。伯爵夫人想引他談話，但是他彷彿找人一般從眼鏡後面呆呆地向周圍看，用是或否來回答她所有的問題。他妨礙了別人，也是看不出這事實的唯一的一個。大多數客人們知道了關於那頭熊的故事，懷著好奇心看這高大、壯健、安靜的人，驚奇這樣笨重拘謹的人怎會對警察開那樣大的玩笑。

「你最近才到吧？」伯爵夫人問他道。

● 直譯作小喫，法文是 *hors d'œuvres*，就是正餐開始前的點心，常見的有魚子醬，鹹魚，乾酪，醃蘿蔔，等等，佐以小瓶的伏得加和別種酒。通常擺在一張旁桌上，用增進食慾。

「Oui, Madame,」他向周圍看著回答道。

「你還不會見過外子吧？」

「Non, Madame,」他十分不得體地笑了。

「我相信你最近到過巴黎吧？我以為那地方很有趣呢。」

「很有趣。」

伯爵夫人與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交換眼光。後者懂得她受到招待這個青年人的邀請，於是坐在他旁邊，開始談他父親；但是他像對待伯爵夫人那樣，用是或否來回答她。別的客人們都在互相交談。「拉竺茅夫斯基家的人們……可愛……您是非常熱心……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從各方面傳來。伯爵夫人站起來，走進舞廳。

「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嗎？」她的聲音從那裏傳來。

「就是她，」傳來一種粗聲粗氣的回答，隨後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進來了。

所有的女人們，除去最老的一個外，未結過婚的，以至結過婚的，都站起來了。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停在門口處。她是又高又大，高擡著她那生有白鬚髮的五十來歲的頭，站在那裏，一面看那些客人們，一面安閒地整理她那雙寬袖子，好像要捲了起來。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永遠說俄國

◎ 法文，「是，夫人。」下一句的 Non 作否字解。

◎ 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阿克洛西摩娃是一個實有的人物，在莫斯科很著名。托爾斯泰只把她的

話。

「祝過命名日的人和她的孩子們健康和幸福，」她說道，她那宏大深沈的聲音淹沒所有別的聲音。「哈，你這個老罪人，」她轉向正在吻她的手的伯爵，往下說道，「你在莫斯科覺得悶氣了吧，我猜？沒有地方帶你那些狗去打獵呀？不過有什麼可作呢，老頭子？看看這些小雛兒長得多末大啦，」她指那些女孩兒們。「你一定得替她們找丈夫了，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

「得，」她說道，「我的哥薩克好嗎？」（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總叫納塔莎作哥薩克），那個勇敢的快樂的女孩兒過來吻她的手，她拍她的臂膊。「我知道她是一個淘氣的女孩兒，不過我喜歡她。」

她從她的大手提包中拿出一副梨形的紅寶石耳環，給了那個囚了她的聖徒節而喜形於色的納塔莎，隨後立刻轉向彼爾去。

「呃，呃，朋友！過來一點兒，」她用輕高音說道。「過來，我的朋友，……」她氣勢涵涵地把袖子捲得更高了。彼爾走過來，帶著一種孩子氣從眼鏡後面看她。

「來近一點，來近一點，朋友！先前，在你父親得意的時候，我是唯一對他說老實話的人，至於

教名納塔利亞改作馬利亞。

● 俄羅斯人用教會歷上諸聖徒之一的名字作教名，那個聖徒的節日就是同名人的命名日，到時他們像別國人過生日一般來慶祝。

你，我的明明白白的責任也是這樣。」

她停下來。大家都不出聲，等著看後來的情形，因為這顯然只是一個前奏。

「好孩子！千真萬確！好孩子！……他父親只剩了一口氣，他却拿警察騎熊來尋開心！可恥呀，你老，可恥呀！假如你入了伍，反會好一點呢。」

她轉過身子去，把手伸給幾乎忍不住笑的伯爵。

「得，我想是就席的時候了吧？」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說道。

伯爵陪同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首先進去，伯爵夫人扶著驃騎軍一個上校的臂膊隨在後面。他們覺得這個上校是重要人物，因為尼古拉斯就要同他去入伍呢。再後面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同辛辛。柏喜把臂膊伸給菲拉。含笑的朱麗葉·加拉金與尼古拉斯同走。別的一對一對地隨在他們後面，填滿整個餐廳，最後是孩子們，男女教師們，一個一個地隨著走。跟班們開始活動，椅子磨擦作響，廊子裏的樂隊作起樂來，客人們坐在各自的地方。隨後伯爵家庭樂隊的調子被刀叉聲、客人們談話聲、跟班們輕輕的脚步聲代替了。餐桌的一端坐有伯爵夫人，右邊是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左邊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其他的女客們再向下首排去。另一端坐有伯爵，左邊是驃騎上校，右邊是辛辛和別的男客們。長餐桌的腰部以下，一邊坐有成長的青年人：菲拉與柏喜並坐，彼爾與包力斯並坐；另一邊坐有孩子們，男女教師們。伯爵一面不斷地從玻璃酒瓶和花瓶後面看他的太太和她那帶淺藍結子的高帽，一面忽忽忙忙地斟滿隣座的盃子，也不忽略他自己的。伯爵夫人照樣一面盡她作女

主人的責任，一面從波羅蜜後面向她丈夫投過意味深長的眼光。伯爵的臉和禿頭似乎要用它們那紅色與他的白髮形成比往常更強烈的對照。在太太小姐們那一段，經常傳來平穩的細語聲，在男人們的一端，說話聲越來越高，驕騎上校的聲音更加是那樣，他的臉也越來越紅，他喫喝之多使伯爵拿他來作別的客人們的榜樣。含著溫和的微笑的柏喜在對菲拉說，愛情不是一種塵世的感情，乃是一種天上的感情。包力斯則一面把那些客人們指點給他的新朋友彼爾，一面同坐在對面的納塔莎交換眼光。彼爾不大說話，一味觀察那些新面孔，也喫得很多。他從兩個湯中選定釐肉香麵餅，然後接下去吃野味，不錯過一樣菜，也不錯過一種酒。管酒的茶房把包裹在餐巾裏的酒瓶從下首那個人的背後神秘地伸過來，低聲說道：「純馬得拉」……「匈牙利」……或「萊因酒」，看情形來定。彼爾的碟子前擺有四個刻有伯爵名字的花字的玻璃盃子，他隨便拿起一盃來，一面心滿意足地喝，一面懷著越來越增加的和氣看別的客人們。坐在對面的納塔莎在看包力斯，正如十三歲的女孩兒們看她們所愛的和第一次吻過的少年。有時那同一眼光落在彼爾身上，那有趣的活潑的小女孩的眼光使他莫名其妙地想笑。

尼古拉斯坐得離桑妮亞相當遠，又在帶著出於無心的同一笑容同身旁的朱麗葉·加拉金談話了。桑妮亞裝出一種笑容，但是顯然為嫉妒所苦惱；她時而變白，時而變紅，緊張起每一條神經來聽尼古拉斯和朱麗葉彼此交談的話。那個女教師經常不安地向周圍看，彷彿準備對孩子們可能受到的任何怠慢發怒。那個日耳曼男教師在用力記所有的菜，酒，餐後食品，以便寫一篇詳盡的報告，寄給在日耳曼的親友；當管酒的茶房拿著裹在餐巾裏的酒瓶從他身邊走過去時，他感到很大的侮辱。他皺起眉

頭，想要表示，他似乎並不要喝那種酒，他所以痛心，因為沒有人懂得，他之要那種酒，並非爲了解渴，也並不由於貪食，只由於一種誠懇的求知慾。

第十九章

在餐桌的男人們一端，談話越來越有生氣了。上校對他們說，宣戰書已經在彼得堡發表，他親自見過的一份已經在當天由專差送交總司令了。

「那末我們究竟爲什麼要打波納巴呢？」辛辛說道。「他已經攔住奧國的吵鬧，我恐怕下次就要輪到我們了。」

上校是一個高大的多血質的日耳曼人，顯然忠于職務，忠于俄國。他不滿意辛辛的話。

「那是爲了，我的好先生，」他用日耳曼腔調說道，「爲了皇上知道的理由。他在宣戰書中說，他不能對加于俄國的危險，加于帝國的安全和尊嚴及其各盟國的神聖的危險，無動于中……，」他把「各盟國」這三個字說得格外重，彷彿問題的要點就在這上頭。

隨後憑了他特有的牢記公事的能力，他從宣戰書的開端背誦起來：

「……皇帝唯一無上之目的，即願將歐洲和平建于穩固基礎之上，現本此心願，派遣一部軍隊出國，造成一新情勢，以求達此目的。」

「這，我的親愛的先生，是很……」他結束道，一面帶着尊嚴的神氣喝下一大盃酒，一面向伯爵徵求同意。

「*Connaissez vous le proverbe* ①：『*哲洛美，哲洛美，不要四處跑窮腿，還是在家轉紡錘！*』
 辛辛說道，一面皺眉，一面含笑。『*Cela nous convient à merveille*。』蘇伏洛夫 ②，那——他知道他
 作的是什麼；但是他們打得他 *à plate couture* ③，現時我們去哪里找蘇伏洛夫一流人物呢？*Je vous
 demande un peu*。』④他說道，繼續雜用法國話和俄國話。

「我們應當戰至最後一滴血！」土校槌着桌子說道；「我們應當為我們的皇上死，那就一切都好了。我們應當盡——可能地少討論」……他特別拉長盡可能這三個字……「盡——可能，」他結束道，又轉向伯爵方面。「這就是我們老驃騎軍的看法，說到這里為止！你，一個青年，也是一個驃騎軍，怎樣判斷這件事呢？」他對尼古拉斯說道，後者聽見討論戰事時，便背過他的談話對手，眼睛和耳朵專注在上校身上了。

① 法文，你知道這成語嗎？

② 法文，剛好說中你。

③ 蘇伏洛夫（1729—1800）曾在加薩諾、特利比亞、諾維等地獲勝，幾乎將法國軍隊完全逐出意大利，但因奧國人不與他合作，當他衝過瑞士時，受了很大的困苦。至于說他「一敗塗地」，則于史無據，未免張大其詞了。

④ 法文，一敗塗地。

⑤ 法文，我只問你這個。

「我完全贊成您的意見，」興奮起來的尼古拉斯一面回答，一面懷着那末大的決心和不顧一切的精神旋轉碟子，移動酒盃，彷彿到了面臨一種重大危險的時刻。「我相信我們俄國人應當不是死，就是征服，」他結東道，說完那幾句話以後，他同別人一樣，覺得他的話在那種場面說得太熱烈太用力了，因而覺得難為情。

「你方才的話說得非常好！」他的談話對手朱麗葉說道。

尼古拉斯說話時，桑妮亞周身顫抖，紅到耳朵，然後越過耳朵，直達頸子和兩肩。

彼爾注意聽上校的話，然後讚許地點頭。

「說得好，」他說道。

「這青年是一個真正的驃騎軍！」上校又槌着桌子喊道。

「你們那邊爲什麼這樣吵鬧呵？」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深沈的聲音突然從餐桌另一端問道。

「你們爲什麼槌桌子呀？」她問那個驃騎軍道，「你何必這樣興奮？你以爲法國人在這里嗎？」

「我在說老實話呢，」那個驃騎軍含笑回答道。

「都與戰爭有關，」伯爵從餐桌下首喊道。「您知道小兒就要去了嗎，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小兒就要去了。」

「我有四個兒子在軍隊裏，不過我依舊不着急。一切都在上帝手中。你可能死在床上，也可能不
死在戰場上，都是天意，」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那深沈的聲音回答道，那聲音很容易地傳過整張

餐桌。

「那是真的！」

談話又集中起來，女人們在一端，男人們在另一端。

「你不會問的，」納塔莎的小弟弟說道；「我知道你不會問的！」

「我一定問，」納塔莎回答道。

她的臉凶了她那莽撞的暢快的決心突然紅起來。她半擡起身子，向坐在對面的彼爾看了一眼，請他聽將要發生的事，然後轉向她的母親：

「媽媽！」發出她那童年的響亮的反中音，全張餐桌都可以聽見了。

「什麼事呀？」伯爵夫人問道，喫了一驚；既經從她女兒臉上看出那不過是惡作劇時，她對她嚴厲地搖手指，頭部也作出恐嚇和禁止的動作。

談話停止了。

「媽媽！我們要喫什麼甜食呀？」納塔莎的聲音變得更加堅定更加果決了。

伯爵夫人想皺眉，但是皺不起來。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挪搖她的胖手指。

「哥薩克！」她恐嚇地說道。

大多數客人們不知道怎樣應付這一場惡作劇，都看那些年長的人們。

「你還是小心一點好！」伯爵夫人說道。

「媽媽！我們要喫什麼甜食呀？」納塔莎又勇敢地嬉皮笑臉地叫道，她相信她的惡作劇會受人歡迎。

桑妮亞和小胖彼提亞笑得直不起腰來。

「你們看！我已經問啦，」納塔莎對她的小弟弟和彼爾低聲說道，又看了彼爾一眼。

「冰布丁，但是沒有你的份兒，」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說道。

納塔莎看出沒有什麼可怕的，于是她連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也頂撞起來了。

「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哪一種冰布丁呀？我不喜歡冰絞凌。」

「胡蘿蔔冰絞凌。」

「不是！那一種呵，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哪一種呵？」她幾乎喊起來了；「我要知道呢！」

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和伯爵夫人大笑起來，所有客人都笑了。每一個人都笑了，並非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的回答，乃是笑那敢于這樣對待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的小女孩意想不到的勇敢和聰明。

納塔莎直到聽說是波羅冰絞凌才不出聲。冰絞凌未上以前，上了一圈香賓。樂隊又奏起樂來，伯爵和伯爵夫人接吻，客人們離了座，去伯爵夫人前「道喜」，然後隔着餐桌與伯爵碰盃，與孩子們碰盃，彼此碰盃。跟班們又奔走起來，椅子又磨擦起來，客人們依進來時同樣的次序，不過觀着紅過先前的臉，走回客廳，走回伯爵的書房。

第二十章

牌桌擺開了，鬪波士頓牌的人手搭配好，伯爵的客人們也都安頓下來，有一些在兩個客廳，有一些在起居室，有一些在圖書室。

伯爵把牌排成扇子形，拿在手上，勉強挺過自己習慣的餐後小睡，對一切事情發笑。青年人們在伯爵夫人的慫恿下，聚在翼琴和豎琴周圍。朱麗葉在一致請求下第一個來彈。當她在豎琴上奏完一個帶變調的小曲子以後，她聯合別的年青的小姐們，請求以音樂天才著稱的納塔莎和尼古拉斯唱歌。納塔莎被人當成成年人看待，顯然很以此自豪，同時也覺得羞怯。

「我們唱什麼呢？」她問道。

「『小河』，」尼古拉斯提議道。

「那末我們就快一點吧。包力斯，過來，」納塔莎說道。「不過桑妮亞在哪裏啦？」她向周圍看，發見她的朋友不在房裏，於是跑去找她了。

納塔莎跑進桑妮亞的臥室，見她不在那裏，就又跑去兒童遊戲室，但是她也不在那裏。納塔莎斷定她一定在走廊裏的箱子上。走廊裏的箱子是勞斯托夫家少女們發洩悲哀的地方。桑妮亞果然在那裏，險朝下躺在箱頂保姆用的污穢的羽毛褥子上，把她那輕紗的紅衣服揉在身子下面，用手指遮着臉

嗚咽，抽縮得連露在外面的小肩頭都顫抖起來了。納塔莎那整日快活得放光的臉突然起了變化：她的眼睛定了，隨後一個寒顫透下她那寬闊的頸子，兩個嘴角也垂下來了。

「桑妮亞！什麼事呀？……什麼事呀？……鳴……鳴……鳴……！」於是納塔莎的大嘴張開來（弄得她的樣子很難看），開始像嬰兒一般嚎起來，除了桑妮亞在哭以外，她不知道爲了什麼。桑妮亞想擡起頭來回答，但是辦不到，於是把臉在床裏藏得更深了。納塔莎一面哭，一面坐在藍條紋羽毛褥子上摟抱她的朋友。桑妮亞勉強坐起來，開始一面擦眼睛，一面解釋了。

「尼古拉斯在一星期內就要走了，他的……公文……已經來了……他親自告訴過我……不過我依舊不應當哭，」於是她把拿在手裏的一張紙舉起來——上面是尼古拉斯寫下的詩，「依舊，我不應當哭，不過你不能……沒有人能懂……他的心是多末好呵！」

於是她又哭起來，因爲他的心是那末高尚。

「你那一方面一切都很好……我並不嫉妒……我愛你，也愛包力斯，」她往下說道，增長了一點氣力；「他很好……你們的前途沒有困難……但是尼古拉斯是我的表兄……必得……親自去見大主教……就是那樣，也辦不到。此外，假如她對媽媽（桑妮亞把伯爵夫人當作母親看待，所以這樣稱呼她）說，「我在妨害尼古拉斯的前程，沒有心肝，忘恩負義，而事實上……上帝是我的證人，」於是她畫了個十字，「我非常愛她，也愛你們大家，只是菲拉……爲了什麼呢？我有什麼對不起她呢？」

● 俄國教會規定，近親屬結婚，須取得大主教的特別許可。

我是那末感激你們，我情願犧牲一切，只是我一無所有呵。……」

桑妮亞說不下去了，又把臉藏在手裏和羽毛褥子裏。納塔莎開始安慰她，不過她的臉表明她瞭解她朋友的困難的全部重量。

「桑妮亞，」她突然叫道，彷彿她已經猜中她朋友的悲哀的真實原因，「我相信菲拉晚餐後對你說過什麼？是不是？」

「是的，這些詩有一些是尼古拉斯自己寫的，有一些是我抄了別人的，她在我桌上看見了，她說，她要拿給媽媽看，她說，我忘恩負義，她說，媽媽斷乎不許他同我結婚，她說，他要同朱麗葉結婚。你看見他同她整天的樣子了……納塔莎，我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地方呢？……」

於是她又嗚咽起來，比先前更悲慟了。納塔莎扶起她來，摟抱她，破涕爲笑來安慰她。

「桑妮亞，不要相信她，親愛的！不要相信她！你還記得我們和尼古拉斯，我們三個，餐後在起居室裏談話的情形嗎？喂，我們把將來一切都決定了。我不十分記得怎樣決定的了，不過你不記得，一切都可以安排，一切都很好嗎？辛辛舅的弟弟不是娶了他的表妹嗎？我們不過是從表妹呀，你知道啦。包力斯也說，那是十分可能的。你知道，我已經把一切都告訴他了。他非常聰明，也非常好！」納塔莎說道。「你不要哭呀，桑妮亞，親愛的，親愛的桑妮亞！」她一面吻她，一面笑。「菲拉很陰險；不要理她！一切都會順利的，她不會對媽媽說什麼。尼古拉斯會親自告訴她的，他一點也不關心朱麗葉。」

納塔莎吻她的頭髮。

桑妮亞坐起來。那頭小貓提起了興趣，眼睛放光了，似乎準備翹起尾巴，用柔軟的爪子跳下來，開始照小貓應有的樣子玩絨絨球了。

「你以為那樣嗎？……真的？確實的？」她一面說，一面趕快整理她的外衣和頭髮。

「真的，確實的！」納塔莎一面回答，一面把她朋友髮辮下脫出的波紋髮髻塞進去。兩個都笑了。

「得，我們去唱『小河』吧。」

「來呀！」

「你知道嗎，坐在我對面的那個階彼爾非常有趣！」納塔莎突然停下來說道。「我覺得非常快活！」

於是她順廊子跑下去了。

桑妮亞把黏在身上的一些絨毛抖掉，把那些詩揣進懷裏貼近瘦削的小胸膛的地方，靦着漲紅的臉，邁着輕捷的快樂的步子，隨着納塔莎跑過的廊子，進入起居室。在客人們的邀請下，那幾個青年人唱「小河」那四部合唱曲，大家都覺得很開心。隨後尼古拉斯唱他剛學會的一隻歌。

清宵明月下

幻想正踟躕

何幸有一人
所思仍在汝

豎琴纖指觸

草地播佳曲

芳心因汝滿

消息付於汝

佳期指日到

猶深延滯苦……

他還不會唱完最後一章，青年人們已經開始準備去大廳裏跳舞了，樂師們的脚步聲和咳嗽聲從廊子裏傳進來。

彼爾坐在客廳裏，因為是新從國外回來的人，辛辛拉他作政治性的談話，還有幾個別人參加，但是彼爾覺得無聊。音樂奏起來的時候，納塔莎進來了，一直走向彼爾，紅着臉笑着說道：

「媽媽吩咐我請你去參加跳舞會呢。」

「我恐怕弄錯節目呢，」彼爾回答道；「不過假如你答應作我的先生……」於是他垂下他那大臂膊，遞給那個纖細的小女孩。

當舞伴們進行配合、樂師們從事調整時，彼爾同他的小舞伴坐下來。納塔莎滿心歡喜；她就要同一個到過外國的成年人跳舞了。她坐在一個顯著的地方，像成年的女人一般同他談話。她手裏有一把扇子，太太小姐中的一個送給她拿的。她擺出十足的女交際家的姿態（天知道她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學會的），同她的舞伴談話，一面扇自己，一面從扇子頂上含笑。

「哎呀，哎呀！看看她吧！」伯爵夫人走過舞廳時指着納塔莎叫道。

納塔莎臉紅了，大笑起來。

「喂，真的，媽媽！你爲什麼這樣？有什麼可以大驚小怪的？」

在第三部 *Cosmisse* 中間，起居室裏傳來一片椅子向後移動的聲音。伯爵和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原在起居室同大多數比較顯貴比較年紀大的客人們鬪牌，這時，他們欠伸着坐得太久的身體，收拾着錢袋和皮夾，進入了舞廳。走在前頭的是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和伯爵，兩個都露出愉快的神色。伯爵以近似舞隊的詼諧姿態向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伸出彎起的臂膊。他臉上掛着一種瀟灑風流的笑容大搖大擺，*Cosmisse* 最後的拍子一完，他就對樂師們拍手，對廊子裏第一提琴手喊道：

「西門！你們曉得『丹尼爾·古波爾』嗎？」

這是伯爵年青時跳過的最得意的一種舞。（嚴格地說來，丹尼爾·古波爾是英國舞中的一節。）

「看看爸爸！」納塔莎對全場的人喊道，完全忘記她正在同一個成年人跳舞，把她那鬆髮的頭低到膝蓋處，全舞廳響徹了她的笑聲。

實際上廳裏每一個人都帶着愉快的笑容看那個興高采烈的老頭子。老頭子站在他那又高又大的舞伴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身邊，彎起兩臂，隨着拍子搖擺，展開兩肩，排成八字脚，用一隻腳輕輕叩地，用笑臉使觀衆對要來的事有所準備，於是他那圓臉越來越寬了。「丹尼爾·古波爾」那非常愉快的調子（略近一種歡樂的農民舞的調子）一發出，舞廳所有的門口突然被家奴們——男人們在一邊，女人們在另一邊——塞滿了，他們都喜形於色地來看他們作樂的主人。

「看看老爺吧！他是一頭不折不扣的老鷹呵！」站在一個門口上的保姆高聲叫道。

伯爵跳得好，自己也知道。但是他的舞伴不能也不要跳得好。她那龐大的身體站得筆直，有力的兩臂垂向下方（她已經把手提袋遞給伯爵夫人），只有她那嚴肅但俊秀的臉實實在在地參加了跳舞。伯爵整個肥胖身體表現出來的東西，在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方面，只在她那越來越放光的臉上和越來越顫抖的鼻子上得到表現。不過，假如越來越得心應手的伯爵，用他那出人意外的巧妙運動和跳

② Daniel Cooper —— 英國舞 (anglaise) 中的一節，英國舞是一種對面舞，共有許多節，每節有

一個莫名其妙的名字。托爾斯泰此項知識得自家傳。

來跳去的輕捷步伐使觀衆入迷，那末，想到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的體積和習有的嚴肅，她的瀟灑自如——轉身時搖肩，曲臂，或用一隻腳踏地，絕不費力——同樣使全體觀衆驚服。那跳舞越來越有生氣。別的舞侶們不能用他們的動作引起片刻的注意，也不想那樣作。大家都在看伯爵和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納塔莎不斷地扯每個人的袖子或衣服，請他們「看爸爸呀！」雖然他們事實上從來不會從那一雙舞侶身上移開眼睛。在跳舞間歇時，深深喘息的伯爵對樂師們擺手和叫喊，教他們奏得快一點。伯爵圍繞着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飛一般旋轉，一會兒腳尖着地，一會兒腳跟着地，越來越快，越來越快；越來越靈活，越來越靈活；終於把他的舞伴旋轉到她的坐位前，向後方提起一隻靈活的脚，低下他那冒汗的頭，而帶笑容，用臂膊大揮了一下，在納塔莎領頭的雷一般的掌聲和笑聲中，完成了最後一個步驟。兩舞伴直立不動，一面用力喘息，一面用葛布手巾擦臉。

「我們當年習慣的跳舞就是這樣，*ma chère*。」伯爵說道。

「「丹尼爾·古波爾」就是這樣！」馬利亞·德米特力耶夫娜大聲說道，一面捲袖子，一面用力呼吸。

第二十一章

正當勞斯托夫家舞廳裏英國舞隨着疲乏的樂師們胡亂奏出來的調子跳到第六部時，正當疲倦的跟班們和廚子們準備晚餐時，別竺豪夫伯爵發了第六次病。醫生們宣告恢復無望。在一番無聲的懺悔以後，爲那個將死的人舉行了聖餐禮，臨終塗油禮也準備起來了，住宅以內是那時刻常有的一片忙亂和不安。住宅以外，大門之前，一羣喪事承辦人等在那裏，希望作一大筆闊出喪的生意，一有馬車趕過，他們就躲起來。莫斯科的總督曾經慫恿派副官來探問伯爵的病況，在那一晚間，親自來對那個加德林朝的顯貴別竺豪夫伯爵作最後一次訣別。

廣大的客廳中擠滿了人。總督與將死的人獨自相對了半個來鐘頭，當他走過時，每個人都恭恭敬敬地站起來，他則一面淺淺地還禮，一面盡可能快地逃避醫生們、教士、親眷們釘在他身上的眼光。在過去幾天內變得更加削瘦更加蒼白的伐西里王爵送他到門口，把一件事低聲對他說了好幾遍。

總督走後，伐西里王爵獨自坐在舞廳裏一張椅子上，一條腿交疊在另一條腿上，臂肘放在膝蓋上，用手蒙起臉來。像這樣坐過一會兒以後，他站起來，一面用喫驚的眼睛向他周圍看，一面邁着非常匆忙的步子走下通宅後大王爵小姐臥室的長廊。

燈光暗弱的接待室裏的人們惴惴不安地低聲說話，任何時有人走進或走出病人的臥室，他們就靜下來，用滿含驚奇或期待的眼睛看那推開時輕輕作響的門。

「人類的壽數……是限定了的，無法超過的，」一個老教士對一個坐在他旁邊、天真地聽他說話的太太說道。

「我想知道，行臨終塗油禮不太晚嗎？」那位太太補加上教士的法號說道，彷彿她對那問題沒有一點她自己的意見。

「啊，太太，那是一種大禮呀，」教士撫摩着他那向後梳過禿頂的稀疏的一縷一縷的白髮回答道。

「方才那個人是誰呀？總督本人嗎？」客廳另一邊有人問道。「他的樣子是多末年青呵！」

「是的，他已經過了六十歲啦。我聽說，伯爵不再認得任何人了呢？他們要行臨終塗油禮了。」

「我認識一個受過七次臨終塗油禮的人。」

二王爵小姐睜着哭紅的眼睛剛從病室裏出來，坐在羅拉因醫生旁邊，後者神氣活現地坐在加德林的畫像下，把一隻臂肘放在桌子上。

「美，」醫生回答一句關於天氣的話道。「天氣是美的，王爵小姐；此外，在莫斯科令人覺得好像在鄉間。」

「是的，誠然，」王爵小姐歎着氣回答道。「他可以喝一點什麼吧？」

羅拉因考慮起來。

「他服過藥了嗎？」

「服過了。」

醫生看錶。

「拿一盃開水來，放上一撮酒石英，」他用他那細手指表示他所謂「撮」的意思。

「一個人發過第三次病以後還能活，」一個日耳曼醫生對一個副官說道，「是從來沒有的事嘍。」

「他是一個保養得多末好的人！」那個副官說道。「誰來承受他的財產呢？」他低聲補上一句

道。

「那是不會沒有人的嘍，」那個日耳曼人含笑答道。

門響了一聲，大家又都看門，二王爵小姐拿着按羅拉因的指示配好的飲料走進去。日耳曼醫生走去羅拉因那裏。

「你以為他可以支持到早晨嗎？」那個日耳曼人用發音很壞的法國話問羅拉因道。

羅拉因癢起嘴來，在鼻子前搖手指，表示絕對不可能。

「今天夜裏，不會更遲，」他低聲說道，隨即帶着以能清楚地瞭解並說明病情自負的笑容走開去。

這時伐西里王爵已經推開通王爵小姐臥室的門。

這個臥室裏幾乎是漆黑的；只有兩盞小燈點在神像前，還有花和燃燒香錠的愉快氣息。室內擺滿小件的傢具，骨董架子，碗櫃，小桌子。厚厚的潔白的羽毛舖蓋在一道帷子後面隱然可見。一頭小狗叫起來了。

「啊，是你呀，表兄？」

她一面站起來，一面撫摩頭髮，她的頭髮像往常一樣那末極端光滑，好像同她的頭用一塊材料作的，而且塗過了油漆。

「出了什麼事嗎？」她問道。「我非常着慌。」

「沒有，沒有什麼變化。我特意來談一點事務呢，加提契，」王爵一面嘟囔，一面疲乏地坐在她剛離開的椅子上。「你已經把這地方坐暖了，我得說，」他說道。「得，坐下吧：我們談一談。」

「我以爲或許已經出了什麼事呢，」她帶着她那沒有變化的嚴峻得近於冷酷的表情說道；隨後她面對王爵坐下來，準備聽他說話了。

「我想睡一會兒，mon cousin，不過我睡不着。」

「喂，我的親愛的？」伐西里王爵一面說，一面握起她的手，照他的習慣向下按去。

顯然這一「喂？」指明他們雙方不言而喻的許多事。

法文，我的表兄。

生有直綫的僵硬的長得與兩腿不合比例的身體的王爵小姐，直直地看伐西里王爵，她那突出的灰色眼睛裏不帶任何表情。隨後她歎了一口氣，一面搖頭，一面向上看那些神像。這一點可以被看作悲哀和虔誠的表示，也可以被人看作疲倦和希望不久得到休息的表示。伐西里王爵把它瞭解作疲倦的表示。

「我呢？」他說道；「你以為我比較舒服嗎？我像一匹遞信馬一般疲乏，不過我依舊得同你談一談，加提契，很認真地談一談。」

伐西里王爵不再說下去，他的兩頰開始神經性地抽動，一會兒在這一邊，一會兒在那一邊，給了他的臉一種在客廳中從來不會見過的不愉快的表情。他的兩眼也似乎不同尋常：一會兒像是不要臉地狡猾，一會兒含着恐慌的神情向周圍看。

王爵小姐一面用瘦削露骨的手把小狗抱在膝蓋上，一面聚精會神地看伐西里王爵的眼睛，顯然下了決心，就是不得等到明天早晨，她也不先開口。

「喂，你知道，我的親愛的王爵小姐，我的親愛的表妹，加德林·謝茂諾夫娜，伐西里王爵繼續說道，回到了他的本題，似乎不無一種內心的鬭爭；「在像這樣一種時候，我們應當想到各種情形。我們應當想到將來，你們大家的……我愛你們大家，像我自己的孩子一般，你是知道的。」

王爵小姐帶着同一呆板的表情一動不動地繼續看他。

「其次自然我的家庭也不得不在考慮之列，伐西里王爵眼不看她，一面往下說，一面煩躁地推

開一張小桌。「你知道，加提契，我們——你們三姊妹，馬芒托夫，還有我的太太——是伯爵僅有的直系繼承人。我知道，我知道談論或思想這一類的問題，在你是多末難過。在我也並不舒服；不過，我的親愛的，我是就要上六十歲的人了，必須爲一切事準備呀。你知道我已經派人去找彼爾嗎？伯爵，」手指着他的畫像說道，「一定要把他叫來。」

伐西里伯爵疑問地看王爵小姐，但是不能斷定她是在考慮他方才說過的話呢，還是簡單地在看他呢。

「我不斷求上帝答應一件事，*mon cousin*，」她回答道，「就是，上帝憐恤他，讓他那高尚的靈魂平安地離開這個……」

「是的，是的，當然，」伐西里王爵耐不住插嘴道，一面擦他那禿頭，一面忿忿地把他已經推開的小桌子拉回身邊來。「不過……簡而言之，事實是……你自己也知道，去年冬天，伯爵立下一個遺囑，其中載明，他把所有的財產，並不留給我們直系繼承人，却留給彼爾呢。」

「由他去立遺囑吧！」王爵小姐平靜地說道。「不過他不能把他的財產留給彼爾。彼爾是私生子。」

「但是，我的親愛的，」伐西里王爵突然說道，抓住那個小桌子，變得更加興奮，話說得更快了：「假如伯爵已經上奏章給皇上，請求把彼爾立爲嫡子，那怎末辦呢？考慮到伯爵的功勞，他的請求會批准的呀，你明白嗎？……」

正如那些自以為對討論中的問題比與他們交談的人們所知更多的人們的樣子，王爵小姐含笑了。

「我還可以告訴你，」伐西里王爵握起她的手往下說道，「奏章已經寫好，不過不會送出，皇上也已經知道了。唯一的問題是把它毀掉沒有？假如不會毀掉，那末一旦一切都過去了，」於是伐西里王爵歎了一口氣，暗示出他所謂一切都過去了這幾個字的意思，「於是伯爵的文件開封了，遺囑和信都要送呈皇上，那申請一定得到批准。彼爾就要以嫡子的身分承受一切了。」

「那末我們那一份兒呢？」王爵小姐諷刺地含笑問道，彷彿什麼事都可以發生，只有那種事不會發生。

「但是，我的可憐的加提契，這是像白晝一樣明白呀！他那時就是一切東西的合法繼承人，你們就一無所得了。你應當知道，我的親愛的，遺囑和奏章寫了沒有，這兩樣東西已經毀了沒有。假如這兩樣東西偶然忘記了，你應當知道在什麼地方，而且一定要找到，因為……」

「還有什麼呢？」王爵小姐插嘴道，臉上帶着諷刺的笑容，並不改變眼睛的表情。「我是一個女人，你以為我們都是傻子；不過我知道這個：私生子不能繼承……*un bâtard*！」她補上一句道，彷彿以為這名詞的翻譯足以使伐西里王爵明瞭他的爭論不必要。

「誠然，誠然，加提契！你不懂嗎？你非常聰明，你怎末會不明白，假如伯爵已經奏明皇上，求他承認彼爾作嫡子，結果彼爾就要不是彼爾，就要成爲別些豪夫伯爵，於是按照遺囑承繼一切了？因

此，假如遺囑和奏章未毀掉，那末，你除了已經盡了孝 et tout ce qui s'en suit ①的安慰外，就要一無所得！那是一定的。」

「我知道遺囑是立下了，不過我也知道，那是無效的；你，mon cousin，似乎以為我是一個十足的傻子呢，」王爵小姐帶着自以為說了一句詼諧而刻薄的話的女人們的表情說道。

「我的親愛的加德林·謝茂諾夫娜王爵小姐，」伐西里王爵不耐煩地開始說道，「我並非來這裏同你吵嘴，乃是同一個親戚，一個善良的仁慈的忠實的親戚，討論你的利益呀。我第十次告訴你，假如給皇上的奏章和有利於彼爾的遺囑在伯爵的文件中間，那末，我的親愛的小姐，你和你的妹妹們就都不是繼承人了！假如你不信我，那末信一個專家吧。我剛同德米特力·奧努甫力契（家庭法律顧問）談過，他也這樣說呢。」

聽到這裏，王爵小姐的思想中顯然起了一種突然的變化；她的薄嘴唇變白了，不過她的眼睛不會變，當她開始說話時，她的聲音變得顯然出乎她自己的意外了。

「那倒是一件好事！」她說道。「我從來不要任何東西，我現時也不要。」

她把那頭小狗從膝蓋上推開，把衣服撫平。

「這就是感恩報德——這就是給那些爲他犧牲了一切的人們的賞賜！」她叫道。「妙極了！好極了！我任什麼不要，王爵。」

① 法文，也心安理得了。

「是啦，不過不只你一個呀。還有你的妹妹們呢……」伐西里王爵回答道。

但是王爵小姐不聽他的話。

「是的，我好久以前就知道了，不過已經忘記了。我知道，在這個家中，除了卑劣，欺騙，嫉妬，陰謀，忘恩負義——最下流的忘恩負義，我不能期望別的……」

「你知道還是不知道那個遺囑在什麼地方呢？」伐西里王爵追問道，他的兩頰比先前更抽動得厲害了。

「是的，我是一個傻子！我依舊信任人，愛他們，犧牲我自己。不過只有下流的罪惡的人勝利了！我知道誰在出壞主意！」

王爵小姐要站起來，但是王爵握着她的手把她按住。她滿帶突然對全人類失去了信仰的人的神情。她投給她的客人一種忿怒的眼光。

「時間還來得及，我的親愛的。你應當記住，加提契，這一切都是生氣的患病的一利那倉卒弄成的，隨後就忘記了。我們的責任，我的親愛的，是改正他的錯誤，不讓他作這一件不公道的事，減輕他彌留時的痛苦，不讓他在臨死時覺得他傷損了那些……」

「那些爲他犧牲一切的人，」王爵小姐接說道，假如不是王爵依舊按得她緊，她又已經站起來了，「不過他永遠不能理會。不，*mon cousin*，」她歎着氣補上一句道，「我要永遠記住，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應當期望報酬，在這個世界上既沒有名譽，也沒有公道。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不得不奸

詐，不得不殘酷。」

「得啦，得啦！要明白事理呀。我知道你那好心腸。」

「不，我的心腸不好。」

「我知道你的心腸，」王爵重複道。「我重視你的友誼，希望你同樣看得起我。不要把自己鬧昏了頭，在時間還來得及時，不拘是一天，或只有一個鐘頭，讓我們平心靜氣地談一談。……關於那個遺囑，尤其是在什麼地方，把你所知道的情形都告訴我吧。你應當知道的。我們要立刻拿給伯爵看。沒有疑問，他已經忘記了，也會願意毀掉它的。你懂得，我唯一的願望是忠實地履行他的心願；這是我唯一來這裏的理由。我一心一意地來幫助他和你。」

「現時我一切都明白了！我知道誰在出壞主意——我知道！」王爵小姐叫道。

「問題不在這裏呀，我的親愛的。」

「就是你所愛護的那個人，那個可愛的德魯別茲加亞王爵夫人，那個我不肯用來作老媽子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那個無恥的壞女人！」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吧……」

「啊，不要對我說話！去年冬天，她混進這裏來，對伯爵說了我們，特別是蘇菲，那末討厭那末可恥的一些話——我不能述說了——使得伯爵十分難過，他一連兩個星期不肯見我們。我知道就在那時他寫下這個討厭的可恥的文件，不過我過去以為這東西是無效的。」

「我們終於明白了真相——你爲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呢？」

「那東西在他藏在枕頭下的鑲花文書包裹，」王爵小姐說道，不睬他的問題。「現時我知道了！是的；假如我有一樁罪過，一樁大罪過，就是對那個壞女人的仇恨！」王爵小姐幾乎尖叫起來，她這時十分改變了。「她鑽到這里來作什麼呢？不過我一定教訓她一頓。時候就要到了！」

第二十二章

正當這些談話在接待室和王爵小姐的臥室進行時，一輛載有彼爾（他是派人叫來的）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她覺得有陪伴他的必要）的馬車趕進別竺豪夫伯爵住宅的院子。當車輪輕輕地滾過窗子下的草地時，對她的同伴說盡慰藉言詞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發見在他那一角上睡熟了，於是把他喚醒。彼爾一面提起精神，一面隨從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下了馬車，直到那時才開始想等在他前面的與他將死的父親的會見。他看出他們所到的地方不是前門，却是後門。當他從車梯上走下來時，兩個商人模樣的人忽忽忙忙地從門前跑開，躲在牆壁的陰影中。在略一停頓中，彼爾看見住宅兩旁陰影中藏有幾個模樣相同的人。但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跟班、車夫，雖然不會不看見他們，却一點也不注意他們。「似乎沒有什麼不妥，」彼爾一面推論，一面跟隨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她忽忽忙忙地走上一道狹窄的燈光暗淡的石頭樓梯，同時招呼落在後面的彼爾跟上來。雖然他不明白他為什麼必須去見一見伯爵，尤其不明白他為什麼必得走後面的樓梯，但是從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那鎮靜和匆忙的神氣來看，彼爾斷定這都是絕對必要的。樓梯上到一半時，他們幾乎被幾個拿桶子的靴子躡拍著跑下樓梯的男人撞倒。這些人緊貼在牆上，讓彼爾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走過，並不因在那裏看見他們表示一點驚奇。

「這是通玉爵小姐們的住處的路嗎？」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問他們中的一個道。

「是的，」一個跟班用大胆的響亮的聲音回答道，彷彿現時什麼都可以容許了；「左首的門，你老。」

「或許伯爵不會叫我呢，」彼爾在達到樓梯頂時說道。「我還是去我自己的臥室好。」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停下來，等待他走上去。

「啊，我的朋友！」她一面說，一面照那一下午對她兒子說話時的樣子拍他的臂膀，「相信我，我並不比你少受痛苦，不過作一個男子漢吧！」

「不過，說真的，我不是走開好嗎？」他從眼鏡上面和順地看着她問道。

「啊，我的親愛的朋友！忘記你可能受過的委屈吧。要想，他是你父親哪……或許正在呻吟等死呢。」她歎了一口氣。「我從一開始就像愛兒子一般愛你。把你交託給我吧，彼爾，我不會忘記你的利益的。」

彼爾一個字也不懂，只是一切必得這樣的見解越來越有力。於是他馴順地隨從已經推開一扇門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

這一道門通一個後廳接室。一個老頭子，王爵小姐們的聽差，坐在一個角上織襪子。彼爾從來不會到過住宅的這一部分，甚至不知道這些房間的存在。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對一個端着上面有一隻酒瓶的盤子忽忽走過的使女，叫着「我的親愛的」和「我的好人兒」，問王爵小姐們的安，然後把彼爾

領上一條石頭走廊。左首第一扇門通王爵小姐們的住處。那個端酒瓶的使女匆忙中未闔起那扇門（當時住宅中一切都是匆忙的），於是彼爾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經過時本能地向房裏看了一眼，伐西里王爵和最長的王爵小姐正在裏面緊坐在一起談話。眼見他們走過，伐西里王爵帶着顯明的煩躁神情向後退縮，王爵小姐則跳起來，作出一種不顧一切的姿式，拍地一聲用全力關上門。

這舉動與她平常的鎮靜態度是那末不相類，伐西里王爵臉上現出的恐懼神情與他的尊嚴神氣是那末不相稱，使得彼爾停下來，從眼鏡上訊問地看他的領導者。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不露一點驚慌，她僅只淡淡地笑了笑，然後歎了一口氣，彷彿說，這是在她意料之中的。

「作一個男子漢，我的朋友。我一定照顧你的利益的，」她回答他的眼光道，於是順着走廊走得更快了。

彼爾想不通這都是什麼事，尤其不明白「照顧他的利益」的意思，但是他斷定這一切必須這樣。他們從走廊走進伯爵接待室隔壁一個燈光黯淡的大房間。這是彼爾僅從前門見過的那些華麗而寒冷的套房之一，但是，連在這個房間裏，現時也放有一個空浴盆，地毯上有灑出的水。他們撞見一個拿香爐的教會執事和一個用脚尖走過不會注意他們的聽差。他們走進彼爾熟悉的接待室，其中有兩個通養花室的意大利窗子，有加德林大帝高大的半身像和同真人一樣高的畫像。同一的人們依舊坐在這裏，幾乎坐在先前同一的地方，彼此低聲說話。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一進來，大家都不出聲了，都轉過來看她那蒼白的哭得太多的臉，看低着頭馴順地隨從她的彼爾那壯大的身形。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臉上露出緊要關頭已經到來的意味。帶着幹練的彼得堡太太小姐的神情，把彼爾帶在身邊，她這時甚至比那一下午更勇敢地走進來。她覺得，因為她帶來將死的人要見的那個人，她自己的被接見是不成問題的了。她忽忽地看了一眼房裏所有的人，發見伯爵的懺悔師在那裏，於是用一種溜蹄步滑向他去，不十分像鞠躬，却似乎突然變小了，恭恭敬敬地先接受一個教士的祝福，然後接受另一個的。

「感謝上帝，您來得正是時候，」他對教士中的一個說道；「所有我們親戚們都非常懸心。這個青年是伯爵的兒子，」她更柔和地加上一句道。「多末可怕的時候呵！」

說完這個，她走向醫生去。

「親愛的醫生，」她說道，「這個青年是伯爵的兒子。有多少希望嗎？」

醫生趕快向上看了一眼，然後默默地聳聳肩。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以完全相同的動作提起肩頭和眼睛，幾乎把眼睛閉了起來，歎了一口氣，然後從醫生處走向彼爾去。她用格外恭敬十分悲哀的聲音對他說道：

「信任上帝的慈悲！」於是指定一個小沙發，教他坐下來等待她，她則靜靜地走向人人張望的門口，門在她沒進後面時非常輕地響了一聲。

彼爾已經決心無條件地服從他的女監護人，於是走向她指給他的沙發。一到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不見時，他看見房裏所有的眼睛都含着一種超過好奇和同情的東西轉向他來。他看見他們彼此低聲說

話，懷着一種敬畏的甚至卑下的神情向他投過意味深遠的眼光。他受到先前從來不會受過的尊敬。一個陌生太太，先前同教士們談話的那一個，站起來，把坐位讓給他；一個副官把彼爾遺落的一隻手套拾起來，奉還給他；醫生們在他走過時恭敬地默不作聲，並且讓路給他。一開始彼爾願意坐另一個坐位，免得煩勞那位太太，願意自己去拾手套，也願意繞過並不礙他的路的醫生們；但是他一下子覺出這是不可以的，這一夜他是一個必得執行人人期望他執行的一種可怕儀式的人，因此他不得不受他們的服事。他不一聲從那個副官接過手套，坐在那位太太的椅子上，依照埃及雕像的呆板樣子，把他的一雙大手勻稱地放在兩個膝蓋上，在自己內心斷定，一切都是應有的樣子，爲了避免張皇失措，作傻事，他今夜不應當依自己的意思行事，只應當完全服從指導他的那些人的意思。

過不上兩分鐘，伐西里王爵就莊嚴地挺着頭進來了。他穿的是胸前有三顆勳章的長外衣。他似乎從早晨起變得更瘦了；當他向周圍看因而看見彼爾時，他的眼睛似乎比往常更大了。他走到他那裏，握起他的手（他從來不習慣作的一件事），拉向下方，彷彿要試試看這隻手安得牢不牢。

「勇敢，勇敢，我的朋友！他方才要見你呢。那很好！」於是他轉身要走了。

可是彼爾覺得有問候病人的必要，剛說出一「好嗎……」就遲疑起來，不知道稱呼將死的人作「伯爵」是否適當，不過也羞於稱呼他作「父親」。

「他半點來鐘前又發作過一次。勇敢一點，我的朋友……」

彼爾的頭腦是那末昏亂，「發作」這個名詞使他想到受了一種東西的打擊。他茫然地看伐西里

王爵，後來才想起發作過一次是發作過一次病。伐西里王爵順便對羅拉因說了一點什麼，然後翹起腳來走進門內去。他不善於翹起腳來走路，每走一步整個身體都顫動起來。大王爵小姐隨在他後面，教士們和教會執事們和一些聽差們也都走進門內去。隔着門傳出移動物件的聲音，終於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依舊帶着原來面色蒼白然而果於盡職的表情，跑出來，撫摩着彼爾的臂膊說道：

「上帝的仁慈是無窮無盡的！就亟行臨終塗油禮了。來吧。」

彼爾從那個門口走進，踏上柔軟的地毯，於是看見那個陌生的太太、副官、還有一些聽差都隨着他進來了，好像現時不再需要得到入那個房間的許可了。

第二十三章

彼爾很熟悉這個由若干圓柱和一道拱門隔開的大房間，其中的牆壁掛滿波斯毯子。房裏圓柱板面的部分，一邊是掛錦幕的桃花心木的高床，另一邊是一個盛有神像的大盒子，像晚禱時的俄羅斯教堂一般，被紅光照得很亮。在放光的神像下面，擺有一張病人用的長椅子，在那張椅子上，在那顯赫新換過的雪白光滑的枕頭上，彼爾看見——一張閃光的綠被蓋到齊腰處——他父親別竺豪夫伯爵那稔熟的魁偉的身形，以及他那寬闊的前額上令人想到一頭獅子的白髮，俊秀的通紅的臉上那一道非常高貴的深刻的皺紋。他剛好躺在神像下；他那又太又厚的兩手露在被外面。在那手掌向下放着的右手，有一支細蠟燭插在食指和拇指中間，一個老聽差從椅子後面俯過來，把那支蠟燭扶正。椅子旁邊站有教士們，長髮披在莊嚴的閃光的法衣上，手裏拿有點着的細蠟燭，緩緩地莊重地主持那儀式。在他們後面一點，站有那兩個用手巾遮着眼的小王爵小姐，在她們前面站有她們的大姊加提契，她用惡毒的堅決的眼光釘住那些神像，彷彿對大家宣布說，假如她向周圍一看，她便不能控制她自己了。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臉上帶着謙卑的悲哀的饒恕一切的表情，接近那個陌生的太太站在門口旁邊。伐西里王爵站在門前接近病椅子的地方，左手裏拿一支細蠟燭，把左臂靠在他特意轉過來靠的一張絲絨椅子的彫花背上，一面用右手畫十字，一面在每次觸到前額時向上翻眼睛。他臉上裝出一種虔誠的服從

上帝意旨的平靜神情。「假如你們不懂得這意思，」他似乎在說道，「那你們就更糟了！」

他後面立有那個副官，醫生們，男聽差們；像在教堂裏一樣，男女已經分開來。大家都默默地畫十字，教會禱文的誦讀聲、降低了的深沈的低音念經聲、間歇時的歎氣聲和脚步移動聲，是可以聽見的僅有的聲音。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帶着一種表明她自以為深知她作的是什麼的自大神氣，穿過全房間，走到彼爾站着的地方，給了他一支細蠟燭。他把蠟燭點上，因為看周圍的人們看得忘了形，開始用拿蠟燭的那隻手畫起十字來。

蘇菲，那個生黑痣的面色紅潤的愛笑的最小的王爵小姐，專門看他。她露出笑容，把臉藏在手巾裏，藏了一會兒；隨後抬起頭來，一看見彼爾，她又笑起來。她顯然覺出無法看了他不笑，但是不能忍住不看他；於是爲了避免誘惑起見，她靜靜地溜到一條圓柱後面去了。在儀式進行中間，教士們的聲音突然停止了，他們彼此低聲說話，那個扶伯爵的手的老聽差挺起身子，對那些太太小姐們說了一點什麼。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走上前來，一面俯向那個將死的人，一面從背後對羅拉因招手。那個法國醫生未拿蠟燭；他倚在一條柱子上，保持一種恭敬的態度，暗示他一個外國人，雖然信仰上有種種不同，却瞭解現時舉行的儀式的充分意義，甚至加以讚許呢。他這時遮着生氣洋溢的人無聲的步子走向病人，用他那纖細的白手指從綠被中提起那隻不拿東西的手，側起身子來摸脈，然後沈思了一下。病人喝下一點東西，他周圍動盪了一下，隨後人們恢復了各自的地位，儀式繼續下去。在這停頓中間，彼爾看見，伐西里王爵離開他倚靠的椅子，然後——帶着一種神氣，暗示他知道他作的是什麼，

假如別人不瞭解他，那他們就更糟了！……並未走向將死的人，却從他旁走過去，會合了大王爵小姐，與她一同走向房裏放有帶錦幕的大床的那一邊。伐西里王爵和那個王爵小姐離開那張床，雙雙從一個後門走出去，但是在儀式結束以前，他們一前一後地回到他們原先的地方。彼爾對這件事並不比對別的進行中的事更注意，他已經斷然下了決心，當晚他所見的周圍一切總歸是必要的。

誦經停止了，傳來教士敬賀將死的人行完大禮的聲音。將死的人躺在那裏，像先前一樣無聲無氣，一動不動。他周圍的每一個人都動起來了；可以聽見腳步聲和低語聲，話說得最清楚的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

彼爾聽見她說道：

「當然要把他移到床上去；在這裏就不能……」

病人被醫生們、王爵小姐們、聽差們圍得那末密，彼爾不再能看見那紅中透黃的臉及其白色的額髮——在全部儀式進行中，他沒有一剎那不看見那個臉，雖然他同時也看見別的臉。他從聚在椅椅周圍那些人的慎重動作判斷，他們已經抬起那個將死的人，並且在搬運他。

「抓緊我的臂膊，否則你就要把他跌下去了！」他聽見僕人中的一個用着慌的低聲說道。「從底下抓緊。這裏！」不同的聲音叫道；搬運者的深呼吸和脚步的移動越來越急，彷彿他們所搬運的重量超過了他們的體力。

在搬運者們（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也在內）經過那個青年人時，他從他們的頭和背中間暫時瞥

見，病人那又厚又大的未掩起的胸膛和有力的雙肩，被從腋下抬他的那些人們舉了起來，也看見他生白髮鬚髮的獅子一般的頭。這個頭，連同它那異常寬闊的前額和顴骨，它那優秀的肉感的嘴，它那冷峻的莊嚴的表情，不會因死的臨近而改變。這個頭與三個月前伯爵派彼爾去彼得堡時他所記得的一樣。但是這時這個頭因搬運者不平衡的動作而無可奈何地搖擺，那冷淡的無精打采的目光定定地不看任何東西。

經過幾分鐘在高床旁邊的忙亂，抬病人的那些人們散開了。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一面拍彼爾的手，一面說道「來」。彼爾同她走到床前。病人被擺成方才行禮時的莊嚴姿式，頭在枕頭上墊得高高的，兩手勻稱地放在綠綢被上，手心向下。當彼爾走過來時，伯爵在直眼看他，不過帶着一種凡人不能懂得其中意義的神情。這神情不是除了有眼就得看什麼地方外沒有意義，就是有太多意義了。彼爾遲疑了，不知道作什麼好，於是問訊地看他的領導者。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用眼睛作了一種匆忙的表示，一面看病人的手，一面移動她的嘴唇，彷彿向那隻手送吻。彼爾仔細伸長頸子，避免碰那條被，隨從她的暗示，把嘴唇按在那隻骨多肉多的手上。那隻手不會動，伯爵臉上也沒有一絲筋肉動。彼爾又來詢問地看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想知道下一步應當作什麼。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用眼睛指出擺在床旁邊的一張椅子。彼爾一面順從地坐下來，一面用眼睛問她是否作得對。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同意地點頭。彼爾又陷入一尊埃及彫像那呆板的勻稱的姿式，顯然爲了他那又大又笨的身體佔地方太多苦惱，於是盡力作出儘可能小的樣子來。他看伯爵，伯爵依舊看彼爾坐下以前他的臉所在的地方。安

娜·米哈伊羅夫娜用態度表示她領會父子訣別時悲慘的意義。這情形持續了大約兩分鐘，彼爾覺得似乎有一個鐘頭。突然間伯爵臉上那寬闊的肌肉和皺紋痙攣起來。痙攣加重了，那俊秀的嘴扭向一邊（直到這時彼爾才知道他父親離死有多末近），然後從那扭歪的嘴中發出一種不清楚的粗嘎的聲音。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注意看病人的眼睛，想猜出他要什麼；她先指彼爾，再指一種飲料，再用問訊的低聲提出伐西里王爵的名字，然後指那條被。病人的眼睛和臉露出不耐煩的神情。他用力看那個經常站在床頭的聽差。

「要轉向另一邊呢，」那個聽差低聲說道，於是過來把伯爵那沈重的身體轉向牆壁。彼爾站起來幫助他。

當伯爵被轉動時，他的一隻臂膊不由自主地垂到後面去，他用力把它拖到前邊來，但是沒有結果。或許他看見彼爾看那沒有活氣的臂膊時露出的恐慌神情，或許一種別的思想掠過他那將死的腦筋，總之他看那僵硬的臂膊，看彼爾那喫驚的臉，然後又看那隻臂膊，於是他的臉上現出淡淡的可憐的笑意，與他的面容完全不相稱，好像嘲笑他自己的力不從心。眼見這個笑容，彼爾胸中感到一種意外的顫動，鼻子裏也感到一種刺癢，於是眼淚模糊了他的眼睛。病人面向牆壁側過身子。他歎了一口氣。

「他在打盹兒呢，」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看見王爵小姐中的一個來換班時說道。「我們去吧。」
彼爾出去了。

第二十四章

這時接待室裏除了伐西里王爵和大王爵小姐外沒有別人了，他們兩個正坐在加德林大帝的畫像下聚精會神地談話。他們一看見彼爾和他的陪伴，就出聲了，彼爾覺得他看見王爵小姐一面藏一種東西，一面低聲說道：

「我很不屑於見那個女人。」

「加提契已經在小客廳裏擺上茶，」伐西里王爵對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說道。「去喫一點東西吧，我的可憐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否則你就要支持不下去了。」

他對彼爾什麼都不說，僅只在他肩頭下臂膊上作了同情的一捏。彼爾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走進小客廳去了。

「經過一夜不睡，沒有像這一盃好喝的俄國茶還未提神了，」羅拉因站在一張桌子前，一面帶着一種壓下去的高興神情說話，一面用一隻細緻的中國無柄杯子一點一點地喝茶。桌子擺在那個圓形的小房間裏，上面有茶和冷晚餐。所有那一夜留在別竺豪夫伯爵家的人們，都聚在桌子周圍來消夜。彼爾清清楚楚地記得這個小圓形客廳以及其中的鏡子和小桌子。過去宅內舉行跳舞會時，不懂跳舞的彼爾，喜歡坐在這個小房間裏，看太太小姐們，穿着舞服，赤裸的雙肩上佩着鑽石和珍珠，從這裏走

過，向照得很亮的鏡子裏看她們自己，那些鏡子把她們的影子重複好幾次。這時這同一房間黯淡地點有兩支蠟燭。一張小桌上雜亂地擺有茶壺茶盃和晚餐碟子，在夜半的時候，一羣雜色的人坐在那裏，並非享樂，却在憂鬱地低聲說話，每一句話和每一種動作都透露出他們沒有人忘記臥室中正在發生的和將要發生的事。彼爾不會喫一點東西，雖然他可能非常喜歡喫。他訊問地看他的監護人，因而看見她又用脚尖走向伐西里王爵和大王爵小姐所在的客廳。彼爾斷定，這也是必要的，於是略一停頓就跟了她去。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正站在王爵小姐旁邊，她們兩個都在用緊張的低聲談話。

「讓我知道，王爵夫人，什麼是必要的，什麼是不必要的，」兩個中年紀比較輕的一個說道，顯然處在她砸她臥室的門時同一緊張狀態。

「但是，我的親愛的王爵小姐，」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一面圓通而有力地回答，一面擋住通往臥室的路，不讓對方通過，「這在可憐的叔父需要安息的時候，不太使他難過嗎？當他的靈魂已準備好了的時候，塵世的談話……」

伐西里王爵順着習慣的態度，坐在一張安樂椅上，把一條腿高高地交叉在另一條腿上。他那鬆得好像下邊比較重的雙頰在猛烈地抽動；但是他裝出不關心那兩個女人所說的話的人的神情。

「來呀，我的親愛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讓加提契喜歡作什麼就作什麼吧。您知道伯爵非常寵愛她呀。」

「我連這文件裏寫的是什麼還不知道呢，」兩個女人中比較年輕的一個轉向伐西里王爵指着她握

在手裏的鑲花文書包說道。「我只知道，他的真正遺囑在他的寫字桌裏，這是他已經忘記的一個文件。……」

她想越過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去，但是後者跳來跳去，阻住她的路。

「我知道，我的親愛的仁慈的王爵小姐，」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一面說，一面把文書包捉得那末緊，顯然她不肯輕易放鬆。「親愛的王爵小姐，我請求您，我忠告您，對他發一點慈悲吧！Je vous en conjure……」

王爵小姐並不回答。她們對那個文書包的爭奪是唯一可以聽見的聲音，不過，假如王爵小姐說起話來，顯然她的話不會中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的聽的。雖然後者不屈不撓地爭持下去，她的聲音絲毫不失去它那甜甜蜜蜜的堅定而柔和的意味。

「彼爾，我的親愛的，來這裏。我以為，他在家務討論中不會是多餘的，不是這樣嗎，王爵？」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表兄？」王爵小姐突然尖叫道，聲音高得客廳裏的人們都聽見了，也都喫了一驚。「不知是誰許她來參與，在一個將死的人的臥室門前演一場活劇，這時你爲什麼總不出聲？陰謀家！」她惡毒地申叱道，然後用全力拉扯那個文書包。

但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向前進了一兩步，握緊文書包，然後換一換手。

伐西里王爵站起來了。「噯！」他帶着非難和驚奇的神情說道，「這真是胡鬧！來呀，放開，我

對你說。」

王爵小姐放開了。

「你也放開！」

但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並不服從他。

「放開呀，我對你說！我一定負責。我一定自己去問他，我！……這樣使你滿意了吧？」

「不過，王爵，」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說道，「在這末莊嚴的大禮以後，讓他有片刻的平安吧！來，彼爾，把你的意見告訴他們，」她轉向那個青年人說道。已經來得很近的彼爾，懷着驚愕看王爵小姐那失去一切威儀的忿怒的臉，也看伐西里王爵那抽動的雙頰。

「記住，出了事你要負責，」伐西里王爵嚴厲地說道。「你不知道你在作的是什麼。」

「壞女人！」王爵小姐大喝了一聲，出其不意地衝向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去，從她手中奪過那個文書包。

伐西里王爵低下頭，攤開兩手。

就在這時，那一扇彼爾看了很久、一向開得很輕的可怕的門，嘩啦一聲飛開來，砰的一聲砸在牆上，隨後那三姊妹中的第二個扭着兩手衝出來了。

「你們在作什麼啦！」她狠狠地叫道。「他就要死了，你們讓我一個人陪他！」

她的姊姊扔下了文書包。彎着腰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趕快抓起那個爭奪的目的物，然後跑進

臥室去。大王爵小姐和伐西里王爵，一清醒過來，也就隨着她進去了。幾分鐘後，大王爵小姐觀着蒼白的呆板的臉走出來，又咬起她的下嘴唇。一看見彼爾，她臉上現出一種壓制不住的仇恨。

「不錯，現時你可以高興了！」她說道；「這就是你一向專等的。」於是她哭起來，把臉藏進手巾裏，從房裏衝出去。

伐西里王爵隨着出來。他歪歪斜斜地走向彼爾所坐的沙發，跌在上面，用手蒙起臉來。彼爾看見，他面色蒼白，下頷抖動，彷彿發瘧子一般顫抖。

「啊，我的朋友！」他握着彼爾的臂肘說道；他的聲音中有彼爾從來覺不出一種誠懇和軟弱的意味。「我們常作壞事，我們好欺騙人，一切爲了什麼？我就要六十歲了，親愛的朋友……我也……一死萬事皆空，萬事皆空！死是可怕的呀……」於是他哭起來了。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最後出來。她邁着遲緩安靜的步子走近彼爾。

「彼爾！」她說道。

彼爾投給她一種詢問的眼光。她吻那個青年人的前額，用眼淚滴濕他。隨後，停了一下，她說道：

「他不在了……」

彼爾從眼鏡上看她。

「來呀，我要陪伴你。用力哭吧，沒有像哭那末使人舒服的了。」

她把他領進那個昏暗的客廳，彼爾也喜歡沒有人看得見他的臉。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離開了他，

到她回來時，他已經頭枕在臂上睡熟了。

早晨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對彼爾說道：

「誠然，我的親愛的，這是我們大家一種大損失，不必說你了。不過上帝會支持你的：你年青，現時我希望你也握有一大筆財產了。這囑還不會開封。我很知道你，可以斷定，你不會因此改變態度，不過你却增加了責任，所以你必须作一個男子漢哪。」

彼爾不出聲。

「或許後來我會告訴你，我的親愛的孩子，假如我當時不在那裏，誰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呢！你知道，直到前天，叔父才應許不忘記包力斯。不過他來不及了。我希望，我的親愛的朋友，你會實踐你父親的願望吧？」

彼爾對這一切完全不懂，羞怯地紅着臉默默地看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王爵夫人。同彼爾談過這幾句話以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回到勞斯托夫家就睡了。早晨醒來時，她對勞斯托夫家人們以及她所有的相識述說別竺豪夫伯爵逝世的詳情。她說，伯爵照她自己願意依來死的樣子死了，他的結局不僅動人，而且感化人。說到父子最後一次見面，那情形是那末動人，她一想到就不能不哭，也不知道兩個中哪一個在那可怕的時刻表現得更好——那個父親到死都記得每一件事和每一個人，並且對那個兒子，或彼爾，說過那末悲惻的話；那個兒子令人看了覺得可憐，他悲慟得非常厲害，不過竭力隱瞞，免得使他那將死的父親難過。「那是痛苦的，不過於人有益。看了老伯爵和他那高尙的兒子一類人，

可以把靈魂提高呢，」她說道。至於大王爵小姐和伐西里王爵的行爲，她不以為然，但是用了低聲而且當作大秘密說出來。

第二十五章

在童山，尼古拉斯·安德力耶維契·包爾康斯基王爵的莊子上，天天盼望小安德列夫王爵及其夫人的到來，不過這盼望並未紊亂老王爵家中的生活常軌。總司令尼古拉斯·安德力耶維契王爵（在交際場中綽號「普魯士王」），自從保羅帝把他放逐到他鄉間的莊子上以來，就同他女兒瑪麗王爵小姐和她的女伴布里恩小姐繼續住在那裏。雖然他在新朝得到回京城的自由，他依舊繼續住在鄉間，他說，任何要見他的人可以走一百哩路由莫斯科來童山，他自己則不需要任何人和任何東西。他時常說，人類罪過只有兩種——懶惰和迷信，德行也只有兩種——活動和智慧。他自己担任他女兒的教育，爲要發展她內中那兩種主要的德行，教給她代數和幾何，一直教到她二十歲，又把她的生活安排得沒有一點空閒。他自己永遠有事作：寫他的傳記，解決高級數學中的問題，在旋盤上轉鼻煙盒，從事花園工作，或監督他莊子上永遠在進行的建築。因爲規律是便利活動的一個首要條件，他家中的規律達到最高的精密點。他總在絲毫不爽的情形下就餐，不僅在同一點鐘，乃在同一分鐘。對待他周圍的人們，從他的女兒到他的農奴們，王爵是嚴厲的，剋刻的，因此，用不着作一個殘忍的人，他引起

◎ 這個頭銜原先只用於陸軍元帥，但是在加德林時代，凡達到第三級和最高級的上將級的將軍們，都可以用這個頭銜。

了殘忍的人們所不能引起的畏懼和尊敬。他雖然退了職，這時在政治上也沒有勢力，每一個奉派到王爵莊子所在的那一省的高級官吏，把謁見他看作自己的本分，在王爵準時出現以前，完全照建築師、園丁、或瑪麗王爵小姐的樣子，在那高暢的延接室中等候。非常高的書房門敞開來，露出一個小老頭的身形，頭戴灑過粉的假髮，生有枯萎的小手，燈額時掩起他那精明的放青春光的眼睛的兩道白色濃眉，這時坐在延接室裏的每一個人都生出同一的尊敬感以至恐懼感。

在那一對青年夫婦要到的那一天早晨，瑪麗王爵小姐照常在規定請安的時刻進入延接室，一面戰戰兢兢地畫十字，一面默默地背禱文。她每天早晨照這樣進來，每天早晨禱告當天的會見可以順利度過。

一個坐在延接室裏的灑過粉的老僕人靜靜地站起來，低聲說道：「請進吧。」

隔着門傳來旋盤有規律的呼聲。王爵小姐怯怯地推開那扇動得沒有聲音的滑快的門。她停在入口處。王爵正在旋盤旁工作，回頭看過一眼後，繼續他的工作。

那個寬大的書房擺滿顯然不斷使用的東西。鋪有書籍和圖案的大桌子，鎖上插有鑰匙的玻璃門的高書架子，供站着寫字用的高書桌，上面放有一本敞開的練習簿，還有那個工具雜陳削屑四繞的旋盤——一切表明繼續不斷的種類不同的有條有理的活動。那隻穿鑲銀的韃靼靴子的小脚的動作，那隻瘦削有力的手的堅定壓力，表明王爵依舊擁有健康的老年人不屈不撓的耐性和精力。旋盤又轉過幾遭以後，他把腳從踏板上移開，擦過他的鑿子，投進掛在旋盤上的皮袋裏，然後一面走向桌子，一面叫

他女兒過來。他從來不爲他的孩子們祝福，於是他簡單地抬起他那鬚毛森然的臉（因爲還未刮過），一面溫和而親切地看她，一面嚴肅地說道：

「很好嗎？那末好啦，坐下吧。」他拿起他手寫的幾何課練習簿，用脚勾過一張椅子。

「留給明天！」他急速地翻着書，用他那硬指甲從某段到某段作着記號說道。

王爵小姐俯在桌子上的練習簿上。

「等一下，這裏有你一封信，」老頭子突然說道，於是從懸在桌子上方的袋子裏拿出一封女人筆蹟的信，拋在桌子上。

一看見那封信，紅暈從王爵小姐臉上現出來。她趕快拿過來，低下頭看。

「艾羅伊茲寄來的嗎？」王爵含着冷笑問道，那一笑露出他那依舊堅固的微黃的牙齒。

「是的，是朱麗葉寄來的，」王爵小姐回答道，怯怯地看了一眼，怯怯地笑了一笑。

「我還可以放過兩封信，不過第三封我就要檢查了，」王爵嚴厲地說道；「我恐怕你們寫許多胡塗話。我要看第三封！」

「假如你喜歡，就看這一封吧，父親，」王爵小姐舉着信說道，臉紅得更厲害了。

「第三封，我說第三封！」王爵粗暴地叫道，把那封信推開，把兩個臂肘靠在桌子上，把載有幾

● 王爵明知信是朱麗葉寄來的，却用虛騷的小說 *Julie, ou la nouvelle Héloïse*（朱麗葉，新艾羅

伊茲）來諷刺。王爵是伏泰爾和冷靜理性的崇拜者，衷心憎惡這部書。

何圖解的練習簿拉過來。

「得，小姐，」他開始說道，一面貼近他女兒俯在書上，一面把一條臂膊放在她所坐的椅背上，因此她覺得自己四面八方被包圍在她久已熟悉的老年人和菸草的辛辣氣息中間。「哪，小姐，這些角是相等的；請注意，ABC角……」

王爵小姐帶着恐慌的神情看她父親那在她附近閃爍的眼睛；她臉上的紅暈忽來忽去，顯然她什麼都不懂，她是那末喫驚，她的恐懼妨礙她瞭解她父親任何進一步的解釋，不拘那解釋是多末清楚。不論這是先生的過失，還是學生的過失，每天發生下面同樣的事：王爵小姐的眼睛模糊起來，她任什麼看不見也聽不見，只覺出她嚴厲的父親那貼近她的老臉，他的呼吸和他的氣味，只能想什麼時候可以趕快回她自己的房間，可以平心靜氣地解答那個問題。那個老頭子精神錯亂了：大聲地前後移動他所坐的椅子，用力控制自己，避免發脾氣，不過差不多總是發了脾氣，叫罵起來，有時把練習簿拋開去。

王爵小姐作了一個錯誤的答案。

「哈，她不是一個傻子嗎！」王爵一面叫，一面推開書，陡然轉開去；不過他立刻站起來，踱來踱去，輕輕地摩一摩他女兒的頭髮，然後又坐下來。

他拉過椅子來，繼續講解下去。

「這不可以，王爵小姐；不可以，」當瑪麗王爵小姐把載有第二天功課的練習簿拿過、合起、將要離開時，他說道：「數學是最重要的，小姐！我不要使你像我們那些愚蠢的太太小姐。習慣了這東

西，你就要喜歡它了，「於是他輕輕地拍她的臉。「這東西就要把所有胡塗思想趕出你的頭腦去了。」她轉身要走了，但是他用手式攔住她，然後從那張高書桌上拿過一本未割頁的書來。

「這是你那艾羅伊茲寄給你的祕密解答。一類的東西。宗教性的！我不干涉任何人的信仰……我已經看過。拿去吧。得，現時去吧。去。」

他拍拍她的肩頭，然後親自關上她身後的門。

瑪麗玉爵小姐帶着憂愁的恐慌的表情回到她的臥室，那種表情很少離開她，使她那不漂亮的病態的臉更加不漂亮了。她坐在她的寫字桌旁，桌上豎有小型的肖像，散布有書籍和文件。玉爵小姐的浪漫與她父親的整齊達到同等的程度。她放下那本幾何書，急忙拆開她的信。這是她最親密的童年朋友也就是參加勞斯托夫家命名日燕會的那同一朱麗葉·加拉金寄來的。

朱麗葉用法文寫道：

「親愛的寶貴的朋友，別離是多末可怕多末可驚的事呀！雖然我對自己說，我生活的一半和幸福的一半與你分不開，我們中間儘管有距離，我們的心被不能分解的結子連在一起，但是我的心不肯聽天由命，不顧我周圍的快樂和煩惱，我不能克服我們分離以來就留在我心中的一種秘密的悲哀。爲什麼我們不像去年夏天那樣在一起，在你那大書房中，在那張藍沙發上，那張可以談心的沙發上？爲什

● 指艾加茲侯森 (Eckartshausen—1752—1803) 作的自然祕密解答 (A Key to the Mysteries

of Nature)。這是一部神祕著作，一八零五年譯成俄文，在互助團員中間格外流行。

麼我現時不能，像三個月以前那樣，從你那非常高尚非常平靜非常聰明的模樣，從我非常愛的寫信時如在此目前的模樣，吸取新鮮的道德的力量？

讀到這裏，瑪麗王爵小姐歎了一口氣，向豎在她右首的鏡子裏看了一眼。鏡子裏反映出一個軟弱的不優美的身形和削瘦的臉。她那永遠含愁的眼睛，這時帶着特別絕望的神情，看她鏡子裏的影子。「她奉承我呢，」王爵小姐一面想，一面轉過頭來往下讀。但是朱麗葉並非奉承她的朋友：王爵小姐的眼睛——大，深，亮（彷彿有時從裏邊射出一道一道的暖光——是那末美，雖然她的臉不漂亮，這雙眼睛却時常賦給她一種比美更強大的吸引力。不過王爵小姐從來不知道她自己的眼睛的美麗表情——她想不到自己時這雙眼睛所具的神情。正如所有的人一樣，她一向鏡子裏看，她的臉便露出一種勉强的不自然的表情。她往下讀道：

「全莫斯科所說的除去戰爭沒有別的了。我的兩個兄弟有一個已經在國外，另一個在近衛隊，就要向國境出發了。我們親愛的皇上已經離開彼得堡，據推測，頗有御駕親征的意思呢。但願那個破壞歐洲和平的科西加怪物會被全能的上帝恩賜給我們作元首的天使推翻。不說我的兩個哥哥，這一場戰爭已經奪去我最關心的友好之一了。我指的是小尼古拉斯·勞斯托夫，由於他那熱情的性格，他不能安於袖手旁觀，已經退出大學去從軍了。我要對你承認，親愛的瑪麗，他雖然極端年青，他的出發從軍在我却是一大痛苦呢。我去年夏天對你說過的這個青年人，是那末心地高尚，滿具近時二十

● 指拿破崙，因他在科西加出生，所以這樣說。

來歲的老頭子們少有的那種真正的青春氣概，而且，格外值得說，他是非常坦白，非常勇敢。他是那末純潔，那末富有詩意，我同他的關係雖然短，却已經成爲我這受了很多苦的可憐的心最甜美的慰藉之一了。有一天我要把我們別離的情形和當時所說的一切話告訴你。那情景還太生動了。啊，親愛的朋友，你是幸福的，不知道這些強烈的歡樂和悲愁。你是幸運的，因爲後者總是比較有力呀！我十分知道，尼古拉斯太年青了，對我不會超過一個朋友，不過這種甜美的友誼，這種詩意的純潔的交情，正是我的心所需要的呢。不過不要談這個了！全莫斯科談論的主要新聞是老別竺豪夫伯爵的死，和他的遺產。想一下吧！三個王爵小姐得到的很少，伐西里王爵一無所得，承受全部財產的是 Monsieur ●彼爾，此外，他已經被認作嫡子了；所以他現時是別竺豪夫伯爵，俄國最好財產的主人。謠傳伐西里王爵在這件事上演了一個很下流的角色，垂頭喪氣地回了彼得堡。

「我承認，我不大懂這所有遺囑和遺產問題；不過我却知道，自從這個一向以老實的 Monsieur 彼爾爲我們大家所知的青年人，變成了別竺豪夫伯爵，作了俄國最大財產之一的主人，眼見有待婚女兒們費手的媽媽們和年青小姐們自身對他的腔調和態度的轉變，我覺得很有趣，不過，在我我之間說，我總覺得他是一個有一點可憐的傢伙。在過去兩年間，人們用替我找丈夫來爲自己開心（其中大多數我甚至不認識），現時莫斯科的說媒年鑑把我當作將來的別竺豪夫伯爵夫人來談論了。不過你會瞭解，我對那個地位並不羨慕。談到結婚：你知道嗎，不久以前，公認的阿·姨·安娜·米·哈伊羅夫娜，

在我應許嚴守秘密之後，把一個關於你的婚事的計劃告訴我。不多不少，嫁給伐西里王爵的兒子阿納托列，他們想使他娶一個又富又貴的人，藉以改善他，於是他的親友們選定了你。我不知道你怎樣想，不過我把讓你知道這件事看作我的責任。據說，他生得很俊秀，是一個可怕的無賴。關於他，我只打聽到這末多。

「不過不要講閒話了。我已經寫到第二張紙的末尾，媽媽派人通知我去阿普拉克辛家喫飯呢。讀一讀我現時寄給你的神秘書吧；這部書在這裏很受歡迎呢。雖然裏邊有薄弱的人類頭腦難於把握的東西，這却是一部使靈魂平靜和高尚的好書。再會吧！代我向尊大人致敬，問布里恩小姐好。我盡我愛你的心來擁抱你。

「再啓：祈以令兄及其可愛的小太太的消息告我。」

王爵小姐帶着沈思的笑容考慮了一會兒，她那閃光的眼睛亮得她的臉完全變了形。隨後她突然站起來，邁着她那沈重的步子走到桌子前。她拿出一張紙，她的手在上面迅速地移動起來。這是她寫的回信，也是用法文寫的：

「親愛的寶貴的朋友，——你十三日的來信給了我很大的快樂。如此說來，你依舊愛我了，我的風流的朱麗葉？你把別離說得那末壞，不過它在你身上似乎不會發生它常有的影響呢。你爲我們的別離訴苦。那末，被奪去一切我所重視的人們的我，假如我敢訴苦，我應當說什麼呢？啊，假如我們沒有宗教來安慰我們，人生一定是很可悲的了。你爲什麼以爲我會挑剔你對那個青年的熱情呢？在那一

類的問題上，我只挑剔我自己。我懂得別人心中那一類的感情，假如我從來沒有過，我就不能加以贊成，也不加以反對。不過，我覺得基督徒的愛、對鄰人的愛、對仇敵的愛，比起一個青年人好看的眼睛在像你這樣一個風流可愛的少女心中所能引起的感情來，似乎更有價值，更甜美，更好罷了。

「別竺豪夫伯爵的死訊在你來信以前就達到我們這裏，家父很爲這消息難過呢。他說，伯爵是那個大世紀倒數第二名代表，現時輪到他自己了，不過他要盡力使他這一輪盡可能來得遲。上帝使我們避免那可怕的不幸吧！」

「我不能同意你對彼爾的看法，我從他童年時就認識他。我總覺得他有極好的心腸，這乃是我最近重視的人類品質。至於他的遺產和伐西里王爵所演的脚色，對他們雙方都是很可悲的。啊，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們神聖的救主所說，駱駝穿過針眼容易過富人進上帝的國，是非常真實的。我憐憫伐西里王爵，但是我更惋惜彼爾。那末年輕，担負那末大的財產——他要受到何等誘惑呢！假如有人問我，最喜歡塵世上的什麼，那一定是比最窮的乞丐更窮了。親愛的朋友，多謝你寄給我在莫斯科那末受歡迎的書。但是，因爲你對我說，在某些好處之外，書中還有我們薄弱的人類理解力不能把握的東西，費時間讀不能領會因而不能有結果的東西，我覺得沒有多大用處。有一些人喜歡研究僅能引起疑惑激發想像的神秘書，給他們一種與基督教單純的教義完全抵觸的誇張傾向，因而混淆了他們的頭腦，這種情形我永遠不能瞭解。我們還是讀使徒行傳和福音書吧。我們不要想貫通其中的神秘吧；因爲，我們這些可憐的罪人，我們的肉體形成我們與永生之間一道穿不透的幕，當我們還留在肉體裏邊時，我們

怎能知道上帝那些可怕的神聖的秘密呢？我們還是限於研究我們神聖的救主留作我們下界指導的那些高尚的道理吧。我們要勉力信奉那些道理，服從那些道理，我們要確信，我們越少由著我們薄弱的人類思想浮蕩，我們就越使上帝喜歡，因為上帝排斥一切不由他發出的知識；我們越少想去測探他不喜歡我們知道的東西，他就越快藉了他的聖靈啓示給我們。

「家父不會對我說到求婚的人，不過告訴我，他接到了一封信，正在等待伐西里王爵來訪問。關於這個娶我的計畫，我要告訴你，親愛的良友，我把結婚看作我們應當服從的一種神聖制度。雖然這在我可能是痛苦的，只要全能的上帝一旦把作妻和作母的責任加在我身上，我就盡可能忠實地去盡那個責任，不用考察我對上帝給我作丈夫的他所抱的感情來煩惱我自己。

「我已經接到家兄一封信，預報他就要同他的太太來童山。不過，這快樂是短的，因為他就要離開我們，去參加誰也不知道怎樣或爲什麼把我們捲進去的不幸的戰爭了。不僅你所在的地方——政治的中心和世界的中心——一味談論戰爭，連在這裏，在田野的勞動和大自然的平靜中間——城裏人認爲鄉間特色的——也聽見和痛苦地感到戰爭的謠言了。家父除了我完全不懂的進軍和退軍外不談別的；前天，當我在村子裏照常散步時，我見到一個傷心的場面……那是從我們人民微去從軍的一個輸送隊。你可以看見那些出發的人們的母親、妻子、兒女的情形，也可以聽見那嗚咽。彷彿人類已經忘記宣傳愛和寬恕的神聖救主的道理——彷彿人類把最大的功德歸之於互相殺戮的本事了。

「再會，親愛的仁慈的朋友；願救主和聖母使你留在他們神聖的全能的照顧下！
瑪麗」

「啊，你要寄信嗎，王爵小姐？我已經把我的送出了。我寫給我可憐的母親呢，」含笑的布里恩小姐急急忙忙地用她那悅耳的帶喉音的聲調說道。她帶進瑪麗王爵小姐那十分悲慘的憂鬱的世界一種完全不同的氣氛，一種無憂無慮的心滿意足的氣氛。

「王爵小姐，我應當警告你，」她放低她那誇張的喉音往下說道，顯然很滿意她自己的聲調。「王爵剛才在罵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呢。他的心情很不好，很陰沈。要當心哪。」

「啊，親愛的朋友，」瑪麗王爵小姐回答道，「我已經請求過你，永遠不要用我父親的心情來警告我。我不許我自己判斷他，也不願別人那樣作。」

王爵小姐看她的錶，知道練習翼琴的時間已經遲了五分鐘，於是帶着恐慌的神情走進起居室。在十二點和兩點之間，照每天的規定，王爵休息，王爵小姐彈翼琴。

第二十六章

白髮的聽差，傾聽著大書房裏王爵的打鼾聲，昏昏地坐在那裏。從住宅的另一端，從關閉的門中，傳來重奏了二十遍的杜塞克樂曲難句子的聲音。

就在那時，一輛有壁和一輛帶頂的馬車趕到門廊前。安德列夫王爵走出馬車，幫助他那小夫人下來，然後讓她在他前面進門。戴假髮的老季杭從延接室的門內探出頭來，低聲報告了王爵正在睡，然後趕快關上門。季杭知道，他兒子的到來和任何非常事件都不得擾亂那一天既定的秩序。安德列夫王爵對這一點似乎像季杭一樣知道得清楚；他看他的錶，彷彿要檢驗他離家以來他父親的習慣會否改變，既經斷定不會改變，他轉向他的太太去。

「他要過二十分鐘才起床。我們去瑪麗的臥室吧，」他說道。

小王爵夫人這時長胖一點了，不過她的眼睛和她那短短的毛茸茸的含笑的嘴唇，當她開始說話時，像先前一樣愉快地美麗地翹起來。

「哈，這是一座皇宮呵！」她帶着人們在跳舞會中恭維主人的表情向周圍看着對她的丈夫說道。「我們來吧，快，快！」她向周圍打量着對季杭笑，對她的丈夫笑，對伴隨他們的跟班笑。

「那是瑪麗在練琴吧？我們要靜悄悄地去，嚇她一跳。」

安德列夫王爵帶着一種慇懃而煩悶的表情隨從她。

「你已經見老了，季杭，」他順便對那個吻他的手的老頭子說道。

在他們到達發出翼琴聲的那個房間以前，那個漂亮的金髮的法國女人布里恩小姐衝出來，似乎歡喜得喪魂失魄了。

「啊！王爵小姐天大之喜！」她叫道：「究竟來了！我應當通知她。」

「不，不，請不要……你是布里恩小姐呀，」小王爵夫人吻着她說道。「我已經從我的小姑娘對你的友情認識你了。她不會料到我們來吧？」

他們走向傳出反來覆去的樂句聲的起居室的門。安德列夫王爵停下來，作了一個苦臉，彷彿料到一種不愉快的事。

小王爵夫人走進室內。樂句中斷了，傳出一聲叫喊，隨後是瑪麗王爵小姐沈重的步子和親吻的聲音。到安德列夫王爵走進時，過去只在他結婚時見過短短的一面的王爵夫人和王爵小姐，已經親熱地摟抱在一起，碰到什麼地方就把她們的嘴唇印上去。布里恩小姐站在她們旁邊，用手按着心，含着一種幸福的微笑，顯然同樣想哭或想笑。安德列夫王爵一面聳肩，一面皺眉，像音樂愛好者聽到一個錯誤音符時的樣子。那兩個女人彼此放開來，隨後好像怕太遲了一樣，捉住彼此的手，吻過，拉開去，又吻起彼此的臉來，隨後使安德列夫王爵大喫一驚，兩個都哭起來了，於是又吻起來。布里恩小姐也哭起來了。安德列夫王爵顯然覺得不自在，但是在那兩個女人看來，她們哭似乎十分自然，她們也似

乎從來不會想到，在這樣的聚會中，能有別的樣子。

「啊！我的親愛的！……啊！瑪麗！……」她們突然叫道，然後大笑起來。「我昨天夜裏夢見：……」——「你未料到我們來吧？」——「啊！瑪麗，你已經瘦一點了！……」——「可是你已經胖一點了！……」——

「我立刻認出王爵夫人來了，」布里恩小姐插嘴道。

「我一點也不會想到！……」瑪麗王爵小姐叫道。「啊，安德列夫，我未看見你呢。」

安德列夫王爵和他的妹妹，手握着手，互相親吻，他對她說，她依舊像先前一樣的哭小孩。瑪麗王爵小姐已經轉向她的哥哥，她那閃光的大眼睛可愛的溫暖的柔和的視線，透過眼淚，停留在安德列夫王爵的臉上。

小王爵夫人不斷地說話，她那短短毛茸茸的上嘴唇需要連續地迅速地接觸她那鮮紅的下嘴唇，隨後當她臉上現出牙齒閃光眼睛發亮的笑容時就又翹了起來。她述說他們在斯帕士基山上遭遇的在她那身體狀況下可能受嚴重損害的變故，緊接着就告訴他們，她把她的所有的衣服都留在彼得堡了，誰也不知道她在這裏要穿什麼呀；然後說，安德列夫已經完全變了，然後說，吉蒂·奧丁草娃已經嫁了一個老頭子，然後說，有一個向瑪麗求婚的人，一個真正求婚的人，不過他們後來再談吧。瑪麗王爵小姐依舊默默地看她哥哥，她那美好的眼睛滿含愛慕和憂愁。顯然她在追隨一串與她嫂嫂的話不相干的思想。在最後一次彼得堡燕會的敘述中間，她對她哥哥說道：

「那末你真要去從軍了，安德列夫？」她歎着氣說道。

麗協也歎了一口氣。

「是的，而且就在明天，」她哥哥回答道。

「他就要把我拋在這裏；誰也不知道爲什麼，當他可能升官的時候……」

瑪麗王爵小姐未聽到底，繼續着她那一串思想，轉向她的嫂嫂，柔和地看了看她的身形。

「一定有了嗎？」她問道。

小王爵夫人的臉變了。她歎了一口氣，然後說道：

「是的，十分一定。啊！很可怕……」

她的嘴唇伸下來。她把臉移近她小姑的臉，而且出乎意外地又哭起來了。

「她需要休息，」安德列夫王爵皺了一下眉說道。「是不是，麗協？領她去你的臥室吧，我要去

見父親了。他好嗎？一點未變？」

「是的，一點未變。不過我不知道你的意見怎樣，」王爵小姐欣喜地回答道。

「鐘點也不變嗎？還有在樹蔭路上的散步？還有那個旋盤？」安德列夫王爵帶着不大看得出的笑

容問道，那笑容表明，他儘管愛慕和尊敬他父親，却也知道他的弱點。

「鐘點也未變，還有那個旋盤，還有數學和我的幾何課，」瑪麗王爵小姐得意揚揚地說道，彷彿

她的幾何課是她生平最大的一件。

當那二十分鐘已過、老王爵起床時間已到時，季杭來叫小王爵去見他父親了。老頭子爲要對他兒子的到來表示歡迎，改變了一下常軌：他下令準許他兒子在他晚餐前整裝時去他的住處。老王爵永遠是舊式裝束，穿古老的外衣，戴灑粉的假髮；當安德列夫王爵進入他父親的整裝室時（並非帶着他在各客廳表現的傲慢的神情和態度，却覷着他同彼爾談話時那活潑有生氣的臉），那個老頭子裹着一件灑粉外套坐在一張皮面大沙發上，把他的頭交給了季杭去料理。

「啊！戰士來了！要消滅布昂納拔嗎？」老頭子一面說，一面在季杭握緊來編結的髮辮長度所許可的範圍內搖他那灑過粉的頭。

「你至少應當妥當當地制服他，否則，假如他像這樣進行下去，他不久就要使我們也作他的臣民了！你好嗎？」於是他伸出他的面頰。

老頭子在餐前小睡後很高興。（他時常說，小睡一下「餐後是銀的——餐前是金的」。）他從鬆鬆的濃眉下投給他兒子快活的側面的眼光。安德列夫王爵走過去，吻他父親指示給他的地方。他不回答他父親那得意話題——拿當時的軍人特別是波納巴來開玩笑。

「是，父親，我已經來您這裏，把我懷孕的媳婦帶來了，」安德列夫王爵一面說，一面用誠懇的恭敬的眼光追隨他父親臉上每一種動作。「您身體好嗎？」

「只有蠢人和遊手好閒的人才生病呢，我的孩子。你知道我：我從早忙到夜，又有節制，所以我當然好啦。」

「謝上帝，」他兒子含笑說道。

「不關上帝的事！得，說吧，」他繼續說道，回到他的得意問題；「告訴我，日耳曼人怎樣教你們用你們喚作『戰略』的新科學打布昂納拔吧？」

安德列夫王爵含笑了。

「給我定一定神的時間哪，父親，」他含笑說道，他的笑表明，他父親的缺點並未妨礙他兒子愛他，敬他。「嘿，我還不會有安頓下來的時間呢！」

「胡說，胡說！」那個老頭子叫道，一面搖他的髮辮，看是否結得牢固，一面捉住他兒子的手。「你媳婦的住處已經預備好。瑪麗王爵小姐可以領她去那裏看，她們可以說個沒有完。那是她們女人們的作風！我高興留下她。坐下來談吧。談我懂得的米切爾生的軍隊，——還有托爾斯泰的……同時出征。……不過南方的軍隊要作什麼呢？普魯士是中立的……我知道的。奧國怎樣？」他一面說，一

● 指溫曾格洛德帶去維也納作最後決定的計畫。這計畫規定由三方面進攻法國人。瑞典人、英國人、俄國人（後者有一隊由某托爾斯泰伯爵率領）由北方經過滂麥倫和漢諾威進攻；奧國人和俄國人由中歐進攻——因此，俄國要提供兩支軍隊，一支在波蘭，由米切爾生和本寧森率領，把普魯士捲入戰爭；另一支在加里西亞，由庫圖左夫和布蒙夫丁率領，沿多瑙河作戰；奧國也提供兩支軍隊：一支在巴伐利亞，與俄國人合作；一支在意大利，在倫巴狄作戰。第三方面由俄國人從科佛、英國人從馬爾太和納普勒斯王國經過意大利中部進攻。

面從椅子上起來，在室內踱來踱去，季杭則跟在他後面跑，把各種衣飾遞給他。「瑞典怎樣？他們怎樣跨過滂麥倫呢？」

安德列夫王爵見他父親不肯放鬆，開始解釋將來出征的行動計畫了——一開頭是不情願的，但是越來越興奮，說下去時不自覺地順着習慣從俄國話改爲法國話了。他解釋，一支九萬人的軍隊，怎樣威脅普魯士，使她脫離中立，加入戰爭；那支軍隊的一部分，怎樣在斯特拉爾松德與瑞典軍隊會合；二十二萬奧軍，連同十萬俄軍，怎樣在意大利和萊因河上行動；五萬俄軍和數量相同的英軍，怎樣在納普勒斯登陸，以及總數五十萬軍隊，怎樣從不同方面進攻法軍。在他這樣解釋時，老王爵不表示一點興趣，只是一面穿衣服，一面走來走去，彷彿他並不在聽，並且出乎意外地插了三次嘴。一次他在談話中間喊道：「那一件白的，那一件白的！」

這是說，季杭未把他所要的背心遞給他。另一次他插嘴道：

「她不久就要生產了吧？」他不滿意地搖着頭說道：「那不好！說下去，說下去。」

第三次插嘴來在安德列夫王爵將要說完的時候。老頭子用老年人的破嗓子開始唱道：「Malbrook

sen van-en guerre. Dieu sait quand reviendra.」

他的兒子僅只笑了笑。

「我並非說這是我贊成的計畫，」兒子說道；「我不過把它的內容告訴您。拿波崙這時也定出他

● 法文，馬爾巴洛去從軍，不知何時返家門。——一支很著名的法國歌。

的計畫，並不比這個壞呢。」

「得，你並不會告訴我什麼新東西呀，」那個老頭子沈思地迅速地重複道：

「*Dieu sait quand reviendra.* 去餐廳吧。」

● 卽前歌第二句：不知何時返家門。

第二十七章

在指定的時間，灑過粉刮過臉的王爵進入餐廳，他的兒媳婦、瑪麗王爵小姐、布里恩小姐、連同他的營造師，已經在那裏等候他了。後者因了僱主的怪僻心情被邀入座，雖然那個小人物的地位斷乎不會使他期望一種光榮的。王爵大體上很嚴格地遵守社會等級，連重要的政府官吏都不許入座，居然出乎意外地選定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他時常去偏僻處向棋盤格的手巾上醒鼻子）來表明人類平等的道理，並且不止一次地向他的女兒叮嚀，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一點也不比我壞」。在餐時，王爵對那個沈默寡言的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說的話，時常比對任何別人說的多。

在像宅內所有房間那樣極端高暢的餐廳裏，家屬、跟班——每隻椅子後面有一個——都站在那裏等候王爵進來。茶房頭臂上搭着餐巾在察看餐桌周圍的布置，對跟班們作手式，緊張地從壁鐘看到王爵要進來的門。安德列夫王爵在看一隻塗金的大框子，這是他先前不會見過的，其中裝有包爾康斯基王爵家的譜系圖，對面掛有另一隻同樣的框子，其中裝有畫得很壞的戴冕的當權王爵的像（顯然出自田莊畫家之手）——傳說中的盧力克後裔和包爾康斯基家的祖先。安德列夫王爵又來看那張譜系圖，一面搖頭，一面笑，好像看見一張與本人相像得有趣的畫像。

● 大田莊上，地主的農奴中間有畫家，音樂家，等等，並非罕見的事。

「那是多末徹頭徹尾地像他呀！」他對走向他來的瑪麗王爵小姐說道。

瑪麗王爵小姐詫異地看她哥哥。她不懂他笑的是什麼。她父親作的每一件事都使她起敬，都是不可爭辯的。

「每個人都有他的弱點，」安德列夫王爵繼續說道。「想想看，以他那強大的腦力，縱情於這一類的胡鬧！」

瑪麗王爵小姐不瞭解她哥哥的批評的大胆，剛要回答時，書房中傳來期望中的脚步声。王爵照習慣迅速地活潑地走進來，彷彿有意使他的輕快態度與他家的謹嚴禮貌成一對照。就在那一剎那，那隻大鐘敲了兩下，另一隻鐘也用尖銳的聲音從客廳裏響應了。王爵站立不動；他那鬆鬆的濃眉下靈活的閃光的眼睛嚴肅地察看所有在場的人，然後停在小王爵夫人身上。她像沙皇進來時的朝臣們那樣，感到那個老頭子在他周圍引起的恐懼和尊敬意味。他拍了拍她的頭髮，然後拙笨地拍了拍她的頸背。

「我見了你很高興，很高興，」他一面說，一面注意着她的眼睛，然後迅速地走向他的坐位，坐下來。「坐下，坐下！坐下，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

他把他旁邊的地方指給他的兒媳婦。一個跟班爲她移過一張椅子。

「呵，呵！」那個老頭子一面說，一面把眼睛投向她那脹圓了的身形。「你們太性急了。那不好！」

他照往常那枯燥的冷淡的不愉快的樣子笑起來，只用嘴唇笑，不用眼睛笑。

「你應當散步，盡可能多散步，盡可能，」他說道。

小王爵夫人不會或不願聽他的話。她不出聲，似乎很狼狽。王爵問她父親的狀況，於是她開始含笑開始說話了。他問彼此相識者的狀況，於是她更加活潑，嘮叨下去了，替各種人問候他，然後敘說城裏的閒話。

「阿普拉克辛娜伯爵夫人，可憐的人，已經死去了丈夫，她已經哭得沒有眼淚了，」她說道，越來越有生氣了。

在她活潑起來時，王爵越來越嚴肅地看她，然後，突然間，彷彿已經把她充分研究過，已經對她形成確而不移的觀念，他轉過身子，去同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說話了。

「喂，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我們的布昂納拔就要遭殃了。安德列夫王爵」（他從來這樣稱呼他的兒子）「方才對我說，有多少軍隊召集起來對付他呀！你和我却從來不會重視他。」

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一點也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和我」談過關於波納巴的那類事，不過，他懂得他有作那懸掛王爵得意話題的釘子的需要，於是問訊地看小王爵，想知道後來的情形。

「他是一個偉大的戰略家！」王爵指着那個營造師對他兒子說道。

於是談話又轉向戰爭，波納巴，以及當時的軍事家們和政治家們。老王爵似乎不僅相信所有當時的人都不過是不懂戰爭和政治入門的嬰兒，而波納巴是一個法國風的小人物，他的成功不過因為不再有波托本金或蘇伏洛夫一類人來同他作對，他也相信歐洲並沒有政治難題，也沒有真正的戰爭，只

有當時人們正在耍的一種傀儡戲，他們裝出作真事的樣子罷了。安德列夫王爵愉快地容忍他父親對新人物的譏笑，引誘他說下去，懷着明顯的樂趣來聽。

「過去永遠似乎是好的，」他說道，「不過，蘇伏洛夫自己不是陷入摩婁為他布下的圈套而不知道怎樣從裏邊脫逃嗎？」

「這是誰告訴你的？誰？」王爵叫道。「蘇伏洛夫！」於是他拋出他的碟子，季杭趕快接住。

「蘇伏洛夫！……考慮一下吧，安德列夫王爵！兩個人……非特列克和蘇伏洛夫；摩婁！……假如蘇伏洛夫不受牽掣，摩婁一定作了俘虜；但是他有 Hofs — kriegs — wurst — schnapps — Rath 得應付。那是連魔鬼也沒有辦法的呀！等你到那裏時，你就要發見那些 Hofs — kriegs — wurst — Rath 是什麼東西了！蘇伏洛夫既然不能駕馭它們，那末米查耶爾·庫圖左夫有什麼辦法？沒有，我的親愛的孩子，」他繼續說道，「你和你的將軍們不會打得過布昂納拔的；你們就要不得不找法國人來，希望他們同類相殘了。日耳曼人巴倫已經奉派去美國紐約找法國人摩婁了，」他說道，他指的是那一年邀

① Potemkin —— 十八世紀俄國政治家和軍事家，加德林二世的寵臣。

② Moreau —— 拿破崙手下將軍，後來成了敵人。

③ Frederick —— 普魯士王，曾與奧國聯盟以對抗法蘭西共和國。

④ 直譯為「宮內軍事臘腸燒酒參議院」，是包爾康斯基王爵為奧國軍事參議院起的諷名。

⑤ 戲指 P.A. Pahlen —— 保羅朝彼得堡總督，曾參與暗殺保羅的陰謀。

請摩婁加入俄國軍隊的事。……「妙啊！……那些波托木金們、蘇伏洛夫們、奧爾羅夫們●都是日耳曼人嗎？不是，孩子，不是你們大家都昏了頭，就是我老糊塗了。願上帝幫助你們，不過你就要知道將來的情形。布昂納拔已經變成他們中間偉大軍事家了！哼！……」

「我絕對不說所有計畫都是好的，」安德列夫王爵說道，「我不過驚奇您對波納巴的見解。您可以隨意嘲笑，不過波納巴依舊是一個偉大的軍人！」

「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老王爵對那個忙於喫烤肉但願被忘記的營造師叫道：「我不是對你說過布昂納拔是一個偉大戰略家嗎？哪，他說同樣的話。」

「當然，大人，」營造師回答道。

王爵又發出他那冷笑。

「布昂納拔生來運氣好。他有優秀的兵士。此外，他從打日耳曼人開頭。只有懶骨頭才打不過日耳曼人呢。自從開天闢地以來，人人打得過日耳曼人。他們打不過任何人，除非彼此對打。他就是以打他們成名。」

於是王爵開始解釋，波納巴在軍事上以至在政治上，據他看來，犯過的一切錯誤。他兒子不答辯，不過不拘提出什麼論據，他顯然像他父親一樣難於改變意見。他一味地聽，嚥不作答，不由得不驚奇這個獨身在鄉間住了這末多年的老人家，怎能對最近歐洲所有軍政局勢知道得研究得這末仔細，

這末深刻。

「你以為我是一個老頭子、不懂得目前的局勢嗎？」他父親結尾道。「但是時局使我不安。我夜間不睡。喂，你這個偉大軍事家在什麼地方翹過他的本事呀？」他結束道。

「說起來話就太長了，」兒子回答道。

「得，那末去你的布昂納拔那裏吧！布里恩小姐，你那勤務兵皇帝又有一個崇拜者了，」他用很好的法國話叫道。

「您知道，王爵，我不是一個波納巴黨呵！」

[*Dieu sait quand reviendra*] ●……王爵不合調地哼道，然後更加不合調地笑着離開餐桌。

在那全部討論中間和下餘的用餐時間，小王爵夫人一聲不響地坐在那裏，帶着一種驚慌的神情，一會兒看她的家公，一會兒看瑪麗王爵小姐。當她們離開餐桌時，她捉住她小姑的臂膊，把她拉進另一個房間。

「你父親是多末聰明的人，」她說道；「或許這就是我怕他的緣故。」

「噯，他是非常仁慈的嘍！」瑪麗王爵小姐回答道。

第二十八章

安德列夫王爵當天晚間出發。老王爵不改變日常習慣，餐後就退休了。小王爵夫人留在她小姑的臥室裏。安德列夫王爵穿着不帶肩章的旅行衣在指定給他的房間同他的聽差收拾行李。親自察看過馬車、照料裝入衣箱以後，他吩咐把馬套起來。只有那些他永遠帶在身邊的東西留在他的臥室裏；一隻小箱子，一隻裝銀餐具的大行軍箱，兩支土耳其手鎗，一把佩刀——他父親的贈品，是他從圍攻奧查珂夫之役帶回的。安德列夫王爵所有這些旅行物品都很整齊：新鮮，清潔，都裝進用帶子仔細紮起的布套子。

在開始旅行或改變生活態度時，長於思慮的人們總陷入一種嚴重的心境。在那樣的時候，人們檢討過去，計畫將來。安德列夫王爵臉上露出很親切很柔和的神情。他背着手忽忽地從一個室角走向另一個室角，一面向前直看，一面沈思地搖頭。他害怕從軍嗎，或他為離開他的夫人悲哀嗎？——或許兩樣都有，不過他顯然不願在那種心情下被人看見，因為一聽見走廊裏的腳步聲，他趕快鬆開手，停在一張桌子前，彷彿在架一隻小箱子的蓋子，並且換上他平時那鎮靜的冷淡的表情。他聽見的是瑪麗王爵小姐沈重的腳步聲。

「我聽見你已經吩咐套馬了，」她喘息着（她顯然是跑着來的）叫道，「我非常想再同你單獨地

談一次呢！誰也不知道我們又要離別多久。你不因為我來惱我吧？你已經大變了，安德魯沙，」她補上一句道，彷彿要解釋這樣一個問題。

當她說出他的暱稱「安德魯沙」時，她含笑了。這個嚴肅的俊秀的成年人會是安德魯沙——作過她的童年遊伴的那個纖弱的惡作劇的少年——想到這裏，她顯然覺得奇怪了。

「麗協在哪裏啦？」他問道，僅用笑臉回答她的問題。

「她疲倦得已經在我臥室的沙發上睡了。噯，安德列夫！你有多末可愛的一個太太呀，」她一面說，一面對着她哥哥坐在沙發上。「她完全是一個孩子：一個非常可愛的快活的孩子。我已經漸漸地十分喜愛她了。」

安德列夫王爵不出聲，不過王爵小姐看出他臉上現出的嘲諷和輕視的神情。

「我們應當寬容小的弱點；誰能沒有呢，安德列夫？不要忘記她是在交際場中長大的，在交際場中受教育的，所以她現時的處境是不快活的。我們應當對每個人設身處地。Tout comprendre, c'est tout pardonner.」在她過慣的生活以後，與她的丈夫分開，孤身一人被拋在鄉間，在她那身體狀況下，想一下，她這可憐人會覺得怎樣！那是很痛苦的呀。」

安德列夫一面看他妹妹，一面含笑，好像我們對我們以為徹底瞭解的那些人含笑。

「你住在鄉間，並不以為這生活可怕呀，」他回答道。

● 法文，瞭解一切，原諒一切。

「我……那是不同的。爲什麼談到我呢？我不希望任何別種生活，也不能希望，因爲我不知道有別的。不過，安德列夫，一個年青的交際場中的女人，在她一生最好的年月，被埋沒在鄉間，孤身一人——因爲爸爸永遠是忙的，我呢……嘿，你知道我是多末不善於招待一個習慣於最好的社交生活的女人，你爲她想一下吧。只有布里恩小姐……」

「我一點也不喜歡你那個布里恩小姐，」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不嗎？她很好，很和氣，況且她也很多可憐的地方呢。她沒有一個親人，沒有一個。說實話，我並不需要她，她甚至妨礙我。你知道我從來是一個野人，現時更加是那樣了。我喜歡孤獨。……父親非常喜歡她。她和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是他從來善眼相看的兩個人，因爲他作過他們兩個的恩人。正如斯特惠恩所說，「我們愛那些受過我們好處的人，遠過於愛那些給過我們好處的人。」在她死掉她自己的父親，無家可歸時，父親收留了她。她很和順，我父親也喜歡她的誦讀法。她晚間讀給他聽，讀得很好。」

「十分坦白地說，瑪麗，我料到父親的性格有時使你難堪，是不是？」安德列夫王爵突然問道。
瑪麗王爵小姐對這問題先喫了一驚，隨後就害起怕來。

「使我？使我？……使我難堪！……」她說道。

「他一向相當嚴厲；現時我以爲他漸漸使人很難堪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似乎有意誹謗他

的父親，以苦惱或測驗他的妹妹。

「你各方面都好，安德列夫，不過你有一點自恃聰明，」王爵小姐說道，她所追隨的是她自己的思想綫索，不是談話的趨向——「那是一種大罪過。我們怎能判斷父親呢？況且，即使我們可以，像我父親這樣一個人，所能引起的感情，除了尊敬以外，還有別的吗？同他在一起，我非常滿足，也非常幸福。我但願你們大家都像我一樣幸福。」

她哥哥不相信地搖頭。

「唯一使我難過的事……我要對你說實話，安德列夫，——就是父親對待宗教問題的態度。我不懂一個具有他那樣大智慧的人怎能看不見像白晝一樣明白的事，怎能把路迷得那末遠。這是唯一使我不快活的事。但是，即使在這一點上，我近來也能看出一種進步的痕迹。他的諷刺近來不那末刻薄了，他接見過一個教士，作了一次長談。」

「啊！我的親愛的，我恐怕你和你的教士在浪費氣力，」安德列夫王爵嘲笑地但溫和地說道。

「啊！non est，我只禱告也希望上帝會應我。安德列夫……」她停頓過一會兒後怯怯地說道，「我對你有一個很大的請求。」

「什麼呀，親愛的？」

「不——應許你不會拒絕！這件事並不給你添麻煩，也不使你難堪，但是會安慰我。應許呀，安

● 法文，我的親愛的。

德魯沙！……」她一面說，一面把手伸進她的手提袋中，但是並不把她在裏邊握着的東西拿出來，彷彿她握着的東西就是她請求的目的，斷乎不可以在請求得到應許以前露出來。

她怯怯地看她哥哥。

「即使這是一大堆麻煩……」安德列夫王爵回答道，彷彿在猜這是與什麼有關的。

「隨你怎樣想吧！我知道你完全像父親。隨你怎樣想吧，不過爲了我的緣故作這件事吧！請你一定作！父親的父親，就是我們的祖父，在他所參加的一切戰爭中佩帶這東西。」（她依舊不拿出她在手提袋中握着的東西。）「那末你應許嗎？」

「當然。那是什麼呀？」

「安德列夫，我用這個神像來保祐你，你一定應許我，你永遠不摘下來。你應許嗎？」

「假如它沒有一百磅重，不會壓斷我的頸子……爲了使你喜歡……」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但是，一看出他的笑話在他妹妹臉上引起的痛苦表情，他立刻懊悔了，於是補上一句道：「我很喜歡；真的呀，親愛的，我非常喜歡。」

「與你的意志相反，上帝會拯救你，憐恤你，使你皈依他，因爲只有他裏邊有真理和平安，」她一面用含情顫抖的聲音說，一面用雙手把懸在一條精製的銀鏈上的橢圓的古色的黑臉的小金地救主像捧在她哥哥面前。

她畫過十字，吻過那個神像，然後把它遞給安德列夫。

「請你，安德列夫，爲了我的緣故！……」

溫和的光綫從她那怯弱的大眼睛裏放射出來。那一雙眼睛照亮她整個瘦削的病態的臉，使它美麗起來。她哥哥本可以把神像接過去了，但是她攔住他。安德列夫懂得了，畫了十字，又吻過神像。他臉上現出一種柔和的神情，因爲他受了感動，但是也有一種諷刺意味。

「謝謝你，我的親愛的。」她吻了吻他的前額，然後又坐在沙發上。他們靜默了一會兒。

「如我方才對你說的，安德列夫，照你向來習慣的樣子，要和藹，要寬厚。不要嚴格地挑剔麗協，」她開始說道。「她是那末可愛，那末和藹，她現時中的地位又是很難處的呀。」

「我不以爲我對你埋怨過我的女人，瑪莎，或責備過她。你爲什麼對我說這一切話呢？」
紅點子現在瑪麗王爵小姐臉上，她不出聲了，彷彿她覺得心裏有病。

「我什麼都不會對你說過，但是你已經聽說了。我爲這個難過呢，」他往下說道。

她的前額、額子、兩頰上的紅點子越來越深了。她想說一點什麼，但是說不出。她哥哥猜對了：小王爵夫人在飯後哭過，談過關於她生產的預兆，談過她夢中的情形，也埋怨過她的命運，她的家公，以及她的丈夫。哭過以後她就睡了。安德列夫王爵爲他的妹妹覺得不安。

「你要知道，瑪莎：我不能因任何什麼責備我的女人，也永遠不會因任何什麼責備我的女人，我也不能因與她有關的任何什麼責備我自己；不拘把我放進什麼環境，這情形永遠是這樣。不過，假如

你要知道實情……假如你要知道我不是快活？不是！她是不是快活？不是！但是爲什麼這樣呢，我不知道……

他這樣說着站起來，走向他妹妹，俯下去，吻她的前額。他那俊秀的眼睛中閃出一種體貼的和藹的不習慣的光澤，不過他並不看他妹妹，却越過她的頭，向敞開的門口的黑暗看去。

「我們去她那里吧，我應當告別。或者——去喚醒她，我隨後就來。彼特盧希加！」他招呼他的聽差道：「來這裏，把這些拿走。把這個放在座位上，這個放在右邊。」

瑪麗王爵小姐站起來，走向門口，然後停下來，說道：

「安德列夫，假如你有過信仰，你一定轉向上帝，求他給你感覺不到的愛情，你的禱告早已得到應驗了。」

「嘿，或許！」安德列夫王爵說道。「去吧，瑪莎；我立刻就來。」

在去他妹妹房間的途中，在連結兩翼的走廊中，安德列夫王爵遇見含着甜笑的布里恩小姐。這在那一天是第三次，她帶着一種陶醉的天真的笑容，在沒有人的走廊裏與他相遇。

「哦！我以爲你在你的臥室裏呢，」她說道，爲了某種理由，紅着臉垂下眼睛。

安德列夫王爵嚴厲地看她，一種忿怒的表情突然現在他臉上。他不對她說一句話，只看她的前額和頭髮，不看她的眼睛，那種輕蔑的神情使那個法國女人面紅耳赤，一聲不響就走開了。當他來到他妹妹的臥室時，他的太太已經醒了，她那快活的聲音，一句緊跟着一句，從敞開的門口傳出來。她照

常用法國話來說，彷彿在長時間的自制後，她希望彌補上錯過的時間。

「不，但是想一下那個竺保娃。老伯爵夫人，帶着假的髮髻，滿嘴假牙齒，彷彿她要欺騙她的年紀呢。……哈，哈，哈！瑪麗！」

這同一關於竺保娃伯爵夫人的話，以及這同一笑聲，安德列夫王爵已經在別的人們面前聽他太太說過差不多五次了。他輕輕地走進房間。那個既豐滿又紅潤的小王爵夫人，手上拿着她的手工，坐在一張安樂椅上，不斷地談話，述說彼得堡的舊事以至詞句。安德列夫王爵走過來，拍了拍她的頭髮，問她旅行以後是否休息過來。她回答了他，然後繼續她的嘮叨。

那輛六匹馬拉的馬車已經停在門廊前。那是一個秋夜，黑得車夫看不見轅桿。拿燈籠的聽差們在門廊裏跑來跑去。那所大房子被透出大窗子的燈光照得很亮。家奴們聚在穿堂，等候向小王爵送別。家屬們全體在延接室集合：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布里恩小姐，瑪麗王爵小姐，還有小王爵夫人。安德列夫王爵被喚去他父親的書房，因為後者願意獨自對他話別。大家都在等待他們出來。

安德列夫王爵進入書房時，那個老頭子，戴着老花眼鏡，穿着白色化裝外套（他穿着這件衣服，除了他兒子外，不接見任何人），坐在桌子旁寫字。他回頭看了一眼。

「要走啦？」他照舊寫下去。

「我來告別呢。」

● Zubova—Zub 在俄文作牙齒解，這裏有意作成音意雙關字。

「吻我這裏吧，」他觸了一下他的面頰：「多謝，多謝！」

「您爲什麼謝我呢？」

「因爲不拖拖拉拉，不弔在女人裙帶上呵。報國至上。多謝，多謝！」他不停地寫下去，寫得他的烏翎筆一面濺墨，一面尖叫。「假如你有什麼話說，就說吧。這兩件事可以同時進行，」他補上一句道。

「關於我媳婦。……把她留在你手上，我實際很抱愧。……」

「何必說廢話？說你要說的吧。」

「在她的產期到來時，派人去莫斯科找一個 accoucheur ①。……教他來這裏。……」

老王爵停下筆，好像未聽懂一般，把嚴肅的眼睛釘在他兒子身上。

「我知道，假如大自然不進行她的工作，沒有人能幫忙，」安德列夫王爵說道，顯然狼狽起來。「我知道，一百萬件中不過有一件出錯兒，不過這是她的幻想，也是我的幻想。他們對她說過什麼。她作過一個夢，受了驚。」

「哼……哼……」老王爵一面對自己嘟囔，一面寫完他正在寫的東西。「我可以照辦。」他簽了一個花字，然後突然轉向他的兒子，大笑起來。

「這是一筆不好的生意，是不是？」

「什麼不好，父親？」

「太太呀！」老王爵言簡意賅地說道。

「我不懂！」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是的，這是無可奈何的，孩子，」王爵說道。「她們都像那樣；人不能不結婚哪。不要怕；我不會對任何人說，不過你自己是知道的。」

他用瘦削的小手指抓起他兒子的手，握起來，用似乎要看穿他兒子的鋒利眼睛直瞪他兒子的臉，然後又發出他的冷笑。

兒子歎了一口氣，算是承認了他父親已經懂得他。那個老頭子繼續疊信，封信，用他那習慣的速度，把封蠟、火漆、紙張等抓起，拋下。

「有什麼辦法呢？她是漂亮的！我一定盡力。使你的精神安樂，」他在封信時用斷碎的句子說道。

安德列夫不說話；他父親懂得了他，他是既喜歡，又不喜歡。老頭子站起來，把信遞給他兒子。「聽呵！」他說道；「不要爲你的老婆發愁；可作的一定作。哪，聽清楚！把這封信交給米查耶爾·伊拉力昂諾維契。我已經寫明，他應當把你用在適當的地方，不要使你長期作副官；一種不好的位置！對他說，我記得他，也喜歡他。把他接待你的情形寫信告訴我。假如他好——伺候他。尼古

拉斯·包爾康斯基的兒子不需要在冷淡待遇下伺候任何人。來這裏。」

他的話快得說不完一半，不過他兒子習慣懂得他了。他把他領到書桌前，揭起蓋子，拉出一個抽屜，拿出一本寫滿他那有力、高大、嚴密的筆跡的練習簿。

「我大概會死在你前頭。那末，記住，這些是我的回憶錄；在我死後呈交皇上。哪，這是一張倫巴債券^①和一封信；這是給寫作蘇伏洛夫戰史的人的獎金。把它送去學術院。這是我逝世後給你讀的一些記錄。你會覺得這些東西有用的。」

安德列夫未對他父親說，他沒有疑問還可以活很久。他覺得他不應當那樣說。

「我一定完全照辦，父親，」他說道。

「得，哪，再見！」他把手給他兒子吻，然後擁抱他。「記住這個，安德列夫王爵，假如他們打死你，你的老父我會難過。……」他出乎意外地停下來，隨後突然用一種爭吵的聲音尖叫道：「但是，假如我聽說，你的行為不像尼古拉斯·包爾康斯基的兒子，我就要害羞了。」

「您本用不着對我說這個呀，父親，」兒子含笑說道。

老頭子不響了。

「我也要求您，」安德列夫王爵繼續說道，「假如我被打死，假如我有一個兒子，不要讓他離開您——如我昨天說過的……讓他在您這裏長大。……求您。」

① Lombard bond——倫巴就是當舖，是當時的政府機關，發行有利債券，名爲倫巴債券。

「不讓他歸太太所有嗎？」老頭子說道，隨即大笑起來。

他們面對面站在那裏，不出一聲。老頭子鋒利的眼睛直釘在他兒子的眼睛上。老王爵臉下部有一種東西抽動。

「我們已經說過再見。去吧！」他突然一面用響亮的憤怒的聲音喊，一面敞開他的門。

「什麼事呀？什麼？」當王爵小姐和王爵夫人瞥見門口處的安德列夫王爵和穿白化裝外衣、戴眼鏡、沒有假髮、用憤怒的聲音喊叫的老頭子的身形時，兩個人一同問道。

安德列夫王爵歎了一口氣，不去回答。

「得！」他轉向他的太太說道。

這一聲「得！」滿帶冷諷的意味，彷彿他在說道：「哪，表演你那一套吧。」

「安德列夫，已經！」小王爵夫人說道，面色轉白，帶着驚慌的神情看她丈夫。

他撲抱她。她尖叫了一聲，倒在他的肩上，失去了知覺。

他慎重地脫出她依靠的肩頭，看了看她的臉，然後仔細地把她放在一張安樂椅上。

「再會，瑪麗，」他輕輕地對他妹妹說道，握起她的手，吻她，然後疾步離開那個臥室。

小王爵夫人躺在那張扶手椅上，布里恩小姐擦她的太陽穴。瑪麗王爵小姐一面扶着她的嫂嫂，一面依舊用她那滿含淚水的美麗的眼睛看安德列夫王爵走出去的門，然後對着他的方向畫十字。像手鎗彈一般，從書房中傳來老頭子憤怒的連續噴鼻聲。安德列夫王爵剛走出去，書房門就很快地敞開來，

穿白化粧外衣的老頭子的莊嚴身形向外看。

「走了嗎？那就好啦！」他說道；忿忿地看了看失去知覺的小王爵夫人，他不滿地搖頭，隨後砰的一聲把門關起來。

第一章

一八零五年十月間，一支俄國軍隊在佔領奧國大公領地的村鎮，還有新從俄國到來的其他聯隊，在布蘭諾要塞附近紮營，騷擾他們所居住的民家。布蘭諾是庫圖左夫總司令的大本營。

一八零五年十月十一日，剛到布蘭諾的步兵聯隊之一，停在市區的半哩以外，等待總司令檢閱。雖然那地點和環境——果園，石圍牆，瓦屋頂，遠處的小山——具有非俄國的外形，雖然那些居民（他們懷着好奇心看那些兵士）不是俄國人，那聯隊却完全具有俄國境內任何地方任何準備檢閱的俄國聯隊的外形。

在最後一天行軍的晚間，接到一道命令說，總司令要檢閱行進中的聯隊。聯隊長不明瞭那道命令的字句，於是發生了部隊應否作行進隊形的問題，雖然如此，大隊長們根據「禮多人不怪」的原則，在會議中決定，聯隊以檢閱隊形備檢。於是兵士們在二十哩的行軍以後，整夜不閉眼來從事縫補和清潔，副官們和連長們則估計和核算，於是，在早晨，那聯隊——雖然在前一天最後一次行軍時是散漫的紛亂的一羣——形成一個兩千人的整齊隊伍，其中每一個人知道他的地位和職責，每一個鈕扣和每一條皮帶都留在應在的地方，而且清潔得閃光。不僅外部一切是整齊的，總司令若往軍裝下面看，也要使他歡喜，他將發見每人身上有一件清潔襯衫，每一個行軍袋裏有數量合於規定的物品，如兵士

們所說，「大針，肥皂，一應俱全」。只有一件無人能安心的事。那就是兵士們的靴子的狀況。兵士們的靴子有一半以上爛出洞來。不過這點完全不是聯隊長罪過，因為，雖然經過再三的要求，靴子不會由奧國軍需部發出來，聯隊已經走過七百來哩路了。

聯隊長是一個年紀大的性急的健壯的矮胖的將軍，生有灰色眼眉和灰色鬍子，從胸到背比兩肩的距離更寬。他身穿嶄新的軍裝，上面現出摺過的痕迹，佩帶厚重的金肩章，好像站在他那寬大的雙肩上，並非躺在上面。他具有微幸執行平生最神聖的任務之一的人的神情。他在隊伍前邊走來走去，每走一步就抖擻一下，微微地拱起背來。顯然那位首長讚美他的聯隊，以他的聯隊為樂，他的全部精神都被他的聯隊佔去，但是他那趾高氣揚的神情似乎表明，在軍務之外，交際興趣和女性也佔去他不小的一部分思想呢。

「喂，米查耶爾·米特力契，老兄？」他對一個含笑擠過來的大隊長說道（顯然他們兩個都覺得快活）。「我們昨夜大忙特忙。不過，我以為這聯隊不壞呀，是不是？」

大隊長領會那愉快的嘲笑，於是大笑起來。

「就是在察里津草場，也不會被趕下去呵。」

「什麼？」那個首長問道。

就在那時，在設有信號手的通市區的大路上，兩個騎馬的人出現了。這是由一個哥薩克伴隨的傳

● 地在彼得堡涅法河岸上，供遊行和檢閱之用。

令官。

傳令官奉派來確定昨天未交代清楚的命令，就是說，總司令願意看完全保持行軍狀態的聯隊：穿着大外套，背着背包，不要有任何準備。

軍事參議院的一員昨天由維也納來庫圖左夫處，建議並要求他與斐迪南大公爵和墨克的軍隊合併，庫圖左夫以為合併的辦法要不得，於是，在其他理由之外，有意把由俄國到來的軍隊的可憐相給那個奧國將軍看，以支持他的見解。他懷着這種目的來檢閱聯隊；所以聯隊的光景越壞，就越使得總司令高興。雖然那個傳令官並不曉得這許多委曲，但是他傳達了那個正確的命令，就是，兵士們應當穿大外套，保持行軍隊形，否則總司令就要不滿意了。聽到這裏，聯隊長垂下頭，一聲不響地聳肩，帶着一種性急的姿勢攤開兩臂。

「我們已經搞了個稀糟！」他說道。

「哪！我不是告訴過你，米查耶爾·米特力契，假如說『行軍』，就是穿大外套的意思嗎？」他對那個大隊長責備道。「噫，我的上帝！」他大踏步向前走着加上一句道。「各中隊長！」他用習慣下命令的聲音喊道。「各排長！……他多少時候到這裏？」他帶着顯然與他所指的人有關的恭敬禮貌問那個傳令官道。

「在一個鐘頭後，我可以說。」

「我們有換服裝的時間嗎？」

「我不知道，將軍。……」

聯隊長親自走向隊伍前，命令兵士們換上大外套。中隊長們跑回各自的中隊，排長們忙起來了（大外套已經不大好了），到此為止保持整齊和肅靜的隊形，立刻開始動搖、伸展、語聲嘈雜了。各方面兵士們跑來跑去，雙肩一抖把背囊拋上去，把皮帶從頭上拉過，解開外衣，高舉着兩臂穿袖子。半個鐘頭後，一切恢復了秩序，只是那些隊形已經由黑色的變成灰色的了。聯隊長邁着一跳一跳的步子走到聯隊前，從遠處加以檢察。

「這到了是什麼呀？這！」他喊道，站在那里不動。「第三中隊隊長！」

「將軍傳見第三中隊隊長！……中隊長去見將軍……第三中隊去見隊長。」這些話沿着隊伍傳下去，於是一個傳令官跑去找那個失蹤的軍官了。

這些迫切的但傳錯了的話以「將軍去見第三中隊」的一聲叫喊達到目的地，這時那個失蹤的軍官從他的中隊後面出現了，雖然他是一個中年人，也不慣於跑路，却也翹起脚尖拙笨地裏溜外斜地向將軍跑來。中隊長臉上露出奉命背誦未讀熟的功課的小學生那種不安的神情。他那顯然由於縱酒的紅鼻子現出斑點，他的嘴神經緊張地扭動。當中隊長喘息着放緩着腳步來到近前時，將軍上上下下地打量他。

「你不久就要給你的弟兄穿襯裙了！這是什麼？」聯隊長一面喊，一面突出下頷，指向第三中隊一個穿淡藍布外套的兵士。那服裝與別的對照起來格外顯明。「你方才去作什麼啦？總司令就要來，

而你離開你的崗位？呃？我就要使你知道，給弟兄穿了怪服裝來供檢閱是什麼罪。……呃……？」
中隊長眼睛釘着他的長官把兩個手指頭越來越僵硬地按在軍帽上，彷彿他唯一得救的希望就在這一按上。

「喂，你爲什麼不說話呀？你那裏穿得像匈牙利人的那傢伙是誰呀？」聯隊長挖苦道。

「大人……」

「得，大人什麼？大人！不過大人怎樣了呢？……沒有人知道。」

「大人，這是降級爲兵的軍官朵羅豪夫，」連長輕輕地說道。

「哦？他是降級爲陸軍元帥呢，還是降級爲兵呢？假如是兵，他就應當像別個一樣穿正規軍裝呵。」

「大人，在行軍時，您親自准許他的呀。」

「准許他？准許？這完全像你們青年人，」聯隊長說道，變得冷靜一點了。「准許不錯。……人對你說一句話，你就……什麼？」他帶着再發的怒氣補上一句道，「我求你把你的弟兄們穿得整齊一點。」

於是聯隊長轉過去看了看傳令官，邁着一顛一顛的步子沿隊伍走下去。他顯然以炫示怒氣爲樂，於是走向聯隊去，希望再找一個發怒的藉口。既已爲了一枚未擦亮的徽章鬧過一個軍官，爲了隊伍不直鬧過另一個，他來到第三中隊。

「你那——是怎末站着？你的腿在哪裏啦？你的腿呀？」聯隊長聲音中含着一種受苦的腔調喊道，這時他和穿淺藍軍裝的朵羅豪夫中間還隔着五個人呢。

朵羅豪夫一面緩緩地伸直他那彎起的膝蓋，一面用他那明淨的傲慢的眼睛直瞪將軍的臉。

「爲什麼穿藍軍衣？脫下去……排長！換下他的軍衣……這流……」他不會說完。

「將軍，我一定服從命令，但是我沒有忍受……」朵羅豪夫趕快插嘴道。

「隊伍裏不准說話！……不准說話，不准說話！」

「沒有忍受侮辱的義務。」朵羅豪夫用高大響亮的聲音補足道。

將軍和小兵的眼睛碰在一起。將軍默不作聲了，忿忿地拉下他的緊佩帶。

「我請你好心把你的軍服換一換吧，」他轉開去時說道。

第二章

「他來了！」就在那時信號手喊道。

聯隊長紅着臉跑向他的馬去，用顫抖的手捉住鞍蹬，把身子拋在鞍子上，坐正了，拔出佩刀，然後觀着快活的堅決的臉，歪張着嘴，預備喊了。聯隊像用嘴梳翎的鳥一般抖擻了一下，然後變得一动不动了。

「立——正！」聯隊長用驚心動魄的聲音喊道，那聲音爲他自己表示快樂，對聯隊表示威嚴，對臨近的長官表示歡迎。

沿着兩旁夾樹的寬闊的鄉村大路，一輛高高的淺藍色的維也納低輪輕馬車，輕輕地在彈簧上咯吱着，由六匹快步的馬拉過來。馬車後面馳有一隊侍從和一隊克洛西亞兵[○]。庫圖左夫旁邊坐有一個穿白制服的奧國將軍，那身白制服在俄國的黑制服中間顯得很奇特。馬車停在聯隊前面。庫圖左夫和那個奧國將軍在低聲談話，庫圖左夫淺淺地含着笑從馬車上笨重地跨下來，彷彿屏着呼吸向他注目的那兩千人和那個聯隊長都不存在。

號令響亮地發出，於是聯隊又顫動了，好像帶着鈴聲一般舉起鎗來。隨後，在一片死寂中，傳來

○ Croats——奧國輕騎兵，因充此兵者多爲克洛西亞人，故以爲名。

總司令微弱的聲音。全聯隊喊道，「請大……人……安！」又是一片寂靜。一開始，庫圖左夫在聯隊動作時站立不動；隨後他和穿白的將軍，由侍從伴隨着，在隊伍中間走過。

從聯隊長巴結地挺着身子一面向總司令行禮一面向眼睛吞噬他的樣子看來，從他向前俯着身子強制着他那一顫一顫的動作隨在將軍們後面穿過隊伍的樣子看來，從他在總司令發出每一句話或每一個手式時便突向前方的樣子看來，他盡作下屬的職顯然比盡作聯隊長的職具有更大的熱誠。由於聯隊長的認真和懇懇，與同時到達布蘭諾的其他聯隊比起來，這聯隊的狀況是很好的。害病的和脫隊的只有二一七個。除了靴子以外，樣樣都很整齊。

庫圖左夫從隊伍中穿過，有時停下來對他在土耳其戰爭中認識的軍官們說幾句友好的話，有時也對兵士們說幾句。他有幾次看着他們的靴子一面悲哀地搖頭，一面指給那個奧國將軍看，他臉上的表情似乎說，他並不責備任何人，但是不能不注意這是多末壞的情形。聯隊長每當那種時候便跑到前面去，唯恐錯過聯隊長關於聯隊的每一句話。在庫圖左夫後面，在可以聽見每一句說得很輕的話的距離內，隨着他那二十來個侍從。這些人彼此交談，有時也笑起來。最貼近總司令走的是一個俊秀的傳令官。這是包爾康斯基王爵。他旁邊是他的同僚涅斯菲茲基，一個生有和藹的含笑的俊秀的臉和濕潤的眼睛的極端壯健的高個子參謀將校。涅斯菲茲基被他旁邊走的一個黑臉驃騎官逗得忍不住笑。這個驃騎官，一臉嚴肅，既沒有笑容，也不改變他那發呆的眼睛的表情，一面注視聯隊長的背部，一面摹倣他的每一個動作。每一次聯隊長驚起來，俯向前方，那個驃騎官以完全相同的姿式驚起來，俯向前

方。涅斯菲茲基一面笑，一面用臂肘撞別人，教他們看那個滑稽家。

庫圖左夫緩緩地無精打采地從幾千雙眼睛前走過，那些眼睛都在從眼眶裏突出來看他們的長官呢。在來到第三中隊前時，他突然停下來。他的侍從們不會料到這一點，不自覺地走近他來。

「啊，吉茅辛！」他招呼那個因藍外套受責備的紅鼻子中隊長道。

我們本以為一個人不能比吉茅辛受聯隊長責備時更緊張了，但是，在總司令對他說話時，他緊張到假如總司令繼續看他似乎他就不能支持的程度，於是顯然明瞭他的情形也但願他好的庫圖左夫，趕快轉過去，一個幾乎看不出的笑容掠過他那帶疤的飽滿的臉。

「又一個伊斯麥爾的同事，」他說道。「一個勇敢的軍官！你滿意他嗎？」他問聯隊長道。

於是後者——未覺出他像在鏡子裏一樣被那個驃騎官反映出來——驚起來，移向前方，回答道：「極端滿意，大人！」

「我們都有我們的弱點，」庫圖左夫含笑說著走開去。「他一向對巴加斯●有一點偏愛呢。」

聯隊長恐怕他可能對這件事負責，未敢回答。驃騎官這時看見那個紅鼻子中隊長的臉和他那縮進去的肚子，於是把他的表情和姿式摹倣得那末逼真，涅斯菲茲基忍不住笑起來。庫圖左夫轉過身子。那個軍官顯然對他的臉有完全的控制力，當庫圖左夫轉身時，他先作了一個鬼臉，然後扮出一種最嚴

肅最恭敬最清白無辜的表情。

第三中隊是最後一隊，於是庫圖左夫沈吟起來，似乎想記起什麼。安德列夫王爵從侍從中走過來，用法國話輕輕地說道：

「您吩咐過我對您提軍官朵羅豪夫，降級在這一中隊當兵的。」

「朵羅豪夫在哪裏？」庫圖左夫問道。

已經換上兵士灰色大外套的朵羅豪夫並不等傳。這個生有明亮的藍眼睛的金髮兵士的優美身形從隊伍中跨向前方，走向總司令，行舉鎗禮。

「你有什麼委屈嗎？」庫圖左夫略皺着眉問道。

「這就是朵羅豪夫，」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啊！」庫圖左夫說道。「我希望這是你的一種教訓。盡你的職吧。皇上是仁慈的，假如你表現得好，我也不會忘記你。」

那雙明亮的藍眼睛像方才看聯隊長那樣大胆地看總司令，看那表情似乎要撕破把總司令和兵隔得那末遠的傳統的幕了。

「我求大人一件事，」朵羅豪夫用他那堅定的響亮的從容不迫的聲音說道。「我求一個補過的機會，一個表明我對皇帝陛下和俄國的忠心的機會！」

庫圖左夫轉開去。他離開吉茅辛時那同一眼部笑容又掠過他的臉。他帶着一個鬼臉轉開去，彷彿

說，朵羅豪夫對他說過的一切，以及他所能說的一切，他久已知道了，他已經厭倦了這個，這完全不是他所希望的。他轉過身子，走向馬車去。

聯隊散成一個一個的中隊，走向布蘭諾附近指定的營盤，希望在那裏得到靴子和衣服，也希望在他們那艱苦的行軍後得到休息。

「你不會記我的仇吧，普洛豪爾·伊格納提契？」聯隊長騎馬追上去營盤途中的第三中隊，跑到在前面步行的吉茅辛隊長前，對他說道。（聯隊長的臉因檢閱平安度過現出壓不下去的喜色。）「這是在皇上的軍隊裏呀……無可如何呀……人在閱兵時往往性急一點了……我首先道歉，你瞭解我！……他非常喜歡呢！」於是他向中隊長伸出手來。

「不必提嘍，將軍，好像我願意那末冒失了！」中隊長回答道，他張開嘴一笑，露出在伊斯麥爾被鎗柄敲去兩個門牙的地方，這時他的鼻子紅得更厲害了。

「也告訴朵羅豪夫先生，我不會忘記他的——他可以十分安心。請告訴我——我早就想問——他的行為怎樣，一般地說來……」

「他在職務方面是絲毫不苟的，大人；不過他的性格……」吉茅辛說道。

「他的性格怎樣呢？」聯隊長問道。

「那是一天一樣的，」中隊長回答道。「一天他很懂事，很文明，很和氣，到第二天他就是一頭野獸了。……在波蘭，不瞞您說，他幾乎殺掉一個猶太人呢。」

「噯，得啦，得啦！」聯隊長說道。「不過，我們應當憐恤一個不幸中的青年人。你知道他的來頭很大呀……那末，你只消……」

「我一定，大人，」吉茅辛一面說，一面含笑，表明他懂得他的長官的心願。

「得，當然，當然！」

聯隊長找出隊伍裏的朵羅豪夫，勒着馬對他說道：

「見過仗以後……肩章。」

朵羅豪夫回頭看了看，但是不說一句話，也不改變他嘴上那嘲諷的笑容。

「得，那很好，」聯隊長繼續說道。「每人一盃燒酒，我來請，」他補上一句，使兵士們都可以聽見。「我謝謝你們大家！謝謝地！」於是他騎着馬越過那一隊，追上另一隊。

「喂，他實在是一個好人，我們可以在他手下服務，」吉茅辛對他旁邊的隊副說道。

「簡而言之，一個有心人……」隊副笑着說道（聯隊長的綽號是心王）。

軍官們檢閱後的愉快心情傳染了兵士們。那中隊高高興興地前進。兵士們的話可以從各方面聽見。

「他們說庫圖左夫瞎了一隻眼呢？」

● 意即由兵升爲官。

● 心指紅心撲克，等於說「撲克王」。

「他是那樣呵！完全瞎了！」

「不對，朋友，他比你眼尖呢。靴子，裏腿……他什麼都注意到……」

「他看我的腳的時候，朋友……哈，覺得我……」

「同他一塊兒的那傢伙，那個奧國人，看樣子好像刷過灰水——白得像麵粉哪！我以為他們像擦鎗一樣擦他呢。」

「我說，菲捷尙……他說過什麼時候開仗嗎？你方才離他近。人人說，布昂納拔本人在布蘭諾呢。」

「布昂納拔本人！……專門聽那個傻瓜的話，他什麼不知道！普魯士人現時正在備戰。你知道，奧國人正在壓迫他們呢。把他們壓服以後，同布昂納拔的戰爭就要開始了。他還說布昂納拔在布蘭諾呢！證明你是個傻瓜。你還是聽得更仔細一點好！」

「這些軍需官是多末可惡！看，第五中隊已經在進村子了……他們就要在我們到營盤以前煮上他們的蕎麥了。」

「給我一塊餅乾，你這鬼東西！」

「你昨天給過我菸葉嗎？照樣辦，朋友！得，不在乎，給你。」

「他們可能在這裏叫立定，否則我們就必得不喫東西再走四哩路了。」

● 俄國兵士不穿襪子，以長條麻布裹腳和腿。

「先前那些日耳曼人運我們走有多好！你只消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用車拉起來走。」

「在這裏，朋友，人們窮得很呢。那裏他們都好像是波蘭人——都在俄國治下——但是這裏他們都是十足的日耳曼人呢。」

「歌手前邊來！」傳來中隊長的命令。

於是二十來個人從不同的隊伍中跑到前邊來。一個鼓手，他們的領袖，面向歌手們轉過身子，揮舞着一隻臂膊唱起一個冗長的軍歌，起句是：「早晨來了太陽升」，結句是：「前進哪，弟兄們，在加敏斯基老爹指揮下，死在戰場上。」這個歌是在土耳其戰役中作的，這時拿到奧國來唱，唯一的修改是用「庫圖左夫老爹」代替「加敏斯基老爹」這幾個字。

那個鼓手——一個瘦削的俊秀的四十歲的士兵——既經照兵士們的樣子把最後的歌詞一口氣吐出，既經彷彿向地上拋一件東西一般揮過他的兩臂，於是嚴肅地看那些歌手，絞起他的雙眼。隨後，既經因所有眼睛釘在他身上得到滿足，于是他彷彿向頭頂上慎重地舉一件無形但貴重的東西一般抬起兩臂，在空中停了幾秒鐘，然後突然拋下來，開始唱道：

● 俄國軍隊在舊曆八月十三日由拉德齊非羅夫啓程，走了兩個月，才走到戰地附近。奧國人也很遲緩。他們本以為拿波崙及其軍隊在布倫準備進攻英國，九月間聽說他已經來到萊因，奧國人驚慌失措了。那時庫圖左夫還離得很遠，他的軍隊立即得到車輛的供應。步行時每天只能走十四到二十哩，等到有了車輛，每天可以走三十哩以上了。

「我的小屋，我的小屋……！」

「我的新小屋……！」二十人的聲音合唱道，於是響板手不顧身上裝備的重量跑到隊伍前邊來，一面倒走，一面振動兩肩，彷彿恐嚇什麼人一般揮舞響板。兵士們搖擺着兩臂，自自然地合着拍子，大踏步走下去。隊伍後面傳來車輪聲，彈簧咯吱聲，馬蹄踐踏聲。庫圖左夫和他的侍從也在回市區。總司令作了一個手式，教兵士們繼續常步走。他和他的侍從聽了那歌聲，見了那個跳躍的士兵以及那愉快的趨捷地前進的隊伍，都露出高興。馬車從那一中隊的右側經過。在右側第二排裏，一個藍眼睛的士兵不自覺地引起注意。那正是朵羅豪夫。他一面合着歌聲帶着特殊的姿態和勇氣前進，一面看那些乘車馬走過的人，彷彿他憐憫所有那時不隨那中隊前進的人們呢。庫圖左夫侍從中方才驀做聯隊長的那個驃騎旗手，落在馬車後面，騎向朵羅豪夫去。

驃騎旗手謝爾珂夫在彼得堡時入過朵羅豪夫所領導的胡鬧的幫。謝爾珂夫在國外遇見了作士兵的朵羅豪夫，覺得不便招呼他。但是現時庫圖左夫已經同那個少爺兵談過話，他就懷着老朋友的親切之感對他說話了。

「我的親愛的朋友你好嗎？」他透過歌聲說道，同時使他的馬合上隊伍的步子。

「我好嗎？」朵羅豪夫冷冷地回答道。「我像你看見的樣子。」

謝爾珂夫的語調是自由自在的，朵羅豪夫的回答是有意冷淡的，那活潑的歌聲給兩者加上一種特殊的風味。

「你同長官們處得好嗎？」謝爾珂夫問道。

「不錯。他們都是好人。你怎樣鑽進參謀部的？」

「我受有約束；我在當值呢。」

兩個人都不出聲了。

「她的右袖寬又大，撒出蒼鷹飛上天，」歌詞道，引起一種不自覺的豪放快活之感。假如沒有那首歌的影響，他們的談話大致會兩樣了。

「奧國人真被打敗了嗎？」朵羅豪夫問道。

「誰也不知道呵！他們那樣說。」

「我很高興，」朵羅豪夫回答得簡單明瞭，合於唱歌時的需要。

「我說，找一個晚間過來鬥牌吧！」謝爾珂夫說道。

「哈，你的錢太多了嗎？」

「一定來。」

「我不能。我已經發誓不幹了。我在復職以前不喝酒也不鬥牌。」

「噫，那不過是見第一次仗以後的事呀。」

「我們走着瞧吧。」

他們又不出聲了。

「假如你需要什麼就過來吧。人在參謀部總可以有一點用處呵……」

朶羅豪夫含笑了。「不必麻煩。假如我需要什麼，我不會去討——我要去拿！」

「得，沒有關係；我只是……」

「我也只是……」

「再見。」

「保重……」

「故鄉路漫漫……」

謝爾珂夫用馬刺碰他的馬；馬興奮地跳來跳去，不能確定先邁哪一隻腳，隨即鎮定下來，馳過隊伍，追上馬車，依舊合着那首歌的拍子。

第三章

檢閱回來以後，庫圖左夫把那個奧國將軍領進他的私人臥室，然後喚過他的副官，教把與軍隊到達時的狀況有關的一些文件和統率前方軍隊的斐迪南大公的幾封信拿來。安德列夫·包爾康斯基爵把所要的文件拿進來。庫圖左夫和奧國軍事參議院的那個官員同坐在桌子旁邊，桌上攤開一張地圖。

「啊！……」庫圖左夫眼看着包爾康斯基說道，彷彿他用這一聲感歎教那個副官候在那裏，他隨即用法國話繼續談下去。

「我所能說的不過是，將軍，」他帶着一種愉快的優雅的表情說道，他那抑揚頓挫的聲調使人不得不傾聽每一個慎重說出的字。顯然庫圖左夫自己也懷着歡喜聽他自己的話呢。「我所能說的不過是，將軍，假如問題全憑我個人的願望來定，弗蘭西斯皇帝陛下的旨意早就奉行了。我早就與大公爵合併了。說實話，我個人覺得，把軍隊的最高統率權移交一位更精明更練達的將軍——這樣的人奧國非常多——放下這所有的重大責任，乃是一件可喜的事。不過局勢有時太使我們無能爲力了呵，將軍。」

於是庫圖左夫含笑了，那樣子似乎說道，「你若不相信我，完全聽便，我也不關心你信不信，不過你沒有對我這樣說的理由。這也就是全部關鍵。」

那個奧國將軍露出不滿意的神情，但是也只好用同樣的聲調作答。

「正相反，」他說道，他的聲調是不平的，憤慨的，與他那甜蜜言詞不相稱的。「正相反，閣下參加共同行動，敝國皇上非常重視；不過我們覺得，目前的延遲就要使優秀的俄國軍隊及其總司令失去他們慣於在戰爭中獲得的光榮了，」他說完他顯然預先準備下的話。

庫圖左夫帶着同一的笑容鞠了一躬。

「不過那是我的見解，並且，從斐迪南大公爵閣下賞給我的最近一封信來判斷，我以為奧國軍隊，在像墨克將軍那樣老練的一位領袖指導下，這時已經得到一種決定性的勝利，不再需要我們的援助了，」庫圖左夫說道。

那個將軍皺眉了。雖然沒有奧國喫敗仗的確定消息，却有證實那些流行的不利謠言的許多情況，因此庫圖左夫關於奧國勝利的話聽起來很像諷刺了。但是庫圖左夫帶着同一表情繼續溫和地含笑，似乎說，他有那樣假設的權利。事實上，他從墨克軍隊收到的最近一封信報告他一次勝利，並且說，那軍隊的陣地在戰略上是非常有利的。

「給我那封信，」庫圖左夫轉向安德列夫王爵說道。「請看一看吧」——於是庫圖左夫，嘴角上含着一個嘲諷的笑容，從斐迪南大公爵的來信中，取出下面一段，用日耳曼話讀給那個奧國將軍聽。

● 俄國軍事史學家米哈伊羅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中曾引用這一封信。托爾斯泰從這一封實在的信中取出中間一段。托爾斯泰在這全部小說中十分用意切近歷史事實。關於俄國方面，他大量運

「我們已經充分集中了將近七萬人，用以攻擊並打敗渡勒赫的敵人。此外，因為我們是烏爾木的主人，我們不能失去控制多璦兩岸的優勢，所以假如敵人不渡勒赫，我們可以渡多璦，直衝他的交通綫，再從下游渡河，打消他用全力攻打我們忠實同盟者的企圖。因此我們可以安然等待皇俄軍充分裝備起來的時機，到那時，兩軍會合，就容易發見一種為敵人準備他應得的滅亡的辦法了。」

庫圖左夫讀完這一節信時長歎了一聲，然後溫和地慫恿地看那個軍事參議院的官員。

「但是，您知道勸人往最壞處着想的聰明格言，大人，」那個奧國將軍說道，顯然希望結束嘲笑，談正經事。他不自覺地回頭看了看那個副官。

「對不住，將軍，」庫圖左夫插嘴道，也轉向安德列夫王爵。「喂，我的親愛的朋友，把我們情報人員所有的報告從考斯羅夫士基處拿來。這是兩封諾斯提茲伯爵的來信，這是一封斐迪南大公爵大人的來信，還有這一些，」他一面說，一面遞給他幾種文件，「根據所有這個，用法文作一個清楚的備忘錄，表明我們已經得到的關於奧國軍隊行動的全部消息，然後把它送給這位大人。」

安德列夫王爵點了點頭，表明他從一開始不僅瞭解已經說過的，也瞭解庫圖左夫有意告訴他的。他接過那些文件，對兩個人鞠了一躬，然後輕輕地從地毯上跨過，走進接待室。

用丹尼列夫斯基的著作，法國方面則用兌爾的，又訪問了別的許多專家，參考了他自己家族和其他家族中參加過那次戰事的人們的許多私人書信和回憶錄。這些私人的材料有時能使他糾正歷史家犯過的錯誤。

自從安德列夫王爵離開俄國以來，雖然時間過得不久，他在這期間已經大大地改變了。在他的面部表情上，在他的動作上，在他的步法上，幾乎不再有一點他先前扮出的那種怠惰神情。他這時的样子像一個沒有時間想他給別人的印象而一味縈心於合意的有趣味的工作的人。他的臉表示他對自己和周圍那些人更加滿意，他的笑容和眼光也更加光彩更加動人了。

他在波蘭追上庫圖左夫，後者很親切地接待他，應許不忘記他，提高他在副官們中的地位，把他帶到維也納，派給他比較重大的任務。庫圖左夫從維也納寫信給他的老同事安德列夫王爵的父親道：

「令子大可成爲以勤勉、堅定、進取著稱的軍官。我有這樣一個下屬，殊以爲幸。」

在庫圖左夫的參謀部裏，在他的軍官同事中間，在廣泛的軍隊裏，正如他過去在彼得堡社交界中，安德列夫王爵有兩種相反的名聲。有一些人，佔少數，承認他與他們自己的一切別人不同，對他懷抱大希望，服從他，讚美他，摹倣他，安德列夫王爵在他們中間是自然的，愉快的。別的人們，佔多數，不喜歡他，以爲他自大，冷淡，討人厭。但是，在這些人中間，安德列夫王爵知道怎樣採取使他們尊敬他甚至怕他的立場。

安德列夫王爵手裏拿着那些文件，走出庫圖左夫的臥室，進入接待室，走向他的同事當值的副官考斯羅夫士基，後者正拿着一本書坐在窗子前。

「哈，王爵？」考斯羅夫士基問道。

「我奉令寫一個備忘錄，說明我們爲什麼不向前進。」

「那末爲什麼呢？」

安德列夫王爵聳了聳兩肩。

「有墨克方面的消息嗎？」

「沒有。」

「假如他真地喫了敗仗，消息應當來了。」

「可能，」安德列夫王爵一面說，一面走向通外邊的門。

就在這時，一個穿大外套的高個子奧國將軍急忙地走進來，砰的一聲把門關起。這人的箱子上佩有馬利亞·德利薩勳章，頭上纏有一條黑色繃帶，顯然剛到這裏。安德列夫王爵停下來。

「庫圖左夫總司令？」新到的那個將軍急急地帶着重濁的日耳曼腔調說道，他向兩旁看了看，然後一直向通裏邊的門走去。

「總司令有事，」考斯羅夫士基一面說，一面趕快走向那個陌生的將軍，攔住他進門的路。「我怎樣通報呢？」

那個陌生的將軍輕蔑地向下看矮矮的考斯羅夫士基，彷彿驚奇什麼人會不認識他。

「總司令有事呢，」考斯羅夫士基平靜地又說一遍道。

那個將軍的臉沈下來，他的嘴唇震動和顫抖。他拿出一個記事冊，忽忽忙忙地用鉛筆寫了一點什麼，把那一張紙撕下來，遞給考斯羅夫士基，忽忽忙忙地走向窗子前，投身在一張椅子裏，打量房裏的人們，彷彿在問道，「他們爲什麼看我？」隨後他擡起頭來，伸長頸子，彷彿要說一點什麼，但是，立刻帶着裝出的冷淡神氣低聲哼起來，哼出一種奇特的聲音，立刻停止了。臥室的門敞開來，庫圖左夫在門口處出現。頭纏繃帶的那個將軍俯向前方，好像跑避一種危險，然後用他那兩條細腿邁着大而快的步子走向庫圖左夫。

「Vous voyez le malheureux Mack !」●他用不連貫的聲音說道。

庫圖左夫站在敞開的門口裏，他的臉有一會兒不動一動。隨後皺紋像波浪一般掠過他的臉，他的前額又變平滑了，他恭恭敬敬地點頭，閉起眼睛，默默地讓墨克在他前頭進入他的臥室，然後親自關上他身後的門。

流傳開來的奧軍戰敗和全軍在烏爾木降敵的消息已經證實。半個鐘頭以內，傳令官們奉派去各方傳送命令，表明一向沒有動作的俄國軍隊也就要與敵人遭遇了。

安德列夫王爵是那些關心全盤戰事發展的少數參謀人員之一。當他看見了墨克、也聽見了他失敗的詳情時，他曉得這戰役的一半已經失敗了，他瞭解俄國軍隊處境所有的困難，生動地想像將來的遭

● 法文，你看這不幸的墨克。

遇以及他所要演的脚色。想到驕傲的奧國所受的屈辱，想到一個星期後他或許可能看見並參加蘇伏洛夫以來第一次俄法戰爭，他不自覺地感到一種快樂的激動。他恐怕波納巴的天才可能壓倒俄國軍隊所有的勇氣，同時他也不能容忍他的英雄受侮辱這念頭。

在這些念頭的興奮和刺激下，安德列夫王爵走向他的臥室，要寫信給他父親，他每天都寫信給他父親。在走廊中，他遇見與他同住一間臥室的涅斯菲茲基，還有談諧家謝爾珂夫；他們照常在大笑。

「你爲什麼這末煩悶哪？」涅斯菲茲基問道，他看見了安德列夫王爵蒼白的臉和閃光的眼睛。
「沒有什麼使人高興的事呀，」包爾康斯基回答道。

正當安德列夫王爵與涅斯菲茲基和謝爾珂夫相遇時，從走廊的另一端走來在庫圖左夫參謀部中負責供給俄國軍隊的奧國將軍斯特勞契，還有昨晚到達的軍事參議院的那個官員。在那條寬大的走廊中，本來够地方供兩個將軍很容易地從三個軍官旁邊走過，但是謝爾珂夫一面用臂膊推開涅斯菲茲基，一面上氣不接下氣地說道：

「他們來了！……他們來了！……站開去，讓路，請讓路！」

兩個將軍走過來了，似乎願意避免令人不安的客氣。談諧家謝爾珂夫臉上突然現出一種他似乎無法抑制的歡喜的蠢笑。

「大人，」他走上前去，用日耳曼話對奧國將軍說道，「我恭喜您呀。」

他一面點頭，一面像上跳舞課的兒童，拙笨地先擦一隻腳，然後擦另一隻腳。

軍事參議院的官員板起臉來看他，但是看出了他那蠢笑的認真意味時，不得不暫時聽一聽他了。他閉起眼睛來表示他在注意聽。

「我恭喜您呀。墨克將軍已經到了，很平安，只有這裏碰傷了一點，」他一面往下說，一面含笑指他的頭。

那個將軍皺起眉頭，轉過身子，走下去了。

[*Gott wie havi!*] ●他走過幾步以後忿忿地說道。

涅斯菲茲基大笑着攆起安德列夫王爵，但是包爾康斯基變得更加蒼白了，帶着憤怒的神氣把他推開，然後轉向謝爾珂夫。墨克的出現、他戰敗的消息、俄國軍隊將來遭遇的念頭，所引起的緊張激動，都發洩在對謝爾珂夫不合時的玩笑發怒上了。

「假如你老兄願意把自己弄成一個小丑，」他下顎略微抖動着鋒利地說道，「我不能阻止你那樣作；不過我警告你，假如你胆敢當着我的面取笑，我一定教訓你一頓。」

涅斯菲茲基和謝爾珂夫被這發作驚得一聲不響地睜大眼睛來看包爾康斯基。

「什麼事呀？我不過恭喜他們哪，」謝爾珂夫說道。

「我不同你開玩笑；請不要出聲！」包爾康斯基叫道，然後拉起涅斯菲茲基的臂膊，把不知說什麼好的謝爾珂夫拋在後面。

「得啦，什麼事呀，老朋友？」涅斯菲茲基想要安撫他道。

「什麼事？」緊張得僵立不動的安德列夫王爵絕叫道。「你不懂嗎，假如我們不是服務我沙皇和我們國家的軍官，不是因我們的與國的成功而歡喜因她的不幸而悲哀的軍官，我們就不過是不關心主人事務的聽差。Quarante mille hommes massacrés et L'armée de nos alliés détruite, et vous

truvez la le mot pour rire,」他說道，彷彿要用這一句法文加強他的見解。「C'est bien pour un garçon de rien comme cet individu dont vous avez fait un ami mais pas pour vous, pas poun vous, 只有少不更事的人才能像這樣尋開心，」他用俄國話補上一句道——却用法國話的調子說那一個名詞——因為他知道謝爾珂夫還可以聽見他。

他等了一會兒，看那個旗手要不要回答，但是他轉過身子，走出走廊去了。

① 法文，「四萬人被打死了，我們同盟國的軍隊被消滅了，而你們覺得這是一個笑柄！」

② 法文，「這在你認作朋友的那個廢物，完全不要緊，不過在你是不可以的，在你是不可以的。」

第四章

巴夫羅格拉德驃騎兵駐在離布蘭諾兩哩的地方。見習軍官尼古拉斯·勞斯托夫所隸屬的那一中隊駐在薩爾岑尼克日耳曼人的村子裏。村中最好的住處派給中隊長捷尼索夫騎兵上尉，這人在全騎兵師中以伐斯加·捷尼索夫著稱。勞斯托夫見習軍官自從在波蘭追上那聯隊時起就同中隊長住在一起。

十月十一日，全司令部被墨克戰敗的消息驚動起來的那一天，這中隊的軍官們的營中生活照常進行。勞斯托夫清晨騎馬徵收糧草回來時，終夜鬥牌輸錢的捷尼索夫還不會回來呢。身穿見習軍官制服的勞斯托夫，一抖他的馬跑到門廊前，用一種柔軟的青年人的動作把他的腿擺過鞍子，彷彿不願離開他的馬一般在鞍蹬上站了一會兒，終於跳下來，叫他的勤務兵了。

「啊，邦達林珂，親愛的朋友！」他對那個忽忽忙忙跑向馬旁來的驃騎兵說道。「來回溜一溜它，我的親愛的朋友，」他繼續說道，滿帶好心的青年人快活時對人人表示的愉快的兄弟般的热情。「是，大人，」那個烏克蘭人點着頭愉快地回答道。

「聽清楚，好好地來回溜一溜它！」

另一個驃騎兵也跑向馬旁來，但是邦達林珂已經把馬勒的繮繩拋過馬頭去了。顯然這個見習軍官的賞錢是豪爽的，伺候他是值得的。勞斯托夫拍了拍馬頸子，又拍了拍馬肚子，然後流連了一會兒。

「好！它要長成多末好的馬！」他含笑想道，於是提着佩刀，馬刺叮嚀着，跑上門廊的台階。他的房東身穿馬甲，頭戴尖帽，手拿糞耙，一面從牛房裏除糞，一面向外張望，一看見勞斯托夫，他臉上立刻露出喜色。「Schön gut morgen! Schön gut morgen!」他一面說，一面含笑曇眼，顯然樂於問候那個青年人。

「Schon fleissig?」勞斯托夫說道，那同一愉快的友愛的笑容不會離開他那熱情的臉。「Hoch Oestreicher! Hoch Russen! Kaiser Alexander hoch!」他引用那個日耳曼房東時重複的話道。

那個日耳曼人大笑起來，從牛棚裏走出，拉下他的便帽，在頭上搖擺着叫道：

「Und die ganze Welt hoch!」

勞斯托夫照那個日耳曼人的樣子一面在頭頂上搖帽子，一面笑着叫道，「Und vivat die ganze Welt!」

雖然除牛棚的日耳曼人和帶分隊徵收乾草回來的勞斯托夫都沒有歡喜的理由，他們却懷着歡喜和友愛互相打量，搖頭擺腦來表示他們彼此的友情，然後含笑分別，日耳曼人回他的牛棚去，勞斯托夫去

① 德文，「早晨很好！早晨很好！」

② 德文，「已經忙起來了嗎？」

③ 德文，「奧國人萬歲！俄國人萬歲！亞歷山德皇帝萬歲！」

④ 德文，「全世界萬歲！」

⑤ 德文，同上。

他與捷尼索夫同住的小屋。

「你們老爺怎樣了？」他問捷尼索夫的勤務兵拉夫魯希加道，後者在全聯隊中是以無賴著稱的。

「從昨晚起就不會回來過。一定輸了錢，」拉夫魯希加回答道。「我現時知道了，假如他贏了，他就趕快回來誇口，但是，假如他到早晨不回來，那就是說，他輸了，就要氣忿忿地回來了。您喝咖啡嗎？」

「好的，拿一點來吧。」

十分鐘後，拉夫魯希加拿來咖啡。「他來了！」他說道。「看麻煩吧！」勞斯托夫向窗外看，於是看見捷尼索夫回來了。捷尼索夫是一個小個子，生有一張紅臉，一雙閃光的黑眼睛，鬚髯的黑鬍子和黑頭髮。他身披一件未繫帶的斗篷，寬大的短袴垂成一把摺子，腦袋後頭戴有一頂揉皺的軍帽。他垂着頭陰沈地走上門廊。

「拉夫烏斯加！」●他忿忿地高聲喊道，「脫，混蛋！」

「是，我就來啦，」拉夫魯希加的聲音回答道。

「啊，你已經起來了，」捷尼索夫走進房裏時說道。

「好久了，」勞斯托夫回答道，「我已經徵收過乾草，也已經見過瑪提爾德小姐了。」

「真的！我輸了，老弟。我昨天像該死的傻瓜一般輸錢！」捷尼索夫叫道。「多末壞的運氣！多

● 就是拉夫魯希加，因捷尼索夫口齒不清，故有此誤。

末壞的運氣。你一離開，我的運氣就開始壞下去了。喂！茶！」

他彷彿微笑一般皺起臉來，露出他那短而堅固的牙齒，同時用雙手短粗的手頭指捺起他那又濃又黑的亂髮。

「我究竟爲什麼去那個耗子那裏？」（一個軍官綽號「耗子」）他用雙手摩擦着前額和全臉說道。「想一下，他不讓我贏一張牌，一張也不。」

他接過遞給他的點上了的煙斗，握在拳頭裏，用來叩地板，使得火星飛騰，他則繼續喊下去。

「他讓人贏單張，一雙起來就扣住；給單的，捏雙的！」

他灑出燃燒着的菸葉，把烟斗敲碎，拋開。隨後他靜默了一會兒，忽然間用他那閃光的黑眼睛與致勃勃地看勞斯托夫了。

「假如我們至少在這裏有一些女人就好了；但是我們除了喝酒以外無事可作。只要我們能快一點打也好。喂，誰在那裏？」他轉向門口說道，因爲他聽見有沈重的靴子聲和叮噹的馬刺聲停下來，隨後是一聲恭敬的咳嗽。

「中隊軍需官！」拉夫魯希加說道。

捷尼索夫的臉皺得更厲害了。

「討厭！」他一面嘟囔，一面拋下一個裝有一些金幣的錢袋。「孚斯托夫，親愛的朋友，看一

● 就是勞斯：夫，解說同前。

看還賸下多少，然後把錢袋塞在枕頭底下，「他說道，隨即出去見那個軍需官了。

勞斯托夫拿起錢來，機械地把新舊幣分作不同的堆子，然後數起來。

「啊！帖力牙寧！你好嗎？他們昨天夜裏剗了我，」捷尼索夫的聲音從隔壁房間傳來。

「在哪裏呀？在彼考夫那裏，在耗子那裏……我知道的，」一個尖嗓門回答道，於是同一中隊的小軍官帖力牙寧中尉走進房裏來。

勞斯托夫把錢袋塞在枕頭底下，然後握那伸向他的潮濕的小手。帖力牙寧在行軍前爲了某種理由從近衛隊調來。他在聯隊裏行爲很好，但是不受人喜歡；勞斯托夫格外憎惡他，不能克服也不能隱藏他對那個人沒有理由的冷淡。

「哈，青年騎兵，我的陸克的行爲好嗎？」他問道。（陸克是帖力牙寧賣給勞斯托夫的一匹小馬。）

中尉從來不直看他對來說話的人的臉；他的眼睛繼續不斷地從一種東西移向另一種東西。

「我見你今天早晨騎呢……」他補上一句道。

「噫，馬不錯，一匹好馬，」勞斯托夫回答道，雖然他用七百盧布買來的那匹馬不值那個數目的一半。「它的左前腿已經開始有一點癩了，」他加上一句道。

「蹄子裂了！那不要緊。我可以教給你辦法，告訴你用什麼樣的釘子。」

「是的，請指教，」勞斯托夫臉道。

「我一定告訴你，我一定告訴你！這不是什麼秘訣。這是一匹你得稱謝我的馬呢。」

「那末我就把它帶來吧！」勞斯托夫說道，一心想避開帖力牙寧，他出去吩咐人了。

在走廊裏，口銜着煙斗的捷尼索夫，面對着他報告的軍需官，蹲坐在門坎上。一見到勞斯托夫，捷尼索夫皺起臉來，用拇指向後指帖力牙寧所坐的房間，一面皺眉，一面發出惡心的顫抖。

「唉！我不喜歡那傢伙，」他說道，不顧軍需官在那裏了。

勞斯托夫聳了聳肩，似乎說：「我也不喜歡哪，不過有什麼辦法呢？發過命令以後，他回到帖力牙寧處。」

帖力牙寧依照勞斯托夫離開他時同一怠惰姿式坐在那裏，搓他那雙小白手。

「哈，真有這種討厭的人，」勞斯托夫進來時想道。

「你已經吩咐他們帶那匹馬來了嗎？」帖力牙寧站起來，不經意地向周圍看着問道。

「我吩咐過了。」

「我們自己去吧。我不過來問捷尼索夫昨天的命令。你已經接到了嗎，捷尼索夫？」

「還沒有。你們去什麼地方？」

「我要教這個青年人怎樣釘馬掌呢！」帖力牙寧說道。

他們走出門廊，進入馬房。中尉解說了一番釘馬蹄的方法，就去他自己的住處了。

勞斯托夫回來時，桌上有一瓶燒酒和一條臘腸。捷尼索夫在那裏用筆在一張紙上亂寫。他悶

悶地看了看勞斯托夫的臉，然後說道：

「我在寫信給她呢。」

他手拿着筆把一雙臂肘靠在桌子上，顯然樂於有機會把他要寫的東西更快地用嘴說出來，他對勞斯托夫講信的內容了。

「你知道，我的朋友，」他說道，「我們不戀愛時，就睡覺。我們是塵土的兒女……但是我們陷入了戀愛，我們就是一個上帝了，我們就像創造第一天那末純潔了……又是誰呀？滾他的蛋，我事情忙！」他對拉夫魯希加喊道，後者絲毫不畏縮地走向他來。

「那還有誰呢？您自己吩咐他來的呀。那是軍需官來拿錢呢。」

捷尼索夫皺起眉來，正要喊出一種回答，但是停下來了。

「討厭的事，」他對自己嘟囔道。「錢袋裏還賸下多少呵？」他轉向勞斯托夫問道。

「七塊新的金幣，還有三塊舊的。」

「噁，討厭！喂，你站在那裏作什麼呀，你這個稻草人？叫軍需官來，」他對拉夫魯希加喊道。

「捷尼索夫，請許我借給你一些吧：我有一些呢，你知道啦，」勞斯托夫紅着臉說道。

「不喜歡向自家借錢，我不，」捷尼索夫嘟囔道。

「但是假如你不肯像對同事的樣子接受我的錢，你就得罪了我。我底確有一些呢，」勞斯托夫反

來覆去地說道。

「不，我對你說。」

於是捷尼索夫去床邊取枕頭下面的錢袋了。

「你放在哪裏啦，勞斯托夫？」

「在下面的枕頭底下呀。」

「不在那裏嘛。」

捷尼索夫把兩個枕頭都拋在地板上。錢袋不在那裏。

「這是一件怪事。」

「等一下，你不會把它跌下去吧？」勞斯托夫一面說，一面一個一個地拿起枕頭去搖。

他拉下褥子來抖，錢袋不在那裏。

「哎呀，我會忘記嗎？不會，我記得我當時還想你把它像寶貝一般放在頭底下呢，」勞斯托夫說道。「我就放在這裏。在哪裏啦？」他轉向拉夫魯希加問道。

「我不會到過房裏。應當在你放過的地方。」

「但是不在！……」

「你總是這樣；你把一件東西隨便丟下，就忘記了。摸一摸你的衣袋吧。」

「不會的，假如我不會想這是一宗寶貝，還有可能，」勞斯托夫說道，「但是我記得放在那裏。」

拉夫魯希加把所有鋪蓋翻過來，向床下面和桌子下面看，處處搜尋過，然後一動不動地站在房中央。捷尼索夫一聲不響地看拉夫魯希加的動作，當後者驚奇地舉起兩臂說無處可找時，捷尼索夫看勞斯托夫了。

「勞斯托夫，你不會作小學生遊戲吧。……」

勞斯托夫覺出捷尼索夫的眼光釘在他身上，擡起眼睛來，然後立刻低下去。所有過去似乎凝結在他喉嚨以下什麼地方的血液都衝上他的臉和眼睛來。他不能吸氣了。

「除了那個中尉和您自己以外，房裏不會有人來過。一定在這裏什麼地方，」拉夫魯希加說道。

「哪，你這鬼傀儡，裝腔作勢！」捷尼索夫突然喊道，他滿面發紫，帶着一種恐嚇的姿式衝向那個人去。「假如錢袋找不到，我一定鞭打你，我一定鞭打你們全體。」

勞斯托夫眼睛避開捷尼索夫，開始把外衣扣起，掛上佩刀，戴上便帽。

「我一定要那個錢袋，我告訴你，」捷尼索夫一面叫喊，一面搖那個勤務兵的雙肩，向牆上撞他。

「捷尼索夫，放開他，我知道誰拿去了，」勞斯托夫向門口走着說道，並不擡起眼睛。

捷尼索夫停下來，想了一會兒，顯然懂得了勞斯托夫的意思，於是抓住他的臂膊。

「胡鬧！」他叫道，他前額上和額子上的血管像繩子一般突出來。「你瘋了，我告訴你。我不許。錢袋在這裏！我要活剝這個壞蛋的皮，就可以找到了。」

「我知道誰拿去了，」勞斯托夫用不穩定的聲音重複一句道，然後走向門口去。

「我對你說，你不可以那樣作！」捷尼索夫衝向見習軍官按住他叫道。

但是勞斯托夫掙脫他的臂膊，帶着好像捷尼索夫是他最大仇人一般的怒氣，眼睛直直地釘在他臉上。

「你瞭解你說的是什麼嗎？」他用顫抖的聲音說道。「除了我自己以外，房裏沒有別人。所以，假如不是那樣，那末……」

他說不下去了，跑出房外去了。

「啊，但願你和所有的人都遭殃，」是勞斯托夫聽見的最後一句話。

勞斯托夫走向帖力牙寧的住處。

「老爺不在，他去了司令部，」帖力牙寧的勤務兵說道。「出了什麼事嗎？」他補上一句道，見習軍官那苦惱的臉色使他喫驚了。

「沒有，沒事。」

「你剛剛碰不上他，」勤務兵說道。

司令部設在離薩爾岑尼克兩哩遠的地方，勞斯托夫不回去了，牽出一匹馬，騎了去那裏。村子裏有一家軍官們常去的酒館。勞斯托夫騎到那裏，看見帖力牙寧的馬在門廊前。

在旅館的第二個房間裏，那個中尉面對一碟臘腸和一瓶酒坐在那裏。

「啊，你也來這裏了，青年人！」他含笑擡起眼眉說道。

「是的，」勞斯托夫說道，彷彿用了很大的力才說出這兩個字；於是他坐在最近的桌子旁。

兩個人都不出聲。房裏有兩個日耳曼人和一個俄國軍官。沒有人說話，僅有的聽得見的聲音是餐刀的碰擊聲和中尉的咀嚼聲。

帖力牙寧喫完了飯，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兩摺的錢袋，用他那向上翻的小白手指拉開袋繩，拿出一塊金幣，提着眼眉遞給茶房。

「請快一點，」他說道。

那是一塊新幣。勞斯托夫站起來，走向帖力牙寧去。

「請許我看一看您的錢袋，」他用低得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道。

眼睛移動着，但眼眉依舊擡得高高的，帖力牙寧把錢袋遞給他。

「是的，這是一個很好的錢袋。是的，是的，」他說道，面色突然轉白，然後加上一句道，「看看吧，青年人。」

勞斯托夫把錢袋拿在手裏，仔細看過，又看過裏邊錢，然後看帖力牙寧。中尉照往常的樣子向四下裏看，然後似乎突然變得很快活起來。

「假如我們來到維也納，我一定把它用掉了，但是，在這些可憐的小城市裏頭，沒有地方可用呵，」他說道。「得，給我吧，青年人，我要走了。」

勞斯托夫不說話。

「你呢？你也要喫飯嗎？他們這裏伺候得很好呢，」帖力牙寧繼續說道。「哪，給我吧。」

他伸出手來拿錢袋。勞斯托夫放開手。帖力牙寧拿過錢袋，開始不經意地裝進騎馬椅的口袋，高擡着眉毛，略張着嘴，彷彿說道，「是的，是的，我把我的錢袋放進我的衣袋，十分簡單，不關任何別人的事。」

「得，青年人？」他歎着氣說道，然後從高擡的眼眉下看勞斯托夫的眼睛。

彷彿由電火發出的一種閃光，由帖力牙寧的眼睛射向勞斯托夫的眼睛，然後又射回去，在利那之間射來射去。

「來這裏，」勞斯托夫一面說，一面握起帖力牙寧的臂膊，幾乎把他拉向窗口處。「錢袋是捷尼索夫的；你拿來了……」他在帖力牙寧的耳朵上邊一點低聲說道。

「什麼？什麼？你怎末敢？什麼？」帖力牙寧說道。

不過這些話聽起來好像一種可憐的絕望的叫喊，又像討饒。勞斯托夫一聽到這些話，猜疑的重担子從身上落下去了。他高興了，同時又憐憫起站在他面前的那個可憐人來，不過他已經開始了的任務不能不完成。

「天知道這裏的人們會怎樣想，」帖力牙寧一面嘟囔，一面拿起帽子，移向一個沒有人的小房間。「我們應當解釋一下……」

「我認得的，我要加以證明，」勞斯托夫說道。

「我……」

帖力牙寧那蒼白的着慌的臉上每一條筋肉都顫抖起來，他的眼睛依舊兩邊移動，不過轉向下方，不升上勞斯托夫的臉，他的嗚咽也聽得出了。

「伯爵！……不要毀掉一個年輕人……那些討厭的錢在這裏，拿去吧……」他把錢扔在桌子上。
「我有年老的父母！……」

勞斯托夫拿過錢，避開帖力牙寧的眼睛，不說一句話就走出那個房間。但是，在門口處他停下來，縮回他的步子。「噉，上帝，」他眼含着淚說道，「你怎能這樣幹？」

「伯爵，」……帖力牙寧走近他一點說道。

「不要碰我，」勞斯托夫向後退着說道。「假如你需要錢，拿去吧，」於是他把錢袋拋向他去，然後跑出那個酒館。

第五章

就在那同一晚上，中隊的軍官們在捷尼索夫的住處有過一番熱烈的辯論。

「我告訴你，勞斯托夫，你應當向上校道歉！」一個高身裁、灰頭髮、濃鬍子、大臉上有許多皺紋的上尉參謀，對興奮得面紅耳赤的勞斯托夫說道。

那個上尉參謀吉爾斯丁曾經兩次爲了決鬥降級爲兵，兩次恢復了官職。

「我一定不許任何人叫我撒謊家！」勞斯托夫叫道。「他說我撒謊，我就說他撒謊。就是這樣。他可以使我每天值班，也可以把我逮捕起來，但是誰也不能使我道歉，因爲，假如作聯隊長的他，以爲賠償我的名譽有損他的威嚴，那末……」

「你等一會兒吧，我的親愛的朋友，聽清楚，」上尉參謀平靜地拍着他那長鬍子用深沈的低音說道。「你當着別的軍官們對上校說，一個軍官偷了……」

一談話在別的軍官們面前開始不是我的錯兒。或許我不應該當着他們說，不過我不是一個外交家。所以我參加驃騎軍，以爲我們在這裏不需要外交手腕；而他對我說，我撒謊——所以他得賠償我的名譽……」

「那是不錯的。沒有人以爲你是一個厚頭，不過問題不在那裏。問一問捷尼索夫，一個見習軍官

要求他的聯隊長賠償名譽，是否不成問題？」

捷尼索夫悶悶地坐在那裏，一面咬鬍子，一面聽談話，顯然沒有參加談話的意願。他用否定的搖頭回答上尉參謀的問題。

「你在別的軍官們面前對上校談這一件令人惡心的事，」上尉參謀繼續說道，「於是波格達尼契」（上校名叫波格達尼契）「攔住你。」

「他並非攔住我，他說我在撒謊。」

「得，即使是那樣，你對他說了許多荒謬話，也應當道歉。」

「任憑怎樣也不！」勞斯托夫叫道。

「我想不到你會這樣，」上尉參謀認真地板起臉來說道。「你不願道歉，不過，唉，不僅是向他呀，乃是向全聯隊——我們全體——你對不起大家呀。事實是這樣：你應當先把這問題想過，徵求過別人的意見；但是不，你當着那些軍官們完全抖漏出來。那末上校怎麼辦呢？把那個軍官交寀來污辱全聯隊嗎？爲了一個壞蛋，污辱全聯隊？你是那樣看法嗎？我們不那樣看。波格達尼契是一個痛快人：他對你說，你說的不是事實。這是不愉快的，但是有什麼辦法呢，我的親愛的朋友？你是自找的呀。現時，我們要以調解，而某種自尊心使你肯道歉，却想把全部事件公開。你爲了多值了一點班生氣，但是爲什麼不向一個年老的可敬的長官道歉呢？不管波格達尼契怎樣，他總是一個可敬的勇敢的老上校呵！你脾氣發得快，但是你不關心污辱全聯隊！」上尉參謀的聲音開始顫抖了。「你剛剛

進了聯隊，老弟，你今天在這裏，你明天奉派去別的地方作副官了，因而可以不關心別人說，「巴夫羅格拉德軍官們中間有小偷兒！」但是在我們就不同了！我說得不對嗎，捷尼索夫？那是不同的呀！」

捷尼索夫依舊不響不動，不過偶爾用他那閃光的黑眼睛看勞斯托夫。

「你重視你自己的面子，不願意道歉，」上尉參謀繼續說道，「但是我們老同事們，我們長在聯隊裏也願死在聯隊裏的人們，我們重視聯隊的名譽，波格達尼契知道這一點。噯，我們必然重視這個，老朋友！這都是不對的，不對的！不管你發不發脾氣，我總堅持根本真理。這是不對的！」

於是上尉參謀站起來，背向勞斯托夫。

「真的，糟了！」捷尼索夫一面喊，一面跳起來。「哪，孚斯托夫，哪！」

勞斯托夫臉上一紅一白，先看一看這一個軍官，然後看一看另一個。

「不，諸位，不……你們千萬不要以為……我完全瞭解。你們把我看成那樣子，你們錯了……我……在我這一方面，爲了聯隊的名譽，我要……啊，得，我一定在行動中表現出來，在我看來，隊旗的名譽……得，沒有關係，真是我的錯兒，對不起大家。得，你們還要怎樣呢……」

「來呀，這就對了，伯爵！」上尉參謀一面叫，一面轉過來，用他的大手拍勞斯托夫的肩頭。

「我告訴你，」捷尼索夫喊道，「他是一個好人。」

「這樣比較好，伯爵，」上尉參謀說道，他開始稱呼勞斯托夫的封號，彷彿獎勵他認了錯。「去

道歉吧，閣下。是的，去吧！」

「諸位，我一切都可以作。沒有人再聽見我說一句，」勞斯托夫用懇求的聲音說道，「但是我不能道歉，我斷乎不能，你們看着辦吧！我怎能像小孩子一樣去道歉討饒呢？」

捷尼索夫大笑起來。

「這樣對你就更壞了。波格達尼契是記仇的，你就要爲了你的固執喫苦頭了，」吉爾斯了說道。

「不，這絕對不是固執！我不能形容那種感情。我不能……」

「得，隨你的便，」上尉參謀說道。「那個壞蛋怎樣了呢？」他問捷尼索夫道。

「他已經自動告病，明天就要把他除名了，」捷尼索夫嘟囔道。

「是病，沒有別的解釋法，」上尉參謀說道。

「不管他是病不是病，他還是不礙我的路好。我會殺掉他呢！」捷尼索夫用一種兇狠的腔調喊

道。

就在那時謝爾珂夫走進來了。

「什麼東西使你來這裏？」那些軍官們轉向新來的人叫道。

「我們就要作戰了，諸位！墨克已經交出他的全部軍隊了。」

「這不是真的！」

「我已經親自看見他！」

「什麼？看見真的墨克？有手有腳的？」

「作戰！作戰！爲了這個消息請他喝一瓶！不過你怎麼來這裏呢？」

「我已經被派回聯隊，完全爲了墨克那個鬼。一個奧國軍官控告了我。我爲墨克的到來慶賀了他……什麼事呀？勞斯托夫？你的樣子好像剛洗過熱水澡呢。」

「噯，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們這裏過去兩天非常苦惱。」

聯隊傳令官走進來，證實謝爾珂夫帶來的消息。他們奉到明天前進的命令。

「我們就要作戰了，諸位！」

「得，謝上帝！我們在這裏坐得太久了！」

第六章

庫圖左夫向維也納退却，破壞身後印河（在布蘭諾）和特勞溫河（在林茲附近）上的橋。十月二十三日，俄國軍隊在跨過恩斯河。日中時，俄國的輜重車、砲隊、一隊一隊的兵士在橋兩側成單行地穿過恩斯市。

● 本章到第九章敘述的軍事形勢如下：墨克投降以後，庫圖左夫開始向維也納退却，一面走，一面打退繆拉率領的法國前衛。舊曆十月二十三日，他們跨過疾流的恩斯河。繆拉整天壓迫巴格拉齊溫率領的軍隊，想把他切斷，使他不能過河。這計畫未實現，他幾乎與巴格拉齊溫同時來到河邊，想爭取那座橋。如本書所寫，俄國軍隊過橋以後，巴夫羅格拉德驛騎兵設法把橋燒掉了。

本書中屢次提到的繆拉，是一個旅店主人的兒子，當兵出身。他在一七九五年葡萄牙（現曆九月二十二日到十月二十一日）十三日幫助拿破崙平定一場貴族暴動，藉了拿破崙的提拔，官位很快地升遷。在意大利戰役中立過功勞以後，他伴同拿破崙去埃及，成爲優秀的騎兵領袖。與拿破崙同回法國，率領六十名精兵，於一七九九年霧月（現曆十月二十二日到十一月二十一日）十八日解散五百人院；結果使拿破崙成爲執政。一八零零年，繆拉與拿破崙的妹妹加羅林結婚。一八零四年，他以巴黎總督的身份指定一個委員會，審判並鎗決了翁季昂公爵。他在一八零五年的德國戰役中又

這是一個溫暖的多雨的秋天。在守橋的俄國砲隊所踞的岡子前，那一片曠野時時被透明的斜掛的兩幕遮起，然後突然間在陽光中展開，遙遠的物體清楚可見，彷彿新擦過油一般閃光。在下面，可以看見有紅屋頂的白房子、禮拜堂、橋樑的小市鎮，橋兩側川行有大量擁擠的俄國軍隊。在多瑙河轉灣處，可以看見一些船，一個島子，還有一個被恩斯和多瑙兩河交流的水所環繞的一個帶花園的城堡，也可以看見多瑙左邊的岩石岸，上面覆有松林，背面有碧綠的樹頂和淡藍的狹谷，頗帶神秘意味。一座修道院的一些角樓從一片荒僻的松林後面聳起，在恩斯河對岸的遠處，可以看出敵人的馬哨。

在山額上的野戰砲中間，後衛指揮官帶着一個參謀將校站在那裏，從望遠鏡裏察看那地方。在他們後邊一點，被總司令派來後衛的涅斯菲茲基，坐在一輛砲車尾上。一個陪伴他的哥薩克遞給他一個行囊和一個水瓶，於是涅斯菲茲基用餡餅和真正雙料古麥爾●招待一些軍官。軍官們歡歡喜喜地聚在

立過功勞。一八零八年，拿破崙立他爲納普勒斯王，他在那裏建造了一座奢華的宮殿，因這一「猴子戲」受到皇帝的申斥。他在一八一二年指揮拿破崙攻俄的騎軍，但是在十二月辭了職，回納普勒斯去了。一八一三年，他停止擁護拿破崙，想藉奧國的援助來維持他的王位。一八一四年，他受了廢黜，逃避吐倫附近，被懸賞捉拿。滑鐵盧戰役後，他企圖恢復他的王國，但被捕獲，經過軍法審判，受了鎗決。他雖有過人的精力和不避險阻的勇氣，但是智力却有限，他的頭腦被成功弄昏了。托爾斯泰屢次指出他的短處，愛好虛飾，華美的衣服，以及滑稽的舉動。

● doppel-Kimmel——用葛縷子調味的甜酒。

他周圍，有一些跪着，有一些照土耳其人的樣子蹲在濕草上。

「是的，建造那個城堡的奧國王子不是傻瓜。那是一個好地方！你們爲什麼不喫呀，諸位？」涅斯茲基在說道。

「多謝您呀，王爵，」軍官中的一個說道，同這樣尊貴的參謀將校談話，因而覺得滿足了。「這是一個可愛的地方！我們貼近花園經過，看見兩頭鹿……多末好的房子！」

「看哪，王爵，」另一個說道，這人原來很想再拿一個餡餅，不過覺得難爲情，因此假裝看地方了——「看，我們的步兵已經到了那裏。看那裏村後的草地上，他們有三個在拉一種東西。他們就要搜索那座城堡了，」他懷着顯明的讚許意思說道。

「他們要那樣呵，」涅斯茲基說道。「不好，我却喜歡，」他那濕潤的俊秀的嘴裏嚼着一塊餅加上一句道，「溜到那裏邊去呢。」

他含笑指一座帶角樓的女修道院，他的眼睛半閉起來放光了。

「那一定很好呢，諸位！」

軍官們大笑起來。

「逗弄逗弄那些修道女。他們說，其中還有意大利的少女呢。說實話，我肯爲這個坐五年牢！」

「她們一定也覺得乾燥無味了，」比較大胆的一個軍官笑着說道。

這時站在前面的參謀將校指給將軍一種東西，後者從望遠鏡裏望去。

「是的，不錯，不錯，」將軍忿忿地說道，一面放低望遠鏡，一面聳肩，「不錯！他們要在渡河時受到砲轟了。可是他們爲什麼在那裏浪費時間呢？」

在對面，敵人是肉眼也可以看見了，從他們的砲隊中騰起一團乳白色的雲。隨後傳來一響遙遠的射擊聲，也可以看見我們的軍隊向過河處奔走。

涅斯菲茲基噴着氣站起來，含笑走向那位將軍。

「大人不喜歡喫點兒點心嗎？」他說道。

「這不妙，」將軍說道，未回答他。「我們的軍隊浪費了時間。」

「我好不好騎馬去那邊，大人？」涅斯菲茲基問道。

「是的，請去吧，」將軍回答道，於是他重申那道已經一度詳細發出的命令：「吩咐驃騎兵最後渡河，然後依照我先前的命令把那道橋燒掉；橋上的引火物必須重新檢查過。」

「是是，」涅斯菲茲基回答道。

他叫過牽馬的哥薩克，吩咐他收起行囊和水壺，然後輕輕地把他那沈重的身體擺上馬鞍。

「我真要去造訪那些修道女了，」他對那些含笑看他的軍官們說道，他順着下山的彎曲小徑騎走了。

「哪，讓我們看一看可以射多遠，隊長。僅僅試一下！」那個將軍轉向一個砲兵軍官說道。「開個小玩笑來消遣一下吧。」

「弟兄們，準備放！」軍官發令道。

不一會兒砲兵們愉快地從營火處跑來，開始裝砲。

「一！」傳來一聲命令。

第一號●趕快跳開。那尊砲以震耳欲聾的金屬轟隆聲響了，一隻尖叫的砲彈從山下我們軍隊頭上飛過，落得離敵人很遠，一小股煙指出砲彈爆炸的地方。

官兵們聽到那聲音，臉上露出了喜色。人人站起來，開始看下面我們軍隊的移動，彷彿只有擲石之遙一般清楚可見，也看更遠處開過來的敵軍的行動。同時太陽從雲後完全出現了，那響亮的一下砲聲和耀眼的太陽光混合成一個活潑的強烈的印象。

第七章

敵人的砲彈有兩發已經飛過橋。橋上擠成一團。橋半腰站有涅斯菲茲基王爵。他已經下了馬，他的大身體被擠在欄杆上。他笑着回頭看那握着兩匹馬的繩繩站在他後面幾步處的哥薩克。每一次涅斯菲茲基想往前走，兵和車子把他又推回來，擠在欄杆上，他所能作的只有含笑了。

「你這是什麼樣子，朋友！」那個哥薩克對一個護送兵說道，後者趕着一輛車向聚在車馬附近的步兵硬擠。「什麼樣子！你不能等一會兒！你不看見這位將軍要過橋嗎？」

但是那個護送兵並不注意「將軍」兩個字，一味對擋住他的路的兵士們吆喝。「喂，弟兄們！靠左邊！等一下。」但是那些肩並肩聚在一起的兵士們，刺刀交鎖着，成堆地移過橋去。從欄杆上向下看，涅斯菲茲基王爵看見恩斯迅疾的喧嘩的小浪頭，繞着橋柱漣皺着洶湧着互相追逐下去。向橋上看，他看見兵士、肩章、蒙布的軍帽、行囊、刺刀、長毛瑟鎗、軍帽下闊顫骨凹面頰無精打采的疲乏的表情的臉、以及從橋板上的黏泥中走過脚等一模一樣的活的浪頭。有時，在那人類的單調的浪頭中間，像恩斯的浪頭上一點白沫，一個脸型不同兵士的穿外套的軍官，擠了過去；有時，像一段河裏旋轉的木屑，一個徒步的驃騎兵，一個勤務兵，或一個市民，浮過這步兵的浪頭；有時，像一段漂下河去的木頭，一輛軍官們的或隊伍的行李車，堆得高高的，用皮子蓋着，四面八方包圍着，移過

橋去。

「好像一道隄決了口。」那個哥薩克無可奈何地說道。「你們還有很多要來嗎？」

「一百萬差一個！」一個穿破外套的滑稽的兵士曇着眼回答道，隨即走過去了，後面跟有另一個兵士，一個老頭子。

「假如他」（他指敵人）「這時聳起橋來，」那個老兵狠狠地對一個弟兄說道，「你就忘記抓癢了。」

那個兵士走過去了，他後面來的是坐在一輛行李車上的另一個。

「裏腿究竟塞到哪裏去了？」一個勤務兵說道，一面在車子後面跑，一面向車子後部摸索。他也隨着車子過去了。隨後來的一些顯然喝過酒的快活的兵士。

「於是，老朋友，他用鎗柄向牙齒裏給了他一下，」一個把大外套高高塞起的大搖大擺的兵士，愉快地說道。

「是的，火腿真好喫……」另一個高聲笑着回答道。於是他們也過去了，所以涅斯菲茲基不會聽說誰被打了牙齒，以及火腿與這個有什麼關係。

「呸！他們是多末慌張。他不過發了一砲，他們以為他們就要被打死了呢，」一個中士忿忿地責備道。

「當那東西飛過我的時候，老爹，我說的是砲彈哪，」一個生有一張大嘴的忍不住笑的年青兵士

說道，「我吓得好像要死。說實話，我給吓壞了！」他說道，彷彿在誇耀他給吓壞了呢。

那一個也過去了。隨後是一輛與先前過去的都不相同的車子。這是一輛由一個日耳曼人率領的雙馬拉的日耳曼貨車，似乎載有全副的家私。一頭大乳房的好看的斑紋牛栓在車後面。一個帶有一個未斷乳的嬰兒的女人，一個老女人，還有一個生有亮紅雙頰的健康の日耳曼少女，坐在一些羽毛被褥上。顯然這些難民是得到通過的特許的。所有兵士們的眼睛都轉向那些女人，當那輛車以步行的速度通過時，所有兵士們的議論都與那兩個年青的有關。每一個臉上幾乎含有同一的笑容，表現了關於那兩個女人的不正當思想。

「看看吧，日耳曼臘腸也在逃走了！」

「把太太賣給我吧，」另一個兵士對那個日耳曼人說道，後者既憤慨又恐慌，低着眼睛努力走下
去。

「看她把自己修飾得多末整齊呦！噫，乖乖！」

「喂，菲多托夫，應當讓你駐在他們家！」

「我過去也見識過了，朋友！」

「你們去什麼地方呵？」一個正在喫一隻蘋果的步兵軍官問道，他看見那個漂亮少女，也有一半
含笑了。

那個日耳曼人閉上眼睛，表示他不懂。

「你喜歡就拿去吧，」軍官一面說，一面遞給那個少女一隻蘋果。

那個少女含笑接過來。涅斯菲茲基同橋上別人一樣，在那些女人過去以前，眼睛不會離開她們。當他們已經走過時，說着同類話的同一兵士的流接上來，最後全體停止了。正如常有的情形，幾匹拉一輛護送車的馬在橋末端不肯前進，於是全體人羣不得不等待了。

「他們爲什麼打住呢？沒有應有的秩序！」兵士們說道。「你向哪裏撞呵？該死！你不能等一下？假如他轟橋，那就更壞了。看，這裏也軋住一個軍官呢，」——不同的聲音從人羣中發出來，這時人們互相打量，一齊從橋上擠向出口。

涅斯菲茲基正在向下看橋下的恩斯水，突然聽見一種他覺得異樣的聲音，一種迅速地到來的東西的聲音……一種投入水中的大東西的聲音。

「看它射到什麼地方啦！」一個附近的兵士向周圍張望着那聲音嚴肅地說道。

「鼓勵我們快點走呢，」另一個不安地說道。

人羣又向前移動了。涅斯菲茲基覺悟那是一顆砲彈。

「嘿，哥薩克，我的馬！」他說道。「哪，你呀！讓開！讓路！」

他經過很大的困難才到他的馬處，然後繼續叫喊着前進。兵士們壓縮自己來讓路給他，但是又被擠了過來，夾住他的腿，那些最挨近他的人們是無辜的，因爲他們自己被從後面擠得更厲害呢。

「涅斯菲茲基，涅斯菲茲基！你這個呆子！」他後面傳來一個人的粗暴的聲音。

涅斯菲茲基向後看，於是看見了，大約在十五步以外，但是被移動的步兵那活的體積隔開來，面紅耳赤蓬頭散髮的伐斯加·捷尼索夫，帽子戴在他那黑頭的後方，斗篷俏皮地垂在肩頭上。

「吩咐這些惡神，這些惡鬼，讓我過去！」捷尼索夫顯然在怒氣發作中喊道，他揮舞像他的臉一樣紅的未帶手套的小手裏的帶鞘的佩刀，他那帶充血的眼白的煤黑色的眼睛隨着閃光和轉動。

「啊，伐斯加！」涅斯菲茲基歡喜地回答道。「什麼東西追你呀？」

「騎兵中隊不能過呀，」伐斯加·捷尼索夫喊道，一面兇狠地露出他的白牙齒，一面踢他那純種的黑阿拉伯馬。那匹馬在刺刀觸到時扭動耳朵，噴鼻子，從嚼子上迸出白沫，用蹄子踏橋板，假如它的主人許可的話，它似乎情願跳過欄杆去了。「這是什麼東西？他們像羊！完全像羊！讓開！……讓我們過去！……停在那裏，你這趕車的鬼！我就要用佩刀砍你！」他喊道，果真從鞘裏拔出佩刀來揮舞了。

兵士們視着驚慌的臉互相擁擠，於是捷尼索夫與涅斯菲茲基會合了。

「你怎末今天未喝醉呀！」涅斯菲茲基在對方騎着馬來到他身邊時說道。

「他們連喝酒的時間也不給！」伐斯加·捷尼索夫回答道。「他們整天把聯隊拖來拖去。假如我們要打仗，那就讓我們打好啦。但是誰也不知道這是什麼事。」

「你今天是多末考究的花花公子呦！」涅斯菲茲基看着捷尼索夫那新斗篷和新鞍褥說道。

捷尼索夫含笑了，從佩囊裏拿出一條發散香水氣息的手巾，舉在涅斯菲茲基的鼻子前。

「當然啦。我就要打仗了！我已經刮過臉，刷過牙，灑過香水。」

隨有哥薩克的涅斯菲茲基的魁偉身形，一面揮舞佩刀一面發狂一般吆喝的捷尼索夫的決心，發生了效果，他們終於擠到橋末端，把步兵攔住。在橋旁邊，涅斯菲茲基找到那個接受命令的上校，傳過令以後，他就騎着馬回去了。

既經開闢出路來，捷尼索夫停在橋末端。他不經意地勒住他那叫着踏着急於歸羣的公馬，守候開過來的騎兵中隊。隨後，好像幾匹跑着的馬的馬蹄聲從橋板上發出來，於是那個騎兵中隊，軍官在前，兵士四人一排，在橋上展開，開始在他這一端出現。

被攔下的步兵聚在橋旁踐踏過的爛泥中，懷着不同武裝部隊互有的惡意、疎遠、輕蔑的特殊感情，看從他們旁邊整齊地走過的清潔的漂亮的驃騎兵。

「漂亮後生們！只好用來賽會！」一個說道。

「他們有什麼用處？他們不過是領出來裝門面的！」另一個說道。

「不要踢起灰塵哪，你這個步兵！」一個驃騎兵打趣道，他那匹跳躍的馬已經把爛泥濺到一些步兵頭上去了。

「我但願教你背着行囊行兩天軍！你那漂亮袴子就要磨壞一點了，」一個步兵用袖子擦着臉上的泥說道。「落在那裏，你不大像一個人，倒像一頭鳥呢。」

「喂，齊金，他們應當把你放在一匹馬上。你的樣子就好看了，」一個排長嘲笑一個被行囊壓得

彎下來的瘦小的兵士道。

「把一條棍子夾在兩腿中間，那就够你當馬騎了！」那個驃騎兵向後面喊道。

第八章

步兵的尾部忽忙地過橋，他們上橋時擠在一起，彷彿通過一條煙筒。最後行李車也都過去了，不像先前那末擁擠了，最後的大隊也上了橋。只有捷尼索夫的驃騎中隊面向着敵人留在橋外邊。敵人是可以從對岸山上看見了，不過還不能從橋上看見，因為河邊看到的地平線是由半哩外隆起的地面形成的，河水便從那裏流過來。山下平鋪有一片荒地，我們若干羣哥薩克斥候在那上面移動。突然間，在高地頂點的大路上，着著色制服的砲隊和騎兵出現了。這是法軍。一羣哥薩克斥候快步退到山下。捷尼索夫騎兵中隊的全體官兵，雖然盡可能談別的事情，看別的方向，却總在想岡子頂上是什麼，也不斷地看地平線上出現的點子，他們知道那是敵人的軍隊。天氣從正午時起又晴了，太陽燦爛地落在多瑙及其周圍的黑色山上。風平浪靜，每隔一時從岡子上傳來敵人的號角聲和吶喊聲。這時在中隊和敵人中間，除了少數散開的前哨外，沒有人了。他們相隔不過是一片七百來碼的空地。敵人停止射擊，那條分隔敵對兩軍的冷酷的嚇人的不能接近不可觸知的界限顯得非常清楚了。

「那一道好像生死由以畫分的界線，越過一步就是不安，痛苦，死亡。那裏有什麼？那裏有誰？」——在那片田、那株樹、那個被太陽照亮的屋頂以外？沒有人知道，但是都願意知道。你怕跨過那道線，但是也想跨過，更知道早晚必須跨過，你到時就要不得不發見那裏有什麼，正如你到時就要不得

不知道死後面有什麼。不過你是強壯的，健康的，快活的，緊張的，被其他非常興奮的健康的人們圍繞的。」望見敵人的任何人這樣想，或至少這樣感覺，那感覺又賦給那時發生的一切事一種特殊的魔力和可喜的強烈印象。

在敵人所在的高地上，一尊砲的煙騰起來，一顆實心砲彈尖叫着從那個驃騎中隊的頭頂上飛過。先前站在一起的軍官們馳向各自的地點去。驃騎兵開始仔細地把他們的馬排齊。全中隊靜寂無聲。大家都在看前面的敵人，看那個中隊司令，等候命令。第二顆和第三顆砲彈飛過了。顯然他們在向驃騎兵開砲，但是那些砲彈帶着迅速有節的嘯聲從騎兵頭頂上飛過，落在他們後方什麼地方去了。驃騎兵並不回頭看，但是聽到每次射擊聲，正如聽到了命令，有着一排一排很相同而又很不相同的臉的全中隊，砲彈飛過時屏着氣從踏蹬上騰起，然後又落下。頭不轉動的兵士們互相斜視，驚奇他們弟兄們受到的影響。每一張臉，從捷尼索夫的到那個號手的，在下頷和嘴周圍，現出一種矛盾、激動、緊張的共同表情。軍需官皺起眉來，看那些兵士們，彷彿正在用處罰來恐嚇他們。見習軍官米洛諾夫每當一顆砲彈飛過時就閃避一下。左翼上的勞斯托夫，騎着他的陸克——一匹雖有一條癱腿而英俊可觀的馬——露出在大庭廣衆前應考的具有成功自信的小學生的快活神氣。他帶着一種明朗的表情看每一個人，彷彿請他們看他多末平靜地坐在砲火下。但是違反了他的本意，在他的臉上，在他的嘴周圍，也現出那種新的嚴肅的東西的同一痕迹。

「那裏鞠躬的是誰呀？見習軍官米孚諾夫！那不可以呀！看我吧，捷尼索夫叫道，他不能在一

個地點上停留不動，繼續不斷地在中隊前旋轉他的馬。

伐斯加·捷尼索夫那多毛的扁鼻子的黑臉，他那短小精悍的身體，他那握有出鞘的佩刀的有力的毛手和短粗的手指，完全像平時的样子，特別是喝光第二瓶的傍晚時的样子；他不過比平時更紅一點罷了。像喝水時的鳥一般向後仰着頭，無情地向他的好馬彼多溫兩側壓着馬刺，彷彿跌向後方一般在鞍子上坐着，他跑向中隊的另一翼，用一種粗沙的聲音吩咐兵士們注意他們的手鎗。他騎向吉爾斯丁去。那個上尉參謀騎着他的寬背的安穩的母馬從容不迫地上前來迎他。他那生有長鬍子的臉像往常一樣嚴肅，不過他的眼睛比往常更光亮罷了。

「喂，怎末樣？」他對捷尼索夫說道。「不會打起來的。你就要知道——我們就要退了。」

「誰也不知道他們要怎樣！」捷尼索夫嘟囔道。「啊，孚斯托夫，」他看見那個見習軍官光輝的臉時大叫道，「你終於等到手了！」

於是他讚許地微笑，顯然很滿意那個見習軍官。勞斯托夫覺得十分快活。就在那時，司令在橋上出現了。捷尼索夫跑向他去。

「大人！讓我們進攻他們吧！我一定把他們趕掉。」

「進攻，誠然！」上校用厭倦的聲音說道，彷彿趕走一個討厭的蒼蠅一般皺起臉來。「可是你爲什麼停在這裏呢？你不看見前哨正在退却嗎？率領中隊後退吧。」

騎兵中隊過了橋，退出射程以外，未損失一個人。到過前線的第二中隊跟隨他們過去，最後一批

哥薩克也離開河對岸。

那兩個巴夫羅格拉德騎兵中隊，過橋以後，一個隨一個地退上山去。他們的上校加爾·波格達尼契·舒勃特來到捷尼索夫的中隊，在離勞斯托夫不遠的地方騎着馬徐步走過，完全不去注意他，雖然這是他們爲了帖力牙寧衝突以來第一次相遇。勞斯托夫覺出他是在前線，在他冒犯（他這時承認了）過的人的權力下，因而不能從上校那運動家的背脊、覆有絨毛的頸背、紅色的頸子上擡起眼睛。在勞斯托夫心目中，波格達尼契不過裝作不注意他，他這時的全部目的是試驗那個見習軍官的勇氣，所以他抖擻起來，快活地向周圍看；隨後，他覺得，波格達尼契騎着馬來得這末近，目的在把他的勇氣顯示給他。其次他想，他的仇人會把那個中隊派去從事冒險的攻擊，只爲了責罰他——勞斯托夫。隨後他想像，在攻擊以後，波格達尼契會來看受傷倒地的他，會寬大地伸出和解的手。

謝爾珂夫那高肩頭的身形（巴夫羅格拉德的人們熟悉這身形，因爲他最近才離開他們的聯隊）騎向上校去。在他被逐出司令部以後，謝爾珂夫不會留在聯隊中，他說，他既然可以在參謀部中一事不作得到更多的報酬，偏要在前線當奴隸，他不是那樣的傻瓜，於是他依附巴格拉齊溫王爵作了一名傳令官。他這時帶着後衛司令官一道命令來見他先前的上司了。

「上校，」他帶着沈悶的莊重神氣看着周圍的老同事們對勞斯托夫的仇人說道，「有一道停下來把橋燒掉的命令呢。」

● 這是一個俄羅斯籍的日耳曼人，俄軍中有很多這樣的人。托爾斯泰以說很壞的俄國話來表現他。

「一道給麼人的命令？」上校陰沈地問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給麼人』，」傳令官用嚴肅的聲調回答道，「不過王爵吩咐我『去對上校說，驃騎兵必須趕快轉回去，把橋燒掉。』」

一個侍從軍官接着謝爾珂夫向驃騎兵上校傳遞同一命令。在他後面，高大的涅斯菲茲基騎着一匹哥薩克馬疾馳而來，那匹馬幾乎載不起他的重量了。

「這是什麼意思，上校？」他在前進中喊道。「我教你把橋燒掉，現時什麼人已經搞錯了；他們那邊都發了狂，什麼也不明白了。」

上校從容不迫地止住聯隊，然後轉向涅斯菲茲基。

「你對我提到引火物，」他說道，「但是你可不會說燒掉它呀。」

「但是，我的親愛的先生，」涅斯菲茲基在臨近時摘下帽子用短粗的手撫摩着汗濕的頭髮說道，「我不是對你說過，引火物裝好時，把橋燒掉嗎？」

「我不是你的『親愛的先生』，參謀官先生，你不曾對我說把橋燒掉！我懂得公事，命令嚴格地遵守是我的習慣。你說過橋要燒掉，但是誰它燒掉呢，我天理良心不知道！」

「啊，從來是這樣的！」涅斯菲茲基揮了一下手說道。「你怎末來這裏？」他轉向謝爾珂夫說道。

「爲了同一件事。不過你是濕了！讓我來把你擰乾吧！」

「你先前說，參謀官先生……」上校用憤慨的腔調繼續說道。

「上校，」侍從軍官插嘴道，「你必得快幹了，否則敵人會架起砲來用葡萄彈了。」

上校默默地看那個侍從軍官，看那個高大參謀官，看謝爾珂夫，然後皺起眉來。

「我一定橋燒掉，」他用莊重的腔調說道，彷彿聲明，雖然有他不得不忍受的一切不快意的事，他依舊要作正經事。

彷彿一切都是他的馬的錯兒一般，上校用他那長而有力的腿拍着馬跑到前邊，命令勞斯托夫所屬的捷尼索夫指揮的第二中隊回橋那裏去。

「得，正與我想過的相合，」勞斯托夫對自己說道。「他想試驗我了！」他的心臟收縮，血衝到他臉上來。「教我看我是不是一個胆怯的人！」他想到。

在騎兵中隊那些光輝的臉上，又現出在火線下時那種嚴肅的表情。勞斯托夫仔細看他的仇人，上校——想從他臉上證實他自己的揣測，但是上校一次也不看勞斯托夫，只現出他在前線時常有的莊重的冷靜的神情。隨後命令發出來了。

「注意！注意！」他周圍幾個人的聲音重複道。

他們的佩刀與繮繩糾纏着，他們的馬刺叮噠作響着，那些驃騎兵忽忽忙忙地下了馬，不知道要作什麼。兵士們在畫十字。勞斯托夫不再看上校，他沒有時間了。他恐怕落在驃騎兵後面，怕得他的心臟停止不動了。當他把馬交給一個勤務兵保管時，他的手顫抖了，他覺得血液撲通一聲衝入他的心

臟。捷尼索夫騎着馬從他旁邊走過，向後仰着在喊什麼。勞斯托夫只看見馬刺磕碰着、佩刀噼啪着的騾騎兵們在他周圍跑，此外再看不見別的什麼了。

「担架！」他後邊什麼人喊道。

勞斯托夫不去想喊担架的意義；他向前跑，一味想跑在別人前頭；但是剛到橋邊，因為不看地面，他踏上一些黏脚的踏過的泥濘，跌了一交，兩手着了地。別的人們越過他去了。

「靠兩便，隊長，」他聽見上校的聲音。本來騎着馬跑在前頭的上校，已經靦着得意的高興的臉，把馬帶到橋邊。

勞斯托夫一面在椅子上擦他那雙泥手，一面看他的仇人，並且就要跑上去了，他以為向前方跑得越遠越好。但是不會看勞斯托夫也未認出他的波格達尼契對他喊道：

「在橋中間跑的是哪個？靠右便！回來，見習官！」他忿忿地叫道；然後轉向爲了誇示勇氣騎着馬上橋的捷尼索夫：

「爲啥子冒險，隊長？你應當下馬，」他說道。

「噉，鎗彈是有眼睛的叻，」伐斯加·捷尼索夫從鞍子上轉過來回答道。

這時涅斯菲茲基、謝爾珂夫、還有那個侍從軍官一同站在射程以外，一會兒看聚在橋邊的戴黃軍帽、穿有帶子暗綠上衣和藍騎馬袴的一小羣人，一會兒看從對方遠處走來的什麼——藍制服和一羣一

羣帶馬的人，很容易看出是砲隊。

「他們會不會把橋燒掉呢？誰先到那裏呢？是他們到那裏把橋燒掉呢，還是法軍來到葡萄彈射程以內把他們消滅掉呢？」這是駐在橋上高地的軍隊每一個人懷着下沉的心不自覺地問自己的問題——眼看着明朗的晚光中的橋和驃騎兵和從對方帶着刺刀和鎗砲前進的藍制服。

「唉！驃騎兵就要大喫苦頭了！」涅斯菲茲基說道；「他們現時在葡萄彈射程以內了。」

「他不應當帶那末多人，」侍從軍官說道。

「誠然，」涅斯菲茲基回答道；「兩個精明人同樣可以完成那一項任務嘛。」

「啊，大人，」謝爾珂夫插嘴道，他的眼睛釘在那些驃騎兵身上，但是他依舊帶有那種天真的神氣，使人無法知道他是在說笑話，還是在說正經話。「啊，大人！您這是什麼看法！派兩個人？那末誰肯給我們伏拉季米爾獎牌和勳章呢？但是現時，縱然他們受了掃射，那個中隊可能受到保舉，他也可能得到一個勳章呢。我們的波格達尼契知道公事要怎樣辦。」

「哪！」侍從軍官說道，「那就是葡萄彈。」

他指向法國的大砲，砲前車正在卸下，忽忽忙忙地移開去。

在法軍方面，在一羣一羣帶砲的人中間，一朵煙冒出來，隨後第二朵和第三朵幾乎同時出現，在第一次砲聲傳來時，第四朵又出現了。隨後兩聲相繼而來，然後是第三聲。

「噉！噉！」涅斯菲茲基抓着侍從軍官的臂膊彷彿在劇痛中一般呻吟。「看！一個人已經倒下去

了！倒下去了，倒下去了！」

「兩個，我以為。」

「假如我是沙皇，我永遠不肯打仗，」涅斯菲茲基轉過身子去說道。

法軍的大砲趕快重裝起來。穿藍制服的步軍跑步向着橋推進。煙又冒出來，但是間隔並不勻，葡萄彈在橋上發出霹靂啪啦的聲音。但是這一次涅斯菲茲基看不見那裏的情形了，因為有一團濃煙從橋上騰起。驃騎兵已經把橋點上火，於是法國砲隊這時向他們放射，不再去阻止他們，不過因為砲已經調好，就得射擊什麼人罷了。

法軍在那些驃騎兵回到馬旁以前來得及射出三發葡萄彈。兩發未中的，射得太高了，但是最後一發落在一羣驃騎兵中間，打倒其中的三個。

勞斯托夫縈心於他同波格達尼契的關係，停留在橋上，不知道作什麼好。那裏既沒有人可以砍殺（如他時常想像的戰爭情形），也不能幫助燒橋，因為他不曾像別的兵士們那樣帶引火的草。他站在那裏向周圍看，突然間他聽見橋上嘩啦一聲，彷彿灑出一些胡桃，最靠近他的驃騎兵哎呦了一聲歪在欄杆上。勞斯托夫同別的人們跑向他去。什麼人又喊道，「担架！」四個人握住那個驃騎兵，開始抬他起來。

「噫——！好心不要動我吧！」那個傷兵叫道，但是他們依舊把他抬起，放在担架上。

尼古拉斯·勞斯托夫轉過身子去，彷彿找什麼東西一般，看多瑙的水，看天空，看太陽。天空的

樣子是多末美麗；多末藍，多末平靜，也多末深！下沈的太陽是多末光輝，多末燦爛！遠處的多瑙的水閃出多末柔和的光彩。在河、修道院、神秘的狹谷、連頂籠在霧中的松林……以外，遙遠的藍色大山更加美觀了。那裏有平安和幸福……「只要我在那裏，我就什麼也不希望了，什麼也不希望了，」勞斯托夫想道。「在我獨自一個人的內心裏，在那陽光裏邊，有那末多的幸福；但是這裏……呻吟，痛苦，恐怖，以及這種不安和匆忙……在那裏——他們又叫喊了，又都向後方什麼地方跑了，我也要同他們跑了，在這裏，在我上方和周圍，是死亡……再過一剎那，我就要永遠不再看見太陽，這水，那狹谷了！……」

就在那一剎那，太陽開始藏到雲後去，其他的担架在勞斯托夫面前出現。對死亡和担架的懼怕，對太陽和生命的愛好，一切混合成一種令人惡心的激動之感。

「噯，主上帝！那個天國裏的您，救我，饒恕我，保護我吧！」勞斯托夫低聲說道。

驃騎兵跑回牽馬的人們處；他們的聲音越來越高，也越來越平靜了，担架從眼界中消失了。

「喂，朋友？你算是嗅到火藥氣了！」伐斯加·捷尼索夫在他的耳朵上方喊道。

「一切都過去了；不過我是一個胆怯的人——是的，一個胆怯的人！」勞斯托夫想道，他深深地歎着氣從勤務兵手中牽過他那提着一隻脚的馬陸克，然後開始上馬了。

「那就是葡萄彈嗎？」他問捷尼索夫道。

「是的，一點也不錯！」捷尼索夫叫道。「你像真正老手一般作事，這是一種討厭的事呵！攻擊

才是愉快的呢！欲殺那些狗！但是這種事就很可怕，由着他們把你當靶子射擊。」

於是捷尼索夫騎向停在勞斯托夫附近的一羣人，其中有那個上校，涅斯菲茲基，謝爾珂夫，還有那個侍從軍官。

「哈，好像不會有人注意，」勞斯托夫想道。這是真的。不會有人注意，因為大家都知道第一次砲火下的見習軍官有過的感覺。

「有件可報告的事了，」謝爾珂夫說道。「看我能不能升少尉吧。」

「報告王爵，我橋燒掉！」上校得意揚揚地說道。

「假如他問到損失呢？」

「小得很，」上校用他的低音說道：「兩個驃騎兵受傷，一個陣亡，」他補上一句道，無法抑制一個愉快的笑容，用響亮的清楚的聲音發出「陣亡」兩個字。

第九章

在波納巴統率的十萬法軍的追逐下，到處是不懷好感的居民，失去了對盟軍的信心，感受着給養的短乏，又被迫在事前完全不會料到的戰爭條件下行動，庫圖左夫所統率的三萬五千俄國軍隊，匆匆忙忙地沿多瑙退却，只在被敵人追上的地方才停下來，只爲了不在退却中喪失重裝備才進行後衛戰。在藍巴哈、阿木斯特登、麥爾克等地有過戰事，雖然有俄國人作戰的勇氣和耐力——連敵人也加以承認——這些戰事唯一的後果是更加迅速的退却。在烏爾木避免被俘、在希蘭諾與庫圖左夫合併的奧國軍隊，這時脫離了俄國軍隊，庫圖左夫只剩下他自己那軟弱的疲乏的軍隊了。維也納的防衛不再在計議中。庫圖左夫在維也納時，奧國軍事參議院會把依照現代戰術學仔細擬定的進攻計畫交給他。這時進攻是談不到了，他唯一的幾乎無法達到的目的是與從俄國出發的軍隊會合，避免像墨克在烏爾木那樣喪失他的軍隊。

十月二十八日，庫圖左夫率同他的軍隊渡到多瑙左岸，第一次與法軍主力隔河列成一個陣勢。三十日，他進攻左岸的摩爾兌師，把它打散。在這一場戰事中第一次得到戰利品：軍旗，大砲，還有兩個敵國將軍。在兩個星期的退却後，俄國軍隊第一次停下來，在一場戰事後，不僅守住了陣地，而且打退了法軍。雖然那軍隊服裝襤褸，精疲力盡，因陣亡、受傷、患病、潰散損失了全數的三分之一；

雖然有一些病者和傷者帶着庫圖左夫把他們託付給敵軍的善心的一封信被遺棄在多瑙對岸；雖然克勒木茲被改作軍醫院的大醫院和大住宅不再能容納所有的病者和傷者，但是在克勒木茲的抵抗和戰勝爾兌大大地提高了軍隊的精神。在全體軍隊中，在司令部中，流行有最樂觀然而不實在的謠言：俄國大軍快到了，奧國人打了勝仗，受驚的波納巴退却了。

安德列夫王爵在作戰時是與奧斯密特將軍的侍從，那個將軍陣亡了。他坐下的馬受了傷，他自己的臂膊也被一顆子彈擦傷。作爲總司令特別愛護的一種表示，他奉派去奧國宮庭報告這一次勝利的消息。與奧國宮庭這時不再在維也納（這地方受了法軍的威脅），乃是在布隆了。安德列夫王爵的體格雖然好像脆弱，却比許多很健壯的人遠更能忍受身體上的疲勞。在作戰的那一夜，他帶着朵克圖洛夫給庫圖左夫的緊急公文來到克勒木茲，雖然緊張，但是不疲乏，立刻奉派去布隆送一件特別公文了。這樣的派遣不僅是一種獎勵，也是上升的一個重要步驟呢。

夜是暗的，但是有星，路在前一天——打仗的那一天——下過的雪中間現作黑顏色。重溫着他對最近一場戰事的印象，愉快地想象着他的勝利消息行將造成的印象，或回憶着總司令和他的同僚們爲他舉行的送別會，安德列夫王爵玩味着終於開始得到那長久期望的幸福的幸福的人的感情在一輛驛車中飛馳下去。他一閉上眼睛，他的耳朵就似乎充滿了車輛的咕隆聲和勝利的感覺。隨後他開始想像，俄軍逃走了，他自己也被打死了，但是他趕快用一種快樂之感來喚醒自己，彷彿他才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而且與此相反，法國人已經逃走了。他又回憶所有勝利的情形，他自己在戰鬥時平靜的勇氣，於是他懷着安定的心情打起盹來了……隨着暗黑的有星的夜來的是一个光明的愉快的早晨。雪在日光中消融，馬跑得很快，路兩旁是各種樹林，田野，和村莊。

在驛站之一上，他趕上一個俄國傷兵護送隊。負責運送的俄國軍官靠在前面的車子上，用粗野的話對一個兵士叫喊和咒罵。在那些日耳曼長形貨車的每一輛上，有六個或更多蒼白的垢污的帶繃帶的人在那多石的路上顛動。其中有一些在談話（他聽見俄國話），別的一些在喫麵包；比較傷重的帶着病孩子一般的嬌弱意味默默地看那個忽忽馳過的信使。

安德列夫王爵吩咐他的車夫停下來，問一個兵士，他們是在哪一場戰鬥中受傷的。「前天，在多瑙上，」那個兵士回答道。安德列夫王爵拿出錢袋來，給了那個兵士三隻金幣。

「這是給他們大家的，」他對走過來的軍官說道。

「快一點好呵，弟兄們！」他轉向那些兵士往下說道。「還有很多要作的事呢。」

「消息怎樣，你老？」軍官問道，顯然希望引起談話。

「消息很好！……前進！」他對車夫喊道，於是他們跑下去了。

當安德列夫王爵咕隆過布隆鋪石的街道時，天色已經十分暗了，他發見圍繞他的是高大的建築物，商店、住宅、街燈的燈光，漂亮的馬車，以及所有從來十分吸引度營盤生活的軍人的大而活潑的城市氣氛。雖然經過匆促的旅行和不眠的夜晚，安德列夫王爵在馳向皇宮時覺得比前一天更旺盛更活

發了。只有他的眼睛發熱一般放光，他的念頭非常清晰地敏捷地彼此相續。他又生動地記起戰鬥的情形，不再是模糊的了，乃是清楚的了，也具有他在想象中對弗蘭西斯皇帝陳述時的簡明形式了。他生動地想象可能對他發出的偶然問題以及他要作的回答。他期望立刻被引見皇帝。但是，在皇宮的大門前，一個文官跑出來迎接他，既經聽說他是一個特派信使，就把他領去另一個門口。

「從廊子裏向右去，Euer Hochgeboren! 你在那裏可以見到一個值班的副官，」那個軍官說道。「他可以領你去見陸軍大臣。」

值班副官接見了安德列夫王爵，請他等在那裏，然後進去通報陸軍大臣。五分鐘後，他回來了，格外客氣地鞠躬請安德列夫王爵在他前頭沿一條廊子走向陸軍大臣辦公的內室。那個副官藉了他那精心結撰的禮貌表示他有意避免俄國信使方面任何親近的企圖。

安德列夫王爵那愉快的心情在走近大臣的室門時大見衰減了。他覺得受了冒犯，未想到冒犯的感覺立刻變成輕蔑的感覺，這感覺是完全不召自來的。他那豐富的頭腦立即提供他一個有權藐視那個副官和那個大臣的觀點。「遠離開火藥氣，他們大致以為得勝很容易呢！」他想到。他的眼睛輕蔑地眯起，他邁着異常從容的步子進入陸軍大臣的房間。他看見那個大臣坐在一張大椅子上，讀一些文件，用鉛筆在上面加批註，一連兩三分鐘未注意他的到來，這時他那輕蔑之感也就加強了。大臣那下俯的帶白鬚腳的禿頭每一邊豎有一支蠟燭。他一直讀到末尾，不會因開門聲和脚步聲抬起眼睛來。

「把這個送出去，」他對他的副官說道，同時遞給他那些文件，依舊不去注意那個特派信使。

安德列夫王爵覺得，不是庫圖左夫的軍隊的行動不如陸軍大臣所關心的別種事更使他注意，就是要給俄國特使那樣一種印象了。「不過這是我完全不在乎的問題，」他想到。那個大臣把餘下的文件集攏起來，收拾整齊，然後抬起頭來。他生有一個聰明的異乎尋常的頭，但是在他轉向安德列夫王爵那一剎那，他臉上那堅定的聰明的表情變成一種顯然經過思慮也是他習慣了的樣子。他臉上裝出那種愚蠢的虛偽的笑容（連隱藏虛偽的意思也沒有），不斷接見一個跟一個許多請願者的人的笑容。

「陸軍元帥庫圖左夫將軍派來的嗎？」他問道。「我希望是好消息吧？同摩爾兌有過一次衝突嗎？勝了嗎？很是時候了！」

他接過送給他的公文，帶着一種悲哀的表情讀下去。

「噯，我的上帝！我的上帝！斯密特！」他用目耳曼話叫道。「何等的不幸！何等的不幸！」他把公文流覽了一過，放在桌子上，然後來看安德列夫王爵，顯然在考慮什麼。

「啊，何等的不幸！你說這件事有決定性嗎？但是摩爾兌並未被俘呵。」他又考慮起來。「你已經帶來好消息，我非常高興，雖然斯密特的死是為勝利付出的一種重大代價。皇上沒有疑問願意見你，不過不是今天。我謝謝你！你應當休息一下。明天檢閱後一定來參加朝會吧。不過我一定通知你。」

那愚蠢的笑容，在他說話時本已離開他的臉，這時又現出來了。

「Au revoir! 多謝，多謝！皇上大致願意見你，」他點着頭補上一句道。

安德列夫王爵離開皇宮時，他覺得，勝利給過他的所有興致和幸福這時都留在陸軍大臣和那個客氣副官冷淡的手上了。他的思想的全部性質即時改變了；那場戰鬥似乎是過去多時的一件遠事的記憶。

第十章

安德列夫王爵同畢利彬留在布隆，後者是他在外交界的一個俄國相識。

「啊，我的親愛的王爵！我不能有一個更受歡迎的客人了，」畢利彬在出來迎接安德列夫王爵時說道。「弗蘭茲，把王爵的東西放在我的臥室裏，」他對領包爾康斯基進來的僕人說道。「那末你是一個勝利信使了，呃？好極了！我正坐在這裏生病呢，你看見啦。」

沐浴過換過衣服以後，安德列夫王爵進入那個外交家的奢華的書房，坐在爲他準備的晚餐前。畢利彬安適地坐在火爐旁。

在旅行和行軍以後（他在行軍時被奪去所有清潔的舒適和所有人生的享受），安德列夫王爵在那從童年時就習慣了的奢華環境中間感到一種安息的愉快意味。此外，在他受過奧國人的接待後，雖然不說俄國話（因爲他們在說法國話），至少同一個俄國人談談，也是愉快的，他以爲這人一定與一般俄國人相同，對奧國人具有當時特別強烈的憎惡。

- 有理由設想，畢利彬有一部分是從A·M·高爾查珂夫王爵身上取材的。高爾查珂夫王爵從一八五六年起主持俄國外交政策多年。據說，他「愛上了他的墨水瓶」，在寫作短詩上比在執行外交事務上表現更多的才能呢。

畢利彬是一個三十五歲的人，一個錄夫，與安德列夫王爵的出身相同。他們先前在彼得堡時就已經相識，不過，當安德列夫王爵隨從庫圖左夫在維也納時，他們更加親密起來了。正如安德列夫王爵是軍界有遠大前程的青年，畢利彬在外交界的前程更為遠大。他依舊是一個青年，但不再是一個新進外交家了，因為他在十六歲上已經進入外交界，駐過巴黎和哥本哈根，這時在維也納主持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外務大臣和我們駐維也納的大使都認識他，也都重視他。有許多外交家因他們是有某種消極的品質、能不作某一些事、能說法國話而受重視，他不是那樣的。他屬於那些喜歡工作、知道怎樣去作的人們，他雖然懶惰，却有時肯在寫字桌旁消磨一整夜。他也不問他的工作的意義，作得同樣好。他所感覺興趣的不是「爲什麼？」的問題，却是「怎樣作？」的問題。他不關心外交問題是什麼，不過巧妙地警備地優美地準備一個通牒、備忘錄、或報告，給他很大的樂趣。畢利彬的工作受重視，不僅因為他所寫的東西，也因為他應付和交結最高地位的人們的技能。

畢利彬對於談話，正如他對於工作，只在談得很有風趣時，他才喜歡。在實際場中，他總等待說一些警句的機會，只有在那種機會時，他才參加一場談話。他的談話總要散布一些適合一般口味的別出心裁的工整的詞句。這些話，彷彿出於故意一般，在他頭腦的内部實驗室中，準備成一種便於攜帶的形式，以便那些平凡的社交界的人們把這些話由這一個客廳帶進另一個客廳。事實上，畢利彬的趣語在維也納諸客廳中販來販去，也常在所謂重要問題上發生一些影響。

他那瘦削的衰老的蒼白的臉上蓋有一層很深的皺紋，那樣子總像我們洗過俄國式的澡以後的手指

尖一般清潔無垢。這些皺紋的活動形成他臉上主要表情。一會兒他的前額疊成很深的摺子，他的眼眉高抬起來，一會兒他的眼眉低垂下來，於是很深的皺紋擁上他的兩頰。他那深陷的小眼睛永遠閃爍，永遠向外直看。

「得，現時對我談一談你們的成績吧，」他說道。

包爾康斯基很謙遜地（沒有一次提到他自己）敘述那場戰事和他所受陸軍大臣的待遇。

「他們對待我和我的消息，正如人在九柱戲中對待一條狗^①一樣呵，」他在結束時說道。畢利彬露出笑容，他臉上的皺紋不見了。

「Cependant *non* cher,」他說道，一面從遠處察看他的指甲，一面皺起他左眼上的皮膚「malgré la haute estime que je professe pour」^②正教的俄國軍隊，「j'avoue que votre Victoire n'est pas des plus victorieuses.」^③

他像這樣用法國話說下去，只在他要加以輕蔑的重讀的字上才用俄國話。

「哪！你同你們所有的軍隊進攻不幸的摩爾兌和他的一師人，儘管這樣，摩爾兌居然從你們手中溜掉了！勝利在哪裏啦？」

① 一句法國成語。

② 法文，「但是，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儘管尊敬正教的俄國軍隊，却必得說，你們的勝利不是非常勝利的。」

「但是，認真說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我們不拘如何總可以絲毫不誇張地說，這比烏爾木的情形好一點吧……」

「你們爲什麼不爲我們捉到一個元帥呢，只要一個呀？」

「因爲我們所遇到的事並非一切合於我們的預料，或像一場檢閱一般順利呀。我對你說過啦，我原期望在早晨七點鐘到達他們後方，但是到下午五點鐘還不會到那裏呢。」

「那末你們爲什麼不在早晨七點鐘到那裏呢？你們應當在早晨七點鐘到那裏呀，」畢利彬含笑回答道。「你們應當在早晨七點鐘到那裏呀。」

「你們爲什麼不能用外交方法使波納巴覺悟以不干涉諾亞爲好呢？」安德列夫王爵用同一腔調反攻道。

「我知道，」畢利彬插嘴道，「你在想，坐在火爐旁的沙發上，捉幾個元帥倒很容易呢！那是實在的，不過，話又說回來，你們爲什麼不捉到他呢？那末，假如不僅陸軍大臣，連最威武的弗蘭西斯皇帝兼國王陛下，也不因你們的勝利而很開心，不必驚奇吧。連我這俄國大使館一個可憐的書記，也不感到有給我的弗蘭茲一個 Theater^①，或讓他帶同他的 Liebchen^②去普拉特遊玩，以表示我的快樂的必要呵……誠然，我們這裏沒有普拉特……」

① 日爾曼的銀幣。

② 德文，愛人。

他直看安德列夫王爵，突然舒展前額上的皺紋。

「現時輪到我來問你『爲什麼？』了，Mon Cher。」包爾康斯基說道。「我承認我不懂：或許這裏有我這薄弱的智力所達不到的外交奧妙，不過我想不通。墨克喪失一個整軍，菲迪南大公爵和加爾大公爵顯不出一絲活氣，犯了一次錯誤又一次錯誤。只有庫圖左夫得到一次真正的勝利，破除了法軍長勝的迷信，而陸軍大臣連那詳細的情形都不要聽。」

「正是那樣，我的親愛的朋友！你知道，這是給沙皇、給俄國、給希臘正教信仰的 hurrah 呀！那一切都很好，但是我們，我指的是奧宮，何必關心你們的勝利呢？把加爾或菲迪南大公爵（一個大公爵同另一個大公爵沒有分別，你是知道的）一場勝利的好消息帶給我們吧！就讓不過是打敗了波納巴的一個救火隊，那也是另外一回事，我們要放大砲來慶祝了！但是像這一類的事却似乎故意作了來苦惱我們了。加爾大公爵一無成就，菲迪南大公爵，丟了自己的臉。你們拋棄了維也納，放棄了它的防衛——等於說：『我們是幸運的，至於你們和你們的首都，聽天由命吧！』你們讓我們大家都愛惜的唯一的斯密特將軍着了鎗彈，然後你們向我們慶祝那一場勝利！要知道，沒有比你們的消息更使人生氣的了。這彷彿是故意作出來的，故意作出來的。此外，假定你們果然得到一場輝煌的勝利，就連加爾大公爵也得到一場勝利，那對大局又有什麼好處呢？在維也納被法軍佔領的現時，那是太晚了！——

歡呼聲，意謂勝利。

「什麼？佔領了？維也納被佔領了？」

「不僅被佔領了呢，波納巴已經來到星勃隆^①，那位伯爵，我們親愛的甫爾布納伯爵，去向他投誠了。」

在旅途的疲勞和感想和所受的接待以後，特別在喫過飯以後，包爾康斯基覺得，他不能把握他所聽到的話的充分意義了。

「今天早晨利希登菲爾斯伯爵來這裏，」畢利彬接下去說道，「給我看一封信，其中詳細描寫法軍在維也納的檢閱：繆拉王爵 *et tout le tremblement* ^②……你知道啦，你們的勝利不是一件使人很高興的事，你也就不能受救主一般的接待了。」

「實際上我並不關心那個，我一點也不關心，」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他開始懂得，他那克勒木茲前的戰訊，與奧國首都陷落那樣的大事對照起來，實在沒有多大重要性了。「維也納是怎樣被攻下的呢？那道橋及其馳名的橋頭堡還有奧爾斯帕喜王爵怎樣了呢？我們得到的報告是，奧爾斯帕喜王爵在防守維也納呀？」他說道。

「奧爾斯帕喜王爵在這一邊，在河的我們這一邊，在防衛我們——我以為他搞得很糟，不過他畢竟是在防衛我們呵。但是維也納在那一邊。不會，那道橋還不會被佔領，我希望將來也不會，因為那

① 奧皇在維也納的夏宮。

② 法文，以及其他種種。打爾斯泰家人久已用這個法文句子嘲諷伴隨官方慶賀典禮而來的忙亂。

裏埋了地雷，並且已經發出炸掉它的命令了。否則我們早已在波希米亞山裏，你和你的軍隊也要暫時管一管兩面夾攻的苦頭了。」

「不過這還不是說，戰事已經過去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嘿，我以為是的。這裏的大人物們也這末想，不過他們不敢這末說。這就要如我在戰役開始時所說，決定問題的不會是你們在杜倫斯坦的小衝突，^①也斷乎不是砲藥，乃是那些計畫這件事的人們哪，」畢利彬引用他自己的名言之一來說道，鬆開他前額上的皺紋，並且停頓了一下。「唯一的問題是亞歷山德皇帝和普魯士王在柏林會晤的結果如何^②？假如普魯士加入聯盟，奧國的手就受了制，那就要有戰爭。假如不呢，那就只是新坎波·佛米奧^③的準備工作在什麼地方開始的問題了。」

「何等出眾的天才！」安德列夫王爵突然叫道，同時握起他的小手，槌了一下桌子，「那個人的運氣有多末好！」

「布昂納拔？」畢利彬問道，同時皺起他的前額，表明他要說一點有風趣的話了。「布昂納拔？」他再說一遍道，加重讀那個「布」字：「不過，我以為，他既然為奧國在星勃隆定下了法律，^④ faut

① 即第九章所說戰勝摩爾兒之役。

② 在畢利彬同安德列夫王爵談話的幾天內，亞歷山德和普王在波茲坦舉行柏林會議。兩國元首跪在腓特烈大帝的墳墓前，互誓友好，但是普國依舊不肯參戰。

③ Campo Formio——意大利村莊。一七九七年，奧國和法國在這裏締結坎波·佛米奧和約。

lui faire grace de lui ① 我當然要有一種改革，簡單地叫他作波納巴吧！」

「但是，不要開玩笑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你真以為戰事已經過去了嗎？」

「我是這樣想。奧國已經上了當，她不習慣這樣。她要報復。她已經上了當，第一點，因為她的各省受了劫掠——他們說，聖俄軍搶得很厲害——她的軍隊被消滅了，她的首都被佔領了，這一切都爲了薩地尼亞亞陛下 ② Peaux yeux ③。因此——不要對外人說——我本能地覺得，我們正在受欺騙，我的本能告訴我 ④ 有與法國談判和構和的計畫，一種各別地締結的祕密和約。」

「不可能！」安德列夫王爵叫道。「那就太下流了。」

「假如我們活下去，我們就要知道了，」畢利彬回答道，作爲談話告一段落的信號，他的臉又舒展開來。

安德列夫王爵進入爲他預備的臥室，穿着清潔的襯衫，躺在帶溫暖的噴香的枕頭的羽毛褥子上，

① 法文，「我們只好讓他沒有U音了。」

② 在波茲坦會議中，普國堅持送給拿破崙一個最後通牒，諸多要求之一是，要他賠償薩地尼亞亞王。拿破崙拒絕了一切要求，但是普國因奧國戰敗嚇得不敢動了。

③ 法文，好看的眼睛。

④ 弗蘭西斯帝當時確曾向拿破崙求和，後者提出一些侮辱的要求，作議和的先決條件，連弗蘭西斯也無法接受了。

這時他覺得那場由他來傳報消息的戰鬥離他很遠很遠了。普魯士的聯盟，奧國的背約，波納巴的新勝利，明天的朝會和檢閱，弗蘭西斯帝的召見，佔據了他的思想。

他閉上眼睛，彷彿立刻有大砲的聲音、毛瑟鎗的聲音、車輪的聲音充滿他的耳朵，鎗兵們又在成單行地下山，法軍在射擊，他覺出在鎗彈四嘯中在斯密特旁邊騎着馬前進時跳動着的心，他也加十倍地經驗到從童年起不會經驗過的生之喜悅。

他醒了……

「是的，那一切都遇到過！」他說道，隨後他像孩子一般幸福地含着笑陷入青春的酣睡中。

第十一章

第二天他醒得遲了。他回憶最近的印象，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是，今天他必得朝見弗蘭西斯皇帝了；他記起那個陸軍大臣，那個客氣的副官，畢利彬，還有昨夜裏的談話。他爲了上朝穿起他長久不穿的全副檢閱制服，然後帶着新鮮、活潑、英俊的神氣，手上纏着繃帶，進入畢利彬的書房。書房裏有四個外交團裏的人。其中有大使館的書記官希波力提·庫拉金，包爾康斯基已經認識了。畢利彬把他介紹給別的人們。

聚在畢利彬處的人們都是年青的有錢的快活的交際家，他們在這裏，正如在維也納一樣，形成他們的領袖畢利彬喚作 *les nôtres* 的特殊團體。這個幾乎完全由外交家合成的團體，顯然有它自己的興趣，完全與戰爭或政治無關，只與高等社會有關，與某一些女人有關，與官樣文章有關。這些人把安德列夫王爵當自己人接待，這是他們不肯施給許多人的一種光榮。爲了禮貌，也爲了要引起話頭，他們問了他幾個關於軍隊和戰鬪的問題，然後轉入愉快的笑話和閒話。

「但是其中最好的地方是，」一個人敘述一個外交同事的不幸道，「大臣公然對他說，他的被派去倫敦是一種升遷，他就是那樣看法。你們想得出他的神情嗎……？」

● 法文，自家人。

「但是其中最壞的地方是，諸位——我要對你們揭穿庫拉金了——那個人受罪，而這個唐皇，壞東西，却在討便宜呢！」

希波力提王俯仰在一張躺椅上，雙腿搭在椅臂上。他大笑起來了。

「說給我聽聽吧！」他說道。

「噫，你這個唐皇！你這條蛇！」幾個人的聲音叫道。

「你，包爾康斯基，不知道，」畢利彬轉向安德列夫王爵說道，「所有法國軍隊的殘忍（我幾乎說俄國軍隊的了），比起這個人在女人們中間的行為來，都算不得什麼了！」

[*La femme est la compagne de l'homme.*] 希波力提王爵說道，然後從一支長柄眼鏡中看他那高舉起來的腿。

畢利彬和所有「自家人」當着希波力提的面嘲笑起來，安德列夫王爵看出，希波力提（他不得不承認，他過去幾乎因了他太太的緣故嫉妒他）乃是這一羣人的笑柄。

「噫，我一定讓你開開眼界，」畢利彬對包爾康斯基低聲說道。「庫拉金討論政治時好極了——你就要看出他的重量來了！」

他在希波力提旁邊坐下來，然後皺着前額對他談起政治來。安德列夫王爵和其他的人們聚在這兩

Don Juan——傳說中工於向女人調情的人。

法文，「女人是男人的伴兒。」

個周圍。

「柏林內閣不能表示一種同盟之感，」希波力提裝模作樣地看着周圍的人們開始說道，「未表示……如在他上一次的通牒中……你們懂得……此外，除非皇上廢除我們同盟的原則……」

「等一下，我不會說完呢……」他捉住安德列夫王爵的臂膊，對他說道，「我相信，干涉會比不干涉有力。並且……」他停頓了一下。「最後我們不能歸咎於拒絕我們十一月十八日的公文。事情就要這樣結束。」於是他放開包爾康斯基的臂膊，表明他這時已經完全說完了。

「狄摩西尼茲^①，我從你含在你那金口裏的石子認出你來了！」畢利彬說道，他頭上那擦地布一般的頭髮帶着滿足之感搖動起來。

人大大笑起來，希波力提比任何人笑得聲音更高。他顯然覺得難過，痛苦地喘氣，但是不能制止那激動他往常平靜面容的狂笑。

「得，諸位，」畢利彬說道，「包爾康斯基是在這所房子裏也是在布隆的我的客人。我要用這裏一切人生樂事盡我所能地來款待他。假如我們是在維也納，那就容易了，但是在這裏，在這個可憐的摩拉維亞洞裏，是比較困難的，因此我求你們大家來幫助我。布隆的好東西都要給他看。你可以担任戲院，我担任社交，你，希波力提，當然担任女人了。」

① Demosthenes —— 古希臘演說家，據說，他的舌頭太大，演說時壓以石子。

② 布隆在摩拉維亞，現屬捷克。

「我們一定讓他見識見識阿美萊，她是繚繚的！」「自家人」中的一個吻着他的指尖說道。
「總之，我們一定把這個喜歡殺人的大兵轉向比較近人情的趣味就是了，」畢利彬說道。
「我無法享受你們的款待了，諸位，已經到了我去的時候了，」安德列夫王爵看着他的錶回答道。

「去哪裏？」

「去見皇帝。」

「噉！噉！噉！」

「得，au revoir，王爵！早點回來用晚餐，」幾個人的聲音叫道。「我們要把你攆在手裏。」

「對皇帝說話時，盡可能頌揚供給軍需和指定路綫的方式吧，」畢利彬陪他到過廳時說道。

「我本來願意稱讚他們，不過我既然知道事實，我就辦不到了，」包爾康斯基含笑回答道。

「得，不拘如何，盡可能多說話吧。他好接見人，但是他自己不喜歡說話，也不能說話，你就要知道了。」

在朝會中，安德列夫王爵依照先前受到的指示站在奧國軍官們中間，弗蘭西斯皇帝一味固定地看他的臉，僅只向他點了點他那個長頭。但是，在那以後，他前一天見過的那個副官鄭重其事地通知包爾康斯基說，皇帝願意召見他。弗蘭西斯皇帝站在室中央接見他。在談話開始以前，安德列夫王爵喫了一驚，他發見皇帝似乎心亂了，臉也紅了，彷彿不知道說什麼好。

「告訴我，戰鬪什麼時候開始的呢？」他忽促地問道。

安德列夫王爵回答了。隨後是同樣簡單的一些別的問題：「庫圖左夫好嗎？他是什麼時候離開克勒木茲的呀？」諸如此類。皇帝說話的唯一目的似乎是發出一定數量的問題——那些問題的答案，因為太明顯了，並不使他感覺興趣。

「戰鬪在幾點鐘開始的呢？」皇帝問道。

「我不能向陛下報告，前綫上的戰鬪在幾點鐘開始，但是，在杜倫斯坦，我所在的那地方，我們的攻擊在下午五點以後開始，」包爾康斯基回答道，他這時漸漸興奮起來，期望他可以有機會把已經有在他腦子裏的所知所見的一切作一番可靠的報告。但是皇帝含笑攔住他。

「幾多哩呀？」

「從什麼地方到什麼地方呢，陛下？」

「從杜倫斯坦到克勒木茲呵。」

「三哩半，陛下。」

「法軍已經放棄左岸了嗎？」

「據斥候報告，他們最後一部分在夜間乘棧子過了河。」

「克勒木茲有充足的糧草嗎？」

「糧草供給的程度不會到……」

皇帝攔住他。

「斯密特將軍在幾點鐘被打死的呢？」

「在七點鐘，我相信。」

「在七點鐘嗎？很慘哪，很慘哪！」

皇帝向安德列夫王爵道了謝，然後鞠了一躬。安德列夫王爵退下來，立即被朝臣們從四面八方包圍了。他在各方面看見友好的神情，聽見友好的話。昨天那個副官責備他不住在宮裏，並且要把自己的房子給他住。陸軍大臣走過來，爲了皇帝就要授給他的三級馬利亞·德利薩勳章向他道賀。皇后的侍從請他去見娘娘。大公爵夫人也願意見他。他不知道回答誰好，於是用幾秒鐘定了定神。這時俄國大使捉住他的肩頭，領他到窗口處，同他談起來。

與畢利彬的預料相反，他帶來的消息受到了歡迎。一場感恩禮拜佈置起來，庫圖左夫受到馬利亞·德利薩大十字勳章，全體軍隊受到獎賞。包爾康斯基受到各方面的邀請，不得不用一整早晨造訪重要的奧國要人。在下午四五點鐘之間，作完所有的訪問，他在回畢利彬家的途中，想定一封給他父親的關於那場戰鬪和出使布隆的信。在門前，他發見一輛裝了半車行李的車子。畢利彬的聽差弗蘭茲相當困難地把一個皮包拖出前門。

在回畢利彬家以前，安德列夫王爵曾去一家書店置辦一些供行軍時讀的書，在店中消磨了一些時光。

「什麼事？」他問道。

「噫，大人！」弗蘭茲喫力地把皮包向車裏滾着說道，「我們還要往遠處搬呢。那個壞蛋又跟上我們來了！」

「呃？什麼？」安德列夫王爵問道。

畢利彬出來迎接他。他那一向平靜的臉露出緊張的神情。

「喂！要承認，這是開心的，」他說道。「這維也納的塔勃橋事件……他們不費一擊之力就過來了！」

安德列夫王爵不能瞭解。

「那末你從什麼地方來呀，怎末連城裏每一個車夫都知道的事也不知道呢？」

「我從大公爵夫人家來呀，我在那裏什麼都不會聽見哪。」

「你不見人人在收拾行李嗎？」

「我不……這都是什麼事？」安德列夫王爵不耐煩地問道。

「都是什麼事？嘿，法軍已經過了奧爾斯帕喜防守的橋，那道橋並不會炸毀；因此穆拉現時正在沿大路馳向布隆，一兩天內就要到這裏了。」

「什麼？這裏？但是他們爲什麼不炸毀那道橋呢，假如那裏埋了地雷的話？」

「這是我問你的呀。沒有人，連波納巴也在內，知道爲什麼。」

包爾康斯基聳了聳肩。

「假如橋失了守，那就是說，那一支軍隊也完了！要被截斷的呀，」他說道。

「正是那樣，」畢利彬回答道。「聽清楚！法軍入了維也納，我告訴過你了。很好。第二天，那就是昨天，那些先生們，*messieurs les marchaux*，穆拉，蘭，裴力亞，騎着馬來到橋邊。（注意，三個都是加斯科尼人。）」「諸位，」其中一個說道，「你們知道嗎，塔勃橋埋了地雷，埋了雙重的地雷，橋頭有嚇人的堡壘，又有一支奉命把橋炸毀不許我們過去的一萬五千人的軍隊？但是假如我們拿下這道橋，會使我們的主子拿破崙皇帝高興，所以我們三個去拿吧！」「是的，我們去吧！」別的

● 法文，陸軍元帥們。

● 加斯科尼人以說大話著名。

人們說道。於是他們去拿橋，跨過去了，現時他們全部軍隊都在多瑙這一邊，向我們、你們、你們的交通綫進攻了。」

「不要說笑話了，」安德列夫王爵悲哀地嚴肅地說道。這消息使他痛苦，也使他喜歡。

他一聽說俄國軍隊處在那樣一種無望的境界，就想到命定使那支軍隊脫出險境的人就是他；這裏就是使他從沒沒無名的軍官隊伍中升起、給他以成名的第一級階梯的吐倫！他在聽畢利彬說話時已經在想象，他到達軍隊後在軍事會議中提出唯一能救出那支軍隊的意見的情形，以及那計畫交由他一個人來執行的情形。

「停止這種玩笑吧，」他說道。

「我並非開玩笑，」畢利彬往下說道。「沒有更真實或更悲慘的事了。這幾位先生單身騎上橋去，然後搖擺白色兩手巾；他們對那個值班的軍官懇切地說明，他們，元帥們，去同奧爾斯帕喜談判。他讓他們進入 *lete-de-port* ①。他們對他說了一千種大話，他們說，戰爭已經過去了，弗蘭西斯皇帝正在安排與波納巴會面，他們願意見奧爾斯帕喜王爵，諸如此類。那個軍官派人去找奧爾斯帕喜；這些先生們攆抱軍官們，說笑話，坐在大砲上，就在那時，一個法國步兵大隊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橋邊，把引火物的口袋投到水裏去，然後走向 *lent-de-port*。終於陸軍中將我們親愛的奧爾斯帕喜。」

① 一七九三年，共和黨人進攻吐倫，拿破崙在那裏第一次大顯聲名。

② 法文，橋頭堡。

封·第特恩王爵本人出現了。「最親愛的敵人！奧國軍隊的精華，土耳其戰爭的英雄！戰事已經終止，我們可以彼此握手了……拿破崙皇帝急於與奧爾斯帕喜王爵結交。」簡而言之，那些先生們，道地的加斯科尼人，用了美麗的言詞使他那末迷惑，他也因了與那些法國元帥們速成的交情那末覺得榮幸，又被繆拉的外套和駝鳥翎弄得那末眼花撩亂，*qu' il n'ay voit que du feu, et cabbie celui qu' il devait faire faire sur l' ennemi*」他的話雖然說得很激動，畢利彬並未忘記在這一旬俏皮話後停下來，留出供人適當欣賞的時間。「法國步兵大隊跑到橋頭，釘住砲門，於是橋被佔領了！但是最妙的是，」他往下說道，他的興奮因了他自己的故事的趣味性減退下來，「那個掌管大砲的中士，那個負責發出砲轟地雷炸毀那道橋的信號的人，眼見法國軍隊跑上橋來，就要開砲了，但是蘭命令他住手。那個顯然比他的長官更聰明的中士，上去對奧爾斯帕喜說道：「王爵，您上了當，法軍已經來了！」繆拉看出，假如容許那個中士說話，那就什麼都完了，於是他帶着假裝的詫異神氣（他是一個道地的加斯科尼人）轉向奧爾斯帕喜說道：「假如您容許一個下屬像這樣對您說話，我就看不出世界馳名的奧國軍紀了！」這是一種天才的筆法。奧爾斯帕喜王爵覺得這是他的尊嚴所係，於是下命令把那個中士逮捕起來。喂，你必得承認這一塔勃橋事件是令人開心的！這並不完全是愚蠢，也不完全是下流……」

「這可能是背叛，」安德列夫王爵一面說，一面生動地想像那些灰色外套，傷口，砲煙，射擊

● 法文，他們的火（指光彩）進入了他的眼睛，他忘記他應當向敵人開火了。

聲，以及等待他的光榮。

「也不是那個。那就太看輕了那個朝廷，」畢利彬回答道。「這不是背叛，也不是下流，也不是愚蠢：這恰如在烏爾木……這是……」——他似乎想找適當的句子。「C'est……c'est du Mack. Vous Soumes mack's,」^①他結束道，覺得他已經製出一個好警句，一個行將被人傳誦的新警句了。他那到此為止皺起的前額作為快活的象徵舒展開來，他開始帶着淺淺的笑容察看他的指甲了。

「你要去哪裏呢？」他突然對已經站起來、走向他自己的臥室的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我要離開了。」

「去哪裏呢？」

「去軍隊。」

「不過你本來有意再多住兩天哪？」

「但是我現時要立刻離開了。」

於是安德列夫王爵作過關於啓行的指示以後走向他的臥室。

「你知道嗎，mon cher,」畢利彬跟着他說道，「我已經爲你想過了。你爲什麼走呢？」爲要證明他的意見的正確，所有的皺紋都從他臉上消失了。

安德列夫王爵問訊地看他，未作回答。

① 法文，「這是……這是……一點墨克作風。我們被了墨克。」後一個墨克用作動詞。

「你爲什麼走呢？我知道，你以爲你的責任是趕回現時處在危險中的軍隊。我懂得那個。Honcher，那是義氣！」

「完全不是，」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不過，因爲你是一個哲學家，那就作一個澈底的哲學家吧，看那問題的另一面，你就知道，你的責任，正相反，是照顧你自己。把它留給那些不再適於作其他任何事的人們吧。……你並不會奉到回去的命令，這裏也不會下逐客令；因此你可以留下來，同我們一道隨從我們的惡運去任何地方。他們說，我們要去奧里密茲，而奧里密茲是一個很愜意的城市呵。你同我可以坐我的低輪輕馬車舒舒服服地旅一趙行。」

「千萬停止玩笑，畢利彬，」包爾康斯基叫道。

「我說的是作朋友的心腹話！考慮一下吧！當你可以留在這裏時，你要去哪裏呢，又爲什麼去呢？你面臨兩件事中的一件，」他左鬚脚上的皮膚皺起來了，「你不是在和約締結以前到不了你的聯隊，就是要同庫圖左夫的全軍分担敗仗和羞辱。」

於是畢利彬展開太陽穴上的皺紋，覺得這難題是無法解決的。

「我不能爲這件事爭論，」安德列夫王爵冷冷地回答道，但是他想道：「我在去拯救那支軍隊呢。」

「我的親愛的人，你是一個英雄！」畢利彬說道。

第十三章

就在那一夜，包爾康斯基辭別了陸軍大臣，出發去與軍隊會合了，他既不知道軍隊可以在哪里找到，又怕在去克勒木茲途中被法軍俘虜了去。

在布隆，凡與朝廷有關的人都在收拾行李，笨重的行李已經送去奧里密茲了。在赫茲斯朵夫附近，安德列夫王爵上了俄軍在極大混亂中忽忽忙忙沿着走的大路。大路被車子擁塞得不能乘馬車走過了。安德列夫王爵從一個哥薩克司令要了一匹馬和一個哥薩克，又餓又乏，騎着馬從行李車中穿過，尋找總司令和他自己的行李。他一路聽到軍隊處境很險惡的消息，混亂地奔逃的軍隊的現象證實了這些謠言。

「*Cette armée russe que l'or de l'Angleterre a transporté des extrémités de l'univers, nous allons lui faire éprouver le même sort—(le sort de l'armée d'Ulm)*」●他記起戰役開始時波納巴對他的軍隊的演說，這些話使他驚服他的英雄的天才，也傷了他的自尊心，更使他生出殉國的希望。「假如除了死以外沒有別的可作呢？」他想到。「得，假如需要那樣，我要作得不比別人壞。」

●法文，「那一支被英國金子從天涯海角勾引來的俄國軍隊，我們就要使它分享同一的命運。（烏爾木的軍隊的命運。）」

他懷着輕蔑看那無窮無盡的混亂的體積：部隊，貨車，輕砲，重砲，隨後又是三輛有時四輛並進的互相競逐着的擁塞着那條泥路的行李車和各式各樣的運輸工具。從四面八方，後方和前方，盡耳朵可及處，傳來車輪的隆隆聲，貨車和砲車的咯吱聲，馬的踐踏聲，鞭子的噼拍聲，叫喊聲，趕馬聲，士兵、勤務兵、軍官們的咒罵聲。在路兩邊，倒下的馬隨處可見，有的剝了皮，有的未剝，壞了的貨車也隨處可見，零星的兵士坐在旁邊等待什麼東西，隨後又是脫離隊伍的兵士，一羣一羣走向附近的村莊，或從那里拖着羊、雞、乾草、凸起的袋子回來。在路的每一升降處，那些人羣更加稠密，那吵鬧的聲音更加連續不斷了。在齊膝深的泥濘中輾轉的兵士們親自推動砲車和馬車。鞭子噼拍，蹄子溜滑，挽繩斷裂，兩肺叫喊得緊張起來。指揮行進的軍官們騎着馬在車子中間穿來穿去。他們的聲音在那一片喧嘩中只能依稀聽見，從他們的臉上可以看出，他們對控制這一片混亂的可能性已經絕了望。

「這就是我們親愛的正教俄國的軍隊，」包爾康斯基想道，記起了畢利彬的話。

爲要發見總司令在什麼地方，他騎向一個護送隊去。迎面開來一輛奇特的單馬車，顯然是由兵士們用一切可以到手的材料裝配起來的，樣子在雙輪貨車、單馬雙輪車、低輪輕馬車之間。一個兵士在趕車，一個裹着披巾的女人坐在皮車篷下的籐子後面。安德列夫王爵騎上去，正要問一個兵士時，他的注意力被那輛車裏的女人絕望的尖叫聲分散了。一個負責運輸的軍官在打那個趕女人的車子的兵士，因爲他想越過別人去，他的鞭子一下一下地落在車籐子上。那個女人驚心動魄地尖叫。一看見安德列夫王爵，她從籐子後面探出身子來，從羊毛披巾下搖擺着她的瘦臂叫道：

「副官先生！副官先生！……看在上帝面上……保護我吧！我們將作何了局呢？我是第七獵兵隊醫生的太太……他們不肯讓我們過去，我們被拋在後頭，已經失去了我們的親人……」

「我要把你軋成薄餅！」發怒的軍官對那個兵士喊道。「帶着你那臭女人滾回去！」

「副官先生！救救我呀！……這都是什麼事？」那個醫生太太叫喊道。

「好心讓這輛車過去吧。你不看見這是一個女人嗎？」安德列夫王爵騎向那個軍官前說道。

那個軍官看了他一眼，不回答一聲又轉向那個兵士。「我一定教訓你往前擠！……退回去！」

「讓他們過去吧，我對你說！」安德列夫王爵扁着嘴唇又說了一遍道。

「你是誰？」那個軍官叫道，帶着醉酒一般的怒氣轉向他，「你是誰？這里由你指揮嗎？呢？這里的指揮官是我，不是你！退回去，否則我要把你軋成薄餅，」他又說了一遍道。這說法顯然使他喜歡。

「小副官活該捱罵，」一個人的聲音從後面傳來。

安德列夫王爵知道，那個軍官陷入一個人不知道他說的是什麼時的狂怒狀態。他知道，他對那個走頭無路的醫生太太的保護，會使他冒他認為比什麼都更可怕的危險——嘲笑；但是他的本能鼓勵他那樣作。在那個軍官說完話以前，氣歪了臉的安德列夫王爵騎向他去，並且舉起了馬鞭。

「好……心讓——他們——過去！」

那個軍官揮了一下臂膊，趕快騎着馬跑開去。

「這混亂都是這些參謀部裏人們的罪過，」他嘟囔道。「隨你的便吧。」

安德列夫王爵不抬眼睛趕快騎着馬離開那個叫他作救命恩人的醫生太太，懷着惡心之感追憶着這可恥的場面最瑣細的情形，他跑向他聽說總司令所在的村莊。

來到村子前，他下了馬，走向最近的那所房子，想略略休息一下，喫一點東西，也想把混亂他的頭腦的那些苦惱人的折磨人的念頭整理一下。「這是一羣烏合的流氓，不是一支軍隊，」他一面想一面走向第一所房子的窗子，這時一個熟悉的聲音招呼他的姓了。

他轉過身子。涅斯菲茲基那俊秀的臉從小窗子裏望出來。涅斯菲茲基掀動着他那濕潤的嘴唇，搖晃着他的臂膊，叫他進去。

「包爾康斯基！包爾康斯基！……你不聽見嗎？呃？快來呀……」他喊道。

走進那所房子，安德列夫王爵看見涅斯菲茲基和另一個傳令官在喫東西。他們趕快轉向他，問他有什麼消息。在他們那熟悉的臉上，他看出激動和恐慌。這一點在涅斯菲茲基那常笑的臉上格外看得出來。

「總司令在哪里啦？」包爾康斯基問道。

「在這裡，在那所房子裏，」那個傳令官回答道。

「喂，真是講和了投降了嗎？」涅斯菲茲基問道。

「我正要問你們呢。我除了盡可能來這里以外別無所知。」

「我們呢，我的親愛的朋友！可怕！我過去錯笑了墨克，我們的情形還要壞呢，」涅斯菲茲基說道。「不過坐下來喫一點東西吧。」

「您現時找不到您的行李，也找不到任何別的什麼了，王爵。誰也不知道您的聽差彼得在哪里，」那個傳令官說道。

「司令部在什麼地方？」

「我們要在茲奈木過夜呢。」

「嘿，我已經把我所需要的一切東西打成兩匹馬馱的包裹，」涅斯菲茲基說道。「他們已經爲我打成很好的包裹——便于跨過波希米亞的大山。前途不妙呵，老朋友！可是你怎末啦？你那末發抖，一定是病啦，」他往下說道，看出安德別夫王爵像着了一下電擊一般縮開去。

「沒有什麼，」安德列夫王爵回答道。

他方才記起他與醫生太太和護送官的遭遇。

「總司令在這里作什麼呢？」他問道。

「我完全不懂，」涅斯菲茲基說道。

「哈，我所能懂的一切都討厭，討厭，十分討厭！」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于是他去總司令所在的那所房子了。

走過庫圖左夫的馬車和他的侍從們的疲乏的鞍馬，以及他們那些高聲聚談的哥薩克們，安德列夫

王爵進入走廊。他聽說，庫圖左夫本人同巴格拉齊溫王爵和威洛德在那所房子裏。威洛德是接替密特的奧國將軍。在走廊裏，小考斯羅夫士基在一個書記前面蹲坐在腳跟上。書記捲着袖口在一個底朝上的桶子上忽忽忙忙地寫字。考斯羅夫士基的臉上露出疲乏的神情——他顯然也整夜不會睡。他看了一眼安德列夫王爵，連頭也不會向他點一下。

「第二行……你已經寫完了嗎？」他繼續口授給書記。「基耶輔擲彈兵，波多里亞的……」

「寫不了那末快呀，大人，」書記忿忿地無禮貌地看着考斯羅夫士基說道。

門內透出庫圖左夫說話的聲音，激動，不滿，被另一個不熟悉的聲音打斷。從那些說話的聲音上，從考斯羅夫士基那心神恍惚地看他的樣子上，從那疲乏的書記無禮貌的態度上，從那個書記和考斯羅夫士基離總司令那末近蹲在一個桶子旁的地板上這事實上，也從窗子附近牽馬的哥薩克們喧嘩的笑聲上，安德列夫王爵覺得，一種重大的不幸的事就要發生了。

他懷着一些迫切的問題轉向考斯羅夫士基。

「就好啦，王爵，」考斯羅夫士基說道。「爲巴格拉齊溫布置呢。」

「投降問題怎樣？」

「沒有那樣的事。作戰的命令已經發出了。」

安德列夫王爵移向透出說話聲的門口。他剛要去開門，話聲停止了，門敞開來，鷹鼻胖臉的庫圖左夫在門口出現。安德列夫王爵剛好站在庫圖左夫面前，但是總司令那一隻好眼的神情表明，他是那

未滿懷心思和憂慮，彷彿看不見安德列夫王爵。他直睜他的使令官的臉，並未認出他來。

「喂，你辦完了嗎？」他對考斯羅夫士基說道。

「一會兒，大人。」

巴格拉齊溫，一個生有東方型的堅定的鎮靜的臉、中等身裁、瘦削的中年人，隨着總司令出來了。

「報告，」安德列夫王爵一面聲音頗高地又說了一遍，一面遞給庫圖左夫一封信。

「啊，從維也納來嗎？很好。等一下，等一下！」

庫圖左夫同巴格拉齊溫走到門廊中。

「得，再見，王爵，」他對巴格拉齊溫說道。「祝福您，但願基督在慈這偉大奮鬥中與您同在！」他的臉突然軟下來，淚水進入他眼中。他用左手把巴格拉齊溫拉向他，然後用帶有一隻指環的右手以顯然習慣的姿勢在他上面畫十字，同時伸過他的肝臉，但是巴格拉齊溫不吻他的臉，却吻了他的頸子。

「願基督與您同在！」庫圖左夫一面反來覆去地說，一面走向他的馬車。「同我上車吧，」他對包爾康斯基說道。

「大人，我願意留在這裏作一點什麼。允許我與巴格拉齊溫王爵的部隊一同留下吧。」

「上車，」庫圖左夫說道，當他看出包爾康斯基依舊拖延下去時，他補上一句道：「我自己也需

要好軍官，我自己也需要呵！」

他們上了車，一連幾分鐘不出一聲趕下去。

「我們前面還有很多很多要作呢，」他說道，彷彿他藉了老年人的洞察力瞭解了包爾康斯基所想到的一切。「假如他的部隊的十分之一能回來，我就要感謝上帝了，」他彷彿說給自己聽一般補上一句道。

安德列夫王爵看了一眼與他只隔一呎遠的庫圖左夫的臉，不自覺地注意到他的鬢脚附近那仔細洗過的傷疤縫痕（一顆伊斯麥爾的鎗彈從那里穿過他的頭骨）以及那隻空洞的眼窩。「不錯，他有權利那末鎮靜地談那些人的死叻，」包爾康斯基想道。

「這就是我請求派去那個部隊的理由呵，」他說道。

庫圖左夫不回答。他似乎已經忘記他方才說過的話，一味坐在那里思索。五分鐘後，在馬車的柔軟彈簧上輕輕搖擺着，他轉向安德列夫王爵。他的臉上沒有一絲激動的神情了。他帶着微妙的嘲諷意味問安德列夫王爵與奧皇會見的情形，問他在奧宮聽見的對克勒木茲事件的議論，也問他們共同認識的一些女人。

第十四章

十一月一日，庫圖左夫從一個探子接到他所統率的軍隊陷入幾乎是絕境的消息。那個探子報告，法軍在維也納過橋以後，以大量軍隊進攻庫圖左夫與從俄國開來的軍隊的交通綫。假如庫圖左夫決定留在克勒木茲，拿破崙那十五萬大軍會把他完全切斷，把他那四萬疲乏的軍隊包圍起來，他自己也就要陷入墨克在烏爾木的境遇了。假如庫圖左夫決定放棄連接他與俄國援軍的大路，他就得對敵人的優勢軍隊作着自衛戰離開大路，進入波希米亞大山的荒僻部分，因而放棄與布豪夫丁會師的一切希望。假如庫圖左夫決定沿大路由克勒木茲退向奧里密茲，與俄國開來的軍隊會合，他所冒的危險是：已過維也納橋的法軍會在大路上佔先，他既感受行李和運輸的妨礙，又得在行進中對三倍強的敵人應戰，敵人會從兩面把他包圍起來。

庫圖左夫選定後一條路綫。

據那個探子報告，已經跨過維也納橋的法軍，正向一百俄里外庫圖左夫退路上的茲奈木兼程前進。假如他在法軍以前到達茲奈木，那支軍隊就大有得救的希望；假如讓法軍在茲奈木佔了他的先，他的全部軍隊就可能受到類似烏爾木的恥辱，或至完全毀滅。不過要使他的全部軍隊佔法軍的先是不可能的。法軍由維也納到茲奈木的路，比俄軍由克勒木茲到茲奈木的路既短又好。

在他接到消息的那一夜，庫圖左夫派遣巴格拉齊溫的四千前衛，跨過右邊的小山，由克勒木茲——茲奈木大路去維也納——茲奈木大路。巴格拉齊溫要不息地行軍，要面向維也納背向茲奈木來紮營，假如能佔了法軍的先，他就要盡可能長久地拖延他們。庫圖左夫自己帶着他所有的輜重取道去茲奈木。

巴格拉齊溫率領着他那饑餓的穿破鞋子的兵士（在路上潰散了三分之一），在那暴風雨的夜間，走了三十哩路，跨過那些沒有路的小山，比由維也納進向霍拉布隆的法軍早幾小時到達霍拉布隆處的維也納——茲奈木大路。庫圖左夫帶同他的輜重還要走着十天才能到茲奈木呢。因此，巴格拉齊溫帶着他那四千饑餓疲乏的軍隊，要把在霍拉布隆攻擊他的全部敵軍稽留若干天，這顯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一種命運的狡猾使不可能的成爲可能的了。法軍不戰而取得維也納橋，那詭計的成功使繆拉想用同一方法來欺騙庫圖左夫。在茲奈木大路上遇見了巴格拉齊溫軟弱的分隊，他以爲那就是庫圖左夫的全部軍隊了。爲要加以完全消滅，他等待由維也納出發的其他軍隊的到來，懷着這個目的，他提出了三天

● 繆拉由維也納到茲奈木進軍的大路，在庫圖左夫由克勒木茲退却的大路東邊，兩條路在一個角上會合。有兩處地方可由克勒木茲大路跨上維也納大路，一處在霍拉布隆（巴格拉齊溫被派去那里），一處在格倫斯和申。格拉本的村子，後一條路在更前面，比較方便。巴格拉齊溫既在繆拉以前到達霍拉布隆，庫圖左夫跨向格倫斯和申，格拉本與他會合，讓他的輜重直趨茲奈木，戰事在申、格拉本發生，如下面淺章所寫。

的休戰，條件是雙方軍隊停在原地不動。繆拉宣稱，構和談判已經在進行，因此他提議休戰，以避免不必要的流血。佔據前哨的奧國將軍諾斯提茲伯爵，相信了繆拉的密使，撤退了，暴露了巴格拉齊溫的分隊。另一密使騎到俄軍陣綫前宣布構和談判，對俄軍提議三天的休戰。巴格拉齊溫回答說，他無權接受或拒絕休戰，於是派他的副官去庫圖左夫處報告他接到的提議。

休戰是庫圖左夫唯一的機會，藉以取得時間，給巴格拉齊溫疲乏的軍隊以多少休息，讓輜重隊和輸送隊（其移動不使法軍知道）盡可能接近茲奈木。休戰的提議供給了唯一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拯救那一支軍隊的機會。一接到那消息，他立刻派遣侍從他的高級副官溫會格洛德去敵人的營盤。溫會格洛德不僅同意休息，還要提出投降的條件，同時庫圖左夫派他的傳令官們回去，盡力督促全軍的輜重隊沿克勒木茲—茲奈木大路前進。獨力掩護全軍輜重隊的行動的巴格拉齊溫那疲乏的饑餓的分隊，必須面對八倍于它的敵軍停留不動。

庫圖左夫料到投降的提議（那是斷乎沒有約束力的）可能供給部分輜重隊通過的時間，也料到繆拉的錯誤很快就要被發覺，他果然料中了。波納巴（他在星勃隆，與霍拉布隆相距十六哩）一接到載有休戰和投降提議的公文，他就看破了其中的計策，於是寫給繆拉下面的信①道：

「繆拉王爵鑒，

① 拿破崙給繆拉的信引自兌爾的 *Histoire du Consulate et de l'Empire*。

「我找不出適當的字來對你表示我的不滿。你不過指揮我的前衛，不得到我的命令，就沒有布置休戰的權力。你就要使我喪失一場戰役的成果。立刻廢除休戰協定，向敵人進攻。通知他，簽定降書的將軍沒有這樣作的權力，除了俄國皇帝外，沒有人有那種權力。」

「不過，假如俄國皇帝批准那個草約，我一定加以批准；不過那只是一個圈套。進攻，消滅俄軍……你是可以奪取它的輜重和大砲的。」

「俄國皇帝的侍從是一個騙子。軍官們沒有權力時就算不了什麼，這一個一點也沒有……奧國人甘心在過維也納橋時上當，你也甘心上一個俄皇侍從的當。」

「拿破崙。」

「一八零五年霧月二十五日晨八時自星勃隆發。」

波納巴的傳令官帶着這一封給穆拉的險惡的信騎着馬用全速度飛跑。波納巴自己信不及他的將軍們，率同他所有的衛隊移向戰場，生怕讓一個現成的俘虜逃掉。巴格拉齊溫的四千人則愉快地生上營火，把自己烤乾，烤暖，三天以來第一次煮上他們的食物，其中沒有一個知道或想到那儲蓄以待的東西。

第十五章

在下午三四點鐘之間，曾向庫圖左夫堅持他那請求的安德列夫王爵，來到格倫斯，向巴格拉齊溫報到。沙納巴的傳令官還不會到達穆拉的部隊，戰鬪還不會開始。在巴格拉齊溫的部隊中，沒有人知道整個的形勢。他們談和平，但不相信和平的可能；有人談戰鬪，但也不相信戰事的迫近。巴格拉齊溫知道包爾康斯基是一個得寵的親信副官，所以破格優待他，對他解釋，當天或第二天可能有一場戰事，給他充分的自由，可以在戰鬪時留在他那里，也可以加入後衛，監督退却的秩序，「那也是很重要的呵。」

「不過今天大致不會有戰事的，」巴格拉齊溫說道，彷彿要使安德列夫王爵安心。

「假如他是參謀部那些普普通通小花公子中的一個，派來掙取一個勳章，那末他在後衛中也可以得到他的獎品，但是，假如他願意留在我這里，就由他……假如他是一個勇敢的軍官呢，他在這里會有用處的，」巴格拉齊溫想道。安德列夫王爵不回答他的話，只請求王爵許可他騎馬繞行陣地，看一看軍隊的配置，以便在奉派執行一種命令時不至迷了方向。值班的軍官自願作安德列夫王爵的嚮導。這個軍官是一個俊秀的服裝考究的人，食指上帶有一個鑽石指環，喜歡說法國話，但是說得很壞。

在各方面，他們看見面目沮喪的似乎找尋什麼東西的被雨浸濕的軍官們，以及從村子裏拖出門扇、凳子、籬笆的兵士們。

「哪，王爵！我們無法阻止那些傢伙，」參謀官指着那些兵士說道。「軍官們管不了他們。看那裏，」他指向一個酒食販子的帳篷，「他們成夥坐在那裏邊。今天早晨我把他們全體趕出來，現時您看，又滿了。我必須去那里，王爵，恐嚇他們一下。用不了多少時候。」

「好的，我們一同去，我也要喫一點麵包和奶油呢，」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他還不會有時間喫東西呢。

「您爲什麼不早說呢，王爵？我本可以給您一些呵。」

他們下了馬，進入帳篷。幾個有着紅漲的疲乏的臉的軍官，正坐在桌子旁喫，喝。

「這是什麼意思，諸位？」參謀官用把同樣的話說過不只一次的人的斥責聲調說道。「你們知道，像這樣離開你們的崗位是不行的呀。王爵有過命令，誰也不可以離開他的崗位。哪，你，隊長，」他轉向一個瘦小的垢污的砲兵軍官說道，後者未穿靴子（他把靴子交給店主去烤乾了），腳上只有襪子，在他們進去時就站起來了，不十分開心地含笑。

「哈，你不覺得害羞嗎，圖辛隊長？」他繼續說道。「原以爲，身爲砲兵軍官的你，會作一個好榜樣，可是你不穿靴子坐在這里！警報就要發出，你沒有靴子，那情形就很好看了！（參謀官也含笑了。）好心回你們的崗位吧，諸位，你們全體，全體！」他用一種命令的腔調補上一句道。

安德列夫王爵看着砲兵軍官圖辛不自覺地露出笑容。後者默不出聲，含笑交替他那一雙穿襪子的脚，同時用聰明的仁厚的大眼睛疑問地來回看安德列夫王爵和參謀官。

「弟兄們說，沒有靴子覺得舒服呢，」圖辛隊長羞怯地含笑說道，他的處境是不愉快的，顯然願意採取一種諛諧的腔調。但是，在他說完以前，他覺得他的笑話是要不得的，不說下去了。他狼狽起來。

「好心回你們的崗位吧，」參謀官盡可能保持着他的嚴肅意味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又看了看砲兵軍官那小身形。他身上有一種奇特的完全非軍人的頗滑稽但極端吸引人的東西。

參謀官和安德列夫王爵上了馬，又走下去了。

他們騎着馬越過了那個村子，繼續不斷地迎見和趕上各聯隊的兵士和官長，他們看見左邊有一些防禦工事正在建立，從戰壕裏新掘出來的土顯出紅顏色。幾個士兵大隊，不顧那寒冷的風，穿着襯衫，像一大羣白蟻一般聚在這些工事中；一鏟一鏟的紅土不斷由看不見的手從隄後拋上來。安德列夫王爵和那個軍官騎上前，看了看那個工事，然後又走下去了。就在工事後面，他們遇見幾十個兵士，與從戰壕裏跑來的另一些繼續不斷地輪流交替。他們不得不一面摀住鼻子，一面趕馬快走，以避開那些廁所的臭氣。

[Voilà l'agrément des camps, monsieur le prince,] 參謀官說道。

他們騎上對面的山。從那里，法軍是已經在望了。安德列夫王爵停下來，開始察看那形勢。

「這是我們的砲隊，」參謀官指着最高的地點說道。「就是由我們見過的那個不穿靴子的怪人指揮的。你從那里什麼都可以看見；我們去那里吧，王爵。」

「多謝，多謝，我要獨自去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願意擺脫這個參謀官的陪伴，「請你不要再費神吧。」

參謀官留在後面，安德列夫王爵獨自騎着馬上了。

他越往前走，越接近敵人，那軍隊就越整齊，越高興。那一早晨，在茲奈木大路上，離法軍七哩路的地方，他遇見過的輜重隊最混亂，最銷沈。在格倫斯也還感到多少憂慮和驚恐，但是安德列夫王爵越接近法軍陣綫，我們軍隊的樣子就越有把握了。穿大外套的兵士們一行一行地排列開，排長們和中隊長們在點數，他們點一下每小隊末一個人的肋骨，教他舉起一隻手來。散布在全地方的兵士們正在愉快地說笑着拖木頭和樹枝，建築掩護物；另一些坐在火周圍，有穿着衣服的，也有脫掉衣服的，烤他們的襯衫和裹腿，或修補他們的靴子或外套，擁聚在煮水和煮粥的鍋子周圍。有一中隊，食物已經煮好，兵士們心急地看那熱汽騰騰的鍋子，等待嘗過樣品（一個軍需中士正把木盆裏的樣品拿給坐在棚前木頭上的軍官）的時候。

另一中隊，幸運的一隊（因為並非各中隊都有燒酒呵），聚在一個麻子臉寬肩頭的排長周圍，後

● 法文，「這在營盤裏是一種享樂呢，王爵。」

者歪起一個小桶，倒滿伸向他的一個一個的水筒蓋。兵士們帶着虔敬的臉把水筒蓋舉到嘴唇邊，咕嚕一下把裏邊的燒酒完全倒在嘴裏，然後帶着愉快的神情、舔着嘴唇、用大外套的袖子擦着嘴離開那個排長。他們的臉都很恬靜，好像這一切都是本地太平屯駐時的情形，不像是他們至少要有一半倒在戰場上的戰鬪前敵人在望的情形。安德列夫王爵經過了一個獵兵聯隊以後，從基耶輔擲彈兵的隊伍中——忙乎同一太平工作的優秀人物——在高大異常的圍長柵子附近穿出，來到一隊擲彈兵前。他們前面躺有一個裸體的人。兩個兵按住他，另外兩個揮舞軟鞭，不偏不正地打在他那赤裸的背脊樑上。那個人不自然地嚎叫。一個壯健的少校在隊伍前走來走去，不管那嚎叫，繼續不斷地重複道：

「一個兵偷東西是一種羞辱；一個兵應當誠實，正直，勇敢，但是，假如他偷他的弟兄，他就沒有光彩，他是一個流氓。打？打！」

于是那鞭子的颼颼聲、絕望而不自然地嚎叫聲繼續下去。

「打！打！」那個少校說道。

一個臉上帶着不安的痛苦的表情的青年軍官離開那個人，訊問一般回過頭來看騎着馬走過的傳令官。

安德列夫王爵來到前綫以後，沿着走下去。我們的前綫和敵人的前綫在左右翼離得遠，但是，在中央，在那天早晨人們拿着休戰旗經過的地方，兩綫相距那末近，人們可以看見彼此的臉，可以彼此交談。在兩方形成哨兵綫的兵士們以外，有許多好奇的傍觀者，嘲笑看他們那陌生的外國敵人。

從一清早起——雖然有不准接近哨兵綫的命令——軍官們無法趕走看熱鬧的人們。形成哨兵綫的兵士們，像展覽圖畫的人們一般，不再看法軍，只注意那些傍觀者，而且等換班等得漸漸厭倦起來。安德列夫王爵停下來，看一看法軍。

「看！看那里！」一個兵指着一個俄國鎗兵對另一個說道，那個鎗兵同一個軍官已經走上哨兵綫，正在急速地興奮地對一個法國擲彈兵談話。「聽他那張快嘴！講得好，是不是？那個法國人也不過能跟得上他罷了。哪，西多洛夫！」

「等一下，聽一聽。講得好！」公認作法國話老手的西多洛夫回答道。

說笑的人們所指的那個兵士是朵羅豪夫。安德列夫王爵認識他，停下來聽他在說什麼。朵羅豪夫同他的隊長來自他們那一聯隊所在的左翼。

「哪，說下去，說下去！」那個軍官煽動道，他俯向前方，想不漏過他聽不懂的那篇演說的每一個字。「再說一點，請：再說一點！他在說什麼？」

朵羅豪夫並不回答隊長；他已經被拖進同那個法國擲彈兵的一場熱烈爭辯中。他們自然而然地談到那場戰事。那個法國人分不清奧軍和法軍，想要證明，俄軍已經投降，已經從烏爾木一路逃走，朵羅豪夫則堅持，俄軍並不會投降，而且已經打败了法軍。

「我們接到把你們從這里趕走的命令，我們就要把你們趕走了，」朵羅豪夫說道。
「只要當心你和你們的哥薩克不全數被俘虜吧！」法國擲彈兵說道。

法軍的傍觀者和傍聽者大笑起來。

「我們想像在蘇伏洛夫統率下那樣使你們跳舞…… (On vous fera danser ①) ,」朵羅豪夫說道。

「Qui'est-ce qu'il chante? (他唱的是什麼呀)」一個法國人問道。

「古代史，」另一個說道，他猜那是指先前的一場戰爭。「皇上會像教訓別人一樣教訓你們的蘇伏洛夫……」

「波納巴……」朵羅豪夫開始說道，但是那個法國人攔住他。

「不是波納巴。他是皇上！Sar's nam ②……！」他忿忿地叫道。

「鬼剝你皇上的皮。」

於是朵羅豪夫用粗野的兵士的俄國話罵他，然後扛起鎗來走開去。

「我們走吧，伊凡·路吉契，」他對隊長說道。

「啊，要這樣說法國話，」哨兵們說道。「哪，西多洛夫，你試一試！」

西多洛夫轉向那個法國人，一面飛眼，一面很快的發出一串沒有意義的聲音：「加力，馬拉，塔法，撒菲，穆特爾，加斯加，」他說道，盡可能加給他的聲音一種好像有意義的抑揚頓挫。

① 法文，我們就要使你們跳舞。

② 法文，聖諱。

「呵！呵！呵！哈！哈！哈！哈！噢！噢！噢！噢！」兵士們發出那末健康的高興的笑聲，法國人不由自主地受了傳染，因此，唯一可作的事似乎是，卸去鎗彈，炸毀火藥，大家趕快回家去了。

但是砲彈並未卸除，防舍和戰壕裏的射眼依舊險惡地向外張開，卸去前車的大砲像先前一樣彼此相向。

第十六章

既已騎着馬從右翼到左翼繞過了全線，安德列夫王爵取道去參謀官說可以看見全部陣地的砲隊處了。他在這裏下了馬，停在卸去前車的四尊大砲中最靠外邊的一尊旁邊。大砲前有一個砲隊哨兵走來走去；官長到來時，他立正致敬，但是見到一個手式，他就恢復了他那勻整的單調的慢步。大砲後面是它們的前車，再後面是拴馬索和砲兵營火。在左邊，離最末端的大砲不遠的地方，有一所新建的小樹枝棚，從那裏傳來軍官們熱烈談話的聲音。

誠然，幾乎全部俄軍陣地和一大部敵軍陣地在這個砲隊前展開來。與砲隊剛好相對，在對面小山的絕頂上，可以看見中·格拉本的村子，在左右三處地方，可以看見營火煙中的法軍，其中一大部分顯然在村子裏邊和小山後面。村子左面，在煙中間，有一個類似砲隊的東西，但是不能用肉眼清楚地看見。我們的右翼駐紮在俯臨法軍陣地的頗陡的斜坡上。我們的步兵駐紮在那裏，最遠的地方是龍騎兵。在中央，圖辛的砲隊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安德列夫王爵由以觀察陣地的地方，是去隔開我們與中·格拉本的小河的最容易最直接的上下坡。在左邊，我們的部隊接近一個柴林，裏邊冒出我們砍柴的步兵的營火煙。法軍陣線比我們的寬，顯然他們可以很容易地從兩邊包圍我們。我們的陣地後面是一個又陡又深的斜坡，使砲隊和馬隊難於退却。安德列夫王爵拿出他的記事冊，然後俯在那尊大砲

上，寫一個陣地計畫概要。他記下了兩點意見，想告訴巴格拉齊溫。他的意見是，第一，把所有砲隊集中在中央，第二，把騎軍撤到斜坡對面。因為時常接近總司令，暗中留意軍隊的行動和一般的調遣，不斷地研究戰鬥的歷史記載，安德列夫王爵不自覺地想象就要來的戰事概況。他只想像重要的可能性：「假如敵人攻擊右翼，」他對自己說道，「基耶輔擲彈兵和波多爾斯克獵兵應當在中央援軍到達以前守住他們的陣地。能那樣，龍騎兵就可以作一次側翼反攻了。假如他們攻擊我們中央呢，這個高地上既然有我們的中央砲隊，我們可以在砲隊掩護下撤退我們的左翼，成梯形退向斜坡。」他像這樣推論下去……在他留在大砲旁邊的時候，他總清楚地聽見軍官們的說話聲，不過，正如常有的情形，也不會聽懂他們所說的一個字。但是，突然間，他被棚子裏傳來的一個人的聲音引起注意，那腔調是那末誠懇，他不能不聽下去了。

「不對，朋友，」一個愉快的、安德列夫王爵覺得耳熟的聲音說道，「我說的是，假如可以知道死後有什麼，我們就都不怕死了。就是這樣，朋友。」

另一個，一個比較年青的聲音，攔住他道：

「怕也好，不怕也好，你反正逃它不掉。」

「那也一樣，我們怕！噯，你們這些聰明人，」第三個雄壯的聲音攔住他們兩個說道。「當然啦，你們砲兵很聰明，因為你們可以攜帶各式各樣的東西——燒酒和點心。」

於是那個雄壯聲音的主人（顯然是一個步兵軍官）大笑起來。

「不錯，我們怕，」第一個生有熟悉聲音的人繼續說道。「我們怕不知道的東西，道理就是這樣。我們不拘怎樣談論靈魂升天……我們知道，並沒有天，只有空氣。」

那個雄壯的聲音又攔住那個砲兵隊長。

「得，拿你一些藥酒來請我們吧，圖辛，」那聲音說道。

「哈，」安德列夫王爵想道，「這是那個未穿靴子在酒食販棚子裏站起來的隊長。」他愉快地認出那可喜的哲學意味的聲音。

「一些藥酒？當然！」圖辛說道，「——不過，想像一種將來的生命，依舊……」

他不會說完。就在那時，空中有一種嘯子聲；越來越近，越快越響，越響越快，一顆砲彈，彷彿不會說完必要的話一般，以超人的力量撲的一聲鑽進棚子附近的地面，拋起大量的泥土。地面似乎在那可怕的撞擊下呻吟了。

立刻，圖辛，嘴角上銜着一支短煙斗，覷着和藹的聰明的頗蒼白的臉，從棚子裏跑出來，隨後是那雄壯聲音的主人，一個雄糾糾的步兵軍官，向他那一中隊跑去，一面跑，一面扣衣鈕。

第十七章

安德列夫王爵又上了馬，看着發出砲彈的大砲噴出的煙，在砲隊那裏逗留了一會兒。他的眼睛忽忽掠過寬闊的空間，不過他只看見到此爲止靜止不動的大量法軍這時搖動起來了，也看見他們左邊底確有一個砲隊。砲隊上面的煙還不會散開呢。兩個騎馬的法國人，大概是傳令官，正飛跑上小山去。一個渺小而清楚可見的敵軍縱隊正向山下移動，大概要加強前線了。第一砲的煙還不會散開，另一團煙又噴出來，隨後是一聲轟隆。戰鬥已經開始了！安德列夫王爵撥轉他的馬，跑回格倫斯去找巴格拉齊溫王爵了。他聽見身後的砲聲越來越高，越來越密。顯然我們的砲已經開始還擊。從舉行過談判的斜坡底部，傳來步鎗的射擊聲。

勒馬拉剛帶着波納巴嚴厲的信趕到，既慚愧又急於補過的繆拉立刻出動他的軍隊，攻擊俄軍中尖，並包圍其兩翼，希望在天黑以前在皇帝來到以前消滅他面前那不足重視的分隊。

「戰鬥已經開始了！就在眼前！」安德列夫王爵想道，覺得血液湧向他的心臟去。「但是我的吐倫要在什麼地方怎樣地出現呢？」

他在一刻鐘前還在喫粥喝燒酒的幾個中隊中間走過，他到處看見兵士們同一匆忙的動作：排隊，準備鎗。他從他們所有的臉上看出充滿他們內心的同一熱情。「已經開始了！就在眼前，可怕但是也

可喜！」這似乎是每個兵士和每個官長臉上說出的話。他還不會來到方才建立的工事處，就從朦朧的秋季晚間的光線中，看見幾個騎馬的人向他走來。最前頭的一個，披着哥薩克斗篷，戴着羔皮帽子，騎着一匹白馬，是巴格拉齊溫王爵。安德列夫王爵停下來，等他他過來；巴格拉齊溫王爵勒住馬，認出安德列夫王爵時，向他點頭。在安德列夫王爵把他見過的情形告訴他時，他依舊向前面看。

「已經開始了！就在眼前！」這感覺，就是在巴格拉齊溫王爵那堅定的褐色的臉上，在他那半閉着的遲鈍的睡昏昏的眼睛中，也看得出來。安德列夫王爵懷着關切的好奇心看那鎮靜的臉，希望他能看出這個人在那時刻想什麼，覺得怎樣，假如有的話。「在那鎮靜的臉後面究竟有沒有東西呢？」安德列夫問他自己。巴格拉齊溫王爵點了點頭，表示他同意安德列夫王爵告訴他的話，並且說道，「很好！」那腔調似乎暗示，一切發生的事和報告給他的事完全是他預先料到的。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安德列夫王爵說得很快。帶東方口音說話的巴格拉齊溫王爵說得格外慢，彷彿要暗示沒有着忙的必要性。不過，他趕起他的馬來，朝圖辛砲隊的方向跑去。安德列夫王爵同侍從們隨在後面。在巴格拉齊溫王爵後面，隨有一個侍從軍官，王爵的私人副官，謝爾珂夫，一個傳令官，一個騎一匹好看的剪尾馬的值班參謀官，還有一個文官——一個由於好奇心請得上戰場的許可的會計。那個會計，一個肥壯的圓臉的人，含着天真的滿足的笑容向他周圍看，他穿着羽緞外衣，在一匹備有護送官的鞍子的馬上顛來顛去，在那些驃騎兵、哥薩克、副官中間，呈現了一種奇觀。

「他要參觀戰鬥，」謝爾珂夫指着那個會計對包爾康斯基說道，「但是他的心窩裏已經覺得難過

了。」

「喲，不要說了！」那個帶着愉快的但是頗狡猾的笑容的會計說道，彷彿以成爲謝爾珂夫的笑柄爲榮，故意露出比他實際上更愚蠢的神情。

「很奇怪，mon Monsieur Prince，」那個參謀說道。（他記得法文對王爵有一種特別稱呼，但是說不十分準了。）

這時他們都來到圖辛的砲隊附近，一顆砲彈打在他們前邊的地面上。

「方才落下來的是什麼呀？」會計含着天真的笑容問道。

「一張法國餅呵，」謝爾珂夫回答道。

「那末說來，他們就用這東西打人嗎？」會計問道。「多末可怕！」

他似乎十分滿意了。他的話不會說完，他們就又聽見一種意外猛烈的嘯子聲，砰的一聲鑽進一種軟東西裏邊……撲啦——啦——啦！於是，在他們右邊一點，在會計後面，一個騎馬的哥薩克連馬倒在地上。謝爾珂夫和那個參謀官俯在鞍子上，把他們的馬轉開去。會計面對着那個哥薩克停下來，懷着強烈的好奇心觀察他。那個哥薩克已經死了，但是那匹馬還掙扎。

巴格拉齊溫王爵眯起眼睛，向後面看，一看出那紛擾的原因，就帶着冷淡的神情轉開去，彷彿說道，「小事也值得注意嗎？」他用長於騎馬的人的輕鬆勁兒勒住馬，然後，略向前俯着，把裏在斗篷

裏的佩刀脫出來。那是一把不再通用的舊式佩刀。安德列夫王爵記得蘇伏洛夫在意大利把他的佩刀給巴格拉齊溫的故事，這記憶在當時是格外可喜的。他們已經來到安德列夫王爵觀察戰地時到過的砲隊了。

「誰的中隊？」巴格拉齊溫王爵問一個站在彈藥車旁的砲兵道。

他問道，「誰的中隊？」但是他的本意是，「你們這裏害怕嗎？」那個砲兵也懂得他的意思。

「圖辛隊長的，大人！」那個紅頭髮雀斑臉的砲手一面立正，一面用快活的聲音回答。

「是的，是的，」巴格拉齊溫彷彿考慮什麼一般嘟囔道，他騎着馬經過那些前車走向最靠邊的一尊砲去。

在他走近時，那尊砲發出震響他和他的侍從的一聲響亮的射擊，在突然包圍那尊砲的煙中，他們可以看見捉住那尊砲用力轉回原來位置的砲手們。一個高大的寬肩頭的砲手，第一號，拿着一把布箒，又開着兩腿，跳到輪子旁；第二號則用顫抖的手把一發火藥裝進砲口。短小的圓肩頭的圖辛隊長，跌跌絆絆地跨過砲車尾，移向前方，並未注意到長官，用他的小手遮着眼睛向外張望。

「把它舉高兩度，就正好了，」他用低微的聲音叫道，他想加給那聲音一種與他軟弱的身裁很不相稱的威武腔調。「第二號！」他尖聲叫道。「開七德菲捷夫！」

巴格拉齊溫招呼他，於是圖辛向他的軍帽舉着三個手指頭，帶着一種羞怯的不安的姿式（完全不像軍禮，却像教士祝福），走向長官來。雖然圖辛的砲本是預備來轟山谷的，他却正向迎面可見的

中·格拉本的村子投射燃燒彈，村前有大量法軍向前進展。

沒有人給過圖辛向什麼地方對什麼東西發砲的命令，不過，在他同他很看重的排長沙哈琴商量過以後，他斷定燒掉那個村子是一件好事。「很好！」巴格拉齊溫回答隊長的高地下方，於是仔細觀察那展開在他面前的全部戰場。法軍已經最接近我們的右翼了。在基耶輔聯隊駐紮的高地下方，在小河流過的盆地上，傳來鎗兵驚心動魄的隆隆聲和聯拍聲，在右方更遠的地方，在龍騎兵的外邊，那個侍從軍官指給巴格拉齊溫看一個正在包圍我們的法國縱隊。在左方，地平線被附近的樹林遮斷。巴格拉齊溫王爵命令兩個步兵大隊從中央派去增援右翼。侍從軍官大着胆子對王爵說，假如這兩個大隊走開，這些砲就失去掩護了。巴格拉齊溫王爵轉向那個軍官，用他那遲鈍的眼睛默默地看他。安德列夫王爵覺得，那個軍官說得對，也實在無話可答。但是，就在那時，一個傳令官帶着盆地聯隊長的報告騎着馬跑來，也帶來下面的消息：大量法軍正向他們進攻，他的聯隊已經混亂，正退向基耶輔聯隊兵去。巴格拉齊溫王爵點了點頭，表示同意和讚許。他騎着馬慢慢走向右方，派一個傳令官帶給龍騎兵進攻法軍的命令。但是，半小時以後，這個傳令官回來了，帶來下面的消息：龍騎兵司令已經退過山谷來，因為有猛烈的砲火向他射擊，他白白地折損兵士，因此已經把一些狙擊兵趕快派進樹林裏去了。

「很好！」巴格拉齊溫說道。

當他離開砲隊時，右方也傳來砲擊聲，因為左翼太遠了，他自己來不及了，巴格拉齊溫王爵派

謝爾珂夫去對那個司令官（這人的聯隊曾在布蘭諾受庫圖左夫的檢閱）說，他必須盡可能快地退到後方的盆地以後，因為右翼對敵軍的進攻大致抵擋不久了。關於圖辛和過去用來掩護他的砲隊的步兵大隊，都被忘記了。安德列夫王爵留意聽巴格拉齊溫同司令官們的對話和他發給他們的命令，他驚奇地發見，巴格拉齊溫發過的每一道命令，實際上不過是使一切由於必然、由於偶然、或由於下級軍官的意志造成的事，顯得倘非由於他的直接指揮造成的，至少是合於他的心意的。不過，安德列夫王爵看出，雖然發生的事出於偶然，與司令官的意志無關，但是，由於巴格拉齊溫所表現的機警，他的在場是很可重視的。帶着不安的面容來見他的軍官們平靜下來；兵士們和軍官們愉快地問候他，在他面前變得更高興起來，也顯然急於對他表示他們的勇敢呢。

第十八章

巴格拉齊溫王爵既已達到我們右翼的最高點，開始騎着馬向山下走，去那傳來隆隆鎗聲但被煙遮得看不見的地方。他們越走近盆地，他們所看見的越少，但是他們越覺得實際戰場的臨近。他們開始遇見傷兵。一個頭上流血沒有帽子的人，被兩個兵攙着兩臂拖下去。他的喉嚨裏發出呼嚕聲，他也在吐血。顯然有一顆鎗彈打進他的咽喉或嘴裏去了。另一個倔強地獨自走，但是沒有了鎗，一面高聲呻吟，一面搖擺他那剛受過傷的臂膊，血從他的臂上像從瓶子裏流下他的外套。他剛剛受了傷，臉上現出恐懼而不是痛楚。跨過大路，他們走下一個很陡的斜坡，於是看見幾個躺在地上的人，他們也遇見一羣兵士，其中有一些是未受過傷的。兵士們正在困難地呼吸着上山，不顧長官的到來，他們高聲談話和作手勢。在他們前面，已經可以從煙中看見一排一排的灰色外套，一個瞥見巴格拉齊溫的軍官，叫喊着追那一羣退却的兵士，命令他們回來。巴格拉齊溫騎着馬走向隊伍去，射擊聲時而混裏時而那裏沿着隊伍發出，吞沒了說話聲和命令聲。全部空中充滿了煙氣[●]。兵士們那些緊張的臉被煙薰黑了。有一些在用他們的火藥棒，另一些把火藥放進火藥池，或從火藥盒裏取火藥，又有一些在射

● 這一段話寫出當時小鎗放射的情形。火藥和子彈用火藥棒從鎗口搗進去。鎗機拉開、彈機落下，火鎗敲打火石，火花點着圍繞火門的藥池上的火藥，於是鎗就放出去了，自然也有放不着的時候。

擊，不過他們所射擊的人是看不見的，因為沒有風把煙吹開。鎗彈悅耳的嗡嗡聲和颶颶聲時常傳來。「這是什麼呢？」安德列夫王爵走近那一羣兵士時想道。「這不能是一種攻勢，因為他們並不動；這不能是一個方陣——因為他們並未排成那樣。」

聯隊長，一個消瘦的病弱像的帶着愉快笑容的老頭子——他的上眼皮把他那雙老眼遮起一大半，加給他一種溫和的神情，騎着馬走向巴格拉齊溫，像主人歡迎貴賓一般歡迎他。他報告說，他的聯隊曾被法國騎兵攻擊，雖然那攻擊已經打退，他却損失了一半以上的人。他說攻擊已經打退，用這個軍事名詞來描寫他的聯隊的遭遇，但是，實際上，他自己並不知道，在那半個鐘頭內，交他統率的軍隊遭遇到什麼，也不能確定地說，是那攻擊被打退了，還是他的聯隊被打垮了呢。他所知道的不過是，在戰鬥開始的時候，實心砲彈和炸裂砲彈從他的全部聯隊上面飛過，打中他的兵士，後來，什麼人喊了一聲「騎兵！」於是我們的兵士開始射擊了。他們依舊在射擊，並非射擊已經消失的騎兵，乃是射擊已經進入盆地正向我们的人射擊的法國步兵。巴格拉齊溫王爵點了點頭，表示這正是他願意的，也正是他期望的。他轉向他的傳令官，命令他把他們方才走過的第六獵兵隊的兩個大隊帶下來。安德列夫王爵被巴格拉齊溫王爵這時臉上改變了的表情引起了注意。他臉上現出那種貫注的快活的堅決神情，是你從大熱天跳水前跑最後幾步的人臉上看到的神情。那種遲鈍的想睡的神情不再有了，那假裝深思的神情也不再有了。那雙滾圓的堅定的鷹眼鋒利而頗傲慢地向前看，並不停留在任何東西上，雖然他的動作依舊是遲緩的，從容不迫的。

聯隊長轉向巴格拉齊溫王爵，懇求他去後方，因為留在他們所在的地方是太危險了。「請您，大人，爲了上帝的緣故！」他一面不斷地說，一面用眼睛向一個侍從軍官求援，那個人轉過身子去了。「哪，您看！」他請他注意那繼續在他們周圍颯颯的嗡嗡的噝噝的鎗彈。他那種懇求的責備的說話腔調，正如一個木匠對拿起一把斧子的貴人所用的腔調：「我們習慣這東西了，但是老爺您會把您的手磨出泡來呢。」他說得好像那些鎗彈不能打死他一樣，他那半閉的眼睛加給他的話更多的勸誘力。參謀官與聯隊長合夥來請求，但是巴格拉齊溫不去回答；他僅只發出停止射擊改變隊形的命令，以便給要來的兩個步兵大隊留地位。在他說話時，方才遮蔽盆地的煙幕，受了初起的風的驅逐，開始從右方移向左方，彷彿被一隻無形的手拉開，法軍在上邊移動的迎面的小山在他們前邊現出了。所有的眼睛不自覺地釘住向他們進攻的曲曲折折移上不平的地面的法國縱隊。已經可以看見兵士們的皮帽子，辨出兵士裏邊的官長，也可以看見拍擊着旗竿的軍旗了。

「他們走得好極了，」巴格拉齊溫的侍從中一個人說道。

那個縱隊的頭部已經降入盆地。衝突要在盆地的這一邊發生了……

我們已經作過戰的聯隊殘餘急速地排列起來，移向右方；從它後面，衝開落隊的兵士，整齊地開過第六獵兵隊的兩大隊。在他們來到巴格拉齊溫處以前，就可以聽到那整齊地前進的隊伍沈重的踏步聲了。在最接近巴格拉齊溫的左翼，走着一個中隊長，一個生有帶愚蠢而快活的表情的人白淨的圓臉的人——就是跑出飲食棚的那個人。在那時候，他顯然一心想在經過司令官時作出非常勇敢的人的樣子

了。

懷着一個人在檢閱時的得意心情，他邁着他那有力的腿，好像滑一般輕快地走過，絲毫不用力地挺直身體，他的輕快與合着他的步子的兵士們那沈重步伐對照起來格外顯明。他在近腿的地方帶有一把狹窄的出鞘的刀（短小，彎曲，不像一件真的武器），一會兒看那些上級長官，一會兒回頭看他那步法不亂的兵士們，他那整個壯健的身體靈活地轉來轉去。好像他的靈魂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以盡可能好的姿態在司令官前經過上面，自以為他作得不錯，他快活了。「一……一……一……一……一……一……」他似乎每隔一步便對自己說一遍；合着這口號，靦着嚴肅但各不相同的臉，那一堵背着行囊和步鎗的兵士的牆整齊地前進，這幾百兵士中的每一個似乎每隔一步便對自己說一遍，「一……一……一……一……一……一……」一個肥胖的大隊長喘息着繞過一個樹叢，合不上步伐了；一個落隊的兵士，臉上帶着因他的失誤而有的恐慌，喘息着，快步去追他的中隊。一顆實心砲彈劈開空氣，飛過巴格拉齊溫和他的侍從的頭，合着「一……一……一」的拍子落在隊伍中。「密集！」傳來中隊長用不自然的腔調發出的聲音。兵士們繞着砲彈落下的地方一種東西作半圓形走過，一個側翼上的老騎兵，一個未受委任的軍官，在死去的人們旁邊停了一下，然後跑去追他的隊伍，一跳便合上了步子，然後忿忿地向後看，從那險惡的沈默中，從那整齊地踏地的脚步声聲中，似乎聽到「……一……一……一」。

「作得好，弟兄們！」巴格拉齊溫王爵說道。

「願意効力，大人！」隊伍中發出混亂的喊聲。一個在左邊走的陰沈的兵士，一面喊一面轉過來

看巴格拉齊溫，帶着一種表情似乎說道：「我們自己也知道呢！」另一個，不會回頭看，彷彿怕落後一般，一面大張着嘴喊，一面走過去。

立定和行囊放下的命令發出來了。

巴格拉齊溫騎着馬繞着方才走過他的隊伍走了一圈，然後下了馬。他把繮繩遞給一個哥薩克，把他的氈外衣脫下來，也遞過去，伸了伸腿，戴緊他的帽子。那個由軍官們領頭的法國縱隊的頭部在山下出現了。

「前進，上帝保佑！」巴格拉齊溫向前線看了一會兒，然後用一種堅決的響亮的聲音說道。輕輕地搖擺着兩臂，他邁着騎馬的人難看的步子在不平的野地上喫力地向前走去。安德列夫王爵覺得有一種無形的力量領導他前進，因而感到很大的幸福。

法軍已經來近了。安德列夫王爵走在巴格拉齊溫旁邊，可以清楚地辨出他們的子彈帶，紅肩章，以至他們的臉了。（他清楚地看見一個年老的法國軍官，邁着有步法的腿和八字腳，艱難地爬山。）巴格拉齊溫不再發命令，默默地在隊伍前面走下去。突然間一聲跟着一聲的射擊從法軍中間發出，煙沿着他們全部不整齊的隊伍騰起，毛瑟鎗也響起來了。我方有幾個人倒下來，其中有那個那末快活那末泰然地行進的圓臉軍官。但是，就在聽到第一鎗的時候，巴格拉齊溫回過頭來，喊道「噫啦！」

「噫啦——！」一聲長叫從我們的隊伍中發出，越過了巴格拉齊溫，彼此競賽着，他們結成不整

齊但快樂而心急的一羣，衝向山下他們那紛亂的敵人。●

● 關於這次攻擊，兌爾寫道：「俄軍打得很勇敢，兩隊步兵堅決地爭着前進，在決鬥以前誰也不肯讓步，這是戰爭中少見的。」拿破崙也在聖赫倫娜說道：「有一些俄國步兵大隊表現了完全無畏的精神。」

第十九章

第六獵兵隊的攻擊掩護了我們右翼的退却。在中央，圖辛那被遺忘的砲隊，用力把申·格拉本的村子轟得起了火，延遲了法軍的進展。法軍撲滅被風展開的火，因而給了我們撤退的時間。中央向後方山谷另一邊的退却是匆忙的，喧嘩的，不過不同的中隊並未混雜起來。但是我們的左翼——由阿左夫和波多爾斯克步兵和巴夫羅格拉德驃騎兵合成的——同時受到攻擊，被蘭所統率的優勢法軍包圍，被投入混亂中了。巴格拉齊溫曾經派謝爾珂夫把立刻退却的命令帶給指揮左翼的將軍。

謝爾珂夫未從帽邊放下行禮的手就撥轉馬頭跑走了。但是他一離開巴格拉齊溫，他的勇氣就消失了。他着了恐慌，不能去那危險地方了。

既已到達左翼，他不去砲火下的前綫，却向那不致有將軍及其參謀部的地方去找他們，因而未送到那道命令。

左翼的指揮權，因了官階的關係，交給了庫圖左夫在布蘭諾檢閱過的也就是朵羅豪夫在裏邊當兵的那個聯隊的聯隊長。不過極左翼的指揮權却交給了勞斯托夫在裏邊見習的巴夫羅格拉德聯隊的聯隊長，於是誤會發生了。這兩個聯隊長彼此很不和，右翼的戰事已經開始了好久，法軍已經在前進，他們才開始討論，唯一的目的是彼此惹氣。而那兩個聯隊，騎兵和步兵都在內，却完全沒有作戰的準

備。從士兵到將官，他們都不會料到戰事，騎兵在餵馬，步兵在拾柴。

「論階級末，他比我高哩，」驃騎兵的日耳曼上校紅着臉對騎馬來的傳令官說道，「那末讓他隨意作啥子吧，我可不能犧牲我的驃騎兵……號兵，吹退却號！」

但是迅速的行動越來越重要了。大砲和小鎗混成一片，向右翼和中央轟擊，蘭的狙擊兵的一口鎗外衣已經在望，正在過水閘，在兩倍的步鎗射程中列成陣勢。指揮步兵的將軍邁着一顫一顫的步子走向他的馬，上了馬，把身子挺得筆直，然後騎向巴夫羅格拉德的指揮官。兩個指揮官會見了，表面上客氣地鞠躬，內心裏却隱藏有惡意。

「再說一次，上校，」將軍說道，「我不能把我一半的人留在樹林子裏。我求您，我求您，」他重複地說道，「據守陣地，準備一次攻擊。」

「我求您自個兒不要攪和與您不相干的事吧！」那個怒氣沖沖的上校突然回答道。「假如您是在騎兵裏……」

「我並不在騎兵裏，上校，不過我是一個俄國將軍，假如您不瞭解……」

「完全瞭解，大人，」上校突然摸着他的馬喊道，他的臉變紫了。「您可不可以好心的去前綫看一看，這陣地不好呢？我不願意糟蹋我的人來讓您開心！」

「您失言，上校。我並未考慮我自己開心不開心，我不許那樣說！」

把上校的怒喊看作對他的勇敢的挑戰，那位將軍張開胸膛，皺着眉頭與他並排騎馬去前綫，彷彿

他們不同的意見可以在鎗彈中間得到解決。他們來到前綫，幾顆鎗彈從他們頭上飛過，他們默默地停下來。從前綫上看不見什麼新奇的東西，因為從他們先前到過的地方顯然可以看出，要騎兵在樹叢中間和不平的地面上作戰是不可能的，同時也看見法軍正在包圍我們的左翼。將軍和上校像兩個備戰的鬥雞一般嚴厲地意味深長地互相打量，彼此都測探不出對方胆怯的跡象。兩個都考得很好。因為無話可說，又不願授人以首先離開火綫的藉口，假如不是他們當時聽見了小鎗的噼啪聲和樹林中幾乎就在他們身後的一片悶叫聲，他們會在那裏留很長的時間來測驗彼此的勇敢呢。法軍已經進攻柴林中收柴的人們了。驃騎兵不再能同步兵一道撤退了。他們已經被法軍切斷左邊的退却綫。陣地雖然不利，這時也只有攻擊，以便爲自己開闢一條退路了。

勞斯托夫在裏邊見習的騎兵中隊，被敵軍迎面攔住，幾乎來不及上馬。又像在印橋上的時候了，騎兵中隊和敵軍之間一無所有，橫在他們中間的又是那條不安和恐懼的可怕的分界綫——類似一條生死綫。大家都感到這條無形的綫，他們能否過去和怎樣過去的問題使他們大家懸心。

上校騎馬到前綫，忿忿地對向他發問的軍官們作了一種回答，正如不顧一切堅持己見的人一般，他也發了一道命令。沒有人說一句確定的話，但是進攻的謠言傳遍全隊。列隊的命令響亮地發出，佩刀出鞘時琤琤作響。依舊沒有人移動。左翼的隊伍，步兵和驃騎兵都一樣，覺得長官自己也不知道怎樣作好，這一種游移不決傳染了兵士們。

「但願他們快一點！」勞斯托夫想道，覺得時候終於到來，他可以經驗他時常從驃騎同事們聽到

的進攻的快樂了。

「前進，上帝保佑，弟兄們！」傳來捷尼索夫響亮的聲音。「跑步，前進！」前綫上的馬屁股開始搖擺。路克扯起繯繩，自動出發了。

在他的右前方，勞斯托夫看見他的驃騎兵的前綫，在更遠的前方，他看見一道黑綫，那是他看不清楚的，不過認定是敵人。鎗聲可以聽見，但是離得相當遠。

「快一點！」傳來了命令，於是勞斯托夫覺得陸克的兩側在開跑時垂了下去。

勞斯托夫預料到他的馬的動作，越來越高興了。他先前注意到他前面一棵孤立的樹。這棵樹本來在似乎非常可怕的那道綫的中央——現時他已經跨過那道綫了，那裏不僅並不可怕，一切都似乎越來越快活，越來越高興了。「噫，我一定用力砍殺呀！」勞斯托夫緊握着佩刀柄想道。

「噫啦——！」傳來一片轟叫聲。「現時什麼人來我這裏試試看吧，」勞斯托夫一面想，一面刺陸克，使它用全速度前進，以便他越過別人去。在前邊，敵人已經在望了。突然間，一把樺條掃帚一般的東西彷彿從隊伍上面掃過。勞斯托夫舉起刀來預備砍了，但是，就在那一刹那，跑在前頭的騎兵尼吉帖珂，從他身邊射了開去，於是勞斯托夫彷彿在夢裏一般覺得，他繼續以超自然的速度被送上前方去，但是却留在同一地點。從他後面，邦達殊克，一個他認識的驃騎兵，被他絆了一下，於是忿忿地看他。邦達殊克的馬繞了一個灣子，然後飛跑過去了。

「我怎末不動了呢？我已經跌下來，我被打死了！」勞斯托夫同時一問一答道。他獨自留在野地

中央。他不看見前面擺動的馬和驃騎兵的後背，只看見一動不動的大地和他周圍的殘梗。他臂下有熱血。「不對，我受了傷，馬被打死了。」陸克想豎起前腿，但是又倒下來，壓住它的主人的腿。血從它頭上流出來，它用力掙扎，但是站不起來。勞斯托夫也想站起來，但是也又倒下了，他的佩刀扣子掛在鞍子上。我們的人在什麼地方，法軍在什麼地方，他都不知道。附近沒有一個人。

掙出腿以後，他站起來了。「過去那末清楚地分開兩軍的那道綫現時在什麼地方啦，在哪一邊啦？」他問自己道，他不能回答。「難道我已經遇到什麼不好的事了嗎？」他在起身時疑問道；就在那時，他覺得有一種多餘的東西懸在他那麻木的左臂上。手腕覺得好像不是他的。他仔細查看他的手，上面找不出血跡。「啊，有人來了，」他快活地想道，他看見有一些人向他跑來。「他們會救我的！」走在前面的一個人，戴着奇怪的圓筒帽子，穿着藍斗篷，面貌黎黑，有一個鈎形鼻子。隨後又過來兩個，後面還有許多跑來。其中一個說了一些奇怪的話，不是俄國話。在這些戴同樣圓筒帽的最後面的人中間，有一個俄國驃騎兵。他被人捉住兩臂，他的馬被人牽在他後面。

「這必然是我軍中的一個，一個俘虜。是的。難道他們也要捉我嗎？這些人是誰呢？」勞斯托夫想道，幾乎信不及他的眼睛。「難道他們是法軍？」他看那些來近的法國人，雖然方才他還跑向他們，要把他們砍碎，而這時他們的迫近却似乎可怕到他信不及他的眼睛了。「他們是誰呢？他們為什麼跑呢？難道他們遶了我來？那末爲什麼呢？要打死我？人人都十分喜歡的我？」他記起他的母親、他的家人、他的朋友們對他的愛情，敵人那打死他的意思似乎不可能。「但是他們可能那樣作呀！」

一連十秒鐘他站在一個地點不動，也不明瞭那情形。最前而那個法國人，生鈎形鼻子的那一個，已經來得那末近，他臉上的表情也可以看出了。那個人垂着刺刀，屏着呼吸，跑得那末輕快，他那緊張的陌生的臉使勞斯托夫喫驚。他抓起他的手鎗，不向那個法國人放，却向他拋過去，然後用全力跑向樹叢去。他過去懷着疑慮和矛盾的感情跨上印樁，他現時懷着跑的不是那種感情，是一個逃避一羣獵狗的兔子的感情。一種單純的感情，爲他那年青的快活的生命懷抱的恐懼，佔有了他的整個存在。他帶着他捉迷藏時常常顯露的急性子在犖溝上飛跳着逃過田野，時時轉過他那和氣的蒼白的年青的臉向後看。一下恐怖的顫抖透過他的全身：「不好，還是不看好，」他想到，但是，既已達到樹叢處，他又回頭看了。那些法國人已經落在後頭，正當他向後看時，那第一個人改跑步爲走步了，並且轉過去對後面的同事們高聲喊了一點什麼。勞斯托夫停下來。「不對，弄錯了，」他想到。「他們不致存心打死我。」但是，就在那時，他的左臂覺得像懸有五呎^①一般重。他再也跑不動了。那個法國人也停下來瞄準了。勞斯托夫閉上眼睛，俯下去。一顆鎗彈，隨後又一顆，颼颼地從他身邊飛過去。他結束了他最後殘餘的力氣，用右手握起左手，跑進樹叢去。樹叢後面有一些俄國神鎗手。

第二十章

那個在樹林邊緣受到意外襲擊的步兵聯隊從樹林裏跑出來，不同的中隊混在一起，像一個散漫的人羣一般退却了。一個兵在恐慌中喊出一句沒有意識的話道，「被切斷了！」這在戰鬥中是非常可怕的，這一句話把一種恐慌感傳染了整個的人羣。

「被包圍了！被切斷了！我們敗了！」逃亡的人們喊道。

那位將軍一聽到射擊聲和後方的叫喊聲，就知道他的聯隊已經遇到一種可怕的事了，他想到他，一個從來不會犯過的奉職多年的模範軍官，可能在司令部受到疏忽和無能的責備，這思想激動得他忘記了那個不服從的騎兵上校，忘記了他自己作將軍的尊嚴，尤其重要的，完全忘記了危險和所有保全自己的顧慮，他抓住鞍鞅，在一陣落在周圍的彈雨下（幸而未打中他），刺着他的馬跑向聯隊去。他唯一的願望是，知道正在遭遇的是什麼，假如他犯過錯誤，就不惜一切代價加以改正，或補救，免得他，從來不會受過責罰的奉職二十二年的模範軍官，受到非難。

既經安然從法軍中間跑過，他來到柴林後的一片野地，我們那些不顧命令的兵士正跑過那裏，跳下山谷去。決定戰鬥命運的軍紀動搖時刻已經到了。這一羣散漫的兵士是聽他們的長官的話呢，還是不理會他而繼續逃走呢？兵士們本來覺得他的叫喊非常可怕，這時儘管他拚命地叫喊，儘管他那氣紫

了的臉扭得完全失去了原形，儘管他揮舞佩刀，兵士們一致繼續逃跑，一面談話，一面向空中放鎗，不肯服從命令。決定戰鬥命運的軍紀動搖顯然達到恐慌境界了。

將軍因了叫喊和火藥煙咳嗽了一陣，絕望地停下來。似乎一切都失敗了。但是，就在那時，正在進攻的法軍，忽然間，沒有任何看得出的理由，跑回去了，從樹林邊消失了，隨後俄國神鎗手在柴林中出現了。這是吉茅辛的中隊，只有這個中隊在樹林裏保住秩序，先埋伏在一道溝子裏，然後出其不意地進攻法軍。只拿着一把刀的吉茅辛，發着那樣拚命的叫喊，懷着那樣如狂似醉的決心，衝向敵人去，法軍猝不及防，丟下他們的毛瑟鎗跑走了。與吉茅辛並肩跑的朶羅豪夫，在交手仗中殺死一個法國兵，首先捉住那個投降的法國軍官的領口。我們逃散的人們回來了，排成一個一個的大隊，幾乎把我們左翼切成兩半的法軍暫時被打退了。我們的增援部隊得以會合，戰鬥告一段落。聯隊長和大隊長耶康諾摩夫停在一道橋邊，讓退却的中隊從他們身邊過去，這時有一個兵走過來，捉住聯隊長的踏蹬，幾乎靠在他身上。這人穿着一件淺藍絨布外衣，沒有背囊，也沒有帽子，頭上繫了繃帶，肩懸有一個法軍的彈藥盒。他手裏拿有一把軍官的佩刀。這個兵面色是蒼白的，他的藍眼睛無拘無束地看聯隊長的臉，他的嘴在含笑。顯然聯隊長縈心於對大隊長耶康諾摩夫發指令，他也不能不去注意那個兵了。

「大人，這裏有兩件戰利品，」朶羅豪夫指着法國刀和法國彈藥盒說道。「我已經俘虜了一個軍官。我把中隊攔住。」朶羅豪夫一面疲乏得困難地喘息，一面斷斷續續地說話。「全中隊可以作見

證。我求您記住這一點，大人！」

「好的，好的，」聯隊長回答道，然後轉向大隊長耶康諾摩夫。

但是朵羅豪夫並不走開；他解開裏頭的手巾，拉下來，露出凝結在頭髮上的血。

「一處刺刀傷。我留在前綫上。記住，大人！」

圖辛的砲隊已經被忘記，直到戰事結束時，依舊聽見中央砲聲的巴格拉齊溫王爵才派他的侍從參謀官，隨後又派安德列夫王爵，命令那個砲隊盡可能快地後退。在戰鬥中途，保護圖辛砲隊的部隊被什麼人的命令調走，這時那個砲隊繼續不斷地開砲，只因為敵人不相信有人能有那種用四尊完全沒有掩護的砲繼續射擊下去的頑強性，才未被法軍俘虜了去。那個砲隊的頑強行動反使法軍以為俄軍主力集中在這裏——在中央。他們有兩次想攻擊這地點，但是每一次都被小丘上那四尊孤立的砲發出的葡萄彈驅逐回去。

巴格拉齊溫王爵離開他不久，圖辛就把申·格拉本轟得起了火。

「看他們那狼狽樣兒！燒起來了！看那煙！好呵！妙呵！看那煙，煙！」滿臉喜色的砲手們叫道。

所有的幾尊砲都不等待命令了，一直向起火的方向射去。彷彿互相勦勵一般，每發一砲兵士們就叫道：「好呵！真好！看……妙呵！」火在微風煽動之下很快地蔓延開來。已經越過村子的法國縱隊

退回去了，但是，好像爲要報這失敗的仇，敵人在村子右邊架起十尊砲，開始向圖辛的砲隊射擊了。在他們那孩子氣的歡喜中，在火和擊中法軍的幸運的鼓舞下，直到兩顆實心砲彈，隨後又有四顆，落在我們的砲中間，一顆打翻兩匹馬，另一顆打掉一輛彈藥車的車夫的腿，我們的砲兵們才注意到這個砲兵陣地。但是，他們那一度鼓舞起來的精神並未減低下去，只是改變了性質。那兩匹馬用一輛後備砲車上的另外兩匹替換上，受傷的人被抬走，於是那四尊砲轉過來與那十尊砲對抗了。圖辛的軍官同事在戰鬥開始時就被打死了，在一小時內，那四十個砲手中又有十七個失去了戰鬥力，但是那些砲兵依舊像先前一樣高興，一樣活潑。有兩次他們看見法軍在他們下面出現，於是他們用葡萄彈轟他們。

小圖辛軟弱地笨拙地走來走去，不斷吩咐他的勤務兵「再爲那一下裝滿我的煙斗！」於是，煙斗裏散落着火星，他跑到前方去，用他的小手遮着眼睛張望法軍了。

「打他們，弟兄們！」他一面不斷地說，一面抓住大砲的輪子親自轉螺旋。

在砲煙籠罩中，被時時震得他跳起來的不間斷的爆炸聲震聾了耳朵，圖辛不從嘴上拿下煙斗，由一尊砲跑向另一尊砲，一會兒瞄準，一會兒計算彈藥，一會兒發出移去死馬或傷馬改套新馬的命令，用他那非常尖非常不確定的微弱聲音叫喊。他的臉越來越興奮。只有在有人被打死或受了傷的時候，他才皺一皺眉，背過臉去，忿忿地對那些遲遲不肯搬走傷者或病者的人們（這本是常有的情形）叫喊。兵士們大部分是英俊的，比他們的長官高一個頭和一雙肩，寬兩倍（這也是砲兵中隊中常有的情形），

大家都像手足無措的孩子們一般看他們的長官，他臉上的表情一成不變地在他們的臉上反映出來。

由於那可怕的喧聲，也由於集中精神和行動的必要，圖辛未感到一丁點不愉快的恐懼感，也從來未起過他可能被打死或受重傷的念頭。他反而越來越高興了。他覺得，自從他初次看見敵人、發出第一砲以來，似乎過了很久，幾乎一天了，他也覺得，他所站的那角落是著名的熟悉的戰地。雖然他的一切事，考慮一切事，作同境遇最好軍官所能作的一切事，他却處在一種近似熱昏或醉酒的情況中。

從他周圍他自己那四尊砲的震耳欲聾聲中，敵人砲彈的嘯空聲和落地聲中，從砲周圍忙亂的兵士們那泛紅的出汗的臉上，從人和馬的血景中，從敵方一小口一小口的煙中（總有一顆實心砲彈隨着飛過來，打在地上，打中一個人，一尊砲，或一匹馬），從這一切東西的景象中，有一個他自己的幻想世界佔據了他的頭腦，在當時也供給他樂趣。在他的幻想中，敵人的砲不是砲，乃是一些煙斗，一個無形的吸煙者時時從中噴出一口一口的煙來。

「哪……他又噴煙了，」圖辛對自己嘟囔道，這時一個小雲朵從小山上騰起，被風吹成一縷，飄向左方。「哪，當心砲彈……我們要把它拋回去。」

「您要什麼呀，大人？」一個站在他附近聽見他嘟囔的砲兵問道。

「不要什麼……不過一顆砲彈……」他回答道。

「來呀，我們的馬太菲夫娜！」他對自己說道。「馬太菲夫娜」（馬太的女兒）是他的幻想給那排砲中最靠邊的一尊起的名字，那是一尊龐大的老式砲。他覺得聚在他們砲周圍的法國人好像螞

蟻。在那個世界中，那個俊秀的醉漢，第二尊砲的砲手第一號，是「叔叔」；圖辛看他的時候多過看任何人的時候，他的每一動作都使他開心。山脚上小鎗的聲音，時而減少，時而增加，好像什麼人在喘氣。他注意聽那些聲音的低落和高漲。

「啊！又喘氣了，喘氣了！」他對自己嘟囔道。

他把自己想像作一個用雙手把砲彈拋向法軍去的身高力大的人。

「哪，馬太菲夫娜，親愛的老姑娘，不要丟我的臉！」他離開那尊砲時說道，這時一個非常生疏的聲音在他頭頂上喊道：「圖辛隊長！隊長！」

圖辛手足無措地轉過來。這就是先前把他趕出格倫斯酒食棚的那個參謀官。他在用喘息的聲音喊道：

「你瘋了嗎？已經對你發出兩次退却的命令，而你……」

「他們爲什麼麻煩我呢？」圖辛驚慌地看着他的長官想道。

「我……不……」他向他的軍帽舉着兩個手指頭嘟囔道。「我……」

但是參謀官未說完他要說的話。一顆貼近他飛過的砲彈使他趕快低下頭，爬在馬上。他停下來，他剛要再說下去，另一顆砲彈攔住他。他撥轉他的馬跑走了。

「撤退！全部撤退！」他從遠處喊道。

兵士們大笑起來。過了一會兒，一個帶着同一命令的傳令官到了。

這是安德列夫王爵。當他騎着馬來到圖辛的大砲所在地時，他看見的第一種東西，是一匹斷了腿的卸下來的馬，躺在套在車上的馬旁邊，可憐地尖叫。血從它腿上像從一個泉眼中湧出來。在一些車中間躺有幾個死人。在他走近時，一顆接一顆的砲彈飛過，他覺得一個有力的寒戰溜下他的脊骨。但是僅只害怕那念頭就使他又振作起來了。「我不能害怕呀，」他想到，於是緩緩地在大砲中間下了馬。他傳達了命令，並不離開那個砲隊。他決定眼見大砲從陣地上移下，撤退。他同圖辛一道，跨過死屍，在法軍可怕的砲火下，幫助砲的移動。

「方才一個參謀官來過這裏，但是溜掉了，」一個砲兵對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不像您大人哪！」安德列夫未同圖辛說一句話。他們兩個忙得好像誰也看不見誰。既經把四尊砲中解下的未傷損的兩尊套上前車（一尊破砲和一尊獨角獸●拋在後面了），在他們開始下山時，安德列夫王爵騎到圖辛處。

「得，再見……」他一面說，一面把手伸給圖辛。

「再見，我的親愛的朋友，」圖辛說道。「親愛的人！再見，我的親愛的朋友！」於是，爲了某種不知道的理由，眼淚突然充滿了他的眼睛。

● Unicorn —— 正如當時其他各種砲，是一種沒有旋條的前膛砲，不過它有一點奇特的地方，就是

近口處細。

第二十一章

風已經低下去了，混合着火藥煙的烏雲，低垂在地平綫上的戰地上。天漸漸黑了，那兩處火光更惹人注意了。砲聲在沈下去，但是後方和右方的小鎗聲響得更密更近了。圖辛帶着他的兩尊砲不斷地繞過或遇見受傷的人們。一脫出射程，降入山溝，他就遇見參謀部裏一些人，其中有那個參謀官和謝爾珂夫，後者有兩次奉派去圖辛的砲隊，但是永遠不會到地方。他們彼此爭着發出和傳達怎樣進行的命令，同時責備他，中斥他。圖辛不發任何命令，默默地——他怕說話，因為，不知道爲什麼，他覺得一說話就要哭——騎着他的砲隊的小馬在後面走。雖然命令是拋棄傷兵，他們中有許多拖在軍隊後面，央求砲車上的座位。開戰前跑出圖辛的酒食棚的那個神氣活現的步兵軍官，肚子裏着了一顆鎗彈，被放在馬太菲夫娜的車子上。在山脚上，一個蒼白的驃騎兵見習軍官，用一隻手托着另一隻手，來圖辛前請求一個座位。

「隊長，看在上帝面上！我的胳膊受了傷，」他怯弱地說道。「看在上帝面上……我不能走呀。看在上帝面上！」

顯然這個見習軍官曾經不斷地請求搭腳，都被拒絕了。他用一種遲疑地可憐的聲音請求。

「吩咐他們給我一個座位吧，看在上帝面上！」

「給他一個座位，」圖辛說道。「鋪上一件斗篷給他坐，老弟，」他對他喜歡的那個兵說道。「那個受傷的軍官在哪裏啦？」

「已經卸下去了。他死了，」什麼人回答道。

「扶他上來。坐下吧，親愛的朋友，坐下吧！鋪開那個斗篷，安托諾夫。」

這個見習軍官是勞斯托夫。他用一隻手托着另一隻手；他面色蒼白，牙關顫抖，發熱一般打戰。他被安置在馬太菲夫娜上，這就是他們從上面移去死了的軍官的那尊砲。他們鋪在他下面的斗篷已經被血浸濕，染紅他的馬袴和臂膊。

「什麼，你受了傷，小弟弟？」圖辛移近勞斯托夫坐在上面的砲說道。

「不，是扭傷。」

「那末這砲車上的血是什麼？」圖辛問道。

「這是那個軍官流的呢，大人，」砲兵一面回答，一面用外衣的袖子把血擦去，彷彿爲了砲的樣子道歉。

他們藉了步兵的幫助，盡可能把那兩尊砲運上坡來，來到格倫特斯道夫的村子以後，就停下來了。天黑得辨不出十步以外的制服，砲聲已經開始低下去了。突然，在右方附近，又傳來叫喊聲和射擊聲。砲彈在黑暗中閃光。這是法軍最後一次進攻，住在村中房子裏的兵士首當其衝。他們又都跑出村子，但是圖辛的砲不能移動，於是那些砲兵、圖辛、還有那個見習軍官，在等待命運中交換默默的

眼光。射擊聲息下去了，隨後兵士們興奮地談着從一道橫街流出來。

「未受傷吧，彼特洛夫？」一個問道。

「我們把他們打得很重，伙計！他們這會兒不能再來一次進攻了，」另一個說道。

「你什麼也看不見。他們打起他們自己的人來了！什麼也看不起。漆黑，老兄！有沒有喝的東西呀？」

法軍最後一次被打退了。在十分黑暗中，圖辛的兩尊砲像在櫃子裏一般被噓噓的步兵包圍起來，一次又一次地向前移動。

在黑暗中，好像有一道幽暗的看不見的河永遠向一個方向流，低語聲，談話聲，馬蹄聲，車輪聲，混成一片噓噓聲。在那總的轟轟聲中，傷兵的呻吟聲和說話聲，在暗黑的夜色中，比一切別的聲音格外聽得清楚。包裹軍隊的黑暗中充滿了他們的呻吟，那聲音似乎與夜色融成一體。過了一會兒，那移動的人羣激動起來，一個騎白馬的人在侍從伴隨下走過，順便說了一點什麼：「他說什麼？去哪裏呀，現時？打住，是不是？他謝過我們嗎？」各方面傳來心急的問題。整個移動的人羣開始擁聚在一起，奉令打住的消息傳開來：顯然那邊那些人已經停止了。大家都留在泥路中央原來的地方。

火點起來，談話變得比較清楚了。圖辛隊長既經對他的隊伍發過命令，派一個兵去為見習軍官找救護站或軍醫，然後坐在兵士們在路上生起的火旁邊。勞斯托夫也拐到火旁邊。由于痛，冷，潮濕，一種發熱的顫抖震動了他的全身。睡意不可抗拒地征服他，但是他臂上的痛楚使他不能睡，他找不出

一個安放的位置。他閉一會兒眼，然後又來看那他覺得紅得耀眼的火，看像土耳其人一般盤着腿坐在他旁邊的圖辛那圓肩頭的軟弱身形。圖辛那雙仁慈的懂事的大眼睛含着同情和憐憫看勞斯托夫，後者知道圖辛全心願意幫助他，但是辦不到呢。

各方面傳來步兵的脚步聲和說話聲，他們在散步，趕車，在各處坐下。說話聲，踐踏聲，馬蹄在泥中移動聲，遠近木頭火的噼拍聲，混成一片廣大的轟轟聲。

先前這是一道流過幽暗的暗黑的看不見的河，這時不再是那樣了，這時是暴風雨後汹涌起來又逐漸下降的暗黑的海了。勞斯托夫無精打采地看和聽在他面前和周圍經過的東西。一個步兵來到火旁邊，蹲坐在腳跟上，向火伸出手來，然後轉過臉去。

「您不在意吧，大人？」他問圖辛道。「我落了隊，大人。我不知道去哪裡……真倒霉！」一個臉上帶繃帶的步兵軍官隨着那個兵來到火旁，請圖辛把砲移開一點，讓一輛運輸車過去。他去了以後，又有兩個兵跑到火旁。他們兩個拚命地吵鬧和扭打，每一個人都想搶對方不肯放手的一隻靴子。

「你揀的嗎？……我敢說！你太機靈了！」他們中的一個粗獷地喊道。

隨後一個瘦弱的蒼白的兵，頸子上紮有一條染血的裹腿走過來，用發怒的腔調對砲兵們要水喝。

「一個人應當像狗一樣死掉嗎？」他說道。

圖辛吩咐他們給那個人一點水。隨後一個愉快的兵跑來為步兵討一點火。

「給步兵一個漂亮的小熱火把吧！吉星高照，老鄉們。謝謝你們的火——我們要加上利息來奉還呢，」他一面說，一面把一條發紅的棍子拿進黑暗中去了。

其次走來用斗篷搭着一件重東西的四個兵，從火旁走過。其中一個絆倒了。

「誰把木頭放在路上？」他咆哮道。

「已經死了——何必搭他呢？」另一個說道。

「帶住！」

於是他們搬着那件東西在黑暗中消失了。

「還疼嗎？」圖辛低聲問勞斯托夫道。

「疼。」

「大人，將軍要見您呢。他在這裏的棚子裏，」一個砲手跑到圖辛前說道。

「來啦，朋友。」

圖辛站起來，扣上大外套，換直了，然後從火旁走開去。

離砲兵營火不遠，在特爲他預備的棚子裏，巴格拉齊溫王爵一面用晚餐，一面同聚在他那里的指揮官們談話。那個半閉着眼睛的小老頭在那里狼吞虎嚥地啃一塊羊骨頭，還有那位無可非難地供職了二十二年的將軍，被一杯燒酒和晚餐脹紅了臉；還有那個帶圖章指環的參謀官，還有惴惴不安地看他們大家的謝爾珂夫，還有面色蒼白、嘴唇緊閉、眼睛發熱一般放光的安德列夫王爵。

在棚子的一角上，立有一桿從法軍奪來的軍旗，那個老實險的會計一面摸那織地，一面不安地搖頭——或許因為那面旗真使他感覺興趣，或許因為實在餓了的他，看了不容許他參加的晚餐，覺得難堪。在下首的棚子裏，有一個被我們龍騎兵俘虜的法國上校。我們的軍官成羣進去看他。巴格拉齊溫王爵在向一個一個的指揮官道謝，同時查問作戰的詳情和我們的損失。指揮在布蘭諾受檢閱的聯隊的那個將軍，對王爵報告，戰事一開始，他就從樹林裏撤退，集合砍柴的兵士們，先讓法軍從他旁邊走過，然後用兩個大隊進行白刃戰，因而打退法國的軍隊。

「我看見，大人，他們第一個大隊已經解體，于是我停在路上想道：『我要讓他們過來，然後用一整個大隊的火力來對付他們』——我就那樣作了。」

那位將軍那末願意這樣作，那末後悔他不會這樣作，以至他覺得好像真有那樣的事了。或許事實上就是這樣吧？在那一切混亂中，一個人怎能分別有過的或不會有過的事呢？

「順便提一句，大人，我應當報告您，」他往下說道——記起了朵羅豪夫同庫圖左夫的談話，以及他同那個少爺兵最近的會見——「降級為兵的一等兵朵羅豪夫，當着我的面俘虜了一個法國軍官，格外立了功勞。」

「我看見巴夫羅格拉德驃騎兵在那里進攻，大人，」謝爾珂夫惴惴不安地向周圍看着插嘴道。他整天未見過驃騎兵，不過從一個步兵軍官聽到他們的情形。「他們衝破兩個方陣呢，大人。」

在場的人們中有幾個對謝爾珂夫的話含笑，以為是他時常說的笑話，但是，既經看出他的話增加

了我們部隊和當日工作的光榮，他們就裝出嚴肅的表情來了，雖然他們中間有許多人知道，他的話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謊話。巴格拉齊溫王爵轉向那個老上校道：

「諸位，我感謝你們大家；各部隊都表現得很勇敢：步兵，騎兵，和砲兵。中央怎末放棄了兩尊砲呢？」他一面質問，一面用眼睛搜尋什麼人。（巴格拉齊溫王爵不問左翼的砲；他知道，那里所有的砲戰事一開始就都放棄了。）「我以為我派過你呀？」他轉向當值的參謀官補上一句道。

「一尊打壞了，」參謀官回答道，「另一尊我不懂。我一直在那里傳達命令，剛剛離開呢。……誠然那里是很苦的叻，」他很得體地補上一句道。

有人說，圖辛隊長就露宿在村子附近，已經派人去找他了。

「噫，不過你去過那里呀？」巴格拉齊溫王爵對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當然，我們彼此剛好錯過，」參謀官對包爾康斯基含笑說道。

「我沒有會見你的榮幸，」安德列夫王爵冷淡地率直地說道。

大家都不出聲了。圖辛在門口上出現，怯怯地從將軍們背後鑽過來。他往常見到上司們就覺得不安，當他懷着不安的感覺走過擁擠的棚子裏的將軍們時，他不曾看見那根旗桿，被絆倒了。在場的人們有幾個大笑起來。

「一尊砲是怎末放棄的？」巴格拉齊溫皺着眉問道，與其說他向那個隊長皺眉，不如說向那些笑的人皺眉，在那些笑的人們中間，謝爾珂夫笑得聲音最高。

直到這時，面對嚴厲的長官，圖辛才感到失去兩尊砲而還活下來的慚愧和羞辱的嚴重性。他過去是那末緊張，在那時以前，他不會想到那一點。那些軍官們的笑聲使他更加狼狽了。他下顫顫抖着站在巴格拉齊溫面前，勉勉強強地嘟囔道：

「我不知道……大人……我沒有兵……大人。」

「你可以從掩護部隊裏調一些兵呵。」

圖辛未說那里沒有掩護部隊，雖然那是千真萬確的。他怕牽累別的軍官，于是他，像一個答錯問題的小學生看教師的樣子，默默地看巴格拉齊溫。

那靜默持續了一些時候。顯然不願意苛求的巴格拉齊溫王爵覺得無話可說，別人又不敢插嘴。安德列夫王爵從眼眉底下看圖辛，他的手指敏感地扭動。

「大人！」安德列夫王爵用他那率直的聲音打破了那寂靜，「承您派我去圖辛隊長的砲隊。我去了那里，發見三分之二的人馬被打得失去了戰鬥力，兩尊砲被打毀了，完全沒有援軍。」

巴格拉齊溫王爵和圖辛同樣聚精會神來看按納着激動心情說話的包爾康斯基。

「假如大人允許我發表我的意見，」他繼續說道，「我們今天的成功主要地靠了那個砲隊的行動和圖辛隊長及其中隊的英勇的毅力，」不等待回答，安德列夫王爵站起來，離開了桌子。

巴格拉齊溫王爵看了看圖辛，顯然不願對包爾康斯基那有力的意見表示不信任，但是也覺得不能充分加以信任，低下頭來，對圖辛說，他可以去了。安德列夫王爵與他一同走出來。

「謝謝您；您救了我，我的親愛的朋友！」圖辛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看了他一眼，但是不說一句話就走了。他覺得悲哀和銷沈。一切是那末生疏，那末不合他先前的希望。

「他們是誰？他們來這里作什麼？他們要求什麼？這一切什麼時候結局呢？」勞斯托夫看着他前面變換的影子想道。他臂上的痛楚越來越厲害了。不可抗拒的睡意克服了他，紅色的圈子在他眼前跳舞，那些聲音和面孔的印象和一種孤獨之感同肉體的痛楚混合起來。是他們，是那些兵士們——受傷的和未受傷的——是他們在擠、壓、扭、燒他那扭傷的臂和肩上的筋和肉。爲要避開他們，他閉上了眼睛。

他打了一會兒盹，但是，就在那短時間，無數的事情在他夢中出現：他母親和她那大白手，桑妮亞那瘦小的肩頭，納塔莎的眼睛和笑聲，捷尼索夫的聲音和鬍子，帖力牙寧，同帖力牙寧和波格達尼契那全部事件。那事件同這個粗噪音的兵是同一種東西，是那事件和這個兵這末痛苦地不斷地拉和壓他的臂膊，而且永遠拉往一個方向。他想脫離他們，但是他們不肯暫時讓他的肩頭移動一絲一毫。只要他們不拉，就不痛了——就好了——但是無法擺脫他們。

他睜開眼睛向上看。夜的黑色華蓋懸在木炭火光上不到一碼遠。一片一片的落雪在那有光的地方飄舞。圖辛不會回來，醫生也不會來。這時除了一個脫光衣服坐在火對面烤他那黃瘦的身體的兵以

外，他是孤身一人了。

「沒有人需要我！」勞斯托夫想道。「沒有人幫助我或憐憫我。不過我過去是有家的，強壯的，幸福的，也受人寵愛的呀。」他歎氣了，歎氣時也就不自覺地啜嚙起來了。

「呃，有什麼東西使你難過嗎？」那個兵在火上而抖擻襯衫問道，不等待回答，他就哼了一聲，然後加上一句道：「今天有多少人變成殘廢呵——可怕！」

勞斯托夫不去聽那個兵的話。他看在上火飄舞的雪片，於是記起在溫暖的快活的家中度過的俄國的冬天，他那軟和的皮衣，他那滑得很快的雪橇，他那健康的身體，以及他一家人所有的愛憐和照顧。「那末我為什麼來這裡呢？」他納悶道。

第二天法軍未再進攻，巴格拉齊溫分隊的殘餘與庫圖左夫的隊伍會合起來。

第一章

伐西里王爵不是一個深思熟慮地想出計畫的人。他更少想到爲了他自己的利益損害任何人。他不過是一個已經得意的而且得意已經成爲習慣的世故人。他那從來不加適當考慮却構成他全部生活興趣的計畫和策略，不斷地在他腦子裏自動地形成，從他所遭遇的環境和人物上發生。像這樣的計畫，他腦子裏所有的不是一個兩個，乃是一打一打的，有的剛開始形成，有的將近實現，有的則在解體過程中。他並不像這樣對自己說：「這個人現時有勢力，我應當取得他的信任和友誼，然後藉了他得到特殊的好處。」他也不對自己說：「彼爾是一個有錢的人，我應當勾引他娶我的女兒，然後借給我所需要的四萬盧布。」但是當他遇到一個有地位的人時，他的本能立刻對他說，這個人可供利用，於是，不待預先考慮，伐西里王爵就抓住第一個機會，取得他的信任，諂媚他，與他親近，終於提出他的請求。

他在莫斯科把彼爾籠絡住，爲他謀到一個在當時與御前顧問身分相當的宮內侍從的官職，●一意要求那個青年人陪他去彼得堡，住在他家裏。似乎出於無心，但是懷有他作得很對的毫不遲疑的信念，伐西里王爵用盡力量使彼爾娶他的女兒。假如他事前想定計畫，在他與社會地位比他高或比他低

● 這個銜名好像很重要，實際並不。俄國的文武官階一共有十一級，這一個列第五。

的一切人交往時，他就不能那末自然，也就不能表示那末坦然的親昵了。有一種東西總使他傾向那些比他更有錢更有勢力的人們，他在提取最適當的利用人的時機上也具有罕見的技巧。

彼爾出乎意外地成了別竺豪夫伯爵，也成了有錢的人，因此，在剛度過的孤獨的無憂無慮的生活以後，他覺得那末麻煩，那末心亂，只有在床上才可以自在。他必得在文件上簽字，出席他莫名其妙的政府機關，訊問他的家務總管，視察莫斯科附近的產業，接見許許多多的人。這些人過去連他的存在也不願意知道，但是現時假如他不要見他們，他們就覺得難堪了，悲哀了。這些不同的人們——商人們，親戚們，以及相識們——都存心用最友好最巴結的態度對待這個青年承繼人：他們都顯然十分信服彼爾的高尚品德。他時常聽見像這樣的話：「以您那非常的仁慈，」或「以您那極好的心腸，」或「您生來非常高尚呵，伯爵，」或「假如他有您那末聰明，」等等，直到他開始真心相信他自己那非常的仁慈和絕頂的智慧，然後告一段落，因為他一向內心覺得他實在很仁慈，很聰明，所以更加真心相信了。連過去對他懷過惡意的和顯然不友好的人們，現時都變得很和藹很親切了。那個腰身很長、頭髮梳得像泥娃娃的氣忿忿的大王爵小姐，出殯以後已經來過彼爾的臥室了。她低着眼睛紅着臉對他說，她對他們過去的誤解很抱歉，現時她並不覺得有對他要求什麼的權利，只求，在她受過的打擊以後，許可她在她非常愛慕的家中，在她盡過那末多力的地方，多留幾個星期。她說這幾句話時禁不住哭起來了。這位威嚴可畏的王爵小姐居然有這末大的變化，彼爾受了感動，握起她的手來，求她饒恕，雖然不知道爲了什麼。從那一天起，大王爵小姐對彼爾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並且開始爲他結一條

條紋圍巾了。

「看在我面上，作這件事吧，non cher! 說到究竟，她必然從死者受過許多苦呵，」伐西里王爵一面對他說，一面教他簽一張於王爵小姐有利的字據。

伐西里王爵算定，有把這塊骨頭——一張三萬盧布的支票——投給那個可憐的王爵小姐的必要，免得她起說出他參與鑲花文書包事件的念頭。彼爾簽了那張字據，自此以後，那個王爵小姐變得更加和氣了。那兩個小王爵小姐也對他親熱起來了，特別是那個最小的，那個美麗的生黑痣的，她遇見他的笑容和張皇失措，時常使他也覺得張皇失措了。

彼爾覺得，大家喜歡他是那末自然，有人不喜歡他是那末不自然，他只好相信他周圍那些人的誠意了。此外，他也沒有時間問自己這些人是否有誠意。他總是忙的，總覺得處在一種溫和的愉快的陶醉狀態中。他覺得他似乎是一種重要的總動作中的中心；總有一件事期望他作，假如他不作，就要使許多人悲哀和失望，假如他這樣那樣地作了呢，就一切都好了；於是他作要他作的事，但是那個快樂的結果永遠留在將來。

在一開始的那些日子，對彼爾的事務和彼爾自己，伐西里王爵比任何別人包攬得更多。從別竺豪夫伯爵逝世起，他不曾放鬆那個後生。他扮出這樣的神情：受了事務的壓迫，疲倦而且痛苦，但是，由於憐憫心，他不肯把這個孤立無援的青年交給那不可測的命運和壞人的計謀，他究竟是他老友的儿子，也是儲大財產的主人哪。在別竺豪夫伯爵死後，他留在莫斯科的幾天內，他不是叫彼爾來，就是

親自去他那裏，用疲倦而老練的腔調告訴他應作的事，彷彿他每一次總加上一句道：「你知道，我被事務累壞了，我爲你勞神完全出於慈善心，你也十分知道，我所提出的是唯一行得通的辦法。」

「得，我的親愛的朋友，明天我們終於動身了，」一天伐西里王爵閉着眼睛撫摩着彼爾的臂肘說道，好像說一件久經同意的現時不能變更的事。「我們明天出發，我要在我的馬車裏留給你一個地方。我非常高興。所有我們這裏的重要事務現時都安頓好了，我老早應當走了。這是我從掌璽大臣弄到的東西。我爲你求過他，你已經被安置在外交團裏，成爲一個宮內侍從了。外交生涯現時在你前面展開了。」

儘管這幾句話用了那種疲倦的老練的腔調說出來，久於在考慮他的出路的彼爾，想要表示一種意見。但是伐西里王爵用格外低沉的腔調攔住他，阻住打斷他的話的可能性，這是他用需要特別勸告的極端情形下的腔調。

「Mais, mon cher. 我這樣作是爲了我自己的緣故，滿足我自己的良心，沒有什麼可以謝我的。從來沒有人因爲被人愛得太過訴苦呵；况且，你是自由的，你可以明天把它扔掉。但是，到了彼得堡，你就可以由你自己來看事情了。已經到了你擺脫這些可怕的回憶的時候了。」伐西里王爵歎了一口氣。「是的，是的，我的孩子。我的跟班可以坐你的馬車走。啊！我幾乎忘了，」他補上一句道。「你知道，mon cher. 你父親和我有一些帳目未清，所以我接到里阿贊田莊到期的款子，就留起

● 法文，哈，我的親愛的。

來了；你是用不着這筆款子的。我們後來再清算吧。」

「伐西里王爵所說「里阿贊田莊到期的款子」，指的是彼爾的農民歸還的幾千盧布的租金，王爵把這筆款子留給自己用了。」

在彼得堡，正如在莫斯科，彼爾發見同一溫厚而親切的氣氛。他不能拒絕伐西里王爵爲他謀到的職位，或不如說頭銜（因爲他什麼都不作），相識、邀請、交際事物是那末多，他比在莫斯科更多迷惑忙亂之感，繼續不斷地期望一種永遠在他前面但是永遠得不到的好處。

他先前那些獨身的相識，有許多不再在彼得堡了。近衛隊已經去了前綫；柴羅索夫已經降級爲兵；阿納托列在外省什麼地方的軍隊中；安德列夫王爵在外國；因此彼爾沒有照常他所喜歡的樣子度夜的機會，也沒有同一個年紀比他大受他尊敬的朋友談心以啓發他的心智的機會。他的全部時間被餐會和跳舞會佔了去，主要地耗費在伐西里王爵家中，與他的太太胖王爵夫人和他那美麗的女兒愛倫結伴。

安娜·巴甫羅夫娜·舍雷爾也同別人一樣，對彼爾表示了交際場中已經發生的態度變化。

先前，在安娜·巴甫羅夫娜面前，彼爾總覺得他所說的話不得當，不巧妙，不合宜，有一些在腦子裏形成時他覺得聰明的話，一到他說出來，就變成愚蠢的了，而希波力提那些最愚蠢的話，一說出來，却相反地變成聰明的合宜的了。現時彼爾所說的一切都是 *Charmant* 的了。就讓安娜·巴甫羅

● 法文，令人喜歡。

夫娜不這樣說，他也看得出她願意這樣說，不過因為尊重他的謙德所以不說出來罷了。

在一八零五——六年冬初，彼爾接到安娜·巴甫羅夫娜慣用的紅請帖，上面附加一句道：「你將發見美麗的愛倫在這裏，她是總使人看了開心的。」

當他讀那句話時，彼爾第一次覺得，一種別人看得出的關係已經在他和愛倫中間成熟了，那念頭使他驚慌，好像有一種他不能完盡的責任就要加在他身上，但是，作為一種有趣的假設，也使他喜歡。

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招待」同前一次一樣，不過她這一次用來饗客的不是摩德馬了，乃是新從柏林來的一個外交家，這人帶來亞歷山德帝造訪波茲坦的最近消息，以及這兩個尊嚴的朋友誓結難解難分的同盟以擁護正義反抗人類仇敵的情形。安娜·巴甫羅夫娜帶着多少悲哀接待彼爾，顯然與那個青年人因別竺豪夫伯爵的死而受到的損失有關（人人要便彼爾相信，因了他幾乎不認識的父親的死，他受了很大的痛苦，他們經常地把這個看作一種義務），她的悲哀與提到她最尊嚴的馬利亞·斐奧朵洛夫娜皇后陛下時她所顯示的尊嚴的悲哀完全相同。彼爾因了這個覺得榮幸。安娜·巴甫羅夫娜用她那習有的技巧在她的客廳中分成不同的小組。伐西里王爵和將軍們所在的那一大組，承受了那個外交家。另一組在茶桌旁。彼爾願意參加前一組，但是安娜·巴甫羅夫娜——她處在一個戰地司令的緊張狀況中，有成千新的高明意見，幾乎來不及見諸實行——一看出彼爾的意思，就用一根手指碰着他的袖子說道：

「等一下，我今晚替你作了別的打算。」（她看了一眼愛倫，對她笑了笑。）「我的親愛的愛倫，對我那崇拜你的可憐的姑母表示一點好意吧。去陪她十分鐘。那樣也不會太乾燥無味，這裏不會拒絕與你作伴的親愛的伯爵呢。」

美人兒去姑母處了，但是安娜·巴甫羅夫娜把彼爾留下，看樣子好像她不得不作一些最後的必要指示呢。

「她縹緲不縹緲？」她指着滑開去的體面的美人兒對彼爾說道。「她的舉動是多末好！一個這末年青的女孩兒，有這末懂事的才能，這末老練的態度！這是從她的內心發出來的呀。贏得她的男人有福了！有了她，最不通世故的人也可以在社交界佔最光彩的地位呢。你不這樣想嗎？我只要知道你的意見，於是安娜·巴甫羅夫娜放他走了。」

彼爾用真心同意她說愛倫態度老練的話作答。假如他有時想到愛倫，也不過想到她的美麗，想到她在社交界扮出肅靜尊嚴的非常技巧罷了。

老姑母在她那角落接待這兩個青年人，不過似乎情願隱藏她對愛倫的崇拜，却有意表示她對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懼怕呢。她看她的姪女，好像在問她要怎樣對待這兩個人。安娜·巴甫羅夫娜離開他們時，又碰着彼爾的袖子說道：「我希望你再也不會說我家裏乾燥無味了，」於是她看了一眼愛倫。

愛倫笑了笑，那神情表示她不容許任何人見了她有着迷的可能。姑母咳嗽，嚥唾沫，然後用法

國話說，她見了愛倫很開心，然後轉向彼爾，帶着同樣的神氣說同樣歡迎的話。在一種沈悶的斷續的談話中途，愛倫把她給每一個人的那美麗的活潑的笑臉轉向彼爾。彼爾已經那末習慣於那個笑臉，那個笑臉對他已經那末沒有意義，他一點也不去注意了。那個姑母正在談彼爾的父親別竺豪夫伯爵過去收藏的一些鼻煙匣，又把她自己的鼻煙匣給他們看。愛倫王爵小姐要求看匣蓋上姑母的丈夫的畫像。

「那可能是維尼謝的作品呢，」彼爾提到一個著名小型像畫家道，於是他一面從桌子上探過身子拿鼻煙匣，一面想聽別的桌子旁正在談什麼。

他欠起一半身子，有意走過去，但是那個姑母從愛倫背後遞給他那個鼻煙匣。愛倫向前俯着讓地方，並且含笑向後看。她照往常赴晚會的樣子，穿着一件當時流行的衣服，前後兩面剪得很低。彼爾從來覺得像大理石的她那上半身，是那末挨近他，連他那近視眼也必然看出她的頸子和兩肩的生動誘惑力，又那末挨近他的嘴唇，他只消低一低頭就可以接觸到了。他覺出她的體熱，聞見她的粉香，聽見她移動時的胸衣磨擦聲。他看不出與她的衣服形成一個整體的大理石的美，只看出她用衣服遮起的身體的全部誘惑力。一旦看出這一點，他就不能不加以確認，正如我們不能恢復我們一度看穿了的印象。

「如此看來，你先前從來不會注意我是多末美呀？」愛倫似乎要說道。「你不會注意我是一個女人哪？是的，我是一個可以歸任何人所有的——也可以歸你所有的——女人，」她的眼光說道。就在那一會兒，彼爾覺得，愛倫不僅可以，也必須，作他的老婆，那是不能有兩樣的。

在那一會兒，他好像已經同她站在祭壇前那樣準確地知道這一點。這一點怎樣實現和什麼時候實現，他不知道，他甚至不知道這是不是一件好事（他甚至覺得，他不知道爲什麼，這是一件壞事），不過他知道這件事要發生。

彼爾垂下眼睛，又抬起來，希望再照這時以前每天的樣子來看她，把她看作一個離他很遠的遠方美人，但是他再也不能那樣了。他不能那樣，正如霧中把草原上的一叢草看作一株樹的人，一旦認出這是一叢草以後，就再也不能當它是一株樹了。她非常接近他了。她已經有控制他的力量，他們中間除了他自己的意志的牆壁外，不再有任何牆壁。

「得，我要把你們留在你們的小角落，」傳來安娜·巴甫羅夫娜的聲音，「我知道你們在那裏很好。」

於是彼爾一面急於想記起他是否作過可責備的事，一面紅着臉向周圍看。他覺得人人像他一樣知道他遇到了什麼事。

過了一會兒，他走向那個大圈子去，於是安娜·巴甫羅夫娜對他說道：「我聽說你在修理你彼得堡的宅子呢？」

這是真的。營造師對他說，需要那樣，於是彼爾，不知道爲什麼，就把他彼得堡的大房子修理起來。

「那是一件好事，不過不要從伐西里王爵家搬出。有像王爵這樣一個朋友是好的，」她對伐西里

王爵含笑說道。「我在這方面還懂一點事呢。不是嗎？你也還太年青。你需要指導。不要因為我運用老女人的特權生我的氣吧。」

她停下來了，正如提過自己的年紀以後期望什麼反響的女人們的樣子。「假如你結了婚，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一面往下說，一面把他們兩個用一道眼光連起來。彼爾不看愛倫，她也不看他。但是她依舊非常接近他。他嘟囔了一點什麼，臉也紅了。

他回來以後，想發生過的事情，想得好久睡不着。發生過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他只知道，有人提到他從童年就認識的那個女人的美，當時他心不在焉地說道：「是的，她很好看，」他也知道，這個女人可能歸他所有。

「但是她很蠢。我自己說過她很蠢，」他想到。「她在我內心引起的感情中，有一種惡心的東西，有一種不對的東西。我聽說過，她哥哥阿納托利愛上了她，她也愛上了他，醜聞廣播，所以他被打發開。希波力提是她的哥哥，伐西里王爵是她的父親……不好……」他考慮道，但是正當他這個時候（那考慮依舊未完結），他發見自己在含笑，也覺出另一串思想已經抬頭，一面尋思她沒有價值的地方，一面夢想她怎樣作他的老婆，她怎樣愛他而且完全變成不同的樣子，以及他所想到的所聽到的關於她的一切都可能假的。他又不把她當作伐西里王爵的女兒來看了，只捉摹她那灰色衣服遮住的整個身體。「但是不可以！為什麼我先前從來不起這念頭呢？」於是他又對自己說，那是不可能的，這一場婚事中有一種不自然的他覺得可恥的東西。他回憶她先前的話和神情以及見他們在一起的那些

人們的話和神情。他回憶安娜·巴甫羅夫娜對他說他的房子時的話和神情，回憶伐西里王爵和別的人們所作的成千那一類的暗示，於是恐慌起來，怕他已經多少受了約束，不得不作一種顯然是錯誤的也是他不應當作的事了。但是就在他對自己表明這覺悟的當時，她的影子帶着它所有的女性美在他的頭腦的另一部分升上來。

第二章

一八零五年十一月，伐西里王爵必得去四個不同的省分視察了。他爲了自己弄到這個差事，以便同時去看他忽略了的田產，去他兒子阿納托列的聯隊駐紮的地方，帶他去見尼古拉斯·包爾康士基王爵，爲他與那個富有的老頭子的女兒作媒。但是在離家從事這些新事務以前，伐西里王爵必得解決彼爾的問題，後者近來誠然整天在家，就是說，在他居住的伐西里王爵家，而且在愛倫面前也現出糊塗、興奮、愚蠢的狀態（情人應有的狀態），但是他還不會向她求婚。

「這一切都很好，不過事情應當定局，」一天早晨，伐西里王爵歎了一口傷心的氣，自言自語道，覺得受過他那末多恩惠的（「但是不必提那個了」）彼爾，在這件事上的行爲不大好。「青年，不定性……得，上帝保佑他，」他玩味着他自己的好心腸想道，「但是這問題應當告一段落呀。後天就是洛麗亞的命名日了。我一定請兩三個人，假如他不懂他應當作什麼，那末那就是我的事了——是的，我的事了。我是她父親哪。」

在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招待」六個星期以後，在他既經決定娶愛倫是一種不幸、他應當避開她走掉、那失眠的一夜以後，彼爾空有那決定，並不會離開伐西里王爵家，並且恐慌地覺得，在人們眼

中，他同她的關係一天比一天密切，他無法恢復他先前對她的觀念，他不能擺脫她，儘管是一件可怕的事，他不能把他的命運同她的結合起來。倘若沒有下面的情形，他或許可能把自己解放出來：伐西里王爵（先前很少請客）這時幾乎沒有一天不舉行晚會，除非彼爾願意掃大家的興，使所有的人失望，他就不得不在場。伐西里王爵在他不常有的在家的時候，順便握起彼爾的手，拉向下方，或心神恍惚地把他那起皺的刮光的臉欠給彼爾吻，並且說道：「等到明天吧，」或，「一定在家裏用晚飯，否則我就看不見你了，」或，「我爲了你留在家裏呢，」諸如此類。雖然伐西里王爵，在他爲了彼爾的緣故留在家裏（依他說）的時候，幾乎同他說不上兩句話，彼爾也覺得不可以使他失望。他每天對自己說同一件事：「是我懂得她認清她的真相的時候了。是我先前錯了，還是我現在錯了呢？不對，她並不蠢，她是一個出色的少女，」他有時對自己說道，「她從來不犯錯誤，從來不說一句蠢話。她說得很少，不過她的話總是清楚的，簡單的，所以她並不蠢。她從來不羞怯，現時也不羞怯，所以她不會是一個壞女人！」他已經開始時常在她身旁發呆或自言自語，她或用簡短而適當的話——表示她對那個不感興趣——來回答他，或回報他默默的一眼和一笑，那比任何別的都更明顯地把她的優越表示給彼爾。比起那一笑來，她把一切爭論看作胡鬧是對的了。

她總用容光煥發的色授魂與的笑臉對着他，這笑臉是專作給他一個人看的，比起平時那普通的滿面春風的笑臉來，其中含有更多的意義。彼爾知道，人人在等待他說一句話，跨過一定的界限，他也知道他早晚要跨過去，但是一想到那可怖的步驟，他就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恐怖。在他覺得越來越接

近那可怕的深淵的一個半月內，彼爾有一千次對自己說道：「我在作什麼呀？我需要決心。難道我就沒有決心？」

他願意作一種決定，但是他不安地覺出，在這問題上，他缺乏他過去覺得有也實在有的意志力。有一些人只在他們覺得自己清白無辜時才有力量，彼爾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在安娜·巴甫羅夫娜家俯在鼻煙匣上時，被一種慾望克服，從那一天起，那種慾望的不自覺的罪過感癱瘓了他的意志力。

在愛倫的命名日，伐西里王爵家舉行了一個全是他們自家人的——如他的太太所說——小小的晚餐會。所有這些朋友們和親戚們都已經受到暗示，那個少女的命運要在那一晚間決定。客人們就了座。庫拉金娜王爵夫人，一個一度漂亮過的大塊頭女人，坐在餐桌的上端。她的兩邊坐有比較重要的客人們——一個老將軍和他的夫人，還有安娜·巴甫羅夫娜·舍雷爾。另一端坐有比較年青的次要的客人們，也坐有家裏人，彼爾和愛倫並肩坐在那裏。伐西里王爵並不用晚餐：他懷着愉快的心情圍着桌子轉，一會兒坐在這個客人旁邊，一會兒坐在另一個旁邊。他對他們每一個人說幾句隨便的可喜的話，但是把彼爾和愛倫除外，他好像不看見他們在那裏。他鼓起全體人的興致。蠟燭輝煌地燃燒，銀器和玻璃器放光，太太小姐們的裝飾和男人們的金銀肩章也放光；穿紅制服的聽差們圍着桌子奔走，碟子、刀子、盃子的聲音，與幾組熱烈談話的嗡嗡聲混合起來。在餐桌的一端，聽見一個老侍從大臣對一個老男爵夫人說明他熱烈地愛她，她聽了大笑起來；在另一端，可以聽見某瑪麗·菲克托洛夫娜或別人的不幸的故事。在餐桌中央，伐西里王爵引起每個人的注意。他臉上帶着諷諧的笑容，對太太

小姐們談上星期三樞密院開會的情形，在會議中，新彼得堡總督謝爾介伊·庫茲米契·甫亞茲米丁諾夫接到了亞歷山德皇帝從軍隊中發給謝爾介伊·庫茲米契當時著名的上諭，加以宣讀，皇在上諭裏說，他從各方面接到人民盡忠的宣言，彼得堡的宣言使他格外歡喜，他以作這樣一個國家的元首自豪，也要努力作到無愧於國家的地步。這一道上諭用下面的話開端：「謝爾介伊·庫茲米契，據各方呈報，」等等。

「哈，那末他就永遠停在：『謝爾介伊·庫茲米契』上嗎？」太太小姐之一問道。

「不錯，一頭髮絲也不多，」伐西里王爵笑着回答道，「『謝爾介伊·庫茲米契……據各方……據各方……謝爾介伊·庫茲米契……』可憐的甫亞茲米丁諾夫再也讀不下去了。他把那道上諭一次一次地從頭讀起，但是一讀到『謝爾介伊』，他就抽打了，『庫茲——米——契』，流淚了，『據各方』，哭得不能出聲了，於是他讀不下去了。於是再一次用他的小手巾，再一次：『謝爾介伊·庫茲米契，據各方，』……於是眼淚又來了，終於請別人讀下去，然後告一段落。」

「庫茲米契……據各方……於是眼淚，」什麼人笑着學舌道。

「不要刻薄，」安娜·巴甫羅夫娜從餐桌的那一端伸着一根恐嚇的手指頭叫道。「他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好人，我們親愛的甫亞茲米丁諾夫……」

每人笑了一大陣子。在餐桌的上端，貴賓們坐的地方，人人似乎很高興，受了種種不同的感動。

只有彼爾和愛倫並肩默默地坐在將近桌子的末端，兩個臉上都現出一種壓下去的笑容，一種與謝爾介

伊·庫茲米契完全無關的笑容——一種爲他們自己的感情害羞的笑容。但是，儘管所有別人大笑，談話，打趣，儘管他們享受他們的萊茵酒，炸野味，各種冰食，儘管他們不看那年青的一對，似乎不注意他們，不留心他們，從他們那偶然一閃的眼光上，就可以覺出，關於謝爾介伊·庫茲米契的故事，大笑，食物，都是一種裝璜，那些人的全部注意都集中於——彼爾和愛倫。伐西里王爵摹倣謝爾介伊·庫茲米契的嗚咽，同時他的眼睛瞥向他的女兒，當他大笑時，他臉上的表情清清楚楚地說道：「是的……有了苗頭，一切都要在今天決定了。」安娜·巴甫羅夫娜爲了「我們親愛的甫亞茲米丁諾夫」恐嚇他，伐西里王爵從她瞥了一下彼爾的眼睛裏看出對他將來的女婿和他女兒的幸福的好意。老王爵夫人給坐在她旁邊的老夫人敬酒，恨恨地看了她女兒一眼，同時悲哀地歎了一口氣，她的歎氣似乎說道：「既然青年人們這樣大胆的使人生氣的幸福時刻已經到了，你我除了喝甜酒以外沒有別的剩下來了，我的親愛的。」——我說的這一切話是多末無聊！」——一個外交家看着那兩情人的幸福面孔想道。「那才叫幸福呢！」

一雙健康的俊秀的青年男女相互吸引的單純感情，已經侵入了維繫那個餐會的無意義的瑣細的虛偽的興趣。於是這一人類感情壓倒一切別的東西，超出他們那一切矯揉造作的閒談之上。笑話沒有了味道，新聞沒有了趣味，興致顯然是勉強的。不僅客人們，連伺候餐桌的跟班們也似乎覺出這一點，看了容光煥發的美麗的愛倫和彼爾那紅潤的寬闊的雖快活而不安的臉，他們也忘記了他們的職務。好像連蠟燭的光也只照那兩張幸福的臉呢。

彼爾覺出他是這一切的中心，這情形既使他高興，又使他不安。他像一個完全縈心於一種工作的人。他對任何事都看不清楚，聽不明白，也懂不透徹。現實世界的零碎觀念和印象只能時時出乎意外地透入他的頭腦。

「如此看來，一切都完了！」他想到，「這一切都是怎樣發生的呢？多末快呀！現時我知道，不僅爲了她，也不僅爲了我，乃是爲了大家，這件事定而不可移地要來。他們都在期望這件事，他們對要發生的事是那末有把握，我不能，我不能，使他們失望。但是這件事會怎樣呢？我不知道，不過這件事一定要發生！」彼爾一面想，一面看那雙接近他的眼睛的令人眼花撩亂的肩頭。

隨後他忽然間不知爲什麼害起羞來。他覺得，引起大家的注意，被人看作幸運的人，並且，以他那不漂亮的臉，被人當作佔有海倫的巴黎斯來看，是一種難爲情的事。「不過，沒有疑問，這件事從來是這樣，必得這樣！」他安慰自己道。「况且，這是由我弄成的嗎？這是怎樣開始的呢？我同伐西里王爵從莫斯科來這裏。那時什麼都沒有。那末我爲什麼不應當住在他家呢？隨後我同她鬥牌，拾起她的手提袋，與她坐車出外。那是怎樣開始的呢，這一切是什麼時候到來的呢？」於是在這裏，他以未婚夫的身分坐在她旁邊，看、聽、感覺她的親近，她的呼吸，她的動作，她的美麗。隨後他忽然覺得，那末異乎尋常的漂亮的不是她，乃是他，所以他們都那樣看他，受了這一致的讚美的鼓勵，他

● 希臘神話：特雷王的兒子巴黎斯，誘走了門涅雷阿士的老婆美麗的海倫，引起特雷戰爭 (Trojan War)。

挺起胸來，抬起頭來，爲了他的好運氣歡喜。忽然間他聽見一個相熟的聲音第二次對他說一點什麼。但是彼爾是那末聚精會神，他聽不懂說的是什麼了。

「我在問你上次接到包爾康士基的信是什麼時候呢，」伐西里王爵第三次說道。「你是多末心神恍惚呵，我的親愛的朋友。」

伐西里王爵含笑了，於是彼爾看出每一個人都對他和愛倫含笑了。「得，假如你們大家都知道，有什麼妨礙呢？」彼爾想道。「有什麼妨礙呢？這是事實呀！」於是他自己也現出和藹的孩子氣的笑容，愛倫也含笑了。

「你什麼時候接到那封信哪？是從奧里密茲來的嗎？」伐西里王爵又說一遍道，他作出想知道這個來解決一場爭論的樣子。

「人怎能談或想這一類的瑣事呢？」彼爾想道。

「是，從奧里密茲，」他歎了一口氣回答道。

晚餐以後，彼爾同他的對手隨着別人進入客廳。客人們開始散去了，有一些未向愛倫告辭。有一些好像不願分散她在重要事務上的注意，來她那裏一會兒，就趕快走開，不讓她送行。那個外交家離開客廳時保持一種悲哀的沈默。他想像他的外交前程，比起彼爾的幸福來，是何等空虛。那個老將軍在他太太問他腿好不好時就對她發起牢騷來。「噉，老蠢貨，」他想到。「人家愛倫王爵小姐到五十歲也依舊會漂亮的。」

「我以為我可以向你道喜了，」安娜·巴甫羅夫娜結結實實地吻着老王爵夫人低聲說道。「假如我沒有這個頭痛的毛病，我一定多留一會兒。」

老王爵夫人未回答，她女兒的幸福使她妒嫉得難過。

當客人們告辭時，彼爾獨自和愛倫在他們所坐的小客廳裏留了很多時候。在過去六個星期內，他時常獨自同她在一道，但是從來不會對她談過愛情。現時他覺得這是無法避免的了，但是他不能決心採取最後的步驟。他覺得慚愧；他覺得他在這裏愛倫身邊佔了別人的地方。「這不是你應享的幸福，」一種內在的聲音對他低聲說道。「這是心裏沒有你心裏所有的東西的那些人應享的幸福。」但是因為他不得不說一點什麼，他用問她是否滿意這餐會引頭。她用她平時的簡潔態度回答說，她這個命名日乃是從來最愉快的一個。

一些最近的親戚還不會離開。他們都坐在大客廳裏。伐西里王爵邁着疲倦的腳走來彼爾地方。彼爾站起來，說時候不早了。伐西里王爵投給他一種嚴厲的質問的眼光，彷彿彼爾剛說過的話是那末奇怪，令人無法瞭解。但是隨後那嚴厲的表情改變了，他把彼爾的手拉向下方，使他坐下來，然後親熱地含笑。

「喂，洛麗亞？」他忽然轉向他的女兒問道，他用了從小寵愛兒女的父母習慣的熱情的不經意的腔調，不過這只是伐西里王爵從別的父母摹倣來的。

隨後他又轉向彼爾。

「謝爾介伊·庫茲米契——據各方——，」他解着背心頂端的鈕扣說道。

彼爾含笑了，但是他的笑容表示，他知道伐西里王爵當時關心的不是謝爾介伊·庫茲米契那個故事，伐西里王爵也知道彼爾知道這一點。他突然嚙嚙了一點什麼，就走開去了。彼爾覺得連王爵也是心緒不安的。那個世故老人的煩惱相感動了彼爾：他看愛倫，她也似乎心緒不安，她的神情似乎說道：「得，這是你自己的錯兒呵。」

「那步驟必得採取，但是我不能，我不能！」彼爾想道，於是他又開始談不相干的事，談謝爾介伊·庫茲米契，問那故事的要點，因為他不會好好地聽。愛倫含笑回答說，她也不會聽呢。

伐西里王爵回到客廳，王爵夫人，他的太太，正在低聲對一個老女人談彼爾。

「這當然是很好的一對，不過幸福，我的親愛的……」

「婚姻是天定的，」那個老女人回答道。

伐西里王爵似乎不要聽女人們的話，走過去，坐在客廳另一角的沙發上。他閉上眼睛，似乎要打盹。他的頭垂向前方，隨即提起精神。

「阿林妮，」他對他的太太說道，「去看看他們作什麼啦。」

王爵夫人走向門口去，帶着一種尊嚴的冷淡的神氣走了過去，向小客廳裏看了一眼。彼爾和愛倫依舊像先前一樣坐在那裏談話。

「還是那樣，」她對她丈夫說道。

伐西里王爵皺眉，扭嘴，兩頰顫抖，他臉上現出他特有的那種粗暴的不愉快的表情。他抖擻着站起來，頭仰向後方，邁着堅決的步子，經過那兩個女人，走進小客廳。他邁着快步歡歡喜喜地向彼爾去。他的臉是那末非常的得意，彼爾一看見就驚得站起來了。

「謝上帝！」伐西里王爵說道。「內人已經把什麼都告訴我了！」——（他用一條臂摟住彼爾，用另一條摟住他的女兒。）——「我的親愛的孩子……洛麗亞……我非常非常高興。」（他的聲音顫抖了。）「我愛你的父親……她要作你的好太太……上帝保佑你們！……」

他摟抱他的女兒，然後又摟抱彼爾，然後用他那噴鼻的嘴吻他。眼淚真地濕了他的兩頰。

「王爵夫人，來這裏呀！」他喊道。

老王爵夫人走了進來，也哭了。那個老女人也在用小手巾擦眼。彼爾被吻過，他也把美麗的愛倫的手吻了好幾次。過了一會兒，又剩下他們兩個了。

「這一切只好這樣，不能有別樣，」彼爾想道，「所以問好不好是沒有用處的。它好，因為它是確定的，使人擺脫舊日惱人的懷疑。」彼爾一面默默地握住他的未婚妻的手，一面看她那美麗的一起一伏的胸部。

「愛倫！」他高聲說到這裏就頓住了。

「這種時節總要說一點特別的話，」他想到，不過記不起人們說的是什麼了。他看她的臉。她靠近他一點。她臉紅了。

「噫，摘去那個……那個……」她指着他的眼鏡說道。

彼爾摘去眼鏡，他的眼睛不僅現出剛摘去眼鏡的眼睛的怪樣子，也現出一種喫驚的探問的神情。他正要俯在她手上去吻，但是她趕快幾乎是兇野地一擺腦袋，截住他的嘴，用她自己的嘴迎了上去。她臉上那改變了的緊張得令人不愉快的表情，使彼爾喫了一驚。

「現時是太晚了，完了；而且我愛她，」彼爾想道。

「Je vous aime!」他說道，記起這種時候不得不說的話：但是他的話說得那末怯弱，他覺得慚愧。

六個星期後他結了婚，住在別竺豪夫伯爵新裝修的彼得堡的大房子裏，如人們所說，幸福地擁有一個著名美人的太太和成百萬的家當。

● 法文，我愛你。

第三章

一八零五年十一月間，尼古拉斯·包爾康斯基老王爵接到伐西里王爵一封信，說，他和他兒子要來拜訪他。「我正開始視察旅行，我當然不辭同時多走七十哩路來看望我可敬的恩人您了，」伐西里王爵寫道。「小兒阿納托列在入伍途中與我同來，因此我希望您許可他親自表示他那不下於他父親的對您懷抱的深厚敬意。」

「似乎用不着帶瑪麗出去交際了，求婚的人們自動來我們這裏了，」小王爵夫人聽到這消息時不當心地說道。

尼古拉斯王爵皺起眉頭，但是什麼都不說。

來信兩個星期後，伐西里王爵的僕人們比他早到一晚上，他和他兒子第二天到。

老包爾康斯基從來看不起伐西里王爵的品格，但是近來，自從伐西里王爵在保羅和亞歷山德兩朝取得高官厚爵以來，就更加看不起。現時從來信的含意和小王爵夫人的暗示，他知道風向哪一方刮了，於是他的看不起變成了一種憎惡感。他一提起他來就哼鼻子。在伐西里王爵到達的那一天，包爾康斯基王爵格外地不滿意，格外地不高興。是他因為伐西里王爵要來而不高興呢，還是因為他不高興而格外厭煩伐西里王爵的訪問呢，總之他不高興，在早晨，季杭已經勸那個營造師不要帶他的報告去

見王爵了。

「您聽見他怎樣走路嗎？」季杭說道，教那個營造師注意王爵的脚步聲。「用脚跟平走——我們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但是，在九點鐘時，王爵穿着絨外衣，圍着黑貂領，載着貂皮帽，出外去作日常的散步了。前一天下過雪，王爵習慣散步的通暖室的小路已經掃過：雪裏的掃帚痕依舊看得出，路兩旁鬆軟的雪隄之一上還插有一把鏟子。王爵皺着眉默默地穿過花房，下房和披房。

「一輛雪橇過來嗎？」他問陪他回家的管事道，後者是態度外表都像他的主人的一個可尊敬的人。

「雪很深呢。我正教人把大路掃除出來，大人。」

王爵點了點頭，走上門廊。「謝上帝，」管事想道，「暴風已經刮過去了！」

「車子本來不容易趕上來呢，大人，」他補上一句道。「我聽說，大人，一位大臣要來看大人呢。」

王爵轉向管事，皺着眉瞪住他。

「什麼？一位大臣？什麼大臣？誰下的命令？」他用他那尖銳的嚴厲的聲音說道。「路不是爲我的女兒王爵小姐掃的，是爲一位大臣掃的！在我眼中，沒有什麼大臣！」

「大人，我以爲……」

「你以為！」王爵喊道，他的話越來越快，越來越不清楚了。「你以為！……流氓們，惡棍們！……我要教你以為！」於是他舉起手杖來揮舞，假如管事阿爾巴提契不本能地避開那一擊，一定打中他了。「以為……惡棍們……」王爵急促地喊道。

但是因自己避開那一擊的大胆而喫驚的阿爾巴提契，雖然回到王爵面前，服服帖帖地低下他的禿頭，或許就爲了那理由，雖然王爵繼續喊道：「惡棍們！……把雪扔回路上去！」却不再舉起手杖，只是匆匆忙忙地走進宅裏去了。

晚餐以前，知道王爵不高興的瑪麗王爵小姐和布里恩小姐，站在那裏等他；布里恩小姐滿面春風，似乎說道：「我什麼都不知道，我像平時一樣，」瑪麗王爵小姐則蒼白，恐慌，眼睛下垂。她覺得最難忍受的是，她知道，在那種時節，她應當學布里恩小姐的樣子，但是辦不到。她想到：「假如我作出不知道的樣子來，他會以為我不同情他；假如作出悲哀和不高興的樣子來，他會說（他先前已經說過）我意氣銷沈呢。」

王爵看他女兒那恐慌的臉，於是哼起鼻來。

「傻瓜……還是啞吧！」他嘟囔道。

「還有那一個不在這裏。她們已經申通了，」他想到——他指的是不在餐廳裏的小王爵夫人。

「王爵夫人在哪里啦？」他問道。「藏起來了嗎？」

「她不大舒服呢，」布里恩小姐靦着愉快的笑臉回答道，「她不下來了。這在她那情形是很自然

的呀。」

「哼！哼！」王爵嘟囔着坐下來。

他覺得他的碟子不十分乾淨，於是指着一點把它拋開去。季杭一把接住，遞給一個跟班。小王爵夫人並非不舒服，不過她對王爵懷有那末一種無法忍受的懼怕，一聽見他不高興，她就決定不露面了。

「我爲孩子懸心呢，」她對布里恩小姐說道：「誰也不知道恐慌會有什麼影響呵。」

概括地來說，在童山，小王爵夫人生活在經常的懼怕中，她對老王爵懷有一種先天的憎惡，不過她不這樣覺得，因爲懼怕來得太強烈了。王爵也懷有這種憎惡，不過被他對她的輕視掩蓋起來。當小王爵夫人漸漸習慣了童山的生活時，她格外與布里恩小姐投合，整天同她在一起，請她去她房裏睡，時常同她談論老王爵，也批評他。

「看樣子我們要來客人啦，Mon Prince。」布里恩小姐用紅潤的手指鋪着雪白的餐巾說道。
「伐西里·庫拉金王爵大人和他兒子，我猜？」她探問道。

「哼！——大人是一個混蛋……我替他弄到了官職！」王爵輕視地說道。「我不懂他兒子爲什麼來。或許伊麗莎白王爵夫人和瑪麗王爵小姐知道吧。我不知道他爲什麼帶他兒子來這裏。我不需要他。」（他看他那面紅耳赤的女兒。）「你今天不舒服嗎？呃？害怕今早白癡阿爾巴提契所說的那個

● 法文，我的王爵。

「大臣」？」

「不是， Mon Pere ①。」

雖然布里恩小姐在選擇話題上是那末不合宜，她並不停止說話，不過一味談花房，談剛開的一朵花的美，到喝過湯以後，王爵也變得比較溫和了。

餐後他去看他的兒媳婦了。小王爵夫人正坐在一張小桌旁，同她的使女馬莎閒談。她一看見她的家公就變得蒼白起來。

她大大地變了樣子。她現時與其說是好看，不如說是難看了。她的兩頰已經陷了下去，她的嘴唇向上縮，她的眼睛却向下垂。

「是的，我感到一種疲倦，」她回答王爵問她覺得怎樣的話道。

「你需要什麼東西嗎？」

「不要， merci, mon pere ②。」

「得，好啦，好啦。」

他離開那個房間，走去阿爾巴提契低頭站立的接待室。

「雪已經鏟回去了嗎？」

① 法文，我爹。

② 法文，「謝謝，我爹。」

「是，大人。看上天的面，饒了我吧……完全由於我糊塗。」

「好啦，好啦，」王爵一面攔住他，一面照他那不自然的樣子笑着伸手給阿爾巴提契吻，然後走向他的書房去。

伐西里王爵在那一晚上市到。車夫們和跟班們在路上迎接他，高聲叫喊着把他的雪橇從故意撒了雪的路上拉到一個停橋處。

伐西里王爵和阿納托列住在指定給他們的不同的臥室裏。

阿納托列既經脫去外套，兩臂撐着腰坐在一張桌子前，笑迷迷地心不在焉地把他大而優秀的眼睛定在一隻桌角上。他把他的的一生看作某一個人爲了某一種理由不得不供給他的一連串的享樂。他依同一方式來看這一次對一個粗野的老頭子和一個富而醜的女承繼人的訪問。他以爲，這一切可能得到很好的很開心的結果。「只要她真有那末多錢，爲什麼不娶她呢？那是永遠沒有害處的呀，」阿納托列想道。

他懷着已經成爲習慣的細心和雅興刮了臉，灑了香水，然後高抬着他那優秀的頭，帶着他生就的高興和得意神氣，進入他父親的臥室。伐西里王爵的兩個跟班正忙着裝束他，當他兒子進來時，他滿懷興奮地回過頭來看，愉快地點頭，似乎說道：「不錯，這正是我希望你有的樣子。」

「我說，父親，不說笑話，她很難看嗎？」阿納托列問道，好像繼續談旅途中時常提出的話題。

「够了！多末無聊！要緊的是，盡可能對那個老王爵表示尊敬和小心。」

「假如他要吵架，我就走掉，」阿納托列王爵說道。「我不能受那些老頭子的氣！呃？」

「記住，你的一切都靠了這個。」

同時，那位大臣和他兒子的到來，不僅傳遍各女僕的臥室，連兩人的外表也受到詳細的敘述。瑪麗王爵小姐獨自坐在她的臥室裏，無法控制她的激動。

「他們何必寫信，麗協何必把這個告訴我？這是永遠不會有的事嘞！」她看着鏡子裏的自己說道。「我怎樣進客廳呢？就讓我喜歡他，我現時也不能對他保持常態。」一想到她父親的神情，她心裏就充滿恐怖。小王爵夫人和布里恩小姐已經從使女馬莎聽說，那個大臣的兒子是多末俊秀，生有紅潤的兩頰和暗黑的眼眉，那個父親怎樣困難地把他的兩腿拖上樓梯，那個兒子却像一頭驢一般一步三級地隨從他。接到這個情報以後，小王爵夫人和布里恩小姐走向瑪麗王爵小姐的臥室，她們那說笑的声音已經從廊子裏傳進她的耳朵了。

「你知道他們已經來了嗎，瑪麗？」小王爵夫人說着搖擺進來，笨重地陷進一張扶手椅子裏。

她不再穿她早晨常穿的寬袍子了，却穿上她最好的衣服中的一件。她的頭髮仔細梳過，她的臉也很有生氣，不過隱藏不了它那下陷的憔悴的輪廓。照彼得堡交際場中的習慣裝束起來，更加可以看出她變得比先前難看了多少，一種不刺眼的潤色加在了布里恩小姐的裝飾上，使得她那新鮮好看的臉更加動人了。

「什麼！你就保持原來的樣子，親愛的王爵小姐？」她開始說道。「他們就要通報，客人們進了

客廳，我們就得下去了，而你一點也不會修飾！」

小王爵夫人站起來，牽鈴叫使女，急急忙忙地與高采烈地開始設計並執行一種瑪麗王爵小姐應當怎樣穿着的計劃。求婚者的到來使她激動這事實，已經傷了瑪麗王爵小姐的自尊心，她的兩個女伴完全沒有可以不以這樣的觀念，格外使她難堪。對她們說，她爲自己也爲她們害羞，就要把她那激動的心情洩露，而拒絕她們裝束她的提議呢，就更延長她們的嘲笑和爭執。她臉紅了，那雙美麗的眼睛睜下來了，紅點子布上她的臉，當她把自己交給布里恩小姐和麗協來擺布時，她臉上現出那種常見的不使人喜歡的殉道者一般的神情。那兩個女人都十分誠懇地想使她好看。她醜得她們兩個都不會把她當作敵手，所以她們開始懷着十足的誠意來裝飾她，懷着女人們所具的衣服可以使臉漂亮的那天真而堅定的信念來裝飾她。

「誠然不是，我的親愛的，這件衣服並不漂亮，」麗協離遠一點斜起眼來看着瑪麗王爵小姐說道。「你有一件栗子色的衣服，拿來吧。誠然！你知道這可能是你一生命運的重要關頭呢。但是這一件顏色太淺了，不相宜！」

不漂亮的不是那件衣服，乃是瑪麗王爵小姐的臉和全身，但是布里恩小姐和小王爵夫人都覺不出這一點，她們依舊以爲，只要頭髮上打一個藍結子，把頭髮梳上去，最好的栗色衣服上的帶子放低一點，諸如此類，就一切都好了。她們忘記，那張喫驚的臉和身形是無法改變的，她們雖然可以改變那張臉的配置和裝飾，那張臉依舊是可憐的，不好看的。瑪麗王爵小姐馴順地被改裝了兩三次，她的頭

髮已經梳到頭頂上（完全變更了也妨礙了她的面相的一種樣式），她已經穿上一件帶淺藍帶子的栗色衣服，於是小王爵夫人圍着她走了兩遭，一會兒用她的小手調整一個衣褶，一會兒改動一下那條帶子，先把頭歪向這一邊然後歪向另一邊來看她。

「不對，不可以，」她緊握着兩手確定不移地說道。「不對，瑪麗，這件衣服誠然與你不相宜。我寧願你穿日常的小灰色衣服。哪，求你，爲了我的緣故穿那一件吧。加提葉，」她對那個使女說道，「把王爵小姐的灰衣服拿來，你就要知道，布里恩小姐，我要怎樣配置它，」她一面說，一面懷着一種藝術樂趣的預感含笑了。

但是，當加提葉拿來所娶的衣服時，瑪麗王爵小姐依舊一動不動地坐在鏡子前看她的臉，從鏡子裏看見她眼裏含滿了淚，她的嘴顫抖，就要抽抽打打地哭了。

「來呀，親愛的王爵小姐，」布里恩小姐說道，「只消再費一點力。」

小王爵夫人從使女手裏接過衣服，走向瑪麗王爵小姐去。

「得，現時我們要作一點十分簡單而合宜的配置了，」她說道。

三個人的聲音，她的，布里恩小姐的，還有正在笑什麼的加提葉的，混合成烏兒啣一般的愉快聲音。

「不要了，不要管我吧，」瑪麗王爵小姐說道。

她的聲音是那末嚴肅，那末悲哀，烏兒啣立刻靜下去了。她們看那雙美麗的體貼的大眼睛，其

中充滿淚水和思慮，在閃光地祈求地看她們，於是她們明瞭，堅持下去是沒有用處的，甚至是殘酷的。

「至少，改一改你的頭髮樣式吧，」小王爵夫人說道，「我不是對你說過嗎，」她帶着責備的意味轉向布里恩小姐說道，「瑪麗的臉與這種髮式一點也不相稱。一點也不！請改一改吧。」

「不要管我吧，請不要管我吧！一切在我都一樣，」一種忍着淚的聲音回答道。

布里恩小姐和小王爵夫人不得不暗中承認，瑪麗小姐在這種裝扮下非常難看，比往常更難看，不過已經太晚了。她帶着一種她們兩個都熟悉的神情，一種體貼而悲哀的神情，看他們。瑪麗小姐這神情並不使她們喫驚（她從來不使任何人害怕），不過她們知道，這神情一現在她的臉上，她不再出聲，她的決心也就無法動搖了。

「你要改的，是不是？」麗協說道。因為瑪麗小姐不回答，她離開那個臥室了。

瑪麗小姐剩下一個人了。她未實行麗協的請求，她不懂未改動她的頭髮，連鏡子也不照了。她無力地垂着兩臂低着眼睛坐在那里，考慮起來。一個丈夫，一個男人，一個十分有力非常動人的東西在她的想象中騰起，把她帶進一個完全不同的幸福的他自己的世界。她想象一個孩子，她自己的。——如她前一天在她保姆的女兒懷中見過的——在她自己胸前，丈夫站在旁邊親熱地看她和那個孩子。「但是不成，不可能，我太醜了，」她想到。

「請來喝茶吧。王爵立刻就要出來了，」門前傳來使女的聲音。

她清醒過來，對她方才的思想覺得害怕，在下去以前，她走進掛神像的房間，眼望着燈光中大教主像的黑臉，合着掌在神像前站了一會兒。她靈魂中充滿了一種痛苦的疑慮。難道她也有愛情的快樂，她也能有男人有的肉體的愛情的快樂？瑪麗王爵小姐在關於結婚的考慮中，夢想幸福和孩子，但是她最强烈的最深藏的要求却是肉體的愛情。她越想把這感情對別人甚至對自己掩藏，這感情就變得越强烈。「上帝嘞，」她說道，「我怎樣在內心杜絕這些魔鬼的誘惑呢？我怎樣永遠排斥這些罪惡的幻想，以便平安地實行你的旨意呢？」她剛一發出那問題，上帝便在她自己心中作了回答。「不要爲你自己希望什麼，尋求什麼，不要憂慮，不要嫉妒。人類的將來和你自己的命運，你依舊不應當知道，但要活得可以隨遇而安。假如用結婚義務來考驗你是上帝的旨意，那就準備實行他的旨意吧。」瑪麗王爵小姐懷着這種令人安慰的念頭（但是也還懷有滿足她那抑制下去的肉慾的希望），歎了一口氣，然後畫過十字，走下去了，既不去想她的長袍和髮樣，也不去想她要怎樣走進去，也不去想她要說什麼。沒有上帝的照顧，人頭上一根頭髮也落不下來，比起上帝的旨意來，那一切都算得了什麼呢？

第四章

瑪麗王爵小姐下來時，伐西里王爵和他兒子已經在客廳裏與小王爵夫人和布里恩小姐談話了。當她邁着腳跟着地的沈重的步子進來時，男人們和布里恩小姐都站起來，于是小王爵夫人指着她對男人們說道：「Voilà Marie！」瑪麗王爵小姐看見他們大家，也把他們看得很仔細。她看見伐西里王爵一看見她就板起臉來，但是立刻又露出笑容，也看見小王爵夫人懷着好奇心注意「瑪麗」在客人們身上造成的印象。她也看見布里恩小姐，她的緞結，她的漂亮面孔，以及她定在他身上的非常有神的眼光，但是她看不見他，只看見一個漂亮的俊秀的大東西在她進來時移向她來。伐西里王爵首先走過來，她吻過俯在她手上的光禿的前額，然後回答他的問題說，正相反，她十分清楚地記得他。隨後阿納托列走向她來。她依舊看不見他。她只覺出一隻緊握着她的手的柔軟的手，她用嘴唇接觸那帶髮油香的美麗的淡褐髮的雪白的前額。當她抬起頭來看他時，她被他的美貌嚇呆了。阿納托列右手拇指伸進一粒銅服鈕扣下、挺胸凹背、輕輕地搖擺着一隻腳站在那里，略略低着頭觀着快活的臉看王爵小姐，未說一句話，顯然完全不會想到她。阿納托列並不機警，既不好談話，也不長于談話，不過他是有社交界非常可貴的泰然無動于中的鎮靜力。假如一個缺少自信心的人初經介紹時默不作聲，於是露

出不應當沈默的自覺和急于找話說的神情，那效果是壞的。但是阿納托列默不作聲，一面搖擺一隻腳，一面含笑察看王爵小姐的頭髮。顯然他能像這樣沈默很久的時候。「假如有人以為這沈默不合宜，由他去談吧，不過我不要談。」他似乎說道。此外，在對待女人們的行為上，阿納托列更有一種格外引記她們的好奇心、敬畏心、以至愛情的態度——一種傲慢的優越感。好像他對她們說道：「我知道你們，我知道你們，但是我何必為你們費神呢？你們當然只有太喜歡了。」或許他遇見女人們時並不真這樣想——甚至他大致不這樣想，因為他一般地很少思想——不過他的神情和態度給人那樣的印象。王爵小姐覺出這一點，彷彿願意對他表示，她甚至不敢期望引起他的注意，她轉向他父親去了。談話是泛泛的，暢快的，得歸功于麗協王爵夫人的聲音和她那翹到白牙齒上的毛茸茸的小嘴唇。她用善談的人們常用的玩笑態度來對待伐西里王爵，這態度的前提是：在他們所對待的人和他們自己中間，有一些不大公開的久已習慣了的笑話和有趣的往事，雖然那種往事實際上並不存在——例如這一次就沒有那種事存在。伐西里王爵立刻採取了她的口氣，小王爵夫人也把她不大認識的阿納托列拉進這種對從來未有的事的有趣回憶中。布里恩小姐也參加進去，連瑪麗王爵小姐也愉快地覺得有參加這種快活的憶舊的必要了。

「在這里至少我們可以獨佔向您領教的便利了，親愛的王爵，」小王爵夫人對伐西里王爵說道（當然用法國話了）。「不像在安妮的招待會中了，您在那里常常跑開去，您記得 *cette chere Ann-*

「啊，不過你可不要像安妮那樣對我談政治呀！」

「還有我們的小茶桌呢？」

「噯，是的！」

「你爲什麼總不去安妮家呢？」小王爵夫人問阿納托列道。「啊，我知道，我知道，」她帶着狡猾的眼光說道，「你哥哥希波力提對我談過你的行爲。噯！」於是她對他搖手指，「我已經連你在巴黎的行爲也聽說了呢！」

「那末希波力提不會告訴你？」伐西里王爵問道，一面轉向他兒子，一面捉住小王爵夫人的臂膊，好像她本要逃走，他剛好捉住她，「他不曾對你說，他自己怎樣爲了可愛的王爵夫人害相思病，她怎樣把他趕出去嗎？噯，她是女人中的珍珠呵，王爵小姐，」他轉向瑪麗王爵小姐加上一句道。

一提到巴黎，布里恩小姐就捉住參加那個憶舊潮流的機會了。

她冒冒失失地問阿納托列是否離開巴黎很久，他是否喜歡那個城市。阿納托列很高興地回答那個法國女人，含笑看着她對她談她的故鄉。阿納托列一看見漂亮的小布里恩，就得到童山也並不乾燥的結論。「一點也不壞！」他打量着她想道，「一點也不壞，那個小陪伴！我希望我們結婚以後，她會把她帶了去，*la petite est gentille*。」

● 法文，我們親愛的安妮。

● 法文，這小東西很可愛。

老王爵在書房裏一面從容不迫地裝束，一面皺着眉考慮他要作什麼。這兩個客人的到來使他煩惱。「伐西里王爵和他那個兒子在我眼裏算什麼？伐西里王爵是一個淺薄的說大話的人，他的兒子沒有疑問是一個好標本。」他對自己嘟囔道。使他生氣的是，這兩個客人的來勾起他心中一個未解決的問題，一個他總想壓制總要欺騙自己的問題。這問題是，他能不能一旦割捨他的女兒，把她交給一個丈夫。王爵從來不會直接問自己那個問題，事前知道他應當公正地解答那個問題，而公正不僅與他的感情衝突，也與生活的可能性衝突。儘管他似乎不重視瑪麗王爵小姐，沒有她的生活在他是不可思議的。「她又何必結婚呢？」他想到。「必然不快活。例如麗協，嫁了安德列夫——人們會以為，一個更好的丈夫現時是無法找到的了——可是她滿意她的命運嗎？誰肯爲了愛情娶瑪麗呢？難看而且拙笨！他們會爲了她的地位和財產娶她。不是有不結婚的女人嗎，不也活得更快活嗎？」包爾康士基王爵裝束時這樣想道，但是他總要推拖下去的問題要求一個立刻的答案。伐西里王爵帶了他兒子來，顯然有求婚的意思，今天或者明天，他大致要得到一個答覆了。他的出身和社會地位並不壞。「得，我一點也不反對，」王爵對自己說道，「不過他要配得上她。這就是我要注意的地方。」

「這就是我要注意的地方！這就是我要注意的地方！」他出聲說道。

他邁着習慣的活潑的步子進入客廳，把在座的人們忽忽地掃了一眼。他看出小王爵夫人的衣服、布里恩小姐的結子、瑪麗王爵小姐那不合宜的頭髮式樣上的變化，布里恩小姐和阿納托列的笑容，以及他女兒在一般談話中的孤寂。「把她自己裝扮成一個傻瓜！」他忿忿地看着她想到。「她沒有羞恥

心，他眼裏也沒有她！」

他一直走向伐西里王爵去。

「哈！你好？你好？見了你很高興！」

「友情不遠千里，」伐西里王爵用他習慣的急促的自信的親切的腔調開頭說道。「這是二小兒；

請愛護他，照顧他。」

包爾康士基王爵打量阿納托列。

「漂亮小伙兒！漂亮小伙兒！」他說道。「得，來吻我吧，」他伸過他的頸巴去。

阿納托列吻那個老頭子，懷着好奇心和十足的鎮靜力看他，等來看他父親教他預備看的怪癖行

爲。

包爾康士基王爵坐在他習慣的地方，那隻沙發的角上，爲伐西里王爵拉過一張扶手椅，一面指椅子，一面開始問他政局和消息。他似乎專心聽伐西里王爵的話，但是不斷看瑪麗王爵小姐。

「如此說來，他們已經從波茲坦寫信來了嗎？」他重複着伐西里王爵末後一句話說道。隨後他站起來，突然走向他的女兒去。

「你把自己裝扮成那樣子是爲了客人們吧，呃？」他說道。「好，很好！你爲了客人們把你的頭髮梳成這種新樣子，我要當着客人們的面吩咐你，不得到我的許可，你斷乎不可以冒昧改變你的裝束。」

「這是我的錯兒，mon père，」小王爵夫人紅着臉插嘴道。

「你當然喜歡怎樣就怎樣，」包爾康士基向他兒媳婦點着頭說道，「但是她沒有把自己弄成怪樣子的必要，她事實上已經够醜了。」

于是他又坐下來，不再去注意他那眼淚汪汪的女兒了。

「正相反，那種頭髮樣式與王爵小姐很相宜呀，」伐西里王爵說道。

「哪，你，小王爵，你叫什麼名字？」包爾康士基王爵轉向阿納托列說道，「過來，我們談談，認識認識。」

「笑話上場了，」阿納托列一面想，一面含笑坐在老王爵旁邊。

「得，我的親愛的孩子，我聽說你^{在外面}受了教育，不像令尊和我一樣由教會執事教讀教寫。哪，告訴我吧，我的親愛的孩子，你是在騎衛隊服務嗎？」老頭子嚴密地聚精會神地打量着阿納托列問道。

「不，我已經被調去前綫了，」阿納托列說道，幾乎忍不住笑了。

「啊！那是一件好事。那末說來，我的親愛的孩子，你願意爲沙皇和國家服務啦？這是戰時。像這樣一個漂亮人物應當服務。得，你就要去前綫了嗎？」

「不，王爵，我們的聯隊已經去了前綫，不過我屬於……我屬於什麼呀，爸爸？」阿納托列笑着轉向他父親說道。

「一個難得的軍人，難得！」我屬於什麼！」哈，哈，哈！」包爾康士基王爵大笑起來，而阿納托列笑得聲音更高。包爾康士基王爵突然皺起眉來。

「你可以去了，」他對阿納托列說道。

阿納托列笑着回到女人們那邊去。

「那末你已經使他在國外受過教育了，伐西里王爵，是不是？」老王爵對伐西里王爵說道。

「我已經爲他盡了力，我也可以對您保證，那里的教育比我們的好得多呢。」

「不錯，近來一切都不同了，一切都改變了。這孩子是一個漂亮人，一個漂亮人！得，現時跟我來吧。」他捉住伐西里王爵的臂膊，把他領進書房。一到沒有別人時，伐西里王爵就對老王爵宣布他的希望和心願了。

「哈，你以爲我要攔阻她嗎，我離不開她嗎？」老王爵忿忿地說道。「什麼意思！就是在明天我也不在意！不過我要對你說，我要更瞭解我的女婿。你知道我的原則——凡事公開！我一定明天當着你的面問她；假如她有意思，那末他可以住下來。他可以住下來，我要看一看。」老王爵哼起鼻子來。「由她結婚吧，在我都一樣！」他用與他兒子分別時同樣尖銳的聲調叫道。

「我要坦坦白白地對您說，」伐西里王爵用自知對這樣眼光銳利的對手無所用其狡猾的聰明人的腔調說道。「您知道，您一下子把人看透。阿納托列不是天才，不過他是一個誠實的好心腸的孩子；一個好兒子或好家屬罷了。」

「好的，好的，我們看吧！」

正如度過不拘久暫不與男人交際的寂寞生活的女人們常有的情形，阿納托列的出現，使包爾康士基王爵家的三個女人覺得，到那時為止，她們的生活不是真的。她們的推理力、感覺力、觀察力立刻增加了十倍，她們那好像在黑暗中度過的生活，突然被一種滿有意義的新的光明照亮了。

瑪麗王爵小姐漸漸地完全忘記了她的臉和髮樣。那個可能作她丈夫的男人的俊秀的開朗的臉吸去她的全部注意力。她覺得他仁慈，勇敢，堅定，豪俠，高尚。她覺得那是沒有問題的。成千將來家庭生活的夢繼續不斷地在她的想象中騰起。她把它們趕開去，用力掩藏起來。

「但是我不是對他太冷淡了嗎？」王爵小姐想道。「我用力作出冷淡的樣子，因為在靈魂深處我覺得已經太接近他了，不過當時他不能知道我對他作何感想，可能以為我不喜歡他呢。」

於是瑪麗王爵小姐用力對她的新客人表示親切，但是辦不到。「可憐的女孩子，她非常醜呵！」阿納托列想道。

布里恩小姐也被阿納托列的來惹得很興奮，却有另一種想法。她這樣一個沒有確定位位、沒有門路、甚至沒有國家的漂亮少女，當然無意用她的一生伺候包爾康士基王爵，讀書給他聽。同瑪麗王爵小姐作朋友。布里恩小姐久已在等待一個俄國王爵，可以一眼就看出她好過那個，長得難看、穿得不好、舉止拙笨的俄國王爵小姐，會愛上她，把她帶走；那個俄國王爵終於來了。布里恩小姐知道一個故事，是從她的姑母聽來的，不過加上了她自己的意見，她喜歡反來覆去地想這個故事。這是一個受

了勾引的少女的故事，她可憐的母親（sa pauvre mère）對她顯現了，責備她不結婚就委身給一個男人。布里恩小姐在想像中對她的勾引者的他。說這個故事時常常感動得流淚。而現時他，一個真正的俄國王爵，已經出現了。他會把她帶走，隨後 sa pauvre mère 顯現，于是他就娶了她。因此，就在她同阿納托列談巴黎時，布里恩小姐的前途已經在她腦袋裏成形。指引她的並不是計劃（她連一剎那也不會考慮她應當作什麼），不過她久已熟悉這一切，既然阿納托列已經出現，這一切自然而然地集攏在他周圍，她願意也用力盡可能使他喜歡。

小王爵夫人像聽見號聲的老戰馬，完全忘記了她的身體狀況，不自覺地準備作習慣了的賣弄風情的奔馳，沒有任何秘密的動機，也沒有任何內心的鬪爭，只有天真的無憂無慮的快樂。

雖然阿納托列在女性社會中習慣扮演倦于被女人們追逐的角色，但是力足控制這三個女人的情景使他的虛榮心得到滿足。此外，他對好看的逗人的布里恩小姐生出那種熱烈的獸類感情，那種感情每十分突然地控制了他，鼓動他去從事最下流最胡鬧的行爲。

喝茶以後，大家走進起居室，瑪麗王爵小姐受到奏翼琴的邀請。愉快的高興的阿納托列走過來，靠在兩肘上，面向她，挨近布里恩小姐。瑪麗王爵小姐懷着歡喜得難過的感情覺出了他的眼光。她那得意的樂曲把她送進一個最深邃的詩意的世界，她所感到的投在她身上的眼光使那個世界更富于詩意了。但是阿納托列眼睛雖然定在她身上，神情却不屬於她，而屬於他當時在翼琴下用腳接觸的布里恩

小姐那隻小腳的動作。布里恩小姐也在看瑪麗王爵小姐，在她那可愛的眼睛中，有王爵小姐也不會見過的一種害怕的歡喜和希望的神情。

「她多末愛我呀！」瑪麗王爵小姐想道。「我現時是多末幸福，有這樣一個朋友和這樣一個丈夫，我會是多末幸福！丈夫嗎？有這種可能嗎？」她想道，不敢看他的臉，但是依舊覺出他看她的眼睛。

在晚間，晚餐以後，大家都要退休的時候，阿納托列吻瑪麗王爵小姐的手。她不知道她怎樣得到了勇氣，當他那俊秀的臉來近她的近視眼時，她向他的臉直看了。他離開瑪麗王爵小姐，走過去吻布里恩小姐的手。（這是不合禮法的，不過他當時一舉一動是那末單純，也懷有那末大的自信心！）布里恩小姐臉紅了，投給王爵小姐一種驚恐的眼光。

「多末細心！」王爵小姐想道。「難道阿梅黎（布里恩小姐）以為我會嫉妒她，不重視她對我的純潔的愛情和忠心？她走向她去，親熱地吻她。阿納托列過去吻小王爵夫人的手。

「不！不！不！何時你父親寫信對我說你的行為不錯，我就把手給你吻。在那以前不可以！」她說道。於是她含笑對他舉着一根手指頭離開那個房間。

第五章

他們都分散了，但是除了一上床就睡去的阿納托列以外，大家那一夜都醒了好久。

「他真要成爲我的丈夫嗎，這個那末仁慈的陌生人——是的，仁慈，這是要緊的事，」瑪麗王爵小姐想道，於是她怕起來了，這是她不太有的心情。她怕回頭看，她覺得有一個人站在暗黑的角落裏的帷子後面。而這一個就是他——魔鬼——而他就是這個生有白額頭、黑眼眉、紅嘴唇的人。

她牽鈴叫她的使女，教她睡在她的臥室裏。

布里恩小姐那晚間在花房裏來回走了好久，無結果地期待什麼人，一會兒對什麼人含笑，一會兒被想象中她 *pauvre hère* 責備她墮落的話激動得流淚。

小王爵夫人對她的使女埋怨床鋪得不好。她不能臉朝下躺，也不能側過來躺。每一種姿式都是不合式的，不舒服的，她的負擔現時比先前更使她難堪，因爲阿納托列的出現，使她清清楚楚地記起她不像那樣的時候，一切都輕鬆而快樂的時候。她穿着化裝外衣戴着睡帽坐在一張扶手椅子上，睡昏昏的蓬頭散髮的加提葉第三次嚙嚙着拍打和翻轉那張沈重的羽毛褥子。

「我對你說過，淨是疙疸和窟窿！」小王爵夫人反來覆去地說道。「我本來很喜歡睡，所以這不
是我的錯兒！」於是她的聲音像要哭的孩子的聲音那樣顫抖了。

老王爵也不會睡。半睡半醒的季杭聽見他一面忿忿地走來走去，一面哼鼻子。老王爵覺得好像他因了他女兒受了侮辱。因為這侮辱不關係他自己，而關係另一個人，關係他愛得過於自己的他女兒，就更加來得尖刻了。他不斷地對自己說，他要考慮全部問題，然後決定什麼是對的，以及他應當怎樣作，但是他並不這樣，他只是越來越激動了。

「第一個出現的男人——她就忘記她父親和一切別的，跑上樓去，梳起頭髮，搖擺尾巴，失去了原形！喜歡拋下她父親！她知道我會看出來的。哼……哼……哼……！難道我不看見那個白癡眼睛只看布里恩——我就要辭掉她。她怎末連看出這個的自尊心也沒有。假如她不爲自己保持自尊心，至少要爲我保持一點呀！應當告訴她，那個糊塗東西一點也不想她，只注意布里恩。沒有，她沒有自尊心……不過我要讓她知道……」

老王爵知道，假如他對他女兒說，她正在作錯事，阿納托列一心同布里恩小姐調情，那末瑪麗王爵小姐的自尊心受了傷損，於是他的目的（不與他女兒分離）就達到了，他一面用這念頭安慰自己，一面叫過季杭，開始脫衣服了。

「他們到底來這裏作什麼？」當季杭把睡衣套上他那乾枯了的老身體和帶灰毛的胸膛時，他說道。「我從來不會邀過他們。他們來打擾我的生活——我的生活也剩不多了。」

「該死！」他在頭還被睡衣蒙着時嘟囔道。

季杭知道他的主人有時自言自語的習慣，因此對從睡衣裏鑽出的臉上那憤怒的審問一般的表情不

變神色。

「睡了嗎？」王爵問道。

正如所有的好跟班，季杭本能地知道他主人思想的方向。他猜出問的是伐西里王爵和他兒子。

「他們已經睡了，也熄了燈啦，大人。」

「不好……不好……」王爵很快地說道，於是他把腳伸進拖鞋，把兩臂伸進化裝外衣的袖子，走向他睡的床去。

雖然阿納托列和布里恩小姐中間不會通過話，他們對 *pauvre mere* 出現前他們那風情的第一部分却彼此十分瞭解；他們瞭解，他們彼此有很多要在暗中說的話，因此他們從早晨起就在尋找彼此單獨見面的機會。當瑪麗王爵小姐照平常的時間去她父親房裏時，布里恩小姐和阿納托列在花房裏相會了。

瑪麗王爵小姐帶着特別的驚慌走向書房的門。她覺得不僅每個人知道，她的命運要在那一天決定，他們也知道她對那問題的想法。她從季杭的臉上和伐西里王爵跟班的臉上看出這一點，後者提着熱水在走廊裏遇見她時，對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老王爵那一早晨在對待他的女兒上非常熱情，非常慎重。瑪麗王爵小姐十分知道她父親這種痛苦的表情。他臉上現出因她不懂算學問題而煩惱得握起兩手、從椅子上起來、從她身邊走開、低聲把同一句話反來覆去說好幾遍時那種神情。

他立刻對她客客氣氣地說到正題。

「我接到一個關於您的提議，」他帶着一種不自然的笑容說道。「我預料您已經猜出，伐西里王爵隨身帶了他的學生」（爲了某種理由包爾康士基王爵稱阿納托列作學生）「來這裏，並非爲了我這好看的眼睛。昨晚我接到一個關於您的提議，因此，您是知道我的主張的，我拿來問您。」

「我怎樣來瞭解您呢，*mon pere*？」王爵小姐說道，臉上先變白，然後變紅。

「怎樣瞭解我！」她父親忿忿地叫道。「伐西里王爵覺得你可以作他的兒媳婦，於是代表他的學生向你求婚。就是這樣瞭解！」怎樣瞭解！……因此我來問你！」

「我不知道您怎樣想，父親，」王爵小姐低聲說道。

「我？我？關我什麼事？不要管我。我並不要結婚。你要怎樣？這是我要知道的。」

王爵小姐看出，她父親不贊成這件事，但是，在那一刹那，她想到，她的命運當時不決定就永遠錯過了。她低下眼睛，避開他父親的眼光，在那眼光下，她覺得，除了照習慣屈服外，不能有別的思想，她於是說道：

「我願意完全照您的意思辦，不過假如我不得不發表我自己的願望……」她來不及說下去了。老王爵攔住她。

「那很好！」他喊道。「他就要取得你和你的陪嫁，還加上布里恩小姐。她要作太太，而您……」

王爵停下來。他看出這幾句話已經在他女兒身上發生的效果。她低下頭，就要哭出來了。

「得啦，得啦，我不過說笑話！」他說道。「記住這個，王爵小姐，我堅持閨女有充分選擇權的原則。我給你自由。不過記住，你一生的幸福由你的判斷來定。不要管我！」

「但是我不知道，父親！」

「不必說了！他接受他的命令，可以娶你或任何人；不過你有選擇的自由……去你自己的臥室，好好想一下，然後在一個鐘頭後回來，當着他的面對我說：肯，或不肯。我知道你要為這個禱告。得，你喜歡就禱告吧，不過你還是仔細想一下好。去吧！肯或不肯，肯或不肯，肯或不肯！」像在霧中迷了路的王爵小姐已經搖擺出書房，他依舊叫喊呢。

她的命運已經決定了，可喜地決定了。但是她父親所說關於布里恩小姐的話是可怕的。那當然不是真的，不過依舊可怕，她不能不想到這一點。她一直走過花房去，什麼也不看，什麼也不聽，就在這時，忽然間，布里恩小姐那耳熟的低語引起她的注意。她抬起眼來，於是看見，在相隔兩步處，阿納托列攬着那個法國女人，對她低聲說一點什麼。阿納托列俊秀的臉上帶着一種恐懼的神情看瑪麗王爵小姐，但是並不立刻從布里恩小姐腰上鬆開他的臂膊，後者還不會看見她呢。

「那是誰呀？喂？等一下！」阿納托列臉上似乎說道。瑪麗王爵小姐默默地看他們。她無法瞭解。終於布里恩小姐叫了一聲，跑走了。阿納托列帶着愉快的笑容對瑪麗王爵小姐鞠了一躬，彷彿引她一同對這意外事件哈哈一笑，然後聳着肩走向他自己的住處的門口。

一個鐘頭後，季杭來叫瑪麗王爵小姐去老王爵處了；他加上一句話，伐西里王爵也在那裏呢。季杭來她那裏時，瑪麗王爵小姐正坐在她臥室裏的沙發上，搜着哭哭啼啼的布里恩小姐，輕輕地拍她的頭髮。王爵小姐那雙美麗的眼睛，含着先前平靜的光輝，帶着溫柔的愛惜和憐憫，看布里恩小姐那好看的臉。

「不，王爵小姐，我已經永遠失去你的愛心了！」布里恩小姐說道。

「爲什麼呢？我比過去更愛你了，」瑪麗王爵小姐說道，「我也一定爲你的幸福盡力。」

「不過您看不起我了。那末純潔的您永遠不會瞭解像那末爲情慾所迷。噫，只要我可憐的母親……」

「我完全瞭解，」瑪麗王爵小姐帶着悲慘的笑容回答道。「平靜一下吧，我的親愛的。我要去我父親那裏了，」她說道，於是走出去了。

當瑪麗王爵小姐進來時，伐西里王爵一條腿高架在另一條腿上，手裏拿着一個鼻煙匣，臉上帶着一種深情的笑容坐在那裏，彷彿他的肺腑都受了感動，又爲了他的激動覺得抱歉，覺得可笑。他趕快拿了一撮鼻煙。

「啊，我的親愛的，我的親愛的！」他起身握着她的兩隻手開始說道。隨後，他歎了一口氣，加上一句道：「小兒的命運已經捏在你手裏了。決定吧，我的親愛的好心的，高尚的瑪麗，我從來像愛女兒一般愛你呀！」

他向後退了一步，眼裏真有眼淚出現了。

「哼……哼……」包爾康士基哼道。「王爵代表他的學生——我說的是他的令郎——向你求婚。你願意，或不願意，作阿納托列·庫拉金王爵的夫人呢？回答：肯或不肯，」他喊道，「隨後我要保留也發表我的意見的權利。是的，我的意見，不過是我的意見，」包爾康士基王爵轉向伐西里王爵，加上一句回答他那懇求的眼光道。「肯，還是不肯？」

「我的心願是永遠不離開您，父親，永遠不把我的生活同您的分開。我不願意結婚，」她用她那美麗的眼睛看着伐西里王爵和她父親堅決地回答道。

「胡說！廢話！胡說，胡說，胡說！」包爾康士基王爵皺着眉一面叫，一面握起他女兒的手，他並不吻她，僅只把前額俯向她的前額，碰了一碰，然後把她的手握得她向後退去，而且叫了一聲。

伐西里王爵站起來了。

「我的親愛的，我應當對你說，這是我永遠永遠不能忘記的一刹那。但是，我的親愛的，你不肯給我們留一綫感動這顆非常仁慈非常寬厚的心的希望嗎？說『或許』吧……來日方長。說『或許』吧。」

「王爵，我已經把我心裏的話都說出來了。我感謝您給我的光榮，不過我永遠不會作令郎的夫人。」

「得，那末就算完了，我的親愛的朋友！我見到你非常高興。非常高興！回你自己房裏去吧，王

爵小姐。去吧！」老王爵說道。「我見到你非常非常高興，」他摟着伐西里王爵反來覆去地說道。

「我的天職是另一種，」瑪麗王爵小姐想道。「我的天職是以別種幸福為幸福，以愛和犧牲的幸福為幸福。不拘付什麼代價，我一定安排可憐的阿梅黎的幸福，她那末熱烈地愛他，也那末熱烈地懺悔。我一定盡力撮合他們兩個。假如他沒有錢，我一定把資產給她；我一定求我父親和安德列夫。到她作了他的夫人時，我就非常幸福了。她是那末不幸，人地生疏，孤立無援！噯，上帝，她居然忘記了自己，她該是多末熱烈地愛他呀！或許我也會那樣作呢！……」瑪麗王爵小姐想道。

第六章

勞斯托夫家的人們好久接不到尼古拉斯的消息了。直到仲冬，伯爵才終於接到一封他兒子親筆寫的地址的信。一接到信，他就帶着恐慌和匆忙翹着脚尖跑進書房，盡可能避免注意，關上門，開始讀信了。

從來知道家中一切遭遇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一聽到信來，就輕輕地走進房裏，發見王爵手裏拿着信，同時抽抽打打地哭，嘻嘻哈哈地笑。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雖然境遇有了進步，依舊住在勞斯托夫家。

「我的親愛的朋友？」她用一種悲哀的探問腔調說道，準備不拘怎樣都要加以同情。

伯爵更哭得厲害了。

「尼古連加……一封信……受……了……傷……我的乖兒子……伯爵夫人……升作軍官了……謝上帝……怎樣告訴小伯爵夫人呢！」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在他旁邊坐下來，用她自己的小手巾擦去他眼上的淚，擦去信上的淚，也擦乾她自己的眼睛，然後安慰伯爵，決定從喫飯到喝茶的時候由她去準備伯爵夫人，喝茶以後再靠了上

帝的幫助來通知她。

喫飯時，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用全部時間談論戰爭消息，談論尼古連加，問了兩次什麼時候接到他上一封信，雖然她早已知道了，然後說，他們很可能當天接到他的一封信呢。每到這些暗示開始使得伯爵夫人發愁、不安地看伯爵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的時候，後者就很巧妙地把談話轉向不重要的問題。全家最長於觀察聲調變化、眼色、神情的納塔莎，從開始喫飯時就豎起耳朵，斷定她父親和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中間有一點秘密，那秘密與她哥哥有關，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在爲那件事準備他們。納塔莎雖然魯莽，知道她母親對任何與尼古連加有關的事非常敏感，在喫飯時不冒昧提出任何問題，但是她緊張得喫不下東西，不願教師的批評，不斷地在椅子上扭來扭去。飯後她一直跑去追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衝向她去，一到在起居室追上她的時候，就投身在她頸子上。

「親愛的姨媽，千萬告訴我那是什麼事！」

「沒有事呀，我的親愛的。」

「不，最親愛的，心肝，寶貝，我不會放鬆的——我知道你知道一件事的。」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搖頭。

「你是一個小機靈鬼，」她說道。

「尼古連加有信來！沒有問題了！」納塔莎看着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臉上肯定的神氣叫道。

「不過千萬要小心，你知道你媽媽會受什麼樣的影響。」

「我一定，我一定，不過得告訴我！您不肯嗎？那末我一定立刻去告訴。」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用幾句話把信的內容告訴她，條件是她不可以告訴任何人。

「不會的，斷乎不會的，」納塔莎畫着十字說道。「我不告訴任何人！」於是她立刻跑去桑妮亞處了。

「尼古連加……受了傷……一封信，」她得意揚揚地宣布道。

「尼古拉斯！」桑妮亞只說到這裏，立刻變白了。

納塔莎看見了她哥哥受傷的消息在桑妮亞身上發生的影響，才感覺到那消息可悲的一面。她衝向桑妮亞去，摟抱她，然後哭起來了。

「一點傷，但是他已經封了官；他現時已經好了，信是他自己寫的呢？」她含着淚說道。

「看哪！你們女人真都是一些哭小孩，」彼提亞邁着堅決的大步在房裏走着說道。「我現時非常喜歡，實在非常喜歡，我哥哥已經這樣成了名。你們都是哭哭啼啼的人，什麼都不懂。」

納塔莎破涕爲笑了。

「你不會讀這信吧？」桑妮亞問道。

「不會，不過她說，一切都過去了，他現時是一個軍官了。」

「謝上帝！」桑妮亞畫着十字說道。「不過或許她騙你呢。我們去媽媽那裏吧。」

彼提亞默默地在房裏走了一些時候。

「假如我處在尼古連加的地位，我一定殺死更多的法國人，」他說道。「他們是多末討厭的畜生！我一定殺得他們堆成了一堆。」

「住嘴，彼提亞，你簡直是一頭鵝！」

「我不是一頭鵝，不過爲了一點小事就哭的人才是呢，」彼提亞說道。

「你記得他嗎？」納塔莎沈默了一會兒後突然問道。

桑妮亞含笑了。

「我記得尼古拉斯？」

「不是的，桑妮亞，我問的是你完完全全地記得他嗎，一切都記得嗎？」納塔莎作着一種表達的姿式說道，顯然要加給她的話一種很確定的意義。「我也記得尼古連加，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她說道。「不過我不記得包力斯。我一點也不記得他了。」

「什麼！你不記得包力斯？」桑妮亞驚訝地問道。

「並非我不記得——我知道他像什麼樣子，不過與我記得尼古連加不同。他——我一閉眼就記起來，但是包力斯……不行！」（她閉起眼睛來。）「不行！什麼都沒有。」

「噫，納塔莎！」桑妮亞一面說，一面熱情地懇切地看她的朋友，彷彿以爲她不配聽她要說的話，彷彿她在對一個不會說笑話的別人說的，「我是一心一意地愛你哥哥呢，不拘他或我遇到什麼，我活一天就愛他一天。」

納塔莎用驚奇的探問的眼睛看桑妮亞，未說一句話。她覺得桑妮亞說的是實話，像桑妮亞所說的那種愛情是有的。但是納塔莎還不會感覺到那樣的東西。她相信那是可能的，但是不瞭解它。

「你要寫信給他嗎？」她問道。

桑妮亞沈思默想起來。怎樣寫信給尼古拉斯的問題，以及她應當不應當寫信的問題，使她苦惱。既然他已經作了官而且是帶了彩的英雄，應當不應當喚起他對她的注意呢，並且，好像是，喚起他對她已經負起的責任的注意呢？

「我不知道。我以為假如他寫，我也就寫，」她紅着臉說道。

「你寫信給他不會覺得害羞吧？」

桑妮亞含笑了。

「不。」

「我寫信給包力斯會害羞的，我不要寫。」

「你爲什麼害羞呢？」

「嘿，我不知道。那是難爲情的，會使我害羞的。」

「我知道她爲什麼要害羞，」被納塔莎方才的話惹惱的彼提亞說道。「那是因爲她愛上了那個帶眼鏡的大胖子」（彼提亞這樣稱呼與他同名的新別竺豪大伯爵），「現時她又愛上那個唱歌家了」

● 彼提亞和彼爾都是彼得一名不同的叫法。

（他指的是納塔莎的意大利唱歌教師），「所以她害羞了！」

「彼提亞，你是一個蠢人！納塔莎說道。

「不比你更蠢，小姐，」九歲大的彼提亞帶着一個老將軍的神氣說道。

伯爵夫人已經被安娜·米哈伊羅夫娜在喫飯時的暗示準備好。回到她自己的臥室，坐在一張扶手椅上，她的眼睛定在鼻煙匣蓋上她兒子的小像上，眼淚不斷地流到眼裏來。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拿着信翹着脚尖來到伯爵夫人的門口，停下來。

「不要進來，」她對跟在她後面的伯爵說道。「等會兒再來。」於是她走進去，關上她後面的門。

伯爵把耳朵靠在鑰匙孔上，用心聽。

一開始他聽見平心靜氣的說話聲，隨後是安娜·米哈伊羅夫娜一個人的長篇演說，隨後是一聲叫喊，隨後是一片寂靜，隨後是兩個人帶歡喜腔調的說話聲，隨後是腳步聲。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開了門。她臉上現出剛行過困難的手術、讓大家去欣賞他的技巧的外科醫生的驕傲神情。

「辦好了！」她得意揚揚地指着伯爵夫人對伯爵說道，後者一隻手拿帶畫像的鼻煙匣、另一隻手拿信坐在那裏，輪流地把兩樣東西按在嘴上。

她看見伯爵時，就對他張開兩臂，摟住他的禿頭，又從上面看信和畫像，爲要把這兩樣東西又按在嘴上，她輕輕地推開那個禿頭。菲拉·納塔莎、桑妮亞、彼提亞這時都進來了，於是信的誦讀開始

了。略略敘過行軍、他參加過的兩次戰鬪、他的升職以後，尼古拉斯說，他吻他父親的手和母親的手，求他們祝福，他也吻菲拉，納塔莎，和彼提亞。此外，他問候謝靈先生，勺斯小姐，還有他的老保姆，並且請他們替他吻「親愛的桑妮亞，他完全像先前一樣愛她，想她」。桑妮亞一聽到這裏，羞得眼含了淚，受不住轉向她身上的眼光，跑進跳舞廳去，用全速度在裏邊旋轉，她的衣服脹得像一個氣球，紅着臉含着笑撲咚一聲跌在地板上了。伯爵夫人哭起來。

「您爲什麼哭呢，媽媽？」菲拉問道。「聽了他所說的一切，我們應當歡喜，不應當哭呵。」

這是一點也不錯的，可是伯爵、伯爵夫人、納塔莎都不滿地看她。「她學的是誰呢？」伯爵夫人想道。

尼古拉斯的信被讀過幾百遍，凡被認爲有資格聽的人，必得來伯爵夫人處，因爲她不肯放手那封信。教師們、保姆們、德米特力、以及幾個相識依次前來，伯爵夫人每次懷着新鮮的樂趣重讀，每次從裏邊發見尼古連加的品德的新證據。這似乎是多末希奇，多末古怪，多末可喜，她二十年前幾乎覺不出她肚子裏他那小肢體的動作的兒子，她時常爲了他同太嬌縱的伯爵爭吵的兒子，那個先學說「梨」後學說「祖母」的兒子，這時居然在外國陌生的環境中，成了不用扶助不用指導獨立作成人工作的勇敢的戰士了。兒童不知不覺地由搖籃裏長大成人的普遍經驗，在伯爵夫人是不存在的。她覺得她兒子向成年發長的每一階段都是奇怪的，好像同樣長大的千千萬萬人從來不會有過。二十年前活在她心臟下面什麼地方的小動物，有一天會哭，會喫她的奶，會開始說話，似乎是不可能的，她這時同

樣不能相信那個小動物會是，就這封信來判斷，這時底底確確是這個強壯勇敢的人，這個模範兒子和軍官。

「多末好的文體！他寫得多末動人！」她讀着信中描寫的部分說道。「多末高尙的靈魂！沒有一個字談他自己。……沒有一個字！一味談什麼捷尼索夫或別人，不過我敢說他自己比他們任何人更勇敢呢！他完全不說他所受的痛苦。多末好的心腸！這是多末像他！他問候了每一個人！不忘記任何人。在他還只有這末高的時候，我總說——我總說……」

一連作了一個多星期的準備，全家人給尼古拉斯的信都起了草，謄了清，同時在伯爵夫人的監督下，伯爵的央求下，新奉委的軍官的服裝和配備上必需的金錢和其他一切都收集起來。講求實際的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連她自己和她兒子通信的方便辦法也已經設法從軍事當局弄到了。她可以把她的信寄交統率近衛隊的康斯坦丁·巴甫羅維契大公爵。勞斯托夫家的人們以爲「國外俄國近衛隊」是一個很確定的通信處，只要把信寄給統率近衛隊的大公爵，就沒有理由不送到料想在附近什麼地方的巴夫羅格拉德聯隊。因此決定由大公爵的聽差把信和錢送到包力斯處，然後由包力斯轉交尼古拉斯。寫信的有老伯爵，伯爵夫人，彼提亞，菲拉，納塔莎，和桑妮亞，最後是老伯爵給他兒子治辦裝備和其他各樣東西的六千盧布。

第七章

十一月十二日，庫圖左夫在奧里密茲前面紮營的出征軍隊，準備在第二天受兩國皇帝——俄國的和奧國的——檢閱。新從俄國到的近衛隊在離奧里密茲十哩處度夜，第二天早晨一直來參加檢閱，十點鐘以前到達奧里密茲閱兵場。

那一天尼古拉斯·勞斯托夫接到包力斯一封信，對他說，伊斯馬衣羅夫聯隊在離奧里密茲十哩處度夜，他希望見他一面，因為他那裏有給他的一封信和錢。勞斯托夫這時格外需要錢，因為作戰後的軍隊駐在奧里密茲附近，營盤前聚有貨物齊全的酒食商和供給各種誘人貨色的奧國猶太人。巴甫羅格拉德聯隊中的人們連番舉行燕會，慶賀他們爲了那場戰事受到的獎賞，又去奧里密茲造訪某匈牙利人加羅林，後者新開了一個用少女作招待的酒館。勞斯托夫剛慶賀過他升作旗手，又買了捷尼索夫的馬畢道溫，於是到處欠了債，欠同事們的，欠酒食商的。一接到包力斯的信，他就同一個軍官同事騎馬去奧里密茲，在那裏喫了飯，喝了一瓶酒，然後獨自去近衛隊營盤找他的童年友伴了。勞斯托夫還不會來得及置辦服裝。他穿的是帶一顆兵士十字勳章的破爛的見習軍官短衣，同樣破爛的襯破皮裏的見

● 杆爾斯泰在這部長小說中很少有疏忽的地方，不過這裏似乎是一處，因爲據第一卷第十章所說，包力斯已經被調進謝茂諾夫近衛隊了。

習軍官騎馬袴，懸有一把帶結子的軍官佩刀。他所騎的頓河馬是他行軍時從一個哥薩克買來的，他一頂揉皺的驃騎帽帽皮地套在腦袋一角上。他在騎馬去營盤時想，他要怎樣用他的外表——到過火綫下的戰鬥的驃騎兵的外表——震動包力斯和他所有的同事們。

近衛隊一路誇耀着清潔和紀律行軍，好像從事一趟快樂的旅行。他們從容不迫地到來，背囊放在車子上運送，奧國當局在每一宿營地供給軍官們精美的飲食。各聯隊奏着軍樂進出市鎮，奉了大公爵的命令，兵士們一路正步前進（近衛隊以這訓練自豪），軍官們依各自的位置徒步前進。包力斯已經指揮一個中隊的柏喜走了一路，也住在一起。在行軍中取得隊長職位的柏喜，已經因了他的敏捷和精密得到上官們的信任，也把他的錢財問題處理得很滿意。包力斯在行軍中結識了許多他可能用得着的人，因了他從彼爾取得的介紹信，他認識了安德列夫·包爾康士基王爵，他希望由他取得總司令參謀部中一個職位。柏喜和包力斯已經從昨天的行軍休息過來，穿得清清爽爽，整整齊齊，坐在分配給他們的清潔下處一張圓桌旁下棋。柏喜在兩膝中間握有一隻冒煙的煙斗。包力斯一面等待柏喜下棋子，一面順着他特有的正確性用纖細的白手指把那些棋子堆成一個小金字塔，他看他的對手的臉，顯然在想那盤棋，因為他從來只想他着手的事。

「哈，你要怎樣解圍呢？」他說道。

「我們要試試看，」柏喜回答道，摸了摸一個小卒，然後又移開手。

就在那時門開了。

「他到底來了！」勞斯托夫喊道。「柏喜也來了！噯，他們這些 *peisants, ally cushay dorm-*」
「他摹倣着他的俄國保姆的法國話叫道，他和包力斯好久以前時常嘲笑這一句話。」

「哎呀，你已經變了多少！」

包力斯站起來迎接勞斯托夫，但是這樣作時並不忽略把倒下的棋子扶正，擺好。他正要撲抱他的朋友，但是尼古拉斯避開去了。尼古拉斯懷着青年人特有的感情，害怕老套子，想要避免前輩們那種往往沒有誠意的態度，希望在會見他的朋友時有一種特殊的表現。他想要擠他，推他，作吻他——一種人人都作的事——以外的任何別的。但是包力斯不理會這一點，依照平靜的友好方式撲抱他，一連吻了他三次。

他們幾乎有半年不見面了，因為是在青年人初上人生大道的年齡，每人看出對方重大的改變，他們已經涉足的社會一種嶄新的反映。自從他們分別以來，兩個人都已經大大地改變了，兩個人都急於表明他們內心已經發生的變化。

「噯，你們這些該死的花花公子！好像你們剛赴過燕會一般清潔和活潑，不像我們這些前綫上的罪人，」勞斯托夫邁着勇敢的步子，聲音中含着包力斯覺得異樣的上低音，指着他自己濺了泥的椅子叫道。日耳曼女房東聽見勞斯托夫響亮的說話聲，從門口上探進頭來。

「呃，她好看吧？」他鬩着眼問道。

一個俄國保姆想用法國話說道：「小孩子們，上床去睡吧。」

「你何必這樣吵鬧？你就要嚇壞她們了！」包力斯說道。「我未料到你今天來，」他補上一句道。「我昨天才由包爾康士基——庫圖左夫的傳令官，我的一個朋友——帶信給你。我未想到他這末快地帶給你……得，你好嗎？已經上過火綫了嗎？」包力斯問道。

勞斯托夫不回答，僅只搖了搖繫在軍服滾線上的兵士聖喬治十字勳章，指了指他那用繃帶紮起的臂膊，含笑對柏喜看了一眼。

「你看見啦，」他說道。

「真的？不錯，不錯！」包力斯含笑說道。「我們也有過極好的行軍。你當然知道，皇上一直騎着馬與我們的聯隊一同走，所以我們得到了一切舒服和一切便利。我們在波蘭受過多末好的招待！多末好的餐會，多末好的舞會！我無法對你說。皇太子待我們全體軍官也很厚道。」

於是兩朋友互相訴說他們的遭遇，一個說他驃騎兵的燕會，戰綫上的生活，另一個說在皇室大員下服務的快樂和利益。

「噫，你們近衛隊！」勞斯托夫說道。「我說，派人買點酒來吧。」
包力斯作了一個鬼臉。

「假如你真要喝，」他說道。

他走向他的床邊，從清潔的枕頭下拉出一個錢袋，然後派人去買酒。

「是的，我有一些錢和一封信給你，」他補上一句道。

勞斯托夫接過信，把錢拋在沙發上，把兩臂放在桌上，開始讀信了。讀過幾行以後，他忿忿地看了柏喜一眼，遇見了他的眼光，就把臉藏到信後去。

「哈，他們已經寄給你一個不小的數目，」柏喜看着沈入沙發的重錢袋說道。「至於我們，伯爵，我們靠我們的餉度日呢。我可以對你說，在我自己……」

「我說柏喜，我的親愛的朋友，」勞斯托夫說道，「你若接到一封家信，遇見一個你要對他傾談一切的自家人，我碰巧在那裏，我一定立刻走開，免得妨礙你！千萬去別的地方吧，任何地方……滾開去！」他叫道，隨後立刻捉住他的肩頭，和藹地看他的臉，顯然願意緩和和他的話的粗暴意味，他補上一句道，「不要生氣，我的親愛的朋友；你知道我從心坎裏像對一個老朋友一般說話呀。」

「噯，不要緊，伯爵！我完全瞭解，」柏喜站起來，用含糊的喉音說道。

「去我們的主人那裏吧；他們請過你呢，」包力斯加上一句道。

柏喜穿上纖塵不染的最清潔的衣服，站在鏡子前面，照亞歷山德皇帝的樣子把鬢腳梳上去，既經從勞斯托夫的眼光上斷定他看見了他的衣服，然後帶着愉快的笑容走出去了。

「噯呀，我是多末魯莽！」勞斯托夫一面讀信，一面嘟囔道。

「爲什麼？」

「噯，我簡直是一頭豬，從來不寫信，一寫信就嚇了他們一大跳！噯，我簡直是一頭豬！」他突然紅着臉反來覆去地說道。「得，你已經派加布列爾去買酒了嗎？好的，我們喝一點吧！」

他父母的信中夾有一封給巴格拉齊溫的介紹信，這是老伯爵夫人在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的勸告下由一個相識弄到的，寄給她兒子，教他送去目的地，加以利用。

「多末胡鬧！我用得着這個呢！」勞斯托夫一面說，一面把那封信扔到桌子底下。

「你爲什麼把那個扔掉？」包力斯問道。

「那是一封介紹信……我何必用它！」

「爲什麼「何必」？」包力斯一面說，一面拾起信來，讀上面的地址。「這封信對你會大有用處呢。」

「我什麼都不要，我不要再任何人的副官。」

「爲什麼不呢？」包力斯問道。

「那是一種聽差的職務！」

「你依舊是那同一夢想家，我知道了，」包力斯搖着頭說道。

「你也依舊是那同一外交家！不過問題不在這裏。……喂，你好嗎？」勞斯托夫問道。

「哈，就是這樣。到此爲止一切順利，不過我承認我倒很願意作副官，不願意留在前綫上。」

「爲什麼呢？」

「因爲一個人一旦服了軍役，他就應當盡可能往上爬。」

「噫，那就是了！」勞斯托夫說道，顯然在想別的什麼。

他專一地探問地看他朋友的眼睛，顯然想爲某問題找答案，但是找不到。

老加布列爾拿進酒來。

「我們現時可以派人去找柏喜了吧？」包力斯問道。「他可以同你喝。我不能喝。」

「得，派人去找他吧……你同那個日耳曼人處得怎樣？」勞斯托夫帶着輕視的笑容說道。

「他是一個非常好的誠實的可喜的人，」包力斯回答道。

勞斯托夫又專心致志地看包力斯的眼睛，然後歎了一口氣。柏喜回來了，於是，對着那瓶酒，三個軍官間的談話慢慢熱鬧起來。近衛隊中的兩個對勞斯托夫談他們的行軍，談他們怎樣在俄國、波蘭、和國外受重視。他們談他們的司令官大公爵的言行，談他的仁慈和易怒的故事。柏喜像往常一樣，話題與他無關時默不作聲，一談到大公爵脾氣大的故事，他就津津有味地談，在加里西亞，當大公爵巡視各聯隊、被一種不規則的行動惹惱時，他怎樣想方法來應付他。柏喜帶着愉快的笑容敘述大公爵怎樣氣忿忿地喊着「阿爾諾人！」（阿爾諾人是親王發怒時喜歡用的說法）騎到他面前，然後傳見中隊長。

「你肯相信吧，伯爵，我一點也不着慌，因爲我知道我作得對。不是誇口，你知道，我可以說我把軍令背熟了，把法規懂得像主禱文^①一樣清楚。所以，伯爵，我的中隊從來沒有半點疏忽，所以我

① Armatas —— 是土耳其人給阿爾巴尼亞人起的名字，後者用非正規的騎兵供給土耳其人。

② 耶穌給門徒們示範的禱文，見新約，基督教徒無不熟識。

的良心是平安的。我來到前邊……」（柏喜站起來，把手舉向帽緣，說明他怎樣見上司，要比他的臉表示更大的敬意和滿足誠然不容易。）「得，他鬧我了，正如俗話說，鬧下去，鬧下去，鬧下去！正如俗話說，這不是怎樣活的問題，乃是怎樣死的問題。」阿爾巴尼亞人！」「魔鬼！」「發去西比利亞！」柏喜帶着精明的笑容說道。「我知道我對，所以我不出聲；這不是最好的辦法嗎，伯爵？……」「嘿，你啞了嗎？」他喊道。我依舊不出聲。你以為怎樣，伯爵？第二天在當天的命令中連提也不會提！這就是鎮靜的意思。就得這樣，伯爵，」柏喜一面說，一面點上煙斗，噴出一個一個的煙圈。

「不錯，那很好，」勞斯托夫含笑說道。

但是包力斯看出，他就要開柏喜的玩笑了，於是巧妙地改變了話題。他請他告訴他們，他怎樣以及在什麼地方受的傷。這問題使勞斯托夫開心，於是開始談起來，他越說下去越興奮了。他完全照參加過一場戰鬥的人們常有的敘述法，就是說，照他們願意有的情形，照他們聽別人敘述過的情形，談他的申·格拉本事件，只求說得好聽，但是完全不合事實。勞斯托夫是一個老實青年，斷乎不會故意說謊。他一開始只想說實有的一切情形，但是他不自知地不自覺地不可避免地陷入說謊中。假如他對他的聽衆——他們也像他一樣時常聽人談攻擊的故事，對攻擊的情形有了一定的觀念，只希望聽那一類的故事——說實話，他們或不相信他，或更壞，會以為他不遭遇敘述騎兵攻擊的人們共同遭遇的事乃是他的罪過。他不能簡單地對他們說，人人都跑了過去，他跌下馬來，扭傷了臂膊，然後竭力逃避一個法國人，跑進樹林子裏去。此外，要敘述實有的一切，就得用意志力來專說有過的事。說實話是

很困難的，青年人很少辦得到。他的聽衆希望聽的故事是，他怎樣發狂，大家怎樣興奮得冒火，他怎樣像一陣暴風一般刮向敵陣，衝了進去，左右亂砍，他的佩刀怎樣嘗到肉，他怎樣殺得筋疲力竭，跌下馬來，諸如此類。他就把這一切告訴了他們。

在他的故事中途，正當他說：「你們想像不出人在攻擊時感到多末希奇的狂熱，」包力斯正在等待的安德列夫王爵進來了。喜歡幫助青年人的安德列夫王爵以受到援助的請求爲榮，因爲對前一天使他滿意的包力斯懷抱好感，他願意作那個青年人希望作的事。他奉派帶庫圖左夫的文書去見親王，順便希望單獨地見一見包力斯。他一進來就看見一個敘述戰績的前綫驃騎兵（安德列夫不能容忍那一類的人），於是他對包力斯作了一個愉快的笑臉，然後皺起眉頭，好像用半閉的眼睛來看勞斯托夫，輕輕地無力地鞠了一躬，然後無精打采地坐在沙發上：碰見一個不好的人在座，他覺得不愉快。勞斯托夫一看出這一點就臉紅了，不過他不在意，這不過是一個陌生人罷了。但是，當他看包力斯時，他看出他也似乎爲那個前綫驃騎兵害羞呢。

儘管有安德列夫王爵那可憎的諷刺的腔調，儘管有勞斯托夫從他那戰鬥部隊觀點對全體參謀部的小副官（新來的人顯然是其中的一個）懷抱的輕視，勞斯托夫覺得不安，面紅耳赤，默不作聲了。包力斯打聽參謀部方面可能有的消息，以及在不洩露機密的範圍內可能打聽的軍事計畫。

「我們大概要前進，」包爾康士基回答道，顯然不願富着一個陌生人的面說得更多。

柏喜趁機會十分客氣地問，各中隊隊長的糧草補助費是否，如外面的謠傳，要加倍發給。對這問

題，安德列夫王爵含笑回答說，他對這樣一種重要的政府命令不能發表意見，於是柏喜快活地大笑起來。

「關於你的事，」安德列夫王爵對着包力斯往下說道，「我們後來再談」（於是他回頭看了看勞斯托夫）。「檢閱以後來看我吧，我們可以作辦得到的事。」

安德列夫王爵把那個房間看了一遭，然後轉向勞斯托夫（他不屑於注意後者這時由不可克服的幼稚的忸怩轉為憤慨的心情），說道：

「我以為你在談申·格拉本事件呢？你當時在那裏嗎？」

「我當時在那裏呀，」勞斯托夫忿忿地說道，彷彿有意侮辱那個傳令官。

包爾康斯基看出那個驃騎兵的心情，他覺得有趣。他帶着少許看不起的笑容說道：

「不錯，關於那場戰事現時傳說有許多故事呢！」

「不錯，故事！」勞斯托夫高聲重覆道，用突然發起怒來的眼睛一會兒看包力斯，一會兒看包爾康斯基。「不錯，許多故事！不過我們的故事是到過敵人砲火下的人們的故事！我們的故事是有多少重量的，不像那些一事不作專得獎賞的參謀部的人們的故事！」

「你以為我就是其中的一個？」安德列夫王爵帶着平靜的格外和藹的笑臉說道。

在那一刹那，一種生疏的憤怒感和對這人的鎮靜態度的敬意在勞斯托夫的靈魂中混合起來了。

「我不要說你，」他說道，「我不認識你，老實說，我也不要認識你。我是說一般的參謀人

員。」

「我要告訴你這個，」安德列夫王爵用具有平靜的威權的腔調插嘴道，「你想要侮辱我，我可以同意你，那樣作是很容易的，假如你沒有充分自尊心的話，不過我承認，時間和地點選得非常壞。在一兩天內，我們全體就要參加一場更偉大更嚴重的決鬥了，此外，我的面孔不幸討了你的厭，完全與德魯別茲考伊（他說他是你的一個老朋友）無關。不過，」他起着身補上一句道，「你知道我的名字和找我的地方，但是不要忘記，我不認爲我自己或你受過半點侮辱，作爲一個比你年紀大的人，我的勸告是把這件事擱下。得，星期五檢閱以後，我要等你，德魯別茲考伊。Au revoir！」安德列夫王爵喊道，隨後對他們兩個鞠了一躬，就走出去了。

直到安德列夫王爵走了以後，勞斯托夫才想起他應當說什麼。因爲他不會說出，他更加惱怒了。他立刻吩咐備馬，冷冷地辭別了包力斯，回家去了。他是第二天去司令部對那個神氣活現的副官挑鬥好呢，還是真地把這件事擱下好呢，乃是苦惱了他一路的問題。他忿忿地想，眼見那個矮小、脆弱而驕傲的人在彈距內發慌，他所感到的愉快，隨後他詫異地覺出，在他所認識的人當中，沒有一個像他恨得那末厲害的那個副官使他那末喜歡同他作朋友。

● 包力斯的姓。

● 法文，再見。

第八章

在勞斯托夫去看過包力斯的第二天，奧國軍隊和新從俄國來的以及在庫圖左夫統率下出征過的俄國軍隊受了檢閱。兩國皇帝，俄國的及其皇太子，奧國的及其大公爵，檢閱八萬人的盟國軍隊。

從一清早起，整齊潔淨的隊伍就在移動，在要塞前的空地上排列起來。一會兒成千隻脚和成千把刺刀按照軍官們的命令移動和停止，旗幟飄揚着轉灣，分開隔列隊，其他不同軍裝的類似的步兵隊伍旋來旋去；一會兒傳來整齊的馬蹄聲，穿藍、紅、綠帶辮條制服的顯赫騎兵的叮噠聲，領頭的是騎黑、灰、雜色馬的服裝整齊的軍樂隊；隨後，砲隊帶着砲車上顫動的擦得閃光的大砲的銅器聲和火繩氣，從步兵和騎兵中間爬過來，開進指定的地位。將軍們穿起全副檢閱制服，把他們那或細或粗的腰帶得無可再緊，把他們的紅頸子塞進硬領裏，帶上綬帶和全部勳章；官長們都穿得考究，頭上塗了油；每一個兵士都把臉認真地洗過，刮過，把兵器打磨到極端清潔，把每一匹馬刷得像綢緞一般閃光，每一條潮濕的馬鬃梳得很光滑；不僅將軍們和官長們覺得那不是一件小事，乃是一件重要的莊嚴的事，連兵士們也那樣覺得。每一個將軍和每一個兵士都覺得自己不重要，知道自己是人海中的一滴，但是同時也覺出他作爲那龐大整體的一部分的力量。

從一清早起，緊張動作和布置已經開始，十點鐘以前已經一切就緒了。部隊在寬闊的地面上列

開。全體軍隊列作三綫：騎兵在最前方，後面是砲兵，再後面是步兵。

每兩綫隊伍之間留有街道一般的一片空地。那軍隊的三部分顯得清清楚楚：庫圖左夫的戰鬥部隊（巴甫羅格拉德聯隊在前綫的右翼）；新從俄國來的近衛隊和前綫各中隊；還有奧國的隊伍。但是這三個部分站在同一綫上，在統一指揮下，保持相同的秩序。

像風吹樹葉一般一陣激動的低語流過：「他們來了！他們來了！」喫驚的聲音傳了出來，一種最後準備的顫動掃過全體隊伍。

在他們前面奧里密茲一方，看得見有一羣人走來。就在那一刹那，雖然那一天萬籟無聲，吹過軍隊的一陣輕風微微地動搖矛上面的長旗，展開了的軍旗也在旗桿上面鼓動。軍隊自身那輕輕的動作似乎是對兩國皇帝的臨近表示歡喜。一個人的喊聲傳來：「向前看！」於是，像日出時的鷄叫一般，別的人們從各方面照樣喊，然後靜了下來。

在那死一般的寂靜中，只聽得見馬的踏地聲。這是兩國皇帝的侍從。兩國皇帝騎着馬來到隊伍的側面，第一騎兵聯隊的號手奏起召集進行曲。奏樂的好像不是號手，倒像軍隊自身喜見兩國皇帝駕臨，自然而然地發出音樂來。在這些聲音中間，只有亞歷山德皇帝那青春的仁慈的聲音可以清清楚楚的聽得出。他說了幾句慰勞的話，於是第一聯隊高呼「萬歲！」喊得那末震耳欲聾，那末連綿不絕，那末歡喜若狂，官兵自己都被他們的體積和由他們構成的大力量懾服了。

站在沙皇首先臨近的庫圖左夫軍隊前綫裏的勞斯托夫，像那軍隊中的一切別人一樣，感到同一

的心情：一種忘我感，一種驕傲的力量感，一種對潰勝利的原因的他的熱烈効忠心。

他覺得，只要那個人說一句話，這全體龐大隊伍（他自己已是其中一個不重要的原子）就要赴湯蹈火，犯罪，効死，或作出最高尚的英勇事業，所以一想到那句話的迫近，他不能不戰慄，他的心臟不能不停止了。

「萬歲！萬歲！萬歲！」各方面轟鳴道，一聯隊跟着另一聯隊用進行曲的旋律迎接沙皇，隨後是「萬歲！」……隨後是召集進行曲，隨後又是「萬歲！萬歲！」越來越有力，越來越飽滿，合成一種震耳欲聾的轟轟聲。

在沙皇到達每一聯隊以前，那個聯隊像一個無生體一般不響不動，但是他一到達，那個聯隊就活了，那個聯隊的轟鳴與他已經走過的全綫的轟鳴會合起來。在那可怕的震耳欲聾的喊聲中間，在彷彿變成石頭一般一動不動地站立的方形隊伍中間，有幾百個騎馬的侍從不經意地但是整齊地尤其是自由自在的走過，有兩個人走在他們前面——兩國皇帝。全體人那專一的狂熱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們兩個身上。

俊秀的年青的亞歷山德皇帝，穿着騎衛隊的制服，戴着前後兩端翹起的帽子，覷着愉快的臉，發着雖不高而響亮的聲音，吸住每個人的注意力。

勞斯托夫離號手不遠，藉了他那銳利的眼光，他已經認出沙皇，張望他的臨近。當他來到二十步以內時，尼古拉斯可以辨出他那俊秀的快活的臉上每一部分，他感到他先前不會有過的一種熱情和陶

醉。他覺得沙皇的每一特徵和每一動作都是迷人的。

沙皇停在巴甫羅格拉德聯隊前，用法國話對奧國皇帝說了一點什麼，然後露出了笑容。

一看到那笑容，勞斯托夫不自覺地也露出笑容，於是對他的元首感到一種更強烈的愛潮。他想用一種方法表示那種愛心，一明瞭這是辦不到的，他幾乎哭出來了。沙皇召見聯隊長，對他說了幾句話。

「噯，上帝，假如皇帝對我說話，我會怎樣呢？」勞斯托夫想道。「我應當快活死了！」

沙皇也對軍官們說道：「我感謝你們所有的人，諸位，我全心感謝你們。」勞斯托夫覺得每一句話像從天上發出的聲音。他會多末高興地立刻爲他的沙皇効死呵！

「你們已經得到聖喬治軍旗，要對得起這些軍旗呵！」

「噯，去死，去爲他死！」勞斯托夫想道。

沙皇又說了一點勞斯托夫未聽見的什麼，於是兵士們緊張起兩肺來喊「萬歲！」了。

勞斯托夫也俯在鞍子上用全力喊「萬歲！」覺得只要能充分表達他的歡喜，他願意喊傷自己。

沙皇彷彿躊躇不決一般在驃騎兵前停留了幾分點。

「皇上怎能躊躇不決呢？」勞斯托夫想道，但是他後來覺得，連這躊躇不決，也像沙皇所作的一切別的事一樣，是尊嚴的，迷人的。

那遲疑只持續了一會兒。沙皇那穿着當時流行的尖頭靴子的脚，碰了一下他所騎的剪尾的栗色母

馬的腰窩，他那帶白手套的手攏起繮繩，一片不規則地動盪的副官的海伴隨着他移開去了。他在別的各聯隊前都停留一下，越走越遠，終於勞斯托夫只能從圍繞兩國皇帝的侍從中間看見他的白羽毛了。

在那些侍從中間，勞斯托夫看見懶散地隨隨便便地騎在馬上的包爾康士基。勞斯托夫記起他們昨天的爭論，於是自然而然地想到他應當不應當向包爾康士基挑鬥的問題。「當然不啦！」他這時想道。「在這樣一種時候，那件事還值得想或說嗎？在具有這樣的愛心、這樣的歡喜、這樣的自我犧牲的時候，我們的爭論和冒犯算得了什麼？我現時愛每一個人，饒恕每一個人。」

當皇帝幾乎走過所有各聯隊時，軍隊開始在他面前作禮節的行進，騎在新從捷尼索夫買來的畢道溫上的勞斯托夫，也隨在他的中隊後方——就是說，獨自一個，在皇帝完全看得見的地方——走過去。

在他來到皇帝面前以前，優秀騎手的勞斯托夫，把畢道溫刺了兩下，使它邁出興奮時的誇耀的快步。畢道溫彷彿也覺出皇帝看它的眼光，向胸前低着噴沫的嘴，伸展着尾巴，帶着彷彿不碰地面從空中飛過的高貴而優雅的動作抬着腳，顯赫地走過去。

勞斯托夫自己，向後伸着腿，扁着肚子，懷着與他的馬合為一體的感覺，觀着像捷尼索夫所說「簡直像魔鬼」的皺眉而幸福的臉，從皇帝面前走過。

「優秀的人們，巴甫羅格拉德的人們！」皇帝說道。

「我的上帝，假如他吩咐我立刻跳進火裏去，我會是多末幸福呵！」勞斯托夫想道。

檢閱過去以後，新到的軍官們，以及庫圖左夫的軍官們，一羣一羣地聚起來，開始談論獎賞，談論奧軍及其制服，談論他們的戰績，談論波納巴，也談論後者這時會交何等的惡運，假如艾森軍團到達，普魯士也加入我們這邊，就尤其是那樣了。

但是每一羣的談話主要地與亞歷山德皇帝有關。他的每一句話和每一行動都被人懷着陶醉的感覺來敘述。

他們大家只有一個願望：儘可能快地在皇帝統率下去進攻敵人。在皇帝親自統率下，不拘敵人是誰，他們都可以打敗他：勞斯托夫和大多數軍官在檢閱後這樣想。

這時大家增加了兩場戰鬥的勝利所造成的勝利信念。

第九章

檢閱後的那一天，包力斯穿着他最好的制服，帶着他的同事柏喜對他成功的預祝，騎馬去奧里密茲見包爾康士基了，希望利用他的友情，爲自己弄到他可能弄到的最好的位置——寧願作某要人的副官，一種他覺得最合意的軍隊中的位置。「勞斯托夫有一個一次寄給他一萬盧布的父親，他當然可以說不願意巴結任何人，不作任何人的聽差，但是我除了我的腦筋以外一無所有，不得不弄一個前程，斷乎不要錯過機會，却要利用機會！」他尋思道。

他那一天不會在奧里密茲找到安德列夫王爵，但是司令部和外交團和兩國皇帝及其侍從、眷屬、朝臣所在的市鎮的外形，只有加強他加入那個高級世界的願望。

他不認識一個人，儘管他穿的是整齊的近衛隊制服，那些帶着羽毛、綬帶、勳章，坐着考究的馬車，在街上經過的貴人們，有朝臣，有軍人，比起一個近衛隊小軍官的他來，似乎是那末高不可量，他們不僅不願意，也簡直不能，注意他的存在。他去庫圖左夫總司令的駐處打聽包爾康士基，那里所有的副官們，甚至傳令兵們，都瞪着眼睛看他，彷彿要他知道，許許多多像他這樣的軍官時常來這里，而且每個人都從內心裏憎惡他們。儘管是這樣，或竟爲了這個，第二天，十一月十五日，午餐以後，他又去奧里密茲，走進庫圖左夫住的房子，打聽包爾康士基。安德列夫王爵在家，于是包力斯被領進

一間先前大致用來跳舞的大廳，但是現時裏邊擺有五張床，以及各式各樣的器具：一張桌子幾張椅子，還有一張翼琴。最近門口處有一個副官，穿着波斯化裝外衣，坐在一張桌子旁寫字。另一個，紅紅胖胖的涅斯菲茲基，頭枕着兩臂躺在床上，正同一個坐在他旁邊的軍官大笑。第三個正在翼琴上彈一個維也納的華爾茲曲，第四個則躺在翼琴上唱那個調子。包爾康士基不在那里。這些人見了包力斯沒有一個起身。正在寫字的那一個，也就是包力斯所問的那一個，不高興地轉過來，對他說，包爾康士基正在值班，假如他希望見他，應當穿過左首的門，進接待室去。包力斯謝了謝他，然後走向接待室去，他發見那里有十來個軍官和將軍。

當他走進去時，安德列夫王爵眼睛傲慢地下垂着（帶着那種特有的客氣的疲倦表情，似乎明白白地表示，「假如不是我的職責所在，我一會兒也不肯同你談」），傾聽一個帶有若干勳章的俄國老將軍，後者站得筆直，幾乎是翹着腳尖了，紫色臉上帶着一個軍人的逢迎神情，報告一點什麼。

「很好，那末，請等一等吧，」安德列夫王爵用帶法國腔調的俄國話對那個將軍說道，每當他要表示輕蔑時，他就作出那種腔調。一看見包力斯，安德列夫王爵就不再注意那個跟在他後面跑求他再聽下去的將軍，於是帶着愉快的笑容點頭，轉向他。

就在那一刹那，包力斯清清楚楚地證實他先前的推測，就是，在他和別人在聯隊中曉得的軍事法規所規定的服從和紀律以外，有另一種更重要的服從，使得這個繫緊腰帶的紫臉將軍恭恭敬敬地等候，而上尉安德列夫王爵却偏要由着自己的意思與德魯別茲考伊中尉閒談。包力斯比先前更加決心在

將來不依照成文法服務，只依照不成文法服務。他這時覺得，僅僅因了被人介紹給安德列夫王爵，他已經升得比那個將軍高，那個將軍在前綫上具有消滅一個近衛隊中尉的他的權力呢。安德列夫王爵走過來，握起他的手。

「昨天失迎，我很抱歉。我整天同那些日耳曼人打麻煩。我們同威洛德去視察部署。日耳曼人認起真來，就沒有個完！」

包力斯露出笑容，彷彿他懂得安德列夫王爵所指的是一種衆所共知的事。但是，他聽到威洛德的名字，或甚至「部署」這個名詞，這還是第一次。

「得，我的親愛的朋友，那末你依舊要作一個副官嗎？我已經在考慮你呢。」

「是的，我過去想——爲了某種理由，包力斯不禁臉紅了——「求一求總司令。他已經收到庫拉金王爵一封關於我的信。我想求一求，不過因爲我怕近衛隊不會上陣罷了，」他好像辯解一般加上一句道。

「好的，好的。我們要談一談，」安德列夫王爵回答道。「不過得讓我把這位先生的公事報告上去，隨後我就可以供你調遣了。」

安德列夫王爵去報告那個紫臉將軍的公事了，這時那位先生——顯然沒有包力斯那關於等級的不成文法的便利觀念——那末固定地看那個妨礙他對副官說完他必須說的話的狂妄的中尉，包力斯覺得不安了。他轉開去，焦躁地等候安德列夫王爵從總司令室內回來。

「你知道，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已經在考慮你的事呢，」當他們走進翼琴所在的大房間以後，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你去總司令那里是沒有用處的。他可以說許多好話，請你喫飯」（說到那個不成文法，那也不壞呀，「包力斯想道」，「不過再也不會有的結果。我們這些傳令官和副官很快就要有一大隊了！不過我們要這樣辦：我有一個好朋友，一個參將，也是一個極好的人，朵爾果盧珂夫王爵；雖然你可能不知道，事實是，現時庫圖左夫和他的參謀人員和我們全體都作不得主。現時一切集中在皇帝周圍。所以我們要去朵爾果盧珂夫那里；不拘如何我得去那里，我也已經對他談過你了。我們就可以知道，他能不能把你留在他那里，或爲你在近太陽的什麼地方找一個位置。」

安德列夫王爵在他必得指導一個青年人，幫助他得到塵世的成功時，他從來格外熱心。由于自尊心，他自己從來不接受這一類的幫助，在爲別人取得這種幫助的掩護下，他經常與給人成功的也吸引了他的那個圈子維持關係。他很情願地攬下包力斯的事，與他一同去見朵爾果盧珂夫了。

他們走進兩國皇帝及其扈從所在的奧里密茲的皇宮時，天色已經很晚了。

就在那一天，開過一次軍事會議，所有軍事參議院的人和兩國皇帝都參加了。會中推翻了庫圖左夫和法式法會堡兩位老將的意見，決定立刻進攻，對波納巴作戰。安德列夫王爵帶着包力斯來到皇宮找朵爾果盧珂夫時，軍事會議剛剛開過。司令部中每一個人依舊爲當天的會議着迷，少壯派在會議中得到了勝利。那些主張從緩、主張在進攻前等待一點別的什麼的人的聲音，那末完全地被壓下去，他們的論據被關於進攻利益的那末確鑿的證據駁倒，使得會議中討論的東西——將來的戰鬥以及必得的勝

利——似乎不再是在將來而是在過去了。一切優勢都在我們一方面。我們的龐大軍隊（沒有疑問好過拿破崙的）集中在一個地方，受了御駕親臨的感動的隊伍希望作戰。奧國將軍威洛德十分熟悉作戰地帶的戰略形勢：機緣湊巧，去年奧國軍隊剛好在法軍這時就要挨打的地方操演過；附近的地方也是熱識的，而且詳細地載在地圖上，顯然削弱了的波納巴却一點把握也沒有。

朵爾果盧珂夫，主張攻擊最熱心的人們中的一個，剛從會議中回來，精疲力竭，但是對已經得到的勝利覺得興奮和驕傲。安德列夫王爵介紹了他的受助者，朵爾果盧珂夫王爵客客氣氣地用力握他的手，但是不對包力斯說話，顯然不能抑制當時在他腦子裏最佔優勢的思想，對安德列夫王爵說起法國話來。

「啊，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們打了一場什麼樣的勝仗！但願將來由此得到的勝利是同樣的成功！不過，我的親愛的朋友，」他突然地熱情地說道，「我應當承認，過去誤解了奧國人，特別是誤解了威洛德。多末正確，多末精密，對地形有多末好的知識，對每一種結局、每一種可能性、以至對最小的事項，有多末好的先見！沒有了，我的親愛的朋友，想不出比我們現在更好的條件了。奧國人的精密和俄國人的勇敢這一結合——還能希望別的什麼呢？」

「那末攻擊是定而不移地表決了？」包爾康士基問道。

「你知道嗎，我的親愛的朋友，我覺得波納巴斷乎發了昏，你知道，今天接到他一封給皇上的信。」朵爾果盧珂夫意味深長地含笑了。

「真的嗎？那末他說什麼呢？」包爾康士基問道。

「他能說什麼呢？特啦——滴里——滴啦，諸如此類……不過拖延時間。我對你說，他已經落在我們手心裏，那是一定的！但是最有趣的事，」他突然愉快地笑着往下說道，「是，我們想不出回信怎樣稱呼他！假如不稱作『執政』，也當然不稱作『皇帝』，我覺得應當稱作『波納巴將軍』了。」

「不過，在不承認他作皇帝和稱他爲波納巴將軍之間，是有一點分別的，」包爾康士基說道。

「正是那樣，」朵爾果盧珂夫趕快笑着插嘴道。「你認識畢利彬啦——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他提議稱他作『篡位的好臣和人類的公敵』呢。」

朵爾果盧珂夫快活地大笑起來。

「就是那樣嗎？」包爾康士基說道。

「找到一個適當稱呼的終歸是畢利彬。他是一個聰明的乖巧的人。」

「那是怎樣的呢？」

「法國政府首腦鑒…… Au chef du gouvernement français ①」朵爾果盧珂夫帶着認真滿意的

神氣說道。「好，是不是？」

「不錯，不過他會極端不喜歡呢，」包爾康士基說道。

「噫，不錯，非常！家兄認識他，他在巴黎不止一次同他——現在的皇帝——一道喫飯，他對我

① 法文，與上面一句話義同。

說，他從來不曾遇見一個更狡猾或更機警的外交家——你知道，法國圓滑和意大利演技的結合體！你知道他同馬可夫伯爵的故事嗎？馬可夫伯爵是唯一知道怎樣對付他的人。你知道那個小手中的故事嗎？很有趣！」

於是饒舌的朵爾果盧珂夫，一會兒轉向包力斯，一會兒轉向安德列夫王爵，敘述波納巴怎樣想試探我們的大使馬可夫，故意把一條小手巾落在他前面，然後站在那裏看馬可夫，大致希望馬可夫給他拾起來，於是馬可夫立刻把他自己的小手巾落在那一條旁邊，然後拾起來，不碰波納巴的。

「有趣！」包爾康士基說道。「不過，王爵，我是代表這個青年人來向你請願呢。你知道……」但是在安德列夫王爵說完以前，一個傳令官進來召朵爾果盧珂夫去見皇帝了。

「噁，多末討厭，」朵爾果盧珂夫一面說，一面趕快站起來，握了握安德列夫王爵和包力斯的手。「你知道我很願意爲你和這位可愛的青年人盡力。」他又帶着一種和藹的誠懇的熱烈的浮動表情握了握後者的手。「但是你看……別的時候吧！」

包力斯被當時自覺非常接近高級人物那念頭激動起來。他覺出他在這裏接觸了發動龐大集團活動的彈簧，聯隊中的他乃是那個集團一個細小的服從的不重要的原子。他們隨着朵爾果盧珂夫王爵進入走廊，遇見——從皇帝臥室的門內走出，朵爾果盧珂夫就從那個門走進——一個穿文官服的矮子。這人生有靈活的臉和鋒銳地突出的下頷。他的下頷並未帶壞他的臉，却賦給他一種特有的活潑和表情的變化。這個矮子像對一個密友一般對朵爾果盧珂夫點頭，然後冷冷地看着安德列夫王爵一直向着他走

去，顯然希望他鞠躬或讓路。安德列夫王爵既不鞠躬，也不讓路：一種憎惡的神情現在他臉上，對方轉過身子，沿着走廊邊走過去了。

「那是誰呀？」包力斯問道。

「他是最顯赫的人物中的一個，不過我覺得他是一個最討厭的人——外交大臣亞當·沙托里斯基王爵……決定各國命運的就是像他這樣的人，」當他們走出皇宮時，包爾康士基加上一句道，禁不住歎了一口氣。

第二天軍隊開拔了，一直到奧斯特里齊之戰，包力斯不再能見到安德列夫王爵或朶爾果盧珂夫，只好暫時留在伊斯馬衣羅夫聯隊裏了。

第十章

十一月十六日天亮時，巴格拉齊溫王爵分隊裏尼古拉斯·勞斯托夫供職的捷尼索夫騎兵中隊，從度過夜的地方依照計畫前進，在別的縱隊後面走了一俄里左右以後，被攔阻在大路上。勞斯托夫看見，哥薩克們，第一第二驃騎縱隊，步兵大隊和砲隊依次走過，隨後是巴格拉齊溫和朵爾果盧珂夫兩將軍帶同他們的副官們騎着馬走過。所有他像先前一樣經驗過的開戰前的恐懼，所有克服那恐懼的內部鬪爭，所有他以道地驃騎兵的身分在這一戰鬪中立功的夢想，都已經白費了。他們的中隊留作後備，尼古拉斯·勞斯托夫懷着沈悶的惡劣的心情度過那一天。早晨九點鐘，他聽見前綫上的射擊聲和唿啦聲，看見運到後方來的受傷者（人數並不多），最後他看見一整個法國騎兵分隊被一個哥薩克中隊解回來。顯然戰事是過去了，雖然不大，却是成功的。回來的兵士們和軍官們談論輝煌的勝利，談論維斯綽鎮的佔領，談論整個法國騎兵中隊的俘獲。天氣經過一夜的嚴霜後是晴朗的，愉快的秋光與勝利的消息很調和。那些消息不僅由來來去去經過勞斯托夫的參加過戰事的人們的故事傳達出來，也由兵士們、長官們、將軍們、副官們臉上快活的神情表現出來。徒然忍受戰鬪前的恐怖、白白度過那個快活的日子勞斯托夫，格外覺得銷沈了。

「來呀，勞斯托夫。讓我們喝一盃來澆一澆我們的悲哀吧！」已經帶着一瓶酒和若干食物坐在路

勞的捷尼索夫喊道。

軍官們聚在捷尼索夫的食具箱周圍，一面喫，一面談。

「哪！他們又帶來一個了！」軍官中的一個指着一個由兩個哥薩克解來的徒步的法國龍騎兵俘虜叫道。

他們中的一個牽着一匹從那個俘虜奪過來的高大的法國駿馬。

「把那匹馬賣給我們吧！」捷尼索夫對那兩個哥薩克招呼道。

「只要您喜歡，大人！」

軍官們站起來，聚在那兩個哥薩克和他們的俘虜周圍。那個法國龍騎兵是一個用日耳曼腔調說法國話的年青的亞爾薩斯人。他激動得喘不過氣來，他的臉是紅的，當他聽見有人說法國話時，他立刻開始對軍官們說話了，先對第一個說，然後對另一個說。他說，他本來不會被俘虜，這不是他的錯誤，這是那個派他去取馬被的伍長的錯誤，他已經告訴他俄軍在那里了。他每說一句話，就加上一句道：「不過不要糟蹋我的小馬呦！」隨即拍一拍那匹馬。顯然他不十分明瞭他在什麼地方。他一會兒爲他的被俘辯解，一會兒懷着在自己長官們面前的想像強調他那軍人的服從性和從軍的熱情。他把我們覺得十分生疏的法國軍隊的全部活潑氣氛帶到我們後衛裏來。

兩個哥薩克把那匹馬賣了兩塊金幣，由勞斯托夫買下來。勞斯托夫收到家裏的錢以後，成爲軍

官中最富有白丁。

「不過不要糟蹋我的小馬呦！」當馬被移交勞斯托夫時，那個亞爾薩斯人溫和地對他說道。

勞斯托夫含着笑一面教那個龍騎兵放心，一面給他錢。

「阿列伊！●阿列伊！」那個哥薩克一面說，一面碰俘虜的臂膊，教他向前走。

「皇上！皇上！」突然在驃騎兵中間喊出來。

全體開始奔走，忙亂，勞斯托夫看見他後面有幾個帽子上帶白羽毛的騎馬的人走到大路上來。一會兒的功夫，每個人都回了原位，在等待。

勞斯托夫不知道也不記得他怎樣跑回原來的地方上了馬。他那不會參加戰鬪的悵惘和在他所厭惡的人們中間的沮喪心情立刻消失了，一切關於他自己的思想立刻沒有了。他心中充滿接近皇帝的幸福之感。他覺得這一接近就補上了那一天的損失。他快活得像盼望中的會晤時刻到來時的情人。他不敢回頭看，也就沒有回頭看，他如狂似醉地覺出他的臨近。他覺出這一點，不僅由於越來越近的那一隊人馬的馬蹄聲，乃由於他的臨近使他周圍的一切更光明，更快樂，更有意義，也更可慶祝。那個太陽越來越近勞斯托夫，在周圍灑下一道一道溫和的莊嚴的光綫，他已經覺得自己已被包裹在那些光綫裏，他聽見了他的聲音，那和藹、平靜、威嚴、而又那末質樸的聲音！好像與勞斯托夫的心情相符，那里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靜，其中傳來皇帝的聲音。

① Alley —— 本應作 Allez，是法文的「走」字，俄國兵士讀音不正，故有此誤。

「巴甫羅格拉德驃騎兵嗎？」他問道。

「後備兵，陛下！」一個人的聲音回答道，比起先前說「巴甫羅格拉德驃騎兵嗎？」那個聲音來，這是一種很平凡的聲音。

皇帝來到與勞斯托夫並排的地方，停下來。亞歷山德的臉比三天前檢閱時更美了。那個臉放出那樣的快活那樣的青春的光，那樣天真的青春的光，使人想到一個十四歲的少年人的生氣，不過這依舊是尊嚴的皇帝的臉呢。皇帝的眼睛檢閱那個中隊時偶然遇見勞斯托夫的眼睛，在上面停留了不多過兩秒鐘。不拘是否皇帝懂得了勞斯托夫靈魂裏的變化（勞斯托夫覺得他什麼都懂），總之他的藍眼睛把勞斯托夫的臉看了兩秒來鐘。一種高尚的溫和的光從那裏邊射出來。隨後他忽然提起眼眉，突然用左脚碰一下他的馬，跑下去了。

年青的皇帝按捺不住上戰場的願望，於是，不顧朝臣們的諫諍，在十二點鐘離開他所在的第三縱隊，馳向前衛去。在他追上驃騎兵以前，幾個副官迎面帶來戰事勝利結束的消息。

這一場俘獲一個法國騎兵中隊的戰鬪，被宣揚作打敗法國人的輝煌勝利，因此皇帝和全軍，特別是在戰場上煙霧迷離時，相信法國人已經敗了，正在失意退却中。皇帝過去了幾分鐘以後，巴甫羅格拉德師奉令前進。在維斯綽本鎮（一個日耳曼小鎮）上，勞斯托夫又看見了皇帝。在市場上，在皇帝到來以前，有過相當嚴重的射擊，橫有幾個未來得及掀開的死傷的兵士。文武侍從圍繞下的皇帝，騎一匹剪尾栗色母馬，一匹與檢閱時騎過的不同的馬，向一邊俯着身子文皺皺地把一支金柄眼鏡放在眼

前，看一個俯在地上的光頭帶血的兵。那個傷兵是那末污穢，那末難看，那末使人惡心，他與皇帝接近使勞斯托夫喫驚。勞斯托夫看見，皇帝那微圓的肩頭抖了一下，好像一個寒戰溜了下去，他的左腳開始用馬刺痠攣地碰馬肚子，那匹馴練有素的馬漠然地向後看了看，並不激動。一個副官下了馬，把那個兵從臂下舉起，放在已經拿來的担架上。那個兵呻吟了。

「輕一點，輕一點！你不能作得更輕一點嗎？」皇帝說道，似乎比那個要死的兵更覺得痛苦，他隨即騎着馬去了。

勞斯托夫看見皇帝眼中滿含的眼淚，也聽見他走開時對沙托里斯基說道：

「戰爭是多末可怕的事呀！多末可怕的事呀！Quelle terrible chose que la guerre！」

前衛隊駐在維斯綽前望見敵軍哨兵綫的地方。敵軍整天一經射擊就讓地方給我們。皇帝對前衛宣布了謝意，應許了獎賞，兵士們受到燒酒的雙餉。營火噼拍，兵士們的歌聲比前一夜更唱得快活。捷尼索夫慶賀他升到少校級，酒已經喝得很多的勞斯托夫，在燕會末尾提議為皇帝乾盃。「不是『我們的元首，皇帝』，如他們在官場餐會裏所說，」他說道，「乃是祝我們的元首那個善良的可愛的偉大人物的健康！讓我們為他的健康為法軍注定的失敗乾盃！」

「假如我們過去作戰，」他說道，「不讓法軍通過，像在申·格拉本那樣，現時，他在前綫上的時候，我們有什麼不可以作呢？我們要全體高高興興地為他死！不是這樣嗎，諸位？或許我說得不

● 法文，意思與上面一句話相同。

對，我已經喝了很多酒——不過我是這樣覺得，你們大家也這樣！祝亞歷山德一世健康！噫啦！」

「噫啦！」軍官們發出熱情的聲音。

老騎兵隊長吉爾斯丁熱烈地喊叫，並不比二十歲的勞斯托夫缺少誠意。

軍官們既經把他們的杯子喝乾，打破，吉爾斯丁斟滿別的杯子，然後穿着襯衫和短袴，手裏拿着酒盃，走向兵士們的營火，披着長長的兩撇灰白鬍子，從敞開的襯衫下露着雪白的胸膛，擺着一種莊嚴的姿式，站在營火光中，搖他那上舉的臂膊。

「小子們！爲我們的元首，皇上，和戰勝敵人乾一盃！噫啦！」他用他那勇敢的年老的驃騎兵的上低音大叫道。

驃騎兵們聚在周圍，熱誠地用高聲叫喊響應。

夜深時，大家都散開以後，捷尼索夫用他那小手拍他所寵愛的勞斯托夫的肩頭。

「因爲行軍中沒有人可愛，他已經愛上了沙皇，」他說道。

「捷尼索夫，不要拿這個來開玩笑！」勞斯托夫叫道。「這是那末崇高的美好的一種感情，那末……」

「我相信，我相信，朋友，我同意也贊成……」

「不對，你不懂！」

於是勞斯托夫站起來，夢想着死是多末幸福——並非要救皇帝的性命（那是他連夢也不敢作的

呀)，只要在他眼前死——在那些營火中間徘徊。他真地愛上了沙皇，愛上了俄軍的光榮，愛上了將來勝利的希望。在奧斯特里齊戰事前那些可紀念的日子，感到那種心情的不止他一個；俄國軍隊中十分之九的人當時愛上了他們的沙皇和俄軍的光榮，不過不那末如狂似醉罷了。

第十一章

第二天皇帝停在維斯綽，御醫韋勒爾連番奉召去看他。在司令部中，在附近的隊伍中間，皇帝遠和的消息傳播開來。他喫不下東西，當夜睡得不好，據他周圍的人們報告。欠安的原因是死者和傷者的景象加在他那敏感的精神上的強烈印象。

十七日天亮時，一個帶着休戰旗求見俄皇的法國軍官，被從前哨領進了維斯綽。這個軍官是薩法里。皇帝剛才能入睡，因此薩法里只好等候了。在日中時，他被皇帝召見了，一個鐘頭後，他同朵爾果盧珂夫王爵騎馬去法軍的前哨。

據謠傳，薩法里奉派對亞歷山德作與拿破崙會見的提議。使全軍歡喜和驕傲，親自會見的提議被拒絕了，代替元首的是維斯綽的勝利者朵爾果盧珂夫王爵，奉派隨同薩法里去與拿破崙談判，縱然與期望相反，這些次談判却出於真正求和的願望。

傍晚時朵爾果盧珂夫回來了，一直去見皇帝，獨自同他會見了很長的時間。

十一月十八日和十九日，軍隊向前行了兩天軍，敵軍的前哨經過短短的交火就向後退却了。在最高級的軍事團體中，從十九日正午起，開始了一種重大的緊張的忙亂的動作，一直繼續到二十日早晨，就是打奧斯特里齊那可紀念的一仗的一天。

十九日正午以前，一切活動，熱情的談話，來去的奔走，傳令官的派遣，以皇帝的大本營爲限。但是在那一天午後，這活動達到庫圖左夫的司令部和各縱隊司令的參謀部。到了晚上，傳令官們把那活動傳播到軍隊的各端和各部分，在從十九日到二十日的夜間，全體八萬盟軍從露宿的地方發出嗡嗡的聲音，然後以六哩長的龐大體積搖擺了，啓行了。

早晨皇帝大本營裏已經開始了的、發動了後來全部動作的集中活動，好像鐘樓上大時鐘的主輪最初的動作。一個輪子緩緩地動了，另一個被推動，隨後是第三個，這些輪子開始轉得越來越快，槓桿和齒輪都動起來，發出了叮叮噹噹的樂聲，跳出了報時的數字，作爲一切動作的結果，鐘針以規則的動作前進了。

時鐘機構裏的情形與軍事機構裏的情形完全相同，一個推動力一旦發出，一定造成最後的結果；推動力未到達以前，機構各部分漠然不動，也完全相同。當輪齒彼此相咬、游輪快得呼呼響時，輪子在軸心上咯吱起來，但是鄰近的一個輪子却不響不動，好像準備照那樣持續一百年；但是槓桿捉住他的時候到了，於是那個輪子順着推動力開始咯吱，加入了共同的動作，動作的結果和目的是在它的知覺以外的。

就一個時鐘來說，無數輪子和游輪的複雜活動的結果，不過是報時的鐘針那遲緩而規則的移動，與此相同，十六萬俄軍和法軍所有複雜的人類活動——他們所有的感情，願望，悔恨，慚愧，痛苦，自尊心、恐懼、熱情的發作——其結果不過是所謂三國皇帝之戰的奧斯特里齊戰事的失敗——那就是

說，人類歷史鐘面上鐘針的遲緩移動。

安德列夫王爵在那一天值班，經常地伺候總司令。

在晚六點時，庫圖左夫去皇帝的大本營，在沙皇處停留了一個短時間以後，就去見宮中大禮官托爾斯泰伯爵了。

包爾康士基趁機會去朵爾果盧珂夫那里打聽一點未來戰事的消息。他覺出，庫圖左夫很煩惱，對某件事不滿意，在司令部裏他們也不滿意他，在皇帝的大本營裏每人對他都採取知道別人不知道的事的人們的腔調：因此他願意去同朵爾果盧珂夫談一談。

「喂，你好嗎，我的親愛的朋友？」正在同畢利彬坐着喝茶的朵爾果盧珂夫說道。「大日子就在明天。你的老頭子好嗎？不舒服嗎？」

「我不能說他不舒服，不過我以為他願意人們聽一聽他的意見。」

「不過他們在軍事會議中聽過他啦，在他說得有理時，他們還要聽的，但是，在波納巴最怕大會戰的現時，觀望和等待是不可能的。」

「不錯，你見過他了嗎？」安德列夫王爵說道。「喂，波納巴像什麼樣子？他給你的印象怎樣？」

「是的，我見過他了，我相信他最怕大會戰，」朵爾果盧珂夫說一遍道，顯然他很重視他從會見拿破崙上得到的這個備侗的結論。「假如他不怕打仗，他為什麼請求會見？為什麼要談判，尤其是為什麼要退却，退却是與他的作戰方法非常衝突的呀？相信我吧，他怕了，他怕大會戰。他的時候已

經到了！記住我的話吧！」

「但是，告訴我，他像什麼樣子，呢？」安德列夫王爵又說道。

「他是一個穿灰色外套的人，很希望我稱他『陛下』，但是，使他苦惱，他從我得不到任何稱呼！他就是這樣一種人，沒有別的了，」朵爾果盧珂夫含笑回頭看着畢利彬回答道。

「我雖然很尊敬庫圖左夫，」他繼續說道，「不過，我們既然把他牢牢實實地握在手心中，假如我們等在這里，給他逃走或欺騙我們的機會，我們就真是一夥子好人了！不可以，我們一定不要忘记蘇伏洛夫和他的主張——不要把你自己放在挨打的地位，要處在打人的地位。相信我，在戰爭中，青年人的精力時常比拖延大家們的全部經驗更善于指導。」

「但是我們要在什麼形勢下打他呢？我今天到過前哨，說不出他的主力在哪里呢，」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他想對朵爾果盧珂夫解說他自己設計的作戰計畫。

「噫，那沒有關係，」朵爾果盧珂夫趕快說道，於是起身把一張地圖攤在桌子上。「一切可能有的情形都想到了。假如他站在布隆前面……」

於是朵爾果盧珂夫王爵忽然而含糊地說明威洛德的包抄計畫。

● Cunctator——古羅馬大將非比阿斯 (Quintus Fabius Maximus Verucosus) 因他那審慎的

戰略得到的綽號。

安德列夫王爵開始一面回答，一面陳說他自己的計畫，這計畫可能同威洛德的一樣好，喫虧的地方是威洛德的已經通過了。一到安德列夫王爵開始說明後者的缺點和他自己的計畫的優點時，朵爾果盧珂夫王爵不再去聽他，神情恍惚地不看地圖，只看安德列夫王爵的臉了。

「不過今晚庫圖左夫處要開軍事會議；你可以把這一番話拿到那里去說，」朵爾果盧珂夫說道。「我一定那樣作，」安德列夫王爵說着離開地圖。

「你們何必發愁呢，諸位？」畢利彬說道，到那時爲止他帶着開心的笑容聽他們談話，這時顯然想出一個笑話來了。「不拘明天帶來勝利或失敗，我們俄國軍隊的光榮是靠得住的了。把你的庫圖左夫除外，指揮一個縱隊的沒有一個俄國人！那些司令官們是：溫普芬將軍大人，朗格龍伯爵，利希登斯坦王爵，何恩羅厄王爵，最後是普力希普力希，以及諸如此類的波蘭名字。」

「不要吵鬧了，背後閒話家！」朵爾果盧珂夫說道。「那不是真的；現時有兩個俄國人，米羅拉道維契和朵赫圖洛夫，本可以有第三個，阿拉克齊耶夫伯爵，假如他的神經不軟弱的話。」

「不過，我以爲庫圖左夫將軍已經出來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我祝你們交運和成功，兩位！」他加上一句道，同朵爾果盧珂夫和畢利彬握手以後，就走出去了。

在回去的路上，安德列夫王爵禁不住向默默地坐在他旁邊的庫圖左夫說，他對明天的戰事作何感

● 此處一串名字，第一個是日耳曼人，其次三個似乎都是法國人，末一個指波蘭人普爾切比斯齊夫士基將軍。

想。

庫圖左夫嚴肅地看他的傳令官，略一停頓後回答道：「我以為戰事要失敗，我照這樣告訴托爾斯泰伯爵，請他轉奏皇上。你猜他怎樣回答？」我的親愛的將軍，我只同米飯和炸肉排打交道，軍事問題你自己當心吧！」不錯……這就是我得到的答復！」

第十二章

當晚九點鐘後不久，威洛德帶着他的計畫坐車到舉行軍事會議的庫圖左夫寓所。各縱隊司令都接到去總司令處的通知，除了謝絕參加的巴格拉齊溫王爵外，全體都按時來到那裏。

對擬議中的戰事握有全部指揮權的威洛德，他的熱情和活躍與不滿意的睡昏昏的庫圖左夫形成顯明的對照。後者勉強強地充當軍事會議的主席和議長。威洛德顯然覺得自己成了一種已經無法控制的運動的首腦。他像一匹套在一輛重車上跑下山去的馬。是他拉車呢，還是車推他呢，他不知道，只是以不顧一切的速度衝下去，沒有考慮這運動可能後果的時間了。威洛德那一晚上有兩次去敵軍的前哨綫親自偵察，兩次去俄奧兩國皇帝處報告和解釋，然後去他的司令部用日耳曼話口述那部署，這時他精疲力竭地來到庫圖左夫處。

他顯然忙到忘記對總司令客氣了。他打斷他的話，忽忽忙忙地含糊糊地說下去，既不看他對來說話的人，也不回答對他提出的問題。他身上濺滿污泥，現出一種可憐的疲倦的錯亂的神情，但在同時他是驕傲的，自信的。

庫圖左夫住在奧斯特拉利茲附近一個貴族的不大的城堡裏。在那作了總司令辦公室的大客廳裏，聚集有庫圖左夫自己，威洛德，以及參加軍事會議的人員。他們在喝茶，等巴格拉齊溫王爵一到就開

會了。終於巴格拉齊溫的傳令兵帶了王爵不能出席的消息來。安德列夫王爵進來，把這一點報告總司令，藉了庫圖左夫預先給他的列席會議的許可，他留在室內。

「既然巴格拉齊溫王爵不來啦，我們可以開會了，」威洛德一面說，一面急急忙忙地站起來，走向一張鋪有布隆周圍區域大地圖的桌子去。

庫圖左夫坐在一張矮椅子上，把他那一雙短粗的老手勻稱地放在椅臂上，他的制服未扣鈕，因此他那胖胖的頸子像脫逃一般從硬領上凸出來，他幾乎睡着了。聽見威洛德說話的聲音，他用力睜開他那一隻眼。

「是的，是的，請吧！時候已經不早了，」他說道，他一點頭就由着它垂下來，又閉起他那一隻眼。

假如開始時會中人員以為庫圖左夫在裝睡，在後來的誦讀中他鼻子裏發出的聲音表明，總司令那時縈心於比對那些部署或任何別的什麼表示看不起的願望遠更重要的一件事——他從事滿足無法抵抗的人類睡眠需要。他真睡着了。威洛德舉動像一個忙得不能錯過一點時候的人，看了庫圖左夫一眼，既經斷定他睡着了，於是拿起一個文件，開始用洪大的單調的聲音誦讀臨頭的戰事部署，他也把那標題讀出來道：

「攻擊科柏爾尼茲和索科爾尼茲後方敵軍陣地之部署，一八零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擬。」

● 威洛德用日耳曼文誦讀，採用新曆，所以這些部署實擬於俄曆十一月十八日。

這些部署很雜亂，很難瞭解。其開端如下：

「因敵軍左翼駐紮多樹的小山上，其右翼沿科柏爾尼茲和索科爾尼茲在當地所有各池塘後展開，反之，我軍左翼遠出敵軍右翼之後，利於攻擊敵軍後一翼，倘我軍佔領索科爾尼茲和科柏爾尼茲兩村，則尤為有利，如是我軍既可攻擊敵軍之側面，又可逐之於西班牙尼茲和修拉薩森林間之平原，避開希拉班尼茲和柏羅維茲掩護敵軍前方之狹徑。欲達此目的，必須……第一縱隊前進……第二縱隊前進……第三縱隊前進……」威洛德如此遺般地讀下去。

那些將軍們似乎勉強強地聽那難懂的部署。高身裁黃頭髮的布豪夫丁將軍背靠着牆站在那裏，他的眼睛定在一支點着的蠟燭上，似乎並未聽，甚至不願人以爲他聽。面色紅潤的米羅拉道維契，按照軍人的姿式，兩肘朝外，兩手放在膝蓋上，兩肩抬起，坐在威洛德正對面，把閃光的睜大的眼睛定在後者身上，兩撇鬍子扭向上方。他保持倔強的緘默，一味看威洛德的臉，直到那個奧國參謀長讀完了的時候，他才移開他的眼睛。這時米羅拉道維契意味深長地轉過來看別的將軍們。但是人不能從他那意味深長的神情知道，他對那些布置是贊成呢，還是不贊成呢，是滿意呢，還是不滿意呢。威洛德下首坐有朗格龍伯爵，在誦讀的全部時間，他那典型的法國面部的臉上始終帶着微妙的笑容，看他那迅速地轉動上面帶畫像的金鼻煙匣角的細手指。在那些最長的句子之一的中途，他停下鼻煙匣的轉動，抬起頭來，薄嘴唇角上隱藏着敵意的客氣，攔住威洛德，想說一點什麼。但是那個奧國將軍一面讀下去，一面忿忿地皺眉，抖動兩肘，好像說道：「你可以在後來把你的意見告訴我，但是現時好心

一面看地圖一面聽吧。」朗格龍帶着悵惘的神情抬起眼睛，轉向米羅拉道維契，好像在尋求一種解釋，但是一遇到後者那嚴肅而沒有意思的眼光，他就悲哀地垂下眼睛，又來轉他的鼻煙匣了。

「一課地理！」他好像對自己嘟囔道，但是聲音高得別人也可以聽見。

普爾切比斯齊夫士基帶着恭敬而威嚴的禮貌和全神貫注的神情，把手舉在向着威洛德的耳朵旁。朵赫圖洛夫，一個小個子，帶着專心和謙恭的樣子，坐在威洛德對面，俯在那張攤開的地圖上，鄭重其事地研究那些部署和不熟悉的地方。他幾次請威洛德把他不會聽清楚的話和難讀的村子名再說一遍。威洛德照辦了，於是朵赫圖洛夫把那些名字記了下來。

當那繼續了一個多鐘頭的誦讀告終時，朗格龍又停下他的鼻煙匣，不看威洛德或任何一個人，開始說明，在這個計畫中，把敵軍的陣地假定作知道的，可是事實上不見得知道，因為敵軍是移動的，所以執行這樣一個計畫是非常困難的。朗格龍的反駁是有力的，不過他這反駁的主要目的是對威洛德將軍——他方才帶着好像教小學生一般的自信心讀他的部署——表明，他所對待的不是一些傻子，乃是可以軍事問題方面教他一點什麼的人們呢。

威洛德那單調的聲音一停止下來，庫圖左夫就睜開眼睛，好像在催眠的磨聲中斷時醒來的磨房主人。他聽了聽朗格龍的話，好像說道，「你還在作那種傻事呀！」趕快又閉起眼睛，讓他的頭垂得更低一點。

朗格龍想盡可能惡毒地刺傷威洛德那軍事計畫作者的虛榮心，於是辯駁說，波納巴可以很容易地

用攻擊來代替被攻擊，因而使得這計畫全部完全失去價值。威洛德用一種堅定的驕傲的笑容應付一切反駁，顯然是事前準備好了的，不拘是什麼樣的反駁，都照這樣來應付。

「假如他能攻擊我們，他今天就那樣作了，」他說道。

「那末你以為他沒有力量了？」朗格龍說道。

「他至多有四萬人，」威洛德帶着聽鄉下老太婆解釋一種病的治法的醫生的笑容回答道。

「他若等待我們攻擊，簡直是找死了，」朗格龍含着略帶嘲諷的笑意一面說，一面回頭求援於近他的米羅拉道維契。

但是米羅拉道維契那時所想的完全不是那兩位將軍所爭論的。

「Ma foi！」他說道，「明天我們在戰場上就要通通知道了。」

威洛德又現出那笑容，似乎說，應付俄國將軍們的反駁，要把他不僅說服了自己也說服了兩國皇帝的對他們證明，他覺得是奇怪的，可笑的。

「敵軍已經滅了火，營盤中發出繼續不斷的喧聲，」他說道。「那是什麼意思呢？不是後退（這是我們唯一用得着怕的事），就是改變陣地。」（他嘲諷地含笑了。）「不過，就讓他在修拉薩擺陣，他不過省去我們許多麻煩，所有我們的計畫一點用不着變動。」

「那怎末成呢？……」長久等機會來發表疑問的安德列夫王爵開始道。

庫圖左夫這時醒來了，用力咳嗽了一陣，然後回頭看那些將軍們。

「諸位，用在明天的——或要說用在今天的，因為已經過了夜半——部署，現時不能改變了，」他說道。「你們已經聽過了，我們都要盡我們的職。不過，在一場戰鬪前，最要緊的是……」他停下來，「睡一個好覺。」

他好像要起身一般動了一下。那些將軍們鞠了一躬，退出去了。已經過了夜半。安德列夫王爵走出去了。

安德列夫王爵未能在軍事會議中照他先前的希望發表意見，那個會議留給他一種模糊的不安的印象。是朵爾果盧珂夫和威洛德對呢，還是庫圖左夫、朗格龍和不贊成那個攻擊計畫的別的人們對呢——他不知道。「難道庫圖左夫不能對皇帝老老實實地陳述他的意見嗎？難道爲了朝廷和個人的考慮，若干萬生命，和我的生命，我的生命呵，」他想到，「應當孤注一擲嗎？」

「不錯，我明天很可能被打死，」他想到。一想到死，一羣串最遙遠最親切的記憶突然在他的想象中騰起：他記起他與他父親和他太太最後一次分別；他記起他最初愛她的那些日子。他想到她的懷孕，他爲她也爲他自己難過，他懷着多情善感的軟下來的心情走出他與涅斯菲茲基同住的棚子，開始在棚子前面走來走去。

那一夜是多霧的，月亮神祕地從霧中放光。「是的，明天，明天！」他想到。「明天在我可能一

切成爲過去！這一切記憶就要不再有了，就要對我沒有任何意義了。明天或許，甚至必然，我有一種我就要第一次顯示我所有本領的預感。」於是他的幻想描出那場戰鬪，戰鬪的損失，戰鬪在一個地點集中，以及所有司令官們的遲疑不決。隨後那幸運的一刹那，他等了那末久的吐倫，終於在他面前出現。他堅定地清楚地對庫圖左夫、對威洛德、也對皇帝發表他的意見。大家都爲他那意見的正確性喫驚，但是沒有人着手去實行，於是 he 帶了一個聯隊，一個師——約定沒有人干涉他的布置——把他那一師領到那決定性的地點，獨自得到勝利。「但是死亡和痛苦呢？」另一個聲音提示道。不過安德列夫王爵不回答那個聲音，繼續作他的勝利夢。下一場戰鬪的部署由他獨自計畫出來。名義上他不過是庫圖左夫參謀部裏一個傳令官，但是他在一切事上獨斷獨行。下一場戰鬪由他獨自獲勝。庫圖左夫免了職，他受到任命……「那又怎樣呢？」那另一個聲音問道。「假如你在那以前不有十次受傷，被打死，被出賣，得……那又怎樣呢？……」「那，」安德列夫王爵回答他自己道，「我不知道要來的事，也不要知道，也不能知道，不過假如我要這個——要光彩，要出名，要被人愛——我要這個，除了這個以外不要別的，專爲了這個生活，那不是我的過失。是的，專爲了這個！我永遠不對任何人說，但是，噫，上帝！假如我除了名譽和被人愛以外不愛別的，我要作什麼好呢？死亡，受傷，失去家庭，我一無所怕。儘管有許多人、我覺得寶貴和親愛——父親，妹妹，太太——我覺得最親愛的人們——雖然好像是可怕和不自然，爲了刹那間的光榮，刹那間被我不認識的也永遠不會認識的人們所愛，爲了被這裏這些人們所愛，我要立刻把他們捨棄，」他一面想，一面聽庫圖左

「院子裏說話的聲音。那些聲音來自收拾行李的傳令兵們；一個聲音，大概是車夫的，在戲弄安德列夫王爵認識的被人叫作季塔的庫圖左夫的老廚子。他在說道，「季塔，我說，季塔！」

「啊？」那個老頭子回答道。

「去，季塔，去打一打！」●開玩笑的人說道。

「噫，滾開！」一個聲音叫道，被傳令兵們和跟班們的笑聲淹沒了。

「反正一樣，除了勝過他們大家以外，我什麼都不愛，什麼都不重視，我重視這裏在我上面霧中漂浮的這神祕的力量和光榮！」

●季塔與去打一打諧韻，故用來開玩笑。

第十三章

就在那一夜，勞斯托夫帶了一個步兵小隊在巴格拉齊溫分隊前執行斥候任務。他的驃騎兵一對一對地沿綫列開，他自己用力控制着不斷侵擾他的睡眠沿綫騎着馬走。藉了我軍在霧中朦朧發光的營火，可以看出他後面的一大片空地，他前面是霧濛濛的黑暗。勞斯托夫儘管用力向有霧的遠處望，他什麼也看不見：一會兒有一種東西發出灰色的光，一會兒有一種黑色的東西，一會兒有一些光點似乎在敵軍應在的地方閃射，一會兒他幻想那不過是他自己眼裏的一種東西。他閉起眼來，於是在他幻想中出現了——一會兒皇帝，一會兒捷尼索夫，一會兒莫斯科的回憶——他又趕快睜開眼，於是看見簡前他所騎的馬的頭和耳朵，有時他走到那些驃騎兵的黑影子六步以內，但是遠處依舊是那同一的霧濛濛的黑暗。「爲什麼不會呢？……這是很可能遇到的呀，」勞斯托夫想道，「皇帝會遇見我，照他對待任何別的軍官的樣子給我一道命令；他可以說道：『去查明那裏是什麼。』有許多故事證明，他在同一偶然情形下認識一個軍官，於是把那個軍官留在他身邊了！假如他把身邊一個位置給了我，那末辦呢？噫，我要怎樣保衛他呢，我要怎樣對他說實話呢，我要怎樣揭穿欺騙他的人們哪！」爲要有力地表明他對元首的愛心和忠心，勞斯托夫想象一個敵人或一個行騙的日耳曼人，他不僅要高興與殺掉他，也要當着皇帝的面打他的嘴巴。突然間一聲遠處的叫喊驚醒了他。他喫了一驚，睜開眼睛。

「我是在什麼地方？噫，是的，在散兵綫上……通行證和口令——煙筒，奧里密茲。我們的中隊明天要作後備隊，够多末討厭，」他想到。「我要請求上前綫，這可能是我唯一見皇帝的機會。現時離我下班沒有多久了。我要再值一班，到我回去時，我一定去見將軍，請求他。」他在鞍子上坐正，趕動他的馬，再繞着他的驃騎兵走一遭。他覺得慢慢地亮起來了。他看見左邊有一道照亮的斜坡，對面是好像一面牆一般陡的一個黑色圓丘。圓丘上有一個勞斯托夫一點也看不明白的白點子：這是一片被月光照亮的林間空地呢，還是一塊未融的積雪呢，還是一些匹白馬呢？他甚至以為白點子上有一種東西移動。「我猜那是雪……那個點子……」一個點子——*une tache*——他想到。「哪……那不是一個點子……納塔莎……妹妹，黑眼睛……納……塔莎……（當我對她說我見皇帝的情形，她會不會喫驚呢？）納塔莎……拿我的 *sabretache*……」——「靠右邊，大人，這裏有樹叢呢，」傳來勞斯托夫昏昏地騎着馬走過的驃騎兵的聲音。勞斯托夫抬起他那幾乎沈到馬鬃上去的頭，停在那個驃騎兵旁邊。他正陷入無法抵抗的年青的幼稚的昏睡狀態。「不過我方才想的是什麼呢？我不應當忘記。我要怎樣對皇上說話呢？不對，不是這個——是明天。噫，是的！納——塔莎……佩刀帶卸……砍他們……誰呀？驃騎兵們……啊，帶鬍子的驃騎兵們。那個帶鬍子的驃騎兵在特菲爾斯加亞街上騎馬……我也想到古力耶夫房子對面的他……老古力耶夫……噫，不過捷尼索夫是一個好人。不過這都是不相

● 法文，一個斑點。後一字也作帶卸解，而發音與納塔莎相近，故有後面的聯想。

● 法文，佩刀帶卸。

干的。主要的事是皇上在這裏。他怎樣地看我，願意對我說一點什麼，但是不敢……不對，是我不敢。不過這是不相干的，主要的事是不要忘記我方才想的重要事情。是的，納——塔莎，佩刀帶卸，噯，對啦，對啦！這就對啦！」於是他的頭又沈到馬頸子上去。突然間他覺得他受到射擊。「什麼事？什麼事？什麼事？……砍倒他們！什麼事？……」勞斯托夫說着醒了過來。他一睜開眼睛，就聽見他前面，敵軍所在的地方，成千人拉長的喊聲。他的馬和他附近那個驃騎兵的馬，一聽到那喊聲，都豎起了耳朵。在那邊，在傳出喊聲的地方，一個火把亮起來，然後又滅下去，隨後又是一個，沿着山上法軍全綫，一個一個的火把亮起來，喊聲也越來越高了。勞斯托夫聽得見法國話的聲音，但是辨別不出。那許多人的喧聲是太大了；他所能聽出的只是：「阿哈哈！」和「呃呃呃呃！」

「那是什麼？你以為是什麼？」勞斯托夫對他身旁的驃騎兵說道。「那一定是敵軍的營盤！」那個驃騎兵未回答。

「喂，你不聽見嗎？」勞斯托夫等一個回答，等過一會兒後又問道。

「誰知道呢，大人？」那個驃騎兵勉強地回答道。

「就方向來說，那一定是敵人了，」勞斯托夫又說一遍道。

「可能是敵人，也可能什麼都沒有，」那個驃騎兵嘟囔道。「很黑呢……不要動！」他對他那煩躁的馬叫道。

勞斯托夫的馬也暴躁起來：它爬那凍了的地面，一面對那喧聲豎起耳朵，一面看那些火光。喊聲

越來越高，混入那要有幾千人的軍隊才能發出的一片喧聲中。火光大致沿着法國營盤綫越蔓延越遠。勞斯托夫不再想睡了。敵軍那快活的得意的喊聲在他身上有了一種刺激的效果。「Vive l'Empereur! l'Empereur!」他這時清楚地聽出了。

「他們不會離得遠，或許就在小河那邊，」他對他旁邊那個驃騎兵說道。

那個驃騎兵僅只歎了一口氣，沒有回答，然後忿忿地咳嗽。沿着驃騎兵綫跑來的馬蹄聲傳了過來，一個驃騎中士的影子突然從霧濛濛的黑暗中出現，看起來大得像一頭象。

「大人，將軍們來了！」那個中士騎向勞斯托夫處說道。

勞斯托夫一面依舊回頭看那些火光和喊聲，一面同那個中士騎着馬去迎接幾個沿綫走來的騎馬的人。一個騎在一匹白馬上。巴格拉齊溫王爵和朵爾果盧珂夫王爵同他們的副官們親自來看敵軍營盤裏火光和喊聲的奇特現象。勞斯托夫騎向巴格拉齊溫處，向他報告，然後與那些副官們會合在一起，聽將軍們在說什麼。

「相信我吧，」朵爾果盧珂夫王爵對巴格拉齊溫說道，「這不過是一個詭計！他已經退却了，却命令後衛點起火來，發出喧聲，用來欺騙我們。」

「不大像，」巴格拉齊溫說道。「我今晚看見他們在那個圓丘上；假如他們已經撤退，他們也一定從那裏撤走的……官長！」巴格拉齊溫對勞斯托夫說道，「敵軍的斥候還在那裏嗎？」

● 法文，皇上萬歲。

「他們今晚在那裏，不過現時我不知道，大人。我可以帶我的幾個驃騎兵去看一看嗎？」勞斯托夫問道。

巴格拉齊溫停下來，在回答以前，想要看一看霧中勞斯托夫的臉。

「好呵，去看一看吧，」他略一停頓後說道。

「是，大人。」

勞斯托夫踢了踢他的馬，叫過菲德秦珂中士和兩個別的驃騎兵，吩咐他們隨從他，然後向着傳來喊聲的方向跑下山去。他獨自帶着三個驃騎兵騎進他以前沒有人到過的神祕的霧濛濛的遠處，既覺得恐慌，也覺得歡喜。巴格拉齊溫從山上對他喊，不要越過小河去，但是勞斯托夫假裝不聽見他，並不停下來，一味跑下去，跑下去，不斷地錯把樹叢當作大樹，錯把山溝子當作人，也不斷地發見他的錯誤。跑到山下以後，他不再看見我們自己的火光，也不再看見敵人的，只聽見法軍的喊聲更高更清楚。在山谷中，他看見他前面有一種像一道河的東西，但是當他到那裏時，他發見那是一條大路，既經來到路旁，他勒住他的馬，不能決定是沿大路走好呢，還是跨過去從黑色的田裏走上山坡好呢。靠近霧中發白的大路走，應當比較安全，因為容易看見走過來的人。「跟我來！」他一面說，一面跨過路去，開始向着那一晚法國哨兵站過的地點跑上山去。

「大人，敵人在那裏呢！」他後面驃騎兵裏的一個叫道。在勞斯托夫來得及看出那突然在霧中出現的黑東西是什麼以前，那裏發出一道閃光，隨後是砰的一聲，一顆高高地在霧中呼呼響的子彈帶着

一種悽惋的聲音越出聽覺以外去。另一鎗未放響，只在火門裏閃了一閃光。勞斯托夫撥轉他的馬，向後飛跑。隨後又斷斷續續響了四鎗，子彈帶着不同的聲調射進霧中什麼地方去了。勞斯托夫勒住他那聽見鎗聲像他自己一樣緊張的馬，然後一步一步地走回來。「得，再來幾鎗吧！再來幾鎗吧！」他靈魂中一種快活的聲音在說道。但是鎗聲並沒有再來。

直到接近巴格拉齊溫時，勞斯托夫又讓他的馬飛跑起來，行着舉手禮跑向將軍面前。

朵爾果盧珂夫依舊在堅持，法軍已經退却，不過點起火把來欺騙我們。

「那個能證明什麼呢？」他在勞斯托夫跑來時說道。「他們很可能一面退却，一面把哨兵留下呀。」

「顯然他們還不會走光呢，王爵，」巴格拉齊溫說道。「等到明天早晨吧，明天我們就要知道一切情形了。」

「哨兵依舊在山上，大人，就在晚上他在過的地方，」勞斯托夫行着舉手禮向前俯着報告道，無法壓下由跑馬、特別由子彈聲引起的愉快笑容。

「很好，很好，」巴格拉齊溫說道。「謝謝你，官長。」

「大人，」勞斯托夫說道，「我可以求一種恩典嗎？」

「求什麼呢？」

「明天我們的中隊要作後備隊了。我可以請求加入第一中隊嗎？」

「你叫什麼名字？」

「勞斯托夫伯爵。」

「哦，很好，你可以留下來侍從我。」

「伊利亞·勞斯托夫伯爵的兒子嗎？」朵爾果盧珂夫問道。

但是勞斯托夫不回答。

「那末我可以存這希望了，大人？」

「我一定發命令。」

「明天我很可能被派去皇上那裏送信呢，」勞斯托夫想道。「謝上帝！」

就在拿破崙的布告對軍隊宣讀時，拿破崙自己騎着馬巡視他的哨兵，敵軍裏的火光和喊聲就是由這事實引起的。兵士們一看見他，就點上草把，在他後面跑着喊道，「Vive l'Empereur！」拿破崙的布告如下：

「兵士們！俄國軍隊正在進攻你們，要報烏爾木奧軍隊的仇。他們就是你們在霍拉布隆突破的一直追到這裏的同一隊伍。我們的陣地是鞏固的，當他們繞過我右方的時候，他們就要把他們的側

● 同前，皇上萬歲。

● 托爾斯泰把這裏的戰事寫作申·格拉本的戰事（兩地近在一起）。

面暴露給我。兵士們！我要親自指揮你們的隊伍。假如你們藉了你們習有的勇氣使敵人的隊伍紛散和混亂，我就留在火線以外，但是，萬一勝利有剝那間的可疑，你們就要看見你們的皇上親冒敵軍第一遭攻擊，因為勝利斷乎不能有問題，特別是在法國步兵光榮所繫的這一天。

「不要在搬移受傷者的請求下分散你們的隊伍。我們一定打敗這些非常仇恨我們國家的英國僱工，每一個人都要充滿了這樣的思想！這場勝利就要結束我們的出征，我們可以回過冬的營盤，在法國募集的法國新軍就要在那裏與我們會合，我要締結的和約一定對得起我的人民，對得起你們，也對得起我自己。」

第十四章

早晨五點鐘，天色還很黑。中央的、後備的、巴格拉齊溫右翼的各部隊還不會移動，但是，在左翼上，依照計劃首先下坡去攻擊法軍右翼、把它趕進波希米亞大山的步兵、騎兵、砲兵各縱隊，已經起身活動了。他們把一切多餘的東西投進營火裏，發出來的煙刺得眼睛痛。天氣是冷的，天色是黑的。軍官們在急急忙忙地喝茶，用早餐，兵士們在嚼餅乾，用腳踏著軍樂拍子來暖和自已，聚在大周圍，把棚子、椅子、桌子、輪子、桶子的殘餘，以及他們不願或不能隨身帶走的一切東西，投到火裏去。奧國的縱隊嚮導在俄國部隊中走進走出，作前進的先驅。一旦一個奧國軍官在一個司令官的住處附近出現，那個聯隊就開始移動：兵士們從火旁跑開，把煙斗插進靴子裏，行囊放在車上，把鎗準備好，排起隊來。軍官們扣起外衣，掛上軍刀和火藥盒，然後叫喊着沿着隊伍走。車夫們和勤務兵們把車子套上，裝上，把車上的東西紮起來。傳令官們、大隊和聯隊的司令們上了馬，畫了十字，對留在後面的行李夫發出最後的指示和命令，給了賞錢，然後成千隻腳單調的踐踏響響起來了。各縱隊向不知道的前方移動，在圍繞他們的隊伍、煙氣、和加濃的霧中，既不能看見他們正在離開的地方，也不能看見他們正要去的地方。

一個行進中的兵士被他的聯隊包圍和運走，正如一個水手被他的船包圍和運走。不管他走了多末

遠，不管他到了什麼生疏的不認識的危險的地方，正如一個水手永遠被船上同一甲板、桅桿、索具所包圍，那個兵士的周圍永遠有那同一的伙伴們，同一的隊伍們，同一的排長伊凡·米特力契，同一的軍用狗傑克，以及同一的司令官們。水手並不要知道他所乘的船航行的緯度，但是，在戰鬪的日子——天知道那是怎樣的和在什麼地方——在一支軍隊的精神空氣中，大家都感到，有一種嚴肅的腔調，報告一種有決定性的莊嚴的事的臨近，在人們內心引起一種非常的好奇心。在戰鬪的日子，兵士們緊張地用力越出他們的聯隊的範圍，他們用心聽，向周圍看，着意打聽他們周圍發生的情形。

霧變得那末濃，雖然天色慢慢亮起來，他們看不到十步以外。樹叢看起來像大樹，平地看起來像峭壁和斜坡。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一邊，都可以遇見一個十步外看不見的敵人。但是，各縱隊在那同一的霧中前進了好久，上下岡子，避開園子和圍牆，走過不認識的新地方，並未遇見敵人。正相反，兵士們知道，在前、後、各方，有別的俄國縱隊，朝同一方向走。各個兵士知道有許多多我們的人與他一同走向那個不認識的地方，都覺得高興了。

「哪，庫爾斯克兵也已經過去了，」隊伍中有人說道。

「真妙，我們的軍隊召集了什麼樣的一夥子人，伙計！昨天夜裏我看那些營火，簡直沒有盡頭。一個道地的莫斯科！」

雖然沒有一個縱隊司令騎馬來隊伍處，或對兵士們談話（司令官們，正如我們在軍事會議中見到的樣子，不開心，對那件事不滿意，因此不去用力鼓勵兵士們，不過一味執行命令罷了），但是那些

隊伍，正如去作戰時特別是進攻時常有的情形，高高興興地前進。但是，當他們在濃霧中走了一個半鐘頭時，他們有一大部分不得不停下來，一種不愉快的凌亂和錯誤的感覺傳過隊伍。這一種感覺怎樣傳開來是很難解說的，不過它很可靠地傳開來，像河裏的水一般，迅速地不知不覺地不可抑制地流下去。假如俄國軍隊沒有盟軍在一起，這一種處理不當的感覺，大概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能成爲一種普通的信念，但是事實上，那紛亂很容易地很自然地歸咎于愚蠢的日耳曼人[⊙]，人人相信，一種危險的糊塗事已經由喫臘腸的人們搞出來了。

「我們爲什麼停下來啦？路塞住了嗎？還是我們已經遭遇了法國人呢？」

「不會的，我們聽不見他們。假如是那樣，他們一定放鎗的。」

「他們急急忙忙地催我們出發，現時莫名其妙地停在一田中央，這都是那些該死的日耳曼人胡鬧！多末愚蠢的鬼東西！」

「對的，我但願把他們送上前綫，但是不必怕，他們正擠在後面呢。現時我們却站在這里挨餓。」

「我說，我們不久可以過去吧？他們說，騎兵堵住了路，」一個軍官說道。

「啊，那些該死的日耳曼人！他們不認識他們自己的地方！」另一個說道。

「你們是哪一師呀？」一個傳令官騎着馬過來喊道。

⊙ 在俄國兵士心目中，奧國人，以及一般不說俄國話的人，都是「日耳曼人」。「日耳曼」(němetz)

這個名詞，在俄文中作「啞吧」解——一個不能說話所以我們無法瞭解的人。

「十八師。」

「那末你們爲什麼在這裡呢？你們應當在好久以前過去的，現時到晚上也到不了那里了。」

「多末愚蠢的命令！他們自己也不知道他們作的是什麼！」那個軍官一面說，一面騎着馬走了。

這時一個將軍騎着馬忿忿地喊着什麼走過，他說的不是俄國話。

「噶法！噶法！不過誰也不明白他叨咕的是什麼，」一個兵士摹做着走過去的將軍說道。「我要

鎗斃他們，這些壞蛋！」

「我們奉了九點前到地方的命令，但是我們走了還不到一半路。好命令！」各方面反來覆去地說道。

軍隊出發時的興奮感，開始變成對愚蠢的佈置、對日耳曼人的惱恨和憤怒。

紛亂的原因是，當奧國騎兵移向我們的左翼時，高級指揮部發見，我們的中央離我們的右翼太遠了，于是把騎兵完全調回右翼去。幾千騎兵在步兵前面跨過，步兵只好等待了。

在前方，一個奧國嚮導和一個俄國將軍起了爭論。將軍高聲提出一個要求，騎兵應當打住，奧國人爭辯說，負責的不是他，是高級指揮部。這時軍隊停在那里，變得無精打采、神氣沮喪起來。停了一個鐘頭後，他們終於向前移動，走下岡子去。岡子上正在散開的霧，在下面，在他們下來的地方，變得更濃了。在前面的霧裏，傳來一下鎗聲，隨後又一下，一開始是不勻的，間隔不同的——得啦噶……噶噶——後越來越勻，越來越快，於是高爾德巴哈河上的戰鬪開始了。

俄軍未料到在河邊上遇見敵人，既經在霧裏碰上，聽不到長官們的勸勵話，隊伍裏傳播有太晚了的感觉，尤其困難的是，在濃霧裏看不見他們前面或周圍的東西，於是他們懶懶地同敵人交換射擊，前進了一會兒，又停下來，不能從長官們或傳令官們得到合時的命令，因為他們在霧裏在那個不熟悉的環境中四處徘徊，找不到他們自己的聯隊了。照這樣子，已經降入山谷的第一、二、三縱隊開始了戰鬪。庫圖左夫所在的第四縱隊停在普拉岑高地上。

在下面，在戰事開始的地方，依舊有很厚的霧；高地上已經開朗起來，不過前面的情形完全看不見。全部敵軍是如我們所料的在六哩以外呢，還是在附近那一片霧海裏呢，在八點鐘以前沒有一個人知道。

早晨九點鐘了。霧像一片海在下方停留不散，但是在上方，在拿破崙同他周圍的元帥們站立的希拉班尼茲村，已經十分明朗了。他上面是一片晴明的藍天，太陽的大圓體，像一個中空的紅色大浮球，在乳色的霧海表面上顫動。全部法軍，連拿破崙和他的參謀部在內，並不在索科爾尼茲和希拉班尼茲的河流和盆地對面（我們預定布陣和開仗的地方還在前邊呢），却在這一面，離我們自己的隊伍是那末近，拿破崙可以用肉眼分出騎馬的和徒步的人來。拿破崙穿着他出征義大利時穿過的藍斗篷，騎着他那灰色的小亞拉伯馬，站在他的元帥們前面一點。他默默地看遠處那些好像從霧海裏騰起、有俄軍在上面移動的岡子，也聽山谷裏的射擊聲。他臉上——那時還很瘦——沒有一絲筋肉顫動。他那放光的眼睛一心一意地定在一點上。他的預料就要證實了。俄軍的一部分已經向着那些塘和湖降入山

谷，又有一部分正在離斷他認作要害、想加以攻擊的普拉岑高地。他從霧上面看見，在普拉岑村附近兩個岡子中間的盆地中，刺刀閃光的俄國縱隊，繼續不斷地一直向山谷開去，一個跟一個在霧中地消失。根據他前一晚收到的情報，根據前哨在夜間聽到的車輪聲和脚步声，根據俄國各縱隊紛亂的移動，根據各種迹象，他清清楚楚地知道，聯盟軍相信他還在他們前面，在普拉岑移動的各縱隊構成俄軍的中心，而那個中心已經軟弱到可以順利地攻下了。但是他還不開始行動。

這一天在他是一個大日子——他加冕的周年。天亮以前他睡了幾個鐘頭，他覺得健旺，有力，暢快，懷着似乎一切可能一切順利的愉快心情上了馬，來到戰地。他一動不動地騎在馬上，看霧上面看得出的高地，他那冰冷的臉上現出幸福地戀愛中的少年臉上特有的那種自信自滿的幸福神情。那些元帥們站在他後面，不敢分散他的注意。他一會兒看普拉岑高地，一會兒看浮出霧上面的太陽。

當太陽已經完全從霧裏出現、田野和霧氣放出耀眼的光輝時——彷彿他專等這個來開始行動——他從他那秀美的白手上拉下手套，用來對元帥們作了一個信號，然後發出開始行動的命令。元帥們帶着傳令官們往不同的方向馳去，幾分鐘後，法軍主力向那些普拉岑高地迅速地移動，因俄軍移下他們左方的山谷，那些地方被剝得越來越光了。

第十五章

八點鐘時，庫圖左夫在米羅拉道維契的第四縱隊前頭騎馬去普拉岑，第四縱隊是去接替已經降入山谷的普爾切比斯齊夫士基縱隊和朗格龍縱隊的。他同最前頭那一聯隊的人們打招呼，發給他們前進的命令，由此表明他有意親自領導那個縱隊。他到達普拉岑村以後就停下來。安德列夫王爵隨在後面，在總司令的大批侍從中間。他懷有壓下去的緊張和激動心情，不過，像一個臨近等了很久的時機的人，保持按納下的平靜。他堅定地相信，這就是他的吐倫的日子，或是他的阿科拉橋的日子。這日子怎樣到來，他並不知道，不過他相信它一定要來。對於我們軍隊的方位和地勢，他所知道的並不比我們軍隊任何人能知道的為多。他自己那現時顯然不能實行的戰略計劃已經忘記了。現時，安德列夫王爵一面參加威洛德的計劃，一面考慮用得着他那敏捷的理解和判斷的萬一的時機，也定下了新的計劃。

左下方的霧裏傳來看不見的隊伍的小鎗射擊聲。安德列夫王爵以為戰事要集中在那里。「我們要在那里遇見困難，」他想到，「我要奉派帶一旅或一師人去那里，我要手拿軍旗前往，突破我前面的任何什麼。」

● 一七九六年，拿破崙在這里對優勢奧軍作戰，大獲全勝。地在義大利的維洛納省。

他不能平靜地看經過的各大隊的軍旗。他看着一個一個的軍旗不斷地想道，「那一個可能就是我了，去領導軍隊的軍旗了。」

在早晨，高地上的夜霧這時只剩下正在轉成露水的白霜，但是，在山谷裏，它依舊像一片乳白色的海一般停留在那里。在我們軍隊降下的左邊山谷裏，也就是傳來鎗聲的地方，什麼都看不見。高地上空是黑色的明朗的天空，右邊是太陽的大圓體。在前方，在那一片霧海對岸的遠處，可以看出一些有樹的岡子，敵人或許就在那里，因為有一種東西隱然可見。在右邊，近衛隊正在進入有霧的地方，發出一片馬蹄聲和車輪聲，也時時發出刺刀的閃光；在左邊，在村子前面，同樣的騎兵隊伍走過來，沒入霧海裏。在前方和後方，有步兵移動。總司令站在村子末端，讓隊伍從他面前經過。那一早晨，庫圖左夫似乎疲倦易怒。那一支在他面前經過的步兵，不等待任何命令，就停下來了，似乎前邊有什麼東西擋住了。

「務必把他們排成一大隊一大隊的縱隊，繞着村子走吧！」他對一個騎着馬過來的將軍忿忿地說道。「難道你不懂，仁兄大人，當我們在敵人前面進軍時，你斷乎不可以成單行穿過村子裏狹窄的街道嗎？」

「我想到村子那邊再來排列他們呢，大人，」那個將軍回答道。

庫圖左夫苦笑起來。

「你就要搞好了，在敵人眼前排隊！很好！」

「敵人離得還遠呢，大人。按照部署……」

「部署！」庫圖左夫沈痛地叫道。「誰告訴你的？……好心照我吩咐你的作吧。」

「是，大人。」

「我的親愛的朋友，」涅斯菲茲基對安德列夫王爵低聲說道，「老頭子暴躁得像一條狗。」

一個身穿白色制服、帽子上帶綠色羽毛的奧國軍官，騎着馬飛跑到庫圖左夫面前，用皇帝的名義問，第四縱隊已經去作戰了沒有？

庫圖左夫轉過身子不答，他的眼光偶然落在他身旁的安德列夫王爵身上。一看見他，庫圖左夫怨毒的苛刻的神情軟下來了，彷彿承認，進行中的事不是他的傳令官的罪過，於是依舊不回答那個奧國傳令官，他對包爾康士基發話了。

「去，我的親愛的朋友，看一看第三師是否過了村子。吩咐它停下來，等候我的命令。」

安德列夫王爵剛要動身，他就攔住他。

「再問一問狙擊兵已經配置好了沒有，」他補上一句道。「他們在作什麼？他們在作什麼？」他對自己嘟囔道，依舊不回答那個奧國人。

安德列夫王爵騎着馬飛跑去執行命令了。

他追上繼續前進的各大隊，攔住第三師，證實我們各縱隊前面底確沒有狙擊兵。聯隊前頭的隊長聽到總司令派出斥候的命令，大喫一驚。他過去十分相信，他前面有別的部隊，敵人一定至少在六哩

以外。前邊除了被濃霧遮起的光禿的斜坡以外，實際上什麼也看不見。既經用總司令的名義發出彌補這一個漏洞的命令，安德列夫王爵飛跑回去了。庫圖左夫依舊留在原先的地方，他那肥胖的身體因了年紀大沈重地堆在鞍子上，他正在閉着眼睛疲倦地打哈欠。軍隊不再移動了，鎗柄着地停下來了。

「好的，好的！」他對安德列夫王爵說道，然後轉向一個手裏拿着錶的將軍。那個將軍正在說，是他們動身的時候了，因為左翼各縱隊都已經下去了。

「時間有的是，大人，」庫圖左夫打着哈欠嘟囔道。「時間有的是，」他又說一遍道。

就在那時，庫圖左夫後邊遠處傳來各聯隊致敬的聲音，這聲音沿着前進中的俄國各縱隊綿延的行列越來越近。顯然他們敬禮的那個人很快地騎着馬走來了。當前面站有庫圖左夫的那個聯隊的兵士歡呼時，他騎向旁邊一點，皺着眉回頭看。沿着普拉岑大路馳來看樣子好像一個穿各種制服的騎兵中隊。其中兩個在前面用全速度飛跑。一個穿着黑色制服，帽子上插着白色羽毛，騎一匹剪尾的栗色馬，另一個穿着白色制服，騎一匹黑馬。這是由侍從們伴隨的兩國皇帝。庫圖左夫扮出前線上老軍人的禮貌，發出「立正！」的命令，然後行着舉手禮騎向兩國皇帝去。他整個面貌和態度突然改變了。他作出無辯駁的服從的下屬的神情。帶着顯然使亞歷山德不痛快的假裝的敬意，他一面騎過去，一面行禮。

這不痛快的印象不過像橫過晴天的煙霧一般掠過皇帝那年青的快活的臉，隨即消失了。病過後，他的樣子比包爾康士基在國外第一次在奧里密茲野外見他時瘦一點了，不過他那俊秀的灰色眼睛

裏依舊混有同一迷人的威嚴和柔和的神情，他那纖巧的嘴上依舊有可作各種表情的同一能力，他也依舊有好心腸的天真的青年人那同一顯明的豐采。

在奧里密茲閱兵時，他似乎更威嚴，在這里他似乎更活潑更有力量了。騎着馬跑過兩哩路以後，他的臉略微有一點紅，他勒住馬，輕鬆地歎了一口氣，然後回頭看他的侍從們那像他自己一樣年青一樣興奮的臉。沙托里斯基，諾伏西爾柴夫，伏爾康斯基王爵，斯特洛高諾夫，還有別的人們，都是盛裝的快活的青年人，騎着雄壯的光潔的活潑的僅只略微發熱的馬，換着話，含着笑，停在皇帝後面。弗蘭西斯皇帝是紅潤的長臉的青年，直挺挺地騎在他那俊美的黑馬上，帶着一種安閒的神不守舍的態度向他周圍看。他向他那白色侍從中的一個招手，問了一個問題——「他大致是問他們在什麼鐘點出發了，」安德列夫王爵一面想，一面含着想到他在布隆的朝見就無法抑制的笑容打量他的舊相識。兩國皇帝的侍從中有從俄奧兩國的近衛隊和前線聯隊中選拔出來的青年傳令官。他們中間有牽沙皇那些匹美麗的接替馬的馬夫，馬身上蒙有繡花的馬被。

正如一扇窗子打開時野外一縷新鮮空氣透進一個悶氣的房間，一縷青春、力量、勝利的信心，隨着這一羣漂亮青年人的降臨，達到庫圖左夫無精打采的參謀部。

「你爲什麼不動呵，米查耶爾·伊拉力昂諾維契？」亞歷山德皇帝匆匆忙忙地對庫圖左夫說道，同時彬彬有禮地看了弗蘭西斯皇帝一眼。

● 庫圖左夫的教名和父名，這是俄國通行的稱呼法，比稱姓更普通。

「我在等待，陛下，」庫圖左夫恭敬地俯向前方回答道。●

皇帝輕輕地皺着眉把他的耳朵側向前方，彷彿他不會十分聽見。

「等待，陛下，」庫圖左夫又說一遍道。（安德列夫王爵看出，庫圖左夫的上嘴唇在他說「等待」這兩個字時不自然地抽動起來。）「各縱隊還不會列起隊來呢，陛下。」

沙皇聽見了這個回答，不過顯然不喜歡；他聳了聳他那稍圓的肩頭，看了他身邊的諾伏西爾柴夫一眼，彷彿在數說庫圖左夫。

「你知道，米查耶爾·伊拉力昂諾維契，在皇后操場上，所有隊伍集合以前，檢閱不開始，我們現時可不是在那里呀，」沙皇說着又看了弗蘭西斯皇帝一眼，彷彿請他就是不參加也至少聽他在說什麼。但是弗蘭西斯皇帝繼續向他周圍看，並不去聽。

「這正是不動的緣故，陛下，」庫圖左夫用響亮的聲音說道，似乎要預防聽不到的可能性，于是他臉上又有一種東西抽動了——「這正是不動的緣故，陛下，因為我們不是閱兵，也不是在皇后操場上呵，」他一清二白地說道。

在皇帝的侍從中，大家都交換表示不滿和責難的迅速的眼光。「儘管他老了，他不應當，他斷乎

● 庫圖左夫和亞歷山德的談話是從米哈伊羅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書中逐字鈔來的，下一章中的戰事描寫有一大部分也是從同一來源鈔來的。打爾斯泰在這里第一次指出，米羅拉道維契有意摹倣繆拉，本書後來屢次提到這一點。

不應當，像那樣說話呀，」他們的眼光似乎說道。

沙皇全神貫注地看庫圖左夫那一隻眼睛，等來聽他還要說什麼。但是庫圖左夫，恭敬地低着頭，似乎也在等。那沈默繼續了約有一分鐘。

「不過，只要您吩咐下來，陛下，」庫圖左夫一面說，一面抬起頭來，又作出他先前那種呆板的、不回嘴的一味服從的軍人的腔調。

他碰了碰他的馬，叫過那一縱隊的司令米羅拉道維契，發給他前進的命令。

隊伍又開始移動了，諾夫高洛德的兩個大隊和阿普謝朗聯隊的一個大隊從皇帝面前走過去了。

當阿普謝朗大隊走過時，紅臉的米羅拉道維契，未穿外套，胸前掛着勳章，捲邊帽子歪戴在一邊上，一角朝前，一角朝後，上面插有一大束羽毛，用力向前飛跑，在皇帝面前行着雄糾糾的舉手禮勒住馬。

「上帝保佑你，將軍！」皇帝說道。

「*Ma foi, sire, nous ferons ce qui sera dans notre possibilité, sire.*」他與高采烈地回答道，不過他那拙笨的法國話在沙皇侍從的上流人中間引起嘲諷的笑容。

米羅拉道維契陡然兜轉馬頭，停在皇帝後面一點。阿普謝朗的兵士們受了沙皇在場的激動，在兩國皇帝面前邁着整齊的勇敢的快速的步子走過去。

● 法文 「誠然，陛下，我們能作什麼就作什麼嘍，陛下。」

「小子們！」米羅拉這維契用自信的高興的聲音喊道，射擊的聲音，戰鬥的前途，現時在兩國皇帝前非常勇敢地走過的蘇伏洛夫時代的同志們阿普謝朗兵士的英姿，使他得意到忘記兩國皇帝在場了。「小子們，這不是你們非攻下不可的第一個村子呀，」他叫道。

「願意盡我們的力量！」兵士們喊道。

皇帝的馬對那突然的叫喊吃了一驚。這一匹過去載了元首在俄國閱兵的馬，又把他載到這里奧斯特里齊戰場上，忍受他的左腳粗心的敲打，像在皇后操場上那樣對射擊聳起耳朵，既不懂射擊的意義，也不懂弗蘭西斯皇帝的短脚黑馬在附近的意義，更不懂騎它的人那一天所說所想所感覺的一切的意義。

皇帝含笑轉向他的侍從中的一個，指着勇敢的阿普謝朗的兵士對他說了一點什麼。

第十六章

庫圖左夫帶着他的傳令官們騎着馬在獵兵後面用步行的速度前進。

他在那個縱隊後面走了不到半哩路，就停在一所大概一度是旅店的孤立的荒廢的房子前面，那裏有兩條路分開。兩條路都通到岡子下面去，軍隊沿兩條路前進。

霧已經開始散開，大約一哩半以外對面岡子上的敵軍已經隱約可見。在下面左方，射擊聲來得更清楚了。庫圖左夫已經停下來，對一個奧國將軍說話。在稍微後面一點看他們的安德列夫王爵，轉向一個傳令官借用望遠鏡。

「看，看哪！」這個傳令官說道，他不看那遠處的軍隊，却看面前的岡子下。「這是法軍哪！」兩個將軍和那個傳令官握住望遠鏡，想從彼此的手中奪過來。他們大家臉上的表情突然變成驚慌的了。本以為法軍在一哩半以外，突然間出乎意外地就在我們面前出現了。

「那是敵人嗎？……不是！……是的，看來是的！沒有疑問……不過那是怎末一回事呢？」不同的聲音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用肉眼看見他們右下方，離庫圖左夫站立的地方不過五百步，有一個密集的法軍縱隊上來迎擊阿普謝朗大隊。

「來了！成敗關頭已經到了。我的機會已經來了，」安德列夫王爵想道，於是他把馬趕向庫圖左夫去。

「阿普謝朗大隊必須打住了，大人，」他叫道。但是，就在那一剎那，一團煙瀰漫了四圍，射擊聲從很近的地方傳來，在離安德列夫王爵僅僅兩步遠的地方，一個天真的恐怖的聲音喊道，「弟兄們！完全失敗了！」一聽到這聲音，彷彿聽到了命令，每個人都跑起來了。

混亂的越來越多的人羣跑回五分鐘前隊伍經過皇帝的地方。不僅阻止那一羣人是困難的，連想自己不被那一羣人裹回去也辦不到了。包爾康斯基只想不同那一羣人失去連繫，手足無措地向周圍看，不能把握他前面發生的事情。涅斯菲茲基怒得滿臉通紅，失去了常態，對庫圖左夫喊，假如他不立刻走開，他一定要作俘虜了。庫圖左夫留在原先的地方，一聲不響地拉出一條手巾。血從他的額上流出來。安德列夫王爵擠向他去。

「您受了傷？」他問道，幾乎不能控制他的下頷的抖動。

「傷不在這里，在那里呢！」庫圖左夫說道，一面把手巾按在他的傷額上，一面指那些逃跑的兵士。「攔住他們哪！」他喊道，就在那同一剎那，大概知道無法攔住他們了，他踢動他的馬，騎向右邊去。

一個逃跑的烏合之衆的新的浪潮把他捲起來，帶向後方去。

逃跑的隊伍是那末稠密，一旦被他們包圍，就不容易再脫出來。一個人在喊「走呵！你爲什麼擋

着我們？」同地方的另一個人轉過來，朝天空放鎗；第三個在打庫圖左夫自己騎的馬。既經用了大力從那個人流中掙扎到左邊來，庫圖左夫帶着他少了一大半的侍從，騎向附近的砲聲去。盡力貼近庫圖左夫的安德列夫王爵，從逃亡的人羣中掙出以後，看見岡坡上煙氣中有一個依舊在射擊的俄國砲台，法軍正在向那里跑。更高的地方駐有一些俄國步兵，既不移到前方來保護砲台，也不同逃跑的人羣向後退。一個騎馬的將軍離開那些步兵，向着庫圖左夫走來。庫圖左夫的侍從只剩下四個了。他們都面色蒼白，默默地交換眼光。

「攔住那些壞東西！」庫圖左夫指着那些逃跑的兵士對那個聯隊長喘氣道；但是，就在那時候，彷彿要爲了那句話懲罰他，鎗彈條一羣小鳥一般噝噝着飛過那個聯隊去，飛過庫圖左夫的侍從去。

法軍已經攻擊那個砲台，一看見庫圖左夫，就朝他射擊。這一陣鎗彈飛過以後，聯隊長抓住自己的一條腿；幾個兵士倒下來，一個拿旗的少尉放了手。旗搖擺了一下，然後倒下來，但是被附近的兵士們的步鎗架住。兵士們不待命令就開了鎗。

「噉！噉！噉！」庫圖左夫一面失望地呻吟，一面向周圍看……「包爾康斯基！」他低聲說道，他的聲音因一種軟弱的顫抖起來，「包爾康斯基！」他指着那個混亂的大隊和敵人低聲說道，「那是什麼呀？」

但是在他說完以前，覺得被羞憤的眼淚哽住氣的安德列夫王爵，已經從馬上跳下來，跑向軍旗去。

「前進，小子們！」他用尖得像小孩子的聲音喊道。

「機會來了！」他一面想，一面捉住旗桿，滿懷樂趣地聽那顯然對他瞄準的鎗彈聲。幾個兵士倒下去了。

「唵啦！」安德列夫王爵喊道，勉強舉起那根沈重的旗桿，懷着整個大隊會跟從他的充分信心向前跑去。

果然他獨自一個跑不上幾步，一個又一個的兵士移動起來，不久整個大隊喊着「唵啦！」向前跑，趕上他了。大隊裏一個中士跑過來，拿過那重得在安德列夫王爵手裏搖擺的旗，但是他立刻被打死了。安德列夫王爵又拾起旗來，拖着旗桿隨大隊跑上去。在前面，他看見我們的砲手們，有一些在射擊，有一些已經拋掉他們的砲，向着他跑來。他也看見一面牽砲車馬一面調轉砲身的法國步兵。安德列夫王爵和那個大隊已經在離大砲二十步以內。他聽見他頭上不斷的鎗彈嗖嗖聲，左右兩邊的兵士們連續呻吟，跌倒。但是他不看他們；他只看他前面的情形——看那個砲台。他現時清清楚楚地看見一個帽子被打歪的紅頭髮的砲手的身形，那個砲手拖住一把砲膛掃帚的一端，一個法國兵拖住另一端。他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兩個人臉上那苦惱而忿怒的表情，他們顯然不知道他們在作什麼。

「他們是幹什麼呢？」安德列夫王爵看着他們想道。「那個紅頭髮砲手，既然沒有武器，爲什麼不逃走呢？那個法國人爲什麼不刺他呢？在那個法國人記起用刺刀刺他以前，他來不及脫逃了……」果然另一個法國兵提着鎗跑向那兩個角力的人，那個紅頭髮砲手已經得意地奪過掃帚，還不知道

有什麼東西等在他前面，他的命運就要決定了。但是安德列夫王爵不會看見那是怎樣完結的。他覺得好像他附近的兵士中的一個掄起一根大頭棒打在他頭上。有一點痛，不過最壞的是，那痛楚分散了他的注意，使他看不見他方才正在看的事。

「這是什麼事呀？我要倒下嗎？我的兩條腿不中用了，」他想到，隨即仰面倒下來。他睜開眼，希望看一看法軍和砲手們的鬥爭怎樣完結，紅頭髮砲手被打死了沒有呢，那一尊砲被搶去了呢還是被救下了呢。但是他什麼都看不見。他上面這時什麼都沒有，只有天空——高高的天空，並不明朗，不過依舊量不過來的高，上面有灰色的雲團緩緩地滑過。「多末安靜，多末和平，多末莊嚴，一點也不像我這樣跑，」安德列夫王爵想到——「不像我們這樣跑，這樣喊，這樣打，一點也不像滿面恐慌和憤怒的砲手同法國人爭奪那把掃帚；那些雲團滑過那崇高的無限的天空的樣子是多末不同呵！我怎末先前不看見那個崇高的天空呢？我終於發見了它，我是多末快活呀！是的。除了那個無限的天空外，一切是空的，一切是假的。除了那個外，一無所有，一無所有。不過連那個也不存在，除了安靜與和平外，沒有別的。謝上帝！……」

第十七章

在我們由巴格拉齊溫指揮的右翼，九點鐘時戰鬥還不會開始。巴格拉齊溫王爵不願意附和朵爾果盧珂夫開始行動的要求，又想從自己身上卸掉責任，於是對朵爾果盧珂夫提議派人去請示總司令。巴格拉齊溫知道，兩翼相距六哩多路，就讓送信的人不被打死（他很可能那樣），而且找到總司令（那是很難的），他也不能在天黑以前回來。

巴格拉齊溫用他那沒有表情的睡昏昏的大眼睛流覽他的侍從，於是被興奮和希望弄得不能出氣的勞斯托夫那孩子氣的臉首先捉住他的眼光。他派了他。

「假如我在遇見總司令以前，遇見了皇上呢，大人？」勞斯托夫行着舉手禮說道。

「你可以把信交給皇上，」朵爾果盧珂夫連忙攔着巴格拉齊溫說道。

勞斯托夫卸下了放哨的任務，在天亮以前睡過幾個鐘頭，因而覺得高興，勇敢，堅決，急於行動，對他的好運氣懷有信心，概括地來說，他的心情使得一切似乎是可能的，愉快的，容易的。

他的一切願望都要在那一早晨實現了：就要有一個由他來參加的全面作戰，此外，他是最勇敢的將軍的傳令官，並且，他就要去送信給庫圖左夫，可能直接送給皇帝。那個早晨是明朗的，他騎的是一匹好馬，他的心中充滿了快樂和幸福。一接到命令他就放開馬韁，沿戰綫跑下去。一開始他沿巴格

拉齊溫的隊伍走，那個隊伍還不會出發作戰，一動不動地停在那里；隨後他來到烏伐洛夫騎兵所在的地帶，在這裏他看出準備作戰的激動和迹象；既已越過烏伐洛夫的騎兵，他清楚地聽見他前面的大砲聲和小鎗聲。射擊聲越來越高。

在那新鮮的早晨空氣中，不像先前那樣，先有間隔不勻的兩三下小鎗射擊聲，然後是一兩下大砲聲，這時從普拉岑前面的山坡上傳來一陣一陣小鎗射擊的隆隆聲，中間雜有那末密的大砲聲，有時其中有幾響分不清楚，合成一個總的轟隆隆聲。

他看得見山坡下一陣一陣好像互相追逐的鎗煙，以及翻滾着、伸展着、彼此混合着的一團一團的砲煙。藉了透過煙霧的刺刀光，他也可以看出移動的步兵隊伍和帶綠色彈藥車的一窄行一窄行的砲兵。

勞斯托夫在一個小丘上把馬勒住一會兒，想知道進行中的情形；但是儘管他聚精會神，他一點也不能瞭解或辨出眼前的情形：在煙霧中，有某一種人在動來動去，在前後方，有一行一行的軍隊移動；但是爲什麼，去什麼地方，他們是些什麼人，就無法知道。這些景象和聲音在他身上並不發生抑制或恐嚇的作用，它們反而激發他的精力和決心。

「打下去呀！打下去呀！打他們哪！」他在內心裏對這些聲音叫道，然後又沿着戰綫跑下去，越來越深入軍隊已經交戰的地方了。

「那裏會怎樣，我不知道，不過一切會順利的！」勞斯托夫想道。

經過一些奧國隊伍以後，他看出，前綫的次一部分（近衛隊）已經在作戰。

「不要緊！我要去近處看，」他想到。

他幾乎在沿着前綫走了。有一小夥人向着他飛跑過來。這是我們烏拉隊的官兵，隊伍散亂着從攻擊中退下來。勞斯托夫讓開路，無意中看見他們裏邊有一個正在流血，他飛跑下去了。

「那不關我的事，」他想到。他隨後跑不上幾百碼，就看見他左邊，漫過野地的全部寬度，擺開一大羣騎兵，穿的是鮮明的白制服，騎的是黑馬，一直向着他快步走來，從他的路上跨過去。勞斯托夫使他的馬用全速度飛跑，爲這些人讓路，假如他們保持原來的速度，他本可以完全讓開了，但是他們不斷地增加速度，因此其中有一些馬已經飛跑起來了。勞斯托夫聽見他們馬蹄子的啪噠聲和兵器的叮噠聲，他們的馬，他們的身形，甚至他們的臉，也越來越看得清楚了。他們是我們的騎衛隊，前去攻擊迎上來的法國騎兵。

騎衛隊飛跑起來，但是依舊勒住他們的馬。勞斯托夫已經可以看見他們的臉，聽見「衝！」的命令，由一個催着駿馬用全速度飛跑的軍官發出來。勞斯托夫恐怕被撞倒，或被捲進對法軍的攻擊中，於是儘着馬的力量沿前方飛跑，但是依舊來不及避開他們。

騎衛隊的最後一個，一個麻子臉的大個子，一看見他前面的勞斯托夫，就忿忿地皺起眉來，他一定要同他撞在一起了。假如不是勞斯托夫忽然想起在騎兵的馬眼前揮了一鞭子，這個騎兵一定把勞斯托夫和彼多溫撞翻了（比起這些高大的人馬來，勞斯托夫覺得自己很渺小，很軟弱）。那一匹十六掌

幅●高的大黑馬向後抵着耳朵避開來；但是那個麻子臉的騎兵兇猛地用他那大馬刺踢去，於是那匹馬搖着尾巴伸着頸子跑得更快了。騎衛隊剛從勞斯托夫身邊跑過，他就聽見他們喊道，「嚟啦！」回頭一看，他看見他們最前端的隊伍與一些帶紅肩章的外國騎兵，大概是法軍了，混雜起來。他不再能看見別的了，因為緊跟着大砲從什麼地方開始射擊了，於是煙把一切包裹起來。

在那一剎那，在騎衛隊從他身邊過去，消失在煙中時，勞斯托夫躊躇起來，是跟他們跑好呢，還是去送信好呢。這是連法軍也驚奇的輝煌的騎衛隊衝鋒。勞斯托夫後來聽說，在那一大羣高大英俊的士兵中，在那騎着價值一千盧布的馬跑過他的全體顯赫的富有的年長的軍官和見習軍官中，衝鋒以後，只有十八個人剩下來，這消息使他戰慄了。

「我何必妒嫉他們呢？我的機會並沒有失掉，我可能立刻見到皇上呢！」勞斯托夫一面想，一面跑下去。

當他來到步衛隊齊頭處時，他看見，他們附近，他們周圍，有砲彈飛過，他知道有砲彈，與其說因為他聽見了聲音，不如說因為他看見兵士們臉上的不安，以及將官們臉上那不自然的軍人的嚴肅。在一個步衛隊的一排人後面經過時，他聽見有人叫他的名字。

「勞斯托夫！」

「什麼呀？」他答應道，並未認出包力斯來。

「我說，我們已經上過前綫了！我們的聯隊受到攻擊！」包力斯帶着初次到過火綫的青年人臉上那種快活的笑容說道。

勞斯托夫停下來。

「你到過啦？」他說道。「得，情形好嗎？」

「我們把他們趕回去了！」包力斯懷着興奮說道，變得健談起來。「你想得到嗎？」於是他開始敘述，近衛隊開進陣地以後，看見他們前面的軍隊，以為是奧軍，忽然間從那些隊伍發出的砲彈知道，他們已經在前綫上，出乎意外地作起戰來。勞斯托夫不等包力斯說完就催動他的馬了。

「你去哪里呀？」包力斯問道。

「送信給陛下。」

「他在這里啦！」包力斯以為勞斯托夫說的是「殿下」，於是指着大公爵說道，後者聳着兩肩，皺着雙眉，戴着窄邊盔，穿着騎衛服，站在離他們一百步處，對一個蒼白的穿白制服的奧國軍官叫喊一點什麼。

「這是大公爵呀，我要的是總司令或皇上呢，」勞斯托夫說道，就要催馬前進了。

「伯爵！伯爵！」從另一邊跑來像包力斯一樣熱情的柏喜喊道。「伯爵！我的右手受了傷（於是他舉起他用毛巾纏起的流血的手）「我留在前綫上。我用左手拿刀，伯爵。我們全體家族——封·柏喜族——都是武士呵！」

他又說了一點什麼，但是勞斯托夫不等來聽，騎開去了。

既經走過近衛隊，又穿過一片空地，爲要避免像騎衛隊衝鋒時那樣又走到第一綫前面，勞斯托夫循着後備軍的行列，遠遠地繞過傳來最激烈的小鎗聲和砲擊聲的地方。突然間他聽見他前面和我們的隊伍後面有很近的小鎗射擊聲，他永遠不會料到這地方有敵人。

「這會是什麼呢？」他問道。「敵人在我們軍隊的後方？不可能！」突然間他爲自己也爲整個戰鬥感到一陣恐慌。「但是不拘怎樣，」他估量道，「現時是過不去了。我必得在這里找總司令了，假如一切都失敗了，我要同別人一道毀滅。」

勞斯托夫突然感到的惡兆，他越走進普拉岑村後的地帶，越得到證實，村中充滿了各式各樣的隊伍。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是什麼呢？他們在對誰射擊呢？誰在射擊呢？」勞斯托夫遇見混亂的一羣一羣從他的路上逃過的俄奧兩國兵士時不斷地問道。

「誰也不知道！他們已經把每個人都殺掉！現時什麼都完了！」他從逃亡的人羣得到俄、德、捷克三國話的回答，那些人像他一樣不明瞭當時的情形。

「殺日耳曼人！」一個人喊道。

「但願他們遭殃——奸細們！」

「Zum Henker diese Russen!」一個日耳曼人嘟囔道。

幾個受傷的人沿大路走過，咒罵、叫喊、呻吟，混成一片喧聲，隨後射擊停止了。勞斯托夫後來聽說，俄奧兩國兵士曾經互相射擊。

「我的上帝！這都是什麼意思呀！」他想到。「在這皇上隨時可以看見他們的地方……不過，不要緊，這一定只是少數壞蛋。不久就要過去了，不會是那個，不會的！快一點，快一點走過他們去就是了！」

敗仗和逃跑的念頭不能進入勞斯托夫的頭腦。雖然就在奉令去找總司令的普拉岑高地上，他看見了法國大砲和法國軍隊，他不能，不願，相信那個。

● 德文，「弔死這些俄國人！」

第十八章

勞斯托夫奉令去普拉岑村附近找庫圖左夫和皇帝。但是那裏既沒有他們，也沒有一個司令官，只有一羣一羣解了體的各式各樣的隊伍。他催着他那已經疲乏了的馬趕快走過這些人羣去，但是他越向前走，他們就越紛亂了。他來到的大路上塞滿低輪輕馬車，各式各樣的馬車，俄奧兩國的各種兵士，有一些受了傷，有一些未受傷。這一大堆人，在駐在普拉岑高地上的法國砲隊射出的砲彈可怕的影響下，亂糟糟地說話，擁擠。

「皇上在哪裏？庫圖左夫在哪裏？」勞斯托夫不斷地問他攔得下的每一個人，但是從任何人得不到回答。

後來他捉住一個兵士的領口，強迫他回答。

「呃，老兄！他們都在好久以前溜走了！」那個兵士說道，一面爲了某種理由大笑，一面掙開去。

離開那個顯然喝醉了兵士，勞斯托夫攔住某重要人物的一個跟班或馬弁的馬，然後開始盤問他。那個人說，沙皇大約在一個鐘頭前用全速度從那條大路上運走，他受了很危險的傷。

「不會的！」勞斯托夫說道。「那一定是別的什麼人。」

「我親眼看見他，」那個人帶着一種自信的嘲諷笑容回答道。「我現時應當認得皇上了，我在彼得堡見過他好幾次。我像看見你一樣看見他……他坐在馬車裏，蒼白得像什麼似的。他們怎樣趕那四匹黑馬飛跑啊！哎呀，他們底底確確咕隆過去了！是我認得御馬和伊利亞·伊凡尼契的時候了。我不以爲伊利亞除了沙皇以外給任何人趕車。」

勞斯托夫放開那匹馬，就要騎下去了，這時一個路過的受傷的軍官對他說道：

「你找誰呀？」他問道。「總司令嗎？他被一顆砲彈打死了——在我們聯隊前面，打進了胸膛。」

「未打死——受了傷！」另一個軍官糾正他道。

「誰呀？庫圖左夫嗎？」勞斯托夫問道。

「不是庫圖左夫，不過他的名字是什麼呢——得，沒有關係……活下來的沒有多少了。朝那邊走，去那個村子，所有司令官都在那裏了，」那個軍官指着何斯吉拉德克村說道，說完就走下去了。勞斯托夫用步行的速度騎下去，既不知道他這時爲什麼去，也不知道他要去見誰了。皇帝受了傷，仗是打敗了。這時無法懷疑了。勞斯托夫朝指給他的方向走去，他看見那裏有一些角樓和一所教堂。何必忙呢？就讓沙皇和庫圖左夫還活着，也沒有受傷，他這時去對他們說什麼呢？

「走這條路吧，大人，在那邊你會立刻被打死呢！」一個兵士對他喊道。「他們會把你打死在那裏呢！」

「噯，你說的是什麼？」另一個說道。「他要去哪裏呀？那條路比較近。」

勞斯托夫考慮了一下，然後朝他們說他會被打死的方向走。

「現時一切都一樣了。假如皇上受了傷，我還想保全自己嗎？」他想到。他騎向大多數人從普拉岑逃亡時被打死的地帶。法軍還不會佔領那地帶，俄軍——未傷的和輕傷的——久已離開那裏了。在那一片野地上，像料理得很好的熟田上一堆一堆的肥料，每幾畝裏橫有十個到十五個的死者。受傷者。受傷的人們三三兩兩地爬在一起，可以聽見他們的叫喊聲或呻吟聲，有時是假裝的——或勞斯托夫覺得是那樣。他使他的馬小跑起來，免得看這所有受苦的人們，他覺得害怕——不是爲了他的性命，却是爲了他所需要的勇氣，他知道他的勇氣受不住這些不幸者的景象的。

法軍本來已經停止射擊這一片散布死者和傷者、不再有人可以射擊的野地，一見到在上面騎行的傳令官，就調過一尊砲來，朝他開了幾砲。那些可怕的嘯子聲和他周圍的屍體所引起的激動，在勞斯托夫的心中混成一種單純的恐慌和自憐的感情。他記起他母親最後一封信。「假如她這時看見我在這一片有大砲朝我瞄準的野地上，」他想到，「她會覺得怎樣呢？」

在何斯吉拉德克的村子裏，有從戰地上退下來的俄國隊伍，雖然依舊有一點混亂，不過不那末沒有紀律了。法軍的大砲達不到那裏，小鎗射擊聲離得很遠了。這裏每一個人清清楚楚地知道也說出，仗打敗了。勞斯托夫問到的人都不能對他說皇帝或庫圖左夫在什麼地方。有一些人說，皇帝受傷的消息是可靠的，另一些說，那是不可靠的，並且解說，皇帝的馬車底底確確從戰場上跑過，車上還載有

隨皇帝其他侍從來戰地的蒼白的慌張的二級宮內大臣托爾斯泰伯爵，謠言就是由這事實傳開來的。一個軍官對勞斯托夫說，他在村後左首見過一個司令部裏的人，於是勞斯托夫就騎向那裏去，並不希望見什麼人，但求安慰他的良心。他騎行了兩哩來路，越過了最後的俄國隊伍，然後看見，在周圍圍有一道溝子的菜園子附近，有兩個面對着溝子的騎馬的人。一個帽子上插有一支白羽毛，勞斯托夫覺得面熟；另一個騎着一匹好看的栗色馬（勞斯托夫以為他先前見過這匹馬），騎到溝子前，用馬刺踢他的馬，放開韁繩，輕輕地跳過去。岸上只有一點點土被馬的後蹄子碾碎。他陡然撥轉馬頭，又跳過溝子這邊來，恭恭敬敬地轉向那個帶白羽毛的騎馬的人，顯然在表示，他可以照樣作。那個騎馬的人（他的身形勞斯托夫覺得熟悉，不知不覺地拴住他的注意）用頭和手作了一個拒絕的姿式，從那個姿式上勞斯托夫立刻認出他那可悲可敬的君王來了。

「不過不會是他呀，獨自在這一片空地上！」勞斯托夫想道。就在那一剎那，亞歷山德轉過頭來，於是勞斯托夫看見那在他的記憶上刻得那末深的可愛的面貌。皇帝是蒼白的，兩頰下陷，兩眼發呆，但是他的面孔的吸引力和溫柔感更來得大了。證實皇帝受傷的謠傳是假的，使勞斯托夫快活。他也爲了就要見他快活。他知道他可以，甚至應當，一直走過去，把朵爾果盧珂夫的信遞上去。

但是，正如一個發愛情熱的青年，一旦渴望的時刻到來，他單獨地會見她了，却失去了勇氣，不敢說出他想了若干夜的念頭，一味向周圍尋求援助，或尋求一個遞延和逃避的機會，勞斯托夫既然得到他比世間一切更愛慕的東西，竟不知道怎樣去接近皇帝了，他想出了一千種那樣作不合宜、不得

體、不可能的理由。

「什麼！好像我喜歡一個利用他在孤獨和絕望中的機會了！在這悲哀的時刻，他可能覺得一個生面孔不愉快或痛苦呢；此外，在這一見到他我的心臟就衰弱、我的嘴就發乾的時候，我能對他說什麼呢？」他在想像中構成無數對皇帝說的話，這時一句也記不起來了。那些話都是用在完全不同的場合的，大部分要在勝利和凱旋時說，要在他因傷將死、君王致謝他的英勇行為時說，要在臨死發表他的行為所證明的愛情時說。

一此外，既然時候將近四點鐘，仗已經打敗了，我怎能請皇帝發關於右翼的訓令呢？不可以，我斷乎不可以走近他，我不應當攪擾他的沈思默想。死掉一千次也比冒受到他的急言厲色的臉好呢，勞斯托夫打定了主意，於是他悲哀地帶着一顆充滿失望的心一面騎開去，一面繼續不斷地回頭看那依舊躊躇不決的沙皇。

當勞斯托夫像這樣同自己爭論着騎開去時，封·陶爾隊長碰巧騎到同一地點，一見到皇帝，他立刻騎過來，獻上他的慇懃，幫助他徒步跨過溝子去。皇帝想休息一下，也覺得不舒服，坐在一棵蘋果樹下，封·陶爾就留他旁邊。勞斯托夫懷着嫉妒和懊悔從遠處看封·陶爾怎樣長久而熱烈地對皇帝說話，顯然哭着的皇帝怎樣一面用手蒙住眼，一面握封·陶爾的手。

「我本可以處在他的地位呀！」勞斯托夫想道，於是強忍着憐憫皇帝的眼淚，懷着絕頂的失望，他騎了下去，既不知道他現時騎去那裏，也不知道爲什麼了。

因為覺出他自己的軟弱是他的悲哀的原因，他的失望就更大了。

他本可以……不僅可以，而且應當，去君王那裏。這是他對皇帝表示忠誠的一個奇妙的機會，他竟不會加以利用……「我作的是什麼事？」他想到。於是他轉過來，跑回他見過皇帝的地方，但是這時溝子那邊沒有人了。只有一些行李車和馬車在經過。他從車夫中的一個聽說，庫圖左夫的參謀部離這裏不遠，在那些車子要去的村子裏。勞斯托夫跟了他們去。他前而走有庫圖左夫牽蓋馬被的馬的馬夫。隨後跟來一輛行李車，車後面走有一個戴尖頂帽穿羊皮襖的八字脚的老家奴。

「季塔！我說，季塔！」馬夫說道。

「什麼呀？」那個老頭子心不在焉地回答。

「去，季塔！去打一打！」

「噯，你這個傻瓜！」老頭子忿忿地吐着唾沫說道。沈默了一些時候，隨後那同一玩笑又來了。

晚上五點鐘以前，戰事完全失敗了。一百尊以上的大砲已經落入法軍手中。

普爾切比齊夫士基同他的部隊已經放下武器。別的縱隊損失了一半人以後亂糟糟地成羣退下來。朗格龍和朵赫圖洛夫混合隊伍的殘餘，聚在奧格斯德村附近池塘的隄岸周圍。

五點鐘以後，只有格奧斯德水閘處還可以聽見強烈的砲轟（由法軍單方面發出的），來自排列在

普拉岑高地的斜坡上的無數砲位，朝我們退却的隊伍射擊。

在後街中，朵赫圖洛夫和別的人們，集合了一些大隊，繼續對追逐我們隊伍的法國騎兵用小鎗射擊。天色暗下來。在那道狹窄的水閘上，多少年來那個老磨房主人習慣戴着有總的帽子坐在那裏安靜地釣魚，他的孫子捲着襯衫袖子把跳動的銀色魚放進澆水罐裏，在那個水閘上，多少年來摩托維亞人戴着皮帽子穿着藍短衣安靜地趕他們裝有小麥的兩匹馬的車子，然後蒙着染白他們的車子的麵粉回來——在那道狹窄的水閘上，在運輸軍和大砲中間，在馬蹄子底下，在車輪中間，怕死怕得變眉變色的人們這時聚在一起，互相壓擠着，死着，在將死者身上踐踏着，互相殺害着，不過走上幾步，照樣被他們自己殺掉了。

每隔十秒鐘，就有一顆砲彈排擠着空氣飛來，或有一顆開花彈在那稠密的人羣中爆炸，炸死一些人，把血濺在他們附近的人身上。

朵羅豪夫——現時是軍官了——臂上受了傷，腿下沒有馬，連同騎馬的聯隊長和他那一中隊的十來個人，合成全聯隊的全部殘餘。在人羣的推動下，他們擠到水閘前，在四面八方的阻塞下，他們停下來，因為前面有一匹馬倒在一尊大砲下面，人羣正在拉它出來。一顆砲彈打死他們後面一些人，另一顆落在前面，把血濺在朵羅豪夫身上。不顧一切向前推動的人羣擠成一團，移動了幾步，就又停下來。

「走上一百碼，我們一定得救，再在這裏留下兩分鐘，那就一定得死，」每個人叫道。

雜在人羣中間的朶羅豪夫，推倒兩個兵士，擠向水閘邊，然後跑上蒙在磨房水塘上面的光滑的冰。

「這邊來呀！」他一面喊，一面跳上在他下面咯吱咯吱響的冰；「這邊來呀！」他對那些帶砲的人們喊道。「禁得住呢！……」

冰禁得起他，但是又動搖，又尖叫，顯然不僅在一尊砲或一羣人下面要塌，就是在他一個人的重量下面也很快就要塌。人們都看他，擠到岸上來，遲疑不敢跨到冰上去。水閘前騎馬的將軍，舉起手來，張開嘴要對朶羅豪夫說話。突然間一顆砲彈嘯的一聲在人羣上面飛過，飛得非常低，每個人都爬下了。那顆砲彈嘯的一聲打進一種潮濕的東西，於是那個將軍從馬上跌進一個血窪子裏。沒有人看他一眼或有意把他扶起來。

「到冰上去，冰上去！走呵！轉彎！你不聽見嗎？走呵！」在那顆砲彈打中將軍以後，無數的聲音突然叫起來，那些人自己也不知道他們叫的是什麼或爲什麼叫了。

正要上水閘的最後方那些砲裏的一尊轉到冰上來。水閘上一羣一羣的兵士開始跑上結了冰的水塘。冰在最前面的兵士裏的一個下面塌了，於是一條腿滑到水裏去。他想掙起來，反而陷到齊腰深了。最近處的兵士們縮回去，砲車夫勒住他的馬，但是後方依舊傳來叫喊聲：「到冰上去，你們爲什麼打住？走呵！走呵！」人羣裏發出恐慌的哭聲。貼近大砲的兵士們揮臂膊，打馬，使它們轉過來，向前走。那幾匹馬離開了塘岸。禁得起那些徒步的人們的冰，成大塊地塌下去，冰上面的四十來個人

亂衝起來，有一些向前，有一些向後，互相推到水裏去。

砲彈依舊繼續不斷地嗖嗖地響，落在冰上和水裏，大多數時候落在遮滿水閘、池塘、塘岸的人羣中間。

第十九章

在普拉岑高地上，安德列夫·包爾康斯基王爵躺在他手拿着旗桿跌倒的地方，大量地流血，不自覺地發出一種柔和的、可憐的、孩子一般的呻吟。

傍晚時他停止了呻吟，變得完全不響不動了。他不知道他的知覺失去了多久。突然間他又覺出他還活着，爲了頭上火燒刀劈一般的痛楚難過。

「在哪裏啦，我以前不知道、今天才看見的那個崇高的天空？」是他第一個念頭。「我以前也不知道這難過，」他想到。「是的，這時以前我不知道任何什麼，完全不知道什麼。但是我在哪裏啦？」

他留心聽，於是聽見臨近的馬蹄聲，還有法國話。他睜開眼。他上面又是那同一崇高的天空，有一團一團的雲在更高的地方漂浮，雲中間有蔚藍的無極閃光。他不轉動他的頭，也不去看那就馬蹄聲和說話聲判斷已經在他旁邊停下來的人們。

這是由兩個侍從伴隨的拿波崙。騎過戰場的波納巴已經發出對奧格斯德加強砲擊的最後一道命令，正在看留在戰場上的死者和傷者。

「好兵！」拿波崙看着一個陣亡的俄國擲彈兵說道，那個擲彈兵臉埋進地裏去，露出變黑的頸

背，遠伸着一隻已經變硬的臂膊，肚子着地躺在那裏。

「陣地砲的彈藥已經用完了，陛下，」一個從轟擊奧格斯德的砲隊處來的傳令官說道。

「從後備隊取一些來，」拿波崙說道，走過幾步以後，他停在仰臥的安德列夫王爵前邊，旗桿已經落在身旁了。（旗已經被法軍取去作戰利品了。）

死得好！——拿波崙看着包爾康士基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知道這是說他，也知道說這話的是拿波崙。他聽見說話的人被稱作陛下。不過他聽這句話像聽蒼蠅嗡嗡差不多。這句話不僅未引起他的興趣，他也未加以注意，立刻就忘記了。他的頭在灼痛，他覺得他就要流血流死了，他看見他上面那遙遠的、崇高的、永在的天空。他知道那是拿波崙——他的英雄——但是在那一剎那，比起那時在他自己和帶飛過的雲團的崇高的無限的天空中間經過的東西來，他覺得拿波崙是一個非常渺小的不重要的生物。在那一剎那，不拘站在他上方的是誰，不拘說他什麼，他都覺得毫無意義；他只喜歡人們站在他身旁，只希望他們會援助他回生，他這時覺得生命是那末美好，他今天才學會那末不同地去瞭解它。他結集他所有的力量，動一動，作一作聲。他衰弱地動了一下他的腿，發出一聲引起他自己憐憫的軟弱無力的呻吟。

「啊！他活着呢，」拿波崙說道。「把這個青年人抬去裏傷站。」

說過這句話以後，拿波崙騎着馬去迎蘭元帥，後者行着舉手禮含着笑騎向皇帝，對他慶賀勝利。安德列夫王爵再也不記得別的了：因了抬上担架時可怕的痛楚，拾走時的顛動，他的傷口在裏傷

站受到的刺探，他失去了知覺。到了晚上，他同別的傷者和被俘的俄國軍官被送去醫院，直到那時，他才恢復了知覺。在搬運中，他覺得強壯一點了，可以看一看周圍，甚至可以說話了。

他恢復知覺時首先聽到的是一個法國護送官的話，那人很快地說道：

「我們得停在這裏：皇上立刻就要經過這裏了；見一見這一些上流俘虜，會使他歡喜呢。」

「今天有那末多俘虜，幾乎是全部俄軍，他大致已經看得不耐煩了，」另一個軍官說道。

「那也沒有關係！他們說，這一個是亞歷山德帝全部衛隊的司令官呢，」第一個人指着一個穿騎衛隊制服的俄國軍官說道。

包爾康士基認出他在彼得堡社交界遇見過的列普寧王爵。他旁邊站有一個十九歲的後生，也是騎衛隊受傷的軍官。

波納巴飛跑過來，然後勒住馬。

「哪一個是上級將校？」他看見那些俘虜時問道。

他們舉出上校列普寧王爵的名字。

「你就是亞歷山德帝騎衛隊的隊長嗎？」拿破崙問道。

「我指揮一個中隊，」列普寧回答道。

「你們的聯隊光榮地盡了職，」拿破崙說道。

「一個偉大統帥的稱讚是一個軍人最高的酬報，」列普寧說道。

「我高興給你，」拿波崙說道。「還有你旁邊那個青年人是誰呀？」
列普寧王爵舉出蘇荷帖林中尉的名字。

看過他以後，拿波崙笑了。

「他參與我們的事未免太年青了。」

「年青並不妨礙勇敢哪，」蘇荷帖林用衰弱的聲音嘟囔道。

「答得妙！」拿波崙說道，「青年人，你前程遠大！」

安德列夫王爵也被抬到皇帝眼前，用以結束那個俘虜展覽，他不能不引起拿波崙的注意。拿波崙似乎記起在戰場上見他說他的情形，又用起在他的記憶中與安德列夫王爵相連的形容詞「青年人」來了。

「哈，還有你，青年人，」他說道。「你覺得怎樣，non brave？」

雖然在五分鐘以前安德列夫王爵已經可以對抬他的兵士們說幾句話，這時眼睛直瞪着拿波崙，他不一聲了……在那一剎那，比起他先前看見的懂得的那崇高的、公平的、仁慈的天空來，他覺得拿波崙所繁心的一切興趣是那末不足取，他的英雄自身懷着他那無聊的虛榮心和得勝的快樂顯得那末下流，他不能回答他了。

比起失血後的軟弱、痛苦、死的臨近在他心中引起的那一串嚴肅的莊嚴的思想來，一切都似乎非

常沒有價值，沒有意義。直瞪着拿破崙的眼睛，安德列夫爵想到偉大性的無謂，無人能懂的生命的不重要，死的更加不重要，沒有一個活人能瞭解或說明死的意義。

皇帝不等回答就轉開去，一面走，一面對軍官中的一個說道：

「照顧這些先生們，帶去我的露營；教我的御醫拉雷檢查他們的傷口。Au revoir ①，列普寧王爵！」於是他催動他的馬，跑開去了。

他臉上放出滿足和歡喜的光彩。

拾安德列夫王爵的兵士們已經注意到瑪麗王爵小姐掛在她哥哥賴子上的小金神像，並且已經拿了去，但是見到皇帝對那些俘虜表示的好意，他們這時趕快交還那個聖像。

安德列夫王爵不知道那東西是怎樣歸還的，也不知道是由誰歸還的，不過那個帶細金鏈的小神像突然在他的制服外面胸前出現了。

「假如一切都像瑪麗覺得的那末明白那末簡單就好了，」安德列夫王爵看着他妹妹懷着那末大的熱情和敬意掛在他賴子上的神像想道。「若知道今生去哪裏求援助，死後在墳墓那邊期望什麼，該多末好呵！假如我這時能說：「主啊，施慈悲給我吧！」我應當是多末幸福和平安……但是我應當對誰那樣說呢？不是對一種不可說不可解的勢力，我不僅不能稱呼甚至不能用語來表達的東西——偉大的萬有或一無所有——說」他對自己說道，「就是對瑪麗縫在這個護身符裏的神說了！除了我所瞭解的

① 法文，再見。

一切東西的不重要外，除了某種不可解但十分重要的東西的偉大外，沒有一樣東西是確定的，完全沒有。——

抬担架的人們走下去。每一顫動他又感到無法忍受的痛楚；他的熱度增加，他漸漸地神志昏迷了。他的父親、太太、妹妹、將來的兒子的影子，以及交戰前那一夜他感到的柔情，渺小的小拿波崙的影子，首出這一切的那個崇高的天空，形成他那昏迷的幻想中的主題。

童山那安靜的家庭生活和平安的幸福在他的心目中顯現。他正在享受那種幸福，那個小拿波崙帶着他對別人的苦難沒有同情的短視的歡喜神氣突然出現，於是懷疑和痛苦跟着來了，只有天空給了和平的希望。將近天亮時，這所有的夢都融解了，合成不知不覺的混亂和黑暗，據拿波崙的醫生拉雷看來，這狀況的結果大致是死，很少痊愈的可能。

「他是一個神經過敏、胆汁太旺的傢伙，」拉雷說道，「不會好的。」
於是安德列夫王爵，連同別的受了致命傷的人們，留給本地居民照顧了。

第一章

一八零六年初，尼古拉斯·勞斯托夫告假回家。捷尼索夫要回伏朗涅什，於是勞斯托夫勸他同路到莫斯科，住在他那里。在莫斯科前倒數第二站，遇見一個同事，捷尼索夫同他喝了三瓶酒，不管鋪雪的路上的顛簸，他一直到莫斯科不曾醒過一次，一味躺在勞斯托夫旁邊橇底上，後者越來近莫斯科越覺得心急了。

「還要多久？還要多久？噉，這些討厭的街道，鋪子，麵包店招牌，街燈和雪橇！」當他們的准假證在城門口驗過、他們已經進入莫斯科時，勞斯托夫想道。

「捷尼索夫！我們到了！他睡了，」他加上一句道，他把全個身子側向前方，好像他希望用那姿式增加雪橇的速度。

捷尼索夫未回答。

「那是十字路轉角的地方，也就是腳車夫沙哈停車的地方，沙哈和原先那匹馬就在那里啦！這是我們時常去買薑餅的小鋪子呀！你不能快一點嗎？哪！」

「是哪一所房子呵？」車夫問道。

「哈，那一所，一直到底，那所大的。你不看見嗎？那是我們的房子，」勞斯托夫說道。「那當

然是我們的房子嘍！捷尼索夫，捷尼索夫！我們就要到了！」

捷尼索夫抬起頭來，咳嗽了一通，未回答。

「德米特力，」勞斯托夫對前座上的跟班說道，「那是我們房子裏邊的燈光，是不是？」

「是，少爺，您父親書房裏有一道燈光呢。」

「那末他們還不會睡呀？你以為怎樣？注意，不要忘記拿出我的新衣服來，」勞斯托夫摸着他的新長出來的小鬍子加上一句道。「哪，快點，」他對車夫喊道。「千萬醒一醒吧，伐斯加！」他轉向捷尼索夫往下說道，後者的頭又在點動了。「喂，快點！你可以有三個盧布買酒——快點呵！」當雪橇離他的門口只有三所房子遠時，勞斯托夫喊道。他覺得那些馬似乎一動不動了。終于雪橇轉向右方，來到一座大門前，于是勞斯托夫看見頭頂上脫落了一點石灰的熟識的舊飛簷，門廊，邊道旁的標柱。他在雪橇住下以前就跳下來，跑進了過廳。那所房子冷淡地靜默地站在那里，彷彿完全不關心來的是誰。過廳裏沒有人。「哎呀！大家都好嗎？」他想到，懷着一顆下沉的心停了一會兒，然後立刻跑過過廳，上了熟悉的樓梯的螺旋梯級。那個時常因了擦得不到家使伯爵夫人發怒的著名的老門柄，像往常一樣鬆地轉動了。應接室裏點有一支孤零零的牛油臘燭。

老米查耶爾睡在箱子上。壯得可以從後面舉起馬車背的聽差普勞珂菲，坐在那里用布邊結拖鞋。他抬起頭來看敞開的門，于是他那睡昏昏的神情突然變成驚喜的神情了。

「哎呀！小伯爵！」他認着他的小主人叫道。「可能嗎？我的寶貝！」于是普勞珂菲興奮得顫抖

着跑向客廳的門去，大概要去通報了，但是改變了念頭，又走回來，俯下去吻那個青年人的肩頭。

「都好嗎？」勞斯托夫縮着他的臂膊問道。

「都好，謝上帝！都好！他們剛喫過晚飯。讓我看一看您吧，少爺。」

「一切都很好嗎？」

「謝謝主，都很好！」

勞斯托夫已經完全忘記了捷尼索夫，他不願任何人佔他的先，拋下皮外衣，翹着脚尖跑過那個暗黑的大舞廳。一切照舊：有原先的幾張老牌桌，有原先的帶罩子的燈架；但是什麼人已經看見那個小主人，在他來到客廳以前，一種東西像一般旋風一般從一道旁門飛出，開始擠他，吻他。一個又一個同樣的生物從第二個和第三個門口裏跳出來；更多的擠，更多的吻，更多的叫喊，和歡喜的眼淚。他分辨不出哪個是爸爸，哪個是納塔莎，哪個是彼提亞了。人人在同時又叫喊，又說話，又吻他。只有他母親不在那里，他看出這一點來。

「我不知道……尼古拉斯……我的親愛的……！」

「他來了……我們自己的……可力亞●，親愛的人……他有了多大的改變！……臘燭在哪里啦？……茶！……！」

「還有我呢，吻我呀！」

● 尼古拉斯的暱稱。

「最親愛的……還有我呢！」

桑妮亞、納塔莎、彼提亞、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菲拉、老伯爵都來擠他，男女家奴們都叫着、喊着、啊着、聚在客廳裏。

彼提亞抱着他的腿不斷地喊道，「還有我呢！」

納塔莎把他拉下來，吻遍他的臉，緊抓着他的外衣邊，跳開去，然後像一頭山羊一般在一個地方跳上跳下，刺耳地尖叫。

周圍都是含着歡喜的眼淚閃光的愛憐的眼睛，周圍也都是尋求一吻的嘴。

臉色通紅的桑妮亞也抱住他的臂膊，幸福得放光，急切地向他的眼睛看，等待她渴望的眼光。桑妮亞這時是十六歲，長得很好看，特別是在這歡喜的緊張的時候。她眼不離他地笑着屏着氣看他。他投給她感激的眼光，但是依舊期待什麼人，找什麼人。老伯爵夫人還不會來。不過這時門口上傳來脚步声，快得不像他母親的脚步聲。

不過這正是她，穿了一件他不會見過的、他走後作的新長衫。所有別人都放開他，于是他跑向她去。他們一到一起，她就抽打着靠在他胸膛上。她抬不起臉來了，一味地按在他那驃騎兵制服的冰冷的綫上。捷尼索夫已經走進來，沒有一個人注意他，站在那里對那情形揉眼睛。

「伐西里·捷尼索夫，令郎的朋友，」他對問訊地看他的伯爵介紹自己道。

「極端歡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伯爵吻着樓着捷尼索夫說道。「尼古拉斯寫信告訴我們

了……納塔莎，菲拉，看哪！捷尼索夫在這里了！」

那些歡喜的臉轉向捷尼索夫那毛茸茸的身形。

「親愛的捷尼索夫！」歡喜得忘了情的納塔莎一面尖叫，一面跳過去，撲住他，吻他。這一越軌行爲使得人人不安了。捷尼索夫臉也紅了，但是露出笑容，拿起納塔莎的手來吻。

捷尼索夫被領進爲他預備的臥室，於是勞斯托夫家的人們都聚在起居室裏尼古拉斯周圍。

不肯放開他的手並且時時拿來吻的老伯爵夫人，坐在他旁邊；聚在他周圍的其餘的人們留意他的每一種動作，每一句話，或每一種表情，從來不把他們那甘心崇拜的眼睛從他身上移開。他的弟弟和姊妹們奪取最靠近他的地位，彼此爭論應當由誰拿給他茶，手巾，和煙斗。

勞斯托夫在他們對他表示的愛慕中覺得很快活；但是會合的最初一剎那是那末幸福，他眼前的快樂顯得不充分，因此他不斷地希望更多、更多、更多的東西。

第二天早晨，在他們旅行的疲勞以後，兩個旅客一直睡到十點鐘。

在他們臥室隔壁的房間裏，佩刀、皮包、佩囊、敞開的提包和髒靴子亂成一團。兩雙新擦過的帶馬刺的靴子剛放在牆邊。聽差們正在搬運水壺，水盆，刮臉熱水，以及他們那刷得很好的衣服。有一種男人氣味和煙葉氣味。

「哈嘍，格維希加——我的煙斗！」傳出伐西里。捷尼索夫乾啞的聲音。「勞斯托夫，起來吧！」勞斯托夫揉着他那似乎膠在一起的眼睛，從滾熱的枕頭上抬起他那蓬鬆的頭。

「哈，晚了嗎？」

「晚了！差不多十點鐘了，」納塔莎的聲音回答道。一陣漿硬的襯裙沙沙聲和少女的低語聲和笑聲從鄰室傳過來。門開了一道縫，閃露出一種藍東西，蝴蝶結，黑頭髮和愉快的臉。這是來看他們是在起床的納塔莎，桑妮亞，和彼提亞。

「尼古拉斯！起來呀！」納塔莎的聲音又從門前傳來。

「馬上！」

這時在外室發見了佩刀而且拿在手裏的彼提亞，懷着孩子們見到從軍的長兄所感到的歡喜，忘記少女們看見未穿衣服的男人是不得體的了，推開臥室的門。

「這是你的佩刀嗎？」他喊道。

少女們跳開去。捷尼索夫把他那毛茸茸的腿藏在毯子下，靦着發慌的臉向他的伙伴求救。門放進彼提亞以後，就又關起來了。一陣笑聲從門後傳來。

「尼古拉斯！穿着你的化裝衣出來吧！」納塔莎的聲音說道。

「這是你的佩刀？」彼提亞說道，「還是您的呢？」他懷着謙卑的敬意對黑鬍子的捷尼索夫說道。

勞斯托夫忽忽忙忙地的一種東西套在腳上，披上他的化裝衣，走出去了。納塔莎已經穿上一隻帶馬針的靴子，正要把她的腳伸進另一隻。桑妮亞在他進來時正在旋轉、正要把她的衣服擴成一個氣球

然後坐下來。她們兩個都穿着淡藍色的新長袍，都露出新鮮、紅潤、愉快的神色。桑妮亞跑走了，但是納塔莎握着他哥哥的臂膊把他帶進起居室，他們在那里談起來。他們所談的是一千種除了他們自己外不能使任何人感興趣的小事情，他們幾乎不給彼此留發問和作答的時間。納塔莎對他或她自己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大笑一陣，並不因為他們說的話有趣，只因為她覺得快活，無法控制她那用笑聲來發洩的歡喜。

「噯，多末好，多末妙！」她對每一件事說道。

勞斯托夫覺得，在愛情的溫暖光線的影響下，他離家以後不會在他臉上顯露過一次的孩子氣的笑容，這時在十八個月後第一次又照亮他的靈魂和臉。

「不，不過聽清楚，」她說道，「你這時完全是一個大人了，是不是？我非常得意你是我的哥哥。」她摸一摸他的小鬍子。「我想知道你們男人們是什麼樣子。你們像我們一樣嗎？不嗎？」

「桑妮亞爲什麼跑走呢？」勞斯托夫問道。

「啊，是的！說來話可長了！你要怎樣稱呼她呢——你還是您？」

「看情形來定，」勞斯托夫說道。

「不，請稱她您吧！我要在別的時候全部告訴你。不，我要現在告訴你。你知道桑妮亞是我最好

● 俄文，單數第二身用來稱呼小孩子或熟人，多數第二身用在比較客氣的時候。大致與中國的「你」

「您」兩字相當。

的朋友。我爲了她的緣故燙過胳膊的一個朋友。看這里！」

她拉起她的薄紗袖子，給他看她那細、長、柔軟的臂上一個紅疤，遠在臂肘以上，連舞服也可以遮起的地方。

我燙出這個來證明我對她的愛心。我就把一個規尺在火裏燒熱，按在那里了！」

在過去作他的老課室的地方，坐在扶手上帶小墊子的沙發上，看納塔莎那異常明亮的眼睛，勞斯托夫重新進入家庭和童年的世界。那個世界對任何別人沒有一點意義，但是給了他一些生平最好的快樂。他並不以爲用規尺燙胳膊作愛情的證據沒有意思，他瞭解那行爲，不覺得驚奇。

「得，就是這末多嗎？」他問道。

「我們是那末好的朋友，那末好的朋友！規尺一類的事沒有一點意思，不過我們是永久的朋友。假如她愛什麼人，她愛一輩子，但是我不懂得那個，我很快就忘記了。」

「得，那又怎樣呢？」

「哈，她像那樣愛我和你。」

納塔莎突然臉紅了。

「喂，你記得你走以前嗎？……嘿，她說，你就要完全忘記了。……她說道：『我要永遠愛他，但是讓他自由。』這是不是可愛，是不是高尚！是的，很高尚吧？是不是？」納塔莎那末認真那末緊張地問道，顯然她先前含着淚說過這時所說的話了。

勞斯托夫沈吟起來。

「我從來不翻口，」他說道。「况且，桑妮亞是那末可愛，只有傻瓜才否認那種幸福呢。」

「不對，不對！」納塔莎叫道，「她同我已經談過了。我們知道你會那樣說的。但是那不可以，因為你知道，假如你那樣說——假如你以為自己受了你的應許的約束——那就好像是她並非真心那樣了。那就好像是你同她結婚由于必須那樣，那是斷乎不可以的。」

勞斯托夫知道她們有過周密的考慮了。桑妮亞在前一天已經用她的美感動了他。今天，他瞥見她一面時，她似乎更可愛了。她是一個可愛的十六歲少女，顯然熱烈地愛上了他（這一點他一刹那也不懷疑）。他這時爲什麼不愛她，甚至同她結婚呢，勞斯托夫想，但是這時他前面有那末多別的樂事和趣味呢！「不錯，她們採取了一種聰明決定，」他想到，「我應當保持自由。」

「得，那很好，」他說道。「我們後來再談吧。噯，有了你們，我是多末得意！」

「得，你還忠于包力斯嗎？」他接下去說道。

「噯，多末胡鬧！」納塔莎笑着叫道。「我不想他，也不想任何別人，我也不需要任何那一類的東西。」

「哎呀！那末你現時作什麼呢？」

「現時？」納塔莎重複道，于是她臉上現出一個快活的笑容。「你見過杜波爾嗎？」

「未見過。」

「未見過杜波爾——那個著名的跳舞家？那末，你不能瞭解。我就是作這個。」
納塔莎彎着兩臂，照跳舞家的樣子提起裙子，向後跑幾步，轉過來，向上一跳，把她的兩隻小腳陡然並起來，然後翹着腳趾尖走上幾步。

「看，我站着呢！看！」她說道，但是不能用腳尖站下去了。「我就是作這個！我永遠不要嫁任何何人，只要作一個跳舞家。不過不要告訴任何人哪。」

勞斯托夫那末高聲那末快活地大笑，使得他臥室裏的捷尼索夫感到了妒意，納塔莎也不能不一同笑起來了。

「不要笑，你不以為很好嗎？」她反來覆去地問道。

「很好！那末你不再想同包力斯結婚了。」

納塔莎忽然動了火。「我不要同任何人結婚。到我遇見他時，我要這樣告訴他！」

「哎呀！」勞斯托夫說道。

「不過這都是廢話，」納塔莎往下說道。「捷尼索夫這人好嗎？」她問道。

「好，實在好！」

「哦，得，再見：去穿衣服吧。他很可怕嗎，捷尼索夫？」

「爲什麼可怕呢？」尼古拉斯問道。「不可怕，伐斯加是一個非常好的人。」

「你叫他伐斯加？有趣！他這人非常好嗎？」

「非常。」

「得，快點吧。我們大家一道用早餐呢。」

於是納塔莎站起來，像舞隊的舞手一般翹着脚尖，但是帶着那只有十五歲的快活少女才有的笑臉，走出室外去。當勞斯托夫在客廳裏遇見桑妮亞時，他臉紅了。他不知道怎樣對待她。前一晚，在會合的最初一快活的刹那，他們彼此吻過，但是今天他們覺得不能那樣作了；他覺出，每一個人，連他的母親和姊妹們在內，都在探問一般地看他，都在守來看他怎樣對待她。他吻她的手，不稱她作你稱她作您——桑妮亞。但是他們的眼光遇在一起，說的是你，並且交換熱情的吻。她的眼光求他饒恕，她竟敢由納塔莎居間，把他的應許提醒他，然後爲了他的愛情感謝他。他的眼光爲了她送給他自由感謝她，也對她說，不拘怎樣他永遠不停止愛她，因爲那是不可能的。

「多末奇怪呀，」菲拉選了一個大家都不出聲的時節說道，「桑妮亞和尼古拉斯這時彼此稱起您來，像陌生人一樣見面了。」

菲拉的話是對的，正如她的話從來是對的，但是也正如她大多數的話，她這話使得人人不安，不僅桑妮亞，尼古拉斯，和納塔莎是那樣，就連怕這會妨礙尼古拉斯選擇一個出色配偶的戀愛的——伯爵夫人也像少女一般紅了臉。

使尼古拉斯大喫一驚，捷尼索夫油過頭髮，灑過香水，穿着一身新制服，收拾得像上陣時一樣齊整，在客廳裏出現了，他對待女人們和男人們比勞斯托夫想得到的更加和藹。

第二章

尼古拉斯·勞斯托夫從軍隊中回到了莫斯科，受到他的家屬的歡迎，被看作最好的兒子，一個英雄，他們親愛的尼古連加；受到他的親屬的歡迎，被看作迷人的惹人愛的彬彬有禮的青年；受到他的相識者的歡迎，被看作驍騎軍的英俊中尉，優良的跳舞家，也是城內最好的對手之一。

勞斯托夫家認識莫斯科所有的人。老伯爵那一年有寬裕的錢，因為他又把所有的地產抵押出去了，因此尼古拉斯得到一匹自用的走馬，莫斯科還不會有人穿過的最新款式的騎馬袴，帶非常尖的靴尖和小銀馬刺的最新式的靴子，他過得很快活。用了一個短時期來適應那個舊生活狀況，尼古拉斯隨即覺得回家中是很愉快的。他覺得他已經長大了，也成熟了很多。他那因聖經考試不及格而有的失望，向加夫力爾借錢給槓夫，偷偷地吻桑妮亞——他這時回憶起來，都看作遠遠地遺落在背後的孩子行爲了。他這時是一個驃騎軍中尉，穿的是鑲銀邊的制服，帶的是賞給作戰勇敢的軍人的聖喬治十字勳章，正在同著名的年長的受尊敬的賽馬家訓練一匹自有的用來比賽的走馬。他在一條樹蔭路上結識了一位小姐，有一天晚上去看她。他在阿爾哈洛夫家的跳舞會中領導馬竺爾加舞，同加敏斯基陸軍元帥談論軍事，參加英國俱樂部，與捷尼索夫介紹給他的一個四十歲的上校相好。

他對皇帝的熱情在莫斯科已經冷下一點來了。但是，因為他看不見他，也沒有看見他的機會，他依舊時常談到他，談到他對他的愛心，使人領會他不曾全部說出，在他的感情中對皇帝有一種並非人人可以瞭解的東西，他也全心附和當時莫斯科流行的對被喚作「天使化身」的皇帝的崇拜。

勞斯托夫回軍隊以前在莫斯科逗留的短期間，不曾親近桑妮亞，却疏遠了她。她很漂亮，很可愛，也顯然深深地愛上了他，但是，在他那青春時期，他覺得要作的事情很多，沒有時間作那一類的事，他怕受束縛，重視他用來作許多別的事的自由。在莫斯科停留的時期，一想到桑妮亞，他就對自己說道，「啊，在將來，在現在，什麼地方還有許多我還不認識的那一類的少女呢。到我要想戀愛的時候，有的是時間，不過現時我沒有時間。」此外，他覺得女人的社會對他那男子氣概頗有妨害。他帶着一種違反本意的神氣出入跳舞會和婦女界。賽馬，英國俱樂部，同捷尼索夫拚命喝酒，造訪某一家——那是另外一回事，完全適合一個勇敢的驃騎軍的事呀！

一進三月，伊利亞·勞斯托夫伯爵忙着在英國俱樂部安排筵燕，為巴格拉齊溫王爵接風。

① 莫斯科的英國俱樂部僅有英國之名。從加德林大帝時代起，到一九一七年革命止，那是莫斯科的富翁、權貴、士紳的會聚之所。這地方在政治上沒有多大作用，它所有的影響一年比一年衰減；但是，因為在宮庭失寵的或不滿意宮庭的名人總要避開彼得堡，也因為莫斯科是另一個首都，英國俱樂部碰巧成了非正式的反對派——僅能安然存在的一種——一個集合點。擺給巴格拉齊溫的燕席表明這個俱樂部在政治活動上的限度，大喫一頓以後，隨興之所至批評一下政府。

伯爵穿着化裝衣在大廳裏走來走去，對俱樂部的膳務員，對俱樂部的廚子頭著名的菲奧克提斯特，發關於燕席用的龍鬚菜、胡瓜、楊梅、小牛肉、魚的命令。從俱樂部創立的日子起，伯爵就是會員和委員。俱樂部把招待巴格拉齊溫的典禮委託他來布置，因為少有人那末清楚地知道怎樣安排一場闊綽的周到的燕席，更少人那末能也那末肯用自己的資產來彌補爲了燕會的成功可能需要的東西。俱樂部的廚子和管事滿臉歡喜地聽伯爵的命令，因為他們知道，若在別人的管理下，他們就不能從價值幾千盧布的一餐中那末容易地爲他們自己取得一筆厚利呢。

「那末得，野雞湯中一定要有雞冠哪，你們知道啦！」

「那末我們要有三樣冷菜吧？」廚子問道。

伯爵考慮了一下。

「我們不能再少了——是的，三個……蛋黃醬，是一個，」他屈着一個指頭說道。

「那末我可以去定大蝶餃了吧？」管事問道。

「是的，假如他們不肯少要錢，也就只好那樣了。啊，哎呀！我幾乎忘了。我們還得有一道開味菜呢。啊，天哪！」他抓頭了。「誰去給我弄花呢？德米特力！呢，德米特力！趕快去我們莫斯科的莊子，」他對應聲出現的打雜說道。「趕快去吩咐園丁馬克西木，督促農奴們工作。教把暖房裏的一切東西，用毛氈包好，運到這里來。我這里星期五一定要有二百盆。」

又發過幾道命令，剛要去「小伯爵夫人」那里休息，但是記起另一件要事，他又回來了，叫回廚

子和俱樂部管事，又發起命令來了。門外傳來輕快的脚步聲和叮噠的馬刺聲，小伯爵隨即走進來，俊秀，紅潤，留有黑色小鬍子，顯然已經休息過來，而且被他在莫斯科的舒服生活弄得更細膩了。

「啊，我的孩子，我的頭都暈了！」老頭子含笑說道，彷彿他在兒子面前感到一點不安。「現時你肯幫一點忙就好了！我還得找歌手呢？我要用我自己的樂隊，不過我們還要不要找吉卜西歌手呢？你們軍人喜歡這一套呵。」

「真的，爸爸，我相信巴格拉齊溫王爵在申·格拉本的戰事以前還沒有您現時那末發愁呢，」他兒子含笑說道。

老伯爵假裝出發怒的樣子。

「是的，你會說，不過你自己來試試看吧！」

于是伯爵轉向那個廚子，廚子帶着乖巧的恭敬的神氣細心地同情地看那兩父子。

「青年人們近來變成什麼樣子了，呢，菲奧克提斯特？」他說道，「——嘲笑我們老頭子！」

「是這樣呵，大人，他們只知道喫一餐好飯，至于籌備和布置，那就不是他們的事了！」

「是這樣，是這樣！」伯爵大叫道，于是愉快地抓住他兒子的兩手喊道，「現時我可捉住你了，立刻套上兩匹馬的雪橇，去別竺豪夫家，對他說，「伊利亞伯爵派你來要楊梅和鮮菠蘿。」我們從別人弄不到這種東西。他自己不在家，你就得進去問那些位王爵小姐；然後從那里去拉斯古力亞伊——車夫伊巴特加認得——帶吉卜西流希加來，在奧爾羅夫伯爵家跳過舞的那一個，你記得，穿白色哥

薩克衣的，把他帶給我。」

「我還要帶幾個吉卜西姑娘來吧？」尼古拉斯笑着問道。「哎呀，哎呀！」……

就在那時，安娜·米哈伊羅夫娜邁着無聲的步子，帶着公事公辦、恍恍惚惚、以及永不離臉的謙卑的基督徒神氣，走進來了。雖然她天天撞見穿化裝衣的伯爵，他一成不變地覺得不安，求她原諒他的裝束。

「完全沒有關係，我的親愛的伯爵，」她謙卑地閉着眼睛說道。「不過我就要親自去別竺豪夫家。彼爾已經到了，現時我們可以從他的暖房裏取我們所要的任何東西。我無論如何非見他不可。他已經把包力斯來的一封信轉給我。感謝上帝，包力斯現時進了參謀部了。」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親自負起他的一項委託，使伯爵覺得開心，於是吩咐爲她套帶篷的小馬車。

「致別竺豪夫來吧。我要記下他的名字。他太太同他一道嗎？」他問道。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翻開眼睛，臉上現出深刻的悲哀。

「啊，親愛的朋友，他非常不幸呢，」她說道。「假如我們所聽見的是真的，那就很可怕了。當我們正在慶祝他的幸福的時候，我們何嘗夢見這一類的事呀！像小別竺豪夫那樣高尚的完美的靈魂哪！是的，我從內心裏憐憫他，要盡可能給他安慰。」

「什——什麼事？」老少兩個勞斯托夫問道。

安娜·米哈伊羅夫娜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朵羅豪夫，瑪麗，伊凡諾夫的兒子，」她用一種神秘的低聲說道，「已經完全把她拖下水，他們說。彼爾援助他，請他去他彼得堡的家，而現時……她已經來這裏，那個不怕死的鬼也跟了來！」安娜·米哈伊羅夫說道，她本想對彼爾表示同情，但是，因了她那不由自主的腔調和似笑不笑的神情，却把她對那個「不怕死的鬼」（她這樣稱呼朵羅豪夫）的同情洩露出來了。「他們說，彼爾完全被他的不幸給毀了。」

「哎呀，哎呀！不過依舊教他來俱樂部吧——那都會忘記的。這是一個了不得的燕會呢。」

第二天，三月三日，一點鐘後不久，英國俱樂部兩百五十個會員和五十個客人都在等候那位上賓和奧大利戰役的英雄巴格拉齊溫王爵來赴席了。

奧斯特里齊戰事的消息初到時，莫斯科着過一度慌。當時俄國人是那末習慣于勝利，一聽到戰敗的消息，有一些人簡直不肯相信，另一些人對這非常希奇的事件尋求一種不平常的解釋。在所有顯赫的、重要的、消息靈通的人們會合的英國俱樂部中，當十二月間消息開始傳來時，沒有一句話談到戰爭和上一場戰事，好像一切都在一種沈默的陰謀中。左右談話的風氣的人們——勞斯托普欽伯爵，伊烏力·朵爾果盧珂夫王爵，伐魯耶夫，馬可夫伯爵，還有弗牙柴木斯基王爵——並不在俱樂部露面，只在關係密切的私人家庭中碰頭，於是從別人——伊利亞·勞斯托夫是其中之一——接受他們的意見的莫斯科人，有一些時候對戰爭問題沒有確定的意見，也沒有領袖。莫斯科人覺得有一點兒不妥，討論壞消息是困難的，所以最好是沈默。但是，過了一些時候，好比陪審官出了議事室一般，那些領導

俱樂部輿論的顯貴們又出現了，每個人都開始明白地確定地說話了。他們替俄國喫敗仗那無法令人相信的從來未聽見過的不可能的事件找到了理由，一切都變得明白了，同樣的站在莫斯科各角落談論起來。這些理由是：奧國人的失信，兵站部的誤機，波蘭人普爾切夫斯齊夫士基和法國人朗格龍的變節，庫圖左夫的無能，以及（這是要低聲說的）信任無價值的不足取的人們的元首的年輕和缺少經驗。至于軍隊，俄國的軍隊，每個人都說非常好，已經成就了威武的奇蹟。兵士們，官長們，將軍們都是英雄。但是英雄裏的英雄是以申·格拉本事件和從奧斯特里齊撤退顯名的巴格拉齊溫王爵，只有他一個把他的縱隊完整無損地從奧斯特里齊撤退，而且整天擊退兩倍于他的實力的敵軍。巴格拉齊溫所以被選為莫斯科英雄，也由于他在市內沒有交遊而是一個陌生人這事實。由他表明，受歡迎的是一個沒有門路也沒有陰謀的簡單的戰鬪的俄國軍人，也是一個因了意大利戰役的回憶與蘇伏洛夫有關的一個人。此外，對巴格拉齊溫表示這樣的歡迎，乃是對庫圖左夫表示不滿和憎惡的最好方法。

「假如沒有巴格拉齊溫，那就必須把他創造出來，」俏皮話家辛歪曲了伏泰爾的話說道。有一些人低聲罵庫圖左夫，叫他作官庭風信雞和老色鬼，此外就沒有提到他了。

全莫斯科傳誦朵爾盧珂夫王爵的話：「譬如用泥來塑像，只要你塑下去，塑下去，你就一定被泥沾污呵，一意在用過去勝利的回憶來慰解我們的失敗；也傳誦勞斯托普欽的話，法國兵作戰，必得用大話來鼓動，日耳曼兵呢，要用邏輯的道理證明給他們，逃跑比進攻更危險，至于俄國兵，就只需

要加以抑制和按納了！關於我們的官兵在奧斯特里齊所表現的一個一個英勇的例子，新鮮的佳話從四面八方傳來。這一個救回一面軍旗，另一個殺死五個法國人，第三個獨自裝了五尊大砲。不認識柏喜的人，說他右手受了傷，左手拿着刀，衝到前方去。關於包爾康士基，沒有一句話說，只有那些深知他的人們，惋惜他死得那末年青，把懷孕的太太拋給他那怪僻的父親。

第三章

三月三日，英國俱樂部各房間都充滿談話的嗡嗡聲，好像春天結隊離巢的蜜蜂的嗡嗡聲。俱樂部的會員和客人這裏那裏地蕩來蕩去，或坐，或立，或聚合，或分散，有的穿軍裝，有的穿晚服，這裏那裏有幾個帶粉髮穿俄國加浮坦^①的人。穿制服戴粉髮的聽差，穿着扣緊的鞋子和鮮明的襪子，站在各個門口，留心着客人們的每一動作，以便獻上他們的殷勤。在場的大多數人是生有寬闊的自信的臉、肥胖的手指、堅定的姿態和聲音的年紀大的受尊敬的人。這一級客人和會員坐在一定的老地方，聚在一定的老圈子裏。在場的少數人是不常來的客人——主要地是青年人，其中有捷尼索夫，勞斯托夫，朵羅豪夫——後者這時又是謝茂諾夫聯隊的一個軍官了。這些青年人的臉上，特別是那些軍人的臉上，對他們的長輩現出選就的敬意，似乎對那老一代說道，「我們有意尊敬你們，歡迎你們，不過你們依舊要記住，將來是屬於我們的。」

涅斯菲茲基以俱樂部老會員的身分到場。在太太吩咐下留長了頭髮也摘去了眼睛的彼爾，在各房間走來走去，穿得很入時，不過樣子是悲哀的，沈悶的。在這裏，正如在一切別的地方，他被巴結他的財富的氣氛包圍起來，由於氣壓這些人的習慣，他用神不守舍的輕蔑態度對待他們。

① Kaftan —— 一種土耳其長衫。

論他的年紀，他本來應當屬於青年羣，但是論他的財富和門第，他却屬於年老的受尊敬的客人們，因此他來往於兩羣人之間。最重要的老年人中間有一些是幾個人羣圍繞着勞斯托普欽伯爵、伐魯耶夫、納黎希金形成了。勞斯托普欽正在敘述俄軍怎樣受逃跑的奧軍拖累，以致不得不用刺刀從他們中間衝出去。

伐魯耶夫正在機密地說，烏伐洛夫已經從彼得堡奉派來調察莫斯科對奧斯特里齊的想法了。

在第三個圈子裏，納黎希金正在談奧國軍事參議院的會議，蘇伏洛夫在會議中回答奧國將軍們的胡說霸道，像一頭公雞一般叫。站在旁邊的辛辛，想開一個玩笑，於是說，庫圖左夫顯然連像公雞叫這末簡單的本領也未從蘇伏洛夫學會，但是那些老輩們嚴厲地看了那個俏皮話家一眼，使他覺出，在那樣的地方，在那樣的日子，像那樣議論庫圖左夫是不得體的。

慌慌張張、恍恍惚惚的伊利亞·勞斯托夫伯爵，穿着軟靴子，忽忽忙忙地在餐廳和客廳中間走來走去，對他無一不認識的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人們打招呼，好像他們都是同等的，他的眼光一發見他那英俊的小兒子，就停在他身上，對他歡喜地擠眼睛。小勞斯托夫與他新結識的也十分重視的朶羅豪夫站在一個窗子旁。老伯爵走過去，與朶羅豪夫握手。

「請過來看我們……您認識我勇敢的兒子……一道在外邊……一同逞英雄……啊，伐西里·伊格納托維契……您好，老朋友？」他轉向正走過的一個老頭子說道，但是在他的招呼打完以前，起了一片激動，一個跑進來的聽差觀着喫驚的臉宣布道：「他已經到了！」

鈴子響起來，管事們向前邊跑，於是——像鏟子裏被搖成一堆的裸麥——先前散在不同房間的客人們都過來了，聚在大客廳裏，舞廳的門旁。

巴格拉齊溫在前廳的門前出現，未戴帽子，也未帶刀，依照俱樂部習慣，他已經把刀交給了門房。他頭上沒有羔皮帽，肩上也沒有裝鉛鞭，不像勞斯托夫在奧斯特里齊戰事前夕見他時的樣子，他只穿一套貼身的新制服，上面懸有俄國的和外國的勳章，左襟上是聖喬治寶星勳章。顯然他在赴燕前剛修理過頭髮和鬍子，這一修理使得他的外表更難看了。他臉上有一種天真的歡喜意味，與他那堅定的雄糾糾的身形結合起來，給了他一種很可笑的表情。與他同到的別克列勾夫和提奧多·烏伐洛夫停在門前，讓上賓身分的他先進去。巴格拉齊溫覺得爲難，不願接受他們的客氣，因此在各門口延遲了一下，但是究竟他終於先進去了。他從接待室那鑲花地板上羞怯地拙笨地走過，不知怎樣處置他那一雙手；像過去他在申·格拉本率領庫爾斯克聯隊那樣，在砲火下從罕過的野地上走過，他更加習慣——他也會覺得比較容易呢。委員們在第一道門前迎接他，他們一面表示他們得見這樣一位貴賓的歡喜，一面宛然佔領了他，不等他回答，就包圍起他來，領他到客廳。會員們和客人們互相擁擠着想從彼此的肩頭好好地看一看巴格拉齊溫，彷彿他是一頭希奇的動物，因此一開始無法走進客廳的門。伊利亞·勞斯托夫伯爵笑着反來覆去地說着，「讓一讓，哎呀！讓一讓，讓一讓呵！」比任何人更頑強地擠過人羣，把客人們領進客廳，讓他們坐在中央的沙發上。要人們，俱樂部最受尊敬的會員們，把新來的人們包圍起來。伊利亞伯爵又衝出人羣，走出客廳，一分鐘後同着另一個委員回來，帶來一個

大銀盤子，獻給巴格拉齊溫王爵。盤子上放着那位英雄寫作、印刷的幾首詩。巴格拉齊溫一看到那個盤子，就慌張地向周圍看，好像在求救。但是所有的眼睛要求他應當受下。一覺出自己是他們的勢力之下，他斷然用雙手接過那個盤子，然後嚴峻地責難地看把那東西獻給他的伯爵。什麼人不得不從巴格拉齊溫手中接過那個盤子（否則他似乎要把那東西拿到晚上，然後帶着它去入席了），教他注意那幾首詩。「得，那末我一定讀！」巴格拉齊溫似乎說道，於是把他那疲倦的眼睛定在紙上，開始帶着一種僵硬的嚴肅的表情來朗誦了。但是作者自己拿過詩來，高聲誦讀起來。巴格拉齊溫低下頭來聽：

光榮歸皇朝①

忠心保聖主

居家乃善人

戰地如猛虎

天驕拿波崙

知難不敢侮……

但是在他讀完以前，一個高嗓門的管事宣布，燕席擺好了！門敞開來，餐廳裏傳來波蘭舞曲洋洋盈耳的旋律：

① 這次燕會中讀的和唱的詩，都是用很壞的俄文寫的，譯文僅存其大意。

勝利的歡樂雷聲響了，

歡呼吧，勇敢的俄國人！

於是勞斯托夫伯爵一面忿忿地看了那個繼續讀詩的作家一眼，一面向巴格拉齊溫鞠躬。人人都站起來，覺得飲食比詩更重要呵，於是巴格拉齊溫又在全體人前面領頭入席。他被讓進上賓的座位，兩邊的人都叫亞歷山德——別克列勺夫和納黎希金——這是對元首的名子有意的暗示。三百個人按照他們的品級和重要性在餐廳裏就了座：就像地方最低水流得最深一般自然，重要性越大的離上賓越近。在快要喫飯的時候，伊利亞·勞斯托夫伯爵把他的兒子介紹給巴格拉齊溫，後者認出他來，對他說了幾句話，正如他那一天所說的一切話，零亂而且拙笨，伊利亞伯爵在巴格拉齊溫對他兒子說話時得意地驕傲地向周圍看。

尼古拉斯·勞斯托夫同捷尼索夫和他的新交朵羅豪夫幾乎坐在餐桌的中部。他們對面，在涅斯菲茲基王爵旁邊，坐有彼爾·伊利亞·勞斯托夫伯爵同委員會其他人員坐在巴格拉齊溫對面，代表莫斯科禮賢下士的精神，對那位王爵致敬。

他的努力不會落空。葷素兩種菜都非常好，不過他在喫完以前不能十分安心。他對茶房使眼色，對聽差們低聲指示，懷着多少不安等待每一樣要來的菜。每一樣東西都非常好。在上第二道菜大蝶餃時（一看見那東西，伊利亞·勞斯托夫被自覺的歡喜脹紅了臉），跟班們開始開瓶子，斟香檳盃。在引起相當激動的那道魚以後，伯爵與別的委員們交換眼光。「要有許多乾盃呢，是開始的時候了，」

他低聲說道，於是拿着盃子站起來。大家都不出聲，等待他要說的話。

「祝我們的元首皇上的健康！」他叫道，這時他那仁厚的眼睛被歡喜和熱情的眼淚浸濕了。樂隊立刻奏起「勝利的歡樂的雷聲響了……」全體站起來，喊「唵啦！」巴格拉齊溫也站起來，用他在申·格拉本戰地上所用的完全相同的聲音喊「唵啦！」小勞斯托夫那陶醉的聲音蓋過別的三百個人。他幾乎哭起來了。「祝我們的元首皇上的健康！」他喊道，「唵啦！」一口喝乾他的盃子，然後把盃子摔在地板上。有許多人學他的榜樣，於是那高亢的喊聲繼續了很長的時候。雷聲音低下去時，跟班們掃除破玻璃，於是人人又都坐下，對他們發出的喧聲含笑，也交談幾句。老伯爵又站起來，看了一眼碟子旁邊的條子，然後提議，「祝我們上次戰役的英雄彼得·伊凡諾維契·巴格拉齊溫王爵健康！」於是他的藍眼睛又潮濕了。「唵啦！」三百個人的聲音又叫道，不過這次歌隊代替了樂隊，開始唱保羅·伊凡諾維契·庫圖左夫◎作的一首曲體歌：

俄國人！破萬難而向前進！

勇敢保證了勝利；

我們不是有巴格拉齊溫？

他使敵人膝着地，……

歌唱一過，就有一次又一次的乾盃，伊利亞·勞斯托夫伯爵也越來越感動了，盃子摔得更多，喊

● 這個庫圖左夫不是作總司令的那一個，不可相混。

聲也來得更高了。他們分別爲別克列勺夫、納黎希金、烏伐洛夫、朵爾果盧珂夫、阿普拉克辛、伐魯耶夫、乾盃，爲委員會乾盃，爲俱樂部全體會員和全體客人乾盃，最後爲燕會籌備人伊利亞·勞斯托夫、伯爵乾盃。在那一次飲祝時，伯爵拿出他的小手巾，乾脆蒙着臉哭起來了。

第四章

彼爾坐在朵羅豪夫和尼古拉斯·勞斯托夫對面。他照常熱心地喫喝很多。不過那些熟識他的人看出來，他那天有了一種重大變化。他終餐不說話，鬚着眼皺着眉向周圍看，或瞪着眼帶着完全神不守舍的樣子不斷地擦鼻樑。他的臉是悶悶不樂的。他似乎對他周圍進行的事完全不見不聞，被一種愁人的解決不了的問題吸去了注意。

那個苦惱他的解決不了的問題是由下面兩件事引起的：一件是他住在莫斯科的表姊王爵小姐所關於朵羅豪夫與他太太私通的暗示，另一件是他那一早晨接到的一封信，用匿名信常見的下流的譏笑口吻說，他從眼鏡裏看不清楚，不過他太太與朵羅豪夫的關係，除了他以外，沒有人看作秘密了。彼爾絕對不相信王爵小姐的暗示和那封信，不過他現時怕看坐在他對面的朵羅豪夫。他每次偶然碰見朵羅豪夫那俊秀傲慢的眼睛，彼爾就覺得他靈魂中騰起一種可怕的可憎的東西，於是趕快轉過眼睛去。在他不自覺地回憶他太太的過去和她同朵羅豪夫的關係時，彼爾清清楚楚地知道，匿名信裏的話可能是真的，假如所指的不是他的太太，可能至少像是真的。他不知不覺地記起，朵羅豪夫怎樣在那次戰役以後完全恢復了他先前的地位，回到彼得堡，來他那裏。藉了他與彼爾作過酒友的友好關係，朵羅豪夫一直來到他家，於是彼爾留他住下，借給他錢。彼爾記起，愛倫怎樣含笑對朵羅豪夫住

在他們家表示不滿，朵羅豪夫怎樣譏諷地對他稱讚他太太的美，從那時起，到他們來莫斯科止，不會有一天離開他們。

「是的，他很漂亮，」彼爾想道，「我也懂得他。只因爲我爲他盡過力，照顧過他，援助過他，由他來敗壞我的名譽，譏笑我，我一定覺得格外高興了。假如真是那樣的話，我知道也瞭解這在欺騙我的樂趣上會增加一種什麼意味。是的，假如實有其事的話，不過我不相信。我沒有權利，也不能，相信。」他記起，朵羅豪夫在作殘忍事的時候，在他把警察綁在熊身上然後投進水裏的時候，在他沒有任何理由就同人挑鬪的時候，在他用手鎗射郵差的馬的時候，他臉上現出的神情。看他那時神情總在朵羅豪夫臉上。「是的，他是一個暴徒，」彼爾想道，「殺掉一個人在他不算一回事。他一定覺得人人都怕他，這也一定使他喜歡。他一定以爲我也怕他——事實上我是怕他，」他想到，於是他又覺得靈魂中騰起一種可怕可憎的東西。朵羅豪夫、捷尼索夫、勞斯托夫這時坐在彼爾對面，似乎很快活。勞斯托夫正在愉快地同他的兩個朋友談話，其中一個是勇敢的驃騎軍，另一個是著名的決鬪家和浪子，他時時嘲諷地看一眼彼爾。彼爾那恍恍惚惚、神不守舍、龐大的身形在餐會中是非常令人注意的。勞斯托夫含敵意地看彼爾，第一因爲，在他那驃騎軍眼中，彼爾是一個有錢的非軍人，一個美人——換一個說法，一個老女人——的丈夫，第二因爲彼爾在他那恍恍惚惚、神不守舍的狀態中竟不會認出勞斯托夫，也不會回答他的問候。當飲祝皇帝的健康時，心不在焉的彼爾不會站起來，也不會舉起杯子。

「你作什麼啦？」勞斯托夫在狂怒狀態下看着他叫道。「你不聽見這是祝皇帝陛下的健康嗎？」彼爾歎了一口氣，乖乖地站起來，喝乾他的盃子，等到大家又都坐下時，他帶着他那仁厚的笑容轉向勞斯托夫。

「哈，我不會認出你來！」他說道。但是勞斯托夫注意別的方面；他在喊「噫啦！」

「你們爲什麼不重溫舊交呢？」朵羅豪夫對勞斯托夫說道。

「滾他的蛋，他是一個傻瓜！」勞斯托夫說道。

「我們應當同漂亮女人的丈夫和好呵，」捷尼索夫說道。

彼爾未聽見他們說什麼，不過知道他們在說他。他臉紅了，轉開去。

「得，現時祝漂亮女人們健康！」朵羅豪夫說道，於是他臉上帶着認真的表情嘴角上藏着一個笑

容對着彼爾舉起他的盃子。

「祝可愛的女人們健康，彼得金——還有她們的情人們呢！」他補上一句道。

彼爾低垂着眼睛喝乾他的盃子，既不看朵羅豪夫，也不回答他。分發庫圖左夫的歌詞的跟班，把一頁放在重要客人之一的彼爾面前。他正要去拿時，朵羅豪夫探過身子，從他手裏搶過去，就讀起來。彼爾看了看朵羅豪夫，他的眼睛又垂下去，終餐苦惱他的那可怕的可憎的東西騰起來，佔有了他。他把他那龐大的身體探過餐桌來。

● 就是彼爾。

「你怎末敢拿？」他喊道。

聽見那喊聲，也看出那是對誰發的，涅斯菲茲基和他右首的鄰人趕快帶著恐慌轉向別竺豪夫。

「不可以！不可以！你這是作什麼？」他們那受了驚的聲音低低地說道。

朵羅豪夫用明亮的愉快的殘忍的眼睛，帶着他那似乎說「啊！我正喜歡這樣！」的笑容，打量彼爾。

「你拿不回去了！」他清清楚楚地說道。

面色蒼白，嘴唇顫抖，彼爾搶過那張紙。

「你這……！你這……壞蛋！我要同你決鬪！」他失聲說道，於是他推開椅子，從桌旁站起來。

就在他這樣作這樣說的時候，彼爾覺得，整天苦惱他的太太的罪過問題，終於沒有疑問地得到肯定的答案。他恨她，永遠與她斷絕關係。勞斯托夫不顧捷尼索夫所作不可參與這件事的勸告，答應作朵羅豪夫的副手，餐後他同別竺豪夫的副手涅斯菲茲基討論決鬪的布置。彼爾回了家，但是勞斯托夫同朵羅豪夫和捷尼索夫留在俱樂部裏。聽吉卜西人和別的歌手們唱歌，直到很晚的時候。

「得，那末，明天在索科爾尼基見，」朵羅豪夫與勞斯托夫在俱樂部門廊裏告別時說道。

「你覺得很平靜嗎？」勞斯托夫問道。

「朵羅豪夫停下來。」

「哈，你知道，我可以用兩句話告訴你決鬪的全部祕訣。假如你在決鬪以前，立下遺囑，寫給父

母熱情的信，以爲你可能會被打死，那你就是一個傻瓜，一定失敗。假如你去時懷着盡可能快而準地打死你的對手的堅定意向，那就一切順利，如我們在考斯特洛馬獵熊的人時常告訴我的。「人人都怕熊，」他說道，「但是當你看見一頭熊時，你的懼怕就都消失了，你唯一的念頭是不讓它逃走了！」我就是這樣的。A demain, mon cher。」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彼爾和涅斯菲茲基坐車到索科爾尼基森林，發見朵羅豪夫、捷尼索夫、勞斯托夫已經在那裏了。彼爾帶有縈心於與所着手的事無關的考慮的人的神氣。他那憔悴的臉是黃色的。他顯然那一夜不會睡過。他精神恍惚地向四下裏看，彷彿被太陽照得一般半閉上眼睛。他一味縈心於兩種考慮：一種是他太太的罪過，經過一夜不睡，他對這一點毫無疑問，另一種是朵羅豪夫的無辜，他沒有理由保全一個他完全看不起的人的名譽……「我處在他的地位大概也要這樣作，」彼爾想道。「甚至可以斷定我也要這樣作，那末，這決鬪，這兇殺，是爲了什麼呢？不是我打死他，就是他打中我的頭，或臂肘，或膝蓋。我不可以從這裏走開，跑掉，把自己埋藏在什麼地方嗎？」這念頭通過他的頭腦。但是就在他起這念頭時，他竟用使旁觀者起敬的格外平靜的神不守舍的態度問道，「還要多少時候？都預備好了嗎？」

一切都準備好，佩刀插在雪裏作界限，手鎗也裝了子彈，這時涅斯菲茲基走向彼爾去。

「在這嚴重的非常嚴重的時候，伯爵，」他用胆怯的聲音說道，「假如我不把全部事實對您說，

● 法文：「明天見，我的親愛的朋友。」

我就未盡我的責任，也對不起您選我作副手的信任和光榮。我以為這事件並沒有充分理由，沒有為它流血的充分理由。……您不對呀，不十分有理呀，您性急了……」

「噯，不錯，非常胡鬧，」彼爾說道。

「那末讓我替您道歉吧，我相信您的對手會接受的，」涅斯菲茲基（他像與這件事有關的別人一樣，也像同樣情形下一切人一樣，還不相信這件事已經引起實在的決鬪）。「您知道，伯爵，承認錯誤，比起使事情無法補救來，光榮得多啦。雙方都沒有侮辱。讓我去說……」

「不！有什麼可說的呢？」彼爾說道。「都一樣……一切準備好了嗎？」他加上一句道。「告訴我什麼地方，朝什麼地方開鎗，就得啦，」他帶着不自然的溫和的笑容說道。

他把手鎗拿在手裏，開始問鎗機怎樣扳，因為他先前手裏不曾拿過鎗——一種他不願意承認的事實。

「噯，是的，是那樣，我知道的，我不過忘記了，」他說道。

「沒有道歉，沒有任何什麼，」朵羅豪夫對捷尼索夫說道（捷尼索夫在他這一邊作過調解的嘗試），於是他也走向指定的地點。

選來決鬪的地點，離停雪橇的大路有八十來步遠，在松林中一小片空地上，上面的霜雪在過去幾天內已經開始融解了。決鬪的兩方站在空地對面邊上，相隔四十步遠。量步數的兩個副手在他們站過的地方和插在相隔十步的地面上作界限的涅斯菲茲基的佩刀和朵羅豪夫的佩刀中間潮濕的深雪上留下

了腳跡。雪在蒸發，又有霧，相隔四十步什麼都看不見。用上三分鐘已經把一切準備好，但是他們依舊拖延下去，大家都不出聲。

第五章

「得，動手吧！」朵羅豪夫說道。

「好的，」彼爾依舊照樣含着笑說道。

一種恐怖的感覺傳播開來。顯然那末輕率地發動的事件不再能避免了，只有脫離人們的意志發展下去了。捷尼索夫首先走到界限處宣布道：

「既然兩造不肯和解，請過來吧。拿起你們的手鎗，一聽到三字就向前走吧。」

「一！二！三！」他一面忿忿地喊，一面跨開去。

決鬪的兩方沿着踏出來的腳迹前進，彼此越來越近，漸漸從霧中互相看見了。他們來到界限，只要他們喜歡，他們就有開鎗的權利了。朵羅豪夫慢慢地走，並不舉起他的手鎗，聚精會神地用他那明亮的閃光的藍眼睛看他的對手的臉。他的嘴上帶着往常的假裝的笑容。

「那末只要我喜歡就可以開鎗了！」彼爾說道。一聽到「三」字，他就趕快向前走，迷失了踏出來的路綫，跨進深雪裏去。他把鎗拿在右手裏，伸得遠遠的，好像怕打中他自己。他特意把左手伸到後面去，因為他想到用來支持右手，他也知道他斷乎不可以那樣作。既經前進了六步，脫出了路綫，跨到雪裏去，彼爾向下看了看他的腳，然後趕快看一眼朵羅豪夫，照他受到的指示彎起手指，開了鎗。

完全未料到鎗聲是那末響，彼爾一聽見那聲音，就打了一個寒戰，隨後嘲笑着他自己的激動站立不動。被霧氣加密的鎗煙，有一時使他什麼都看不見，但是沒有他預料的第二聲。他只聽見朵羅豪夫加快的脚步，他的身形也從霧中可以看見了。他用一隻手按着他的左側，用另一隻抓住他那下垂的手鎗。他的臉是蒼白的。勞斯托夫跑向他去，說了一點什麼。

「不——！」朵羅豪夫從齒縫裏嘟囔道，「不，未完。」向着佩刀蹣跚了幾步以後，他倒在佩刀旁邊的雪上。他的左手是血淋淋的；他把它向外衣上擦了擦，然後用它來支持自己。他那皺起的臉是青白的，顫抖的。

「請……」朵羅豪夫開始說道，但是一起頭不能把這句話說出。

「請不要動，」他用力說道。

彼爾幾乎控制不住他的嗚咽，開始跑向朵羅豪夫去，在他正要跨過兩條界限中間的地段時，朵羅豪夫叫道：

「回你的界限去！」於是彼爾尋思着這句話的意思停在他的佩刀旁邊。他們中間只隔十步了。朵羅豪夫把頭低到雪上，貪饞地咬了一口，然後抬起頭來，調整自己，蜷起腿，坐起來，尋求一個穩定的重心。他一面吮一面吞那冰冷的雪，他的嘴唇顫抖起來，但是他那依舊含笑的眼睛，在他結集殘餘力量時，放出努力和激怒的光。他舉起鎗來瞄準了。

「側過身子！用你的手鎗掩護你自己！」涅斯菲茲基失聲叫道。

「掩護你自己呀！」連捷尼索夫也向他的對造喊起來了。

彼爾帶着又憐憫又懊悔的溫和的笑容，無可奈何地伸着兩臂和兩腿，用他那寬闊的胸膛直對着羅豪夫，站在那裏悲哀地看他。捷尼索夫、勞斯托夫、涅斯菲茲基都閉上了眼睛。就在那時他們聽到一聲鎗響和朵羅豪夫忿怒的叫喊。

「未打中！」朵羅豪夫喊道，於是他無可奈何地臉朝下躺在雪上。

彼爾捧住鬚腳，轉過身子，走進樹林裏去，從很深的雪裏一面走，一面嘟囔一些不連貫的話：

「胡鬧……胡鬧！死……謊話……」他皺着臉反來覆去地說道。

涅斯菲茲基攔住他，把他送回家去。

勞斯托夫和捷尼索夫帶着受了傷的朵羅豪夫坐車走了。

後者閉着眼睛一聲不響地躺在雪橇裏，一字也不回答對他提出的問題。但是在進莫斯科時他突然醒過來，用力抬起頭，握起坐在他旁邊的勞斯托夫的手。朵羅豪夫臉上那完全改變了的意外歡喜和溫柔的表情，使勞斯托夫喫了一驚。

「喂？你覺得怎樣？」他問道。

「不好！不過那不要緊，我的朋友——」朵羅豪夫用氣喘的聲音說道。「我們在什麼地方啦？在莫斯科，我知道。我不要緊，不過我已經害死了她，害死了……她受不住！她活不下去……」

「誰呀？」勞斯托夫問道。

「我母親！我母親，我的天使，我那可敬的天使母親，」於是朵羅豪夫握住勞斯托夫的手，哭起來了。

到他平靜一點了的時候，他對勞斯托夫解釋，他與他母親同住，假如她看見要死的他，她一定活不下去了。他求勞斯托夫先去安撫她一番。

勞斯托夫先去執行他所受的請託了，使他大喫一驚，他發見，刺兒皮朵羅豪夫，暴徒朵羅豪夫，在莫斯科與一個老母親和一個駝背的姊姊同住，乃是兒子和兄弟中最孝友的人呢。

第六章

彼爾近來很少單獨地見他太太。不論在彼得堡或莫斯科，他們家中總來滿客人。決鬪後的那一夜，他不去他的臥室，却照往常的樣子，留在他父親的臥室裏，就是別竺豪夫伯爵在裏邊逝世的那個大房間。

他躺在沙發上，打算睡下去，忘記他所遭遇的一切，但是辦不到。那樣一種感情的、思想的、回憶的暴風雨，突然在他心內湧起，使得他不能睡，甚至不能留在一個地方，只好跳起來，用快速的步子在臥室裏走來走去。這時他似乎看見他們結婚初期的她，露着兩個肩頭，臉上帶着一種嬌弱的多情的神氣，隨後他立刻看見她旁邊羅豪夫那俊秀的傲慢的頑強的嘲笑人的臉，像他在燕會中看見的樣子，隨後又看見那蒼白的顫抖的痛苦的同一的臉，像他在踉蹌時和跌在雪上的樣子。

「發生過什麼事？」他問他自己道。「我已經打死了她的情人，是的，打死了我的老婆的情人。是的，是那樣的！爲什麼呢？我何必那樣作呢？」——「因爲你娶了她呀，」一個內在的聲音回答道。「不過我的錯處在哪裏呢？」他問道。「在我不愛她就同她結婚；在欺騙你自己和她呀。」於是他生動地記起伐西里王爵家晚餐後那時刻，那時他說出他覺得很難出口的那幾個字：「我愛你。」一切都從那裏來！連在那時我也覺出了，「他想到。」我當時覺得不是那樣的，我沒有權利那樣

作。於是得到證明。」

他記起他的蜜月，爲那回憶臉紅了。他記起，他婚後不久的一天，快晌午的時候，他穿着緞子化裝衣，從臥室走進書房，發見他的管家在那裏，恭恭敬敬地鞠躬，看了看他的臉和化裝衣，然後輕輕地含笑，彷彿對他主人的幸福表示尊敬的瞭解，這回憶格外生動，格外難堪，格外可恥。

「不過我過去時常以她自豪，以她那高貴的美和交際手腕自豪，」他想到；「以她招待全彼得堡的我的住宅自豪，以她那不易接近的神情和美自豪。那末這就是我用來自豪的東西！我當時想，我不瞭解她。考慮到她的性格時，我時常對自己說，我的錯處是不瞭解她，不瞭解那經常的平靜和滿足和一切趣味或願望的缺乏，而全部祕密在於她是一個墮落女人這可怕的事實。現時我已經對自己說出那個可怕的字眼，一切都變得明明白白了。」

「阿納托利往往來向她借錢●，往往吻她那露出的肩頭。她不給他錢，但是由着他吻。她父親想用笑話引起她的醋意，她帶着平靜的笑容回答說，她還未蠢到喫醋呢：「他喜歡怎樣就怎樣吧，」她往往這樣說到我。一天我問她，是否覺得有懷孕的現象。她一面輕視地大笑，一面說，她不是一個要生小孩的傻瓜，她不要生給我任何小孩。」

隨後他記起她的思想的粗糙和遲鈍，以及她雖然在最高貴的圈子裏長大，却慣於說下流話。

● 在本書初稿中，托爾斯泰明說，愛倫同她哥哥有過曖昧關係，但是後來他加以變更，只留下一些暗示。

「我不是那樣一個傻瓜……你來試試看吧…… *Alliez-vous promener* ①，」她往往說道。時常見她應付老少男女的成功，彼爾不懂他爲什麼不愛她。

「是的，我從來不愛她，」他對自己說道；「我早知道她是一個墮落的女人，」他再說一遍道，「不過我不敢對自己承認。現時朵羅豪夫坐在雪裏，帶着一個勉強的笑容，或許就要死了，却用一種勉強的豪氣來回答我的懊悔呢！」

有一些人儘管生有公認作性格軟弱的外表，遭遇困難時却不需要一個知己，彼爾就是那樣一個人。他獨自消受他的痛苦。

「這完完全全是她的罪過，」他對自己說道；「不過那有什麼關係呢？我過去爲什麼把自己同她綁在一道呢？我爲什麼對她說比謊話還要壞的『*Je vous aime*』②？」那句謊話？我犯了罪，應當忍受……什麼呢？我名譽上的污點？一生的不幸？噫，那是無聊的，」他想到。「我名譽上的污點——那都同我自己不相干。」

「路易十六被砍了頭，因爲他們說，他是卑劣的，是一個罪人，」彼爾忽然想起來，「從他們的觀點來說，他們是對的，至於那些推尊他爲他殉節的人也是對的。後來羅伯斯庇爾又因爲是一個獨裁家被砍了頭。誰對，誰不對？沒有一個人！不過假如你活着——活下去：明天你會死的，正如我一點

① 法文，「你滾開吧？」

② 法文，我愛你。

鎖前可以死掉一樣。既然一個人與永久比起來只有刹那間的生命，那還值得苦惱自己嗎？」

但是就在他以為自己被這些思慮安撫下去的時候，她帶着他十分強烈地對她表示他那由衷的愛情時的樣子突然進入他的頭腦，他覺得血液衝向他的心臟，於是又站起來，走來走去，打破和撕毀任何到手的東西。「我爲什麼對她說，『Je vous aime』？」他不斷對自己反來覆去地說道。當他已經說到第十次時，他想起莫利哀的話：Mais que diable alloi! faire dans cette galère，於是他大笑起自己來。

他在夜間叫起他的跟班，吩咐他收拾行李去彼得堡。他想像不出他這時怎末還能對她說話。他決定第二天就走開，留下一封信，把他與她永遠斷絕關係的意思通知她。

第二天早晨，當跟班端咖啡進來時，彼爾手裏拿着一本敞開的書躺在褥榻上睡着了。

他醒過來，帶着一種喫驚的神情向周圍看了一會兒，不明白他在什麼地方。

「伯爵夫人吩咐我問老爺在不在家，」跟班說道。

但是在彼爾來得及決定怎樣答復以前，伯爵夫人自己走進來了，穿着白緞鑲銀邊的化妝衣，隨便挽着頭髮（兩條大辮子像一頂冕一般在她那可愛的頭上繞了兩遭），冷靜，尊貴，只是她那頗凸出的大理石一般的前額上有一道憤怒的皺紋。因了她那不慌不忙的鎮靜態度，她不在跟班面前開始說話。她知道了一場決鬪，就是來談這個。她等候跟班放下咖啡器具，離開房間。彼爾怯怯地從眼鏡上方

● 法文，「他何必把自己弄得那末狼狽？」或譯得更直一點，「他究竟要在那苦惱的地方作什麼？」

看她，像被一些獵狗包圍的兔子，在敵人前抿起耳朵，繼續一動不動地蜷縮起來，他想繼續讀書。不過一覺出這是沒有意思的，也是不可能的，他又怯怯地看她。她並不坐下，一味帶着一個輕視的笑容看他，等候跟班走開。

「喂，現時這是什麼事？你這以前作的是什麼事，我想知道呢？」她嚴厲地問道。

「我？我作的是……」彼爾結結巴巴地說道。

「那末你好像是一個英雄了，是不是？說呀，這場決鬪是爲了什麼？要證明什麼？什麼呀？我問你。」

彼爾在褥榻上笨重地翻了一個身，張開嘴，但是不能回答。

「假如你不肯回答，我可以告訴你……」愛倫往下說道。「你相信你聽到的一切。你聽見人說……」愛倫大笑起來，「朵羅豪夫是我的情人，」她用她那粗野無忌的法國話說道，把 *amant* 這個字說得像任何別的字一樣隨便，「你就相信了！得，你證明了什麼呢？這場決鬪證明什麼呢？你是一個傻瓜，*Que vous êtes un sot*，但是人人都知道。結果是什麼呢？我就要作全莫斯科的笑料，人人都要說，你醉得不知道你作的是什麼，對一個你毫無理由嫉妒的人挑鬪。」愛倫把聲音提高，越來越興奮了，「一個在一切方面比你好的人……」

● 法文，情人。

● 法文，意思與上面一句話相同。

「哼……哼……！」彼爾皺着眉嘟囔道，不去看她，也不動一絲筋肉。

「你怎末能相信他是我的情人？爲什麼？因爲我喜歡同他在一道？假如你更聰明，更投合人的意思，我一定喜歡同你一道。」

「不要對我說話……我求你，」彼爾暴躁地嘟囔道。

「爲什麼我不應當說話？我喜歡說話就可以說話，我老老實實地對你說，有你這樣丈夫的太太，不軋妍頭的 (Ces amants) 沒有多少，不過我就不會軋，」她說道。

彼爾想說一點什麼，眼裏含着她不瞭解的奇特神情看了看她，然後又躺下來。他當時感受肉體上的痛苦，他胸膛上有一種重量，他不能呼吸。他知道他應當作一點什麼，結束這一種痛苦，不過他要作的事是太可怕了。

「我們還是分居好，」他用一種不連貫的聲音嘟囔道。

「分居？很好，只要你給我一筆贍養費，」愛倫說道。「分居！用這個來恐嚇我！」彼爾從沙發上跳起來，踉蹌着衝向她去。

「我要殺死你！」他喊道，於是用了他先前從來不會覺得力量抓起一張桌子的大理石面，他掄着那塊石板向她跨上一步去。

愛倫的臉變得可怕，她一面尖叫一面跳開去。他父親的性格在彼爾身上顯出來了。他感到瘋狂的魔力和樂趣。他拋下那塊石板，把它摔破，然後伸着兩隻手向她撲去，用了使全宅震驚的那末可怕的

聲音喊道，「滾出去！」假如愛倫不逃出去，誰也不知道他當時會作出什麼來。

*

*

*

*

一個星期後，彼爾把大俄羅斯的全部財產（也就是他的財產的一大部分）的充分管理權交給他的太太，然後獨自去了彼得堡。

第七章

奧斯特里齊戰事和安德列夫王爵失蹤的消息到達童山以後，已經過了兩個月，儘管有從大使館寄出的信和進行過的一切搜尋，他的屍體既不會找到，他也不在俘虜的名單上。最使他的親屬難堪的事實是，他還有被當地居民從戰場上搬走的可能，他這時可能獨自躺在陌生人中間，或在復原，或在死下去，不能親自發消息出來。老王爵最初從官報中得知奧斯特里齊的敗仗，那些官報照常很簡略很含糊地說，打過出色的幾仗以後，俄軍不得不退後，於是秩序整然地撤退了。老王爵從這一官方報告知道，我們的軍隊已經敗了。在接到關於奧斯特里齊戰事的官報一個星期後，庫圖左夫寄來一封信，通知王爵他兒子已經遭到的命運。

「令郎，」庫圖左夫寫道，「在我眼前倒下去，手裏拿着軍旗，倒在一個聯隊的前頭——他以英雄本色倒下去，對得起他的父親和他的祖國。我自己和全軍都覺得很難堪的是，還不能斷定他是否生存。我用令郎還活着的希望來安慰我自己和您，因為否則他會列入從戰場上發見的軍官中的，一張軍官名單已經在休戰旗下送給我這裏。」

這個消息是晚間他獨自在書房裏時收到的，收到後的第二天早晨，老王爵依舊出去散步，但是他對他的管家、花匠、營造師都不出聲，雖然他的樣子很嚴厲，他却不對任何人說一句話。

當瑪麗王爵小姐照往常的鐘點去見他時，正在他的車床旁作工，照常不回頭來看她。

「啊，瑪麗王爵小姐！」他突然用一種不自然的聲音一面說，一面拋下他的鑿子。（輪子藉它自身的推動力繼續轉下去，瑪麗王爵小姐長久不忘記那與後來的事情混入記憶中的輪子將停時的吱吱聲。）

她走近他，看見他的臉，於是她心裏有一種東西塌下去了。她的眼睛漸漸模糊了。她父親臉上既沒有悲哀，也沒有沮喪，只有忿怒和不自然的抖動，她從這表情知道，懸在她上面的、就要壓倒她的，是一種可怕的一生中最壞的不幸，一種她還不會經驗過的無法補償也不可思議的不幸——一個她所愛的人的死。

「父親！安德列夫！」——那個難看的拙笨的王爵小姐說道，她說話時具有悲哀和忘我的一種形容不出的感動力，她父親受不住她的眼光，嗚咽着轉開去了。

「壞消息！他不在俘虜中間，也不在陣亡者中間！庫圖左夫來信說……」於是他好像要用叫聲把王爵小姐趕走一般那末尖銳地叫起來……「打死了！」

「王爵小姐不會倒下來，也不會暈過去。她本來是蒼白的，但是一聽到這幾句話，她的臉改變了，她那美麗的放光的眼睛裏有一種東西亮起來。好像是歡喜——一種與人世哀樂無關的至高無上的歡喜——淹沒了她內心那重大的悲哀。她忘記她對她父親的全部懼怕，走向他去，握起他的手，把他拉下來，用臂圍起他那瘦削粗糙的頸子。」

「父親，」她說道，「不要背過我去，讓我們一同哭吧。」

「壞蛋們！無賴們！」老頭子一面尖叫，一面背過臉去。「毀掉了軍隊，毀掉了兵士！爲了什麼呢？去，去，告訴麗協吧。」

王爵小姐無可奈何地倒在她父親旁邊一張扶手椅上，哭起來了。她這時看見向她和麗協告別時的哥哥，他那溫柔而驕傲的神情。她看見帶小神像時那溫柔而愉快的他。「他信了嗎？他已經悔改他那不信宗教的態度了嗎？他這時在那裏了嗎？在那永久和平和幸福的國土了嗎？」她想到。

「父親，告訴我那是怎末一回事，」她含着淚問道。

「去吧！去吧！死在戰場上了，死在俄國最好的兵士和俄國的光榮被斷送的地方。去吧，瑪麗王爵小姐。去告訴麗協吧。我隨後就來。」

當瑪麗王爵小姐從她父親那裏回來時，小王爵夫人正坐在那裏作手工，帶着孕婦特有的那種內在的幸福和平靜表情抬起頭來。顯然她的眼睛並未看見瑪麗王爵小姐，只是向內看……向她自己內部看……看她內部發生的一種快活的神秘的東西。

「瑪麗，」她一面說，一面從刺繡架子旁邊移開，向後靠去，「把你的手伸給我。」她握起她的小姑的手，按在她的腰部下方。

她的眼睛在期望地含笑，她那毛茸茸的嘴唇翹起來，懷着孩子般的幸福繼續翹上去。

瑪麗王爵小姐在她前面跪下來，把臉藏在她嫂嫂的衣褶裏。

「喂，喂！你覺出嗎？我覺得很奇怪呢。你知道嗎，瑪麗，我要非常愛他呢，」麗協用明亮幸福的眼睛看着她的小姑說道。

瑪麗王爵小姐抬起頭來，她在哭呢。

「什麼事呀，瑪麗？」

「沒有什麼……不過我覺得難過，爲了安德列夫難過，」她在她嫂嫂膝蓋上擦着眼淚說道。

那一早晨瑪麗王爵小姐有好幾次想準備她的嫂嫂，每次都哭起來。小王爵夫人雖然不長於觀察，那些眼淚（她不瞭解流淚的原因）使她激動。她一聲不響，一味不安地向四下里看，彷彿尋找什麼東西。晚餐以前，她從來怕見的老王爵，帶着一種奇特的暴躁和惡毒的表情，進入她的臥室，然後一句話不說又走出去。她看了看瑪麗王爵小姐，然後帶着孕婦特有的注意她內部一種東西的神情坐在那裏想了一會兒，於是突然哭了起來。

「安德列夫有什麼消息來了嗎？」她問道。

「沒有，你知道消息還太早呢。不過我父親着急，我也覺得怕。」

「那末沒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瑪麗王爵小姐用她那放光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她嫂嫂回答道。

她已經打定主意不告訴她，也勸她父親把那可怕的消息密起來，等到她生產以後再告訴她，預料她在幾天以內就要生產了。瑪麗王爵小姐和老王爵各照自己的方式忍受和掩藏他們的悲哀。老王爵不

肯抱任何希望：他斷定安德列夫王爵已經陣亡了，雖然他派了一個文官去奧國尋找他兒子的踪跡，他却從莫斯科定製了一塊石碑，打算立在他自己的花園裏來紀念他，他也對每個人說，他兒子已經陣亡了。他竭力不改變他先前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的力量衰退了。他走得比較少，喫得比較少，睡得比較少，也一天比一天軟弱了。瑪麗王爵小姐不放棄希望。她當她哥哥還活着一般爲他禱告，也總在等他回來的消息。

第八章

「最親愛的，」三月十九日早晨早餐以後，小王爵夫人說道，她那毛茸茸的小嘴唇照老習慣翹起來，但是，自從那個可怕的消息到來以後，那個家庭中每一個笑容，每一句話聲，以至每一下脚步声，都表示出哀愁，因此，這時小王爵夫人的笑容——在那不知道原因的普遍的心情的影響下——使人更加想起那普遍的哀愁。

「最親愛的，我担心今天早晨的糟餐——照廚子孚加的叫法——不對我的胃口。」

「你怎末啦，我的寶貝？你的面色似乎有一點蒼白呢？噯，你是很蒼白呀！」瑪麗王爵小姐邁開她那放輕了的笨重脚步向她嫂嫂走着慌慌張張地說道。

「小姐，不要去叫瑪麗·波格達諾夫娜嗎？」一個在場的使女說道。（瑪麗·波格達諾夫娜是鄰村的接生婆，已經在童山住了兩個星期了。）

「噯，是的，」瑪麗王爵小姐同意道，「或許是那末回事。我就去。勇敢一點，我的天使。」她吻了吻麗協，就要走出那個臥室了。

「噯，不是，不是！」小王爵夫人臉上，在那蒼白的顏色和肉體的痛楚以外，不覺現出一種孩子

氣的懼怕不可避免的痛苦的神情。

「不是的，這只是不消化……說這只是不消化吧，照這樣說吧，瑪麗！說……」于是小王爵夫人像受苦的孩子一般任性地叫起來，甚至帶着多少假裝絞她那雙小手。瑪麗王爵小姐跑出去找瑪麗·波格達諾夫娜了。

「*Mon Dieu—Mon Dieu—*」噉！她離開臥室時聽見小王爵夫人叫道。

接生婆已經在來與她會合的途中，帶着一種平靜的自負神氣搓她那雙肥胖的小白手。

「瑪麗·波格達諾夫娜，我以為開始生了！」瑪麗王爵小姐大睜着恐慌的眼睛看着接生婆說道。

「得，感謝主，王爵小姐，」瑪麗·波格達諾夫娜說道，並不加快她的步子。「你們年青的小姐們完全不應當知道這種事的。」

「不過莫斯科的醫生爲什麼還不來呢？」王爵小姐說道。（依照麗協和安德列夫王爵的願望，他們已經在適當的時間派人去莫斯科請醫生，正在期望他隨時可到。）

「不要緊，王爵小姐，不要慌，」瑪麗·波格達諾夫娜說道。「我們沒有醫生也可以安排得很好。」

五分鐘後，瑪麗王爵小姐從她的臥室裏聽見有人搬一種沈重的東西。她向外看。男聽差們正在從安德列夫王爵的書房裏把那張大皮沙發搬進臥室去。他們臉上有一種安靜的莊重的神情。

● 法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瑪麗王爵小姐獨自坐在她的臥室裏，聽宅內的聲音，時時在有人走過時把門敞開，看穿廊裏發生的事情。有一些女人邁着安靜的步子從臥室裏走出，看一眼王爵小姐，就轉開去。她不敢問任何問題，又關上門，一會兒坐在她的安樂椅上，一會兒拿起她的祈禱書，一會兒跪在神座前。使她喫驚和苦惱，她發見她的禱告不能平靜她的激動了。突然間她的門輕輕地敞開，她的老保母普拉斯考菲亞·薩維希娜（她幾乎不會來過那個臥室，因為老王爵不准她來）用披巾裹着頭在門口上出現。

「我要來陪一陪你呢，瑪莎，」保母說道，「我帶來王爵的結婚蠟燭，點在他的聖徒前，我的天使，」她歎了一口氣說道。

「噫，保母，我非常高興！」

「上帝是慈悲的，小姐。」

保母在神像前點上那幾支金色蠟燭，然後帶着她的編織手工坐在門旁邊。瑪麗王爵小姐拿起一本書，開始讀。只在聽見脚步聲或說話聲時，她們彼此看一眼，王爵小姐的神情是不安的，探問的，保母的神情是使人安心的。宅內每一個人滿懷瑪麗王爵小姐在她臥室裏感受到的同一心情。但是，由于知道的人越少產婦的痛苦也越少那迷信，人人竭力作出不知道的樣子；沒有一個人提到這件事，不過王爵家中儘管有習有的嚴肅和可敬的禮貌，也顯出一種共同的不安，一種心腸的變軟，一種重大而神秘的事要在當時完成的感覺。

女僕們的大房間裏沒有了笑聲。在男僕們的房間裏，大家都坐在那里寂靜而警覺地伺候。在外邊家

奴們的住處，點有火把和臘燭，沒有一個人睡。老王爵脚跟着地在他的書房裏走來走去，派季杭去問瑪麗·波格達諾夫娜有什麼消息？——只要說「王爵吩咐我問」，然後來把她的回答告訴我。

「報告王爵說，工作已經開始，」瑪麗·波格達諾夫娜一面說，一面看那信差意味深長的一眼。季杭去報告王爵了。

「很好！」王爵關着他身後的門說道，隨後季杭聽不見書房裏有些微的聲音。

過了一會兒，他又進來，彷彿要剪臘燭，見到王爵躺在沙發上，看了看他，看出他那不安的臉，搖了搖頭，走過去，默默地吻他的肩頭，然後走出去，既未剪臘燭，也未說明他爲什麼進來。世間最嚴肅的秘密繼續進行下去。黃昏過了，黑夜來了，在那不可測前的懸宕感和心腸軟化並未減少，反而增加了。沒有一個人睡。

那是這樣一個三月的夜間，冬天似乎願意恢復它的威風，拚命散布它最後的狂風暴雪。一組替換的馬已經派去大路上，迎接隨時可以從莫斯科到來的日耳曼醫生，舉着燈籠的騎馬的人們派去十字路口，領他走帶窟窿和覆雪的水窪子的鄉間大路。

瑪麗王爵小姐久已擱開她的書了；他默默地坐在那里，她那放光的眼睛定在她的保姆那發皺的臉上（那上面每一根綫條她都知道得非常清楚），定在從披巾下脫出的灰色髮髻上，以及垂在她下巴下面的鬆皮膚上。

保姆薩維希娜，手裏拿着編織物，用低得連自己也幾乎聽不出的聲音，說她先前說過千百遍的自己也瞭解的話：已故的王爵夫人怎樣在吉謝諾夫生瑪麗王爵小姐，助產的不是接生婆，只有一個茂爾達維亞的農婦。

「上帝是慈悲的，醫生從來用不着，」她說道。

突然間一陣風猛烈地打在已經摘去雙層橘子的窗門上，（一到雲雀回來時，王爵就吩咐把每個房間的窗橘子摘去一層）吹開一根鬆鬆地插起的窗門，把那面紅窗簾吹得鼓動起來，用它那夾雪的寒氣把臘燭吹熄。瑪麗王爵小姐打了一個寒戰；她的保姆放下正在織的襪子，走去窗口處，探出去想捉那一扇敞開的窗門。寒風掀動她的披巾尾和她那鬆散的灰色髮髻。

「王爵小姐，我的親愛的，有人把車子趕上進來的路了！」她一面說，一面握住窗門，並不把它關起。「還帶着燈籠呢。大致是醫生了。」

「哦，我的上帝！感謝上帝！」瑪麗王爵說道。「我必得去接他了，他不懂俄國話呀。」

瑪麗王爵小姐把一條披巾拋在頭上，跑去迎接那個新來的人。在她走過前廳時，她從窗口看見一輛帶燈籠的馬車停在大門前。她走向樓梯口去。樓梯柱上豎有一支在寒風中流油的羊油臘燭。在下面的樓梯頂上，聽差菲力普帶着喫驚的神氣拿着另一支臘燭站在那里。再往下去，越過樓梯轉灣的地方，可以聽見一個穿厚氈靴子的人的脚步聲，也可以聽見瑪麗王爵小姐覺得耳熱的聲音在說什麼。

● 俄國房子冬季有雙層窗門。因為妨礙空氣流通，一到天氣相當溫暖時，就需要摘去一層了。

「謝上帝！」那個聲音說道。「父親呢？」

「已經睡了，」樓下管家捷米言的聲音回答道。

隨後那個聲音又說了一點什麼，捷米言回答了，穿氈靴子的脚步聲更快地走近看不見的樓梯轉彎處。

「是安德列夫呵！」瑪麗王爵小姐想道。「不是，不可能是呵，那就太出乎意外了，」就在她這樣想時，安德列夫王爵的臉和身子，穿着蒙着一層雪的寬領的皮外套，在站有拿臘燭的聽差的樓梯頂出現了。是的，這是他，蒼白，瘦弱，臉上帶有改變了的希奇地柔和化了的但是激動的表情。他上了樓梯，摟抱他的妹妹。

「你們未收到我的信嗎？」他問道，不等回答——這是不會等到的，因為王爵小姐不能說話了——就轉回去了，然後帶着隨他進穿廳的醫生（他們在最後一站碰在一道）又忽忽忙忙地上了樓梯，又來摟抱他的妹妹。

「多末希奇的命運，瑪莎寶貝！」脫下他的外套和氈靴以後，他走向小王爵夫人的住處去。

第九章

小王爵夫人用枕頭支着躺在那里，頭上戴着一頂白帽子（痛楚剛剛離開了她）。她那一縷一縷的黑頭髮垂在她發燒的流汗的兩頰周圍，她那帶毛茸茸的上唇的可愛的鮮紅的嘴張開來，她在愉快的含笑。安德列夫王爵進來了，停在她躺着的沙發旁。她那充滿幼稚的懼怕和激動的閃光的眼睛，表情不變地定在他身上。「我愛你們大家，不會傷害任何人；我為什麼要這樣受苦？幫助我吧！」她的神情似乎說道。她看見她的丈夫，不過不明白他這時在她面前出現的意義。安德列夫王爵繞過沙發，吻她的前額。

「我的寶貝！」他說道——這是他先前從來不常對她說的話。「上帝是慈悲的……」

她疑問地帶着孩子般的責難意味看他。

「我希望從你們得到幫助，我得不到，從你也得不到！」她的眼睛說道。他對他的到來並不喫驚；她不明白他已經來了。他的來與她的痛楚不相干，與她的痛楚的解除也不相干。陣痛又開始了，瑪麗·波格達諾夫娜勸告安德列夫王爵離開那個房間。

醫生進來了。安德列夫王爵走出去，遇見瑪麗王爵小姐，又同她留在一起。他們開始低聲談話，但是他們的談話隨時可以中斷。他們一面等，一面聽。

「去吧，親愛的，」瑪麗王爵小姐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又走去他太太那里，坐在她隔壁的房間等待。一個女人帶着受了驚的臉從臥室裏出來，她一看見安德列夫王爵就變得不安起來。他用雙手蒙起臉來，照那樣子坐了一些時候。門裏透出可憐的無可奈何的獸類的呻吟。安德列夫王爵站起來，走到門前，想開門。有人把門拉住不放。

「您不能進來！您不能！」一個喫驚的聲音從裏邊說道。

他開始在室內走來走去。叫喊停止了，幾秒鐘又過去了。隨後忽然間一種可怕的尖叫——這不會是她的，她不會像那樣叫——從臥室裏傳出來。安德列夫王爵跑去門口處；叫喊停止了，于是他聽見一個嬰兒的哭聲。

「他們抱進一個嬰兒去作什麼呢？」安德列夫王爵在最初一秒鐘想道。「一個嬰兒？什麼嬰兒呢……？那里爲什麼有一個嬰兒？難道嬰兒是生下來的？」

隨後忽然間他懂得了那哭聲可喜的意義；眼淚哽住他，于是他把兩肘靠在窗台上哭起來了，像一個孩子一般嗚咽。門開了。醫生捲着袖子，未穿外衣，臉色蒼白，下巴顫抖着從臥室裏走出來。安德列夫王爵轉向他，但是醫生不安地看了他一眼，不說一句話就走過去。一個女人衝出來，一看見安德列夫王爵就停下了，在門口上遲疑不定。他走進他太太的臥室。她躺在那里死了，照五分鐘前他所看見的同一的姿勢，儘管眼睛定了，兩頰青白，她那可愛的孩子一般的臉上，連同那生有黑色茸毛的上脣，具有同一的表情。

「我愛你們大家，也不會傷害任何人；你們是怎樣對待我呀？」——她那可愛的可悲的死了的臉說道。

在臥室的一角上，一個紅色的小東西在瑪麗·波格達諾夫娜顫抖的白手中噁了一聲，然後噉叫起來。

兩個鐘頭後，安德列夫王爵輕輕地邁着步走進他父親的臥室。老頭子已經什麼都知道了。他站在靠門的地方，門一推開，他那一雙有力的老年的臂膊像一把鉗子一般摟起他兒子的額子，不說一句話他就像一個孩子一般抽抽打打地哭起來了。

三天以後，小王爵夫人下葬了，安德列夫王爵走上停棺材的台子，給她最後的一吻。棺材裏是那一同的臉，不過眼睛是閉起來了。「啊，你是怎樣對待我呀？」那個臉似乎依舊說道，於是安德列夫覺得他靈魂中有一種東西塌下來了，也覺得他犯了一樁既無法補救也不能忘記的罪過。他哭不出來。老頭子也來了，吻了吻那雙安靜地交疊在她胸膛上的蠟一般的小手，他也覺得她的臉似乎說：「啊，你是怎樣對待我呀，爲什麼呢？」看到那情形，老頭子忿忿地轉開去了。

又是五天過去了，這時小王爵尼古拉斯·安德列維契受洗禮了。奶媽用下巴支起被單，教士用一支鵝毛把油塗在那個男孩又紅又皺的小腳掌和小手掌上。

他的祖父，也就是孩子的教父，戰戰兢兢地抱着嬰兒，只怕失手跌下去，繞過凹凸不平的錫聖水盆，然後遞給教母瑪麗王爵小姐。安德列夫王爵怕嬰兒會在聖水盆裏淹死，怕得失了神，坐在另一個房間，等候儀式完結。當保姆把嬰兒抱到他那里時，他愉快地向上看，她對他說，黏有嬰兒頭髮的蠟並未沈在聖水盆裏，已經漂起來了●，他聽後點一點頭，表示讚許。

● 俄國人行洗禮時，教士剪下嬰兒一點頭髮，同一支蠟燭上的蠟黏起來。假如蠟沈在聖水盆裏，要算作不祥之兆。

第十章

勞斯托夫參加朵羅豪夫同別竺豪夫決鬪的事，被老伯爵用力掩蔽下去，他不但未照他所預料的降級爲兵，反被委作莫斯科總督的傳令官了。結果他不能同家中其餘的人去鄉間，整整一個夏天被他的新職務留在莫斯科。朵羅豪夫恢復了健康，勞斯托夫在他養傷時對他非常友好。朵羅豪夫躺在熱烈而體貼地愛他的母親處，老瑪麗·伊凡諾夫娜，因了勞斯托夫同她的菲吉亞的友誼，漸漸地喜歡起他來了，時常對他談她兒子。

「是呵，伯爵，」她往往說道，「他是太高尙了，太純潔了，我們目前的墮落的世界容不下他呀。現時沒有人愛德行了，人人覺得德行似乎是一種恥辱呢。哪，告訴我，伯爵，別竺豪夫作得對嗎，作得光榮嗎？菲吉亞，具有他那高尙的精神，愛過他，連現時也從來不說一句反對他的話。彼得堡那些胡鬧的事，他們開警察的玩笑，那時候不是他們一同幹的嗎？哪！別竺豪夫未受到一點懲罰，菲吉亞不得不負起全部責任。想想看，他喫了多大的虧！固然他已經官復原職，不過他們怎能不那樣作呢？我以爲在那邊像他這樣勇敢的祖國子孫是沒有多少的。而現時——這場決鬪！難道這些人沒有心肝，沒有體面嗎？明知道他是一個獨生兒子，偏要同他決鬪，又打得那末準！幸虧上帝憐恤我們。究竟爲了什麼呢？近來誰沒有陰謀？哈，假如他是那末喫醋，照我的看法，他早就應當表示了，可是

他却拖了好多個月。然後要同他決鬪，料定菲吉亞不肯抵抗的，因為他欠他的錢哪！多末下流！多末卑劣！我知道您懂得菲吉亞，我的親愛的伯爵，相信我，這就是我這末喜歡您的理由。真懂得他的人很少。他的靈魂是非常高尚，非常聖潔！」

朵羅豪夫自己在養傷時期沒有人想得到的一種態度對勞斯托夫談話。

「我知道人們把我看作壞人！」他說道。「由他們去吧！除了我所愛的那些人，我一點也不關心別人；至于我所愛的那些人，我愛得肯為他們給出我的性命，別人礙了我的事，我就扼死他們。我有一個可崇拜的無價之寶的母親，還有兩三個朋友——你是其中的一個，至于別人，我僅就他們是有害還是有益來對待他們。他們大多數是有害的——尤其是女人們。是的，老弟，」他往下說道，「我見過可愛的高尚的豪俠的男人們，不過我還不會見過不唯利是圖的女人們——不管她們是女伯爵還是女廚子。我還不會遇見我向女人心中尋求的那種聖潔和忠誠。假如我找到那末一個，我肯為她給出我的性命！至于那些……」于是他作了一個看不起的姿式。「相信我，假如我還重視我的生命，那只因爲我還希望遇見一個那末聖潔的人，她可以改造我，淨化我，提高我。不過你不懂這個。」

「噯，懂得，我十分懂得，」勞斯托夫回答道，他受了他的新朋友的感化。

秋季勞斯托夫家的人們回到莫斯科。冬初捷尼索夫也回來了，與他們同住。一八零六年，尼古拉斯·勞斯托夫在莫斯科度過的上半個冬季，是他和全家一段最快活最高興的時間。尼古拉斯帶了許多

青年人來他父母的住宅。菲拉是一個二十歲的漂亮少女；桑妮亞是具有剛開放的花的全部媚力的十六歲的少女；納塔莎，一半是成人，一半是孩子，一時是孩子般的好玩，一時是少女般的迷人。

那時勞斯托夫家瀰漫了有很年青很可愛的少女的家庭特有的戀愛氣氛。凡來那個家庭的年青的男人，看到那些敏感的含笑的年青的臉（大概是對他們自己的幸福含笑吧），感到他周圍的熱情的活動，聽到那一陣一陣的歌聲和樂聲和無所不可的滿含希望的少女們不相關而友好的閒談——感到同樣的心情；與勞斯托夫家的青年人分有戀愛的心願和幸福的希望。

在勞斯托夫所介紹的青年男人中間，朵羅豪夫是第一批中的一個，家中除了納塔莎以外，人人都喜歡他。她幾乎爲了他同她哥哥吵起來。她一定說他是一個壞人，在他同別竺豪夫的決鬪中，彼爾是對的，朵羅豪夫是錯的，並且進一步說，他是討厭的，不自然的。

「沒有什麼要我瞭解的，」她執拗地叫道，「他是不道德的，沒有心肝的。哪，我喜歡你的捷尼索夫，儘管他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我依舊喜歡他；所以你知道我確乎瞭解。我不知道怎樣說好……在這一個人，一切都是有打算的，我不喜歡那樣。但是捷尼索夫……」

「噯，捷尼索夫是完全不同的，」尼古拉斯回答道，意思是說，比起朵羅豪夫來，連捷尼索夫也算不了什麼——「你應當瞭解朵羅豪夫裏邊有怎樣一個靈魂，你應當見一見他和他母親相處的樣子。多末好的心腸！」

「得，我不知道那一類的事，不過同他在一起我覺得不舒服。你知道他已經愛上桑妮亞了嗎？」

「胡說……」

「我可以斷言，你就要知道了。」

納塔莎的預言證實了。一向不大關心女人社會的朵羅豪夫，開始常到家裏來，他爲誰來的問題（雖然沒有人談起）不久就確定了。他來是爲了桑妮亞。桑妮亞雖然從來不敢那樣說，不過她是知道的，朵羅豪夫每次露面，她的臉就緋紅了。

朵羅豪夫時常在勞斯托夫家喫飯，凡有他們到場的演奏，一次也不錯過，也去勞斯托夫家人們常到的爲青年人舉辦的伊奧格爾的跳舞會。他明明白白地對桑妮亞慇懃，而且用那樣一種態度看她，不僅她在他的眼光下不能不臉紅，就連老伯爵夫人和納塔莎看到他的樣子時也臉紅了。

顯然這個陌生的有力的人受了那個高雅的黑色少女不可抗拒的吸引，那個少女却愛了別人。

勞斯托夫在朵羅豪夫對桑妮亞的關係中看出一種新的東西，但是他不對自己解釋這些新關係是什麼。「她們總在愛什麼人，」他所指的是桑妮亞和納塔莎。但是他同桑妮亞和朵羅豪夫在一起不像先前那末自在，于是在家的時候比較少了。

一八零六年秋天，人人又開始懷着甚至比去年更大的熱情談論對拿破崙的戰爭了。徵兵的命令已

● 九月尾，拿破崙進攻普魯士，因了葉納和奧爾斯特德的雙重勝利，很快把她打躺下，不僅佔據了所有的要塞，連柏林也佔領了，十一月他進入波蘭。俄國在秋天就開始備戰，希望去援助普魯士，但是拿破崙征服普魯士的迅速和進兵維斯圖拉，使得俄軍來不及跨過邊界，不得不專心保衛自己的國

經發出，每一千人中要十個加入正規軍，此外，每一千人中要九個加入民軍。到處咒詛波納巴，在莫斯科，除了要來的戰爭以外，不談別的。勞斯托夫家對戰爭準備只關心下面的事實：尼古拉斯不肯留在莫斯科，只等聖誕節後捷尼索夫的假期一滿，就同他回他們的聯隊了。他那臨近的別離並不妨礙他找開心，却增加了他行樂的熱情。他把大部分時間在家庭以外、在餐會、茶會、舞會中度過。

境了。這情況可以說明莫斯科的激動和徵兵的範圍。實際上兵是徵得太多了，因為六十萬入伍的民軍只有五分之一可以得到步鎗，其餘的只好用長矛來武裝了。

第十一章

聖誕節後第三天，尼古拉斯在家中用飯，一件他近來少有的事。那是一席盛大的饒行燕，因為他和捷尼索夫就要在主顯節●後回他們的聯隊了。列席的大約有二十個人，其中有朵羅豪夫和捷尼索夫。

勞斯托夫家的空氣中從來沒有像這一日那末多的愛情，愛情的氣氛也從沒有像這一日那末強烈地令人感覺得出。「捉取這些幸福的時機，去愛和被愛吧！這是世間唯一的真實，一切別的都是胡鬧的。這是我們這裏唯一關心的事，」那地方的精神說道。

尼古拉斯照常用盡兩雙馬的力量，未能造訪所有他想去的和請他去的地方，在正要開燕時回了家。他一進門就看出也覺出家中戀愛空氣的緊張，也看出在場人們中有一些現出一種罕見的不安。桑妮亞、朵羅豪夫、和老伯爵夫人格外受了激動，納塔莎也那樣，不過程度比較差。尼古拉斯知道，餐前桑妮亞和朵羅豪夫一定有過什麼事，於是，由於他那生來的親切的敏感，他在喫飯時對他們兩個很客氣，很小心。在那同一晚間，有伊奧格爾（跳舞教師）在假日為他的學生們舉辦的跳舞會之一。

「尼古拉斯，你要來伊奧格爾那裏嗎？請來吧！」納塔莎說道。「他請你去，伐西里·德米特力

契（捷尼索夫）也要去呢。」

「在伯爵小姐的吩咐下，我什麼地方不肯去呢！」捷尼索夫說道，他在勞斯托夫家滑稽地扮演納塔莎的武士。「我甚至準備跳 pas de châte 呢。」

「如果我有時間，」尼古拉斯回答道。「不過我答應過阿爾哈洛夫家的人們了；他們有一個茶會呢。」

「你呢？」他問朵羅豪夫道，但是他一問出口就知道不應當問了。

「或許，」朵羅豪夫眼看着桑妮亞冷冷地忿忿地回答道，然後皺着眉像在俱樂部燕會中看彼爾那樣看了尼古拉斯一眼。

「出了什麼事，」尼古拉斯想道，朵羅豪夫餐後立刻離開這事實進一步證實這結論。他叫過納塔莎，問她什麼緣故。

「我也正在找你呢，」納塔莎向他跑着說道。「我告訴過你，不過你不肯相信，」她得意洋洋地說道。「他已經向桑妮亞求婚了！」

雖然尼古拉斯近來很少想到桑妮亞，一聽到這消息，他內中似乎有一種東西塌下去了。朵羅豪夫對於那個沒有陪嫁的孤女是一個適當的配偶，而且在某些方面是一個體面的配偶。從老伯爵夫人和社交界的觀點來看，她沒有拒絕他的理由。因此，一聽到這消息，尼古拉斯的第一種感覺是生桑妮亞的

氣……他想說，「好極了；她當然會忘記她那孩子氣的應許，接受這請求了，」但是在他來得及說出以前，納塔莎又開始說話了。

「想想看！她十分堅決地拒絕了他！」停了一下，補上一句道，「她對他說，她愛了別人。」

「不錯，我的桑妮亞不會有別的作法！」尼古拉斯想道。

「儘管媽媽那末強迫她，她拒絕了，我也知道她一旦說出口，就不肯改變了……」

「媽媽還強迫她！」尼古拉斯不滿意地說道。

「是的，」納塔莎說道。「你知道嗎，尼古拉斯——不要生氣——不過我知道你不會同她結婚

的。我知道，誰也不知道我是怎樣知道的，不過我確乎知道你不肯同她結婚。」

「你完全不知道那種事叻！」尼古拉斯說道。「不過我必得同她談談。桑妮亞是多末好的一個寶

貝！」他含着笑補上一句道。

「啊，她誠然是一個寶貝！我一定把她找到你這裏來。」

於是納塔莎吻了吻她的哥哥，就跑走了。

一分鐘後，桑妮亞帶着一種喫驚的不安的害怕的神情進來了。尼古拉斯迎上去，吻了吻她的手。自從他回來以後，這是第一次他們單獨地談話，而且談到他們的愛情。

「索菲，」他開始說道，一開始是羞怯的，隨後越來越大胆了，「假如你願意拒絕一個不僅是體面的有益的配偶，也是堂堂的高尚的人物……他是我的朋友……」

桑妮亞攔住他。

「我已經拒絕了，」她趕快說道。

「假如你爲了我的緣故拒絕，我恐怕我……」

桑妮亞又攔住他。她投給他一種祈求的喫驚的眼光。

「尼古拉斯，不要對我說那個！」她說道。

「不，我應當說。也許是我自大，不過最好還是說出來。假如你爲了我的緣故拒絕他，我應當把全部實情告訴你。我愛你，我以爲我愛你超過愛任何人。……」

「那在我就夠了，」桑妮亞紅着臉說道。

「不，不過我已經戀愛過一千次，而且將來還要戀愛，雖然我對任何人都沒有像對你那樣的友誼，信任和愛情。然而我年青。媽媽不願意那樣。簡而言之，我不作任何應許。我求你考慮朵羅豪夫的請求，」他說道，帶着多少困難說出他的朋友的名字。

「不要對我說那個！我什麼都不需要。我把你當一個哥哥來愛，而且永遠這樣，我再也不需要別的了。」

「你是一個天使：我配不上你，不過我恐怕就誤了你。」

於是尼古拉斯又吻了吻她的手。

第十二章

伊奧格爾的跳舞會是莫斯科最使人快活的跳舞會。作母親的看她們的孩子們表演新學會的步法時這樣說，青年男女自己在跳得要倒下來時這樣說，帶着賞光的神氣來跳舞會的成年男女也這樣說，覺得這些跳舞會是最使人快活的。那一年由這些跳舞會撮合了兩宗婚事。兩位漂亮的年青的高爾查珂夫王爵小姐在那裏撞見求婚者，而且都結了婚，於是進一步增加了這些跳舞會的聲望。這些跳舞會與衆不同的地方是沒有男女主人，而有溫和的伊奧格爾在場，當他從所有的客人收入場券時，他像一片羽毛一般飛來飛去，依照他那行的規矩鞠躬。事實上只有願意像第一次穿長衣的十三四歲少女一般跳舞和取樂的人們才來這裏。幾乎沒有例外，她們都是，或似乎是，漂亮的——她們的笑容是那末歡喜，她們的眼睛是那末光彩。有時學生中最好的一些，格外優秀的納塔莎是其中的第一，甚至跳 *pas de chaté*，但是在這最後一次舞會中，只跳蘇格蘭舞，英格蘭舞，和剛剛流行的馬竺爾加舞。伊奧格爾已經取得別竺豪夫家一個舞廳，人人說那個跳舞會是一大成功。那裏有許多漂亮少女，而勞斯托夫家的少女們是其中最漂亮的。她們兩個是格外的快活，也格外的有趣。那一晚上，懷着因萊羅豪夫的求婚、她的拒絕、以及她對尼古拉斯的解釋而有的驕傲，桑妮亞在離家以前轉來轉去，使得使女

● 法文，意爲「跳這個」，一種波蘭舞。

幾乎辨不起她的頭髮，因了她那天真的歡喜，她是透明一般容光煥發的。

納塔莎懷着因第一次穿長衣和參加真正跳舞會而有的不次於桑妮亞的驕傲甚至更加快活了。她們兩個都穿了帶粉紅結子的白紗長衣。

納塔莎在進舞廳的一剎那就戀起愛來。她不同任何特殊的人戀愛，乃同每個人戀愛。她不拘看見什麼人，她就愛上那末一剎那。

「噯，多末開心！」她向桑妮亞跑着不斷地說道。

尼古拉斯和捷尼索夫一面走來走去，一面懷着和藹的愛護意味看那些跳舞家。

「她是多末可愛，——她就要長成一個真正的美人了！」捷尼索夫說道。

「誰呀？」

「納塔莎伯爵小姐，」捷尼索夫回答道。

「她跳得多末好！多末優雅！」他停了一下又說道。

「你在說誰呀？」

「說你妹妹呀，」捷尼索夫不耐煩地失聲叫道。

勞斯托夫含笑了。

「我的親愛的伯爵，您過去是我最好的學生中的一個，——您一定得跳呵，」小伊奧格爾走到尼古拉斯前說道。「看看有多少年青的小姐——」他轉向也是他先前的學生的捷尼索夫作同樣的請求。

「不，我的親愛的朋友，我要作旁觀者了，」捷尼索夫說道。「您不記得，我過去怎樣不善用您的功課嗎？」

「噫，不！」伊奧格爾趕快使他安心道。「您不過是不上心，不過您有天才，——噫，是的，您有天才呀！」

樂隊奏起新興的馬竺爾加調來。尼古拉斯不能拒絕伊奧格爾，於是請桑妮亞一同跳。捷尼索夫坐在老女人們旁邊，靠在佩刀上，用腳踏拍子，一面對她們講有趣的事，使她們開心，一面看青年人們跳舞。伊奧格爾同他最好的得意門生納塔莎是第一對。無聲地熟練地邁着他那穿低幫鞋的小脚，伊奧格爾首先同納塔莎飛過舞廳。納塔莎雖然害羞，却也仔細地表演她的步法。捷尼索夫眼睛不離開她，用刺刀敲拍子，藉以表明，假如他不跳，那是因為他不肯跳，並非因為他不能跳呵。在一圈舞的中途，他對正經過的勞斯托夫擺手：

「這完全不是那末回事，」他說道。「這是什麼波蘭馬竺爾加呀？不過她底確跳得好。」

尼古拉斯知道捷尼索夫連在波蘭也以擅長跳馬竺爾加著名，於是他跑向納塔莎去：

「去挑捷尼索夫。他是一個真正的跳舞家，一個名手！」他說道。

輪到納塔莎挑選對手的時候，她站起來，穿着帶結子的小鞋輕快地怯怯地跑向坐在捷尼索夫的角色。她知道人人都在看她，都在等待。尼古拉斯看見捷尼索夫同她含着笑爭論，也看出捷尼索夫雖然愉快地含笑却正在拒絕。他跑去他們那裏。

「請，伐西里·德米特力契，」納塔莎正在說道，「千萬來吧！」

「噯，不，饒了我吧，伯爵小姐，」捷尼索夫回答道。

「得啦，伐斯加，」尼古拉斯說道。

「他們哄弄我，好像我是伐斯加貓了！」捷尼索夫玩笑地說道。

「我一定爲您唱整整一晚上，」納塔莎說道。

「噯，小仙女！她可以隨意處置我！」捷尼索夫說道，於是他解下佩刀。他從那些椅子後面繞出來，緊緊地握起他的對手的手，把頭擺向後方，伸出一隻腳，等候音樂的拍子。只有在馬背上和在馬竺爾加舞中，捷尼索夫的短身裁才看不出來，他像一個他自己覺得是的漂亮人物了。一聽到適當的音樂拍子，他帶着快活的得意的神氣斜着眼睛看他的對手，突然間用一隻腳踩了一下，地板上發出皮球一般的聲音，然後拉着他的對手在舞廳裏飛旋起來。他用一隻腳無聲地滑過半個房間，好像不注意那些椅子一般，一直衝過去，然後突然間碰了一下他的馬刺，又開兩條腿，腳跟着地停下來，照那樣站了一秒鐘，馬刺叮噹着就地蹀了一下，迅速地轉了一個圈子，然後用左腳跟碰着右腳跟又飛旋了一個圈子。納塔莎猜測他要作什麼，終於莫名其妙地由着他牽引了。一開始他拉着她轉，一會兒用左手握着她，一會兒用右手握着她，然後一膝着地地使她圍着他轉，然後又向上跳着那末猛地衝向前方去，好像他要一口氣穿過整排的房間了，這時他突然停下來，表演了幾種新的出乎意外的步法。他終於把他的對手巧妙地旋到她的椅子前，馬刺叮噹一聲挺起身子，對她鞠了一躬，這時納塔莎甚至不會對他還

禮。她驚奇地把眼睛定在他身上，彷彿不認識他一般含着笑。

「這是什麼意思呢？」她失聲說道。

雖然伊奧格爾不承認這是真正的馬竺爾加，人人都喜歡捷尼索夫的技巧，他一次又一次地被邀作對手，老頭子們開始含着笑談論波蘭和過去的好日子。捷尼索夫跳過馬竺爾加以後，紅着臉用手巾擦着汗坐在納塔莎旁邊，在下餘的晚間不會離開她。

第十三章

那以後一連兩天勞斯托夫不會在他自己家中也不會在朵羅豪夫家中看見朵羅豪夫：在第三天上他接到他一封短信：

「爲了你知道的理由，我不想去你府上，而且我就要回我的聯隊了，因此我今天晚上設一席告別的晚餐，招待我的朋友們——來英國旅館吧。」

十點鐘左右，勞斯托夫從他同家人和捷尼索夫看戲的戲院一直去英國旅館。他立刻被領進朵羅豪夫爲那一晚上定下的最好的房間。有二十來個人聚在一張桌子周圍，朵羅豪夫坐在兩支蠟燭中間。桌上有一堆金幣和紙幣，他正在坐莊。自從他向桑妮亞求婚被拒以來，勞斯托夫不會見過他，想到他們見面時的情形，就覺得不安。

勞斯托夫一進門，朵羅豪夫那明亮的冷靜的眼光就迎上來，好像他已經等他很久了。

「我們好久不見了，」他說道。「多謝你光臨。我就坐完莊，隨後伊流希加就要帶他的唱歌隊來了。」

「我去過府上一兩次，」勞斯托夫紅着臉說道。

朵羅豪夫不回答。

「你可以下注，」他說道。

勞斯托夫那時想起他有一次同朵羅豪夫作過的奇怪的談話。「除了傻瓜以外，誰賭錢也不靠運氣，」朵羅豪夫那時曾經說道。

「你或者怕同我賭錢吧？」朵羅豪夫這時好像猜着勞斯托夫的思想問道。

勞斯托夫從他的笑容下面看出他過去在俱樂部燕會中和在別的時候表現的心情，那時他好像厭倦了日常生活，感到用一種奇特的時常是殘酷的行爲來加以逃避的需要。

勞斯托夫覺得不舒服。他想找一句笑話，用來回答朵羅豪夫的話，不過找不到。但是在他想起什麼以前，朵羅豪夫直瞪着他的臉不慌不忙到大家都能聽見地說道：

「你記得我們談過賭牌嗎……」傻瓜才靠運氣呢，我們應當有把握，」我想試試看。」

「試試他的運氣呢，還是試試把握呢？」勞斯托夫問他自己道。

「得，你還是不賭好，」朵羅豪夫補上一句道，於是發着一副新牌說道：「莊，諸位！」

他把錢向前面推着準備分牌。勞斯托夫坐在他旁邊，一開始不會賭。朵羅豪夫不斷地打量他。

「你爲什麼不賭呢？」他問道。

說來奇怪，勞斯托夫覺得他不得不取一張牌，放上一個小賭注，於是賭開了頭。

「我身上沒有帶錢，」他說道。

「我可以信任你。」

勞斯托夫把五個盧布放在一張牌上，輸了，又放上，又輸了。朵羅豪夫一連「殺了」，就是說，贏了，勞斯托夫十張牌。

「諸位，」朵羅豪夫坐了一些時候的莊以後說道。「請把你們的錢放在牌上，否則我在算帳時會搞糊塗呢。」

賭徒中的一個說，他希望他可以欠帳。

「是的，你可以，不過我怕記不清帳。所以我請你把錢放在你的牌上，」朵羅豪夫回答道。「不必拘束，我們可以後來清算，」他轉向勞斯托夫補上一句道。

賭博繼續下去；一個茶房不斷地傳遞香檳。

所有勞斯托夫的牌都輸了，他一共欠了八百盧布。他在一張牌上寫了八百盧布，但是在茶房添滿他的盃子的時候，他改變了念頭，把那個數目改成過去二十盧布的注。

「由它去吧，」朵羅豪夫說道，雖然他好像連看也不看勞斯托夫，「你可以快點贏回來呀。我輸給別人，但是贏了你。你還是怕我吧？」他又問道。

勞斯托夫照辦了。他讓那八百不動，然後放下一張他從地板上拾起的破角的紅心七。他後來清清楚楚地記得那張七。他放下那張紅心七，用一段粉筆清清楚楚地寫上「捌佰盧布」；他喝乾那一盃遞給他的暖香檳，對朵羅豪夫的話笑了笑。然後懷着一顆下沉的心一面等一張七出現，一面看朵羅豪夫拿牌的一隻手。勞斯托夫在那張紅心七上的輸贏關係很大。上一個星期日，老伯爵給了他兒子

兩千盧布，雖然他從來不喜歡談財政困難，却也對尼古拉斯說，五月以前他只能給他這末多，請他這一次更節省一點。尼古拉斯曾經回答說，這在他是綽綽有餘的，他應許春季以前不多要一個錢。這時那一筆錢只剩了一千二百盧布了，所以這張紅心七在他不僅是一千六百盧布的損失，也是失掉信用的必要。他懷着一顆下沉的心一面看朵羅豪夫的手，一面想道，「得，快點讓我拿到這張牌，我就可以拿起帽子，坐車回家，同捷尼索夫、納塔莎、桑妮亞用晚飯，也決定從此不再碰一張牌。」就在那時，他的家庭生活，同彼提亞的玩笑，同桑妮亞的談話，同納塔莎的合奏，同他父親的鬪牌，以至波伐爾斯加亞街住宅內他那舒服的床，都那末生動、那末清楚、那末可愛地在他面前騰起，都彷彿是過去多時一種失去了的未加賞識的洪福了。若說一種愚昧的運氣會把那張七發去右首，不發到左首，因而奪去他這所有新賞識新彰顯的幸福，把他投入不可知不確定的災難的深淵，乃是不能想像的。那是不會的，不過他懷着一顆下沉的心等待朵羅豪夫兩手的動作。那雙寬闊的淺紅色的手，以及襯衫袖口下隱然可見的毛茸茸的手腕，放下那副牌，接過遞給他的盃子和煙斗。

「那末你不怕同我賭了吧？」朵羅豪夫重複一句道，好像要說一個好故事一般，他放下牌，靠在椅子背上，帶着笑不慌不忙地說道：

「是的，諸位，我聽說莫斯科流行有一種謠言，說我是一個騙子，所以我勸你們當心一點。」

「來呀，開吧」勞斯托夫叫道。

「噯，那些莫斯科閒話！」朵羅豪夫說道，於是他帶着笑拿起牌來。

「啊！」勞斯托夫向他的頭舉着雙手幾乎大叫起來。他所要的那張七躺在頂上，那副牌的第一張。他已經輸得比他能償還的還要多。

「還是那句話，不要毀掉你自己呀！」朵羅豪夫繼續分着牌斜看着勞斯托夫說道。

第十四章

一個半鐘頭後，大多數賭徒幾乎不關心他們自己的輸贏了。

全部興趣集中在勞斯托夫身上。他所欠的不是一千六百盧布，却是一長串數字。他先前把那些數字估計作一萬，但是這時，據他模糊地推測，一定高達一萬五千。實際上已經超過兩萬盧布了。朶羅豪夫不再聽故事或說故事，一味追隨勞斯托夫兩手的每一種動作，偶爾溜一眼他所欠的賬目。他預定賭到那個數目達到四萬三千就告一段落。他所以定出那個數目，因為四十三是他和桑妮亞合計的年齡。勞斯托夫雙手扶着頭坐在桌子旁，桌子上有潦草的數字，灑出的酒，散布的牌。一種惱人的印象不會離開他：那雙與襯衫袖口下面隱然可見的毛茸茸的手腕相連的骨格寬大的淺紅色的手，那雙他又愛又恨的手，把他制服了。

「六百盧布，么牌，一個角，一張九……贏回來是不可能的了……噫，在家裏是多末愉快！……傑克，加倍或無輸贏……不會的！……他爲什麼對我來這一手？」勞斯托夫考慮道，有時他下一個大注，但是朶羅豪夫不肯接受，由他自己定一個注。尼古拉斯依了他，一會兒像他在印河橋旁戰地上那樣禱告上帝，一會兒以爲桌子下面破牌推中首先到手的一張會搭救他，一會兒數他衣服上的繸子，拿一張數目相同的牌，想把他輸掉的總數壓上去，一會兒環顧別的賭徒們求救，或看一眼朶羅豪夫這時

冰冷的臉，想知道他正在轉什麼念頭。

「他當然知道這損失對我的重要性。他不會要我毀掉。他過去不是我的朋友嗎？我不是愛過他嗎？不過這不是他的錯兒。假如他有這樣的運氣，他有什麼辦法呢？……這也不是我的錯兒呵，」他內心裏想道。「我未作過錯事。我殺過人嗎，侮辱過人嗎，存心害過人嗎？爲什麼有這樣一種可怕的不幸呢？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呢？就在那末一小會兒以前，我懷着贏一百盧布爲媽媽的命名日買那個珠寶匣然後回家的念頭來到這張桌子旁。我是那末快活，那末輕鬆，那末無憂無慮！我並不明瞭我是多末快活！那是什麼時候完結的呢，這種新的可怕的情形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改變的特徵是什麼呢？我一貫地坐在這張桌子旁這同一的地方，選牌，放牌，一貫地看那雙骨格寬大的靈活的手。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已經發生了什麼呢？我是平安的，健康的，依舊是這樣，而且在同一的地方。不會的！這一定會化爲無事的！」

他面紅耳赤，周身是汗，雖然那房間並不熱。他的臉看起來是可怕而又可憐，由于它那故作平靜的徒然的努力，就更加是那樣的。

他的欠帳達到了四萬三千那命定的數目。勞斯托夫剛預備了一張牌，折起一個角，想把剛輸掉的三千塊加一倍壓上去，這時朵羅豪夫拍地一聲放下那副牌，推開去，開始忽忽忙忙地合計勞斯托夫的欠帳，當他用他那潔淨有力的筆跡記那個數目時，他把粉筆折斷了。

「開飯了，是開飯的時候了！吉卜西們也來了！」

一些黑皮膚的男人和女人果然從寒冷的外邊一面朝裏走，一面用他們那古卜西口音說一點什麼。尼古拉斯知道是完了；不過他用一種漠不關心的腔調說道：

「得，你不肯賭下去了嗎？我已經預備下一張極好的牌，」彷彿他最關心的是賭錢的樂趣。

「完了！我失敗了！」他想到。「現時一顆鎗彈穿過我的腦子——是我唯一可作的事了！」同時他用一種高興的聲音說話。

「來吧，再賭一次這一張小牌吧！」

「好的！」朵羅豪夫合計過以後說道。「好的！二十一塊盧布，」他指着多出四萬三千整數的二十一的零數說道；然後拿起牌來預備發了。勞斯托夫順從地展開牌角，未照他的本意壓六千，鄭重其事地寫上二十一。

「這在我都一樣，」他說道。「我只要知道你肯不肯讓我贏這張十，還是喫掉它。」

朵羅豪夫開始認真地發牌。噯，勞斯托夫那時多末憎惡那雙生有短而紅的手指和毛茸茸的手腕，把他控制在掌握中的手。……那張十落到他手中。

「你欠四萬三千，伯爵，」朵羅豪夫說道，他隨即欠伸着從桌旁站起來。「坐這末久底確使人疲乏，」他補上一句道。

「不錯，我也累了，」勞斯托夫說道。

朵羅豪夫攔住他，彷彿提醒他不應當說笑話。

「我什麼時候拿錢呢，伯爵？」

勞斯托夫紅着臉把朵羅豪夫拉進隔壁房間。

「我不能立刻付清。你可以拿一張借據嗎？」他說道。

「我說，勞斯托夫，」朵羅豪夫含着笑直看着尼古拉斯的眼睛一清二白地說道，「你知道那句成語，『戀愛運氣好，賭牌就運氣壞。』你表妹愛上了你，我知道的。」

「噯，像這樣落入這個人的掌握，這覺悟是可怕的。」勞斯托夫想道。他知道這損失的消息會給他的父母何等大的震驚，他知道完全擺脫它是何等大的鬆快，他也覺得朵羅豪夫知道他可以從這所有的羞辱和悲哀中把他拯救出來，不過這時却要像貓對待老鼠那樣耍他。

「你表妹……」朵羅豪夫開始說道，但是勞斯托夫攔住他。

「我表妹同這個沒有一點關係，用不着提她！」他狠狠地叫道。

「那末我什麼時候拿錢呢？」

「明天，」勞斯托夫一面回答，一面離開那個房間。

第十五章

說一句「明天」，並且保持體面的腔調，並不困難，不過獨自回家，見他的姊妹、弟弟、母親、父親，認罪，並且要他作了諾言以後沒有權利要錢，却是可怕的。

家中他們還不會睡。青年人們從戲院回來以後已經喫過晚飯，都聚在翼琴周圍。尼古拉斯一進門，就被那一冬天瀟灑勞斯托夫家的詩意的愛情氣氛包圍起來，這時，在朵羅豪夫的求婚和伊奧格爾的跳舞會以後，好像大雷雨前的空氣一般，那氣氛在桑妮亞和納塔莎周圍似乎變得更濃厚了。桑妮亞和納塔莎穿着她們在戲院中穿過的淺藍衣服，樣子很漂亮，自己也覺得，正快活地含着笑站在翼琴旁邊。菲拉同和辛辛在客廳裏下棋。老伯爵夫人一面等丈夫和兒子回來，一面同住在她們家裏的太太玩牌。捷尼索夫，眼睛放光，蓬頭散髮，坐在翼琴旁邊，用他那短手指拍着琴絃，向後面伸着兩腿，轉着眼睛，用他那細小、沙啞、但純正的聲音，唱他作的那首題名「美人」的詩，他想用來與音樂配合。

美人你說吧，

是什麼神力使我記起了生疏的琴絃？

是什麼火星使我的深心發出了火燄？

是什麼洪福使我的手指震顫？

他一面用熱情的聲調唱，一面用他那放光的黑瑪瑙一般的眼睛看喫驚的快活的納塔莎。

「好極了！妙極了！」納塔莎叫道。「再唱一節，」她說道，未看見尼古拉斯。

「他們是一切照舊，」尼古拉斯一面想，一面向客廳裏看，他看見菲拉和同老太太在一塊兒的母親。

「啊，尼古拉斯來了！」納塔莎向他跑着叫道。

「爸爸在家嗎？」他問道。

「你已經回來了，我非常高興！」納塔莎說道，不去回答他。「我們正在享樂！伐西里·德米特力契爲了我的緣故多留一天呢！你知道嗎？」

「沒有，爸爸還未回來，」桑妮亞說道。

「尼古拉斯，你已經回來啦？來這里，親愛的！」老伯爵夫人從客廳裏叫道。

尼古拉斯去她那里，吻過她的手，默默地坐在她的桌子旁，開始看她那雙擺牌的手。他們依舊聽見舞廳裏的笑聲，勸納塔莎唱歌的歡喜的說話聲。

「好啦！好啦！」捷尼索夫喊道，「現時找藉口是沒有用了！輪到你唱船夫歌了——我求你呢！」

伯爵夫人看了一眼她那不出聲的兒子。

「什麼事呀？」她問道。

「哦，沒有什麼，」他說道，彷彿厭倦了被人連續問同一的問題。「爸爸快回來了吧？」

「我希望那樣。」

「他們是一切照舊。他們一點也不知道！我去什麼地方呢？」尼古拉斯想道，於是又走進豎有翼琴的舞廳。

桑妮亞坐在翼琴旁邊，奏捷尼索夫心愛的船夫曲的序樂。納塔莎在準備唱歌。捷尼索夫在用着了迷的眼睛看她。

尼古拉斯開始在廳內走來走去。

「他們何必勉強她唱呢？她哪能唱呢？沒有可以快活的事呀！」他想到。

「桑妮亞奏序樂的第一和絃。

「我的上帝，我是一個失敗的丟臉的人！一顆鎗彈穿過我的腦子是我唯一可作的事——不是唱歌！」他的思想跑下去。「走開？但是去哪裡呢？都一樣——讓他們唱吧！」

他繼續走來走去，一面悶悶地看捷尼索夫和那些少女們，一面避開他們的眼睛。

「尼古連加，什麼事呀？」桑妮亞定在他身上的眼睛似乎問道。她立刻看出他遭到什麼事。

尼古拉斯背過臉去。納塔莎賦有敏捷的本能，也立刻看出她哥哥的情況。不過，她雖然看出來，她當時是那末高興，離悲哀、憂愁、或自怨自艾是那末遠，她像青年人常有的樣子故意欺騙自己。

「不，我現時太快活了，不可以因同情別人的悲哀破壞我的興致，」她覺得，于是她對自己說道：「不，我一定看錯了，他一定像我一樣覺得快活。」

「哪，桑妮亞！」她一面說，一面走向她認為反響最好的廳中央。

照跳舞隊員的樣子抬起頭，鬆垂下兩臂，納塔莎用力翹着脚尖走到廳中央，站立不動。

「是的，這就是我！」她似乎回答捷尼索夫那追隨她的喪魂失魄的眼光道。

「她爲什麼這末高興呢？」尼古拉斯看着他妹妹想道。「她爲什麼不覺得悶氣也不害羞呢？」

納塔莎捉住第一個拍子，她的喉嚨擴大開來，她的胸部膨脹起來，她的眼睛變得嚴肅起來。那時她忘記了她周圍的一切，從她嘴裏流出任何人在同一間隔可以發出也可以持續同一時間的聲音，但是，那聲音有一千次使你覺得冷淡，在一千零一次上感動你，使你哭。

納塔莎那一冬天本是第一次開始認真地唱，主要地因爲捷尼索夫非常喜歡她唱。她唱起來不再像一個孩子，不再有先前那種可笑的幼稚的喫力的印象；不過她還唱不好，正如聽她唱的鑒賞家所說：「這是未受過訓練的，不過這是應當加以訓練的美妙的聲音。」不過這是他們在她唱過後一些時候一致的說法，當那具有不適當的呼吸和費力的轉調的未受訓練的聲音正唱着的時候，連那些鑒賞家也一言不發，一味加以欣賞，並且願意再聽一次。她的聲音中有一種處女的新鮮味，一種對自己能力的不自覺性，一種尙未熟練的天鵝絨般的柔滑感。與她唱歌藝術的缺陷混合起來，令人覺得好像那聲音已經改變就毀掉了。

「這是什麼呀？」尼古拉斯睜大眼睛聽着她想道。「她遇到了什麼？她今天唱得多末好！」突然間他覺得全世界都集中在對下一個聲調、下一句歌詞的期待上，世間一切被分成三個拍子：Oh mio crudele affetto ①…… 1, 1, 3…… 1, 1, 3…… 1…… Oh mio crudele affetto …… 1, 1, 3…… 1。『噫，我們這無味的生活！』尼古拉斯想道。「這所有的災難，金錢，朵羅豪夫，忿怒，名譽——都沒有意義……不過這是真的……要得，納塔莎，要得，最親愛的！要得，寶貝！她怎樣唱那個Si呢？她已經唱出來了！謝上帝！」于是，未覺出他在唱，他唱出那個高音符下的第二音，第三音，用來加強那個Si。「啊，上帝！多末好！我真唱出來了？多末運氣！」他想到。

噫，那根琴絃是怎樣的震顫，勞斯托夫靈魂中最好的一種東西是怎樣的受了感動！這一種東西在世間一切別的之外，超出世間一切之上。「什麼是損失，什麼是朵羅豪夫，什麼是諾言？……都沒有意義！我們可以殺人，搶劫，依舊可以快活……」

① 意大利文，「噫，我這殘酷的爱情！」

② 第七音階，我國譯音作「西」

第十六章

勞斯托夫久已不會從音樂感到像那天一樣的樂趣。但是納塔莎一唱完她的船夫曲，現實就又露面了。他不說一句話就站起來走回樓下他自己的臥室。一刻鐘後，老伯爵從他的俱樂部回來了，又高興，又滿足。尼古拉斯一聽見他的車子趕來，就出去迎接他。

「哈——過得快活吧？」老伯爵歡喜地驕傲地對他兒子含着笑說道。

尼古拉斯想說「是」，「但是說不出：他幾乎哭出來了。伯爵在點煙斗，並未注意他兒子的情況。「啊，躲不過的！」尼古拉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想道。於是突然間，用了使他自己害羞的不經意的腔調，彷彿不過是向他父親要車進城一般，他說道：

「爸爸，我來同您商量一件事。我幾乎忘記了。我需要一些錢呢。」

「哎呀！」與致格外好的他父親說道。「我對你說過那不會够。多少呵？」

「很多呢，」尼古拉斯紅着臉帶着使他長久不能寬恕自己的那種愚蠢的不經意的笑容說道。「我輸了一點，我是說好多，一大些——四萬三千塊。」

「什麼？輸給誰？……胡說！」伯爵突然照老年人的樣子中風一般通紅着頸子叫道。

「我答應明天還呢，」尼古拉斯說道。

「得！……」老伯爵伸着兩臂無可奈何地倒在沙發上說道。

「這是無可如何的！人人都遇到的呵！」兒子表面上用大膽的輕鬆的不在意的腔調說道，內心裏却把自己看作終生不能贖罪的一錢不值的無賴。他很想吻他父親的手，跪下求他饒恕，却用一種不經意的甚至魯莽的聲音說，人人都遇到的！

老伯爵一聽見他兒子的話，就垂下眼睛，開始忙亂地找什麼東西。

「是的，是的，」他嘟囔道，「不容易呢，我怕，不容易籌。……人人都遇到的！是的，誰未作過呢？」

於是，偷偷地看了一眼他兒子的臉，伯爵走出室外去……尼古拉斯本來預備抵抗，完全不會料到這種情形。

「爸爸！爸——爸！」他在他後面哭着叫道，「饒恕我吧！」于是他捉住他父親的手，按在嘴上，哭起來了。

就在父親和兒子講和的時候，母親和女兒在進行另一重要的談判。納塔莎十分興奮地跑到她母親那里。

「媽媽！……媽媽！……他已經對我提出來了……」

「提出什麼？」

「提出，提出婚約呢，媽媽！媽媽！」她叫道。

伯爵夫人信不及她的耳朵。捷尼索夫求婚了。對誰呢？對納塔莎這小女孩，她不久以前還在玩娃娃，並且還在上課呢。

「不可以，納塔莎！多末胡鬧！」她說道，希望是一句笑話。

「誠然是胡鬧！我告訴您的是實話，」納塔莎氣忿忿地說道。「我來問您怎樣辦好，而您說這是

「胡鬧！」

伯爵夫人聳了聳肩頭。

「假如捷尼索夫先生對你求婚是真的，那就對他說，他是一個傻瓜，就完了嘛！」

「不，他不是一個傻瓜！」納塔莎氣忿忿地鄭重其事地說道。

「那末，你要怎樣呢？你們近來都鬧戀愛。得，假如你愛上了，就同他結婚吧！」伯爵夫人不耐煩地笑着說道。「恭喜你們！」

「不，媽媽，我並未愛上他，我以爲我並未愛上他。」

「那末，照這樣告訴他就是了。」

「媽媽，您生氣嗎？不要生氣，親愛的！這是我的錯兒嗎？」

「不是，不過這是什麼事呢，我的親愛的？你要我去對他說嗎？」伯爵夫人含着笑說道。

「不，我一定自己去說，只消告訴我說什麼。在您固然很好，」納塔莎帶着反應的笑容說道。

「您看一看他說話的光景就好嘍！我知道他並不要那樣說，不過偶然說出來了。」

「得，總而言之，你應當拒絕他。」

「不，我不應當。我非常爲他難過！他非常好呢。」

「那末，答應他吧。是你結婚的時候了，」伯爵夫人鋒利地刻薄地說道。

「不，媽媽，不過我非常爲他難過。我不知道我怎樣說才好。」

「沒有你去說的必要。我可以親自去對他說，」伯爵夫人說道，因爲他們居然敢把這個小納塔莎當成年人看待，生起氣來。

「不，斷乎不可以！我一定自己去對他說，您可以在門外聽，」於是納塔莎跑過客廳，進了舞廳，捷尼索夫兩手蒙着臉坐在翼琴旁的同一椅子裏。

他一聽見她那輕輕的脚步聲就跳起來。

「納塔麗葉，」他邁着快速的步子向她走着說道。「決定我的命運吧。那是在你的掌握裏呢。」

「伐西里·德米特力契，我非常爲你難過！……不，不過你是那末好……不過辦不到……不要那樣……不過作爲一個朋友我可以永遠愛你。」

捷尼索夫俯在她手上，她聽見一些她不瞭解的聲音。她吻他那粗糙的鬚髮的黑色的頭。就在那時他們聽見伯爵夫人的衣服急速的沙沙聲。她來到他們那里。

● 稱數名和父名比稱姓更親切，也更客氣，所以納塔莎不稱他捷尼索夫上校。

「伐西里·德米特力契，我謝謝您的抬舉，」她用不安的但是使捷尼索夫覺得嚴厲的聲音說道——「不過小女是那末年輕，我先前以為，作為小兒的朋友，您本應當先對我說。那樣您就免得我來回絕了。」

「伯爵夫人……」捷尼索夫垂着眼睛帶着不安的臉色說道。他想再多說一點，但是結巴起來。納塔莎眼見他處在那樣的窘境，不能保持平靜了。她抽抽打打地哭起來了。

「伯爵夫人，我作錯了，」捷尼索夫用不穩定的聲音往下說道，「不過相信我吧，我是那末崇拜令媛和貴府，我肯把我的性命捨掉兩次……」他看伯爵夫人，一看到她那嚴肅的臉，就說道：「得，再見，伯爵夫人，」于是他吻了她的手，就邁着快速的堅決的步子離開那個房間，不會看納塔莎。

第二天勞斯托夫送別了捷尼索夫。他不願再在莫斯科多住一天。所有捷尼索夫在莫斯科的朋友們在吉卜西人處爲他餞行，結果使得他完全記不起他怎樣送上雪橇，也記不起他旅途中的前三站路。

捷尼索夫走了以後，勞斯托夫又在莫斯科住了兩個星期，不出家門，等候他父親不能立刻籌到手的筆錢，把大部分時間在女孩兒們的房間度過。

桑妮亞待他比先前更溫柔，更誠懇。彷彿她要對他表示，他的損失乃是一種成就，使得她更加愛他了，但是尼古拉斯這時認爲他自己配不上她。

他在女孩兒們的紀念冊上填滿了詩句和樂譜，終於把那整整的四萬三千盧布送給朵羅豪夫，接到

他的收據，隨後，在十一月尾，他同任何相識告辭就去追他已經在波蘭的聯隊了。●

第一章

彼爾同他的太太談判以後就動身去彼得堡了。到了托爾勾克驛站，不是沒有馬，就是站長不肯給，彼爾不得不在那裏。他不脫衣服就躺在一張圓桌前的皮沙發上，把他那雙穿套靴的大脚踏在桌子上，于是回想起來。

「您要把提包拿進來嗎？要鋪床嗎？要茶嗎？」他的跟班問道。

彼爾一聲不響，因為他什麼都聽不見，什麼也看不見。他在上一站就開始思想，這時依然在考慮同一問題——重要到使他忽略周圍一切的問題。他不僅不關心他早一點或晚一點到彼得堡，以及能否在本站得到供應，比起他這時縈心的思想來，他在這裏留幾個鐘頭還是留一輩子，都是不關重要的問題了。

驛站長，他的老婆，跟班，還有一個賣托爾勾克刺繡的農婦，都進來伺候。彼爾不改他那不關心的態度，從眼鏡上方看他們，不能瞭解他們要什麼，也不能瞭解，未解決使他那末縈心的問題，他們怎能活下去。自從決鬪後他從索科爾尼基回來，度過那惱人的失眠的第一夜後的一天起，他就被這同一思想佔有了。不過這時，在旅途的孤寂中，這些思想用了特殊的力量捉住他。不拘他想什麼，他總回到這些他不能解答但又不能不問自己的問題。好像結合他的生活的主要螺絲釘的螺旋綫被磨了去，

因此那個螺絲釘既不能進，也不能出，只在同一的地方無結果地轉下去。

站長進來，開始巴巴結結地求大人只等兩個鐘頭，到時，不拘怎樣，他一定讓大人用出差馬。顯然他是在扯謊，不過希望從那個旅客身上弄更多的錢罷了。

「這是好呢，還是壞呢？」彼爾問他自己道。「這在我是好的，在別的旅客是壞的，在他自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需要錢買東西喫；那個人說，一個軍官有一次鞭了他一頓，因為他讓私人旅客用出差馬。但是那個軍官鞭他，因為他不得不盡可能快地趕路。至於我呢，」彼爾繼續想道，「用鎗打朵羅豪夫，因為我認為我自己受了損害，路易十六被殺掉，因為他們認為他是一個罪人，一年以後，他們又殺掉殺他的那些人——也是爲了某種理由。什麼是壞的？什麼是好的？我們應當愛什麼，恨什麼？我們爲什麼活着？我又是什麼東西？什麼是生，什麼是死？統治這一切的是什麼勢力？」●

這些問題沒有一個得到解答，只有一個解答，既不合於邏輯，也完全不對題。那解答就是：「你就要死了，於是一切就要完結了。你就要死了，於是知道一切，或不再問下去。」不過死下去也是可怕的。

那個托爾勾克的女小販繼續用哀求的聲音求買她的貨物，特別是一雙羊皮拖鞋。「我有不知道怎樣用的幾百盧布，她却穿着爛外套站在那裏怯怯地看我，」他想到。「她要錢作什麼呢？好像錢可以

● 這一段話寫於一八六四年，十四年後，這些問題在托爾斯泰自己的生活中引起一個危機，使他寫成自白。

增加她一頭髮絲寬的幸福或精神平安呢。世間有什麼東西可以使她或我少作罪惡和死亡的俘虜嗎？死亡——了結一切的今天或明天一定來的死亡——比起無限來，總之是一會兒就來的死亡。」於是他又拚那個磨去螺旋綫的螺絲釘，那個螺絲釘也就又在那同一地方無結果地轉起來。

他的跟班遞給他一本書頁裁開一半的狄素莎夫人●作的書信體的小說。他開始讀一個伊彌力·狄曼斯菲爾所受的痛苦和保持貞操的鬪爭。「她既然愛上她的勾引者，爲什麼又拒絕他呢？」他問道。「上帝不會把一種違反他的意旨的衝動放在她心裏呀。我的老婆——她一度是過我的老婆——並不鬪爭，或許她是對的。什麼也不會找到，什麼也不會發見，」彼爾又對他自己說道。「我們所能知道的不過是我們什麼也不知道。這乃是人類智慧的頂點。」

他內部的和周圍的一切似乎是混亂的，無謂的，討厭的。但是就在這對他周圍一切的憎惡中，彼爾發見一種令人着惱的滿足。

「我斗胆請大人讓一點地方給這位先生，」站長領着另一個也因為沒有馬而停留下來旅客進來說道。

新來的人是一個身矮、骨大、面黃、多皺的老頭子，蓬鬆的灰色眼眉下是一雙似灰色非灰色的明亮的眼睛。

● Madame de Souza (1761—1836) —— 她的第一個丈夫在法國大革命中被殺，她隨即亡命德英兩國，着手寫小說。此處所提的小說 *Emilie et Alphonse* 寫於一七九九年。

彼爾把腳從桌子上移開，站起來，然後躺在一張爲他預備好的床上，時時看一眼那個新來的人，後者帶着憂鬱的疲乏的臉色，在他的跟班的幫助下，有氣無力地脫下他的外套，並不看彼爾。那個旅客瘦骨如柴的腿上穿着一雙氈靴子，身上穿着一件紫花布面的破羊皮外衣，坐在沙發上，把他那生有寬鬚骨的、頭髮剪得很短的大頭向後靠去，然後看了看別竺豪夫。那眼光的嚴肅、精明、銳利的表情使彼爾喫驚。他動了與那個陌生人交談的願望，但是就在他決心問他一個關於道路的問題時，那個旅客已經閉上了眼睛。他那雙皺縮的老手交疊起來，彼爾看見他的一根手指頭上有一個帶骷髏形的贅飾的大生鐵環子。陌生人一動不動地坐在那裏，不是在休息，就是（彼爾覺得）沈入深奧而平靜的默想了。他的跟班也是一個黃皮膚的多皺的老頭子，完全沒有鬍子，顯然並非由於刮過，乃由於從來不會長過。這個活潑的老僕人打開旅客的食器箱，預備起茶來。他端進一個燒滾的茶灶。當一切都準備好時，陌生人睜開眼睛，就到桌子旁，爲自己斟了一盃茶，又斟了一盃，遞給那個沒有鬍子的老頭子。彼爾開始感到一種不安，也感到同這個陌生人交談的需要，甚至是不得已。

那個僕人拿回底朝上的盃子和咬剩下的一點糖，問還要不要什麼別的東西。●

「不要了。給我那本書，」陌生人說道。

那個僕人把一本彼爾認爲宗教作品的書遞給他，於是那個旅客聚精會神地讀起來。彼爾看他。忽

● 俄國農奴和農民時常翻過他們的茶盃，表示他們不再多要了。爲了節省，他們不把糖溶在茶裏，僅只咬一點來送茶。

然旅客把書合起，放進一個作記號的東西，然後又把兩臂靠在沙發背上，閉上眼睛，照他先前的姿式坐在那裏。彼爾看他，來不及轉過臉去，那個老頭子就睜開眼睛，把他那固定的嚴肅的眼光一直停在彼爾的臉上。

彼爾覺得不安，想避開那眼光，但是那雙明亮的老眼睛無法抵抗地吸引他。

第二章

「假如我沒有認錯，我有同別竺豪夫伯爵交談的榮幸了，」陌生人用從容而響亮的聲音說道。

彼爾默默地探問地從眼鏡上方看他。

「我已經聽到您的大名，我的親愛的先生，」陌生人繼續說道，「還有您的不幸。」他似乎更加重末後一個名詞，——好像說——「是的，不幸呵！由你怎樣說吧，我知道你在莫斯科遭遇的事是一種不幸。」——「我很爲這件事難過呢，我的親愛的先生。」

彼爾臉紅了，趕快把腿從床上伸下來，帶着勉強的羞怯的笑臉俯向那個老頭子。

「我提到這個，並非出於好奇心，我的親愛的先生，却爲了更重大的理由呢。」

他停下來，他的眼光依舊留在彼爾身上，然後從沙發上移開一點，意思是請對方坐在他旁邊。彼爾不情願同這個老頭子交談了，但是不自覺地依了他，走過來，坐在他旁邊。

「您不快活呢，我的親愛的先生，」陌生人繼續說道。您年青，我可老了。我願意盡力之所及來幫助您。」

「噫，是呵！」彼爾帶着勉強的笑臉說道。「我很感激您呢。您從什麼地方來呀？」
陌生人的臉並不和藹可親，甚至是冷淡的，嚴肅的，不過，雖然如此，彼爾覺得他這個新相識的

險和話是不可抵抗地富有吸引力。

「不過假如爲了任何理由您不高興同我談話，」老頭子說道，「可以照直說，我的親愛的先生。」於是忽然用一種出乎意外的溫厚長者的態度含笑了。

「噫，不是，完全不是！正相反，我非常高興認識您呢，」彼爾說道。於是他又看了一眼陌生人的兩手，更仔細地看那個帶骷髏的指環——互助團的符號。

「請許我問一聲，」他說道，「您是互助團員嗎？」

「是的，我在互助團，」陌生人越來越深入地看着彼爾的眼睛說道。「奉了本團團員和我自己的名義，我向您伸出兄弟一般的手。」

「我恐怕，」彼爾含着笑在那個互助團員的人格所引起的信任和他自己譏笑互助團信仰的習慣中間搖擺着說道——「我恐怕我很不瞭解——我怎樣說好呢？——我恐怕我對世界的看法同您的是那末相反，我們不會彼此瞭解呢？」

「我知道您的看法，」那個互助團員說道，「您所提到的人生觀，您以爲是您自己的精神勞動的結果的人生觀，乃是大多數人信奉的人生觀，乃是驕傲、懶惰、無知的一成不變的結果。饒恕我，我

● The Brotherhood of Freemasons —— 互助團約於一七六零年在俄國成立。基本理論大部分從

英格蘭和蘇格蘭輸入，因有傾向政治改革的嫌疑，在加德林朝受到迫害。在亞歷山德一世治下，繁盛過一時，但是後來被尼古拉斯一世完全禁止了。

的親愛的先生，不過假如我事先不知道，我就不會同您交談了。您的人生觀是一個可憐的騙局。」

「正如我可能以為您受了騙，」彼爾帶着淡淡的笑容說道。

「我從來不敢說我知道真理，」互助團員說道，他的話的正確性和堅定性越來越使彼爾喫驚。

「沒有人可以獨自達到真理。只有藉了全體人的合作，藉了從我們的始祖亞當到我們現代幾百萬代人的合作，一塊石頭一塊石頭地累上去，才能造成足以供偉大的上帝居住的聖殿，」他加上一句道，然後閉起眼睛來。

「我應當告訴您，我不相信……不相信上帝，」彼爾不安地勉強地說道，他覺得說出全部事實是要緊的。

那個互助團員一面聚精會神地看彼爾，一面含笑，好像一個手有幾百萬的富人笑一個對他說沒有可以使窮人快活一下的五個盧布的窮人。

「是的，您不認識上帝，我的親愛的先生，」互助團員說道。「您不能認識他。您不認識他，所以您不快活。」

「是的，是的，我是不快活，」彼爾同意道。「不過我作什麼好呢？」

「您不認識他，我的親愛的先生，所以您很不快活。您不認識他，不過他是在這裏，他在我這邊，他在我的話裏邊，他在您裏邊，甚至在您方才說的那些褻瀆的話裏邊！」互助團員用嚴厲的顫抖的聲說道。

他停下來，歎了一口氣，顯然想鎮靜他自己。

「假如他不是這樣，」他平靜地說道，「您和我就不會說到他了，我的親愛的先生。我們所說的是什麼呢，是誰呢？您所否認的是誰呢？」他突然間聲音中含着令人歡喜的嚴肅和威權問道。「誰發明的他，假如他不存在的話？您對於這樣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的存在觀念是從什麼地方來的？爲什麼您，爲什麼全世界有這樣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存在的觀念，有這樣一種具有全能的永在的無限的所

有德性的東西存在的觀念？……」

他停下來，好久不出聲。

「他是存在的，不過瞭解他是困難的，」互助團員又說道，他不看彼爾，一直向他前面看，用他那興奮得不能靜止的老手翻動書頁。「假如那是一個您懷疑他的存在的人，我可以把他帶給您，可以握住他的手，領他給您看。但是我，一個渺小的衆生，怎能把他的全能，他的無限，他所有的慈悲給一個瞎了眼的人看，給一個閉起眼睛但求不見不瞭解他或不看見不瞭解他自己的卑劣和罪惡的人看呢？」他又停下來。「您是誰呢？您夢想您聰明，因爲您能說那些褻瀆話，」他帶着憂鬱的輕視的笑容往下說道。「一個玩弄一隻作得很精巧的錶的機件的小孩子，因爲他不懂得錶的用處，竟敢說，他不相信作錶的專家，您比這個小孩子更糊塗，更沒有道理。認識他是困難的……多少世紀來，從我們的始祖亞當到我們自己的時代，我們用力求得那種知識，離着我們的目的依然是無限的遠；不過由於

我們瞭解不夠，我們只看見我們的軟弱和他的偉大……」

彼爾一面懷着膨脹的心聽，一面用閃光的眼睛看互助團員的臉，不插嘴，也不質問，但用全靈魂相信陌生人所說的話。不拘他是接受互助團員的話中聰明的論證，還是像小孩子一般相信說話的人那堅信不疑的誠懇的腔調，或說話的人的聲音的——有時幾乎是倒了嗓的——震顫，或那雙老于這信仰的光輝的老眼，或對於他的使命所具的堅定和明確（這東西從他的全部存在放光，與彼爾的失意和絕望對照起來，格外使他喫驚）——總之，彼爾全心願意相信，他也實在相信，並且有一種歡喜的安適感，重生感，回生感。

「上帝是不能靠理智來領會的，只能靠生活來領會，」互助團員說道。

「我不懂，」彼爾說道，他不安地覺出，疑念又抬頭了。他恐怕互助團員的論據中有任何欠明確的地方，有任何軟弱的地方，他深恐不能相信他。「我不懂，」他說道，「何以人類的頭腦不能得到您所說的那種事的知識？」

互助團員露出他那溫厚長者的笑容。

「最高級的智慧和真理好像我們願意吸取的最純潔的液體，」他說道。「我能用不乾淨的器具接受那種純潔的液體，然後來判斷它的純潔嗎？只有靠了我自己內部的清洗，我才能保持我所接受的流質一定程度的純潔呢。」

「是的，是的，是那樣，」彼爾歡喜地說道。

「最高級的智慧不單單地建立在理性上，理性的知識分作物理，歷史，化學，以及諸如此類的塵世科學，最高級的智慧不建立在這上頭。最高級的智慧是一。最高級的智慧只有一種科學——整體的科學——解釋全部創造物和在其中的地位的科學。爲要接受那種科學，清洗和革新我們內在的自己是必要的，所以在我們能知道以前，信仰和改善我們自己是必要的。爲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有上帝種在我們靈魂中的所謂良心的光。」

「是的，是的，」彼爾同意道。

「那末用精神的眼睛看一看您那內在的自己，然後問一問您自己，您是否滿意您自己。僅只靠了理智，您得到了什麼？您是什麼東西呢？您年青，您有錢，您聰明，您受過很好的教育。您用這所有好的恩賜作過什麼呢？您滿意您自己和您的生活嗎？」

「不滿意，我恨我的生活，」彼爾退縮着嘟囔道。

「您恨它。那末就改掉它吧，清洗您自己；一旦您受了清洗，您就要得到智慧了。看一看您的生活，我的親愛的先生。您是怎樣度過的？在縱酒和荒淫中度過的，從社會接受一切，不給回任何什麼。您已經變成了財主。您怎樣用您的財產呢？您爲您的隣人作過什麼呢？您爲你那幾萬奴隸設想過嗎？您在物質方面和道德方面幫助過他們嗎？沒有！您靠他們的勞苦得到好處，用來度一種放蕩的生活。這就是您作過的事。您選擇過一個可以對你的鄰人効勞的位置嗎？沒有！您在懶惰中度你的生活。後來您結了婚，我的親愛的先生——負起領導一個少婦的責任，您作過什麼呢？你並不會幫助她

尋求真理的道路，我的親愛的先生，却把她投入欺騙和不幸的深淵。一個人得罪了你，您用鎗打了他，您說您不認識上帝，又恨您的生活。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呀，我的親愛的先生！」

說過這些話以後，那個互助團員，好像被他這長談弄乏了，又把兩臂靠在沙發背上，閉起眼睛來。彼爾看那老年的嚴肅的一動不動的幾乎沒有生氣的臉，然後動了動嘴，未發出一點聲音。他想要說道，「是的，一種卑劣的懶惰的不道德的生活！」但是不敢打破那沈默。

互助團員照老年人的樣子沙聲地清了清喉嚨，然後叫他的僕人。

「馬怎樣啦？」他問道，不看彼爾一眼。

「替換馬剛來到，」僕人回答道。「您不在這裏休息一下嗎？」

「不啦，吩咐他們套車。」

「他未對我把話說盡，也未應許幫助我，難道他真要走啦嗎？」彼爾垂着頭站起來想道；他開始在室內走來走去，偶然看那個互助團員一眼。「是的，我從來不曾想到，我却度了一種可恥的放蕩的生活，雖然我不喜歡這生活，也不要這樣過，」彼爾想道。「但是這個人知道真理，假如他願意的話，他可以對我開示。」

彼爾想對互助團員這樣說，但是不敢。那個旅客，既經用老練的手把他的東西收拾起來，開始把外衣紮好。當他收拾完了以後，他轉向別竺豪夫，用一種冷淡的客氣腔調說道：

「您現時去什麼地方呢，我的親愛的先生？」

「我……我要去彼得堡，」彼爾用孩子般的遲疑聲音回答道。「我謝謝您。我贊成您說過的一切話。不過不要把我看得那末壞。我全心願意作您要我作的人，但是我從來不會從任何人得到幫助……不過，對一切負責的當然是我。幫助我，教導我，或許我可以……」

彼爾說不下去了。他嚥了一口氣，轉過臉去。

互助團員好久不出聲，顯然在考慮。

「幫助完全從上帝那裏來，」他說道，「不過本團所能給的那種幫助，它會給您的，我的親愛的先生。您就要去彼得堡了。把這個交給威拉斯基伯爵吧（他拿出他的記事冊來，在一大張紙上寫了幾個字，疊成四折）。「請許我給您一點勸告吧。您到了首都，先不要見人，用一些時間作自我檢查，也不要恢復您先前的生活方式。現時我祝您旅途平安，我的親愛的先生，」他看見他的僕人已經進來，加上一句道……「也祝您成功。」

這個旅客，如彼爾在站長的登記簿上所見，是約瑟·亞歷克西耶維契·巴茲吉耶夫。就是在諾非考夫的時代，巴茲吉耶夫已經是最著名的互助團員和馬丁主義者中的一個了。在他走了以後，

① 這是一個實有的人物，原名 O. A. 波茲吉耶夫，托爾斯泰只把他的姓改動了一點。

② N. I. Novikov (1744—1818)——此人在一七七九年定居在莫斯科，成爲一個很努力的互助團員，

特別關心平民教育和教育出版事業。一七九二年，他所創立的教育會被政府封閉，他被囚禁在斯呂塞爾堡有好幾年。

彼爾有好久未上床，也未要馬，一味思想他那不道德的過去，同時懷着一種重新開始的歡喜、想像他覺得很容易的極樂的純潔的道德的將來。他覺得他過去所以不道德，只因為他不知怎樣忘記了作一個道德的人是怎樣的好。他的靈魂中不再有先前懷疑的痕迹。他堅定地相信天下一家的可能性，以在道德的途徑中彼此相助為目的結合起來，他心目中的互助團就是這樣。

⑤ Martinist —— 這是俄國互助團員的一個會，建立於一七八零年，由通神學家馬丁(L. C. de Saint Martin)得名。馬丁原是一個軍官，寫過幾部神祕作品。

第三章

到了彼得堡，彼爾不讓任何人知道他來，他不去任何地方，一整天一整天地讀一個不知名的人寄給他的肯底斯[●]的書。在他讀那本書時，他不斷地領會一件事：約瑟·亞歷克西耶維契對他開示的、他一向不知道的、相信成爲完人的可能性的快樂，相信積極的天下一家愛的可能性的快樂。在他到達的一個星期後，年青的波爾伯爵威拉斯基（彼爾在彼得堡社交略略認識他），一個晚間，帶着朵羅蒙夫的副手訪問他時所具的公式化的呆板的態度，進入他的臥室，關上他身後的門，看明白室內沒有別人，然後對彼爾交談了。

「我帶着一個使命和一個提議來見您，伯爵，」他站着說道。「本國一個地位很高的人，爲您請求在原定期限以前入國，並且提議由我來作您的保證人。我把履行那個人的願望看作神聖的責任。您願意在我的保證下入互助團嗎？」

這個人的冷峻腔調（過去在跳舞會遇見時，他幾乎永遠在最顯赫的女人社會中和藹地含笑），使彼爾喫驚。

「是的，我實實在在地願意，」他說道。

● Thomas à Kempis —— 德國神祕主義作家罕摩肯 (T. Hammerken 1380—1471) 的筆名。

威拉斯基點了點頭。

「還有一個問題，伯爵，」他說道，「我請您十分誠懇地來回答——不要以將來互助團員的身分來回答，要以一個誠實人的身分來回答：您已經放棄您先前的見解了嗎——您相信上帝嗎？」

彼爾考慮了一下。

「是的……是的，我相信上帝，」他說道。

「那末……」威拉斯基開始說道，但是彼爾攔住他。

「是的，我實實在在地相信上帝，」他再說一遍道。

「那末我們可以走了，」威拉斯基說道。「您可以坐我的馬車。」

威拉斯基一路上不出一聲。對彼爾提出的應當作什麼和應當怎樣回答的問題，威拉斯基僅只回答說，比他更有資格的團員們會考驗他，彼爾只要照實回答就是了。

他們進了團部所在的大房子的院子，上了一道暗黑的樓梯，進入一個燈燭輝煌的小前廳，脫下他們的外套（沒有僕人幫忙）。一個服裝古怪的人在門前出現。威拉斯基莊重地走過去，對他低聲用法文說了一點什麼，然後走向一個小衣櫥去，彼爾看見裏面有他從來不會見識過的衣服。威拉斯基從櫃子裏拿出一條手巾，用來紮上彼爾的眼睛，在後面打了一個結子，把一些頭髮痛楚地打進結子裏。隨後他拉下他的臉來，吻了吻，然後握着他的手領他向前走。打在結子裏的頭髮使彼爾難受，他臉上有了一道一道痛楚的皺紋，還有一個害羞的笑容。垂着兩臂，靦着雖含笑而皺眉的臉，他那大身形邁着不

確定的怯怯的步子隨着威拉斯基前進。●

領他走了大約十步路，威拉斯基停下來。

「不拘你遇到什麼，」他說道，「只要你決心入我們的團，你就應當堂堂地完全忍受。」（彼爾肯定地點了點頭。）「你聽見敲門的時候，就可以解開你的眼睛了，」威拉斯基加上一句道。「我祝你勇敢和成功，」于是他握了握彼爾的手，就走出去了。

剩下一個人，彼爾繼續照樣含笑。他聳了一兩次肩，把手舉到手巾處，好像要把它拿下來，但是又放下了。繫着眼睛過的五分鐘他覺得像一個鐘頭。他的兩臂發麻，他的兩腿幾乎癱下來，他覺得他精疲力竭了。他起了各種最複雜的感覺。他害怕要遇到的事，更怕露出害怕來。他想知道要來的事和要顯示給他的東西；但是他格外覺得歡喜，時候已經到了，他終于可以開始走重生的路，度他自從遇見約瑟·亞歷克西耶維契以來就夢想着的積極的道德的生活了。門上高聲地敲了幾下。彼爾拉下蒙眼的手巾，向周圍看。那個房間是漆黑的，只有一盞小燈點在一種白東西裏邊。彼爾走近一點，看出燈放在一張黑桌子上，桌上擺有一本掀開的書。書是四福音，盛燈的白東西是一個帶窟窿和牙齒的人頭

● 托爾斯泰從莫斯科盧米茨柴夫博物院收藏很富的書籍和手稿中取得與互助團儀式有關的材料。一八

六六年秋季，他在寫給他太太的信中說道：「喝過咖啡以後，我去盧米茨柴夫博物院，在那里一直坐到三點鐘，讀很有趣的互助團手稿。讀過以後，使我整天不快活，道理我無法對你說明。使人難過的是，所有互助團員都是傻瓜。」托爾斯泰同情他們的目的，但是把他們的方法看作徒勞無益的。

骨。讀過福音書開頭幾個字「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以後，彼爾繞過桌子，看見一個盛有一種東西的敞口的大匣子。那是裏邊盛着骨頭的一具棺材。他所看見的東西一點也不使他喫驚。懷着進入一種完全與舊生活不同的完全新的生活的希望，他期望一切不同平常，甚至比他所看見的更不同平常。一個頭骨，一具棺材，福音書——他覺得完全在他的期望中，甚至不如他的期望多呢。他想刺激他的感情，向周圍看下去。「上帝，死，愛，天下一家，」他不斷地說給自己聽，把這些名詞與一些雖模糊而快樂的觀念聯繫起來。門開了，一個人走進來。

藉了彼爾已經習慣了的暗弱燈光，他看見一個矮矮的人。顯然是從亮處進入暗處，那個人停下來，然後邁着仔細的步子走到桌子前，把他那雙帶皮手套的小手放在上面。

這個矮矮的人穿着一條白皮圍裙，遮起他的胸膛和兩腿的一部分，他帶着一條類似項圈的東西，上面浮起一道白皺領，襯出他那從下方照亮的長長的臉。

「你爲什麼來這裏呢？」新來的人聽見彼爾弄出的一點沙沙聲，轉向他那一方問道。「你這不相信光的真理、也不會見過光的人，爲什麼來這裏呢？你從我們尋求什麼呢？智慧，道德，教化？」

在門剛敞開、陌生人剛進來的時候，彼爾起了一種類似他童年懺悔時經驗過的敬長和崇拜之感；他覺得他面臨一個在社交上是完全陌生的、在天下一家的意義上又是切近他的一個人。他屏着呼吸，懷着狂跳的心走向那個訓導師（把請求入團的人準備起來的團員，以訓導師的名義著稱）。走近一點，他看出這個訓導師是一個他認識的人，斯摩力、炎尼諾夫，想到新來的人是一個相識者，使他難過

——他希望他只是一個團員和有德行的導師。他好久說不出一句話，於是那個訓導師不得不再把他的問題說一遍。

「是的……我……我……願意重生，」彼爾困難地說道。

「很好，」斯摩力炎尼諾夫說道，即刻往下說道：「你對我們聖團用來幫助你達到目的的方法有什麼意見？」他安靜而迅速地說道。

「我……希望……在重生方面得到……指導……幫助，」由於興奮，也由不慣用俄國話說抽象的問題，彼爾用顫抖的聲音帶着多少困難說道。

「你對於互助團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我想像互助團是有道德目的的人們的友愛和平等，」彼爾說道，因了他的話表達不出他說時的莊嚴意味，覺得害羞。「我想像……」

「好啦！」那個訓導師趕快說道，似乎對那個回答完全滿意了。「你在宗教中尋求過達到你的目的的方法嗎？」

「沒有，我把它看作錯誤的，不信從它，」彼爾說道，聲音輕得訓導師聽不見，問他說的是什麼。「我過去是一個無神論者，」彼爾回答道。

「你尋求真理，以便在你的生活中順從它的法則，所以你尋求智慧和德行。不是這樣嗎？」訓導師停頓了一會兒後說道。

「是的，是的，」彼爾同意道。

訓導師清了清喉嚨，把他那帶手套的兩手交叉在胸前，然後開始說下去。

「現時我應當對你宣布本團的主要目的了，」他說道，「假如這目的與你的目的相合，你就可以入團，可以得益處。本團第一個也是主要的目的，本團所憑藉的沒有人力能摧毀的基礎，是保持和向後代傳遞一種重要的祕密……由最遙遠的時代、甚至從第一個人傳流給我們的祕密——人類的命運大致由此來決定的祕密。但是，這祕密具有一種性質，就是，不經過長久而勤勞的自我清洗準備，誰也不能知道它，誰也不能運用它，因此，並非每一個人可以希望很快地得到它。因此我們有次一個目的，就是，藉了過去用力求得這祕密的人們傳流給我們的方法，盡可能準備我們的團員改革他們的心，清洗和啓發他們的腦，因而使他們有資格接受它。

「藉了清洗和再造我們的團員：我們想，第三，改善全體人類，由我們團員獻給它一個虔誠和善良的榜樣，照這樣用我們的全力抵抗那支配世界的罪惡。把這個想一過吧，我要再來看你。」

「抵抗支配世界的罪惡……」彼爾背誦道，于是他將來朝着這個方法活動的影子在他腦子裏騰起。他想像那些與兩個星期前的他相同的人們，他對他們作一番有益的勸告。他想像他要用言語和行為來幫助的有罪的不幸的人們，想像他要援救的人們的迫害者。訓導師所提出的三個目的，其中最後一個，改善人類的那一個，格外投合彼爾的意思。訓導師所提出的重要祕密，雖然引起他的好奇心，他却並不覺得重要，第二個目的，清洗和再造自己的那一個，引不起他很多興趣，因為他在當時歡喜

地覺得，他先前的過失已經完全醫好，可以接受一切好的東西了。

半個鐘頭後，訓導師回來把七德指示求道者，那七德應所羅門殿的七級，乃是每一個互助團員應當修行的。這些德行是：一、謹慎，本團祕密的保守。二、服從團內的上級。三、道德。四、人類愛。五、勇敢。六、慷慨。七、死亡愛。

「關於第七項，要藉了常常想到死，」訓導師說道，「使你自己不把它看作可怕的敵人，却看作把在道德勞作上疲乏了的靈魂從這痛苦的人生中解放出來、領到酬報和平安的地方去的一個朋友。」

「是的，應當是那樣，」訓導師說過前面一番話就走了，讓他獨自去思想，這時彼爾想道。「應當是那樣，不過我依舊是那末軟弱，我愛生活，生活的意義直到現時才在我面前展開呢。」但是那另外的五德（彼爾一面回憶，一面用他的手指頭數）他覺得已經在他的靈魂中：勇敢，慷慨，道德，人類愛，特別是服從——他甚至覺得這不算一種德行，乃是一種快樂。（他這時覺得，從他自己的無法無天中解放出來，把他的意志歸服那些知道不可爭辯的真理的人，乃是非常高興的。）他忘記了第七德是什麼，記不起來了。

訓導師第三次更快地回來，問彼爾是否依舊意志堅定，依舊決心服從對他提出的一切要求。

「我情願接受一切，」彼爾說道。

「我也應當告訴你，」訓導師說道，「本團不僅用語言傳授它的教訓，也用別的方法，那些方法可能在誠懇的尋求智慧和德行的人身上有比語言更有力的效果。這個房間和你所見到的裏邊的東西，

已經比語言對你的心有更多的指示了，假如你的心是誠懇的話。在你進一步的入團儀式中，你或許也要知道一種類似的開示方法。本團效法用神符解釋它們的教訓的古代社團。一種神符，「訓導師說道，「是一種東西的象徵，這種東西不能用官覺來認識，却具有與那個象徵的品質相似的品質。」

彼爾十分清楚神符是什麼，但是不敢說出來。他默默地聽那個訓導師，從他所說的一切話覺出，他的考驗就要開始了。

「假如你已經打定了主意，我就要開始進行你的入團儀式了，」訓導師一面說，一面走近彼爾。

「爲要表示慷慨，我請你把所有貴重的東西交給我。」

「不過我這里什麼都沒有呵，」彼爾回答道，以爲要拿出他所有的財產了。

「你身上帶着的東西：錶，錢，戒指……」

彼爾趕快拿出他的錢袋和錶，但是有一些時候不能把他的結婚戒指從他的胖手指上脫下來。戒指脫下以後，訓導師說道：

「爲要表示服從，我請你脫去衣服。」

彼爾依照訓導師的指示脫去外衣，背心，左腳上的靴子。那個互助團員把襯衫從彼爾左邊胸膛上拉到後邊去，然後俯下來把他左腿上的椅子捲到膝蓋上方。彼爾趕快去脫右邊的靴子，拉起另一隻椅腿，免得陌生人費事，但是那個互助團員對他說，那不必要，然後給他一隻左腳穿的拖鞋。帶着不能自己地現在臉上的一個不安、懷疑、自嘲的孩子般的笑容，彼爾垂着兩臂，又開兩腿，站在他的道友

訓導師前面，等候他進一步的吩咐。

「現時爲了表示坦白，我請你對我吐露你主要的嗜慾，」後者說道。

「我的嗜慾！我有過很多，」彼爾回答道。

「比一切別的嗜慾更使你在善良的路上動搖的那一種，」互助團員說道。

彼爾停下來，找一個答案。

「酒？貪喫？懶惰？鬆懈？容易動氣？忿怒？女人？」他在心裏數他的壞處，不知道哪一個是最重要的。

「女人，」他用低得幾乎聽不出的聲音說道。

那個互助團員不動一動，在那個回答後好久不出聲。他終於走近彼爾，拿起放在桌上的手巾，又繫起他的眼睛。

「我最後一次對你說——把你的全部注意力轉回你自己，約束你的官覺，不要從嗜慾中求幸福，要從你自己的心中求幸福。幸福的源頭不在我們外邊，在我們裏邊……」

彼爾久已在內心覺出那種令人興奮的幸福源頭，這時那幸福用快樂的感情泛濫了他的心胸。

第四章

此後不久，來暗室接彼爾的，不是那個訓導師，乃是彼爾的保證人威拉斯基，他從他的聲音認出來。對於重新提出的關於他的決心堅決與否的問題，彼爾回答道，「是的，是的，我同意，」然後他帶着快活的孩子般的笑容，露着肥胖的胸脯，用一隻穿拖鞋一隻穿靴子的腳邁着不穩定的怯怯的步子，向前走去，威拉斯基則用一把劍指向他那露出的胸膛。他從那個房間被領進前轉後轉的走廊，終于被帶到團部的門前。威拉斯基咳嗽了一聲，回應是互助團的槌子聲，那些門在他們面前微開了。一個低音的人（彼爾依舊蒙着眼）對他提出他是誰、他生在什麼時候和什麼地方等類的問題。隨後他依舊蒙着眼又被帶去什麼地方，在他們向前走的時候，他聽到關於他巡禮的辛苦、神聖的友誼、宇宙永在的營造者，他應有的忍受勞苦和危險的勇氣等的諷示。在這些遊走中間，彼爾注意到他一會兒被稱作「求道者」，一會兒被稱作「受難者」，一會兒被稱作「後補者」，同槌子和長劍的敲打相伴而來。當他被領到一種物體前面時，他注意到他的領導者們中間有一點遲疑不定。他聽見他周圍的那些人們低聲爭論，其中一個堅持他應當被領到一種地毯上走。在那以後，他們握起他的右手，放在一種東西上，教他用另一隻手把一雙羅盤按在左胸上，然後隨着一個高聲宣讀的人背誦效忠團規的誓詞。這時臘燭被吹滅了，點上一些酒精，這是彼爾從那氣味上知道的，他聽說他現時要看見一種比較小的

光。手巾從他眼睛上取下，藉了燃燒着的酒精的黯淡光綫，彼爾像在夢中一般看見他前面站着幾個人，像那個訓導師一般穿着圍裙，手裏拿着指向他的胸膛的劍。他們中間站有一個穿染上血的白襯衫的人。一看見這個，彼爾用胸膛對着那些劍向前移動，意思是讓它們刺穿。但是那些劍從他身邊撤回，他立刻又被蒙起眼睛來。

「現時你已經見過比較小的光了，」一個人的聲音說道。於是臘燭又都點上了，他聽說他要看見充分的光；手巾又解下來，十個以上的聲音共同說道：「*Sie transit gloria mundi*。」

彼爾漸漸清醒過來，向周圍看那個房間，也看裏邊的人們。在一張鋪黑布的長桌周圍，坐有大約十二個人，都穿着他先前見過的那種衣服。其中有一些彼爾在彼得堡社交界見過。在主席的椅子上，坐有彼爾不認識的一個青年人，額子上懸有一個特別的十字架。他右首坐有彼爾兩年前在安娜·巴甫羅夫娜家遇見過的那個意大利長老。那里也有一個很顯赫的重要人物，還有一個先前在庫拉金家作過教師的瑞士人。大家都保持莊嚴的靜默，聽手裏拿槌子的主席的話。牆上透進一種星形的光。桌子的一邊是一張織有各種圖畫的地毯，另一邊是一種類似祭壇的東西，上面放有聖經和骷髏。圍着它立有七隻類似教堂裏用的大臘燭臺。道友中的兩個把彼爾領到祭壇前，把他的兩腳擺成正角，然後一面吩咐他躺下，一面說，他應當躺在聖殿的大門前。

「他應當先受錫哪，」道友中的一個低聲說道。

● 拉丁文，「塵世的榮華像這樣逝去。」

「噫，請不要出聲！」另一個說道。

彼爾爲起難來，用他那近視眼向周圍看，並不照辦，突然間疑念在他心中騰起。「我在什麼地方？我在作什麼？他們不在笑我吧？我將來想起這個不會害羞嗎？」不過這些疑念只存在了一會兒。彼爾看了看周圍那些嚴肅的臉，記起他已經作過的一切，也明白他不能半途而廢。他爲他的遲疑喫驚，于是一面用力喚起他先前的虔誠感，一面躺在聖殿的大門前。他的虔誠感也真地恢復了，甚至比先前更強烈。他在那里躺過一些時候，就奉到站起來的命令，于是一條類似別人所穿的白皮圍裙加在他身上；他接過一把鍍子和三隻手套，隨後大師兄對他講話了。他對他說，他應當盡力不作沾污那條圍裙的潔白的事，圍裙象徵力量和純潔；其次關於那個未加解說的鍍子，他對他說，用來清除他自己心裏的罪惡，也用來盡情撫平他的鄰人的心。至于第一隻手套，男人帶的，他說，彼爾不能知道它的意義，但是應當保存起來。第二隻男人帶的手套，他要帶去赴會，最後關於第三隻，女人帶的，他說道：「親愛的兄弟，這隻女人手套也是爲你預備的。把它給你將來最尊敬的女人。這禮物是你對你選作團內賢內助的她保持心地純潔的保證。」略一停頓後他加上一句道：「不過要小心，親愛的兄弟，這隻手套不裝飾不清潔的手。」當大師兄說這最後幾個字時，彼爾覺得他不安起來。彼爾自己越來越糊塗，臉紅得像小孩子，直到眼裏含了淚，不安地向周圍看，隨後是一種難堪的沈默。

道友中的一個打破了沈默，把彼爾領到地毯前，開始依照一個手抄本讀上面的圖案：太陽，月亮，一把鎚子，一條錘綫，一把鍍子，一塊粗石頭和一块方石頭，一根柱子，三個窗子，諸如此類。

然後指給彼爾一個地方，給他看團部的標識，告訴他暗號，最然讓他坐下來。大師兄開始讀團規。團規很長，彼爾，由于歡喜，激動和不安，不能瞭解讀出來的東西。他勉強領會團規最後幾句話，這幾句話也就留在他的腦子裏。

「在我們的聖堂裏，」大師兄讀道，「除了道德和罪惡的差別外，不承認任何別種差別。慎勿作足以破壞平等的任何差別。飛援任何一個兄弟，制止走錯路的人，提拔墮落的人，永勿對你的兄弟存惡念，或記仇恨。要仁慈，要謙恭。在所有的中心點起道德的火燄。把你的幸福分給你的鄰人，永勿使嫉妒沾污那種幸福的純潔。饒恕你的敵人，除了對他作好事以外，不要報復。像這樣履行最高的法則，你就可以恢復你已經失去的古代尊嚴的遺跡了。」

他讀完了，站起來摟抱彼爾，吻他，後者含着歡喜的眼淚向周圍看，不知道怎樣回答各方面相識者的慶賀和問候。他認不出任何相識，只從這所有的人身上看出兄弟來，並且急于同他們去工作。

大師兄敲起槌子來。所有團員坐在各自的座位上，其中一個讀一條關於謙卑的重要的訓誡。

大師兄提議執行最後一項義務，于是那個帶「收捐員」頭銜的顯要在所有道友前走了一圈。彼爾本想把他所有的完全捐出，但是恐怕那樣會露出驕傲的樣子，于是認捐了與別人相同的數目。

會開完了，彼爾到家時覺得他好像從歷時好幾十年的長途旅行回來，已經完全改變了，已經把他先前的習慣和生活態度完全拋在後面了。

第五章

在他被接進團部的第二天，彼爾坐在家裏讀一本書，推測那個四方形的意義，它的一邊象徵上帝，另一邊象徵道德的東西，第三邊象徵物質的東西，第四邊象徵這些東西的一種結合。他的注意力時時從書和四方形轉移開去，他在想象中形成一個新的人生計畫。在他去團部的前一晚上，他聽說，他那決鬪的消息，已經傳入皇帝的耳朵，他還是離開彼得堡好。彼爾打算去他南方的莊子，爲他那裏的農奴謀福利。他正在愉快地計劃他的新生活，伐西里王爵忽然進來了。

「我的親愛的朋友，你在莫斯科搞的是什麼？你爲什麼同愛倫爭吵，*mon cher*！你上了當，」伐西里王爵進來時說道。「我完全知道，我可以斬釘截鐵地對你說，愛倫在你面前正如基督在那些猶太人面前一樣無辜。」

彼爾剛要回答，但是伐西里王爵攔住他。

「你爲什麼不像去一個朋友那裏一般簡簡單單地一直去我那裏呢？我完全知道，也完全懂得，」他說道。「你照重視名譽的人的樣子行事，或許太性急一點，不過我們不要說那個吧。但是考慮一下你把她和我放在社會眼中以至朝廷眼中的地位吧，」他放低聲音補上一句道。「她住在莫斯科，而你住在這裏。記住，親愛的孩子，」於是他把彼爾的胳膊朝下拉了一下，「這不過是一種誤會。我希望

你自己覺出這一點來。讓我們立刻寫給她一封信，她會來這裏，於是一切都解釋明白，否則，我的親愛的孩子，讓我告訴你，你大有爲這件事痛苦的可能呢。」

伐西里王爵看了彼爾意味深長的一眼。

「我從可靠的方面知道，皇太后對全部事件非常關切。你知道她很寵愛愛倫哪。」

彼爾有幾次想說話，但是一方面伐西里王爵不讓他說，另一方面彼爾自己害怕用他已經決定了的拒絕和反抗的腔調回答他的岳父。此外，他也記起團規中「要仁慈，要謙恭」的話。他霎眼睛，紅臉，站起來，又坐下，勉強自己作他生平最感困難的事——當面對人說一件不愉快的事，說對方（不拘他是誰）未料到的事。他是那末習慣於聽從伐西里王爵那不經意的自恃的腔調，他覺得他現時不能抵抗它，但是他又覺得，他的前途由他現時所說的話來決定——他是走同一舊道路呢，還是走互助團指給他的非常吸引他的新道路呢，他堅定地相信他要靠了這條新道路重生出一種新生活。

「哪，親愛的孩子，」伐西里王爵玩笑地說道，「說『是』吧，我可以親自寫給她，我們就可以宰肥牛犢了。」

但是在伐西里王爵說完他的笑話以前，彼爾眼不看他，帶着一種使他像他父親的怒氣，低聲嘟囔道：

「王爵，我並未請您來。去吧，請去吧！」於是他跳起來，爲他開了門。

● 新約：浪子回家，他父親宰肥牛犢來歡迎他。

「去吧！」他又說一遍道，一面驚奇他自己，一面高興看現在伐西里王爵臉上的惶恐神情。

「你是怎末一回事？你不舒服嗎？」

「去吧！」那顫抖的聲音又說一遍道。於是伐西里王爵未得到任何解釋，只好走了。

一個星期後，彼爾辭別了他的新朋友，互助團員們，捐給了他們一大筆錢，然後去他的莊子了。他的新道友們給了他交基耶輔和奧德薩的團員的信，並且應許寫信給他，在他的新事業上指導他。

第六章

彼爾和朵羅豪夫決鬪的消息被遮掩過去，儘管皇帝當時對決鬪的事取嚴厲態度，當事人和他們的副手都未受到懲罰。但是由彼爾同他太太決裂證實了的與決鬪有關的故事成爲社交界的談話資料。彼爾作私生子時受到好心腸的垂顧，作俄國最好的配偶時受到寵愛和讚揚，在他結婚以後，已經在社交界的評價中大大地降低——這時待字的女兒們和她們的母親們已經對他無可希望了——特別因爲他不懂得，也不願意，對社交界獻媚取寵。這時他獨自爲已經發生的事受責備，人們說他是無理性的嫉妒，像他父親一般容易發作殘忍的脾氣。在彼爾離開以後，愛倫回到彼得堡時，她所有的相識不僅熱誠地接待她，甚至對她的不幸懷有一點敬意了。當談話轉向她丈夫時，愛倫作出一種尊嚴的表情，這表情是她用特具的機警取得的，不過她不瞭解其中的意義。這表情暗示，她已經決心無言忍受她的煩惱，她丈夫是上帝加在她身上的十字架。伐西里王俯把他的意見表示得比較明顯。在有人提到彼爾時，他聳一聳肩，然後指着他的前額說道：

「有一點不正常——我過去時常這樣說。」

「我從一開始就說，」安娜·巴甫羅夫娜提到彼爾時說道，「我在那時在任何別人以前說過，」（她堅持她的優先權），「那個不懂事的青年人被現代那些卑污思想弄壞了。就在人人讚揚他的時

候，在他剛從外國回來的時候，假如你還記得，在他在我的一次晚會中裝得像穆拉的時候，我就那樣說過。結果怎樣呢？我連在那時也反對這婚姻，把所有發生過的事都預先說下了。」

安娜·巴甫羅夫娜繼續用空閒的晚間舉行像先前那樣的晚會——那是只有她一個人有本事安排的晚會上有一真正上流社會的精華，彼得堡重要知識界的花朵兒，如她自己所說。在這社會的選擇之精以外，安娜·巴甫羅夫娜的招待會也以下面的事實著稱：她總把一個新來的有趣的人物獻給她的客人們，正統的彼得堡宮庭社會的政治溫度也沒有別的地方表示得這末清楚，這末明白。

將近一八零六年尾，在接到拿破崙在葉納和奧爾斯特德打垮了普魯士軍隊、普魯士大部分要塞投降這一切可悲的消息的時候，在我們的軍隊已經開進普魯士、我們同拿破崙的第二次戰爭正在開始的時候，安娜·巴甫羅夫娜又舉辦了一個晚會。那個「真正上流社會的精華」中有被丈夫拋棄的迷人的愛倫，摩德馬，剛從維也納回來的很有趣的希波力提王爵，兩個外交官，老姑母，一個在那個客廳中被稱作「很有價值的人」(un homme de beaucoup de mérite)的青年人，一個新受職的女官和她母親，還有幾個別的不大著名的人物。

那一晚上安娜·巴甫羅夫娜獻給她的客人們的新奇物兒是包力斯·德魯別茲考伊，後者剛以專差的身分從普魯士軍隊中回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的副官。

那個政治溫度表那晚上指給會衆的溫度是這樣的：

「不拘歐洲各元首和各軍事領袖怎樣逢迎布昂納拔，使我和我們大家煩惱和丟臉，我們對布昂納

拔的見解不能改變。我們不要停止對那問題發表我們誠實的意見，也只能對普魯士王和別的人們說道：「那對你們更壞。Tu n'as voulu, George Dandin, 1」我們只好這樣說！」

當預備來饗客的包力斯走進客廳時，幾乎所有客人都來了，由安娜·巴甫羅夫娜領導的談話是談我們同奧國的關係和她聯盟的希望。

長得更魁偉的包力斯，精神飽滿，面色紅潤，態度安詳，整整齊齊地穿着一身副官制服，進入客廳，照規矩被領去向那位姑母致敬，然後被帶回大圈子裏來。

安娜·巴甫羅夫娜把她那起皺的手給他吻，然後把他介紹給幾個他不認識的人，同時把每一個人對他低聲描寫了一番。

「希波力提·庫拉金王爵——可愛的青年；克朗克先生——哥本哈根派來的代理公使——一個淵博的學者，」然後簡單地說道，「希托夫先生——一個很有價值的人，」——這是指那個一向受到這種稱道的人。

由於安娜·米哈伊羅夫娜的努力，也由於他自己的趣味和他那生來審慎的特性，包力斯在服役期間得到很多的好處。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的副官，負有很重要的使命去過奧國，以專差的身分剛從那裏回來。他已經精通他在奧里密茲十分喜歡的不成文法，依照那條不成文法，一個旗手可以無比較

● 法文，「你是自作自受，喬治·冬當。」這句話引自莫利哀的喜劇喬治·冬當（George Dandin）。

● Copenhagen——丹麥首都。

地高過一個將軍，依照那條不成文法，服役上的成功所需要的不是努力，不是工作，不是勇敢，不是忍耐，只是怎樣同那些能給獎賞的人們相處的知識，他自己時常驚奇他成功的迅速，也驚奇那些不懂這些事的別人。由於這發見的結果，他整個的生活態度，他所有同老朋友們的關係，他所有對將來的計畫，完全改變了。他並不沒有錢，但是寧把最後一角錢用在穿着上，不用在別的上，寧奪去自己許多享受，不穿寒酸的衣服見人，不穿一套舊制服上彼得堡的街市。他專門結交那些地位比他高因而能對他有用的。他喜歡彼得堡，看不起莫斯科。關於勞斯托夫家和他同納塔莎那孩子氣的戀愛的回憶，使他覺得不愉快，自從他出外從軍那一天起，他不會有一次去看勞斯托夫家的人們。他把進入安娜·巴甫羅夫娜的客廳看作宦途向上爬的一個重要步驟，於是他立刻懂得他所扮演的脚色，由着他的女主人運用他有得貢獻的任何趣味。他自己仔細查看每一張臉，估計與在場的每一個人建立親密關係的可能性，以及可能增加的利益。他坐在指定給他的漂亮愛倫旁邊的坐位上，用心聽一般的談話。

「維也納認爲擬議中的條約的條件是辦不到的，就是有一連串最輝煌的勝利，也辦不到，她懷

托爾斯泰這一段話在時間上有一點問題。此處所說請奧國參加的俄普兩國間的巴登斯坦條約，直到一八零七年，經過幾次戰事以後，才結成。戰事之一是下一章所說的艾勞之戰，因爲拿破崙成就很少，他似乎願意講和了。亞歷山德希望利用這個機會，因此，聯盟國在擬議中的條約中提出一些要求，但是維也納認爲對拿破崙提條件是沒有希望的——他一定要拒絕的。問題拖延到五月，拿破崙在弗利德蘭的勝利造成一種新形勢。巴登斯坦條約並未執行，但是一種遷就拿破崙的和約却在提爾

疑我們取得這些條件的能力。這就是維也納內閣所用的實在的語氣，「丹麥代理公使說道。

「懷疑是討人歡喜的，」那個「淵博的學者」帶着一個巧妙的笑容說道。

「我們應當把維也納內閣和奧國皇帝分開，」摩德馬說道。「奧國皇帝從來不會想到那種事，說那種話的只是內閣。」

「啊，我的親愛的子爵，」安娜·巴甫羅夫娜插嘴道，「L'Urope」（爲了某種理由，她把歐洲讀作 Urope，好像這是她對一個法國人談話時所用的特別考究的法國讀音），「L'Urope ne sera jamais notre allié sincère。」⁽³⁾

在那以後，安娜·巴甫羅夫娜扯到普魯士王的勇敢和堅定，以便把包力斯拉進談話中。

包力斯一面用心聽每一個說話的人，一面等待他的機會，但是同時頻頻回頭看他的鄰坐美麗的愛倫，後者的眼睛有好幾次含笑與那個俊秀的青年副官的眼睛相遇。

談到普魯士的局勢，安娜·巴甫羅夫娜很自然地請包力斯談他去格羅高的旅行，以及他所見到的普魯士軍隊的狀況。包力斯用純正的法國話從容不迫地告訴他們許多關於軍隊和宮庭的有趣的消息，同時對他所敘述的事實小心避免發表他個人的意見。他有一些時候吸住全體的注意，於是安娜·巴甫羅夫娜覺得，她所獻上的新奇物兒受到她所有客人的歡迎。對包力斯的敘述表示最大注意的是愛倫。

西特結成了。

● 法文，「歐洲永遠不會作我們忠實的盟友。」法文「歐洲」一詞原作 Europe，與英文同。

她對他提出幾個關於他的旅行的問題，似乎非常關心普魯士軍隊的狀況。他一說完了話，她就帶着她那常有的笑容轉向他。

「你絕對應當來看我，」她說道，腔調中暗示，爲了某一些他不能知道的考慮，這是絕對必要的。

「在星期二，八點到九點之間。那會給我很大的樂趣呢。」

包力斯答應滿足她的希望，正要同她開始談話，這時安娜·巴甫羅夫娜藉口她姑母願意聽他談話，把他叫過一邊去。

「你認識她的丈夫吧，當然嘍？」安娜·巴甫羅夫娜閉着眼睛、用一種悲哀的姿式，指着愛倫說道。「啊，她是那末一個不幸而可愛的女人！不要在她面前捉他呀——千萬不要呵！那對她太痛苦了！」

第七章

當包力斯和安娜·巴甫羅夫娜回到別人那裏時，希波力提王爵對在座的人講話了。

他在扶手椅上向前方俯着說道：「Le Roi de Prusse」說完就大笑起來。人人都轉向他。

「Le Roi de Prusse」希波力提用發問的口氣說道，又是一陣大笑，然後平靜地一臉正經地靠回椅子上，安娜·巴甫羅夫娜等他說下去，但是見他似乎決心不再說下去了，她就開始談傷天害理的布昂納拔在波茲坦偷斐特烈大帝的寶劍的經過。

「斐特烈大帝那把寶劍是我……」她開始說道，但是希波力提「Le Roi de Prusse……」這句話攔住她，一旦大家又轉向他，他就道了道歉，不再說下去了。

安娜·巴甫羅夫娜皺起眉頭。摩德馬（希波力提的朋友）牢牢地看他。

「說呀，你的 Roi de Prusse 怎樣啦？」

希波力提好像羞於大笑一般大笑起來。

「噉，沒有什麼。我不過想說……」（他想說他在維也納聽來的也是整晚上想說的一個笑話），

「我不過想說，我們 pour le Roi de Prusse 打仗是錯誤的罷了！」

包力斯露出有分寸的笑容，那笑容可以看作諷刺，也可以看作欣賞，隨各人對那笑容的看法來定。人大笑起來。

「你的笑話太壞了，詼諧，不過不公道，」安娜·巴甫羅夫娜對他搖晃着她那起皺的小手指頭說道。

「我們打仗並非 pour le Roi de Prusse，乃是爲了正大的主義呵。噫，這個不正經的希波力提王爵！」她說道。

談話整晚上不褪色，主要地轉向政治消息。將近收尾時，提到皇帝賜下的獎賞，就格外談得熱鬧了。

「您知道 N——N——去年接受一個帶畫像的鼻煙匣嗎？」那個「淵博的學者」說道。「爲什麼 S——S——不應當得到同樣的優遇呢？」

「對不起！一個帶皇上御容的鼻煙匣是一種賞賜，不過不是一種優遇，」那個外交官說道——「不如說是一種贈品。」

「有前例的，例如式法會堡。」

「不可能，」另一個回答道。

「您肯打賭嗎？勳章綬帶是另外一個問題……」

◎ 法文，「爲了普魯士王」——在法文中，這句話的含意是「爲了沒有價值的瑣事」。

當人人站起來離開時，整晚上很少說話的愛倫又轉向包力斯，用愛憐的意味深長的命令腔調請他星期二來她那裏。

「這對於我非常重要，」她含笑轉向安娜·巴甫羅夫娜說道，於是安娜·巴甫羅夫娜帶着她談到她崇高的恩主時那同一悲哀的笑容贊助愛倫的願望。

似乎由於包力斯當晚談論普魯士軍隊的某一句話，愛倫突然覺得有見他的必要。她似乎應許在他星期二來時對他解釋那必要。

但是在星期二晚上，來到愛倫那華麗的客廳以後，包力斯並未得到他必須來那裏的理由的明白解釋。那裏有別的客人們，伯爵夫人對他談話很少，直到他吻她的手告別時，才覩着罕見的不笑的臉，出乎意外地低聲說道：「明天來喫飯……在晚上。你一定來……來呀！」

包力斯在住在彼得堡的期間，成爲伯爵夫人家中一個密友。

第八章

戰爭激烈起來，而且接近了俄國的邊界。咒罵「人類公敵」布昂納拔的話到處可以聽見。民兵和補充兵在鄉村中徵集起來，戰場上傳來矛盾的消息，時常是假的，因此得到各不相同的解釋。

老包爾康士基王爵、安德列夫王爵、瑪麗王爵小姐的生活，自從一八零五年以來，已經大大地改變了。

一八零六年，俄國任命了八個總司令，監督全國的徵兵工作，老王爵是其中的一個。自從他以爲他兒子被打死的時候起，他已經格外顯得衰老，儘管是那樣，他覺得拒絕皇帝親自派給他的職務是不對的，這個新的活動機會給了他新的精神和力量。他不斷地旅行委託給他的三個省分，耀武揚威地執行他的任務，對下屬嚴厲到殘忍的程度，親自探求每一件事的細節。瑪麗王爵小姐已經停止從她父親學算學，當老王爵在家時，她帶着奶媽和尼古拉斯小王爵（他祖父這樣叫他）去他的書房。尼古拉斯小王爵同他的奶媽和保姆薩菲希娜住故王爵夫人的房間，瑪麗王爵小姐把一天大部分的時間用在育兒室裏，盡可能對他的小姪兒代替一個母親的地位。布里恩小姐也似乎非常喜歡那個男孩，瑪麗王爵小姐時常把撫弄那個小天使——她這樣叫她的姪兒——同他玩耍的樂趣分一部分給她的朋友。

在童山教堂的祈禱所附近，在小王爵夫人的墳墓的上方，有一個小禮拜堂，裏邊有一座從意大利

運來的大理石碑，象徵一個伸着翅膀想往上飛的天使。天使的上嘴唇略略掀起，好像要笑，有一次，在走出禮拜堂的時候，安德列夫王爵和瑪麗王爵小姐彼此承認，那個天使的臉使他們莫名其妙地想起了小王爵夫人。但是，更加莫名其妙的是（不過安德列夫王爵未對他妹妹談這一點），在雕刻家偶然賦給天使臉上的表情中，安德列夫王爵看出他過去從他亡妻臉上看到的同一溫和的譴責：「啊，你爲什麼這樣對待我？」

安德列夫王爵回來以後不久，老王爵就把離童山二十五哩左右的一個大莊子，包古查洛伏，交給他了。一部分由於與童山相聯的悲哀回憶，一部分由於安德列夫王爵不常能忍受他父親的怪癖，一部分也由於他需要孤獨，安德列夫王爵利用包古查洛伏，開始建造，在那裏消磨他的大部分時間。

在奧斯特里齊戰役以後，安德列夫王爵已經決心不繼續他的軍役，當戰事又起、人人都得服役時，他在徵兵工作方面弄到他父親下面的一個職位，藉以避免積極的軍役。自從一八零五年戰役以來，老王爵和他兒子似乎對換了腳色。那個老頭子被活動鼓舞起來，期望從新戰役得到最好的結果，退出戰事以外而且暗中爲這個難過的安德列夫王爵却相反地只看見黑暗的一面。

一八零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老王爵出門去巡查。安德列夫王爵照常在他父親出外時留在童山。尼古拉斯病了四天了。送老王爵進城的車夫帶回給安德列夫王爵的文件和信。

跟班見小王爵不在他書房裏，就帶了信去瑪麗王爵小姐處，但是未在那裏找到他。他聽說王爵去了育兒室。

「對不起，少爺，彼特魯莎帶了一些文件來呢，」看孩子的使女中的一個對安德列夫王爵說道，後者正坐在一張孩子坐的小椅子上，皺着眉，兩手顫抖着，把一個藥瓶子裏的藥滴進盛有一半水的酒盃裏。

「什麼事？」他不高興地說道，他的手不由己地顫抖，把太多的藥滴進盃子裏。他把藥水潑在地板上，再要一點水。使女拿了來。

那個臥室裏有一張小孩床，兩個箱子，兩把扶手椅，一張飯桌，一張小孩桌，還有安德列夫坐的那把小椅子。簾子拉下來，桌上點有一支蠟，用一本硬皮的樂譜遮住，免得燈光照在小床上。

「我的親愛的，」瑪麗王爵小姐從她站的小床旁邊對她哥哥說過，「還是等一一下好……過一會兒……」

「噯，不要說啦，你總說廢話，總要拖延——這就是那結果！」安德列夫王爵用忿忿的低聲說道，顯然有意得罪他的妹妹。

「我的親愛的，真的……還是不要叫醒他好……他正睡着呢，」王爵小姐用懇求的腔調說道。安德列夫王爵站起來，手裏拿着酒盃，翹着脚尖走到小床前。

「或許我們真是不要弄醒他好，」他遲疑地說道。

「隨你的意思吧……真的……我那樣想……不過隨你的意思吧，」瑪麗王爵小姐說道，顯然因為她的意見佔了上風，覺得懸心和不安了。她把她哥哥的注意力引向低聲喊他的使女。

這是他們兩個守着那個發高熱的孩子都不會睡過的第二夜。過去幾天，他們不信任他們的家庭醫生，一面等待派人去城裏請的另一個醫生，一面試了一種療法又一種療法。由於失眠和着急的折磨，他們彼此把愁苦的担子投來投去，互相責備，互相爭論。

「彼特魯莎從老爺那裏帶了文件來，」使女低聲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出去了。

「討厭！」他嘟囔道，聽了他父親頭上的吩咐，接過他父親和別人的來信，他回到育兒室裏來。

「怎樣啦？」他問道。

「還是那樣。千萬等一下吧。加爾·伊凡尼契總說，睡覺比什麼都重要呢，」瑪麗王爵小姐歎着氣低聲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走到孩子處，摸了摸他。他熱得燙手。

「你和你的加爾·伊凡尼契都是昏蛋！」他拿起藥水壺子，又走到小床前。

「安德列夫，不要！」瑪麗王爵小姐說道。

但是他皺着眉忿忿地看了她一眼，雖然他眼裏也含有痛苦，然後手裏拿着壺子俯向那個嬰兒。

「不過我願意，」他說道。「我求你——給他喝吧！」

瑪麗王爵小姐聳了聳肩，但是馴順地接過壺子，叫過保姆來，開始灌藥了。孩子沙聲叫起來。安

德列夫王爵向後退縮，然後抓著頭走出去，坐在鄰室一張沙發上。

他依舊把所有的信拿在手裏。他一面機械地開了封，一面開始讀。時常用省略字句的老王爵，用他那大而長的字體在藍信紙上寫道：

「這時剛從專差接到很可喜的消息——只要不是假的。本寧森似乎在艾勞從布昂納拔得到一個完全的勝利。●在彼得堡，人人都在慶祝，送給軍隊的賞金不計其數。雖然他是一個日耳曼人——我慶賀他！我不知道考爾切伏的司令——一個什麼罕得力可夫——作的是什麼；直到現時，附加的人和糧食都不會到。立刻飛跑到他那裏說，假如每樣東西不在一個星期內到齊，我要砍掉他的腦袋。已經從彼田加——他參加了那場戰事——接到另一封關於普魯西希——艾勞戰事的信，那完全是真的。在搗亂分子不參與的時候，連一個日耳曼人也打敗了布昂納拔。據說他非常混亂地逃走呢。你一定立刻飛跑去考爾切伏，執行命令！」

安德列夫王爵歎了一口氣，拆開另一封信。這是畢利彬寫得很密的兩張紙的信。他疊起來，不去讀，把他父親的信又讀了一遍，結尾的話是：「飛跑去考爾切伏，執行命令！」

「不，對不起，在孩子好起來以前我不去，」他一面想，一面走到門口，向育兒室裏看。

●這裏所說的是一月尾在普魯西希——艾勞的戰事，在這場戰事以後，俄軍雖然把拿破崙的全部計畫推翻，但是退却了，不能打下去了。拿破崙一方面呢，帶着一支十分疲乏的軍隊，在艾勞停留了一些日子，也退却了，但是，謊話上加謊話，居然宣傳起勝利來，俄國人也照樣作、

瑪麗王爵小姐依舊站在小床旁邊，輕輕地搖那個嬰兒。

「啊，是的，他還說了什麼不愉快的事？」安德列夫王爵回想着他父親的信想道。「是的，我們從布昂納拔得到一場勝利，剛好在我不服軍役的時候。是的，是的，他總要開我的玩笑……啊，得！由他開吧！」於是他開始讀畢利彬用法文寫的信。他讀下去，懂不到一半，他所以讀下去，不過爲了暫時忘記他那末痛苦地一心一意想得太久的事。

第九章

畢利彬這時以外交官身分留在軍司令部中，他雖然用法文寫，也使用法國笑話和法國成語，却用純俄國的大胆的自責和自嘲來描寫整個的戰役。畢利彬寫，外交上的約束使他痛苦，他喜歡有安德列夫王爵這末一個可靠的通信人，他可以把眼見軍隊所有的情形積起來的苦汁傾倒出來。信是舊了，是在普魯西希——艾勞戰事以前寫的呢。

「自從我們在奧斯特里齊輝煌的勝利的日子起，」畢利彬寫道，「您知道啦，我的親愛的王爵，我一直不會離開司令部。我當然對戰爭得到了一種嗜好，這在我是完全一樣的；我在過去三個月內見到的事情是令人無法相信的。」

「我 know 說起。『人類的公敵』，您知道啦，進攻普魯士人。普魯士人乃是我們忠實的盟友，他們在三年內才出賣了我們三次。我們站在他們一面，但是『人類的公敵』竟不注意我們漂亮的言詞，不讓普魯士人有時間結束他們已經開始了的檢閱，用他那粗暴而野蠻的方式打了過來，反手之間，他打得他們落花流水，把他自己送進了波茲坦的王宮。」

「我最熱烈地希望，」普魯士王寫給布昂納拔道，「用陛下滿意的方式在我的王宮裏接待您，

並且，在環境許可的範圍內，我已經趕快照那樣採取一切步驟了。但願我辦得到！」普魯士的將軍們所自豪的是，客客氣氣地對待法國人，而且一經要求就放下了他們的武器。

「率領一萬人防守格羅高的首腦，問普魯士王說，假如他受到招降，怎末辦好呢……這一切都絕對地真實。

「簡而言之，原希望用一種戰爭姿態來解決問題，結果我們已經把我們自己送進戰爭裏邊，而且是送進普魯士王也爲了普魯士王在我們自己國境上的戰爭裏邊。我們萬事俱備，只欠一件小事，那就是，一個總司令。考慮到奧斯特里齊的勝利，假如那個總司令不是那末年青，可能更有決定性，我們所有的八十翁都經過了檢討，從普洛左勞夫斯基和加敏斯基兩個人中，選定了後一個。那位將軍來我們這裏，樣子像蘇伏洛夫，坐着一輛吉比契加，受到歡聲雷動的迎接。

「四號，第一個信差從莫斯科到來。信件都送到元帥室，因爲他喜歡一切都由他自己來作。我被叫去幫助檢信，取出給我們的那一些。元帥在傍邊看，等候寫給他的信。我們找了一陣，一封也未找到。元帥不耐煩起來，親自動了手，於是發見皇上給T伯爵、V王爵、和別的人們的信。於是他大發

● 這是一句無法翻譯的雙關語，與上一章裏邊的相同。意思是，同着普魯士王，爲了一個不關重要的問題。

● 原是遊牧部落用的一種活動住處，用鋪氈的格子架搭成的。這裏所指的却是一種帶頂篷的老式木頭車子。

雷霆，罵每一個人和每一件事，拆過信來，通通打開，然後讀皇上給別人的那些信。「啊！原來他們這樣對待我！不信任我！啊，教人監視我！那末很好！去你的吧！」於是他寫給本寧森將軍那著名的當日命令道：

「我受了傷，不能騎馬，因而不能指揮軍隊。你把你的軍團帶到普爾圖斯克，喫了敗仗：現時暴露在這裏，既沒有燃料，也沒有糧草，因此必須作一點什麼，照你昨天對布豪夫丁伯爵所作的報告，你必須想法退回我們的邊境——今天就作。」

「由於騎馬過久，」他寫給皇上道，「我受了鞍傷，此病得自先前諸多奔走，使我完全不能騎馬，也不能指揮如此龐大的軍隊，因此我已經把統率權移交次級將官布豪夫丁伯爵，把我的全體參謀部及其一切所有都移交給他，對他勸告，假如麵包缺乏，就向普魯士境內再進一步，因為只剩下天的麵包口糧，據奧斯特曼和謝德摩黎茲基兩師長報告，有一些聯隊完全沒有了口糧，農民所有的一切也都被喫光了。我自己已在復元以前要留在奧斯特洛連加醫院裏。關於上項情形，我誠惶誠恐地遞上我的報告，假如軍隊再在目前的露營中留上兩個星期，到春天就剩不下一個沒有病的人了，連帶奉聞。」

「請許一個因不能完成所負偉大而光榮的任務無論如何已經喪失了體面的老頭子退居林下吧。我要在這裏醫院裏等候您最仁慈的批准，那樣我就用不着在軍隊裏作名義上的司令。實際上的書記了。我離開軍隊引不起一點波動——一個瞎子已經離開了。俄國像我這樣的人成千成萬呢。」

「元帥生了皇上的氣，於是他懲罰我們大家，這不是合邏輯的事嗎？」

「這是第一幕。隨着來的那些自然是更有趣更好笑了。元帥離開以後，似乎我們與敵人近在望中，必須作戰了。布豪夫丁照資格作了總司令，但是本寧森將軍不大理會這一點；更生色的是，因為接近敵人的是他和他的軍團，於是他想趁機會，如日耳曼人所说，「在他自己手上」打一仗。他那樣作了。這就是普爾圖斯克的戰事，人們看作一大勝利，不過據我看來，完全不是那末一回事。我們非軍人，您知道啦，有一種判斷戰事勝敗的很不好的方法。照我們的說法，戰後退却的一方算失敗；這樣說來，普爾圖斯克戰事是我們敗了。簡而言之，我們戰後退却了，但是派了一個信差去彼得堡報捷，本寧森將軍希望從彼得堡接到總司令的官位，作為他勝利的報酬，因而不把軍隊的統率權讓給布豪夫丁將軍。在這個出缺的期間，我們開始了一連串很別致很有趣的操演。我們的目的不再是，照應有的樣子，迴避或攻擊敵人，却是專門迴避那個照資格應當作我們的首長的布豪夫丁將軍了。我們是那末積極地追求我們的目的，渡過一道涉不過去的河後，我們燒掉那些橋，藉以把我們與我們的敵人分開，我們的敵人當時不是波納巴，而是布豪夫丁了。作為我們這些迴避運動之一的結果，布豪夫丁將軍幾乎受了優勢敵軍的攻擊，作了俘虜。布豪夫丁追我們——我們拚命跑。在我們重渡另一道河以前，他幾乎渡不過我們後面的河。我們的敵人，布豪夫丁，終於追上我們，加以攻擊。兩個將軍都發了脾氣，結果在布豪夫丁方面是主張決鬪，在本寧森方面是發了羊角瘋。但是就在那個千鈞一髮的時候，那個去彼得堡報普爾圖斯克捷音的信差帶回我們作總司令的任命，於是我們第一個敵人布豪夫丁被征服了；這時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念頭轉向第二個敵人波納巴了。但是事實上，就在那個時候，第三

個敵人在我們面前出現了——那就是正教俄國兵，他們高聲要麵包，肉，餅乾，馬料，諸如此類！糧棧空虛，道路不通。正教兵搶起來了，那情形使您無法與我們上次戰役相提並論。各聯隊有一半成夥洗劫鄉村，燒盡殺光。居民完全毀了，醫院裏塞滿了病人，到處饑荒。匪兵甚至有兩次攻打我們的司令部，總司令不得不不要一個大隊來趕走他們。在這些次攻打中，有一次他們拿走我的空提包和我的化裝衣。皇上有意授權全體師長，鎗斃匪兵，但是我很擔心這會使軍隊的一半鎗斃另一半了。」

一開始安德列夫王爵只用他的眼睛來讀，但是過了一會兒，不由他自己（雖然他知道畢利彬的話很不可靠），他所讀的東西越來越使他發生興趣。當他讀到這裏時，他把那封信揉成一團，拋開去。使他煩惱的不是他讀過的東西，乃是當時與他無分的那邊的生活會擾亂他這事實。他閉起眼睛，搓他的前額，好像要除了他讀過的東西所引起的全部興趣，同時用心聽育兒室裏的情形。突然間他以為他聽見門外透進一種希奇的喧聲。他恐怕在他讀信時孩子出了什麼事，他翹着脚尖走到育兒室前，推開門。

他一進去，就看見保姆帶着喫驚的神氣藏一種東西，不給他看，瑪麗王爵小姐也不在小床旁邊了。

「我的親愛的，」他似乎聽見身後她那絕望的低語。

正如長久失眠和長久憂慮以後常有的情形，他感到一種沒來由的恐慌——他以為孩子已經死了。他所見所聞的一切似乎都證實這恐慌。

「什麼都完了，」他想到，於是他的前額上冒出一陣冷汗。他糊糊塗塗地走到小床前，以為床上一定空了，保姆方才把那個死孩子藏起。他把簾子拉開，有一些時候他那喫驚的不安的眼睛看不見那個孩子。他終於看見他：那個面色紅潤的小孩已經翻動到橫躺在床上，頭比枕頭還低，正在睡夢中一面聒打嘴，一面平勻地呼吸。

安德列夫王爵看見孩子的樣子，歡喜得好像失而復得一般。他俯在他上面，照他妹妹教給他的樣子，用他的嘴來試孩子是否還發熱。柔軟的前額是潮濕的。安德列夫王爵用手來摸頭；孩子出了那末多汗，連頭髮都濕了。他不但未死，而且危機顯然是過了，進入康復的境界。安德列夫王爵很想把這個可憐的小人兒搶過來，撲一頓，抱一頓，但是不敢那樣作。他站在他旁邊，低頭看他的頭，看毯子下面露出的小胳膊和小腿。他聽見身後一陣沙沙聲，一個影子在床帷子下面出現。他不回頭看，依舊一面看孩子的臉，一面聽他那正常的呼吸。那個黑影子是瑪麗王爵小姐，她已經邁着無聲的步子來到小床前，掀開帷子，然後又隨手放下來。安德列夫王爵不用看就知道是她，於是向她伸出手來。她握了握。

「他已經見汗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我就是來告訴你這個。」

孩子在睡夢中輕輕地移動，笑了笑，向枕頭上磨他的前額。

安德列夫王爵看他的妹妹。在帷子的暗影中，她那放光的眼睛，因了裏邊那歡喜的淚水，比往常

更明亮了。她靠向她哥哥，吻了吻他，略略地碰了一下床帷。彼此作了一個警告的姿式，靜靜地站在帷子下面的暗光中，好像不願意離開他們三個那與世界隔絕的狀態。安德列夫王爵首先走開，他的頭髮被紗帷子帶亂了。

「是的，這是現時留給我的唯一的東西了，」他歎了一口氣說道。

第十章

彼爾加入互助團以後，不久就去他擁有最大多數農奴的基耶輔省，關於他在莊子上應當作的事，他隨身帶有寫下來供自己遵守的周密的方針。

他一到基耶輔，就派人把他所有的莊頭叫到總辦事處，對他們解釋他的志向和願望。他對他們說，要採取立刻解放他的農奴的步驟——在解放以前，不要他們過勞，不要派奶孩子的女人去作工，要援助農奴們，懲罰限於訓誡而非拷打，要在所有莊子上建立醫院，養育院，學校。莊頭中有一些（其中有識字不多的工頭）聽了着慌，以為這些話的意思是，小伯爵不喜歡他們的管理和中飽，有一些在初步恐慌以後覺得彼爾那吞吐吐的話和他們先前不曾聽過的新名詞很有趣，別的一些專門玩味主人說話的樣子，其中最精明的那一些，包括總莊頭在內，却從這一番話懂得他們怎樣盡可能爲了他們自己的好處來擺弄主人。

總莊頭對彼爾的志向表示很大的同情，但是說，在這些改革以外，必須研究一下那遠不能令人滿意的總局面。

儘管有別竺豪夫伯爵的龐大財產，自從彼爾承受了據說年達五十萬盧布的收入以來，他覺得比他父親過去補助他一萬盧布的時候窮多了。他對下列的預算有一種模糊的認識：

付各莊子欠土地銀行的款項約八萬，付莫斯科附近的莊子和城裏的住宅的維持費和三位王爵小姐的補助費約三萬，付年金和養育院費用各約一萬五千，付伯爵夫人生活費十五萬，付欠債利息約七萬。先前開始興建的一座新禮拜堂過去兩年的每年用去一萬，他不知道下餘的約十萬盧布是怎樣用去的，他幾乎每年得借債。在這以外，總莊頭每年寫信來報告火災和收成不好，或改造工廠和作坊的必要。因此，彼爾必須應付的第一項任務是他很少才幹或志趣來應付的一種任務——實際事務。

他每天同他的總莊頭討論莊務。但是他覺得這樣一點也不能推進事業。他覺得，這些討論脫離了實在的情況，不與那些情況相連，也不能加以推動。在一方面，總莊頭從最壞的看法來對他談事情，指出還債的必要，以及進行彼爾不同意的動用農奴勞力的新事業。在另一方面，彼爾一定要採取解放農奴的步驟，莊頭則說明首先清還土地銀行的債務的必要，因此從速解放是不可能的。

莊頭並不說十分不可能，僅只暗示說，爲要使它可能，就得賣掉考斯特洛馬省的森林，河下流的土地，以及克里米亞的莊子；據他看來，與這一切動作相連的手續——禁令的解除，呈請，批准，諸如此類——是那末複雜，彼爾完全不知所措了，只好回答道：

「是的，是的，就那末辦吧。」

彼爾並沒有那種使他親自料理事務的實際毅力，因此他不喜歡那樣，只想對莊頭假裝那樣。莊頭一方面則對伯爵裝出，他認爲這些討論對東家很有益，對他很麻煩。

在基耶輔，彼爾發見一些他認識的人，陌生的人們也急於同他結識，興高采烈地歡迎那個有錢的

新客人，本省最大的地主。彼爾最大弱點的誘惑力——他入團時承認過的那一個——是那末強烈，他抵擋不住了。他整天、整星期、整月的生活又在大忙特忙中度過，夜會，晚餐，午餐，跳舞，忙得他沒有時間像在彼得堡那樣反省。他不但未過他希望過的新生活，却依舊過他的舊生活，不過環境是新的罷了。

關於互助團的三條規律，彼爾知道他未實行其中約束每個團員樹立道德生活的榜樣的一條，他也知道他缺欠七德中的兩德——道德和死亡愛。他用來安慰自己的思想是，他實行了規律中的另一條——改善人類的那一條——也還有別的兩德——愛他的鄰人，特別是慷慨。

一八零七年春天，他決定回彼得堡。在路上他有意去看他所有的莊子，親自去看他的命令執行到什麼程度，上帝託他照顧的和有意幫助的農奴們處境如何。

總莊頭把小伯爵的企圖——對他自己、對伯爵、對農奴們都沒有好處——看作類似瘋狂的，也作了一些讓步。他一面繼續把解放農奴說成辦不到的，一面準備在主人到達以前在所有莊子上建造大房子——學校，醫院，養育院。他在各處準備不作普通的歡迎儀式，只作那些使他的主人感動和受騙的（依照他對他主人的瞭解）感恩的宗教儀式，其中有獻神像，獻款待的麵包和鹽。

南方的春天，坐着一輛維也納馬車舒服的迅速的旅行，以及路上的寂靜，都在彼爾身上有一種快速的影響。他先前不會到過的莊子一個比一個風景如畫；各處的農奴都似乎很興旺，都似乎真誠地感謝施在他們身上的恩惠。各處有招待，雖然使彼爾不安，却也喚醒他心底一種歡喜之感。在一個地

方，農民們獻給他麵包和鹽和聖彼得同聖保羅的像，請求准許他們在禮拜堂裏建造一個新祈福堂，供奉他的兩位保護神彼得和保羅^①，表示他們對他施給他們的恩惠的謝意。在另一處地方，抱小孩的女人們迎面感謝他免除她們的苦工。在第三個莊子上，教士拿着十字架，被一羣孩子包圍着（由於伯爵的厚道他正在教他們讀書、寫字、和宗教），來迎接他。在他所有的莊子上，彼爾親眼看見，一所一所供醫院、學校、養育院用的磚房子，都按一個圖樣建造起來或在建造中，這些機關不久就要開辦了。他到處見到莊頭的帳簿，據那上面記載，農奴的土地勞動已經減少了，也聽見穿鑲邊藍外衣的農奴代表動人的道謝。

彼爾不知道的是，那個獻給他麵包和鹽並且願意建造供奉彼得和保羅的祈福堂的地方，乃是在聖彼得日^②舉行賽會的市場村，那些最有錢的農民（就是作代表的那一些）在好久以前已經開始建祈福堂，那個村子裏十分之九的農民窮的不得了。他不知道，自從奶孩子的母親們不再被派去他的田裏作工，她們依舊要在她們自己田裏作更苦的工。他不知道，那個拿着十字架迎接他的教士，用他的勒索壓迫農民，那些學生的父母因他弄去他們的孩子哭泣^③，要用很多錢把他們贖回來。他不知道，那些

① 俄國教會同日禮拜聖彼得和聖保羅，所以彼爾（就是彼得）奉他們兩個作保護神。

② 祈福堂是農民們喜歡談論的一種東西，它可以把鄰村的人們吸引到賽會上來，因而對當地農民有利。

③ 農民們重視孩子們在他們自耕土地上的工作。

照圖樣建造的磚房子要由農奴們來建造，因此他們的土地勞動雖然在紙面上減少了，實際上却增加了。他不知道，莊頭從帳簿上指給他看，農奴的交納減輕了三分之一，實際上他們的義務土地工作已經增加了一半。因此彼爾對他的田莊視察感覺愉快，他離彼得堡時懷抱的慈善心情也完全恢復了，於是寫給他喚作大師兄的「道長」很熱烈的信。

「作這末多好事，是多末容易，多末不用費力，」彼爾想道，「多末不用費神！」
他所接受的感謝使他歡喜，但是在接受時覺得害羞。這感謝使他想起他對這單純的誠懇的人們有多少事情可作。

總莊頭是一個很愚蠢但是很狡猾的人，他把那個天真的聰明的伯爵完全看透，像玩弄一個玩具一般玩弄他，一看出這些預先安排的接待在彼爾身上發生的影響，他就更用力對他證明，解放農奴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沒有用處的，因為他們照當時的樣子已經十分快活了。

彼爾在內心裏同意莊頭所說，更快活的人們是難於想像的，而且誰也不知道他們解放以後會怎樣，但是他無勉強地堅持他認為對的事。莊頭應許盡力實現伯爵的願望，他同時清清楚楚地知道，伯爵不僅永遠不能發見——出賣土地和森林以及解除土地銀行的約束等手續已否進行，大致也永遠不會問一聲，也永遠不會知道，新造的房子空在那裏，農奴們繼續照別人的農奴的樣子交錢和工作——這就是說，所有能從他們身上拿出來的東西。

第十一章

彼爾懷着最快活的心情從俄國南部旅行回來，實踐了訪問他兩年不見的朋友包爾康士基的久存的心願。

包古查洛伏位在單調無味的鄉間，雜在田野和砍去了一部分的樅林和樺林中間。房子坐落在一個新掘的池子後面，池子裏有平槽的水，岸上還沒有長草。這地方在一個沿大路拉長的村子末端，村子周圍是一個有幾株樅樹的新柴林。

那一片宅地包括一個打穀場，一些下房，一些牲房，一個洗澡房，一所小房，一所正在建造中的半圓面的大磚房。房子周圍是一個新開闢的花園。籬笆和大門都是新的，都很堅固；一個棚子裏有兩架救火噴筒，一輛油綠的水車；小徑是直的，橋是牢固的，帶扶手的。一切東西具有一種整潔和管理周到的印象。彼爾遇見一些家奴，問王爵住的地方，他們指貼近水池新建的小房子。安唐（安德列夫）王爵童年時受到他的照顧，幫助彼爾下了馬車，說王爵在家，然後把他領進一個清潔的小前室。

彼爾上次在彼得堡遇見他的朋友時那華麗的環境，對照起來，這所小而整潔的房子的樸素使他喫驚。

他趕快走進那間有還未刷粉的噴松香的木壁的接待室，本來想再往前走，但是安唐翹着脚尖跑到

前頭去敲一扇門了。

「哈，什麼事？」傳出鋒利的不愉快的聲音。

「一位客人，」安唐回答道。

「請他等一下，」傳出向後推椅子的聲音。

彼爾邁着快步走向那扇門，突然與皺着眉走出來的見了老的安德列夫王爵碰了個對面。彼爾撲抱他，托起眼鏡，吻他的朋友的額巴，然後仔細地看他。

「哈，我未料到你來，我非常歡喜，」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彼爾一句話不說；他帶着驚訝定定地看他的朋友。他身上的改變使他喫驚。他的話是懇切的，嘴上和臉上還有笑容，但是他的眼睛是呆板的，沒有生氣的，儘管他顯然願意使他的眼睛發出快樂的歡喜的光彩，他無法辦到。安德列夫王爵已經變得更瘦，更蒼白，也更成熟了，但是在彼爾見慣以前，使他覺得詫異和生疏的，是他的遲鈍和他額上表明長久集中在某一種思想上的一道皺紋。

正如人們久別重逢常有的情形，他們的談話一時不能停留在任何一件事上。他們發問，對他們知道應當長談的事作簡短的答復。談話終於漸漸地停留在一起頭輕輕碰到的一些題目上：他們過去的生活，對將來的計畫，彼爾的旅行和業務，戰爭，等等。彼爾先從他朋友的神情上看出的恍惚和失望，這時在他帶來聽彼爾說話的笑容中，特別是在他懷着高興敘述過去、或將來時，表現得更明白了。好像安德列夫王爵本想同情彼爾所說的話，不過辦不到罷了。後者開始覺得，在安德列夫王爵目

前，談他的靈感，夢想，對幸福或德性的希望，是自討沒趣的。他羞於發表他那互助團的新見解，他最近的旅行格外振作了和加強了的新見解。他約束自己，恐怕顯得天真，但是感到一種無法抵抗的願望，一有可能就對他的朋友表明，他這時比他過去在彼得堡時是一個完全不同的變好了的彼爾。

「我無法對你說，從那時起，我開歷了多少。我幾乎不再認得我自己了。」

「是的，從那時起，我們已經改變了很多，很多，」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得，你呢？你的計畫怎樣？」

「計畫！」安德列夫王爵冷冷地重復道。「我的計畫？」他說道，好像爲這個名詞喫驚。「得，你知道啦，我在蓋房子。我打算明年整年住在這裏……」

彼爾默默地搜尋一般地看安德列夫王爵那老了很多的臉。

「不是，我的意思是問……」彼爾開始說道，但安德列夫王爵攔住他。

「不過何必談我呢？……對我談吧，是的，把你的旅行和你在你的莊子上所作的一切告訴我吧。」

彼爾開始敘述他在他的莊子上作過的事，儘可能把他自己在已有的改良中的功勞隱藏起來。安德列夫王爵有好幾次提示彼爾的故事，好像他所作的事都是一個陳年的故事，他聽起來不僅不帶興趣，甚至好像爲彼爾告訴他的事害羞。

彼爾在他的朋友面前覺得不安，甚至掃興，終於不作聲了。

「我來告訴你吧，我的親愛的朋友，」顯然也對他的客人感到掃興和拘束的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我不過暫住在這裏，剛來看一看。我今天要回我妹妹那裏。我一定把你介紹給她。不過你當然已經認識她了，」他說道，顯然想對一個他這時覺得與他毫無共同之處的客人表示好感。「我們可以喫過晚飯走。你也喜歡看一看我的地方嗎？」

他們走出去，散步到喫晚飯的時候，好像相知不深的人們一樣，談政治消息和共同的相識。安德列夫伯爵帶着多少熱情和興趣只談他正在建設的宅地及其建築物，但是，就是在這裏，在建築架上解釋房子將來的布置時，他攔住他自己道：

「不過，這個沒有一點趣味。我們去喫晚飯吧，隨後我們就要出發。」

喫飯時談話轉上彼爾的婚事。

「我聽到時非常喫驚，」安德列夫伯爵說道。

彼爾臉紅了，一提到這個他總是這樣，於是趕快說道：

「我什麼時候一定把一切經過告訴你。不過你知道，一切都過去了，永遠過去了。」

「永遠？」安德列夫伯爵說道。「沒有永遠的事呀。」

「不過你知道那是怎樣結局的啦，是不是？你聽到那場決鬪了吧？」

「那末說來你也不得不幹這一手了！」

「我感謝上帝一件事，就是我不會打死那個人，」彼爾說道。

「爲什麼那樣呢？」安德列夫伯爵問道。「殺掉一條惡狗實在是一件好事呀。」

「不對，殺人是不好的——錯誤的。」

「爲什麼是錯誤的呢？」安德列夫王爵追問道。「人類生就不能知道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人們過去常錯，將來也常錯，在他們認爲對和錯的事上也沒有什麼不同。」

「對別人有害的事是錯的，」彼爾一面說，一面歡喜地覺出，自從他來到以後，安德列夫王爵第一次被鼓動起來，開始談話了，也要發表他當時的狀況是怎樣弄成的了。

「誰告訴過你什麼是對別人不好的事呢？」他問道。

「不好！不好！」彼爾叫道。「我們大家都知道什麼是對我們自己不好的事呀。」

「是的，我們知道，不過我內心裏覺得的害處是我不能加在別人身上的一種東西，」安德列夫王爵越來越興奮地說道，顯然願意對彼爾發表他的新看法。他用法國話來說。「我只知道人生有兩種很真實的罪過：後悔和生病。唯一的好事是沒有這兩種罪過。爲我自己活着，以避免那兩種罪過，是我現時的全部哲學。」

「還有愛鄰人，和犧牲自己呢？」彼爾開始說道。「不對，我不能贊成你！僅僅爲了不犯罪過免得後悔活着是不够的。我過去像那樣活着，我爲我自己活着，於是毀掉了我的生活。直到現時我爲別人活着的時候，或至少想（彼爾的虛心使他改正他自己）爲別人活着的時候，我才懂得人生所有的幸福。不對，我不會贊成你，你並不真相信你所說的話。」

安德列夫王爵帶着嘲諷的笑容默默地看着彼爾。

生命、果報、補償、安慰等令人舒服的信仰教給他們，這裏邊能有什麼罪過呢？假如，在物質的援助可以很容易地供給的時候，人們得不到幫助，死於疾病，於是我供給他們一個醫生，一個醫院，一個養老院，這裏邊有什麼罪過和錯誤呢？假如一個農民，或一個帶小孩的女人，白天或晚間沒有休息，於是我給他們休息和空閒，這不是顯然無疑的好事嗎？」忽忽忙忙含糊的彼爾說道。「我雖然作得不好，規模不大，不過我朝着那個方向作過一點了，你不能使我相信，那不是一種好的行爲，不但如此，你也不能使我相信，你自己並不這樣想。主要的事是，」他繼續說道，「我知道，也確乎知道，作這種好事的享受乃是人生唯一可靠的幸福。」

「是的，假如你照那樣說，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安德列夫王爵說道。「我蓋一所房子，開闢一個花園，你建造幾所醫院。彼此都可以作爲一種消遣。但是什麼是對的，什麼是好的，應當由一個知道一切的人來判斷，不由我們來判斷。得，你要辯論，」他加上一句道，「那末來吧。」

他們離開餐桌，坐在用作廊子的門廊裏。

「來吧，我們辯論吧，」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你提到了學校，」他屈着一根手指頭往下說道，「教育，等等；就是說，你要把他」（指着一個摘下帽子走過他們的農民）「從他那禽獸狀態提高，喚醒他裏邊精神的需要，我則覺得那種禽獸的幸福乃是唯一可能的幸福，而那正是你要從他們奪去的東西。我妒嫉他，你却要把他弄成我的樣子，可是沒有我的資產。隨後你說，「減輕他的勞苦」。但是據我看來，體力勞動對於他，正如精神勞動對於你我，一樣重要，一樣是一個生存的條件。你不能

不思想。我在早晨兩點鐘以後上床，一個一個的念頭來了，我不能睡，顛來顛去，一直到天亮，因為我思想，也不能不思想，正如他不能不耕田，不能不割草；假如他不那樣作，他一定去酒館或生病。正如我不能忍受他那可怕的體力勞動，會在一個星期內死在那上頭，他也不能忍受我的體力懶惰，會發胖，也會死掉。第三件事——你還說過什麼？」於是安德列夫王爵屈起第三根手指頭，「啊，是的，醫院，醫藥。他發了病，他要死了，於是你來了，替他放血，把他彌補起來。他成了殘廢人，成了人人的負擔，又捱了十年。在他死是容易得多，簡單得多。別的人們正在生下來，事實上他們是很多的。假如你捨不得一個勞動者——我是那樣看他——那是另外一回事，不過你由於愛他才醫他。他並不要那個。此外，說藥會治病是何等的幻想！害死他們罷了，不錯！」他一面說，一面忿忿地皺着眉背過身子去。

安德列夫王爵把他的意見表示得那末明白，那末清楚，顯然他在這問題上想過不止一次了，他像一個好久未說過話的人那樣，越說越快。他的眼光越來越有生氣，他的結論却越來越絕望了。

「噯，可怕呀，可怕呀！」彼爾說道。「我不明白人怎能懷着那種見解活下去。我自己不久以前，在莫斯科和在旅行的時候，有過那種時候，但是在那種時候，我難過得完全活不下去了——我覺得什麼都可恨……我自己最可恨。那時我不喫飯，不洗澡……你怎樣呢？……」

「爲什麼不洗澡呢？那是不乾淨的，」安德列夫王爵說道；「正相反，我們應當儘可能使我們的生活愉快。我活在這裏，這不是我的錯誤，因此我應當儘可能好地，於人無害地，度過我的一生。」

「但是，懷着那種見解，你的生活宗旨是什麼？人可以不動一動地坐在那裏，什麼都不幹……」

「事實上生活使人不得平安。我但願什麼都不作，但是這裏一方面承當地貴族看得起，選我作他們的紳董；我只好擺脫掉。他們不瞭解我沒有作那種事的必要的資格——作那種事的必要的好脾氣，無事忙的淺薄。其次是這所房子，必得蓋起來，以便有一個可以安靜下來的自己的角落。還有現時這徵兵。」

「你爲什麼不在軍隊裏服務呢？」

「在奧斯特里齊以後！」安德列夫王爵悶悶地說道。「不啦，謝謝吧！我已經應許我自己不再在作戰的俄國軍隊中服務。我不肯——就讓波納巴來到這裏斯摩林士克，威脅到童山——就是在那時，我也不肯在俄國軍隊中服務！得，如我方才所說，」他繼續說道，恢復了平靜，「現時這徵兵。家父是第三區統帥部的領袖，我唯一避免積極服務的方法是在他下面服務。」

「那末說來你是在服務了？」

「我是的。」

他停了一小會兒。

「那末你爲什麼服務呢？」

● Marshal of the nobility——法文是 *Maréchal de la Noblesse*，一個地區的貴族和紳士的正

式代表。

「爲什麼？爲了這個理由！家父是他那時代最顯赫的人物中的一個。不過他漸漸地老了，雖然不一定是殘忍，他生有一種太頑強的性格。他是那末習慣於無限的權力，他成爲可怕的人，現時他有皇上賜給他的這徵兵總司令的權柄。兩個星期前，假如我來晚兩個鐘頭，他就把伊烏赫諾瓦的一個軍需官的書記吊死了，」安德列夫王爵含笑說道。「所以我服務是因爲只有我可以多少左右家父，可以時時使他避免日後苦惱他的行爲。」

「得，你知道啦！」

「是的，不過那不是像你所想象的，」安德列夫王爵往下說道，「我過去和現在一點也不關心那個從軍需庫偷了一些靴子的壞蛋書記，我本心甚至很高興見他被吊死，不過我爲家父難過——這又是爲了我自己。」

安德列夫王爵越來越有生氣。他想對彼爾證明，在他的行爲中，並沒有對他的鄰人作好事的願望，這時他的眼睛發熱一般放光。

「哪，你想要解放你的農奴，」他繼續說道，「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不過並不是爲了你——我不相信你鞭打過什麼人，或把什麼人發配過西比利亞——更不是爲了你的農奴們。假如他們挨了打，挨了鞭，或被發配去西比利亞，我不相信他們過得更壞。在西比利亞，他們度同一禽獸的生活，他們身上的鞭痕長好了，他們像先前一樣快活。但是，對於那些在道德方面歸於滅亡的地主們，這却是一件好事，那些人由於能公平地和不公平地處罰，留給自己悔恨，把悔恨扼死，使心腸變硬。我憐憫的

是那些人，爲了他們的緣故，我贊成解放農奴。你可能未見過，不過我見過，在那無限權力的傳統中長大的好人們，在他們變得更容易動怒的時候，他們是怎樣殘忍和暴厲，他們知道這一點，但是不能約束他們自己，於是變得越來越煩惱了。」

安德列夫王爵說得那末誠懇，彼爾不禁以爲安德列夫這思想是由他父親的情形引起的。他不曾回答。

「所以我惋惜的是這個——人類的尊嚴，心境的和平，純潔，並不是農奴的背脊和前額，隨你打和剃，那永遠是同一的背脊和前額。」

「不對，不對！一千個不對！我永遠不會贊成你，」彼爾說道。

● 一個地主可以發配他的任何農奴去西比利亞，臨去時把那個農奴的頭髮剃去一邊，這樣萬一他逃走了，再捉起來比較容易。

第十二章

在晚間，安德列夫和彼爾坐上一輛敞蓬馬車，趕往童山去了。安德列夫王爵時時看一眼彼爾，說幾句表示他興致很好的話。

他指着那些田園談他在事務方面所有的改進。

彼爾悶悶地不出聲，用一兩個字回答，顯然陷入他自己的思想中。

他在想，安德列夫王爵是不快活的，已經走錯了路，看不見真正的光明，他彼爾應當幫助他，啓發他，提高他。但是一想到他應當說的話時，他覺得安德列夫王爵會用一句話，一個理由，把他所有的教訓推翻，於是他不敢開頭，恐怕使他覺得寶貴和神聖的東西受到可能的譏笑。

「不對，不過你爲什麼那樣想呢？」彼爾突然低下頭，像一頭正要進攻的牛一般，開始說道，「你爲什麼那樣想呢？你不應當那樣想呵。」

「想？想什麼？」安德列夫王爵喫驚地問道。

「想人生，想人類的命運。那不能是那樣的。我自己像那樣想過，你知道什麼東西救了我嗎？互助團！不，不要笑。互助團不是一個宗教儀式的教派，如我過去所想的：互助團是人類最好的永久的方面的最好的表現。」

於是他開始對安德列夫王爵就他所瞭解的來解釋互助團了。他說，互助團是解除了國家和教會的束縛的基督教教訓，是一種平等、友好、博愛的教訓。

「只有我們的聖國有人生的真義，其他一切都是一場夢，」彼爾說道。「要知道，我的親愛的朋友，在這個團以外，一切充滿了欺騙和虛偽，我贊成你所说，在一個聰明的好人，除了像你一樣只想於人無害地度過他的一生外，沒有別的剩下來了。但是接受了我們的基本信仰，加入我們的團，把你自已交給我們，讓你自己受領導，你就立刻像我過去一樣覺出你自己是那個無形的大連環的一部分，那個大連環的開端隱藏在天國裏，」彼爾說道。

安德列夫王爵向他前面直看着默默地聽彼爾的話。當車輪聲使他聽不見彼爾的話時，他不只一次地請他再說一遍，藉了安德列夫王爵眼中那奇特的閃光，也藉了他的靜默，彼爾知道，他的話並沒有白說，安德列夫王爵不會攔阻他，也不會嘲笑他所說的話。

他們來到一條漲滿槽的要乘渡船過去的河邊。當車和馬移上渡船時，他們也跨上去。
安德列夫王爵兩臂靠着筏子欄干，默默地看在落日下閃光的流水。

「喂，你以為怎樣？」彼爾問道。「你為什麼不說話？」

「我以為怎樣？我在聽你說話呢。這一切都很好……你說：加入我們的團，我們可以指示你人生的目的，人類的命運，統治世界的法則。不過我們是誰呢？人們。你們怎能什麼都知道呢？為什麼只有我看不見你們看見的東西呢？你們看見世界上善和真的統治，但是我看不見。」

彼爾攔住他。

「你相信一個將來的生命嗎？」他問道。

「一個將來的生命？」安德列夫王爵重複道，但是彼爾不給他回答的時間，因為他知道安德列夫王爵先前無神的主張，格外容易把那句重複的話看作否認。

「你說你看不見世界上善和真的統治。我也看不見，假如我們把我們這裏的生命看作一切的結局，那就無法看見。在世界上，在這裏的這個世界上」（彼爾指那些田地），「沒有真理，一切是虛偽的，罪惡的；但是在宇宙中，在整個的宇宙中，有一個真理的國土，現時是世界的孩子的我們，也就是——從永生的方面來看——整個宇宙的孩子。我不從我的靈魂中覺得，我是這個龐大而和諧的整體的一部分嗎？我不覺得，在這上帝——最高的權力，假如你喜歡這個名詞的話——現身其中的龐大而和諧衆生中，我是低級和高級生物中間一個環子，一級梯子嗎？假如我看見，清清楚楚地看見，那個由植物升到人的梯子，我何必設想它在我這裏中斷，不通向更遠更遠的地方呢？我覺得我不能消滅，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沒有東西消滅，我將來永遠存在，過去也永遠存在。我覺得，在我以外，在我以上，有靈魂，在這個世界上有真理。」

「是的，這是赫德^①的理論，」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不過那並不能說服我，親愛的朋友——使人信服的是生和死。使人信服的是，我們眼見我們所愛的一個人，與我們自己的生命結合起來的一個

① Herder —— 十八世紀德國詩人和哲學家。

人，我們對不起的也希望加以補報的一個人」（安德列夫王爵的聲音顫抖了，他背過身子去），「忽然間那個人受苦，受難，不在了，這時……爲什麼呢？不能沒有回答呀。我也相信有……這才是使人信服的，這才是使我信服的，」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是的，是的，當然，」彼爾說道，「這不就是我方才說的嗎？」

「不是的。我所說的不過是，使我相信一個將來生命的必要的，不是辯論，只是這個：當你同什麼人手拉着手走路時，忽然一下子那個人消滅在那裏，進入無何有之鄉，你自己面對着那個無底洞留下來，向裏邊張望。我已經張望過了……」

「得，那就是了！你知道有一個那裏，有一個什麼人了吧？那裏是將來的生命。那個什麼人就是——上帝。」

安德列夫王爵未回答。車和馬久已運上對岸，而且又套上了。太陽已半落在地平綫下，晚冰在渡口旁邊的水窪子裏閃光，但是，使跟班、車夫、船夫莫名其妙，彼爾和安德列夫依舊站在筏子上談呢。

「假如有一個上帝和將來的生命，就有真和善，人類最高的幸福在於用力取得這兩種東西。我們應當活，我們應當愛，我們應當相信，我們不僅今天活在這一片地上，過去和將來永遠活在那裏，活在那個整體裏邊，」彼爾一面說，一面指天空。

● 安德列夫王爵的經驗和思想，與托爾斯泰在死去哥哥尼古拉斯以後所有的經驗和思想很相同。

安德列夫王爵靠着筏子欄子站在那裏，聽彼爾說話，他的眼睛定在照耀在藍色水面上的紅色太陽反光上。那裏是萬籟無聲。彼爾不出聲了。筏子已經停了很久，只有流水的波浪在下面輕輕地碰它。安德列夫王爵覺得，好像波浪的聲音在低聲重複彼爾的話道：

「那是真的，相信吧。」

他歎了一口氣，用放光的孩子般的柔和的眼光，看了一眼彼爾那紅漲的歡喜的依舊在他那高明的朋友前覺得害羞的臉。

「是的，只要是那樣！」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不過是走的時候了，」他補上一句道，於是他一面跨出筏子，一面向上看彼爾指過的天空，自從奧斯特里齊以來，他第一次看見他躺在戰場上時看過的那崇高的永在的天空；於是長久睡眠的一種東西，他內中最好的一種東西，突然在他的靈魂中醒過來，歡喜而且年青。他一回到他的生活的習慣狀況，那東西就消失了，但是他知道，他不知道怎樣去發揮的這感情在他裏邊存在。他同彼爾的會見形成安德列夫王爵生活中一個時代。雖然在表面上他繼續照老樣子生活，但是在內心裏他開始了一種新生活。

第十三章

當安德列夫王爵和彼爾趕到童山住宅的前門時，天色逐漸暗下來了。他們來近住宅時，安德列夫王爵含笑教彼爾注意後面門廊前發生的騷動。一個背着行囊的老得彎了腰的女人，還有一個穿黑袍子的長頭髮的年青的矮男人，一看見馬車趕過來，就跑回大門口。兩個女人隨着他們跑出來，四個人一齊回頭看了看馬車，慌慌張張地跑上後面門廊的臺階。

「那都是瑪麗的「神親」，安德列夫王爵說道。「他們錯把我們看作家父了。這是她唯一不服從他的事。他吩咐把這些巡禮的人趕走，但是她接待他們。」

「可是「神親」是什麼呀？」彼爾問道。

安德列夫王爵來不及回答了。僕人們出來迎接他們，他問老王爵在什麼地方，是否就要回來。

老王爵進了城，隨時可以回來。

● 托爾斯泰對「神親」的描寫，得自童年時家庭傳說和親身的觀察。這種巡禮的人在俄國很常見，他們用若干年月或至終生訪問聖地——從白海裏的索羅非茲修道院到耶路撒冷——討着飯一處一處地走。其中有許多殘廢的畸形的精神不健全的人。像瑪麗這樣的宗教信徒常常資助他們。他們時常由托爾斯泰的姑母奧斯帖·薩金伯爵小姐招到牙斯納亞·波里牙納家中來。

安德列夫王爵把彼爾領到他自己的住處，在他父親的家中，那地方永遠爲他收拾得整整齊齊；他自己去了育兒室。

「我們去看我妹妹吧，」他回來時對彼爾說道。「我還不會找到她呢，她現時正同她的『神親』躲起來了。活該她倒霉，她會覺得不安的，不過你可以見識見識她的『神親』。那實在是很奇怪的。」

「『神親』是什麼呀？」彼爾問道。

「來吧，你可以親自見識見識。」

瑪麗王爵小姐在他們進來時真覺得不安了，臉上一紅一白。在她那齊整的臥室裏，神座前點着燈，有一個長鼻子長頭髮的少年，穿着僧衣，坐在她旁邊的沙發上，一個茶爐的後面。他們旁邊，一張扶手椅上坐有一個又瘦又皺的老太婆，她那孩子般的臉上有一種謙卑的表情。

「安德列夫，你爲什麼不預先通知我呢？」王爵小姐帶着溫和責備意味說道，一面像站在小雞前面的母雞一般站在她的巡禮者前面。

「*Charmée de vous voir. Je suis très contente de vous voir.*」她在彼爾吻她的手時對他說道。她從他作孩子時就認識他，這時他同安德列夫的友誼，他同他太太的不幸，尤其是他那懇切的臉，使她對他發生好感。她用她那美好的放光的眼睛看他，似乎說道，「我非常喜歡你，但是請不要

● 法文，「高興見你。我非常高興見你。」

嘲笑我的人。」交換過初步的問候以後，他們坐下來。

「啊，伊凡努希加也在這裏呢！」安德列夫王爵含笑看着那個年青的巡禮者說道。

「安德列夫！」瑪麗王爵小姐懇求道。

「Il faut que vous sachiez que c'est une femme。」安德列夫王爵對彼爾說道。

「安德列夫，Au nom de Dieu！」瑪麗王爵小姐又說一句道。

安德列夫王爵對巡禮者的譏諷，瑪麗王爵小姐對她們無可奈何的袒護，顯然是他們在這問題上習慣的久有的關係。

「Mais, ma bonne amie,」安德列夫王爵說道，「vous devriez au contraire m'être reconnaissante de ce que j'explique a Pierre votre intimité avec ce jeune homme。」

「真的？」彼爾一面說，一面從眼鏡上面帶着好奇和認真的意味（瑪麗王爵小姐爲了後一種意味格外感激他）打量伊凡努希加的臉，後者知道他們在說她，回過頭來用機靈的眼睛看他們大家。

瑪麗王爵小姐爲她的人們所担的心事完全不必要。她們一點也不害羞。那個老太婆垂下眼睛，但是時時斜看一眼新來的人們，翻過她的盃子，把一塊咬過的糖放在旁邊，安安靜靜地坐在扶手椅上，

① 法文，「你應當知道，這是一個女人呢。」

② 法文，「看了上面的面。」

③ 法文，「但是，我的親愛的，我對彼爾解釋你同這個青年男人的親近，你應當感激我才對呀。」

雖然她希望再讓她一盃茶。伊凡努希加從茶盃裏一點一點地喝着用狡猾的女性的眼睛從眼眉下看那兩個青年男人。

「你去過什麼地方？基耶輔嗎？」安德列夫王爵問那個老太婆道。

「我去過了，好先生，」她嘮嘮叨叨地回答道。「剛好在聖誕的時候，我受到在聖堂裏參加聖禮的邀請。現時我從考力牙岑來，少爺，一種偉大的奇妙的天恩在那里顯現了。」

「伊凡努希加同你一道嗎？」

「我自己去的，施主，」伊凡努希加靈力用低音說道。「我到伊烏赫諾瓦才遇見彼拉格亞……」
彼拉格亞攔住她的夥伴；她顯然想說她見過的東西。

「在考力牙岑，少爺，一種奇妙的天恩已經顯現了。」

「是什麼呀？一種新骨董嗎？」安德列夫王爵說道。

「安德列夫，千萬不要說了，」瑪麗王爵小姐說道。「不要告訴他，彼拉格亞。」

「不要……爲什麼不要呢，我的親愛的，我爲什麼不應當呢？我喜歡他。他仁慈，他是上帝選民中的一個，他是一個施主，他有一次給過我十塊盧布，我記得。當我在基耶輔時，瘋西力爾對我說（他是上帝選民中的一個，不分冬夏光着腳走路），他說道，「你爲什麼不去應當去的地方呢？去考力牙岑吧，一個上帝聖母的奇妙神像在那里顯現了。」一聽到這句話，我就對那個聖徒告了別，去那里了。」

大家都不出聲，只有那個巡禮的女人用抑揚頓挫的腔調屏着氣說下去。

「我就來了，少爺，人們對我說道：『一種偉大的天恩顯現了，聖油從我們的聖母，上帝的聖童貞母，兩頰上滴下來了。』……」

「好啦，好啦，你可以後來告訴我們，」瑪麗王爵小姐紅着臉說道。

「讓我問她一句，」彼爾說道。「你親自看見了嗎？」他問道。

「噫，是的，少爺，我得到這恩典。臉上是像天光一樣的光明，從聖母額巴上，一滴一滴……」

「不過，哎呀，那一定是假的！」注意聽那個巡禮者的彼爾天真地說道。

「噫，少爺，你說的是什麼話？」那個喫驚的彼拉格亞一面叫喊，一面轉向瑪麗王爵小姐求援。

「他們騙人，」他又說一遍道。

「主耶穌·基督！」那個巡禮的女人畫着十字叫道。「噫，不要這樣說，少爺！有一個將軍，不肯相信，他說道，『教士們騙人，』他一說出，眼睛就瞎了。隨後他夢見基耶輔墓地的聖童貞母來對他說，『相信我，我可以使你復明。』于是他哀求道：『帶我去見她吧，帶我去見她吧。』我告訴你的是千真萬確的事，我親自見過的。于是完全瞎了他的他一直被帶去她那里，他走上前去，伏下來說道，『使我復明吧，』他說道，『我一定把沙皇賜給我的東西獻給您。』我親自看見的，少爺；那個勳章裝進神像裏去。得，你以為怎樣？他果然復了明！那樣說是一種罪過。上帝會罰你的，」她轉向彼爾告誠地說道。

「那個勳章怎末裝進神像裏去呢？」彼爾問道。

「是聖母升作將軍了嗎？」安德列夫王爵含笑說道。

彼拉格亞突然臉色變成雪白，握起兩手。

「噫，少爺，少爺，何等罪過！你是有兒子的呀！」她開始說道，她的臉色突然由雪白轉成鮮紅。「少爺，你說過什麼？上帝饒恕你！」于是她畫了十字。「主饒了他吧！我的親愛的，這是什麼意思呢？……」她轉向瑪麗王爵小姐問道。她站起來，幾乎哭着開始整理她的行囊。她顯然覺得受了驚，羞于在說這種話的人家受布施，同時又爲了現時不得不錯過這一家的布施難過。

「哪，你何必這樣？」瑪麗王爵小姐說道。「你何必來我這里？……」

「來呀，彼拉格亞，我是說笑話呢，」彼爾說道。「Princesse, ma Parole, je n'ai pas voulu L'offenser。」我沒有任何成見，我只是說笑話，」他說道，羞怯地含着笑想挽回他的冒失。「這都是我的錯兒，安德列夫也只是說笑話。」

彼拉格亞猶猶疑疑地停下來，但是彼爾臉上有那末誠懇的後悔神氣，安德列夫王爵那末柔和地一會兒看看她，一會兒看看彼爾，她漸漸地得到安心。

● 法文，「王爵小姐，說實話，我不要再冒犯她。」

第十四章

那個巡禮的女人被安撫下來，也受到了鼓勵，拿阿木菲羅 朱斯神父作了一長篇報告，說他的生活聖潔到兩手噴香，又說，在她上次去基耶輔時，她認識的一些教士把墓穴的鑰匙給了她，她帶着一些乾麵包在墓穴裏同聖徒們過了兩天。「我對這個禱告一會兒，默想一會兒，然後去另一個那里。我睡上一會兒，然後又去吻那些聖物，周圍是那末平靜，那末幸福，使人連天國的光也不想再進入了。」

彼爾注意地認真地聽她說話。安德列夫 王爵出去了，隨後，留下「神親」喝茶，瑪麗 王爵小姐帶彼爾去客廳。

「你很有氣，」她對他說道。

「哦，我真沒有傷她們的感情的意思。我非常瞭解她們，也十分尊敬她們。」

瑪麗 王爵小姐默默地看他，親熱地含笑。

「我認識你很久了，你知道啦，像喜歡一個兄弟一般喜歡你，」她說道。「你覺得安德列夫怎樣？」她不給他回答她那熱情的話的時間，趕快加上一句道。「我很懸心他。他的健康在冬天好一點了，但是今年春天他的傷口又發了，醫生說他應當去外邊療養呢。在精神方面我也很爲他害怕呢。他的性格不像我們女人，我們受了苦，可以把我們的煩惱哭出來。他把一切悶在自己裏邊。今天他高

與，愉快，不過這是你來的影響——他並非常像這樣。假如你能勸他出國就好了！他需要活動，這種安靜的刻板的生活對他是很壞的。別人不注意這一點，不過我看得出來。」

將近十點鐘時，男聽差們一聽見老王爵馬車臨近的鈴鐺聲，就跑向前門去。安德列夫王爵和彼爾也走到門廊上來。

「那是誰呀？」老王爵下車時看着彼爾問道。

「啊！很高興！吻我吧，」他知道了青年客人是誰以後說道。

老王爵很愉快，對彼爾很親切。

晚飯以前，安德列夫王爵回到他父親的書房裏來，發見他正同他的客人熱烈地爭辯。彼爾主張一個不再有戰爭的時代會來的。老王爵嘲笑地反駁，不過並未發怒。

「把血從人類的血管中抽出來，然後放水進去，那樣就不再有了！老太婆的廢話——老太婆的廢話！」他反來覆去地說道，不過他依舊親熱地拍彼爾的肩頭，然後走向安德列夫王爵所在的桌子前，後者顯然不願意參加說話，正在看他父親從城裏帶來的文件。老王爵走過去，開始談公事了。

「紳董，一個什麼勞斯托夫伯爵，不會把攤派的數目送來一半。他來城裏，想請我喫飯——我給了他一頓好排頭！……哪，看這個……得，我的孩子，」老王爵一面對他兒子說話，一面拍彼爾的肩頭。「一個好人——你的朋友——我喜歡他！他把我振作起來了。別人說聰明話，我不高興聽，但是這人說廢話，却把一個老頭子振作起來了。得，去吧！去吧！我或許可以來同你喫飯。我們可以再來

一場爭論。同我的小傻子瑪麗王爵小姐作朋友吧，——他在彼爾後面隔着門喊道。

直到他訪問童山的當時，彼爾才充分領會他同安德列夫王爵的友誼的力量和可愛處。那種可愛處的羞怯的瑪麗王爵小姐在一道，雖然他不大認識他們，彼爾立刻覺得像一個老朋友了。他們都已經喜歡上他。不僅因他善待巡禮者而傾心于他的瑪麗王爵小姐投給他最明亮的眼光，連一歲大的「尼古拉斯王爵」（他祖父這樣叫他）也對彼爾笑，讓他抱，米查耶爾·伊凡諾維契和布里恩小姐在他對老王爵談話時也含着愉快的笑容看他。

老王爵進來用晚餐；這顯然是爲了彼爾的緣故。在那個青年人造訪的兩天內，他對他極端和氣，教他再來看他們。

彼爾走了以後，家裏的人們聚在一起，照人們在新相識去後常有的樣子，開始發表他們對他的意見，但是這情形是少有的，他們一說到他，總是說他的好處。

第十五章

勞斯托夫休假回來，第一次覺出他同捷尼索夫和全聯隊的關係是何等密切。

在快到地方的時候，勞斯托夫起了快到莫斯科家時的感覺。他看見第一個穿未扣鈕的聯隊制服的驃騎兵，他認出紅頭髮的捷敏提耶夫，看見那些柘榴色的馬的樁繩，拉夫魯希加歡喜地對他的主人喊道，「伯爵回來了！」於是已經睡在床上的捷尼索夫蓬頭散髮地跑出泥房子，摟抱他，官長們聚在周圍問候新來的人，這時勞斯托夫起了他的父母姊妹摟抱他時同一的感情，歡喜的眼淚哽住他，使他說不出話來。聯隊也是一個家，像他父母的家一樣一成不變的可愛，可貴。

他對聯隊長報過到，被派進他先前的中隊，值過日，徵發過糧草，又參與了聯隊所有的小業務，自己覺得被奪去了自由，被綁在一個不變的小框子裏，這時他起了在他父母屋頂下時同一平安感，道德支持感，同一得其所哉感。但是這里完全沒有他在裏邊找不到適當地方、作了錯誤決定的那個大世界的騷動，這里沒有他應不應當對她作一番解釋的桑妮亞；這里沒有去那里或不去那里的可能性；這里沒有可以採取各種生活方式的一天二十四小時；沒有人離他不更近也不更遠的無數人羣；沒有那些同他父親不確定不清楚的金錢關係，沒有引起輸錢給榮羅豪夫的回憶的事。在這里聯隊裏，一切是清楚的，簡單的。全世界分成兩個不相等的部分：一個，我們的巴夫羅格拉德聯隊；另一個，其餘的

一切。而其餘的與他無關。在聯隊中，一切是確定的：誰是中尉，誰是上尉，誰是好人，誰是壞人，最要緊的，誰是同志。飯鋪肯賒帳，每四個月開一次餉，沒有要想的或要決定的事，你只消不要作巴夫羅格拉德聯隊裏認為不好的事，在接到命令時，作命令中明白地清楚地確定地規定下的事——那就一切都好了。

重新進入這聯隊生活的確定的狀況，勞斯托夫感到一個疲乏了的人躺下休息時所感到的快樂和安逸。在這次出征期間聯隊裏的生活使他覺得格外愉快，因為在他輸錢給朶羅豪夫以後（爲了這件事，儘管他的家人竭力安慰他，他總不能饒恕他自己），他已經打定主意，用不同先前的、真正好的服務來補過，用作一個完全第一等的同志和軍官來補過——總而言之，他要作一個十分優秀的，這件事在外面世界上似乎非常困難，但是在聯隊裏就似乎非常可能了。

在他輸錢以後，他已經決心在五年內還清欠他父母的債。他每年有一萬盧布，這時決定只拿兩千，把下餘的還欠他父母的債。

我們的軍隊退了又進，進了又退，在普爾圖斯克和普魯西希—艾勞打了兩仗，然後集中在巴登斯坦附近。等候皇帝到來，然後開始新的戰役。

巴夫羅格拉德聯隊屬於本軍在一八零五年戰役中作戰的部分，曾在俄國從事補充，來得太晚了，不會參加開頭的幾仗。它不會到過普爾圖斯克，也不會到過普魯西希—艾勞，當它在戰役的後半加入

戰地軍隊時，它被歸入普拉托夫師。

普拉托夫師在主力軍以外獨立作戰。巴夫羅格拉德聯隊的若干部分有好幾次與敵人交過火，捉到過俘虜，有一次甚至奪到烏狄諾元帥的馬車。在四月裏，巴夫羅格拉德聯隊在一個全部破壞了的沒有人的日耳曼村子附近一動不動地駐了幾個星期。

雪融了，泥濘而寒冷，河上的冰開了，道路變得無法通行。一連若干天，人的糧食和馬的草料都不會發下來。因為運輸中斷，兵士們在那個荒廢了的沒有人的村子附近散開來找馬鈴薯，但是連那個也找不到。●

什麼都喫光了，居民也都跑了——就是有留下來的，也比乞丐還苦，再沒有東西可以拿走了；連一向很殘忍的兵士，不但不拿他們的東西，反而時常把他們僅有的口糧給了他們。

巴夫羅格拉德聯隊只有兩個人在戰鬪中受傷，但是因捱餓和害病損失了幾乎一半人。在醫院中，死是那末可靠，害熱病的和因惡劣食物發腫的兵士們，寧願繼續值班，勉強拖着腿上前綫，也不願入

● 米哈伊羅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在他的一八零六——一七零七年戰事述評中寫道：「春季的糧荒起因于高級統帥的顛預和無力阻止軍需部舞弊。本寧森有一次回答一個關於軍隊饑荒的報告道：『要緊是知道怎樣捱餓。我自己也只有三樣菜可喫呀。』買糧食的錢是發了，但是錢在沒有糧食的地方沒有用處。有時將軍們幾乎用武力奪取彼此的糧食車，麵包很難到達本寧森的前衛。兵士們腫起來，餓死了。醫院的狀況是很慘的。」

醫院。當春天到來時，兵士們發見一種剛出土的植物，樣子像龍鬚菜，爲了某種理由他們叫它作「馬希加的甜根」。那東西很苦，但是他們在野地裏四處搜尋，用佩刀挖出來喫，雖然他們奉到了不准那樣作的命令，因爲那是一種有毒的植物。那一春天，一種新病在兵士中間流行開來，腫臂，腫腿，腫臉，醫生們說是喫那種植物根喫出來的。但是，儘管是那樣，捷尼索夫中隊的兵士們主要地用「馬希加的甜根」作食物，因爲那是每人分了半磅殘餘的餅乾的第二個星期了，新收到的馬鈴薯已經發了芽，上了凍。

那些馬也有兩個星期用草屋頂上的草作食物，已經變得非常瘦，雖然還覆有一叢一叢冬季的絨毛。

儘管是這末困苦，兵士們和官長們完全照往常一樣活下去。儘管他們的臉蒼白腫脹他們的制服破爛，驕騎兵們列隊點名，收拾整齊，刷馬擦鎗，取屋頂草餵馬，坐在鍋周圍喫東西，然後嘲笑他們那討厭的食物和他們的饑餓，餓着肚子站起來。他們照常在空閒的時候點營火，光着身子烤火，抽煙，揀選和烘烤發了芽的爛馬鈴薯，說和聽波坦金和蘇伏洛夫出征的故事，或滑頭阿勞莎的傳說，或教士的工人米考爾加的傳說。

軍官們照常兩兩三三地住在沒有頂子的半塌的房子裏。年級大的人們設法收集草和馬鈴薯，以及一般兵士用的食物。年紀青的人們像先前一樣尋開心，有的鬪牌（雖然沒有食物，却有很多錢），有的從事類如投環和撞柱的遊戲。總的戰局很少談到，一部分因爲得不到正確的消息，一部分因爲有

一種大勢不利的模糊感覺。

勞斯托夫照舊與捷尼索夫一同住，自從他們的休假以來，他們變得比過去更好了。捷尼索夫從來不談勞斯托夫的家庭，但是藉了他的長官對他表示的熱烈友情，勞斯托夫覺出，這個老驃騎兵對納塔莎不幸的戀愛在加強他們的友誼上起了一部分作用。捷尼索夫顯然儘可能少使勞斯托夫冒險，在一次戰鬪後，帶着明顯的歡喜慶賀他的平安回來。有一次勞斯托夫出去徵草料，在一個他先前搜過糧食的荒廢村子裏，他發見一個人家，其中有一個老波蘭人，還有他懷抱嬰兒的女兒。他們半裸着身子，捱着餓，軟弱得不能徒步出走，也沒有方法弄到運輸工具。勞斯托夫把他們帶回他的住處，安置在自己的宿舍裏，養了他們幾個星期，讓那個老年人復元。他的同事之一，在談女人時，開始嘲笑勞斯托夫，說他比他們任何人更狡猾，假如他把他救出來的漂亮波蘭少女介紹給他們，倒不是一件壞事。勞斯托夫把這笑話看作一種侮辱，發了脾氣，對那個軍官談了那末難聽的話，捷尼索夫用盡了力量才打消一場決鬪。當那個軍官走後，並不知道勞斯托夫同那波蘭少女有什麼關係的捷尼索夫，開始爲了他的容易動怒責備他，於是勞斯托夫回答道：

「隨你說什麼吧……我覺得她像一個姐妹，我無法對你說，那使我多末生氣……因爲……得，爲了那理由……」

捷尼索夫拍了拍他的肩頭，然後，照他很激動時的樣子，開始在房內忽忽地走來走去，不去看勞

● 原文爲 svayka 和 goradki，俄國人特有的遊戲。

斯托夫。

「啊，你們勞斯托夫家是多末瘋狂的一種人！」他嘟囔道，於是勞斯托夫看到他眼裏的眼淚。

第十六章

四月間軍隊被皇帝到來的消息鼓舞起來，但是勞斯托夫沒有機會參加他在巴登斯坦舉行的檢閱，因為巴夫羅格拉德聯隊遠在那地方以外的前哨。

他們在露營。捷尼索夫和勞斯托夫住在一個土棚子裏，那是兵士們替他們掘成的，用樹枝和草泥作頂子。棚子是照當時流行的樣子造的。先掘成三呎半寬、四呎八吋深、八呎長的一道壕。壕的一端挖出臺階來，作為入口和門廊。壕自身是臥室，在裏邊與門口相對的一端，幸運如中隊長一類的人們，有一塊板子架在土堆子上，用作桌子。壕每一邊的土挖成兩呎半寬，作為床和榻。屋頂建造得人可以在壕中央站起來，假如移近桌子一點，甚至可以在床上坐起來。勞斯托夫格外闊氣，屋頂末端鑲有一塊（破了又補起的）玻璃作窗子，這是因為他那中隊的兵士們喜歡他的緣故。當天氣很冷時，接待室的——捷尼索夫這樣叫棚子的那一部分——臺階上放有用凹鐵皮托着的兵士營火的餘燼，熱得那些軍官們（總有一些在捷尼索夫和勞斯托夫處）穿着襯衫坐在那里。

四月裏勞斯托夫值傳令班。一天早晨七八點之間，經過一夜不睡回來，他派人取了火來，換下被雨浸透的底衣，作了禱告，喝過茶，暖和起來，把桌上的東西收拾好，然後臉上被風吹得冒着火、只穿着一件襯衫、頭枕着兩臂、仰臥在他那一角上。他一面愉快地尋思因了他上次出外偵察在幾天內升

官的可能性，一面等候去了什麼地方的捷尼索夫，想同他談一談。

突然間他聽見捷尼索夫用震顫的聲音在棚子後面叫喊，顯然很激動了。勞斯托夫移到窗子處，看他對誰說話，於是看見軍需官托普琴珂。

「我吩咐過你不准他們喫那種馬希加根子！」捷尼索夫喊道。「我親眼看見拉沙殊克從田裏弄了一些來。」

「我已經再三地下過命令，大人，但是他們不服從呵，」軍需官回答道。

勞斯托夫又躺在床上，輕鬆地想道：「現時由他去吵鬧吧，我的工作完了，我要躺一躺了——妙極了！」他聽得見那個拉夫魯希加——捷尼索夫那個狡猾的勇敢的勤務兵——正在說話，聽得同軍需官的話一樣清楚。拉夫魯希加在說，當他出去找糧食時，他看見裝有餅乾和牛肉的車子。

於是捷尼索夫叫喊的聲音越來越遠。「備馬！二分隊！」

「他們這時去什麼地方呢？」勞斯托夫想道。

五分鐘後，捷尼索夫走進棚子，穿着沾泥的靴子爬上床，點上他的菸斗，忿忿地把他的東西拋開，拿起他的裝鉛的鞭子，扣上他的佩刀，然後又走出去。勞斯托夫問他去什麼地方，他含糊地不快地回答說，他有一件公事。

「讓上帝和我們偉大的元首後來裁判我吧！」捷尼索夫向外走着說道，於是勞斯托夫聽見幾匹馬的蹄子在泥地上的噠拍聲。他甚至不去費事知道捷尼索夫去了什麼地方。在他那一角上暖和過來以

後，他睡着了，直到傍晚時，他不會離開棚子，捷尼索夫還不會回來。天氣已經晴了，在鄰近的棚子旁邊，兩個軍官同一個見習軍官在作投環遊戲，一面笑，一面拋他們那些沈入軟泥的環子。勞斯托夫參加進去。在遊戲中間，軍官們看見一些趕過來的車子，後面隨有十五個騎在瘦馬上的驃騎兵。車子被驃騎軍護送到樁繩處，一羣驃騎兵圍起它們來。

「哪，捷尼索夫先前在發愁，」勞斯托夫說道，「糧食來了。」

「果然來了！」軍官們說道。「兵士們能不歡喜嗎？」

緊跟着那些驃騎兵，捷尼索夫一面走，一面與同來的兩個步兵軍官談話。

勞斯托夫過去迎接他們。

「我警告你，隊長，」軍官中的一個，一個顯然十分憤慨的又矮又瘦的人，正在說道。

「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我不肯放棄的。」捷尼索夫回答道。

「你要負責的，隊長。這是造反——搶奪自己軍隊的運輸車。我們的人已經有兩天沒有東西喫了。」

「我們的已經有兩個星期沒有得喫了，」捷尼索夫說道。

「這是打劫！你要負責的，老兄！」步兵軍官提高聲音說道。

「哪，你何必麻煩我呢？」捷尼索夫大叫道，突然發了脾氣。「將來負責的是我，不是你，在你喫虧以前，還是不要在這里吵好。千萬走吧！去吧！」他對那兩個軍官喊道。

「很好，那末！」那個小軍官喊道，不怕，也不走。「假如你一定要搶，我就……」

「滾你的蛋！趁你太平無事的時候，快滾吧！」於是捷尼索夫把他的馬轉向那個軍官。

「很好，很好！」那個軍官恐嚇地嘟囔道，然後撥轉馬頭，在鞍子上顫動着跑走了。

「騎牆狗！真正的騎牆狗！」捷尼索夫在他後面喊道（騎軍對騎馬的步軍所說最難聽的話），然後向勞斯托夫走着大笑起來。

「我用武力奪了步軍的運輸車！」他說道，「說到究竟，不能讓我們的人捱餓。」

趕到驃騎兵那里的車子原定交給一個步兵聯隊，但是，捷尼索夫從拉夫魯希加聽說，運輸車沒有武裝護送，他就帶着他的驃騎兵用武力奪過來了。兵士們分到大量的餅乾，他們甚至分給別的中隊呢。

第二天聯隊長派人把捷尼索夫叫了去，在眼前張開手指頭說道：

「這是我對這件事的看法：我對這件事一無所知，也不要加以處分，不過我勸你騎馬去參謀部，在那里軍需處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時簽一張收下某某種東西的收據。不然的話，因為這些東西寫在一個步兵聯隊的帳上，一定發生爭論，會得到不好的結果。」

捷尼索夫懷着實行他的勸告的誠懇的心願，由聯隊長處騎馬一直去參謀部。到了晚上，他回到他的棚子，他的神情是勞斯托夫從來不會見過的。捷尼索夫說不出話來，也喘不過氣來。勞斯托夫問他什麼事時，他只能用微弱的沙聲發出一些不連貫的咒罵和恐嚇。

捷尼索夫的狀況使勞斯托夫發了慌，他勸他脫下衣服，喝一點水，然後派人去找醫生。

「審我搶劫……噫！再來一點水……讓他們審我吧，不過我總要打那些壞蛋……我要對皇上說……冰……」他嘟囔道。

聯隊醫生進來時說，絕對需要為捷尼索夫放血。一深碟子黑血從捷尼索夫那毛臂上取出來，直到那時他才能述說他遭遇的情形。

「我到了那里，」捷尼索夫開始說道。「哪，你們的長官住在什麼地方？」他們把地方指給我。「請等一等。」「我已經騎了二十哩路的馬，有職務要料理，沒有時間等。替我通報吧。」很好，於是他們的賊頭兒出來了——也想要教訓我：「這是搶劫！」——「搶劫的人，」我說道，「不是奪糧食給兵士喫的，是拿來填他自己的口袋的！」「你不要出聲好吧？」「很好！」隨後他說道：「去給軍需處長一張收條吧，不過你的案子要轉到司令部去的。」我去處長那里。我進去了，桌子旁邊……你猜是誰？不，等一下吧！……使我們捱餓的是誰？」捷尼索夫一面喊，一面用他新放過血的臂膊上的拳頭槌桌子，搥得那張桌子幾乎塌下去，桌子上的杯子跳來跳去。「帖力牙寧！」什麼？原來要餓死我們的就是你呀！是吧？着打吧！」我打得他那末準，剛好打在他鼻子上……「啊，多末……多末……！」我用鞭子抽起他來……得，我有過一樁可以告訴你們的開心事！」又喜又怒的捷尼索夫大叫道，他的白牙齒從他的黑鬍子下面露出來。「假如他們不把他弄走我一定打死他了！」

「不過你何必喊呢？平靜一下吧，」勞斯托夫說道。「你使得你的臂又流血了。等一下，我們必

得再把它紮起來。」

捷尼索夫又被繃起來，送到床上去。第二天他醒過來，平靜而且愉快。

但是，晌午時，聯隊的傳令官觀着莊重的嚴肅的臉進入勞斯托夫和捷尼索夫的棚子，不安地給他們看一件聯隊長給捷尼索夫少校的文書，調查昨天的事件。傳令官對他們說，這件事可能變得很壞：一個軍事法庭已經派定，鑒于當時對搶劫和違抗命令的重視，降級爲兵是可能希望的最好結局了。

據原告方面報告的案情是，在搶劫運輸車以後，喝醉了酒的捷尼索夫少校，去見軍需處長，無端叫他作小偷，作勢要打他，在被領出外邊時，衝進辦公室，把兩個長官鞭打了一頓，把其中一個的臂膊弄脫了臼。

勞斯托夫又往下問，捷尼索夫笑着回答說，他以為他記得那捲到裏邊去的另一個人，不過那都是無聊和廢話，他一點也不怕任何種審判，假如那些壞蛋敢攻擊他，他要給他們一種不容易忘記的答覆。

捷尼索夫把全部問題說得不當一回事，但是勞斯托夫知道他太深了，不會看不出（在對別人掩飾時）他心裏怕軍法會審，也對這顯然惡化的案子發愁。每天調查信和通知從法庭送來，五月一日，捷尼索夫奉令把中隊移交次級軍官，去本師參謀部說明他在軍需處的暴行。在前一天，普拉托夫帶着兩個哥薩克聯隊和兩個驃騎軍中隊去偵察。捷尼索夫照習慣騎馬去前哨前面誇示他的勇氣。法國狙擊兵發出一顆子彈打進他的大腿多肉的部份。在別的時候，捷尼索夫大致不會爲了這末輕的一點傷離開

聯隊，但是這時他用這個作藉口，不去參謀部報到，却入了醫院。

第十七章

六月在弗利德蘭打了一仗，巴夫羅格拉德聯隊不會參加，隨後就宣布了停戰。勞斯托夫非常想念他的朋友，自從他離開以後，就不會得到他的消息，也對他的傷口和案件的發展懸心，利用停戰的機會，請假去醫院看捷尼索夫了。

醫院設在一個普魯士的小城裏，那地方被俄法兩國兵蹂躪過兩次。因為那是夏天，外面田裏非常美，那個小城格外顯得慘淡，其中有的是破屋頂和破圍牆，污穢的街道，襤褸的居民，四處徘徊的害病的和喝醉了酒的兵。

醫院設在一所磚房子裏，有一些窗架和玻璃都破了，院子周圍是一道被拆散了的木圍牆的殘餘。幾個帶繃帶的兵士，臉上蒼白，腫脹，正在院中陽光裏或坐，或散步。

勞斯托夫一進門，就被一種腐爛味道和醫院氣息包圍起來。在樓梯上，他遇見一個抽煙捲的俄國軍醫。醫生後面跟有一個俄國助手。

「我不能把我自己分裂，」醫生正在說道。「晚上來馬加爾·亞歷克西耶維契處吧。我要去那裏。」

助手又問了幾個問題。

「噫，你盡力作吧！不是反正都一樣嗎？」醫生看見上樓梯的勞斯托夫。

「你來幹什麼呀，老兄？」醫生說道。「你來幹什麼呀？鎗彈放過了你，你要試一試猩紅熱嗎？這是一所傳染病院，老兄。」

「怎麼一回事？」勞斯托夫問道。

「猩紅熱，老兄。進去就是死。只有我們兩個，馬吉耶夫和我，」（他指那個助手）「留在這裏。我們醫生有五六個死在這地方……當一個新的到來時，在一個星期內他就送了命，」醫生帶着明顯的滿足神氣說道。「請過普魯士醫生，但是我們的朋友們一點也不喜歡這地方。」

勞斯托夫解釋，他要見受了傷的驃騎軍捷尼索夫少校。

「我不知道。我不能告訴你，老兄。想一下吧！我一個人管理有四百多個病人的三所醫院！幸虧有善心的普魯士太太小姐們每月寄給我們兩磅咖啡，還有一些紗布，否則我們就糟啦！」他大笑起來。「四百個，老兄，他們還經常送給我新的呢。有四百個？是不是？」他轉向他的助手問道。

助手露出十分疲乏的樣子。他顯然心煩了，急于等那個碎嘴子醫生走。

「捷尼索夫少校，」勞斯托夫又說一遍道。「他在摩力登受了傷。」

「死了，我猜。是不是，馬吉耶夫？」醫生用冷淡的腔調問道。

不過助手並未證實醫生的話。

「他是高個子、紅頭髮吧？」

勞斯托夫把捷尼索夫的外表描寫了一番。

「有一個那樣的人，」醫生似乎高興地說道。「那個人死了，我以為。不過我要查一查我們的名單。我們有過一張名單。你弄到了嗎，馬吉耶夫？」

「馬加爾·亞歷克西耶維契有那張名單，」助手回答道，「不過，假如你肯走進軍官病室，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了，」他轉向勞斯托夫補上一句道。

「啊，你還是不太好，老兄，」醫生說道，「否則你自己可能必得住在這裡了。」

但是勞斯托夫辭別了醫生，請助手指給他路。

「不過不要怪我呀！」醫生在他後面喊道。

勞斯托夫和助手走進暗黑的廊子。那裡的氣味濃得勞斯托夫握住他的鼻子，在他能向前走以前，不得不下來攢一攢力量。一扇通右首的門敞開來，一個面黃肌瘦的扶拐杖的人，光着腳，穿着底衣，拐出來，靠在門框上，用閃光的妒嫉的眼睛看走過的人們。在門口上向裏望了一眼，勞斯托夫看見，病者和傷者躺在地板上的草和外套上。

「我可以進去看一看嗎？」

「有什麼可看呢？」助手說道。

但是正因為那個助手顯然不願意他進去，勞斯托夫進了那間兵士的病房。他在廊子裏已經開始習慣的混濁空氣在這裡更加濃厚了。這空氣有一點不同，更加衝鼻，令人覺得這就是發出那氣味的地

方。

在那個長房間裏，從那些大窗子透進的陽光把裏邊照得很亮，病者和傷者頭頂着牆分兩排躺在那裏，中間留出一條通路。他們大多數人失去了知覺，不注意新來的人們。有知覺的那一些，欠起身子，或抬起他們那又瘦又黃的臉，都懷着希望、安慰、責備、以及對別人的健康的嫉妒等同一表情聚精會神地看勞斯托夫。

勞斯托夫走到房中間，從通兩個隔壁房間的兩扇敞開的門望過去，看見同樣的情形。他默默地向周圍看着一動不動地站在那里。他過去不會想到那種光景。就在他面前，差不多在路中央的光禿地板上，躺有一個病人，從他剪髮的式樣來判斷，大概是一個哥薩克。那個人仰臥在那里，伸出他那粗大的兩臂和兩腿。他的臉是紫色的，他的眼睛向後翻得只露出眼白，在他那露出的依舊發紅的兩臂和兩腿上，血管像繩子一般凸出來。他用後腦勺子碰地板，沙聲地說兩個他不斷說來說去的字。勞斯托夫用心聽，聽出來了。那是「喝水，喝水，喝一點水！」勞斯托夫向周圍看，找一個可以把這個人放回原位並且拿水給他的人。

「誰照顧這裏的病人？」他問那個助手道。

就在那時一個兵站兵，一個醫院勤務，挺着身子從隔壁房間走進來，在勞斯托夫面前立正。

「您好，大人！」他一面大聲說，一面對勞斯托夫轉眼睛，顯然錯把他當作醫院當局中的一個。

「把他放回原位，給他一些水，」勞斯托夫指着那個哥薩克說道。

「是，大人，」那個兵殷勤地回答道，他的眼睛轉得更快，他的身子站得更直，但是他不動。

「不成，這里什麼也辦不到，」勞斯托夫低着眼睛想道，他往外走了，但是覺出右方有一道死釘着他的眼光，他轉過身子來。接近房角處，在一件外套上，坐有一個未刮過臉的白鬍子老兵，瘦得像一堆骨架，襯着呆板的黃色的臉，眼睛牢牢地定在勞斯托夫身上。那個人旁邊的一個人一面低聲對他說一點什麼，一面指勞斯托夫，後者看出那個老頭子要對他說話。他走近一點，看出老頭子只有一條腿盤在下面，另一條從膝蓋上方鋸掉了。他另一邊的那個人，離開他一點一動不動地仰着臉躺在那里，是一個扁鼻子的年紀青的兵。他那蒼白的蠟一般的臉還帶有雀斑，他的眼睛翻到後方去。勞斯托夫看了看那個年青的兵，于是一個寒戰溜下他的背脊。

「喂，這一個似乎……」他轉向那個助手開始說道。

「我們過去怎樣哀求呵，大人，」那個老兵下頷顫抖着說道。「他從早晨就死了。我們究竟是人，不是狗呵。」

「我馬上派人來。就要把他搬開——馬上搬開，」那個助手趕忙說道。「我們走吧，大人。」

「是的，是的，我們走吧，」勞斯托夫急急忙忙地說道，于是他低着眼睛，畏縮着，想從那兩排釘在他身上的責備的嫉妒的眼睛中間偷過，然後走出那個房間。

第十八章

順着廊子那個助手把勞斯托夫領到軍官病室，那里一共有三個房間，門都閉着。這些房間裏有病的人和傷的軍官們在床上或坐或臥。有一些穿着醫院長袍在各房間散步。勞斯托夫在軍官病室遇見的第一個人，是一個有一隻臂膊的又瘦又小的人，這個人戴着一頂睡帽，穿着一件醫院長袍，啣着一支煙斗，在第一個房間裏散步。勞斯托夫一面看他，一面想記起他先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他。

「看我們又在什麼地方遇見了！」那個小個子說道。「圖辛，圖辛，你不記得，在申·格拉本讓你搭腳的那個人？我也被鋸去一截，你看……」他指着他的長袍的空袖子含笑往下說道。「找伐西里·德米特力契·捷尼索夫嗎？我的隣居，」他聽到勞斯托夫找誰時加上一句道。「這里，這里，」于是圖辛把他領進第二個房間，那里傳出幾個人的大笑聲。

「他們怎末能在這里笑，甚至還活得下去？」勞斯托夫想道，依舊想到兵士病室那末濃厚的爛肉氣味，依舊彷彿看見兩邊隨他出來的釘在他身上的那些妒嫉的眼光，以及那個翻了白眼的年青的兵的臉。

捷尼索夫頭蒙着毯子躺在床上睡，雖然快晌午了。

「啊，勞斯托夫？你好嗎，你好嗎？」他依舊用在聯隊時的同一聲音叫道，不過勞斯托夫悲哀

地覺出，在這習有的輕快和活潑下面，一種新的不安的潛伏的感情現在捷尼索夫面部的表情中和聲音的抑揚頓挫中。

他的傷口，雖然很輕，在他受傷後六個星期的這時，還不會長好。他的臉像醫院裏別的病人的臉一樣腫脹，蒼白，但是使勞斯托夫喫驚的不是這個。使他喫驚的是，捷尼索夫似乎不高興見他，不自然地對他含笑。他不問聯隊的情形，也不問一般的局勢，在勞斯托夫談這些事時，也不肯用心聽。

勞斯托夫甚至看出，捷尼索夫不喜歡有人對他提起聯隊，或攏總地不喜歡有人對他提起醫院以外另一種的自由生活。他似乎想忘記那種舊生活，只關心他與軍需官們的案子。在勞斯托夫問那案情的發展時，他立刻從枕頭底下拿出他從軍需處接到的文件和他的答覆的草稿。當他開始讀他的文件時，他變得活潑起來，特別教勞斯托夫注意他給他的敵人們的鋒利答覆。聚在勞斯托夫——一個新從外界來的人——周圍的他的醫院同伴們，一見捷尼索夫開始讀他的答覆，就逐漸散開了。勞斯托夫從他們的臉上看出，所有那些人已經把那個故事聽了不止一次，都聽厭了。只有隣床的那個人，一個胖大的烏拉人，繼續悶悶地皺着眉吸着煙斗坐在床上，還有一條臂膊的小圖辛依舊一而聽，一面不贊成地搖頭。在誦讀的中途，那個烏拉人攔住捷尼索夫。

「不過我的意見是，」他轉向勞斯托夫說道，「最好是乾脆呈請皇上赦免。他們說，這時就要分發大獎賞，一張赦免狀一定可以發下來的。……」

● 勞斯托夫的詛音，解見前。

「我呈請皇上！」捷尼索夫叫道，他用力把舊時的精力和熱情加入他的聲音，但是那聲音發出像一種容易動怒的無力的表示。「爲什麼呢？假如我是一個強盜，我可以討饒，不過我是爲了捉強盜受軍法會審哪。讓他們審我吧，我不怕任何人。我會光榮地爲沙皇和我的國家服務，我未偷過東西！我要被降級嗎？……聽清楚，我要直截了當地寫給他們。這就是我要說的：『假如我搶劫了國庫……』」

「這當然寫得很好，」圖辛說道，「不過要點不在這上頭，伐西里·德米特力契，」他也轉向勞斯托夫。「我們不得不讓步，而伐西里·德米特力契偏不肯。你知道審計官對你說過，這是一件不妙的事情。」

「得，由它不妙吧，」捷尼索夫說道。

「審計官爲你寫了一個呈文，」圖辛繼續說道，「你應當簽上字，請這位先生帶去。沒有疑問他」（指着勞斯托夫）「在參謀部有熟人。你找不到更好的機會了。」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不要低聲下氣。」捷尼索夫攔住他道，於是繼續讀他的文件。

勞斯托夫沒有勸告捷尼索夫的勇氣，不過他本能地覺得，圖辛和別的軍官們提出的辦法是最安全的，而且他一定高興爲捷尼索夫効勞。他瞭解他那倔強的意志和直爽的暴躁的脾氣。

捷尼索夫那封怨毒的回信讀了一個多鐘頭，讀完以後，勞斯托夫什麼都不說，留在聚在他周圍的捷尼索夫的病友中間，把他所知道的告訴他們，也聽他們的故事，在極端沮喪的心情下把那一天下餘的時間打發過去。捷尼索夫整晚上悶悶地不出一聲。

在夜晚勞斯托夫要走的時侯，他問捷尼索夫有沒有託他辦的事。

「有，等一下，」捷尼索夫環顧着軍官們說道，於是從枕頭底下拿出他的文件，走到有墨水瓶的窗子前，坐下來寫了。

「朝牆上碰頭似乎沒有什麼用處！」他一面說，一面從窗子處走過來，遞給勞斯托夫一個大信封。信封裏是那個審計官起草的給皇帝的呈文，其中捷尼索夫並未提軍需官們的罪過，一味求赦免。

「遞進去吧。似乎……」

他未把話說完，僅只發出一個痛苦的不自然的笑容。

第十九章

勞斯托夫回到聯隊，把捷尼索夫的案情報告了隊長，然後帶着給皇帝的呈文騎馬去提爾西特。

六月十三日，法俄兩國皇帝來到提爾西特。包力斯·魯別茲考伊求過他所侍從的要人，把他列入駐驛提爾西特的侍從。

「我願意見一見那個大人物，」他暗示着他一向同別一樣喚作布昂納拔的拿波崙說道。

「你說的是布昂納拔嗎？」那個將軍含笑說道。

包力斯探問地看他的上司，立刻看出他在試探他。

「王爵，我說的是拿波崙皇帝，」他回答道。那個將軍拍拍他的肩頭。

「你前程遠大，」他說道，於是帶了他去提爾西特。

包力斯是兩國皇帝會見的那一天在尼門出現的少數人中的一個。他看見飾有花字頭的筏子，看見河對岸在法國近衛隊前走過的拿波崙，看見默默地坐在尼門岸，一家旅店裏等候拿波崙到來的亞歷山德皇帝的愁容，也看見拿波崙——首先上了筏子——怎樣忽忽地來，他們兩個怎樣一同退入大天幕。自從他在最高級的圈子裏開他的周圍的經過情形，並且記了下來，已經把這個作成他的習慣。

亞歷山德，對他伸出手

包力斯就聚精會神地看的時候，他打聽與拿

波崙同來的人們的名字，他們所穿的服裝，也聚精會神地聽要人時候，他看一看他的錶，當亞歷德山出來時，他也不忘記再看一那一晚上把這個同他認為有歷史重要性的其他事實都記下來。因

會見的時候來到提爾西特，在一個重視宦途成功的人眼中，乃是件非常重要的事，既經在這上頭達到目的，包力斯覺得他此後的地位是十分穩固了。他不僅出了名，人們也漸漸地熟習了他，接納了他。他有兩次奉命面見皇帝，因此後者認識了他的臉，所有官裏的人，這時不再像先前那樣，把他看作新手，加以冷待，却覺得他若不在反令人驚奇了。

包力斯與另一個傳令官波蘭人希林斯基伯爵同住。希林斯基是一個在巴黎長大的波蘭人，有錢，熱愛法國人，在提爾西特暫住期間，幾乎每一天都有法國近衛隊和法國司令部的軍官們同他和包力斯喫飯和喫點心。

六月二十四日晚上，希林斯基伯爵請他的法國朋友們喫飯。上賓是拿波崙的一個侍從，還有幾

● 托爾斯泰對兩國皇帝在提爾西特會見的描寫力求接實，不過他不曾提普魯士王所受的侮辱，後者並未被請進兩國皇帝相會的天幕，在他們那兩小的會見中，却像受了責罰的小學生一般，同亞歷山德的朝臣 P·M·伏爾康斯基王爵站在尼門河岸上等候，幾乎什麼話都未說。僅僅由於亞歷山德的請求，拿波崙才在第二天接見普魯士王。托爾斯泰也略去未提，普魯布拉克申斯克聯隊不能以同等排場回答法國近衛隊的款待，因為他們沒有錢，雖然亞歷山德願意出很大的代價，也弄不到。

個近衛隊的法國軍官，還有一個拿波崙的近侍，一個老貴族法國家庭出身的少年人。就在那一天，勞斯托夫穿着便服（利用天黑，免得被認出來）來到提爾西特，去包力斯和希林斯基所住的地方。

勞斯托夫同他所從來的全體軍隊一樣，遠不會經驗在司令部和包力斯身上已經有的對拿波崙和法國人的感情變化——從敵人一變而為朋友。在軍隊中，人們依舊懷着惱怒、輕視、懼怕的混合感情看待波納巴和法國人。直到最近，同普拉托夫的哥薩克軍官中的一個談話時，勞斯托夫還爭論說，假如拿波崙作了俘虜，不應當把他作一國元首看待，要作罪人看待。以前不久，在路上碰見一個受傷的法國上校時，勞斯托夫還熱烈地主張，一個正派的君主同罪人波納巴講和是不可能的。因此，勞斯托夫看見包力斯的住處有法國軍官（他們穿的制服是他在側翼前哨從完全不同的觀點見慣了的），覺得很不痛快。他一看見一個從門內探頭出來的法國軍官，他那在看見敵人時常有的戰鬪的敵對感情突然騰起來。他停在門口上，用俄國話問，德魯別茲考伊是否住在這裏。包力斯聽到接待室裏有一個生人的聲音，出來迎接他。一認出勞斯托夫來，一種煩惱的神情在他臉上現了一下。

「啊，是你呀？非常高興，非常高興見你，」他却含笑向他走着說道。但是勞斯托夫已經看出他最初的動機。

「我以為我來得不是時候。我本不應當來，不過我有事，」他冷冷地說道。

「不，我只奇怪你怎末能離開你的聯隊。Dans un moment je suis à vous.」他回答着叫他

● 法文，「過一會我一定聽你調令。」

的什麼人說道。

「我知道我在打攪，」勞斯托夫又說一遍道。

煩惱的神情已經從包力斯臉上消失了：顯然已經想過，也決定了怎樣辦，他很平靜地握起勞斯托夫的雙手，把他領進隔壁房間。他那從容地沉着地看勞斯托夫的眼睛，似乎被一種東西蒙起來，好像被世俗的藍眼鏡遮起來。勞斯托夫覺得是這樣。

「噫，來呀！你來得正是時候！」包力斯說道，於是他把他領進擺開餐桌的房間，然後把他介紹給他的客人們，對他們解釋，他不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個驃騎軍官，也是他的一個老朋友。

「希林斯基伯爵——*le Comte N. N.*——*le Capitaine S. S.*」他介紹他的客人們道。勞斯托夫皺着眉看那些法國人，勉勉強強地鞠了一躬，然後一聲不響。

希林斯基顯然不大願意接納這個新來的俄羅斯人，因而不同勞斯托夫說話。包力斯裝作不留意新來的人所造成的僵局，用了同一愉快的鎮靜態度，也用了初見勞斯托夫時同一眼裏的遮掩神情，想使談話熱鬧起來。法國人中的一個，具有他本國人講究禮貌的特性，對那個固執地不出聲的勞斯托夫說，他大概是來提爾西特見皇帝了。

「不是，我來辦事情，」勞斯托夫簡單地說道。

勞斯托夫從看出包力斯臉上那不滿意的神情的時候起就不高興，正如不高興的人常有的情形，他

覺得每一個人都憎惡他，他妨礙了每一個人。他實在妨礙了他們，因為只有他一個不參加那又展開了的談話。客人們投在他身上的眼光似乎說：「他坐在這裏作什麼呀？」他站起來，走近包力斯。

「反正我妨礙了你們，」他低聲說道，「來談一談我的事情，我就可以走了。」

「噯，不是，完全不是，」包力斯說道。「不過假如你累了，來我房裏躺下歇一歇吧。」

「不錯，誠然……」

他們走進包力斯睡覺的小房間。勞斯托夫並不坐下，立刻忿忿地（好像有一點是包力斯的錯兒）對他談捷尼索夫的案子，問他能不能通過他的長官，代表捷尼索夫求一求皇帝，把捷尼索夫的呈文遞進去。在沒有別人在旁邊的時候，勞斯托夫第一次覺得，他一看包力斯的臉，就覺得不舒服。包力斯交疊着兩腿，用右手的細手指拍着左手，像一個長官聽下屬報告一般聽勞斯托夫的話，一會兒向旁邊看一看，一會兒用同一遮蔽的眼光直瞪勞斯托夫的眼睛。每到這種時候，勞斯托夫就覺得不安，低下眼睛去。

「我聽到過這一類的事，也知道皇上在這種事上很嚴厲。我以為最好不要驚動皇上，還是去求一求軍團司令……不過總而言之，我以為……」

「那末說你什麼都不想作？得，說出來好啦！」勞斯托夫幾乎喊起來了，並不看包力斯的臉。

包力斯笑了笑。

「正相反，我一定盡力去作。不過我方才以為……」

就在那時傳來希林斯基招呼包力斯的聲音。

「得，去吧，去吧，去吧……」勞斯托夫說道，於是他拒絕了晚餐，獨自留在那個小臥室裏，聽着隔壁暢快的法國話，來回走了很久。

第二十章

勞斯托夫在最不宜於爲捷尼索夫請願的一天來到提爾西特。他不能親自去見侍從將軍，因爲他穿的是便服，而且不曾得到來提爾西特的許可，而包力斯呢，就是他樂意，在第二天也辦不到。在那一天，六月二十七日，議和草約簽字。兩國皇帝交換勳章：亞歷山德接受榮譽團勳章，拿波崙接受一等聖安德列夫勳章，晚間由法國近衛大隊燕請普略布拉申斯克大隊。兩國皇帝都要赴燕。

勞斯托夫對包力斯覺得那末不痛快，不舒服，後者飯後來探望時，他假裝睡着，第二天一清早就走掉，避開包力斯。他穿着便服帶着圓帽在城裏徘徊，看法國人和他們的制服，也看街道和俄法兩國皇帝所住的房子。在一個空場上，他看見正在擺桌子，從事晚餐的準備，他看見帶大花字頭A和N的俄法國旗從街道兩邊垂下來。那些房子的窗子裏也懸有國旗和彩布。

「包力斯不肯幫助我，我也不要求他。這就算完了，」尼古拉斯想道。「我們中間的一切都不了，不過在我未替捷尼索夫盡過力以前，我不離開這裏，在我未把他的呈文交給皇上以前，我一定不離開。皇上！……他在這裏呢！」不知不覺地回到亞歷山德的住處的勞斯托夫想道。

備上鞍子的馬站在房子前，侍從們聚集起來，顯然在準備皇帝出來。

● A是亞歷山德的字頭，N是拿波崙的字頭。

「我隨時可以看見他了，」勞斯托夫想道。「但願我能把呈文直接交給他，把一切的情形告訴他……他們真會爲了我的便服逮捕我嗎？當然不會啦！他會瞭解公道在哪一方面。他瞭解一切，知道一切。誰能比他更公正更慷慨呢？就讓他們爲了我來這裏逮捕我來，那有什麼關係呢？」他一面想，一面看一個進入皇帝的住處的軍官。「究竟有人進去……這都是無聊的！我一定進去，親自把呈文交給皇上，德魯別茲考伊逼得我這樣，對他更不好！」於是突然間懷着自己未料到的決心，勞斯托夫摸一摸他衣袋裏的呈文，一直走進那所房子去。

「不了，我這次不像奧斯特里齊以後那樣錯過我的機會了，」他懷着隨時可以遇見皇帝的期望想道，一想到這裏，他覺出衝向他的心臟的血液。「我一定爬在他脚前求他。他會扶我起來，聽我說話，甚至會謝我呢。」能作好事我就快活，伸冤是最大的幸福，」勞斯托夫幻想皇帝的話道。

一道寬樓梯從門口一直通上去，他看見右首有一扇關起來的門。在下邊，在樓梯下面，是一道通樓下的門。

「你找誰？」一個人問道。

「遞給皇上一封信，一件呈文，」尼古拉斯聲音中顫抖着說道。

「呈文？這邊，去見值日官」（指給他通樓下的門）「不過不會接受的。」

一聽到這冷淡的聲音，勞斯托夫對他正在作的事恐慌起來；隨時可以遇見皇帝這思想是那末可喜，而結果是那末可怕，他想要跑走了，但是問過他的那一個文官開了門，於是勞斯托夫就進去了。

一個穿着白短袴、長筒靴子、細麻布襯衫（顯然剛穿上）的三十來歲的矮胖子站在那個房間裏，他的跟班正把一條漂亮的絲繡的新弔帶扣在他的短袴後方，爲了某種理由，那條弔帶引起勞斯托夫的注意。這個人正在同隔壁的什麼人說話。

「身裁很好，而且正當她的妙齡，」他正在說道，但是一看見勞斯托夫，他半路打住，皺起眉頭來。

「什麼東西？呈文？」

「什麼東西？」隔壁的那個人問道。

「又一個請願的，」掛弔帶的人說道。

「教他以後來。他就要出來了，我們得走了。」

「以後……以後！明天。太晚了……」

勞斯托夫轉過身子，就要走了，但是那個掛弔帶的人攔住他。

「你從什麼人那裏來？你是什麼人？」

「我從捷尼索夫少校那裏來，」勞斯托夫回答道。

「你是一個軍官嗎？」

「中尉勞斯托夫伯爵。」

「好大膽子！由你的隊長遞進來吧。去你的吧……去；」他繼續穿跟班遞給他的制服。

勞斯托夫走回過廳，看見門廊裏有許多穿着全副檢閱制服的官長們和將軍們，他必得經過他們。勞斯托夫這時充分覺悟他的行為的不當，一想到他隨時可以與皇帝碰面，而且要在她面前受辱和被捕，他的心就往下沉，於是咒罵着他的鹵莽，低垂着眼睛，硬着頭皮從那些輝煌的侍從中間走出來，就在那時，一個熟悉的聲音招呼他，並且有一隻手攔住他。

「你穿着便服在這裏作什麼，老兄？」一個深沉的聲音問道。

這是在這次戰役中受過皇帝特寵的一個騎兵軍官，他先前指揮過勞斯托夫所隸屬的那一師。

狼狽中的勞斯托夫正要開始為自己辯解，但是一看到那位將軍和藹的歡喜的臉，他把他拉到一邊去，用激動的聲音把全部案情告訴他，請他為捷尼索夫（將軍認識他）說情。把勞斯托夫的話聽完以後，將軍鄭重地搖頭。

「我很難過，為那個好人難過。把呈文給我吧。」

勞斯托夫剛把呈文遞給他，把捷尼索夫的案件解釋完，樓梯上就傳來匆忙的脚步聲和馬刺的叮噠聲，於是那位將軍離開他，走向門廊去。皇帝的侍從們跑下樓梯，走向他們的馬去。到過奧斯特里齊的那同一馬夫哈伊涅，牽過皇帝的馬，於是樓梯上傳來勞斯托夫立刻認出的輕輕的脚步咯吱聲。勞斯托夫忘記被認出的危險，同一些好奇的平民走近門廊，於是在兩年以後又看見他所崇拜的外表；那同一的臉，同一的神情，同一的脚步，以及那同一尊嚴和柔和的統一……於是他對元首的熱情和愛情又以全部舊日的氣勢在勞斯托夫的靈魂中騰起。皇帝穿着普略布拉申斯克聯隊的軍裝——白羚羊皮短袴

和長筒靴子——帶着勞斯托夫不認識的一顆勳章（那是 *Légion d'honneur* 的勳章），帶着手套，臂下來着帽子，走進門廊。他停下來，向他周圍看，用他的眼光照亮周圍的一切。他對將軍中的一些說了幾句話，一認出勞斯托夫那一師的前師長，就含笑向他招手。

全體侍從都向後退去，於是勞斯托夫看見那位將軍對皇帝談了一些時候。

皇帝對他說了幾句話，然後向他的馬走了一步。那一羣侍從人員和看熱鬧的人們（勞斯托夫雜在他們中間）又向皇帝移近來。皇帝一面手扶着鞍子停在馬旁邊，一面轉向那位騎兵將軍高聲說道（顯然願意大家都聽見）：

「我不能那樣作，將軍。我不能，因為法律比我更有力量呵，於是他把一隻腳舉向踏蹬。

那位將軍恭恭敬敬地低下頭，皇帝上了馬，沿着街道跑下去。

熱情到忘其所以的勞斯托夫同人羣隨在他後面跑。

● 法文，榮譽團，這一種勳章是由拿破崙創設的。

第二十一章

皇帝騎馬來到方場，方場右邊是普略布拉申斯克聯隊的一個大隊，左邊是戴熊皮帽子的法國近衛隊的一個大隊，面對面站在那裏。

沙皇騎向兩個大隊的一面，兩個大隊都舉起鎗來，這時另一羣騎馬的人跑向對面，在他們前頭，勞斯托夫認出拿破崙來。那不會是別人。他戴着一頂小帽子，穿着一身領口處露出白襯衫的藍制服，一邊肩頭佩着聖安德列夫勳章的綬帶，跑了過來。他騎的是一匹很好的純種的灰色亞拉伯馬，馬上鋪的是深紅的織金鞍布。來到亞歷山德前面時，他舉起帽子來，在他這樣作時，勞斯托夫用他那騎兵的眼光不會不看出，拿破崙在鞍子上坐得並不穩，也不牢。兩個大隊喊「噫啦！」和「Vive l'Empereur!」^① 拿破崙對亞歷山德說「一點什麼，於是兩國皇帝下了馬，握起彼此的手來。拿破崙臉上帶有一種不愉快的不自然的笑容。亞歷山德對他說了幾句客氣話。

騎馬的法國憲兵把人羣推向後方，不顧那些馬的踐踏，勞斯托夫眼睛不離亞歷山德和波納巴的每種動作。使他喫驚的是，亞歷山德平等對待波納巴，後者對待沙皇也十分自然，好像這種同一國皇帝的關係在他是一種日常事件。

亞歷山德和拿波崙帶着他們一長串侍從，走向普略布拉申斯克大隊的右側，直向站在那裏的人羣走過來。人羣未料到一下子那末接近兩國皇帝，站在前排的勞斯托夫懸心他會被認出來。

「陛下，我求您許可把榮譽團勳章給您兵士中最勇敢的一個，」一個鋒利的正確的聲音說道，把每一個字母說得清清楚楚。

這是那個矮小的拿波崙直瞪着亞歷山德的眼睛說的。亞歷山德聚精會神地聽對他說的話，然後低着頭愉快地含笑。

「給這次戰爭中表現得最勇敢的人，」拿波崙抑揚頓挫地補上一句道，同時帶着一種使勞斯托夫生氣的泰然自若的神氣，流覽了一下排列在他前面的舉着鎗眼看着他們皇帝的俄國隊伍。

「陛下許我問一問隊長嗎？」亞歷山德說道，然後向大隊長考茲羅夫斯基快步走了幾步。

波納巴同時從他那雪白的小手上脫手套，脫得撕破了，手開一邊。他後面一個侍從跑到前邊拾了起來。

「給誰好呢？」亞歷山德皇帝用俄國話低聲問考茲羅夫斯基道。

「全憑陛下吩咐。」

皇帝不滿地皺眉，然後向後面看了一眼說道：

「不過我們必得給他一個答覆呀。」

考茲羅夫斯基堅決地打量隊伍，連勞斯托夫也打量在裏邊。

「難道是我？」勞斯托夫想道。

「拉沙列夫！」隊長皺了一下眉叫道，於是隊伍中第一名兵士拉沙列夫趕忙跨向前方。

「你去什麼地方？停在這裏！」有一些人低聲對不知道去什麼地方的拉沙列夫說道。拉沙列夫停下來，帶着恐慌向他的隊長斜看了一眼。照被叫到隊伍前的兵士們常有的樣子，他的臉扭動起來。

拿波崙略一回頭，把他那胖胖的小手伸到身後去，彷彿要拿什麼東西。他的侍從人員立刻猜出他所要的東西，走開去，一面低聲說話，一面一個一個地傳遞一件東西，一個近侍——勞斯托夫前一晚在包力斯處見過的那同一個人——跑到前面來，對那隻伸出的手鞠躬，不讓它久等，把懸在紅綬帶上的勳章放在裏邊。拿波崙連看也不看，兩個指頭一併，就把那個勳章夾住。隨後他走近拉沙列夫（他翻起眼睛，不斷地看他的皇帝），回頭看了看亞歷山德皇帝，表示他這時所作的是爲了他的盟友的緣故，於是那隻拿勳章的小白手碰了碰拉沙列夫的一個鈕扣。好像拿波崙知道，只要他的手屑於碰一碰那個兵士的胸膛，那個兵士就要永遠快活，受到獎勵，而且高出於世間一切別人之上了。拿波崙僅只把那個勳章放在拉沙列夫的胸膛上，就垂下那隻手，轉向亞歷山德，彷彿斷定那一枚勳章會黏在那裏。也果然是那樣。

俄法兩國人獻殷勤的手立刻捉住那枚勳章，釘在制服上。拉沙列夫陰沉地看了一眼那個對他作了一點什麼的白手小人兒，依舊一動不動地舉着鎗站在那裏，又來直看亞歷山德的眼睛，好像在問，他應當站在那裏呢，還是走開呢，還是作一點別的什麼呢。但是得不到命令，他只好把那個僵硬的姿勢

維持了一些時候。

兩國皇帝又上了馬，走了。普略布拉申斯克大隊散了隊，與法國近衛隊混雜起來，坐在爲他們預備的餐桌旁。

拉沙列夫坐在上賓席上。俄法兩國軍官們擁抱他，慶賀他，握他的手。一羣一羣的軍官們和平民們單爲了看他走攏來。一陣俄法兩國人的說話聲和喧笑聲充滿了方場上餐桌周圍的空氣中。兩個面色通紅的軍官，樣子很高興，很快活，從勞斯托夫旁邊走過。

「你以爲這頓飯怎樣？所有器具都是銀的呢，」其中一個說道。「你見過拉沙列夫嗎？」

「我見過了。」

「明天，我聽說，普略布拉申斯克隊請他們喫飯呢。」

「不錯，不過拉沙列夫運氣够多好！一千二百法郎的終生年金。」

「這裏有一頂帽子，諸位！」一個普略布拉申斯克兵往頭上戴着一頂毛茸茸的法國帽子喊道。

「好東西！頂好的！」

「你聽到口令了嗎？」一個近衛隊軍官問另一個道。「前天是，『Napoléon, France, bravoure』。昨天是，『Alexandre, Russie, grandeur』。一天是我們皇上發出的，第二天是拿破崙發出的。明天

● 法文，拿破崙，法蘭西，英武。

● 法文，亞歷山德，俄羅斯，偉大。

我們皇上就要送一枚聖喬治勳章給法國近衛隊中最勇敢的一個。必須這樣作。他必得照樣答禮呀。」
包力斯也同他的朋友希林斯基來看普略布拉申斯克的燕會。在他回來的路上，他看見站在一個房角旁邊的勞斯托夫。

「勞斯托夫！你好嗎？我們彼此碰不見，」他說道，勞斯托夫的臉是那末罕見的憂鬱和不安，他禁不住問他是什麼事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勞斯托夫回答道。

「你回來吧？」

「是的，我一定。」

勞斯托夫在那個角上站了好久，從遠處看燕會。他腦子裏起了一連串思想，他在那上頭得不到結論。他靈魂裏起了可怕的疑念。這時他記起捷尼索夫，他那改變了的表情，他的屈服，也記起全醫院，鋸斷了的臂和腿，污穢和疾病。他把醫院裏的死肉臭氣記得那末逼真，他回過頭來看那氣味來自什麼地方了。其次他想到那個自滿的拿破崙和他的小白手，他這時是一國皇帝，受亞歷山德的愛好和尊敬。那末那些鋸斷了的臂和腿，還有那些死人，都是爲了什麼呢？……隨後他又想到得獎的拉沙列夫和受罰的不赦的捷尼索夫。他發見自己祇有那末奇怪的念頭，不覺喫了一驚。

普略布拉申斯克官兵所喫的東西的氣味和饑餓的感覺，把他從這些回想中喚醒；他在走以前必得喫一點什麼。他去一家他早晨見過的旅館。他發見那裏的人是那末多——其中有像他一樣穿便服來的

軍官——他好不容易弄到一餐飯喫。他那一師裏邊的兩個軍官同他坐在一起。談話自然而然地轉上和約。他的那兩個軍官同事，正如軍中大多數人，不滿意弗利德蘭戰事後締結的那個和約。他們說，假如我們多支持一小會兒，拿破崙一定完蛋，因為他的軍隊既沒有糧草，也沒有軍火。尼古拉斯一聲不響地喫喝（主要地是喝）。他獨自喝光了幾瓶酒。他腦子裏那一串思想繼續折磨他，得不到一個結論。他恐怕對他那些思想讓步，但是又不能擺脫。突然間，在軍官中的一個說看一眼花國人就令人難堪的時候，勞斯托夫帶着沒有必要的、因而使那兩個軍官大喫一驚的熱情，大叫起來：

「你怎末能判斷什麼是最好的？」他叫道，血液突然衝上他的臉。「你怎末能判斷皇上的行為？我們有什麼爭論的權利？我們既不能懂皇上的目的，也不能懂他的行為！」

「不過我從來未說過一句與皇帝有關的話呀！」那個軍官為自己辯護道，除了假設勞斯托夫喝醉了以外，他無法瞭解他的爆炸。

但是勞斯托夫不聽他的話。

「我們不是外交官，我們不過是軍人，」他往下說道。「假如我們奉到去死的命令，我們一定去死。假如我們受到懲罰，那就是說我們該受懲罰，我們沒有判斷的資格。假如皇上樂意承認波納巴作皇帝，同他結為盟國，那就是說那樣作是正當的。假如我們一旦對什麼事都要判斷和爭論，就不再有神聖不可侵犯的事了！照那樣我們就要說，沒有上帝——什麼都沒有了！」尼古拉斯槌着桌子喊道——他的聽者覺得一點也不對題，但是與他自己的思想却十分相關。

「我們的事是盡職，打仗，不是思想！不過如此……」他說道。

「還有喝酒，」兩個軍官中的一個說道，不願意同他爭吵。

「對，還有喝酒，」尼古拉斯同意道。「哈嘍，再來一瓶！」他喊道。

卷一 二章

一八零八年，亞歷山德皇帝去耶爾弗特再與拿破崙皇帝會見，在彼得堡的上級社會裏，有很多關於這一重要會見的偉大場面的談論。

一八零九年，「世界兩大公正人」（人們這樣稱呼拿破崙和亞歷山德）的交情達到這樣的程度：當拿破崙對奧國宣戰時，一支俄國軍隊越過國境，與我們的舊敵人波納巴聯合起來，打我們的舊盟友奧國皇帝，在宮庭社會裏，也談到拿破崙與亞歷山德的一個妹妹結婚的可能性。但是在外交政策的討論以外，俄國社交界的注意力當時轉向政府各部門內進行的內部改革。

同時生活——真正的生活，對健康和疾病、勞苦和休息的實質的興趣，在思想、科學、詩、音樂、愛情、友誼、仇恨、煩惱方面的精神的興趣——照常進行，與對拿破崙·波納巴的政治的友好或仇恨各不相干，也與一切改造計畫各不相干。

